



073

湛然居士文集

松雪齋文集

剡源戴先生文集

靜修先生文集



湛然居士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領中書省湛然居士文集序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

流猶賢乎已屏山年二十有九閱

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

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

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藁

心學諄々大半晞顏早立亞聖生知

追繹先賢誠難倒指

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于萬松

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

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

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

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為湛

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

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

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



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

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容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詈聖安而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偽外則舍弘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于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効吾門顯訣何愧于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唯屏山閑々可照吾心耳噫嘻雖

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未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于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歛衽焉蓋片言隻字出于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奧者方且索之于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牧豎望涯于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曆既焦桐而贊南風在燮理為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闊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尚不肯屏山閑形于論辯萬鍛炎鑪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為子設耶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夫文章天下之公共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自以與李杜爭光焰逞辭藻者不讓蘇黃詩歌詞者輒輕吳蔡以至氣衝雲霄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探賸妍醜得其全者鮮矣厥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而成之蓋出於胸中之穎悟流于筆端之敏捷味此言言語其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拔又以薄雲天如寶鑑無塵寒冰絕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

賦李杜光焰之詩辭藻蘇黃歌
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其全矣
厭人望矣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
古律詩雜文五百餘首分為九卷
恐珠沉于海玉隱于山而輝彩未著
特命良工版行于世使四方士大夫
如披雲覩日快願見之心嗚呼言者
心聲也中書之言自詠物之外多以
國事歸美為章句雖稷契之忠臯
陶之嘉未易過此癸巳歲十二月
望日平水冰巖老人王鄰叙

乾坤之運否之則塞泰之則通日月
之光蒙之則晦廓之則明聖人之道鬱之
則滯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教神而明
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陰有所主宰亦
有所託付數不終隱待其人而益弘况乎
啓端發源於新造之初枝傾柱邪於積亂
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衆人之難必有命世
大賢超人異行舉歷代非常之事卒前
哲未成之志與時標準卓然為吾道之倡夫
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今 情其性典謨遠
而淳風衰雅頌息而淫辭作以大學中庸為
虛位以致知格物為迂論聖門閉而不開
正路梗而莫辟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
宙之內昏昏默默如夜之未晝夢之未寤
醉之未醒病之未藥伏陰未覩于太陽寒
谷未熙于春律黎苗之渴望未蘇黔首

之倒懸未解夫欲濟塗炭而域仁壽滌瑕
穢而鏡澄清療國脉之膏肓細天維之罅
漏革初萬有權輿百度興禮樂於板蕩之
際拯詩書於煨燼之餘黼黻皇猷經緯政
體變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不冠斷雕及
樸鑄頑成仁扇美化以風六合沛膏澤以雨
羣生教績將絕之時功畫無形之世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惟我

中書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誠明著龜
其識鈞鼎其器聳四方之具瞻遇千載之
嘉會作

朝廷之翰維

社稷之楨宰籠區夏宰制山川提封不
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璣衡而泰階平明
曆數而靈符定開元建極畫彌綸之術驟
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

吾君為遠圖以成康五昆為己任涵養于
事業形容於文章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
自能三昧游戲妙場掀揭理窟運天地之
橐籥奪造化之機緘論性則窮其深源談
道則索其隱旨以聖經為根本故其文體用
而精微以史氏為杖葉故其文氣焰而宏麗盤
詰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奧義雖出師
征伐之間猶銳意經濟之學觀其投戈講藝
橫槊賦詩詞鋒挫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
如龍蛇之肆波瀾如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
以排山嶽其輝絢爛足以燦星斗幹旋之勢
雷動颯舉溫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
冥合玄幾竒變異態靡有定跡曼手出
于見聞之外鏗鉤炳燿盪人之耳目所謂造
物有私默傳真宰胷中別是一天爾蓋生
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下之解牛游刃而

餘地公輸之制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
真境至於自然而然

公之於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

湛然之稱不可以形尋不可以言詰其處之
也厚其資之也深靜於內為善淵演於外
為道派即其性而見其文與元氣俱粹然
一出於剛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然則
作之者創于始亦在乎述之者成其終適有
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為門下之舊收錄
公之餘藁纖悉無遺今又增補雜文誠好事
之君子舉其全帙付之於

門下士高冲霄 李邦瑞協力前修作
新此本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

省丞相胡公喜

君之文掄揚溢美勒成為書中有或悞
者更加釐正命工刊行于世益廣其傳真

得仁人之雅意

省察王子卿 李君實 許進之 王君玉

薛正之皆欣然響應共贊成之

二公承 宗公之志畢其能事同

諸君衆求為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廢不敢應命蓋

公之心術至曠不能盡探之于文

公之文章高致不能具陳之于序雖其文皆

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

勲業之餘蘊

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焉嘗謂雲漢為章

天之文言辭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為用

大矣哉今

公之為言非徒示虛文而已實救世行道

之具所以柱石名教綱紀彝倫鼓舞士

風甄陶人物豈惟立當代之典章端可為

將來之軌範於戲大禹不治水吾民憂

其魚孔子不作經王道幾乎熄夫以文

德開通濟物密藏諸用扶持聖道之久

弊幽而復顯見天意之所屬為時求定

而能樹治本遏亂源活生靈福奕世其

功德無慙于先聖斯文之不墜皆

公之力焉是言也非獨予之所言迺天

下之公言也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初吉襄

山孟攀鱗序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一

和黃華老人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

和平陽王仲祥韻

和李世榮韻

和李世榮見寄

和李世榮韻

再用其韻

又索六經

和移刺繼先韵三首

和薛伯通韻

鹿尾

過金山用人韻

過雲中贈別李尚書

和裴子法韻

和許昌張彥升見寄

和南質張學士敏之見贈七首

和張敏之鳴鳳曲韻

和孟駕之韻

和陳秀玉繇梨詩韻

和龔先生韻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一

和黃華老人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

雪溪詞翰輝呈斗紙蠹塵蒙詩一首湛然揮
墨試續韶囁嚅使人難出口丁年彭澤解官
去遨遊三徑真三友悠然把菊見南山暢飲
東籬醉重九獻陵吳氏治荒園成趣為名良可
取養高不肖事王侯閑卧林泉了哀朽今年
扈從過秦川可憐尚有蕭條柳歸計甘輸吳
子先麗詞已後黃華手知音誰聽斷絃琴臨
風痛想紗巾酒嗟乎世路聲利人不知曾憶淵
明否

和平陽王仲祥韻

一聖揚天兵萬國皆來臣治道尚玄默政簡
民風純

明明我嗣君寬詔出絲綸洪恩浹四海聖訓宜
書紳逆取乃順守

皇威輔深仁貪饕致天罰長吏求良循河表皆
盟約羽檄飛逸塵

聖駕親徂征將安億兆人湛然陪

扈從書劍猶隨身翠華次平水草木成生春冰
崑上新句文質能彬：冰雪相照映珠玉如橫陳
詩筆居獨步唐都一逸民

聖政罔二三裁物惟平均綜名必核實求儒務
求真經術勿踈廢筆硯當可親矜待寰宇清
園丘祀

天神選舉再開闢仲祥當超倫一旦騰達時
獻策宜說說

和李世榮韻

聖主顯華旦熊羆百萬強兵行從紀律敵潰
自奔忙百谷朝滄海羣陰畏太陽黎民歡仰
德萬國喜觀光堯舜規模遠蕭曹籌策長魏
然周禮樂盛矣漢文章神武威兼德徽猷柔
濟剛自甘頭戴白誤受詔批黃我道將興啟吾
儕有激昂厚顏懸相印否德忝朝綱佐

主難及聖為臣每願良

翠華來北闕黃鉞討南疆明德傳雙葉寬
仁洽萬方九服無不軌四海願來王兵革雖開
創詩書何可忘洪恩浮晷露嚴令肅秋霜
符應千齡運功垂萬世昌綿：延國祚焯焯：

受天祥多士咸登用羣生無敗戒此行將告老松菊未全荒

和李世榮見寄

雲橫北海西駟騎來天際梅軒真可人新詩遠相惠其聲若良金其臭如芳蕙文艷理無華詞雄言不侈筆力似黃山驚浪雲奔勢犀象牙角新蠶蜂銚尾細遙想醉銜盃梅塢清陰翳閑散玉麒麟可得羈而係吾子卧東山誰治今之世好陳十漸書毋用六奇計萬里入龍庭何須嘆迢迢時方涉大川舟楫須君濟

和李世榮韻

多謝梅軒不惜春聲詩來寄格清新詞源莫測波千頃筆力能扛鼎萬鈞憂國心情常悄悄閑居容止自申申誰知板蕩中原後蕭洒河東有若人

再用其韻

梅軒相別又三春別後文章與日新不忿散材需造化好將幽隱入陶鈞我遊北海年垂老君卧南陽志未申遙想冰魂政無恙一枝迴地隴頭人

又索六經

我愛平陽李世榮一番書史再鐫銘欲令吾子窮三傳故向君家乞六經簡冊燦然新制度文章宛爾舊儀刑莫教幼稚空相憶日求書到鯉庭

和移刺繼先韻三首

澤民我愧無術畧且着詩鴻慰離索詩書滿載升金山絃歌不輟踰松漢世上元無真是非安知今是而非昨連城美玉涅不緇百鍊真金先愈爍已悟真如匪去來自然旬月次絕憂樂斷夢還同世事空浮雲恰似人情薄尚記吾山舊隱居松風蕭瑟松花落枕流漱石輕軒車吟煙肅月甘藜藿春山寂春溪深蕭條庭戶堪羅雀而今不得安踈懶自笑條籠困鳴鴉勉力龍庭上萬言男兒志不忘溝壑

其二

當年不肯讀三略獨抱遺經伴閑索流行坎止不尤人自甘萬里涉窮漢富貴榮華能幾時生死都來如夢昨十年興廢滄浮沉百歲

光陰電飛燦常笑梁鴻歌五噫竊學樂啟
彈三樂未能仁義戢干戈勉將敦厚懲洗薄
近有人從故隱來黃花無恙開籬落問渠
林肉與丘糟多矣如飯麥而美藿人聞麋鹿
滿姑蘇阿瞞不復遊銅雀塗中曳尾希莊龜
江夏沉舟悲鶻禰吾山佳處歸休乎鹿逸平
林魚縱壑

其三

祖道門度元簡略兒孫草裏添芒索擬心鷄
子過新羅起念白雲橫大漠迥殊四句有無中
元非三際來今昨大海纖塵一點飛洪爐片雪寒
光燦寧論業障本來空半偈徒誇心寂滅樂細切清
風非異事更將明月剝來薄玲瓏四面亦無門充
塞十方絕壁落羅列珍羞渠不食痴人猶自貪
藜藿紙圖龍領摘明珠誰知虎口存活雀坐
脫猶迷一色邊崎嶇鳥道一作去路橫秋鴉可笑人
間荆棘林死者填溝壑塞壑

和薛伯通韻

滴：秋光溢遠山穹廬寥落酒瓶乾作一天空瀾
雁戶乾
詩章平淡思居易禪理縱橫憶道安不念西風

霜葉脫難禁秋兩菊花殘問山舊隱天涯遠夢
裏思歸夢亦難

鹿尾

鑾輿秋獵南岡鹿尾分甘
賜尚方濃色殷：紅玉髓微香馥：紫瓊漿
韭花酷辣同葱雉芥眉差辛類桂薑何似
鐘根蕪濃液邀將詩客大家嘗一作流匙滑飯
大家嘗

過金山用人韻

雪壓山峯八月寒羊腸樵路曲盤：千品競
秀清人思萬壑爭流壯我觀山腹雲開嵐色
潤松巔風起雨聲乾光風滿貯詩囊去一度
思山一度看

過雲中贈別李尚書

誰識雲中李謫仙詩如文錦酒如川十畝良園
君有趣一塵薄土我無緣舊恨常來春蕙
裏新吟不到客愁邊明朝分手天涯去他日
相逢又幾年

和裴子法韻

頃觀子法跋白蓮社圖斥淵明
攻乎異端吾子不惑所學主張

名教真韓孟之儔亞也昔巢由避天下而遠遁充舜受天下而不辭以致澤施於萬世名垂於無窮是知潔已治天下各有所安耳夫清虛玄默樂天真而自適者也焦勞憂勤濟蒼生為己任者也二道相反甚於冰炭使充舜巢由易地則皆然後之出亂臣賊子窺伺神器狐媚孤兒寡婦扼其喉以取天下者聞巢由之風亦少知媿矣然則巢由之功豈可少哉弃享天下之大樂而且希物外之虛名者豈人情也邪文中子有言虛玄起而晉室亡斯豈莊老之罪歟蓋用之不得其宜也以虛玄之道治天下其猶和寒御車葛大夏服重裘自底艷亡豈裘葛之罪哉昔晉武一統之始不為後世之遠謀何曾已識之既而禍難繼作骨肉相殘屠戮

忠良進用諛佞雖元凱復生亦不能善其後矣大廈將頽非一木所能枝獨淵明何能救其弊哉適丁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淵明見幾而作掛印綬而歸結社同志安林泉之樂較之躁進苟容于小人之側者何啻九牛毛邪以淵明之才德假使生於充舜湯武之世又安知不與臯夔伊周並驅爭先哉宣尼有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斯亦名教之內昭；可考者也何責淵明之深也余常謂否則卷而懷之以簡易之道治一心達則擴而充之以仁義之道治四海實古今之通誼也因用子法遊姑射元韻以見

意云

連磨一派未西來無限勞生眼未開六朝繁盛已矣耳兩晉風流安在哉自笑中書老僕射引比字事佛竊竊傲王安石公案翻騰舊首藤

林泉准併閑踪跡用之勲業垂千秋發揚
 孔孟誰為傳舍之獨善樂真覺賦詩舒嘯
 臨清流豈止淵明慕松菊晉室高賢十八九
 君子道消小人用貞夫遠弃利名酒蘇黃冠
 世能文詞裴張二相名當時祖道禪林志遊戲
 先風舜德甘噓吹達人不為造物役打破東西與
 南北毛吞巨海也尋常出沒縱橫透空色真
 如頗与曩易同不動確乎無吉凶湛然信筆書
 竊語臨風遠寄綠野翁贈君一句直截處祇
 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
 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

和許昌張彥升見寄

真人休運應千載生知神武威中邦杜絕奇技
 賤異物連城玉斗曾親撞兵出潼關渡天塹
 翠華雜映騎虞曠生民鼓舞嘆多後壺漿
 箠食轅門降偏師一鼓汴梁下邈騎飲馬
 楊子江良臣自有魏鄭輩死諫安用干與逢
 少微昨夜照平水清河國士真無雙壯歲遊
 學力稽古攷：繼辱焚蘭釭新詩寄我有
 深意再三舒卷臨幽窓安得先生贊

王室委倚奚憂庶政龐堪笑約々匹夫勇徒
 誇巨鼎千鈞扛何日安車蒲輪 詔公入
 北闕蒲萄佳醞爛飲玻璃瓊缸西人蒲萄釀皆以玻璃瓶

和南質張學士敏之見贈七首

桃源劉鳳樓蕭鷓冰斷玉哦通宵珠璣錯落照
 蘭室龍蛇偃塞燭霜綃和我新詩使予起却得
 瓊瑰酬木李邊城十載絕知音琴斷七絃雀亦死
 而今得識君姿容胸中鬱結渙然空詩壇君可
 據上位筆力我甘居下風筆陣文場寬且綽馳
 騁看君能矍鑠學海波瀾千頃陂厭飲經書
 爛該博幾時把手蒲相邊生涯自有壺中天鳴柳
 一笑舟浮蓮滄波萬里凝蒼煙

其二

漏沉：竹蕭：蒲團禪定坐終宵古廟香爐無
 氣息一條白練如瓊綃性海澄：波不起宛似水壺
 沉玉李庸人泥教不知歸七竅鑿開混沌死雖云
 至道絕音容不離幻有成真空百尺竿頭更移
 步普天匝地生清風大用全提自寬綽禪將交鋒
 何矍鑠醒時呼起夢中人徧濟含生其利博本無
 內外與中邊踏破威音劫外天汙泥深處種青

蓮昇平世界沉烽煙

其三

雨蕭：風蕭：對床談道徹清宵欲畫太虛無
面目慎無落筆汚冰綃人間平地風波起反笑
於陵噉糟李富貴榮華都幾時迷者孰能死
前死須彌芥子云相容神通妙用不空：劫火洞
然渠不壞紙鷲能禦毗藍風龍象騰驤何綽
：迴視鴛駘空矍鑠悟時一語透塵沙安用
才學恃宏博維摩方丈傍無邊箇中無礙散花
天迴途穩：步雙蓮得玄鳥道橫晴煙

其四

院深：籟蕭：伽陀舒卷度蘭宵若解荷心繫
珠露便能天外栽雲綃大覺空生一漚起
悟斯獨有屏山李屏山居士李之純常作榜嚴別解為禪客可重穿透榜嚴
第一機方信菴中人不死个裏家風針不容夢
回六趣大千空道人受用本無盡明月薄剗細切
風香象朋從威綽：獨跳狂獐空覆鑠悲心起
處了無私濟度塵沙思廣博不涉中流離兩邊
下無大地上無天無人無佛臺無蓮萼：碧草
生芳烟

其五

雲飄：水蕭：一燈香火過閑宵神清半夜不
成夢書帷風細楊微綃運應昌期
王者起自愧文章翰杜李竊同居易了無生
誰羨葛洪學不死一榻蒲團膝足容脩然丈
室塞虛空翻騰容藏明佛日淘汰機緣振祖
風丹鳳冲霄何綽：夫晚歎即徒矍鑠人間
取舍本千差世路窮通如六博幽人嘯詠水雲邊
剗外光風自一天閑來石上栽紅蓮水無波浪火
無煙

其六

風蕭：雨蕭：蕭：風雨悲涼宵籬菊殘英漬黃
玉林風脫葉飄紅綃幽人輾轉凌晨起避迢
門前途短李殷衰聞道有三仁欲說九疇君
不死穹廬相語為從容懸河雄辯能談空風
神蕭散野鶴立照人玉樹臨秋風落筆新詩一
揮綽不似武人誇矍鑠銀鈎筆力掩二王照
夜連城肯輕博他年相約秋山邊秋江一派連
秋天閑聽菱女歌採蓮輕舟一醉眠杖煙

其七

衣龍鍾髯飄蕭穹廬停燭生寒宵翰林遣介
贈佳句蔓芒鳥跡書生綃既倒狂瀾再扶起昔
有謫仙元姓李今日

龍庭忽見君誰道當年太白死文章氣象難
形容騰龍翥鳳遊秋空筆力萬鈞神鬼泣
雷轟電掣驅疾風餘裕喜君能綽：鼓舞
為君子嬰鏢解讀奇字笑楊雄識厭張
華能物博與君握手天山邊舉觴相囑望青
天他年雅社結白蓮林泉杖屨衝雲煙

和張敏之鳴鳳曲韻

寫蛟螭咳珠璣英安元棟一作碧梧棲彬：文彩
自光輝有材希晉用夫志欲劉休薦君誰肯
惜嗟吹洪才大筆識君稀鯤遊翻海震鵬舉
翥天飛問渠蟾窟攀仙桂何似冥山破鉄圍人
間強認假生死世上本無真是非濃歡帶春
夢晚景嘆殘暉夢斷日沉真可笑輸却禪
人向上機遮眼開經卷蒙頭壞衲衣息念融
凡聖無心應順違震風威橫擔柳粟萬山歸

和孟駕之韻

平陽聞有鄉人孫封書上我僅萬言討論墳典

造極致商榷古今窮深源文章高出蘇黃輩英
雄不效秦儀志：圖仁義濟元：異比魚雙珮
璉器淪落塵埃德不孤梅軒結友天一隅我惜鹽
車困騏驎騰驤未得踏亨塗甕牖繩樞甘儉
薄飢腸雷轉充糟粕他日佳聲聞

九天富貴之來不得却丁年黃卷樂平生鄉閭
一諾千金輕滄浪清處閑濯纓才名高價如連
城筆下有神詩有眼五車書史窮編簡一舉
高登甲乙科曾對閭闔持手版

天兵一鼓下睢陽旌旗整：陣堂：玉石俱焚君
子隱北度來依

日月光徒步黃塵千里遠猶抱遺經究微婉
天產昂藏一丈夫三十未過非為晚聞望卓冠儒
林叢燦然星宿羅心膏馳驟大方孰並駕絕
塵奔逸其猶龍君似昆吾玉可切錐結不是尋
常鐵利穎神鋒人未知寶匣空開三尺雪何時
搜出蟄龍鞭一聲霹靂塵轟轟青天歲早須君
作霖雨拔茅進用其如連

天子明堂求國棟鵬飛全藉天風送鳳池波暖
百花新詠游不作江湖夢

和陳秀玉餘梨詩韻

石門九月西風高梨出石門之北遵化縣餘梨萬樹金垂

梢清溪秀玉道千里携贈我藤筐初發香盈包

謫仙風度清谿亞春風曾飲梨花下不用紅粧

唱採蓮醉望青天歌二雅我有斗酒清且醇同

君薦此鵝黃新初見分香剖金卸更看削玉飛

霜鱗縹紫紫條何足語夜光安可同魚目文園

塵渴政難禁咀嚼冰雪判香玉

和莫先生韻

東垣士大夫以

興王聖德詩見寄用酬雅意

運出三爻以太一推之而得

龍飛九五乾要荒歸化育豪哲入陶甄有辛恩涵

海無私德應天偏師收百越一鼓下三川

天子能身正元戎不自賢

重光道同軌

累聖德相朕策決九重內功歸萬秉權羣雄哀

稽顙多士善摩肩輔弼規左右丞疑贊後前

開夷逾漢武平叛踣周宣冠蓋通肅城車書

過古堪覽機雲母障受諫翠華輶款塞諸

蠻洞來朝百濟船降王趨陞關強虜列岷編淨

掃妖氛變潛消烽火煙詞臣遊館閣幽隱起林

泉克舜文明盛商姬禮樂全九成合古奏二雅

詠新篇世卜千年世年斯億萬年

宗親成蒂固

國祚等瓜綿

聖政輿人頌

天威萬古傳勉旃封禪事不用策安造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一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二

和百拙禪師韻

題平陽李君實吟醉軒

從聖安澄老借書

題西菴師藏佛牙二首

和移刺繼先韻二首

過陰山和人韻

再用前韻

復用前韻唱玄

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

用前韻感事二首

過濟源和香山居士韻

和裴子法見寄

用李德恒韻寄景賢

過天德和王輔之四首

槐安席上和張梅韻

思親有感二首

思友人

贈李郡王筆

寄雲中卧佛寺照老

寄平陽淨名院潤老

贈雲川張道人

贊李俊英所藏觀音像

題西菴歸一堂

和景賢還書韻二首

外道李浩求歸再用韻示景賢

外道李浩和景賢罪字韻予再和呈景賢

和楊居敬韻二首

過天寧寺用彥老韻二首

過天山周敬之席上和入韻二首

和人韻

丁亥過沙井和移刺子春韻二首

再過晉陽獨五臺開化二老不遠迎

過清源謝汾水禪師見訪

王屋道中

和百拙禪師

十方世界是全身氣宇如王絕比倫與奪機中

明主客正偏位裏辨君臣眠雲卧月緯三島

鼓腹謳歌預四民了了了時誰可曉閑人元

不是閑人

題平陽李君實吟醉軒

古晉君實世所知幽軒佳號兩相宜長鯨海量
嫌甜酒彩筆天才厭小詩七步賦成文燦爛
千鍾不惜錦淋漓一作千鍾何當杖屨遊平水
得預君家吟醉時

從聖安澄老借書

湛然寤語寄西堂此箇因緣果異常陽老十
門剛結案欽公五派強分賦劍逢劍客須拈出
詩遇詩人何必藏居士病多諳藥性聖安得
效不傳方

題西菴所藏佛牙二首

殷勤敬禮辟支牙緣在西菴居士家午夜飛
光驚曉月六時騰焰燦朝霞一番頂帶因初
結七轉生天果不羗庸士執方猶未信防風
安得骨專車

又

旃檀函裏貯靈牙來自中天尊者家瑩色
冷奪秋夜月真光明射晚晴霞本同舍利元
無別疑是金剛事有差猶憶廣長古左右咀

嚼風雨震雷車

和移刺總先韻二首

舊山盟約已愆期一夢十年盡覺非瀚海路
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髮寧辭
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情幾許倚樓
空望白雲飛

又

不事王侯懶屬文時危何處覓元勳他年收拾
琴書去笑傲林泉我與君

過陰山和人韻

陰山千里橫東西秋聲浩鳴秋溪猿狖鴻
鵠不能過

天兵百萬馳霜蹄萬頃松風落松子鬱蒼
：映流水天丁何事誇神威天台羅浮移到
此雲霞掩翳山重：峯巒突兀何雄：古來
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通細路縈紆斜復
直山角摩天不盈尺溪風蕭：溪水寒花
落空山人影寂四十八橋橫雁行勝遊奇觀
真非常臨高俯視千萬仞令人凜：生恐惶百
里鏡湖山頂上旦暮雲煙浮氣象山南北

多幽絕幾派飛泉練千丈大河西注波無窮千
溪萬壑皆會同君成綺語壯奇誕造物縮手神無
功山高四更繞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遙思山外此
邊兵西風冷徹征衣鐵

其二

羸馬陰山道悠然遠思寥青巒雲靄黃葉
雨蕭蕭未可行周禮誰能和舜詒嗟吾浮海
粟何礙八風飄

其三

八月陰山雪滿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挿天絕壁
噴晴月擎海層巒吸翠霞松檜叢中疏畎畝
藤蘿深處有人家橫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
足誇

其四

陰山奇勝詎能名斷送新詩得成萬疊巖
巒擎海立千層松檜接雲平三年沙塞吟魂遯
一夜檀弓客夢清遙想長安舊知友能無知
我此時情

再用前韻

河源之遠為鼠西陰山千里號千溪何雲天險

不易過驕驕踞蹠感追風蹄簽記長安五陵子
馬似游龍車如水

天王赫怒山無神一夜雄師飛過此盤雲細路
松成行出天入井實異常王尊疾驅九折坂此
來一顧應哀惶崢嶸突出岑峭直山頂連天
統咫尺楓林霜葉聲蕭騷一雁橫空秋色寂西
望月窟九諱重嗟呼自古無英雄出關未盈
十萬里荒陬不得車書通

天兵飲馬西河上欲使西戎獻馴象旌旗蔽空
塵漲天壯士如虹氣千丈秦皇漢武稱兵窮拍
手一笑兒戲同壘山陵海匪難事剪斯君醜何
無功騷人羞對陰山月壯歲星髮如雪穹廬
展轉清不眠霜匣開殺鋌鋸鐵

復用前韻唱玄

天涯流落從征西寒盟辜負梅花溪昔年學
道頗得趣魚兔入手忘筌蹄踐編斷中間披莊子
日須當誦秋水誰知海若無津涯河伯源流
止于此人間醬在紙數重太玄強草啖楊雄高
卧蒿萊傲唐室清風千古獨王通曲者自由直
者直何必區較繩尺一筆劃斷閑是非萬

事都忘樂岑寂功名半紙字幾行競美成績
書太常只知牢笑餐芻豢不思臨刃心悲惶
何如打坐蒲團上參透昇平本無象一餅一鉢
更無餘容膝禪菴僅方丈從教人笑徹骨窮
生涯元與千聖同鳥道雖玄功尚在不如行取
無功歸來踏破澄潭月大冶洪爐飛片雪且
聽石女鳴巴歌萬里一團無孔鐵

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

湛然送客河中西西域城名東興何妨過虎溪清茶
佳果餞行路遠勝濁酒烹馳蹄結交須結真
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從西域識君侯傾蓋交
歡忘彼此當年君卧東山重守雌然元知雄
五車書史豈勞力六韜三畧無不通詩詠珠璣
無價直青囊更有琴三尺奉

命西來典重兵不得茅齋樂真寂魚麗大陣
兵成行師布置非尋常先生應

詔入西域一軍駭異皆驚惶武皇習戰昆明上欲
討昆明致犀象

吾皇兵過海西邊氣壓炎劉千萬丈先生一
展才畧窮百蠻冠帶文執同威德洋震天下

大功不宰方為功隱居自有東山月風拂松花
落香雪退身忝到未生前方信秤鎚元是鐵

其二

先生應

詔將征西湛然送客涉深溪徘徊一舍未忍
去兵車暫駐天駒蹄猶憶今春送君子桃李
無言映流水寒暑推遷奈老何秋風革律重
來此閑山險僻重複重西門雪恥須豪雄定遠
奇功正今日車書一混華夷通先生純德如天
直詎為直尋而枉尺功成莫戀聲利場便好
回頭樂玄寂故山舊憶松十行奇峯怪石元異
常前日盟言猶在耳猿雀思怨空悲惶我擲
直鈎魚不上須信遊鱗畏龍象冥鴻一舉騰
秋空誰羨文章光萬丈道兮人作非天窮區
何必較異同語默行藏在乎我退身奚論無
成功安東幸有間山月萬頃松風萬山雪收拾琴
書歸去來修心須要金成鐵

用前韻感事二首

稱斤甘齋賣京西誰信無人採五溪鵬異衆禽全
六翮麟殊凡獸具五蹄昔年學道宗夫子盈科

後追如流水蟄龍猶未試風雷萍泛蓬飄而至此
緼袍甘分百結重不學亂世姦人雄志憂樂道
志不二守窮待變：則通歲寒松柏蒼蒼：直摩
雲直待高千尺桃李無言蹊自成此君冷淡人
何寂生平恥與噲伍行杜門養拙安天常澤民
致

主本予志素願未酬予恐惶否塞未能交下
上何日身通變爰象不圖廊廟為三公安得
林泉參百丈居士身窮道不窮庸人非異是
所同筆頭解作萬言策人皆笑我勞無功流
落避荒淹歲月羸得飄蕭雙鬢雪謀生太拙
君勿嗤不如嗣宗學鍛鐵

其二

金烏日：東飛西溜：綠水流長溪流波一去
不復返逐日恨無八駿蹄窮理達生獨孔子嘆
夫逝者如斯水歲不我與其奈何兩鬢星：
尚如此曩時鑿破藩垣重澤民濟世學英雄風
雲未會我何往天地大否途難通霜匣神劍蒼
龍直切玉如泥長數尺利器深藏人未知豐城
埋沒神光寂讀書一目下數行金石其心學王

常學術忠義兩無用道之將喪予憂惶有意
攀龍不得上徒勞牙角拔犀象唯思仁義濟
蒼生豈為珍羞列方丈草瓢陋巷甘孤窮鴻
鵠安與燕雀同天與之才不與地及令監子成
其功安得光明依

日月功名未立頭如雪問君此錯若為多使盡
二十四州鉄

過濟源和香山居士韻

軍懷勝遊地濟瀆垂名久忽見樂天吟笑我輸
先手麗詞金玉振老筆風雷走乘興試續黏散
我談天口平湖湧泉注清涼瑩無垢憑檻瞰
連漪風髯塵抖擻龍孫十萬竿蒼翳翳濃陰
厚沁水濟源東天壇王屋右秀色已可食何
須杜康酒步：絕堪詩佳篇如素有廣酬淡相
對獨有龍岡叟亭上幾徘徊斜陽西入画晚年
歸意切對此空沉首何日遂初心營居碧林後
一作翠

和裴子法見寄

人生都幾何半被功名役一旦燕山破西行過
千驛顛沛不違仁先難而後獲鴻難捐腐鼠

烏鳶其勿嚇

扈從出天山從容遊大石琴書澹相對尚未忘立索
前歲入關中戈甲充商師

明詔典關省自愧承

深責秦隴成劫灰京索空陳迹長河尚濁流南
山自濃碧把酒酌青天興亡弔今昔長安非衣
君壯年學問積天上玉麒麟英才可珍惜詩魂
素月高飲量滄海窄清談咳珠玉便腹筭經
籍服君百韻詩謝子萬言策易道已變屯世艾
當應華淮陰正虛襟左車宜籌畫須要蓮峰
手乾坤再開關昂藏綠野翁真我龍門客

用李德恒韻寄景賢

牢落十年尾

御營瑤琴忘盡水仙聲酷思詩酒閣中樂見說干
戈夢裏驚林下因緣千古重人間富貴一錢輕
此身未退心先退獨有龍岡識我情

過天德和王輔之四首

天縱

吾君大聖人天兵所指弭煙塵三齊電掃何須
顧六國雷驅不用秦誅佞未聞曾請劍劾姦

誰肯試理輪伴食黃閣空無輔自笑龍鍾一老臣

又

六師嚴駕渡長河師不留行誰敢何千里旌旗翻
錦浪一聲金鼓震寒波殷亡誰道三仁在康滅空
傳五子歌唾手要荒歸一統漢唐鴻業未能過

又

積年叨祿領台司位重才微甚不宜地上流錢榭
晏算樽前決勝愧良帷過寶聲問傳人口似直
愚忠結

主知三徑荒涼松菊在他時舍此復何之

又

慙老先生本素臣洪才大筆力千鈞沽名不築傳
巖板賈世誰垂渭水綸舟泛五湖希范蠡晉懸
六印笑蘇秦韋編三絕耽穢易蕭散風神真
隱人

槐安席上和張梅韻

甘齋五溪人不採兩京高價賣秤斤君方淪落
羞看我亦飄零懶問君人遠空殘眉上黛愁
深不整鬢逸雲誰憐古戍寒窗下新樣梭成織

思親有感二首

遊子棲遲久不歸積年溫清闕惡聞囊中昆仲
親書帖篋內萱堂手製衣黃犬不來愁耿耿白雲
空望思依：欲憑鱗羽傳安信綠水西流雁北飛

又

伶仃萬里度西陲壯歲星：兩鬢絲白雁來時思
北闕黃花開日憶東籬可憐游子投營晚正是
孀親倚戶時異域風光恰如故一銷克處一篇詩

思友人

落日蕭：萬馬聲東南回首暮雲橫金明蘭
友音書絕玉軫未絃塵土生十里春風別野店
五平秋色到遠城雲山不礙歸飛夢夜：隨風
到玉京

贈李郡玉筆

管城從我自燕都流落避荒萬里餘半札秋毫
裁翡翠一枝霜竹剪瓊瑤鋒端但可題塵景
筆下安能劃太虛聊復贈君為土物中書休嘆不

中書 李郡王常為
而連執政

寄雲中卧佛寺照老

像教中微祖意沉虛能嫡子起予溪看綰不怕

牛皮透公見閣藏故云着眼常聽露柱吟行道權居卧佛
寺活機持異死禪心憑君摘取空華實好種人間無
影林

寄平陽淨名院潤老

昔年平水使相尋握手臨風話素心刻燭賦成
無字句按徽彈徹沒絃琴風來速渡晚潮急雨過
寒塘秋水深共樂莫教兒輩覺又成公案滿叢林

贈雲川張道人

雲川道士有詩聲刻篆雖蟲醉未醒素扇自甘贖
碧笠因西人奪笠渾
以扇贖之故云玄宦不肖換黃庭春秋榮悴非
椿木晦朔生凋笑瑞莫何似擴開真日月區：燭火
任焚：

贊李俊英所藏觀音像

白衣大士足威神蓮習興悲詎可陳金色界中垂萬
臂碧蓮花上露全身鎮州鑄就金難似天竺錫
來玉木真不識觀音真面目燕吟鶯語過殘春

題西菴歸一堂

携臂元帥築西菴于廳事之隅以舍沙門
建歸一堂置三聖廟貌屏山居士有之菴
波瀾於聖學之域徹藩籬于大方之家

其博霄之謂乎偶得亂道韻詩錄呈諸
士大夫幸希光如初請西菴上人書之樞棟
間為他時林下清話張本云

三聖真元本自同隨時應物立宗風道儒表裏明墳
典佛祖權實透色空曲士寡聞能異議達人大觀
解相融長沙賴有蓮峰掌一撥江河盡入東

和景賢還書韻二首

居士今年又出閑琴書真味伴予閑簡成革畧初
無意語闕治擇誤犯顏漆水自慚貽口實龍岡却得
破詩慳衰翁章乞贖前過一炷清香論八還

其二

淵明幽隱掩柴閑琴已忘絃人亦閑靜倚書牕獨
寄傲笑觀庭樹自怡顏五音格外聲何限百草頭邊
法不慳盡譜斷絃無用處困風得寄書還景賢率
結語故
有是

外道李浩求歸丹用韻示景賢

自從一笠前透重閑觸處忘緣觸處閑莫問羔裘橫
毳衲從教華髮映蒼顏水聲說法起予甚山色呈
機不我慳寄客天涯樂如許問渠何必更南還

外道李浩和景賢霏字韻予丹和呈景賢

塵緣劃斷已忘機布鼓徒敲和者稀中隱強陪人
事過禪心不與世情違昔年勲業真堪笑舊日家
山懶欲歸我愛北天真境界乾坤一色雪花霏

和楊居敬韻二首

自愧才術草芥微偶然千載遇明時唯希一統王家
義何暇重思昆氏危仁義且圖扶孔孟縱橫安宥效
秦儀行看

先舜澤天下萬國咸寧庶績熙

其二

詔下龍庭萬國歡野花啼鳥總欣然熙朝龜卜符千
億 聖主龍飛第一年至道變通皆有教浮生富
貴本由天誰人得似揚公子傲世高吟數百篇

過天寧寺用彥老韻二首

十年不得舞衣班行盡天涯萬里山黃閣伴食空皓
首蒼生未濟漫胡顏 新朝兵革征方急舊隱煙
霞尚未還衰薄書塵滿眼求翁奚暇謁松閑

其二

今日從征亦偶然天寧遐想思懸念負榮不得還山
去須信衰翁未苦賢

過天山周敬之席上和人韻二首

淪落天涯數十秋區：班筆早年投採薇山下慵拈
草洗耳溪邊懶飲牛振武揚威難射虎忘機絕慮
不驚鷗當年射策承明殿未必輕：翰呂壽

其二

總馬居延酒半醺寂寞寒館變春溫未能鵬翼
騰溟海不得鴻音過雁門千里雲煙青塚暗一天風
雪黑山昏天涯幸遇知音士子細論文共一樽

和人韻

四海皇：無所歸夢竟常統故園飛海山不羨學
居易華表留言笑令威毛落難尋蘇子節囊空
猶有老萊衣靜思二十年間事擾々紛々盡覺非

丁亥過沙井和移判子春韻二首

科登甲乙戰文圍吾子才名予獨知果許身心君易
樂蕭曹勲業我難為有恒得見實無憾知已相逢
未忍離携手河梁重話舊胡然羞和子卿詩

其二

行藏俯仰且隨時緼袍懷珠人未知燕雀既群難立
志風凰不至擬胡為可嗟世態頻更變何奈人生多別
離莫忘天山風雪裏港然駝背和君詩予至沙井乘
駝方遠行在偶得隔句一聯云牛車駝背願異相如駝馬
車駝背吟詩不似竹林七賢畫成有是句

再過晉陽獨五臺開化二老不遠迎

高岡登陟馬玄黃落日西風過晉陽道士歡迎捧林
菓儒冠遠迎挈壺漿五臺強健頭如雪開化輕安
髻未霜誰會二師深密意趙州元不下禪床

過清源謝汾水禪師見訪

汾水禪師箇裏人杖藜尋我過清源半盂紅菓情
何厚一盞清燈話細論山水景中君得意兵戈堆裏
我銷魂他年相約雲深處松竹蕭々靜掩門

王屋道中

勝克河中號令齊神兵入自太行西昏々煙鎖天壇
暗漠々雲埋王屋低風軟却教米泛水一作水寒輕還
使雪成泥行吟想像羣懷景多少梅花圻玉溪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二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三

和解天秀韻

用萬松老人韻作十詩寄鄭景賢

萬松老人真贊

贈萬松老人琴譜詩一首

寄曲陽戒壇會首大師

和王巨川韻

釋奠

和移刺子春見寄

寄移刺國寶

寄鄭景賢一十首

和景賢韻三首

和李世榮韻

和景賢一十首

和王君王韻

過東勝用先君文獻公韻二首

過夏國新安縣

過青塚用先君文獻公韻

過青塚次賈搏霄韻

再用韻以美搏霄之德

再用韻自嘆行藏

再用韻感古

再用韻唱玄

過雲川和劉正叔韻

過雲中和張伯堅韻

過雲中和張仲先韻

過雲中和王正夫韻

過白登和李振之韻

過天城和靳澤民韻

過武川贈僕散令人

過燕京和陳秀玉韻

還燕京題披雲樓和諸士大夫韻

和威寧珍上人韻

和李德脩韻

和解天秀韻

猛士彎弓挽六鈞長驅入汴政施仁前朝運謝山

河古

聖世時亨雨露新未過自甘焚綠綺知音不必

惜陽春

朝廷將下搜賢諾莫戀煙霞老此身

用萬松老人韻作十詩寄鄭景賢

檀廬同抵足談道月西沉
議論聲香發文章
蘊藉深正便邊氏腹不上謫仙襟
自得逍遙意
何須泊鄧林

其二

豐城三尺劍神氣尚埋沉
確論穿楊的生机劈斧
溪天真貯便腹浩氣塞征襟
佇看澤天下清
風冠士林

其三

破缸無滲漏流水不能沉
霧鎖青山秀花藏
古徑深白雲陪野興
晴月洗煩襟
絕後重甦息
飛花枯木林

其四

隱：三星出依：片月沉
雀飛遼海潤猿嘯
山深柳色雲沾袖
蘆花雪滿襟
普天秋意露
一葉墜梧林

其五

玄珠羅帳密寒鼎篆煙沉
翡翠踈簾隔琉璃
古殿深本來無垢體
何必拂塵襟
斫却蟾中桂

方成假若林

其六

鰲餌不須針聊將玉線沉
須彌猶未大勃海豈為
深悟後牛穿鼻
逢時馬有襟
弋人何所慕
幽鳥在蒿林

其七

箇事不容針
迷徒自陸沉
西天三步速
東海一
盃深
涼月盛玄鉢
輕雲剪素襟
曹溪無一滴
波浪沸禪林

其八

流波無放蕩
死水暮平沉
机盡方鉤隱
綸空正
釣深赤心休
惜口青眼好
開襟
候捉溪中月
人人似翰林

其九

夢覺方知錯
生平自屈沉
條塵千澗外
遺照
亂松深
柳帶縫穿屐
荷衣綴破襟
寂寥選佛味
何似宴瓊林

其十

漁家何足好
乘興一鉤沉
路僻蒼苔滑
舟橫古
渡深
小晴嫩
蒹葭微雨
整蓑襟
夢斷知何處

寒潮沒晚林

萬松老人真贊

昔無盡居士題恒岳廟云聰明厭血
食悔不值元珪茲因恒州四衆敦請萬
松老師師不行且以頂相付之門弟湛
然居士再拜而贊之曰

每恨恒山不逢珪老四衆同緣萬松親到

萬松老人琴譜詩一首

萬松素琴并譜予以承華殿春雷及

種玉翁悲風譜贈之

良夜沉：人未眠桐君橫膝叩朱絃千山皓月和
烟靜一曲悲風對譜傳故紙且教遮具眼聲塵
何礙汚幽禪元來底許真消息不在絃邊與指
邊

寄曲陽戒壇會首大師

四衆飛書請萬松不消彈指已成功燈籠證據
直談辨露柱承當不耳聾梵行細推無處所戒
壇須信塞虛空無為濟物誰能悉惟有東垣月
拂風

和王巨川韻

聖駕徂征率百工貌貅億萬入關中周秦氣焰
如雲變唐漢繁華掃地空灞水尚存官柳綠驪
山惟有驛塵紅天兵一鼓長安克千里威聲
震陝東

釋奠

王巨川能於灰燼之餘草創宣聖廟
以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諸士大夫釋
而奠之禮也諸儒相賀曰可謂吾道
有光矣是日四衆奉迎釋迦遺像行
城歡聲沸僕皆預其禮作是詩
以見意云

多士雲奔奠上下釋迦遺像亦行城旌幢錯落
休迷色鐘磬鏗鏘豈在聲宣父素心施有政
能仁深意契無生儒流釋子無相諷禮樂因
緣盡假名

和移剌子春見寄

四海皇：足俊賢浪陪扶
日上青天且圖約法三章定寧差浮榮六印懸
潤色吾術惟恐後扶持天下敢為先過情聲
聞予深恥可笑虛名到處傳

其二

生遇干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
施仁發政非無據論道經邦自有人

聖世規模能法古汚俗習染得惟新
英雄已入吾皇彀從此無人更問津

其三

且喜

朝廷先正名林泉隱逸總公卿
羣雄一遇風雲會萬國咸觀日月明
丹鳳固應潛亂世白麟自今出昇平

一作快過顯觀

北闕垂溫詔夜半前席進貢生

其四

舉世寥寥識我誰未學弓矢愧由基
哀年有幸彈三樂

盛世無才出六奇弃物且存光

海量散材獲用荷

天私微臣自付將何報信筆裁成頌

德詩

其五

邂逅沙城識子初天山風雪醉吟餘
文章光

煇君堪羨節操儀刑我不如
魏藻鄉中前進士渠有詩云老去惟耽風波堆裏老中書
他年歸去無相弃同到閭山舊隱居

寄移剌國寶

昔年萍迹旅京華曾到風流國寶家居士
為予嘗喫素先生愛客必烹茶
明憲揮塵談禪髓淨几焚香頂佛牙
回首五年如一夢不覺過流沙公所藏佛牙甚靈異

寄景賢一十首

龍岡能覓淡中歡心與孤雲自在閑
琴阮生涯事松菊詩書活計老丘山
叩絃聲自無中出得句思從天外還
踏破化工無盡藏閑人受用亦非慳

其二

龍岡添水兩交歡縱意琴書做老閑
未得一言安海內已輸三箭定天山
肯容詩思妨心慧豈使聲塵礙耳還
信手拈來無不是清風明月有何慳

其三

人間聚散妄悲歡何似林泉逐世閑
十載殘軀

遊翰海積年歸夢遠閭山先人舊居也空嵒猿鶴
招予往滿駕琴書伴我還多謝龍岡憐老隱
新詩酬酢路無慳

其四

絃索詞章且助歡羨渠臨老得安閑琴歌愛
子彈秋水佳句服君仰泰山聲古調凄真可聽
諱雄韻險實難還先難後易今方省居士
襟懷本不慳

其五

宦情觸處不成歡未得浮生半日閑薦鴉有
書慚北海澤民無術愧東山琴書習氣終難
忘嵒麓荒園怎得還卜隱龍岡成老伴肯教
詩思筆頭慳

其六

廣文憐我失清歡每著琴詩伴我閑痛憶金
聲并玉振酷思流水與高山詩壇各音猶深閉
琴債遷延未肯還一狀如今都領過龍岡須
破兩重慳

其七

琴書吾子盡出歡隨分消磨日月閑佳句典刑

傳四海水仙聲韻徹三山每慚木李投君去却
得瓊瑤報我還從此龍岡開廩藏徽遶筆
下更無慳

其八

世間何事最為歡爭似能偷忙裏閑得遇夜
晴須對月每逢春盛強登山無錢沽酒和衣
一作和琴典圖利吟詩倍本還綺語千章琴百曲
莫教風月笑人慳

其九

我與先生久已歡而今皆願老來閑同舟載棹
醉觀月並彎騎驢飽看山綺句綴成連譜
換純音彈了著詩還琴詩此際慵拈出可怨
龍岡為紙慳

其十

閑人閑裏竟閑觀未得迴光未是閑叩道一
螺斟巨海參玄千里望恒山但能透鐵穿三句
何必拖泥辨八還箇事人：皆富有舍生休怨
釋迦慳

和景賢韻三首

龍岡便腹盡詩書落筆雲煙我不如一紙安書

思塞雁十年歸興憶鱸魚託身豎隱君謀
妙委跡儒冠我計踈何日相將歸故里翠微
深處卜幽居

其二

龍岡走筆和清篇出示珠璣寄湛然字古意
新看不足挑燈寒雨夜無眠

其三

摩撫瘡痍正似醫微君孰宜拯時危萬金
良策悟明主厚德深仁四海施

和李世榮韻

異同誰足據俯仰且隨緣居士難聯句梅軒
却解禪無雲皆皓月何處不青天話到忘言
處迨：夜不眠

和景賢十首

龍岡居士得賢君開道賢君增所聞節操鷓
雛捐鼠餌風神野鶴立雞羣只知輔嗣能談易
誰識相如善屬文擬欲贊君言不盡區：微
意見詩云

其二

天下奇才鄭使君清名不使世人聞五車書笥

獨窮理三峽詞源迫出羣未得開懷重話舊
常思抵足共論文自從一識龍岡老餘子紛
不足云

其三

一聖龍飛敢擇君嗟予潦倒尚無聞蒼生未
識鴻鵠志皓首甘遊麋鹿羣黃雀已歸奚望
報彩禽飛去不能文龍岡特慰孤窮悶時有新
詩報我云

其四

試和新詩寄鄭君無言談道不聞聞治心更
索捐中道養性渾如鞭後羣玄語諄：非是說
真書歷：不聞文儒生束教嫌虛誕得意忘
言孔子云

其五

文章自媿不如君敢以玄言瀆所聞有道居塵
何異俗無心入獸不驚羣重玄消息無多子
半紙功名直幾文回首死生猶是幻自餘何足
更云云

其六換韻

十年不遇一相知恰識龍岡恨見遲常愛箕山

能洗耳何堪隣舍傲顰眉榮枯貴賤難逃數
用捨行藏自有時心事紛：無處說援毫閑和
景賢詩

其七感事

萬里西來過月氏初離故國思遲：人情漸愧
三鬚而人世梳粧半額眉田上野夫空嘆鳳
邊漁父不傷時龍岡本具英雄眼幾倩東風
寄我詩

其八讀唐史有感

林甫滔天聖不知三郎深恨識卿遲塵中妃
子春羅襪錢上開元指甲眉七夕殿中祈巧
夜三秋原上摘瓜時長天忽見飛來雁垂淚空
吟李嶠詩

其九

李楊相繼領台司兵起漁陽禍已遲向昔正憐
花解語而今空憶柳如眉日傷桃李初開夜腸
斷梧桐半落時試問宮中誰第一三郎猶記
謫仙詩

其十

往來寒暑暗推移下手修行猶太遲
後徒勞

常控目悟來何必更揚眉宗門淘汰宜窮理道
眼因緣貴識時祇為龍岡心猛利湛然剛寫不
言詩

又一首

龍岡醫隱本知機薰猶同盤辨者稀廊廟虛
名無意戀林泉風願與心違羨君綽：有餘裕
笑我皇：無所歸尚憶當年垂釣處一江烟雨
靜霏：

和王君玉韻

王孫蒙饋飯靈輒未扶輪自笑孤窮客誰憐
衰病身黃沙萬餘里白髮一孀親腸斷山城月
徘徊始遠人

過東勝用先君文獻公韻二首

荒城蕭洒枕長河古寺碑文半滅磨青塚路
送人去少黑山寒重雁來多正愁曉雪水生研
不念西風葉墜柯偶憶先君舊遊處潛然不
奈此情何

其二

依然千里舊山河事改時移隨變磨崖巢許家
風鳥可少蕭蕭勳業未為多可傷陵變須耕

海不待暮終已爛柯翻手榮枯成底事不如歸去
入無何

過夏國新安縣時丁亥九月望也

昔年今日渡松關而城陰山有松關車馬崎嶇行路難
翰海潮噴千浪白一作千里雪天山風吼萬林丹
氣當霜降十分與月比中秋一倍寒回首三秋如一夢
中不覺到新安

過青塚用先君文獻公韻

漢室空成一土丘至今仍未雪前蓋一作可惜水姿
自夢不禁出塞陟沙磧最浪臨軒辭冕旒
幽怨半和青塚月閑雲常鎖黑河秋滔天
慙東流水不盡明妃萬古愁

過青塚次買搏霄韻

當年遺恨嘆昭君王貌水膚染塞塵邊塞未
安嬾侮虜朝廷何事拜功臣朝雲鴈唳天山
外殘日猿悲黑水濱十里東風青塚道落花猶
似漢宮春

其二

延壽丹青本誑君和親猶未飲胡塵穹廬自
恨殞戎主泉壤相逢愧漢臣玉骨已消青塚

底香魂猶遠黑河濱愁雲暗鎖天山路野革閑
花也怨春

再用韻以美搏霄之德

去歲雲川始見君澄首次淨無塵山南第一
珪璋士異北無雙柱石臣公領師職故云萬頃雲松斜
谷外千竿水竹渭河濱他年歸隱重相訪無
影林間別有春

再用韻自嘆行藏

箕裘家世忝先君慚愧飄蕭兩鬢塵自古
山河歸

聖主從今廊廟弃愚臣常思卧隱雲鄉外
肯做行吟澤國濱驛使不來人已老江南誰
寄一枝春

再用前韻感古

宣尼名教本尊君賊子于常犯蹕塵鹿失羸
秦無令主鼎分炎漢有能臣宋朝南渡尤天
水遼室東傾罪海濱回首興亡都莫問不如沉
醉瓮頭春

再用韻唱玄

重玄不惜說知君又恐重添眼裏塵臨濟唱中

分主客洞山言下辨君臣持鈴普化搖空裏
垂釣華亭沒水濱
勘破這般閑伎倆
鐵林花發劫前春

過雲川和劉正叔韻

西域風塵汗漫遊
十年辜負舊漁舟
曾觀八陣雲奔速
親見三川席卷收
煙鎖居延蘇子恨
雲埋青塚漢家羞
深思離下西風醉
誰羨班超萬里侯

過雲中和張伯堅韻

一掃氐羌破吐渾
羣雄悉入

北朝吞自憐
西域十年客
誰識東丹八葉孫
射虎將軍皆建節
飛龍

天子未更元
我慚才畧非良器
封禪書成不敢言

過雲中和張仲先韻

致君澤民本不難
言輕無用愧偷安
十年潦倒功何在
三選荒涼盟已寒
嵩下藏名思傳說
林間談道謁豐干
挂冠神武當歸去
自有夔龍輔可汗

過雲中和王正夫韻

白雪陽春寡和音
誰人解聽沒絃琴
詩書事業真堪笑
笑刀筆功名未可欽
不信西天三步速
焉知東海一椀深
元來佛法無多子
何必嵩山謁少林

過白登和李正之韻

十年淪落困邊城
今日龍鍾迓帝京
運拙不須求富貴
時危何處取功名
騰驥誰識孫陽俊
逸深思支道鷹
客裏逢君贈佳句
知音相見眼偏明

過天城和靳澤民韻

西征
危從過龍庭
悞得東州浪
播名琴阮因緣
真有味
詩書事業拙謀生
咄嗟興廢悲三嘆
倏忽榮枯夢一驚
何日解官歸舊隱
滿園松菊小菴清

過武川贈僕散令人

班姬流落到而今
聞道翻身入道林
歌扇舞裙忘舊業
藥爐經卷半新吟
閑眼白晝三五
醉靜對青松一曲琴
更看他年棲隱處
逢山

樓閣五雲深

過燕京和陳秀玉韻

回首親朋半土丘，嗟予十稔浪西遊。
半生兵革慵開眼，一紙功名暗點頭。
下士笑予謀計拙，至人知我謂心憂。
再行不憚風沙惡，鶴跡雲蹤任去留。

其二

君恩猶未報山丘，自笑避方汗漫遊。
客過王閨驚白髮，要遊金谷覓蒼頭。
冷官待罪予為歎，陋巷居貧君不憂。
猶望道行澤四海，敢辭沙漠久淹留。

其三

孤死曾聞尚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
崑崙嶺日落處，渤海西傾天盡頭。
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
尚期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

其四

餘生不得樂林丘，猶憶丁年選勝遊。
幾帙殘編聊映眼，一張衲被且蒙頭。
統緜已報西門

役柱石猶懷東顧憂，自料荒疎成弃物。
菟裘歸計乞封留。

其五

空驚滄海變陵丘，白晝分明夢裏遊。
除妾楔邊重出楔，求真頭上更安頭。
亨通富貴剛生喜，苦惱悲愁強作憂。
斫斷葛藤閑伎倆，繫驢馭子不須留。

還燕京題披雲樓和諸士大夫韻

閣上披雲第一重，離木黍漢家宮。
忽聞青鎖招晴色，簾捲銀鉤揖曉風。
好夢安排詩句裏，閑愁分付酒盃中。
靜思二十年間事，聚散悲歡一夢同。

和威寧珍上人韻

十載西遊志已灰，南征又自大梁迴。
扶持佛日慚無力，贊翊皇風愧不才。
舊約未能林下去，新詩常寄日邊來。
何時杖屨烟霞裏，一笑伸眉得共陪。

和李德修韻

明：聖主萬邦君，神武彫弓挽六鈞。
時有逸人遊

闕下更無駭客弔江濱
衣冠師古承殷輅曆
日隨時建夏寅
厚德深仁施萬世
魏然一代典謨新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三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四

和呂飛卿韻

再用韻贈連國華

謝飛卿飯

再用韻紀西遊事

再用韻贈搏霄

再用韻謝非熊召飯

再用韻唱玄 再用韻

和搏霄韻代冰陸疏文因其韻為十詩

寄賈搏霄乞馬乳

謝馬乳復用韻二首

贈搏霄筆

再用韻寄搏霄二首

再用韻別非熊

愛子金柱索詩

贈賈非熊搏霄一首

和李振之二首

非熊兄弟餞予之燕再用振之韻

和連國華三首

連國華餞予出天山因用韻

還燕和德明韻二首 和橙梅韻

和竹林一禪師韻

西菴上人住夏禁足以詩戲之

送韓浩然用馬朝卿韻

戊子喜雨用馬朝卿韻二首

戊子餞非熊仍以呂望儲溪圖為贈

和宋子玉韻 和李邦瑞韻二首

和邦瑞韻送秦使之江表

和王正之韻

祝忘憂居士壽

蠟梅二首

謝禪師 公寄閬山紫玉

和鄭壽之韻

寄沙井劉子春 和人韻二首

和琴士苗蘭韻 和武川嚴亞之見寄

已丑過鷄鳴山

寄天山周敬之

邦瑞乞訪親因用其韻

和李邦瑞韻

過清源贈法雲禪師

贈五臺長老

和呂飛卿韻

舊說飛卿詞翰全風神渾似晉名賢吟詩校

子三十里押韻翰君一着先筆迹查牙森似

戟詞源浩汗注如川好詩好字獨予得准備携

將帝里傳

再用韻贈國華

學道宗儒難兩全湛然深許國華賢儒門已

悟如心恕道藏能窮象帝先似海詞源涵萬

水如鯨飲量吸長川而今一識君侯面始信清

名不浪傳

謝飛卿飯六首

一鞭羸馬渡天山偶到雲川暫解鞍獨守空

房方丈穩更無薄酒一杯踐詩書半蠹絕來

客釜甑生塵笑冷官賴有覺非飛卿道號憐野拙

長鬚為我饋盤餐 再用韻紀西遊事

河中西城尋思子城西花木蔽春山爛賞東風縱

寶鞍留得晚爪過臘半歲來秋菓到春殘親嘗
芭攬寧論價自釀蒲萄不納官常嘆不才
還有幸滯留避城得佳食

再用韻贈搏霄

以搏霄飛向龍鷹
大故以是詩美之

凜：風神白玉山罷遊鷹犬逞金鞍瑤琴高掛
么絃絕樣易頻翻斷簡殘息念如僧還有髮
忘形見客似無官伽陀誦罷爐薰冷一鉢疏羹
當曉食

再用韻謝非熊召飴

行盡遐陬萬里山十年飄泊困征鞍春風燕語
歸心切夜月猿啼客夢殘
聖世因時行夏正愚臣嗜教媿春官誰知賢帥
開青眼掃洒西菴召我食

再用韻唱玄

藤條擊穿破鐵圍山倒跨白牛不鞦鞍講疏僧歸經
卷亂坐禪人起佛燈殘為學未必如為道選佛
從教勝選官百事湛然都不念祇知渴飲與饑
食

再用韻

雲山疊：復雲山瘦馬蘆鞭矮面鞍翰海去

程千驛遠揚州歸夢五更殘塵綠淡處應忘世逸
興濃時好解官二頃良田何必覓春山笋蕨亦
供食

和搏霄韻代水陸疏文因其韻為十詩

資生無畏濟人深便見能仁六度心塵世捐財
矜苦厄寒林洒飯飯既臨巨海鉤神物試
叩洪鍾同好音今日湛然攀舊例珠纓休惜
掛衲林

新朝威德感人深渴望雲霓四海心東夏再降
烽火滅西門一戰塞煙沉顛觀頌頌施仁政玆
待更元布德音好放湛然雲水去廟堂英俊
政如林

論道西菴愛慕深推誠片：露丹心瑤琴莫
撫相如引寶鼎休焚韓壽沉花氣渾如三角串
松風全似五絃音清談終日忘歸思不覺昏鴉
噪晚林

五派分流道愈深塵中誰識本來心穿心土挽
元無漏沒底膠瓶却不沉山色水光呈妙相鳥
啼猿嘯露圓音雲霞活計無求飽何事狂童
作肉林

狂童作
獨夫

前生未了妄緣深薄宦相縈負夙心只見淵
明能印弃誰知居士解舟沉窮通榮辱皆真
夢毀譽稱譏盡假音中隱冷官閑况味歸心無
日不山林

居士才微學未深靜思寧不愧中心難忘北
海千鍾酒虛負西菴一炷沉綺語微擲廢險
韻瑤琴學步鼓純音此番公案休拈出祗恐相
傳入笑林

新詩效玉起予深獨有搏霄我許心真避居
塵聊俯仰高名與世任浮沉同成雅會清茶話
共賞枯桐白雪音他日歸休約何處燕山參
謁萬松林

賢師文章蘊藉深雲川傾蓋便同心披髯談
道檠燈地抵足論文塞月沉有眼句中君得意
無絃琴上我知音乘舟誤捉波中月莫學當
年李翰林

浪迹西遊歲月深臨風誰識湛然心斯文將
喪儒風歌真智難明佛日沉佳茗暫嘗壽雪
浪正聲聊作鼓雷音年來逸興十分切准備求
真入道林

漁磯舊隱荻花溪塵世寧忘昔日心兩岸清風
單舸穩滿江明月一鉤沉飢來煮稻無養味醉
後鳴榔笑五音閑卧煙蓑春夢斷不知潮起
沒青林

寄賈搏霄乞馬乳

天馬西來釀玉漿草囊傾廢酒微香長沙莫
吝西江水文舉休空北海鶴淺白痛思瓊液
冷微甘酷愛蔗漿涼茂陵要酒塵心渴願得朝
朝賜我嘗

謝馬乳復用韻二首

生涯簞食與囊漿空憶朝回衣惹香筆去餘
才猶可賦酒來多病不能觴松窓雨細琴書
潤槐館風微枕單涼正與文君謀此渴長沙羨
漣送予嘗

肉食從容飲酪漿差酸滑膩更甘香革囊旋
造邊巡酒榷器頻傾漱澆觴頓解老饑能飽
滿偏消煩渴變清涼長沙嚴令君知否只許詩
人合得嘗

贈搏霄筆

一扎霜毫綴土枝管城家世出東涯
隸東鋒

端有口能談景紙上無聲解寫詩免向江淹
求彩管莫學班氏弃毛錐贈君聊助文房用
賦就離騷寄我知

再用韻寄搏霄二首

玉立堂：紫桂枝雲川中隱寓天涯風神蕭散
能談道格調清新解作詩鄙論我甘蒙醬醃
搏霄書讀之雄材君已露囊錐澄：昔次人誰識祇
有清風明月知

斫倒霜筠節外枝誰言法界有遺涯登蹄意
盡閑周易脂粉情忘束話詩去歲生涯猶說劍
今年活計更捐錐威音那畔真消息試問圓隄
墨也不知

再用韻別非熊

靈木垂芳桂兩枝非能佳響動西涯倦聽琴
阮嫌狂客飽看經書厭小詩成德羨君垂竹
帛虛名嗟我類刀錐會難別易堪惆悵何日
重來誰得知

愛子金柱索詩

文獻陰功絕比倫昆蟲草木盡承恩我為
北闕十年客汝是東丹九世孫致

主澤民宜務本讀書學道好窮源他時輔翼
英雄主珥筆
承明策萬言

贈賈非熊搏霄一首

二陸尊賢擅美聲月評難弟亦難兄西菴麾
塵談三界北觀携琴論五行休道酒仙無太白
須知詩伯有飛卿奇人輻輳君門下占斷西川
好士名

和李振之二首

半經功名未可呈無心何處不安生十年滄海
塵空起百歲黃梁夢乍驚舊返既荒松菊
在丹誠不變鬢髮更年來漸有昇平望每恨
栖鷄半夜鳴

酷憶遙山寸碧呈歸耕何日樂餘生蠅營得失
都無念狗苟榮枯總若驚客夢覺來家萬
里聲詩吟罷月三更溟鵬本有衝天志直待
三年丹一鳴

非熊兄弟餞予之燕再用振之韻

藝逢知己敢相呈幾夜論文喜氣生筆陣我甘
三舍退詩壇君使四筵驚公初傾蓋冬將半

予擬乘船歲欲更特與幽人助行色一聲寒
角陽煙鳴

和連國華三首

歲月如流走兔鳥求真可惜費功夫深源到
底忘根柢至道元來貴拙愚真理不空宜具
眼太虛無面莫添鬚直須穩坐長安好切忌
途中認畫圖

安得長繩繫日鳥天涯老却舊耕夫林泉故
曠輸君樂沙漢淹留笑我愚虎戰每驚涉虎
尾龍飛不得採龍鬚文章畢竟成何事富貴
元知不可圖

月上南枝啼夜鳥悲歌彈缺嘆征夫愁邊逐
日看周易夢裏隨風謁太愚縱有征塵遮兩
眼却無慚色上三鬚
真人已應千年運佇待河清再出圖

連國華餞予出天山因用韻

十年不得舞衣班一憶江南膽欲寒黃犬候來
秋自老白雲望斷信何難軍中得句常橫槊
客裏傷心每據鞍游子未歸情幾許天山風
雪正漫

還燕和美德明二首

紛世態眩榮華靜裏乾坤本不諱琴阮生涯
聊自適詩書事業更何加但期

聖德澤天下敢惜餘生寄海涯可笑燕然舊遊
客倚樓悲我客程賒

又和橙字梅韻

可笑人心自短長誰知箇事不囊藏化成橙子
古耽味幻作梅英鼻覺香金卵似真隨變破
冰魂元假却芬芳唯心識破同根旨何必臨風
再舉揚

和竹林一禪師韻

富貴無心羨五侯隨時俯仰浪西遊斷無事
業流千古靜看英雄混九州白鴈縱傳避域信
黃華却負故園秋蒼生未濟歸何益一見吾
山一度羞

西菴上人住夏禁足以詩戲之

觸處無非選佛堂東風何處避春光郡人無
足克千界大地絕塵塞四方舉步踰翻滄海
月轉身踏破白雲御快須擊碎閑家具說向
西菴笑一場首句一作都盧只是一禪牀

送韓浩然用馬朝卿韻

開懷樽俎笑談傾未暇論文君已行雷貴塗亨
渠易致詩篇韻險我難賡已成傾蓋金蘭友
安用沾襟兒女情准擬秋深逐歸騎一樽濁
酒遠相迎

戊子喜雨用馬朝卿韻二首

酷暑炎々正不禁一聲雷震釀輕陰救回南畝
十分旱變作西郊三日霖遍野桑疇青幄密
連天麥壠綠雲深王孫喜雨登樓宴貫酒黃
壚解帶金

生死輪迴苦莫禁不如學道惜分陰舡乘沒底
聊相凌雲出無心強作霖不死御中靈草異
長生劫外紫雲深茅山道士真堪笑虛費工
夫煉五金

戊子饑非熊仍以呂望磻溪圖為贈

昨夜白麻降日邊文章領袖遠朝

天遙思

御座分香賜更想

龍庭命席前白面書生酬夙志黑頭邊帥領
新權非熊應笑非熊老八十猶然釣渭川

和宋子玉韻

勇將謀臣滿玉京吾儕袖手待昇平荆榛至
道常嗟我柱石中原豈捨卿日下有人叨肉
食雲中高士振詩鳴思君興味如梅渴海印
道疏那能識此情

和李邦瑞韻二首

隴右奇才冠士林萬言良策起予深澤民致
主傾丹懇邀利沽名匪素心我伴簿書無好
思君陪風月有閑吟他年共納林泉下茅屋
松窓品正音

謝君千里遠相尋傾蓋交歡氣義深筆硯生
涯一作書翰無異志金蘭氣味本同心揮毫解
賦登高句緩軫能禪對竹琴此去鱗鴻知有便
臨風無吝寄芳音

和邦瑞韻送奉使之江表

駟騎翩翩出玉京金符一揮照人明莫忘
北闕龍飛志要識南陬鵠舌情布袖來
朝無騎乘錦衣歸去不徒行昇仙橋畔增春
色邵守傳呼接長卿

和王正之韻

洪才碩德兩相宜雅操真堪據鳳池富貴未
終隨夢變功名何在值時危奇辭解吐萬言
策敏思能吟七步詩但倩東風輕着力摩天
鵬翼若雲垂

其二

自慚不解告嘉謨十載韜藏僻一隅巨海洪深
容弃物

新朝寬厚用愚夫亨時嘉會千年少

聖主雄材萬代無文物規模皆法古佇看

明詔起真儒

其三

皇天輔德本無親樂道奚憂甑滿塵道泰小
人當屏斥時屯君子自經綸浮雲富貴元千
變昨夢繁華得幾春遇不過兮皆是命吾儕

休羨銜衣新榜嚴魁云生死
涅槃都如昨夢

祝忘憂居士壽

酷似燕山實十郎靈椿初老桂枝芳兩朝厚

遇垂千稔一日清名滿四方玉佩丁東瞻蘭省

斑衣搔曳悅萱堂他年榮列平常處便是長

生不老鄉

蠟梅二首

越嶺仙姿迥異常洞庭春染六銖裳枝橫碧玉
天然瘦雷破黃金分外香反笑素英渾淡抹
却嫌紅艷太濃粧臨風浥此蓄微露醉墨淋
漓寄渺茫

其二

冰姿夢裏慕姚黃滴蠟凝酥別樣粧生妬
白紅太濃淡懶施朱粉自分芳寒英深染蓄
微露冷艷微煙鴛鴦香受用清絕恣吟遠惜
花一念未全忘

謝禪師 公寄閭山紫玉

方外閑人天一隅因風寄我紫雲腴起予妙
理欺歡伯滌我枯腸壓酪奴琥珀精神渾仿
佛葡萄啗味較錙銖禪師遠弃桃源路日
尋山摘此無

和鄭壽之韻

聖主龍飛日月新微才忝預股肱臣民財已
阜錢如水駟騎長閑塞不塵威鎮西陲輪定
遠宴開東閣慕平津何時收拾琴書去林下
衣冠作舜民

寄沙井劉子春

寄語沙城老故人別來贏得鬢邊塵馬蹄踏
破關中月新句吟空河表春名利相縈余有
歎琴書自樂子非貧何時策杖君家去再試
淵明漉酒巾

和琴士苗蘭韻

徒步南來愛陸機公餘邂逅似相期高山韻
吼千崑木流水聲弭丰夜波
聖德宛如歌治化南風猶似撫瘡痍曲終聲
散無人會掄我高吟一首詩

和人韻二首

西域諸蕃古未知來生遠過禹封畿名山淮擬
金泥檢古塞無勞羽檄飛世樂詎能敵靜樂萊
衣到底勝朝衣年來痛憶閭山景月照茅亭
水一圍

其二

干戈未歛我傷神自恨虛名誤此身否德詎能
師百辟微材安可步三辰箕裘謾嘆青袍舊
勲業空驚白髮新安得夔龍立廊廟扶持
克舜濟斯民

和武川嚴亞之見寄

當年西域未知名四海無人識晉卿扈從
鷺與三萬里謀謨鳳閣九重城衣冠異域真余
志禮樂中原乃我榮何日功成歸舊隱五湖
煙浪樂餘生

其二

亞之平水久馳名亞之本絳陽人今寓居武川訓導為生壯歲題橋慕
長卿厭世德風如偃草鷺驚人詩價比連城功名
未立不為嫌仁義能行亦足榮此理幽微人不
識莫言儒道拙謀生

其三

今年又得亞之詩每嘆風雲會過遲拙運且淹
童子役雄材宜作帝王師羨君筆下揮千字知
予胷中蘊六奇靜對西風和新句凄然南望
動深思

其四

誤忝 綸恩斗印懸之才羞列
玉墀前劾姦封事夢猶諍許國忠誠老益堅
仁政發從
天北畔捷音來自海西邊從今率土當王化禮

樂車書共一天

其五

寥落龍沙寄此生情鍾我輩豈無情
參商管鮑賢朋友南北機雲好弟兄
蓮葉飄香思晚浦梅花飛雪夢春城
故園日夜歸心切未濟斯民不敢行

己丑過鷄鳴山

三年四度過鷄鳴我僕徘徊馬倦登
寂寞柴門空有舍蕭條山寺靜無僧
殘花濺淚千程別啼鳥傷心百感生
今古興亡都莫問穹廬高卧醉騰騰

寄天山周敬之

當年傾蓋識君初爛飲天山駐使軍
秋去安仁空有賦雁來公瑾又無書
林巒紅葉如人老籬落黃華亦我疎
為向天涯道岑寂強吟新句附雙魚

和瑞乞訪親因用其韻

干戈擾攘戰交侵一紙安書直萬金
兄子生還愁未解萱堂仙去恨尤深
涕零倚木西風怨腸斷聞鈴夜雨淋
養老送終真有憾號天

如割望雲心

和李邦瑞韻

趙老名言本兩忘疑前空有栢蒼々
西江吸盡慵開口北戴添來亦括囊
明月清風何所礙落花流水不相妨
須知居士元無病底用千年舊藥方

過清源贈法雲禪師

汾水禪師箇裏人杖藜尋我過清源
半盂紅葉情何厚一盞青燈話細論
山水景中君適意兵戈堆裏我銷魂
他年相約雲深處松竹蕭蕭靜掩門

贈五臺長老

高岡登陟馬玄黃落日西風過晉陽
道士忻迎捧林果儒冠遠近挈壺漿
五臺強壯頭如雪開化輕安髮未霜
誰會二師深密意趙州元不下禪床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四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五

贈蒲察元帥七首

庚辰西域清明

用鹽政姚德寬韻

用昭禪師韻二首

和薛正之見寄

乞扇

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

遊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

河中遊西園四首

河中春遊有感五首

過閭居河四首

感事四首

壬午元日二首

過沁園有感

用劉正叔韻

西域家人輩釀酒戲書屋壁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

和冲霄韻五首

和冲霄十月桃花韻二首

和薛正之韻二首

贈蒲察元帥七首

閑騎白馬思無窮來訪西城綠髮翁元老規

模妙天下錦城風景壓河中花開把攬芙蓉淡

酒泛蒲萄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醉欲憑春夢

到廬龍

其二

積年飄泊困邊塵閑過西隅謁故人忙喚賢

姬尋器血便呼遼客奏箏纂葡萄架底葡萄

萄酒把攬花前把攬仁酒釀花繁正如許莫教

辜負錦城春

其三

主人知我怯金觴持為先生一改堂細切黃橙調

蜜煎重羅白餅糝糖霜幾盤綠橘分金縷一

椀清茶點玉香明日辭君向東去這此風味

幾時忘

其四

使君排筵宴南溪不枉從君鳥鼠西春鴈旅

澆濃鹿尾臘糟微浸軟駝蹄絲魚膾明如

玉屑：雞生爛似泥，白面書生知此味。從今更不嗜黃齋。

其五

筵前且盡主人心，明燭厭：飲夜深素袖。佳人學漢舞，碧髻官妓撥胡琴。輕分茶浪飛香雪，旋擘橙盃破。軟金五夜歡心猶未已，從教斜月下疎林。

其六

主人開宴醉華胥，一派絲篁沸九衢。黯紫蒲萄垂馬乳，輕黃杷攪燂牛酥。金波泛蟻斟歡伯，雪浪浮花點酪奴。忙裏偷閑誰若此，西行萬里亦良圖。

其七

開乘羸馬過蒲葦，又到西陽太守家。瑪瑙瓶中簪亂錦，琉璃鍾裏泛流霞。品嘗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歡非易得，何妨終老住流沙。

庚辰西域清明

清明時節過邊城，遠客臨風幾許情。野鳥間關難解語，山花爛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腸勝。

亂瑪瑙，孟寒醉眼明。遙想故園今好在，梨花深院鷓鴣聲。

用益政姚德寬韻

乃祖開元柱石臣，雲孫髻髻玉麒麟。從來德矣輿人口，此日恩霑。

聖世春欲草薦書，學北海未開東閣。愧平津而今且試調羹手，矜看沙堤繼舊塵。

用昭禪師韻

銀鈎全似趙周臣，詩比黃華格調新。道眼點開言外句，禪心說破劫前春。山中跛挈魚為客，林下逍遙自在人。不犯清波垂釣處，卧龍隨手出龍津。

其二

聖德洋洋雨露零，蟲魚草木總歡榮。妖氛斂禍，充風扇外道消聲。佛日明。

和薛正之見寄

賢臣

聖主正時遺建策

龍庭莫憚勞，大壑波深翻。巨鯉高空風，順過。

鴻毛一番制度新才術百代文章舊雅駭勉力自強宜不息功名何啻泰山高

乞扇

屈胸圓裁白玉盤幽人自剪素琅玕全勝織女綉綃帕高出湘妃玳瑁斑座上清風香細細懷中明月淨團圓願析數柄分居士顛倒陰陽九夏寒

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

幽人呼我出東城信馬尋芳莫問程春色未如華藏富湖光不似道心明土牀設饌談玄旨石鼎烹茶唱道情世路崎嶇太尖險隨高逐下坦然平

其二

三年春色過邊城萍跡東歸未有程細細和風紅杏落涓涓流水碧湖明花林啜茗添幽興綠野觀耕稱野情何日要荒同入貢普天鐘鼓樂清平

其三

春鴈棲邊三兩聲東天回首望歸程山青水碧傷心切李白桃紅照眼明幾樹綠楊搖客恨

一川芳草惹羈情

天兵幾日歸東闕萬國歡聲賀太平

其四

河中二月好踏青且莫臨風嘆客程溪畔教枝繁杏淺牆頭千點小桃明誰知西域逢佳景始信東君不世情圓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時平

其五

二月河中草木青芳菲次第有期程花藏徑畔春泉碧雲散林梢晚照明含笑山桃還似識相親水鳥自忘情遊方且喜豐年兆萬頃青青麥浪平

其六

異域春郊草又青故園東望遠千程臨池嫩柳千絲碧倚檻桃桃幾點明丹杏笑風真有意白雲送兩大無情歸來不識河中道春水潺湲滿路平

其七

四海從來皆弟兄西行誰復嘆行程既蒙傾蓋心相許得遇知音眼便明金玉滿堂逢素

志雲霞千頃適高情

廟堂自有夔龍在安用微生措治平

其八

寓跡塵埃且樂生垂天六翮飲鵬程無緣未
得風雲會有幸能瞻

日月明出處隨時全道用窮通逐勢嘆人
情憑誰為發豐城劍一掃妖氛四海平

其九

不如歸去樂餘齡百歲光陰有幾程文史三
冬輸曼倩田園二頃憶淵明賓朋冷落絕交分
親戚團樂說話情植杖耘耔聊自適笑觀南
畝綠雲平

其十

襄公羽老矣倦功名繁簡行軍笑李程牛糞火
熟石炕煖蛾連紙破瓦窻明水中澆月消三毒
火裏生蓮屏六情野老不知天子力謳歌鼓
腹慶昇平

遊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

萬里東皇不失期園林春老我來遲漫天
柳絮將飛日遍地梨花半謝時異域風光特

秀麗幽人佳句自清奇臨風暢飲題玄語方信無
為無不為

其二

清明出郭赴幽期千里江山麗日遲花葉不飛
風定後香塵微歛雨餘時彫鷄冰玉詩尤健揮
掃龍蛇字愈奇好字好詩獨我得不得來賡
和擬胡為

其三

異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識君遲清詩厭
世光千古逸筆驚人自一時字老本來遵雅淡
吟成元不尚新奇出倫詩筆服君妙笑我區
區亦強為

其四

風雲佳遇未能期自是魚龍上釣遲鼎穴潛
藏難避世塵囂俯仰且隨時百年富貴真堪
嘆半紙功名未足奇伴我琴書聊自適生涯此
外更何為

河中遊西園四首

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牋酒滿巡對景怕
看紅日暮臨池羞皓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

草花落餘香著莫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
佳處送殘春

其二

河中風物出手倫閑命金蘭玉笋巡半笑梨花
瓊臉嫩輕翠楊柳翠眉新衝泥紫燕先迎
客偷蓋黃蜂遠趁人日：西園尋勝聚英教
享負客城春

其三

幾年萍梗困邊城閑步西園試一巡園治印空
明鏡瑩芳莎藉地翠茵新幽禽有意如留
客野卉多情解笑人屈指知音今有幾與誰
同享瓮頭春

其四

鑿與出隴秦驅馳八駿又西巡十年際會風
雲異一代規模宇宙新西域兵來擒偽主東山
詔下起幽人股肱
元首明良世

高拱垂衣壽萬春

河中春遊有感五首

西胡 鼻斯子有西戎樓
星極改字在馬構室未全終又見顏垣遠故墟
綠苑連延花萬樹碧堤回曲水千重不圖古鼓
談非馬甘分躬耕學卧龍羈食鹿衣聊自足
登高舒嘯樂吾慵

其二

異域河中春欲終園林深密鎖頽墉東山雨
過空青疊西苑花殘亂翠重把攬碧枝初着
子葡萄綠架已纏龍寺開春晚芳菲散葉底
翩：困蝶慵

其三

坎止流行以待終幽人射隼上高墉窮通世路
元多事躋險機閱有幾重百尺蒼枝藏病鶴
三冬蟄窟閉潛龍琴書便結忘言友治圃耘
蔬自養慵

其四

西域渠魁運已終
天兵所指破金墉
崇朝駟騎馳千里一夜捷
書奏
九重鞭策不須施
犬馬廟堂良算足
夔龍北
憲高卧薰風裏儘任他人笑我慵

其五

重玄叩擊教年終大道難窺萬仞墉舊信不
來青鳥遠故山猶憶白雲重自知勲業輸離
鳳且學心神似老龍忙裏偷閑誰似我兵戈橫
蕩得疎慵

過間居河四首

河水春盡水無聲若非岸鉤魚羨擊水乍遠南
州如夢蝶暫遊北海若飛鵬墮堤柳絮風何處
越嶺梅花信莫憑試暫停鞭望西北迎風羸
馬不堪乘

其二

北方寒凜古來稱親見陰山凍鼠水戰鬪簷
楹翻鐵馬窮通碁勢變金鵬五車經史都無用
一鷄書章誰可憑安得衝天揚予志雲輿六
馭信風乘

其三

一聖龍飛德足稱其亡凜：涉春水千山風烈
來從虎萬里雲垂看舉鵬
堯舜微猷無闕失良平妙算足依憑章夷一混
非多日浮海長桴未可乘

其四

自愧聲名無可稱賢愚混世炭和冰竊益倉
鼠初成蝠噴浪溟鯤未化鵬賣劍學耕食粗
遺買山歸老價難憑秋江月滿西風軟何日
扁舟獨自乘

感事四首

富貴榮華若聚漚浮生渾似水東流仁人短
命嗟顏氏君子懷疾嘆伯牛未得鳴珂遊
帝闕何能騎鶴上揚州幾時擺脫閑韁鎖笑傲
煙霞水自由

其二

當年元擬得封侯一誤儒冠入士流赫：鳳鸞
捐腐鼠區：蠻觸戰蝸牛未能離欲趁三界必
用麾旄混九州致
主澤民元素志陳書自薦我無由

其三

得不欣：失不憂依然不改舊風流深藏鳳壁
母投鼠好蓄龍泉候買牛山寺幽居思少室梅
華歸夢遠揚州萱堂温清十年闕員未供
親媿伸由

其四

人不知予我不尤濯纓何必揀清流良材未試
聊耽酒利器深藏俟割牛舊政欲傳新令尹
新朝不識舊荊州眉山云邁歸商路痛恪新
詩寄子由

壬午元旦二首

西域風光換東方音問疎屠蘇聊漫飲鬱壘不
書舊歲昨霄盡新年此日初客中今十載孀母
信何如

其二

萬里西征出玉關詩無佳思酒瓶乾蕭條異
域年初換坎軻窮途臘已殘身過碧雲遊極
樂手遮東日望長安年光迅速如流水不管
詩人兩鬢斑

過泌園有感

昔年曾賞泌園春今日重來迹已陳水外無
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垣頽月榭經兵
火草沒詩碑覆劫塵蓋對覃懷昔時月多情
依舊聽行人

用劉正叔韻

參叩松軒積有年光塵融洩一憑賢視民每羨
如芻狗治國常思烹小鮮只道牛邊休執杖誰
知琴上亦忘絃湛然稍異香山老不學空門不
學仙

西域家人輩釀酒戲書屋壁

西來萬里尚騎驢旋借葡萄釀綠醕司馬捲
衣親滌器文君挽袖自當爐元知沽酒業緣重
何奈調羹手段無古昔英雄初未遇生涯或
亦隱屠沽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

積年不啜建溪茶心竅黃塵塞五車碧玉甌
中思雪浪黃金碾畔憶雷芽盧仝七椀詩難
得論老三甌夢亦賒敢乞君侯分數餅暫教
清興逸煙霞

其二

厚意江洪絕品茶先生分出蒲輪車雪花
灑々浮金葉玉屑紛々碎白芽破夢一椀非易
得搜腸三椀不能賒瓊甌吸罷酬平昔飽看
西山揀翠霞

其三

高人惠我嶺南茶，爛賞飛花雪沒車。是日作茶會值雪
 玉屑三甌烹嫩葉，青旗一葉碾新芽。頓令衰叟詩魂爽，便覺紅塵客夢賒。兩腋清風生坐榻，幽歡遠勝泛流霞。

其四

酒仙飄逸不知茶，可笑流涎見翅車。玉杵和雲春素月，金刀帶雨剪黃芽。試將綺語求茶飲，持勝春衫把酒賒。吸罷神清淡無寐，塵囂身世便雲霞。

其五

長笑劉伶不識茶，胡為買鍾謾隨車。蕭蕭兩雲千頃礪，春雷玉一芽。建郡深甌吳地遠，金山佳水楚江賒。紅爐石鼎烹團月，一椀和香吸碧霞。

其六

枯腸搜盡數杯茶，千卷胸中列幾車。湯響松風三昧子，雪香雷震一槍芽。滿囊爭賜情何厚，萬里携來路更賒。清興無涯騰八表，騎鯨踏破赤城霞。

其七

吸罷江南一椀茶，枯腸歷走雷車黃金小碾飛。瓊屑碧玉深甌點雪芽，筆陣陳兵詩思勇睡魔。卷甲夢魂賒精神，爽逸無餘事。卧看殘陽補斷霞。

和冲霄韻五首

垂亡

聖道穎君鳴坎軻，休嗟道不行。須信詩魔降筆陣，好將酒戰破愁城。滔秋水如人志薄，閑雲似世情。一舉冲霄知有日，垂天萬里看鵬程。

其二

古今興廢不堪聽，寵辱都如夢。一鷲韜略欣然推，後進琴書足以了餘生。既知物頭，是誰問朝暮。暮情散盡迷雲何，所有一輪秋月普天明。

其三

天涯索寞正窮秋，衰草寒煙無盡頭。葉底哀蛩空促織，雲間征雁祇愁。酪漿滿引流羊脚，糲食隨緣薦鹿脩。試暫迴光樂真覺，人間萬法一時收。祇供愁一作護書愁

其四

星：華髮鏡中驚好賦歸欵接浙行重位寧貪
高一品故園無憚遠千程晴天花絡春山色落
日松和秋水聲無恙閭峯三百寺遨遊吟嘯
老餘生

其五

古木殘陽映矮崗鴈行天際寫秋光霜蓑帶雨
添愁色晚菊和風送冷香濁酒三季渾未試黃
糧九月得初嘗龍沙且喜身強健南望幽人天
一方

又一首

不見高陽舊酒徒臨風惆悵幾踟躕無窮真
味思焦尾有限浮生嘆白駒德望服人輸二陸
文章重世媿三蘓散材潦倒渾無用空作昂
藏一丈夫

和冲霄十月桃花韻二首

桃源仙子憶劉郎不憚嚴冬雨雪涼紅雨已
先初夏落妖菟重對小春芳冷侵絡萼剛舒
臉寒徹朱衣強噴香誰向荒園慰蕭索數枝
無語映斜陽

其二

春生秋殺乃天常來往推遷炎與涼晚即正當
陰氣塞窮冬忽見小桃芳豈知卜粟能成實
借與江梅敢並香自媿備員調鼎爾不知何
事謬陰陽

用薛正之韻

無德慙為天下先湖山歸計好加鞭霜深尚有
籬邊菊風勁全無葉底蟬三弄瑤琴歌素月
一樽濁酒醉蒼煙鳳池分付夔龍去萬頃蕭
湘屬湛然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五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六

和景賢見寄

用劉潤之乞冠韻

西域河中十詠

西域和王君玉詩二十首以唱玄

和楊彥廣韻

題平陽李君實此君軒

西域有感

早行

自敘

西域元日

西域寄中州禪老

蒲華城万林老人

寄巨川宣撫

寄南塘老人張子真

觀瑞應鶴詩卷獨子進治書無詩

寄德明

才卿外郎五年止惠一書

寄清谿居士秀玉

戲秀玉

寄張子間

和薛正之并序

寄用之侍郎

和正卿待制韻

寄仲文尚書

雪軒老人邦傑久不惠書

謝王清甫惠書

思親二首

思親用舊韻二首

思親有感

再過西域山城驛

辛巳閏月西域山城值雨

十七日早行始憶昨日立春

是日驛中作窮春盤

西域蒲華城贈蒲察元帥

乞車 戲作二首

過太原南陽鎮題紫微觀壁三首

和松月野衲海上人見寄二首

夢中偶得

賈非熊餞余用其韻

用李德恒韻

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元韻

和景賢見寄

龍岡參透後三三鬢髮前人何所慚妙筆照
人驚老字新詩入手想清談塵中名利予難
出夢裡榮華君不耽准擬歸時便歸去閨山
珍重舊禪菴珍重一作好在一作

用劉潤之乞冠韻

隱逸養幽慵飄蕭兩髻蓬角巾折暮雨醉
帽落秋風避暑掛石上銜杯漉酒中忘機任真
率露頂向王公

西域河中十詠

寂寞河中府連荒及萬家蒲萄親釀酒祀
攬看開花飽啖鷄舌肉分食馬首瓜土產瓜大如馬首
人生惟口腹何礙過流沙

其二

寂寞河中府臨流結草廬開樽傾美酒擲
網得新魚有客同聯句無人獨看書天涯獲
此樂終老又何如

其三

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馬乳杞攬燦
牛酥釀春無輸課耕田不納租西行萬餘里誰
謂乃良園

其四

寂寞河中府生民屢有災避兵開邃穴防水
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久却有雷偶思禪伯
語不覺笑顏開

其五

寂寞河中府頽垣遠故城園林無盡處花木
不知名南岸獨垂釣西疇自者耕為人但知
足何處不安生

其六

寂寞河中府西流綠水傾衝風磨舊麥西人作磨風動机軸
參懸碓杵新粳西人皆懸杵以春春花渾謝冬花草再
生優游聊卒歲更不望歸程

其七

寂寞河中府清歡且自尋麻牋聊寫字華華
六供吟傘柄學鑽笛官門自斷琴臨風時適
意不負昔年心得故宮門壁木三尺許斷為琴有清聲

其八

寂寞河中府西來六偶然每春忘舊閨隨月出
新年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異同無定據俯

仰且隨錄西人不計閨以十二月為歲有渾心竹
其金銅牙錢無孔耶

其九

寂寞河中府聲名昔日聞城隍連吠畝市井半
丘墳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生民怨來後

軍食謁

吾君

其十

寂寞河中府遺民自足糧黃橙調蜜煎白
餅糝糖霜漱旱河為雨無衣隴種羊一從西到
此更不憶吾鄉

西域和王君玉詩二十首

年來深欲買湖山貧病難酬絹五千端去不從
陶令請知音未過孟嘗賢排愁器具思歡伯
送老生涯乏貨泉惟有詩魂常伴我間吟陶
寫筒中玄

其二

一髮燕然曉日邊寒雲疊疊亂山千萬重沙
漠猶逢友十室荒村亦有賢留客芳樽思北

海驚人奇語憶南泉思量萬事却渾錯勉力
輪龜好叩玄

其三

君侯乘興寫佳篇我得瓊琚價倍千鈔筆一
揮能草聖新詩獨惠過稱賢半瓶濁酒斟瓊
斝七碗清茶泛玉泉萬里西行真我幸逢君時
復一談玄

其四

健美金鞍美少年盈門劍客列三千須知執德
元非德况是無賢敢自賢不解彎弓射石虎
誰能擊劍躍龍泉里頭勳業今何在壯歲功
成愧謝玄

其五

雲龍相感本乎天會合君臣歲一千西伯已亡誰
老卜商何在肯賢鴻雛未必輕餐鼠虬
蚓猶知下飲泉巧拙是非無定據到頭誰解辨
黃玄

其六

奔走紅塵積有年深思雪澗竹竿千誰能世
上全三樂好向林間伴七賢筆下風生詩似錦

瓮頭春漲酒如泉詩成酒罷寂無事淨几明
窓誦太玄

其七

竹徑風來自破禪修篁青劍葉垂千爛吟
風月元無礙高卧烟霞未是賢速處無由逃
絆鎖悟來何處不林泉從橫觸目皆真理坐
卧經行鳥路玄

其八

無滅無生不論年誰誇桃熟歲三千休將真
宰陪司命星名莫使明星動進賢星名有道不
妨居鬧市無心奚礙酌貪泉何能遠適塵囂
去且向人間養素玄

其九

從他豪俊領時權指碩貌貅數百千碌々餘生
甘養拙明
聖代豈遺賢且圖混世吸醪酒勿謂濯纓棄濁
泉莫道無為云便了有為何處不逢玄

其十

浮生瞬息度流年唐漢興亡不半千清潔采薇
輸二子英雄濟世有三賢未能海上尋芝岫且向

塵中泛醴泉醉典陶、略相似無何鄉裡亦通
玄

其十一

成敗興亡事可憐勞生擾、幾千、調心莫若
先離破治世無如不高賢小楮豈能懷大器短
繩那得及深泉直須箭透威音外不用無為不
用玄

其十二

得、清歡樂自然不辭去國客程千 翻騰舊
案因君玉唱和新詩有景賢每遇開樽邀素
月常因盃手掬寒泉衰翁白揣何多辛未死
間樂此玄

其十三

幾回午枕不成眠幽鳥閑、近數千安世不知
安世計隱居常慕隱居賢樂行石榻圍松
徑一簇茅齋繞澗泉掛起西軒風似水閑將
義易索幽玄

其十四

農隱生涯樂自天藥畦香壑僅盈千 蠅營累
世真堪笑狗苟勞生未若賢帶月扶犁耕暮

野衝雲荷鍾撥春泉
耘耔餘暇蓬窓底獨抱
遺經考至玄

其十五

閑、箇事本明圓一念
緣興路八千生死既知
皆是幻功名猶戀豈能
賢興來暢飲斟晴月
醉後高歌枕碧泉觸處
逢渠何所礙不玄、處
亦玄玄

其十六

物、頭、總是禪觀音
應現化身千社門晏坐
無傷道邀世幽居也是
賢極為看山開翠竹
偶因煎茗汲清泉靈雲
點檢真堪笑不見
桃花不悟玄

其十七

蓑衣狂脫暮江邊一醉
寧論價十千老夫馮
唐何所往歸與陶令最
為賢靈苗細、初盈圃
春水清、漸滿泉涵醒
夢回無箇事澄心忘
慮體三玄

其十八

九重閭闔列羣官曳珮
鳴珂及萬千雲水偷將
屬野叟功名迴施與時
賢好憑定慧超三

界不戀輪迴沒九泉
迅速光陰莫虛度迴光返
照靜參玄

其十九

不學經書不說禪誰
論芥子納三千忘形詩句
追先覺適意琴書慕
昔賢白雪陽春吟雅
調高山流水奏鳴泉
平生受用元無盡參透
真空未是玄

其二十

解生詩癖慕詩仙謂玉也亂綴
狂吟數百千淺陋
妄言啞後哲清新綺
語愧先賢摧殘吟髻星、
髮傾倒詞源渾、泉韻
險言窟無可說祇憑此
句露深玄

和楊彥廣韻

三臺須要趁琵琶知已
相逢兩會茶家雕斲勿傷
石內玉縱橫須放火中
花探玄渾似三杯酒清興
何消七椀茶誰識湛然
端的處差徂隨分納
此此

題平陽李君實此君軒

環榻森、蔭好涼此君
風味誰能忘虛心悟、
生來勁直節亭、老更
剛雖與蓬蒿均雨露

本同松菊傲風霜主人雅志元堪尚物以羣分
類以方

西域有感

落日城頭鶴亂啼秋風原上馬頻嘶雁行南去
瀟湘北萍跡東來烏鼠西百尺棟梁誰着價三
春桃李自成蹊功名到底成何事爛飲玻璃醉似泥

早行

馬駝殘夢過寒塘低轉銀河夜已央雁跡印開
沙岸月馬蹄踏破板橋霜湯寒外酒兩三盞引
睡新詩四五章古道遲：四十里千山清曉日蒼

涼

自敘

信流乘坎過西天鉢裡吞針亦偶然只道一花剛點
額不知三子暗登肩既來此世難逃數且應前生
未了緣俗眼見時難放過并賦陳首萬松軒

西域元日

凌晨隨分脩樽罍辟瘟屠蕪飲一栢迂叟不令
書盤對壘痴兒剛要畫鍾馗新愁又逐東風至
舊信難隨春日來人向邊城添一歲天涯飄泊
幾時回

西域寄中州禪老士大夫一千五百首

恨離師大早淘汰未精起乳暮之念
作是詩以寄之

吾師道化震清都奔逸絕塵我不如近日虛傳
三島信幾年不得萬松書宗門淘汰猶嫌少習
氣薰蒸尚未除惆悵天涯淪落客臨風不是憶
鱸魚

北浦華城夢萬松老人

辛巳閏月蒲華城夢萬松老人法語
諄、覺而猶見其髻髻作詩以寄

華亭髻髻舊時舟又見吾師釣直鈎只道夢中
重作夢不知愁應更添愁曾參法句垂青眼未
得生疑已白頭撒下塵囂歸去好誰能騎雀上
揚州

寄巨川宣撫

巨川宣撫文武兼資詞翰俱妙陰陽
曆數無所不通嘗舉法界觀序云此
宗門之捷徑也今觀瑞應窟詩巨川
首唱馬嘯其多能作是詩以美之

曆數興亡掌上看提兵一戰領清官馬前忡詔

珠璣潤紙上揮毫風雨寒昔日談禪明法界而今崇道倡香壇諸行百輔君都占潦倒鯁生何處安

寄南塘老人張子真

張侯風味詎能忘黃米曾令我一嘗昔于馳騁之一設黃飯塘子真名子抵死解官達

北關遠生遜世釣南塘如來何假靈龜兆昔論運氣類知未來作賦能陳瑞鶴祥豈是西邊無土物不如詩

寄東陽

觀瑞宦詩卷獨子進治書無詩

丁年蘭省識君初緩步鳴珂遊帝都象簡常陪天仗立玉駮曾使禁臣趨只貪滯酒長安市不肯題詩瑞應圖我念李侯端的意大都好事不如無

寄德明

德明 萬燕作詩欲自絕且云但得為一飽死免足矣士大夫憐之其詩未

句有云功名拍手笑殺人四十八年如一夢予每愛此兩句近觀弥勒下生賦德

明所作也因作詩以寄之

英侯志節本凌雲尚自飄零故國塵有道且同塵庶友談玄能說虎狼仁幸然不作飽死鬼可惜空吟笑殺人弥勒下生何太早莫隨邪見說無因標嚴註第十卷云未末世有人嘆穠惡痴種無因而非見彼輩世間人故有是句

才卿外郎五年止惠一書

五年只得一書題路遠山長夢亦迷睡老黑甜酣順北公詩中有云就睡老冷官清淡泊遠西西運故部之也也羨入得志能如虎笑我乏材粗效鷄佇看天兵旋北關從今不用玉闥泥

寄溪谿居士秀玉

鷓鴣猶欠一枝栖不得燕上半上犁時復有琴歌碧玉年來無夢繞清谿數行文字聊逸跟羊紙功名苦噬臍回首故人今健否餘生甘老碧雲西

戲秀玉

屏書聞秀玉油房蕭索馬湫街死四畝水災不勝感歎清溪達士豈芥蒂胸中耶因作詩以戲之

清谿撇倒打油房五衛凋零三徑荒未信塞公翁嗟失馬頭知禦寇瓦匹羊東湖菡萏從君賞西城蒲菊輸我嘗各在天涯會何日臨風休忘老聶郎

清韻嘗戲呼
子為聲即

寄張子聞

憶昔携琴論太玄渠通太玄經湛然初識子聞賢回

頭蔥嶺仍千里分手松軒已五年常會萬松山人之室東

望廬龍傾玉表西來青鳥闕金成巖時重會燕

山道一曲臨風奏水僊子彈水仙公常學之

寄用之侍即

用之侍即遺書誠以無忘孔子之教于

謂窮理盡性莫尚佛尚佛乘濟世安

民無如孔教用我則行宣尼之常道

舍我則樂釋氏之真如何為不可也因

作詩以見意云

蓬萊恰我寄芳牋勸我無忘仁義先幾句良言

甜似蜜數行溫語煖于綿從來誰識龜毛拂到

底難調膠柱絃用我必行周孔教舍予不負萬

松軒

和正卿待制韻

布袖龍鍾兩眼塵丹誠如舊白頭新暮雲西畔猶

懷漢曉日東邊總是秦酒賤不妨連夜醉花繁長

發四時春花繁酒賤無佳思誰念天涯萬里人

寄仲文尚書

知仲文尚書投老而歸嘆其清高作詩

以寄

仲文曾作黑頭公輔弼明時播美風治粟貨泉流

冀北提刑奸跡屏膠東笑觀桃李新思遍拜掃

松楸老計終西域故人增喜色萬全良策不謀

同

雪軒老人邦傑久不惠書作詩怨之

當時傾蓋便忘年別後春風五度遶萬里西行

愁似海千山東望遠如天不聞舊信傳梅嶺試

道新詩怨雪軒更上危樓一回首朝雲深處是

燕然

謝王清甫惠書

西征萬里危巖輿高閣文章東石渠只道昔年

周夢蝶却疑今日我為魚一簪華髮垂、老西

眼黃塵事、疎多謝貴人於遠客東風時有寄

來書

思親二首

老母琴書老自娛吾山側近結蓮塵琴邊尚結

辟兵髮昔子從征太夫人以髮少許賜于玉俗傳父母之髮戴之可辟五兵今尚存焉篋內猶

存教子書幻釋已能學子土梗老兀猶未憶鱸魚
誰知萬里思歸夢夜、隨風到故居

其二

昔年不肯卧茅廬贏得飄蕭兩鬢疎醉裡莫知
身似蝶夢中不覺我為魚故園屈指八千里老
母行年六十餘何日挂冠辭富貴少林佳處卜新
居

思親用舊韻二首

前年驛騎過西陸聞道萱堂鬢已絲琴斷五絃
忘舊譜菊荒三徑負疎籬庭前戲笑知何日勝

下嬉遊看幾時欲附一書無處寄愁邊空咏滿

袁詩

其二

天涯惟仗夢魂歸破夢春風透客幃燈下幾時
哦麗句太夫人昔有詩云批燈教子哦庭前何日舞斑衣新句冷淡生涯樂有餘

垂、塞北行人老得、江南遠信稀回首故園千

萬里倚樓空望白雲飛

思親有感

骨內星分天一涯萱堂何處憶孤兒排愁正賴
無聲樂遣興學吟有眼詩麗句日逐三上尔香醪

時復一中之年前漢使來西域笑我星、兩鬢絲

再過西域山城驛

庚辰之冬馳驛西域過山城驛也辛巳暮

冬再過題其驛壁

去年馳傳暮城東夜宿蕭條古驛中別後尚存
柴戶棘重來猶有瓦窓蓮主人懽喜鋪毛毡驛
吏倉忙洗瓦鍾但得微軀且強健天涯何處不
相逢

辛巳閏月西域山城值雨

冷雲携雨到山城未敢衝泥傍險行夜聽急聲初
度雪曉窺簷溜已垂冰淡凝孤枕三停濕花結
殘燈一片明又向茅亭留一宿行雲行雨本無情

十七日早行始憶昨日立春

客中為客已決旬歲杪西邁訪故人把攬花前風
弄麥葡萄架底雨沾塵山城腸斷得窮臘村館
竟消偶忘春今日喚迴十載夢一盤涼餅翠蒿

新

是日驛中作窮春盤

昨朝春日偶然忘試作春盤我一營木菜切開銀
線亂砂瓶煮熟藕絲長勻和豌豆揉蔥西人煮餅必殺以葱

五細剪萋蒿點韭黃也與何曾同是飽區、何必待喜梁

西域蒲華城贈蒲察元帥

騷人歲杪到君家土物蕭疎一餅茶相國傳呼扶下馬將軍忙指買來車琉璃鐘裡葡萄酒琥珀瓶中把攬花萬里遐荒獲此樂不妨終老在天涯
將軍乃元帥子也

乞車

君家輪扁本多能碧軾朱轅照眼明居士此回無馬坐即官不可輒徒行陳遵投轄情何重并行又留連教日靈輒扶輪報政輕別更不須尋土物載將春色去東城

戲作二首

蒼顏太守領西陽招引詩人入醉鄉屈眴輕衫裁鴨綠葡萄新酒泛鸞黃歌妓窈窕舞遮口舞妓輕盈眼放光野客乍來同見慣春風不足斷人腸
白葡萄酒色如金波

其二

太守多才民富強風光特不讓蘇杭葡萄酒熟紅珠滴把攬花開紫雪香異域絲黃無律呂胡姬

聲調自宮商人生行樂無如此何必咨嗟憶故鄉

過太原南陽鎮題紫微觀壁三首

廷臣侍從茂前驅適侶析奔迂使車縣吏喜聞新號今村民爭認舊中書累、山菜盈磁鉢薄、濁醪丰瓦壺隱迹競詢新事跡幾時遷洛卜新都

其二

吾皇巡狩用三驅萬騎千官奉帝車北闕春頌勸農詔南陬夜奏報捷書士民按堵耕盈野老幼迎郊漿滿壺佇看要荒歸一統天兵不日破東都

其三

三教根源本自同愚人迷執強西東南陽笑倒知音士反改蓮宮作道宮紫微觀舊佛寺也村人改佛像為道像故有是句

和松月野衲海上人見寄二詩

遊子癡愚莫識家牛車遠喜愛羊車汪洋渤海龍宮歲涓滴波瀾次并蛙速後萬言猶是少悟來千里不為賒叢林衲子空行脚遠徧天涯無海涯

其二

小隱居山何太錯居鄜大隱絕憂樂山林朝市咲呵

為報禪人莫動着

夢中偶得

庚辰正月夢梅檀利澄公託薦松老人乞美

筭於予、以九十一莖贈之仍作頌一絕覺

而猶憶遂錄之為他日一笑云

昔年鈞隱索幽奇只向縱橫枝上覓而今拍手笑呵

九九元來九十一仍囑侍從者云若澄公道何不云八十一

著語云樂日家

沉夢中挂五

鑾轡和鳴車指南廷臣自愧侍龍驂平生慷慨貞

夫一萬里別離益友三老子此行無酒債故人歸計有

禪菴白雲野衲皆宗匠道服因緣好細參

用李德恒韻

吾子樓遲尚布衣挑燈彈鋏壯歌悲阮生固已開青

眼馬氏元來有白眉運拙業由真可慕時亨房杜

不難為男兒用舍奚愛喜三徑耕耘足自資

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元韻

談禪講教不知家芳草漫漫去路差杓卜虛聲未

老鼓盤星錯認洞山麻全無去就論空色誰有心情

說然遮松月野僧須薦取釣魚人是老玄沙

和薛正之韻

天涯倚過塞城樓凝望冥鴻空自羞禮義不張真

我恨干戈未戢是吾憂每憐丹鳳能擇食常味黃

能悞上鈞何日解禁償舊約扁舟葦笠五湖遊

澹然居士文集卷之六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七

用李邦瑞韻

寄平陽淨名潤老

和鄭景賢韻

和李茂才寄景賢韻

除戎堂

寄武川摩訶院圓明老人

和李湛臣韻四首

和北京張天佑見寄

戊子繼武成劉搏霄韻

總解州邵薛村洪福院

邵薛村道士陳公求詩

過金山和人韻三絕

謝王巨川惠臘梅因用其韻

和王巨川題武城王廟

又用韻 又一首

和景賢七絕

又和四絕

和景賢二絕

和高冲霄三首

過天山和上人韻二絕

過覃懷二絕

玉屋道中

過天德用遷上人韻

贈遠西李郡王

題張道人扇二首

題古并覃公秀野園

題昭上人松菊堂

題平陽劉子寧玄珠堂

題誌公圖

題黃山墨竹便面

請住東堂

請倪公

請照老住華塔

華塔昭上人請為功德主

請品公禪師詣大德為水陸大會

和賈搏霄韻二絕

和高麗使三首

夢中偶得

和武善夫韻

題寒江樓舫圖

題黃梅出山圖

夢中贈聖安澄老

跋定僧出品

咏探春花用高冲霄韻

寄休林老人

過濟源登裴公亭用閑、老人韻四絕

再用前韻

復用前韻

再和西菴上人韻

請真老住華塔

請玉公住太原開化

和山醉伯通韻四絕

和松菊堂主人照老見寄三詩

洞山五位頌

大陽十六題

西域嘗新瓜

天德海上人寄詩用元韻

寄白雲上人用舊韻

武川摩訶院請為功德主

和彦長老二絕

過平陽高庭英索詩強為一絕

用李邦瑞韻

沉、北海雪波深老眼增明寸碧岑未得一江活物

水何酬四海望靈心我生有過千年會自愧難為

三日霖吾子依然虛讚德臨風羞繼謫仙吟

寄平陽淨名澗老

驛騎新從平水迴知公無恙笑顏開出門不剪閒

庭草退步從生古殿苔玉鎖何須絳彩鳳金鈎母

得釣黃能夜深織就無紋錦但有人來寄箇來

和鄭景賢韻

我愛龍岡老鳴琴自老成未彈白雪曲先愛水仙聲

但欲合純古誰能媚世情林泉聊自適何必獻承明

和李茂才寄景賢韻

醒時還醉、還醒尚憶輪臺飲興清瀚海波濤

君息聽天山風雪我難行好學慷慨英雄操母傲

辛酸兒女情但得胸中空灑、天涯何處不安生

除戎堂

王師西征賢帥費公留後于雲內築除

我堂于城之西阿以練戎事禦武折衝高
出前古子道過青塚公名子宴于是堂
鴻筆大手題詩灑墨錯落于楹棟間
皆讚揚公之盛德予因作二詩以陳其

梗槩云

除戎堂主震威名一掃妖氛消未萌不出戶庭成
廟莫折衝樽俎有奇兵何須公瑾長江險安用蒙
恬萬里城坐鎮大河兵偃息居延不復塞塵驚

其二

除戎廳事築城阿烽火平安師旅和遠勝長城
欺李勣徒標銅柱笑伏波服心不用七擒策禦侮
何勞三箭歌高枕幽廳無一事西人不敢收長河

寄武川摩訶院圓明老人

臨行不暇別圓明禪客機關百變生明月清風
都不會落花流水兩無情只知常謁摩訶院誰
道曾離歸化城賓主相忘非聚散咲談松竹自
清聲

其二

新詩入手眼增明老作機鋒太峻生略序寒溫
閑禮數過承褒賞假人情羨君奮迅超真地笑

我徘徊戀化城且喜武川歸海若狂流萬派盡
消聲

其三

我愛圓明道眼明簡書時復寄鱗生談真辯妄
輸達士背正歸邪笑世情且隱驪珠光萬丈奚
貪尺璧價連城宮廬高枕無餘事靜聽潮聲此
海聲

其四

歸與不得效淵明細碎功名誤此生客裏正如
閑氣味病來猶有好心情水絃羅品昭君曲醉
墨閑題蘇武城受用觀音法無盡悲茄風送兩
三聲

其五

一扇儒風佛日明舍生從此樂餘生高人編簡
尋長味袖子林泉稱野情見道殺綿充廉歲喜
聞流散集京城自慚無德吡
明主千里虛名浪播聲

和李漢臣韻四首

夢中身世髣髴方士從誇藥駐顏性海一波
涵萬象威音雙箭透重關圓融月水非生滅浩

渺虛舟任往還便好灰心養愚拙須知大智本閑

其二

飛龍登九五曆數與天膺休運綿瓜瓞功臣列
土封但期酬子志奚慮枕吾肱千載聖人出休
嗟見有恒

其三

雲中棲隱養雄豪我愛先生一著高鼓腹詩鳴
光聖世雄文端可維離騷

其四

龍庭十載不知疲自恨無才出六奇欲著涓埃
裨海嶽虛名聞譽畏人知

和北京張天佐見寄

高跡龍庭積有年功名已後祖生鞭銷金象口
嫉居士好事獨君慕湛然許遠雲山分袂別幾
時風雨對床眠瓊華贈我將報聊寄江南古
樣絃

戊子繼武川劉搏霄韻

不得吾山卧翠霞西行、遍海之涯火風水雖
非我南北東西總是家驛騎親馳涉弱水星軺

躬駕過流沙惟期 聖德漸遐迹不憚龍庭萬
里賒

題解州邵薛村洪福院

天兵南出武陽東暫解征鞍憩梵宮玉像巍、
紅葉捧金容奕、碧紗籠三秦繁盛如席卷兩
晉風流掃地空唯有真如元不壞青山依舊白
雲中

邵薛村道士陳公求詩

玄言聖祖五千言不說飛昇不說仙燒藥煉丹
全是妄吞霞服氣為延年須知三教皆同道可
信重玄也似禪趨破異端何足慕紛、皆是野
狐涎

過金山和人韻三絕

金山突兀翠霞高清賞渾如享太牢半夜穹廬
伏枕臥亂雲深處野猿啼

金山前畔水西流一片晴山萬里秋蘿月圓、

上東嶂翠屏高挂水晶球

金山萬壑聞聲清山氣空濛弄晚晴我愛長天

漢家月好人依舊一輪明

謝王巨川惠臘梅因用其韻

雪裡冰枝破冷金前村籬落暗香侵令人多謝
王公子分惠幽芳寄好音

和王巨川題武成王廟

商辛自底滅亡期保障全空聚靈絲誰識華山
歸馬日易于渭水釣魚時

又用韻

不遇知音鍾子期達人未敢理冰絲年來忘盡
悲風探空憶傷麟嘆風時

又一首

今年扈從入西秦山色猶如昔日新詩思遠隨
秦嶺雁征衣全染灞橋塵金元殿壞荆榛古花
萼樓空草木春千古典止同一夢中多少未
歸人

和景賢七絕

一曲悲風為子彈穹廬聊復助清歡自慚未盡
桐君趣老境方知道愈難
龍庭十載典南訛再品朱絃韻未和美漣千鍾
聊當酒純音三美且充歌
今日邊城又見君試彈流水藝梅魂聲和塞色
金徽潤香散穹廬玉鼎温

雅操真堪坐廟堂積年仁義佐賢王鳴琴談笑
澤天下始信斯文天不亡

桐孫元採嶧陽林萬里携來表素心聊爾贈君
為土物也教人道有知音

年來衰老四旬餘願與人間萬事疎惟有琴魔
降不得鳴球長玉徹清虛一作美來心地未清虛

知音重遇已忘憂况復邊山七月秋聯句絃歌
清夜樂人生適意亦何憂

又四絕

年來世事已參商但有聲塵尚未忘若向琴中
定優劣龍岡錯認老髯郎

撫弄桐君樂自然寥寥古意詎容傳伯牙檢點
真堪笑不遇知音便絕絃

幽人寥落思無窮付與軒昂三曲中欲罷不能
行且止泣麟嗟鳳鼓悲風

接得新詩想咲談奇才獨步斗之南縱橫風月
輪君手惟有枯禪不許參

和景賢二絕

常許景賢黃華墨跡景賢寄詩督予
因和其韻以戲之

醉時還許醒時無諺有斯言正謂予未得素鶴
白似雪等閑難與右軍書

龍岡才德古來無敏捷新詩正起予詞翰雙全
妙天下銀鈞深似魯公書

和高冲霄二首

十里東風渭水春臨風醉月弔英魂直須立事
書麟閣何必題詩寄雁門

翠華南渡濟蒼生垂老將觀德化成昨夜行宮
傳好語秦川草木也忻榮

過天山和上人韻二絕

從征萬里走風沙南北東西總是家落得曾中
空索、凝然心是白蓮花

一入空門我暢哉浮雲名利已忘懷無心對境
誰能識優鉢羅花火裡開

過覃懷二絕

十年寥落隱宮廬驛使空來好信無再過覃懷
覓陳迹水兔無恙影扶疎

信斷江南望驛塵十年辜負嶺頭春而今重到
覃懷地却與梅花作主人

王屋道中

雪嶺風林度古閑畫圖曾見晋名賢而今好倩
丹青手添我龍鍾一湛然

過天德用遷上人韻

行盡中原二百州黃龍往、不吞鈞而今再出
天山道收拾綸竿北海游

贈遼西李郡王

我本東丹八葉花先生賢祖相林牙而今四海
崑皇化明月青天却一家

題張道人扇二首

誰裁雲扇綴春櫻招引微涼枉費工何似踏開
真境界普天匝地起清風

真空境界本如、病眼生花認畫圖至道絕形
剛著面太虛無面更添鬚

題古并覃公秀野園

流水潛穿屋下籬青山屋上數峰奇佳園已有
温公句何必表公更寫詩

題昭上人松菊堂

晴煙蒼節出牆青斜日黃華陽檻明松菊尚存
歸未得湛然真箇太憨生

題平陽劉子寧玄珠堂

玄珠失却已多時縱使離婁枉用眉誰識這些
閑挨子再三撈漉始應知

題誌公圖

昔傳難貌誌公真我道斯言尚未親利：塵、
無處避丹青也是本來人

題黃山墨竹便面

黃山落筆露金機箇箇團團太崛奇點破本來
真面目何妨節外更生枝

請住東堂

雲中豪俊構東堂便請禪師發裝自有東山
鉄餒餒不妨拈出大家嘗

請倪公

倪公本是我同參道價爭巖冠斗南千里雲山
舊遊地何妨杖錫往西菴

請照老住華塔

華塔當年隱蟄龍轟雷掣電滿雲中而今却
請還山去折脚鐺邊煮晚風

華塔照上人請為功德主

晉陽名利僅千區華塔叢林冠一隅今日請予
來領略他年乞我一禪廬

請品公禪師詣天德作水陸大會
禪師久住賀蘭山心與白雲自在閑便好因風
到人世化為甘露滿人間

和賈搏霄韻二絕

舉世昏：似醉眠悲哉不肯救頭然祖師點破
新閑振直指人心教外傳

而菴談道頓忘眠今日相逢六偶然欲問瞿曇
端的處燈籠露柱却能傳

和高麗使三首

神武有為元不殺寬仁常愧數興戎仁綏武震
誠無敵重譯來王四海同

揚兵青海西涼滅渡馬黃河南汗空百濟稱藩
新內附馳軺來自海門東

壯年吟嘯巢由月晚節吹噓堯舜風西髻蒼
塵滿眼東人猶未識舞公

夢中偶得

我愛湖山好茆齋繞澗泉道人閒受用不使半
文錢

和武善夫韻

佐主焦勞力已殫微才安可濟時難開樽北海

希文舉携妓東山咲謝雨露新恩

君責重柔榆老境我年殘何時致政問山去三

逕依然松菊寒

秋霖初霽覺新涼午夜東山月吐光翠竹無心

甘晚節黃花有意助年芳忠誠自許一心赤老

境誰恰兩鬢霜遙憶吾山婦未得故人書簡怨

東陽

題寒江接舫圖

一派瀟湘萬里山閑騎凍騎點江天風帆雪棹

知多少認取華亭沒底船

題黃梅出山圖

佛祖不識山中主良才可惜遺斤斧肩擔明月

過前峰一時忘却普溪語

夢中贈聖安澄老

一束三人作一團了無前後亦無偏幾乎笑殺

龐居士擬問如何便著拳

跋定僧品

玉晶三尺碧玲瓏入定僧迷一色功打入無明

山鬼窟不知何日透真空

咏探春花用高冲霄韻

風拂新芳暎短牆典刑依約類丁香梅花欲謝
渠先坼消得東君為汝忙

寄休林老人

一禪客論洞山公案渠謂洞山果有喫

棒今因作頌以寄之

世上元無真是非散林禪客自多疑此詩寄向

并州去笑倒休林老古錘

過濟源登裴公亭用閑、老人韻四絕

一抱青山掃碧空平湖春水碧溶溶裴公亭下

千竿竹搔我詩情得濃

珍玉參差照底寒閑佳句繼香山有樂天詩碑在焉

湛然不撥真堪咲也敢題詩列壁間

繞垣喬木碧天參松竹蕭蕭鬢鏡潭他日携琴

來隱此林間乞我一禪菴

碧湖風定水痕平雪竹幽禽自好聲我羨清源

高隱士干戈人世不知兵

再用前韻

山接晴霄水浸空山光灑灑水溶溶風迴一鏡

柔藍淺雨過千峰潑黛濃

掀髯坐語閑臨水仰面徐行飽看山竹裏忽聞

春雪落天教著我畫圖間

侍中菴底春山色，裴老亭邊秋水聲。修竹茂林

真隱地，但期天下早休兵。

劫外玄機好細參，他年卜築繞澄潭。琴書活計

無多子，極與龍園共一菴。

復用前韻

水影連天，渺、山光和水，溶、一林修竹

搖雲碧，百泓涼陰蔽日濃。

門外回環皆碧水，亭中坐卧得青山。凭闌盡日

搜新句，思入煙霞縹緲間。

幾時投老，謁同參擬向

君王乞鏡潭。餘了遊遊客，略處裴公亭。與侍中

菴一作爛賞裴公亭畔竹

歸一作合憐侍中菴四海干戈尚未平，不如歸隱聽歌聲。情知文武

都無用，罷讀詩書不學兵。

再和西菴上人韻

不在尋求不在參，誰分西北與東南。雲川試入

西菴去，三聖元來共一菴。

請真老住華塔

華塔叢林久席虛，真公手請肯來無。湛然拙偈

呈君去便好携瓶，倒上驢一作笑倒當

請王公住太原開化

大愚不了屎兒孫，開化重興政賴君。便請踏開

關，狹子何妨地矣與天薰。

和薛伯通韻四絕

黃華紅葉滿秋山，月浸銀河夜未闌。窳莫梧桐

深院落，有人何處倚闌干。

碧山粧點塞天秋，老畫黃花蝶也愁。拚醉東籬

顛倒舞人間，富貴一何樓。

衰年且喜志微伸，鏡裡驚看白髮新。何日得遊

雲水去，秋江鷗鷺淡相親。

虛名羈我未能歸，羞見冥冥一雁飛。拜掃松楸

定何日，不堪雙淚對君揮。

和松菊堂主人昭老見寄二詩

松菊堂中老故人，芝眉重謁我無因。因林松老節

應依舊，籬菊寒英又一新。

晉陽相遇亦前因，分手歸來迹已陳。松菊幽堂

應冷淡，與君同話更何人。

俊老茶毗四十年前身，是我誤相傳。香山聲價

喧天下，爭似衰翁不會禪。米詩謂于香山俊老之後身故以此解嘲云

洞山五位頌

正中偏

十月澄江徹底水梅花江路破瑤英寒齋冷坐
人無寐雪暎書牕一夜明

偏中正

區、遊子困風塵就路還家觸處真芳草滿川
桃李亂風光全是故園春

正中來

石女翩翩鳥道飛淵明琴上撫冰絲緩歌剗外
陽春曲慢看盤中白雪詞

兼中至

涇渭同流無間斷華夷一統太平秋而今水陸
舟車混何礙冰人跨火牛

兼中到

水窮山盡懸崖外海角天涯雲更遮撒手轉身
人不識迴途隨分納此

太陽十六題

識自宗

拈花老子徒饒舌面壁胡僧太賺人更著洞山
行過水吾宗從此永沉淪

死中活

百尺竿頭須進步無明鬼窟好抽身寒灰定爆
真奇味枯木花開別是春

活中死

韶老須彌論過夫廬陵米價認商量可憐一粒
靈丹藥噉下喉龍命已亡

不落死活

白雲深處有滄波半醉微醒哭更歌孤艇往來
無繫絆陰晴天氣曝漁蓑

背捨

人亡家破更何依退步懸崖撒手時去歲生涯
無寸土今年活計更忘錮

不背捨

通方大隱好居廬手段能如火裏蓮九陌香塵
烏帽底一椽春水白鷗前

活分

垂衣端拱愧佳兵文化優游致太平昨夜濛
春雨足松筠花艸一時榮

殺人劍

雪刃森、倚碧雲佛魔凡聖抵亡魔水乾滄海

魚龍死火裂昆岡土石焚

平常

寒來向火被添綿夏月臨風使扇：渴飲飢食
隨分過閑中打坐困時眠

利道扶生

箇箇、既知迦葉富人：休怨釋迦慳破鐺煮得
空華實甌裡盛將鉄漢冷

言無過夫

元知舌上無橫骨須信喉中有轉關喚喚鱉為龜
人不肯直教迦葉也眉攢

透脫

瀟湘一片蘆花秋雪浪銀濤無盡頭何湏漁歌
發清響鸞鷲為飛出白汀洲

透脫不透脫

重陽九日菊花新妙契忘言不犯春收得安南
夏伐北不知何日得通津

稱揚

從來箇事不囊藏刹、塵、為舉揚近日令嚴
誰敢犯不教奪市與攬行

降句

就為鎮默然全是影毗邪杜口本非真燈龍露柱
呵、笑誤殺浮生多少人

踈山住、莫忽：龍牙且無租師意須信撲牛
另有方不犯鋒銜震天地

方又圓

破船折棹殘蓑笠石女直鉤波上月方士徒誇
錢作金道人秘要金成錢

西域嘗新瓜

西征軍旅未還家六月攻城汗滴沙自愧不才
還有幸午風涼處剖新瓜

天德海上人寄詩用元韻

知子無心謂五侯浮雲富貴豈能留華亭夜靜
西風軟萬頃滄波浸月鈞

寄白雲上人用舊韻

上人別後未能參一首新詩自北南蕭寺深沉
香火冷白雲閑鎖舊禪菴

武川摩訶院詩為功德主

昔日南遊又丘春馬蹄踏遍武川塵而今却到
經行處且與摩訶作主人

和房長老二絕

只識瓶盤不識金瓶盤
釵釧本真金一從打破
疑團後物、頭、總是心

又

生死與涅槃都如昨
夢耳覺後咲呵、無彼亦
無此

過平陽高庭英索詩強為一絕

一川秋色滿東籬
雁字行、自寫悲
試問蒼何所、若黃華紅葉
總堪詩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七終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

醉義歌

顯恒岳飛來石

為慶壽寺作萬僧疏

太原開化寺華律為禪仍命子為功德主

因作疏

為石壁寺請信公庵主開堂疏

王山圓明禪院請子為功德主因作疏

萬卦山天寧萬壽禪寺命子為功德主因

作疏

請某公庵主住竹林疏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請智公尼禪開堂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

請某庵主開堂疏

為慶壽寺化萬僧疏

請亨公庵主開堂疏

三學寺改名圓明請子為功德主因作疏

平陽淨名院華律為禪請潤公住持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請定公庵主出世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志夏居士為

功德主代為之疏

代志夏居士請琳公住持壽寧禪寺疏

為大覺開堂疏三道

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祛惑鈐序

苗彥實琴譜序

荅楊行省書

進西征庚午元曆表

西游錄序

辨邪論序

寄趙元帥書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

菴錄序

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

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

貧樂菴記

自贊 燕京大覺禪寺叔建經藏記

醉義歌

遼朝寺公大師者一時豪俊也賢而

能文尤長於歌詩其旨趣高遠不

類世間語可與蕪黃並驅爭先耳

有醉義歌乃寺公之絕唱也昔先人

文獻公嘗譯之先人早逝予恨不

得一見及

大朝之西征也遇西遼前郡王李

世昌於西域予學遼字於李公暮

歲頗習不揆狂斐乃譯是歌庶幾

形容其萬一云

曉來雨霽日蒼涼枕障搖曳西風香困眠未足

正展轉兒童來報今重陽吟兒蒼渾塞色客

懷衾皆吾鄉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載空

悲傷正是幽人嘆幽獨東隣携酒來茅屋憐予

病竄伶仃愁自言新釀秋泉趨凌晨未盥三兩

危旋酌連斟折欄菊我本清癯酒戶低羈懷開拓

何其速愁腸解結千萬重高談幾笑吟秋風遙望

無何風色好飄漸遠塵寰中淵明笑問斥逐

事謫仙遙指華胥宮華胥咫尺尚未及人間萬

事紛：空一器纔空開一器宿醒未解人先醉携樽
挈榼近花前折花顧影聊相戲生平豈無同道
徒海角天涯我遐棄我愛南村農文人山溪幽隱
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風清遠途猶迢喧
避避巖麓僻幽閑放曠雲泉瀆旋春新黍饌
香餘一罇濁酒呼予頻欣然命駕忽：去漢：
霜天行古路穿村迤邐入中門老幼倉忙不寧處
丈人迎立尾孟寒老母自供山菓醋扶携齊唱雅
声清酬酢温語如甘澍謂予綠鬢猶可需謝渠黃
髮勤相諭隨分窮秋搖酒危席邊離畔花無數
巨觥深筭新詞催閑詩古語玄閑開：懷囑酒
謝予意村家不棄來相陪適遇今年東鄙阜
黍稷馨香棲畎畝相邀斗酒不淡旬愛君蕭散
真良友我酬一語白丈人解譯羈愁感黃耆請
君舉盞無言他與君却唱醉義歌風雲不與世榮別
石火又異人生何榮利儻來豈苟得窮通夙定
徒奔波梁冀跋扈德何在仲尼削跡名終多古
東此事元如是畢竟思量何怪此爭如終日且
開樽駕酒乘不盈醉鄉裏醉中佳趣欲告君至樂
無形難說似泰山載斷為深極長河釀酒斟酌

之迷人愁客世無數呼來稻耳充罰厄一孟愁思初銷
鑠兩盞迷蒐成勿藥爾後連澆三五厄千愁萬恨
風蓬落青中漸得春氣和腮邊不覺衰顏却
四時為馭馳太虛二曜為輪輾空廓須臾縱轡入
無何自然汝我融真樂陶：一任玉山頽藉地為茵
天作幕丈人我語真非真：兮此外何足云丈人
我語君聽否聽則利名何足有問君何事徒劬勞
此何為早彼豈高屋樓日出尋變滅雲峯風起難
堅牢芥納須彌亦閒事誰知大海吞鴻毛夢裏蝴
蝶勿云假莊周覺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虛馬喻
馬弓馬非馬天地猶一馬萬物一指同胡為一指分彼
此胡為一馬奔西東人之富貴我富貴我之貧困非予
窮三界唯心更無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見千
年之松化仙客節婦登山身變石木魂石質既我
同有情於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雷光與
廢重相隔農丈人千頭萬緒幾時休舉觴酌酹
忘形跡

題恒岳飛來石

無盡居士頭恒岳之飛來石有偈云石落黃河北
山銜白日西聰明厭血食悔不值元珪天下稱頌之

爲人磨毀字文漫駁不復識矣有仁上人自恒山來請予復書是頌欲刊諸舊文之側予應之曰無盡之妙言昭如日月與天地而齊終豈風霾之能掩哉然不能拒上人之請勉爲之書已田清明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題

爲慶壽寺作萬僧疏

竊以棲心物外已知四大之空寓跡塵中且賴十方之供矧五常尤尊於博施而六度首重於擅那不求郡國之英豪誰養林泉之跛挈芒鞋藜杖弗諱千里之勤糲食蔬羹好助萬僧之化謹疏

太原開化寺華律為禪仍命予為功德

主因作疏

竊惟昔年開化今日為禪已蒙智老拈香又請湛然作主尋行數墨一闡教院家門運水搬柴便有叢林氣息謹疏

為石壁寺請信公庵主開堂疏

竊稽達磨昔年莽鹵截鶴續鳧天寧今日顛預證龜作鼈可伶美巧成拙不免出醜放棄我信公庵主受洞下之宗風佩却波天寧老人之心印道也衆窮行說不到處踏開偏正未分前既已降

尊就卑何愧壓良為賤逢場作戲請來開裏刺頭借水獻花便好穩處下脚謹疏

王山圓明禪院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王山乃雪嶺之故刹湛然寔萬松之門人既是當家本非生客春風秋月長聯萬葉之芳晨香夕燈永祝一人之壽

一人之壽

萬卦山天寧萬壽禪寺命予為功德主因作疏唯萬卦之古刹實方松之舊遊有虛已道公飛書請湛然作主勉為提領良慰殷勤山色水声永作道人活計漁歌樵唱偷傳衲子家風謹疏

請某公庵主住竹林疏

狐死首丘是難忘於熟處心空及第何猶迷於故園我某公庵主三頓打不回頭一喝全無入耳喫竹林飭厨竹林矢嗣竹林法傳竹林禪打甌哄盆莫忘竹林之重德披毛帶角好種竹林之道場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祖禰不了慚惶碧眼之老胡兒孫受殃架構紅螺之大刹既是將錯就錯不免拈空拄空

我湛公禪師韶陽遠孫摩訶嫡子穿透三句語
擊碎十法門便好住持更休推讓滔天嶺上只圖
同看有毛龜絕頂山頭且要共栽無影樹謹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慶壽慈悲拽擺犁而耕種竹林蕭洒嘆槽廠
之空閑已讓位而逃宜見機而作我容公禪師一
條生鐵脊兩片點鋼唇參透濟下沒已單禪
說得格外無滋味話呵佛罵祖且存半面人情揭
海掀山別有一般閑挨試問孤峯頂上何如十字
街頭若是本色瞎驢好趁大隊既號通方水
牯何必芒屨謹疏

請智公尼禪開堂疏

用管仲則安用豎刁則危賢愚政事參萬松
則謗叅延洪則讚冷暖人情行窮萬里山川只
是一天風月惟智公禪師本有丈夫志不學老
婆禪拈却花冠弗裝珎御可駭特牛生牴便好出
頭勿謂牝雞司晨不敢下此蒲謹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

劉公報先

洗垢無緣乏遠井之救渴卜隣有德故近寺
而敬僧我智公禪師先禮報恩後叅奉福遠如

舊結近似新深溢鎖打開便請升堂啟戶明燈別起
願希鑿壁偷光謹疏

請某庵主開堂疏

和尚拽砵子不離寺內老鼠拖胡蘆只在倉中某
公庵主先謁報恩再叅奉福升回斗轉困倒杖傾
十分利不圖半文一石禪獨攬八斗莫學淘沙去米
打破羅盆且求量土唱壽熱謾敵將謹疏

為慶壽寺化萬僧疏

隱迹林泉置死生於度外隨身瓶鉢寄口腹於
人間欲隆三寶之風強遣萬僧之化何須異味
唯求野菜淡黃齋不用多般只要山口晚粟
鉢謹疏

請亨公菴主開堂疏

亨公菴主父叅萬松老人因緣不
契再謁王山大愚和尚不期月罷
叅予過太原王山寺僧請予作疏

萬松三頓不回頭王山一釣便吞鉤大愚不似大
愚老脇下三拳即便休

三學寺改名圓明仍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本無男女等相著甚名模強分禪教者流且

圖施設粵三學之巨剎冠四海之名藍今改僧面
舍尼遂從禪而華律邀印公為粥鉢頭請湛然
作功德主根深蒂固常聯萬葉之芳地久天長
永祝

一人之壽謹疏

平陽淨名院華律為禪請潤公禪師住持疏
竊目不居這那院好箇主人本無南北心悉為
佛子謹請懷仁潤老來住平陽淨名翡翠簾
前請看木人之舞琉璃殿上願聞布鼓之音
謹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鎮王晉之雄藩有五臺之古剎獻花酌水改
律為禪具疏懇懇請予領略謹命休林常祀
壽結个好因緣為報文殊莫放光不打遮鼓
笛謹疏

請定公菴主出世疏

少林九年打坐祇得半提曹溪五派分開全
沒一滴雖是將無作有也要弄假像真我定
公菴主洞下玄孫五臺嫡子解造無米粥能
撫沒絃琴既已炙地薰天須要掀山翻海正

逢開化枉開有力叢林便好出頭莫戀無明鬼
窟謹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志夏居士為功德

主代為之疏

唯明月清風取之無禁者况龍巖石壁命予
為主人煩我一心護持謝他兩手分付千竅好
景半文不費買山錢數帑間言一狀便充商
稅契謹疏

代志夏居士請琳公禪師住持壽寧禪寺疏

臨汝水之故邑有壽寧之巨藍歷代歸依百
年煥顯乞志憂為功德主請琳公為粥鉢人
獨掌不浪鳴單手豈成拍千年罕遇最難
時節因緣一疏速來便是衲僧巴鼻謹疏
為大覺開堂疏三道

竊目門裏安身已早荆棘漫地品中宴坐更
知過犯彌天請來借座陞堂便好倩人問話
引得轆轤轉也問甚千遭萬遭快迭爐熬熟
時盛搭一箇兩箇

竊目雲門胡餅切忌咬嚼廬陵米價怎敢高
量不甘公案看訛正要作家批判伏惟奧公和

尚佩聖安之正印透韶陽之上関莫守命鬼窟中
三彈不動快橫身虎口裏一勘便招

亦稱目逢人不出出則便為人傍觀者哂逢人便出出
則不為人當局者迷直須一箭透重関不得三心或
二意自甘入室潭如豹膽熊心不肯陞堂却是蟲
頭鼠尾

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祛惑鈴序

予故人張正之世掌羲和之職通經史百家之學尤
長於三式与予參商且二十年矣癸巳之春既克
汴梁渠入

覲於

朝形容變盡唯語音存耳乘閑因出書一編曰
六壬祛惑鈴予再四繹之引式明例皆有所據或有
隱奧人所未通者釋以新說盖採諸經之所長無所
矛盾者取其折衷為一家之書近代未之有也求傳
寫者既衆其同列請刊行以廣其傳余忻然為引
以題其端癸巳中秋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序

苗彥實琴譜序

古唐樓巖老人苗公秀實其名彥實其字博通古
今尤長於易應進士舉兩入御闈而不捷乃拂袖去

之公善於琴事為當世第一嘗游於京師士大夫間
皆服其高妙泰和中詔天下工於琴者侍郎喬
君舉之於朝公待詔於秘書監子初年刻意於琴
初受指於待詔弭大用每得新譜必与棲品商確
妙意然後彈之朝廷王公大人邀請棲品者無虛日
予不得與渠對指傳聲每以為恨壬辰之冬

王師濟長河破潼関涉京索圍汴梁予奏之

朝廷索棲品於南京得之達范陽而棄世其子蘭
挈遺譜而來凡四十餘曲予按之果為絕聲大率署
令衛宗儒之所傳也子今錄之以授後世有知音傳
雅君子必不以予為徒說云壬辰仲秋后二日湛然居
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序

卷楊行省書

某再拜復書於行省閣下辱書諭及辭位事請
聞奏施行者惟

聖代之深仁賞延於世偉関門之內助貴繫於夫故
行省李公雖稽

北覲之期頗著南伐之績時不適願天弗假年伏
惟閣下族出名家世傳將種無兒女子之態有大丈
夫所為吏民服心

朝廷注意遂授東臺之任冀舒南顧之憂今也抑
意陳書引年求退懼折鼎覆餗之患避北難司
晨之譏雖曰謙尊而光曷若隨時之義分茅列
土無忘

北闕之恩秣馬厲兵可報西門之役今因人回謹復
書以聞山川遼闊書簡浮沉比獲瞻依更希調護
不宣

進西征庚午元曆表

臣楚才言充分仲叔春秋謹候於四方舜在璣
衡旦暮肅齊於七政所以欽承天象敬授民時典
謨寔六籍之大經首書其事堯舜為五帝之盛
主先務厥猷皎如日星紀之方冊由此言之有國
家者律曆之書莫不先也是以三代而下若昔
大猷遵而奉之星曆之官代有其人漢唐以來
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慮百家其氣候之早晏
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疎密無定
先後不同蓋建立都國而各殊或涉歷歲年之寔
遠不得不差也既差則必當遷就使合天耳唐
曆八徙宋曆九更者良以此夫金用大明百年
繞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不啻千程昔密令疎

東徵西著以地遠而歲久故勢異而時殊庚辰

聖駕西征駐蹕尋斯千城是歲五月之望以大明

大陰當虧二分食甚于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

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而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

西南校之於曆悉為先天恭惟

皇帝陛下

德符乾坤

明並日月

神武天錫

聖智夙資

邁唐虞之至仁

追義軒之淳化蕙感神而底

義敬奉天而謹時重勅行臺旁求儒者臣魚豕

細物草芥微人粗習周孔之遺書竊慕義和

之陳迹俎豆之事靡遑諸已箕裘之業敢忘於心恨

无命世之大才誤忝

聖朝之明詔欽承

皇旨待罪清臺五載有奇徒曠著龜之任万分

之一聊陳大馬之勞既校曆而覺差竊效摯而改

作今演紀窮元得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

十歲命庚辰臣愚以為中元歲在庚午天啓

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

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

能及也故上元庚午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夜半冬

至時加子正日月合璧五星照珠同會虛宿五度以應我

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也巨又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文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耀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大明所失於是一新驗之於天若合符契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立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數万里不復差矣故題其名曰西征唐午元曆以紀我

聖朝受命之符及西域中原之異也所有曆書隨表上

進以 聞伏乞

頒降玄臺以備

行宮之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游錄序

古君子南逾大嶺西出陽關壯夫志士不無銷黥子奉

詔西行數万里確乎不動心者無他術焉蓋汪洋法海涵養之效也故述辨邪論以斥糠粃少荅佛恩戊子馳傳來京里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西游錄以見于志其間頗涉三

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譏予之好辨者予應之曰魯語有云必也正名乎又云思無邪是正邪之辨不可廢也夫楊朱墨翟田駢許行之術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種此方毗盧糠瓢白經香會之徒釋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張左道之術老氏之邪也至於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屬是皆方技之異端亦非伯陽之正道疇昔禁斷明著典常第以

國家創業崇尚寬仁是致偽妄滋彰未及辨正耳古者肅秦燔經坑儒唐之韓氏排斥釋老辨之邪也孟子闢楊墨予之黥糠丘辨之正也予將行之雖三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說矣己丑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叙

辨邪論序

夫聖人設教立化雖權實不同會歸其極莫不得中凡流下士唯務求奇好異以眩耳目噫中庸之為德也民鮮久矣者良以此夫吾夫子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老氏亦謂下士聞道大笑之釋典云無為小乘人而說大乘法三聖之說不謀而同者何哉蓋道者易知易行非掀天拆地翻海移

山之說誕也所以難信難行耳舉世好手異固執厥中舉世求乎難弗行厥易致使異端邪說亂雅奪朱而人莫能辨悲夫吾儒獨知楊墨為儒者患辨之不已而不知糠菹為佛教之患甚矣不辨犹可而況從而和之或為碑以紀其事或為賦以護其惡噫天下之惡一也何為患於我而獨能辨之為患於彼而不辨反且羽翼之使得遂其姦惡豈吾夫子忠恕之道哉黨惡佑姦壞風傷教千載之下罪有所歸彼數君子曾不捫心而靜思及此也邠子旅食西域且十年矣中原勤靜寂然無聞迺有永安二三友以北京講主所著糠菹教民十無益論見寄且囑予為序予再四繹之辨而不怒論而不縵皆以聖教為據善則善矣然予辭而不序焉予以謂昔訪萬松老師以問糠菹邪正之道萬松以予酷好屬文因作糠禪賦見示予請廣其傳万松不可予強為序引以行之至今庸民俗士誇歸於万松予甚悔之今更為此序則又將貽謗於講主者也謹以萬松講主之餘意借儒術以為比述辨邪論以行世有誇者予自當之安可使流言飾謗汙玷山林之士哉後世博雅君子有知我者必不以予為囁嚅

云乙酉日南至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叙於西域瀚海軍之高昌城

寄趙元帥書

楚才頓首白君瑞元帥足下未審邇來起居何如昔承京城士大夫數書發揚清德音足下有安天下之志仍託僕為先容僕備負翰墨軍國之事非所預議然行道澤民亦僕之素志也敢不鞭策駑鈍以羽翼先生之萬一乎僕未達

行在而足下車從東旋僕甚快快夫端人取友必端矣京城楚卿子進秀王輩此數君子皆端人也推揚足下談不容口故知足下亦端人已然此僕於足下少可疑焉若夫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養生釋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議也舍此以往皆異端耳君之尊儒重道僕尚未見於行事獨觀君所著頭陀賦序知君輕釋教多矣夫糠菹乃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斥僧滅教弃布施之方杜懺悔之路不救疾苦敗壞孝風寔傷教化之甚者也昔劉紙衣扇偽說以惑眾迨今百年未嘗聞奇人異士羽翼其說者夫君子之擇術也不可不慎今君首倡序引黨護左道使後出陷邪岐墮惡趣皆君啓

之也千古遺耻僕為君羞之糠粃異端也輒與佛
教為比萬松辨賦甘泉勸書反以孟浪巨蠢之言
處之以此行已化人僕不知其可也僕謂足下輕釋
教者良以此也夫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君既輕
釋教則儒道斷可知已君之於釋教則重糠粃
於儒道則必歸揚墨矣行路之人皆云足下各啗
故奉此曹圖其省費故也昔諸士大夫書來咸謂
足下以濟生靈為心且吾夫子之道以博施濟眾為治
道之急誠如路人所說則吾夫子之道亦不可行矣
又將安濟生靈乎又君序頭陀賦云曩請宗師祈冥
福以利斯民足下民之儀表也崇重糠粃毀斥宗
師將使一郡從風漸化斷知斯民罪惡日增矣又
將安以利斯民乎僕謹撰辨邪論以寄幸披覽之
更請涉獵藏教稽考儒書反復參求其邪正
之岐不足分矣僕素知君為邪教所惑亦未敢勸
諭君不以僕不才轉託諸士大夫方里相結為反
故敢以區區忠告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經
云士有爭友故身不離於令名若知而不爭安用
友為若所尚不同安可為友或万一容納鄙論便
請杜絕以革毀頭陀賦板以雪前非如謂僕言

未當則請於茲絕交夏暑比平安好更宜以遠業自
重區區不宣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錄序

昔予在京師時禪伯甚多唯聖安澄公和尚神氣
嚴明言辭磊落予獨重之故常訪以祖道屢以古昔
尊宿語錄中所得者叩之澄公間有許可者予亦自
以為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
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翻案不然所見予甚
惑焉聖安從容謂予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
諦信佛書惟搜摘語錄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
鉗錘耳今揣君之心果為本分事以問予、豈得犹
襲前愆不為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
有万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辨才無礙
君可見之予既謁万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和寒
大暑無日不叅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年
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其叅學
之際機鋒因測變化無窮出魏、然若萬仞峯莫可
攀仰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回視平昔所學皆塊礫耳噫登東山而小魚曾
登泰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哉其未入閩域者聞是

語必謂予志本好異也唯屏山閑閑其相照乎爾後奉命赴

行在扈從西征與師相隔不知其幾千里也師平昔法語偈頌皆法 隆公所收今不復得其藁吾宗有天童者頌古百篇號為絕唱予堅請萬松評唱是頌開發後學前後九書間閱七年方蒙見寄予西域伶仃數載忽受是書如醉而醒如死而甦踴躍歡呼東望稽顙再四披繹撫卷而歎曰萬松來西域矣其片言隻字咸有指歸結款出眼高冠今古是為万世之模楷非師範人天權衡造化者孰能與於此哉予與

行宮數友旦夕游泳於是書如登天寶山入華藏海巨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遇目富而心饒豈可以世間語言形容其萬一邪予不敢獨擅其美思與天下共之京城唯法弟從祥者與僕為忘年交謹致書請刊行于世以貽來者迺序之曰佛祖諸師埋根干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罽孔絆倒行玄體妙底脚根向去若要脚跟點地鼻孔撩天却須向這葛藤裏穿過始得甲申中元日漆

水移刺楚才晉卿叙於西域阿里馬城

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

雪竇拈頌佛果評唱之擊節碧巖錄在焉佛果頌古圓通善國師評唱之覺海軒錄在焉是臨濟雲門互相拱揚矣獨洞下宗風未聞舉唱豈曲高和寡耶抑亦待其人耶必有通方明眼判斷尚未晚也昔佛鑑拈八方珠玉集止及其半每至曹洞夾嶺石霜三宗機緣留付佛果今佛鑑佛果拈八方珠玉集具在愈可疑焉三大老後果有天童覺和尚拈頌洞下宗風為古今絕唱迨今百年尚無評唱者予叅承餘暇固請萬松老師評唱之欲成三宗鼎峙之勢忍拈覆鉢貞吝之譏今評唱頌古從容菴錄已大播諸方評唱拈古請益後錄時老師年已六十有五矣摘常首帶佛事人情畧隙之間侍僧請益旋舉旋錄皆不思而對應筆成文凡二十七日百則詳備神鋒穎利於斯見矣若夫據令於臨濟棒喝以前發機於雲門三句之外豈更與佛果圓通殘餽爭長哉俊快衲子舉一明三瞥見全鼎則為仰法眼雙鉉亦宛然矣但恐信不及徒勞話歲寒也吁壬辰重陽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

卿存於天山

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

師諱祖朗姓李氏薊州漁陽人九歲出家禮燕京大聖安寺圓通國師為師大定十三年京西弘業寺受具至二十一年改弘業為大萬安禪寺有司承制師充知事厥後拂衣駐錫聖安復為舉充監寺崇壽禪院者寔圓通國師退老之舊居也以師為宿舊之最永安間堅請師為宗主任持一歷十稔又奉勅選香林禪寺開山提點凡三載勅賜惣持大德答其勤也既而崇壽復請住持載閱五春貞祐間奉勅改賜今號度門徒凡十有一人咸有肖父之風焉師前後輔翼叢林不憚艱苦讓功責己潛德密行不可殫舉師以壬午之仲冬十有四日示寂於崇壽僧臘五十三俗壽七十四師將順世預召其屬徒笑謂曰生緣我將盡矣屬徒退而相謂曰師神色自若苦無他疾安得遽有是事邪后七日師命侍僧執筆代書頌云咄遮皮袋常為患害繼祖無能念佛有賴來亦無來去亦無礙四大各離一時敗壞且道還有不敗壞者麼良久云浮雲散盡月昇空極樂光中常自在語竟乃閉目跏趺而

寂於是邈遐縹素帛祭如雲嘉聲遠震愈光於生前矣其弟子輩瘞靈骨於師翁靈塔之左去京城之南可二里許丁亥之冬予奉

詔搜索經籍馳傳來京有菴主志與者師之受戒弟子也晚得法於聖安澄公圓照大禪師以僕素與朗師善屬子求碑銘僕素愛師之純古灑落與之游者久矣師嘗云予晚節愈堅於持誦日念弥陀聖號數萬聲方止譬如抱河梁而浴又何害焉今聞師之寂也七日預知時至雅符龍猛祖師之證無乃持誦之驗歟噫聖人豈欺我哉豈欺我哉萬松老人為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素慎許可嘗贊師之真曰德譽燭沉靈骨鏗金訥於言而敏於行璞其兒而玉其心勅選提封於國寺天資飽練於禪林子徒知寒蟬將蛻尚嫻餘吟吾以謂陞圓通之堂者稽古依然接武於方今云萬松見許如是人可知已僕聞師侍從圓通國師最久而又臨終之際超然自在疑必得法於國師或因緣未合或受國師密訓不令出世亦石霜素侍者之儔侶歟崇壽禪院方丈法堂叢林制度一如聖安師久據而不請禪伯住持者亦猶素侍者乎歎老黃龍

下視兜率悅之意歟予恐後世明眼人責備於賢者
累師之重德故雪之於此後之子孫當幹父之蠱無蹈
前轍以玷師之高名焉湛然居士再拜而作銘曰

偉哉胡公

誕跡漁陽

師侍圓通

達真穿堂

肅依宸命

屢提國寺

退已讓入

舉廢修陞

兒孫衆多

酷奉弥陀

心期極樂

迹厭娑婆

撒手便行

預知時至

臘五十三

壽七十四

奔喪赴祭

緇素駢闐

嘉声遐播

愈盛生前

京南之原

茶毗靈骨

素峇陵空

朗師不歿

佯癡放憨

素公同參

蔑視兜率

平欺區南

不邀宗匠

冷閣方丈

垂手無人

老殘龍象

子聞君子

責備乃賢

毋以微瑕

累乎大全

云子云孫

幹父之蠱

載震師名

永揚萬古

庚寅年六月望日

貧樂庵記

三休道人稅居於燕城之市榜其菴曰貧樂有湛

然居士訪而問之曰先生之樂可得聞歟曰布衣糲
食任天之真或鼓琴以自娛或觀書以自適詠聖
人之道歸夫子之門於是息交游絕賓客萬慮泯
絕無毫髮點翳於膏中其得失之倚伏興亡之反
覆初不知也吾之樂良以此耳曰先生亦有憂乎
曰樂天知命吾復何憂居士進曰予聞之君子之處
貧賤富貴也憂樂相半未嘗獨憂樂也夫君子
之學道也非己為也吾君克舜之君吾民克舜之
民此其志也使一夫一婦不被克舜之澤者君子
是故君子之得志也位足以行道財足以博施不亦樂
乎持盈守謙慎終如始若朽索之馭六馬不亦憂乎
其貧賤也卷而懷之獨潔一己無多財之禍絕高位
之危此其樂也嗟流俗之未化悲聖道之將頽舉世
寥寥無知我者此其憂也先生之樂知所謂矣先
生之憂不其然乎道人瞪目而不荅居士笑曰我知
之矣夫子以謂處富貴也當隱諸樂而形諸憂處
貧賤也必隱於憂而形諸樂何哉第恐不知我者以
為洋洋於富貴戚戚於貧賤也道人曰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吾子之謂矣請以吾子之言以為記丙子
日南至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題

自贊

別來十年五歲依舊一樸一樣髭鬚垂到腰間眉毛
儼然眼上龜毛錐子畫虛空寫破湛然閑伎倆

其二

有髮禪僧無名居士人道甚似我道便是塵塵
刹刹露全身紙上毫端何處避

燕京大覺禪寺初建經藏記

遼重熙清寧間築義井精舍於開陽門之郭
傍有古井清涼滑甘因以名焉金朝天德三年展
築京城仍開陽之名為其里大定中寺僧善祖有因
緣力道俗歸嚮者衆朝廷嘉之賜額大覺貞
祐初

天兵南伐京城既降兵火之餘僧童絕跡官吏不
為之恤寺舍悉為居民有之戊子之春

宣差劉公從立與其僚佐高從遇輩疏請與公和
尚為

國焚修因葦律為禪奧公盤常住之所有贖換
寮舍悉隸本寺稍成叢席可容千指瑞像殿
之前無垢淨光佛舍利塔在焉殘缺幾作提控李
德者素黨於糠粃不信佛教至是改轍施財完

葺其塔維有提控晉元者施蔬園一區於寺之南以給
衆用糊口粗給庚寅之冬劉公以狀聞

朝廷招提院所貯餘經藏乞遷於本寺安置許之於
是與公轉化檀越創建壁藏斗帳龍龕龍一週凡二十
架飾之以金績之彩窮工極巧煥然一新計所費之直
白金百笏能事告成累書請湛然居士為記余慨
然曰昔者聖人之藏書也貯之以金櫃寫之於琬琰
重道尊書以示於將來也浮屠氏之建寶藏者亦猶
是乎吾夫子刪詩定書明禮讚易六經之下流為諸
子春秋以降散為史書較其卷軸不為不多矣兵
革以來率散落於塵埃中吾儒得志於時者曾
無一人為之哀集置之淨室安之寶架立止今日
也哉成平之世間有儒冠率集士民修葺宣聖之
廟免者曾未卒功已為有司糾劾矣且以擅興之
罪罪之噫吾道衰而不振者良以此夫昔雪峯巖
示寂於王山時萬松老人方應詔住持仰嶠訃
問既至不俟駕而行遇完顏子玉諸塗子玉嘆曰士
人間受業之師物故也雖相去信宿之地未聞躬
與其祭者豈有千里奔喪者耶佛祖之教源
遠流長者有自來矣子玉屢以此事語及士大

夫今與公禪師非為子孫計無取功名心汲：皇：丐
乞於道路唯以佛宮秘藏為務可謂不忘本矣余已
致書於諸道士大夫之居官守者各使營葺宣父之
故宮亦由與公激之也云癸巳中秋日記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九

和敏之詩七十韻三首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十首

寄雲中東堂和尚

謝萬壽潤公和尚惠書

燕京大覺禪寺與公乞經藏記既成以詩

戲之

寄龍溪老人乞西崑香

謝聖安澄公饋藥

和王正夫韻

和孟雲卿韻

次雲卿見贈

和王正夫憶琴

繼宋德懋韻三首

和平陽張彥升見寄

跋白樂天慵屏圖

和請住東堂疏韻

寄倪公首座

和呂飛卿

戲陳秀玉并序

和張敏之詩七十韻三首

敏之學士遠寄新詩七十韻捧讀之餘續貂以尾卿資一笑

壯年多軼軻晚節歎行藏故國頹綱穢

新朝明德香雄材能預算大略固難量迭出神

兵速無敵我武揚本圖服叛逆何止剪誇張西

討窮于閩東征過樂浪琴侵天壘壁光動太白

銖整車徒盛鱗旗鼓望

天皇深責重賢帥廟謨滅江左將禽楚河陽已

滅商英雄皆入彀強禦敢跳梁採訪軒車關司農

官吏忙輕徭常力足薄賦不財傷

勲業起秦漢規模邁帝王流言無管蔡奇計

有平良增葺新文物耕耘古戰場蛟龍方奮迅

鵬鷲得翱翔偶遇風雲會爭依日月光永壽十

古恥一怒四夷攘虎帳十年夢

龍庭幾度霜迎降初請命出郭遠相將久敵

真宜死寬恩何一作敢當

赦書民有幸歌詠

壽無疆杖杖聽

黃詔稱觴進白狼散財竭庫藏拔將出戎行殷絕

仁猶在周傾道不亡來招燕郡內入覲大食傍戎

服貂裘紫星輶駁馬蒼中春韓北望初夏過西

涼瀚海涵而湧陰山徃且復開雲迷去路踈雨潤

行裝出處空興嘆風光自斷腸典刑陳故事

利病上封章天下援深溺中州莫小康風俗承喪亂

籌策要優長痼疾如神附遊魂笑鬼依仁術能

骨肉靈藥起膏肓避禍宜緘口當言肯括囊

遭讒心欲剖涉苦膽先嘗北漢絕窮域西隅抵

大洋詩書猶不廢忠信未能忘瓊補連聰帳絕
穿朽脚牀郊行長野興人靜若禪房回鶻交游熟
崑崙事跡詳風煙多黯雲水兩茫茫災變垂乾
象妖氛翳太陽
驕龍三島去
玉葉一枝芳
明主初登極愚臣敢進狂九疇從帝錫五事合天常
大樂陳金石朝儀具冕裳降升分上下進退有
低昂拓境時方急郊天且未遑應兵無血刃降
虜自壺漿按堵無更肆困敵不餽糧
宸心尊德義聖政濟柔剛

恩澤涵諸夏威稜震八荒勢連西域重天助

北方強舉我陪三省求賢守四方錦衣捐耗得肉食弃
糟糠隱逸求新任流亡集故鄉百官欣戴

舜萬國願歸

唐耕釣成生遂工商樂未央會將封泰岳行看建
明堂每嘆才離篆長慙學面墻

君恩予久負賢路我深妨履餗恒憂懼持盈是恐
惶故山松徑碧舊隱菊花黃太守方遺烏初平政
牧羊厚顏居此位若已納於隍吟嘯須歸去香山老
侍郎

再用張敏之韻

我愛張公子丁年密退藏施為宜法則議論自聲
香元氣却不死深陂豈可量兒時供府薦壯歲已
名揚汲、尊尼父堂、類子張遷居擇隣里濯足
揀滄浪作傳編毛穎談玄說劍鉞奇才千古重今
問萬民望氣壓四明客調窮三耳減典謨師我舜
雅頌起予商綿叢曹陳漢仁術屢說梁本非中
酒困長為和詩忙道長如連振時衰心獨傷家
文道似李隸字楷如王青眼予能作白眉君最
良萬言陳國利一戰捷文場出海游龍舞騰空

者謂鳳翔十全君子行一代士林光句法吾師範詩材我
竊據忠心常向日直節欲凌霜文沒歲云久道士
天未將狂瀾時既倒木鐸子宜當德業能純粹學術
靡理疆衝天憎燕雀當路惡豺狼綺語吟千韻宸章
掃十行行嚴閑治亂出處卜興亡郡隸清河上家居
杜曲傍登科年甫冠修史髮初蒼仙觀嘗新大宮園
醉晚涼朝天恭踈踏退食獨彷徨得暇多休沐游
山小治裝一卮持竹葉左手把無腸官酒澆三斗宮
詞唾百章阮聲師校尉琴訣受嵇康似玉風神異
如蘭氣味長坦懷無戚、明見笑俵、草檄堪醫
疾鍼詩可治音博聞敵武庫高價重珠囊憂
患經多故艱難已備嘗悲歌聲應、雅調韻洋
造次必於是中心何日忘生涯兩書篋香火一禪牀
海上尋徐福壺中覓長房流傳雖君此真偽甚難
詳水國波奔激仙鄉路渺孤身朝

北闕皓首嘆東陽險韻嚼佳句殘英嗅冷芳仁人今
尚在箕子本佯狂洪範明皇極彝倫叙有常百
王遺禮樂三代舊軒裳會補南極缺能令北斗昂
無媒言聒嚙失志思迴遑秋老空悲扇天涼反賣
漿却來頻涓釣又絕在陳粮志道衰猶夢依仁老

更剛故家三徑遠薄土一塵荒混、常無捨乾、體
自強率躬能省已行道不踰方寧恥身衣褐誰
嗟日食糠起歌明月夜舒嘯白雲鄉綺夏終緯
漢巢由固避唐名極得三者柴立机中央榮遇傳
金馬頭名刻土堂未窺君所蘊徒見子之墻遣
欲絕形累無貪不行妨一瓢渠樂逸陋巷我憂惶
犧易章編暗麟經古卷黃著述遵輔嗣去取
笑公羊再辨麟絕筆重筴城復隍焦桐人不識
獨有蔡中郎

讀唐史有感復繼張敏之韻頗有脂粉
氣息遷就聲韻故也呵

唐室承平久遺賢不遁藏羅紈柔幄膩餅餌麥
疇香馬牧初蕃息民編莫校量遠臣閑虎略衛
士歛鷹揚禁苑晨鐘動梨園錦障張披香風
細、太液水浪、河漢明方潤長庚淡不銜羽旄
儀兩列冠蓋道相望諫士陳休戚庭臣論否臧金
石歌大雅琴瑟奏清商青鳥速駕瓦鳥衣遠
畫梁供張官府備穀饌大官忙共享清時樂珠
無謗議傷含元朝百辟花萼宴諸王主上貞
觀聖官僚魏鄭良歲餘開武講春首闢文場

異寶浮淮水餘粮朽鳳翔諸恙來入衛百濟請觀
光闕塞沉烽火卿閭息冠攘三春常若雨六月
不飛霜聖德躋躋夕仁心本就將俯知人意順
仰視帝心當曠騎輕閱內精兵重北疆朝廷潛
巨蠹方鎮養貪狼粉面三千輩金釵十二行持
盈當忌滿居治不知亡相罷曲江去權移林
甫傍華清高此、驪嶠碧蒼、金屋眠春
曉溫泉浴暮涼掖庭花爛熳閣道路彷徨
宮監金屏飾妖姐珠玉裝危絃驚醉耳哀
調斷柔腸燈燭暉鳩鵲絲簧沸建章奢
淫幾桀紂純儉考成康擊柝析宮城遂傳籌
禁漏長謀權長汲、沉醉若偃、未悟新及
藝誰知病已盲人橫碧玉笛腰佩絳香囊嶺
表千山遠荔枝三日嘗仙衣吹渺、蓮舸泛
洋、力士權誠重楊釗寵不忘承恩趨宝座奏
事近牙床焚惑頻侵斗秋陽弗集房人心感怨
怒天象不披詳易水聲鳴咽燕山水鬱訢茫盜
賊克上郡擊鼓起漁陽殺氣凌金闕繁霜
頌玉芳環兒剛賜死天子懼如狂戰士皆思變
姦臣亦易常空閑塵羯鼓誰舞舊霓裳忠

義心徒順英雄志自昂翠華搖曳、鸞取
去違、葉鸞危供豕村民路進賊隘兵蜀道險
糊口益州糧靈武兵聲振汾陽意氣剛復收京
闕克重治寢園荒賊勢時深蹙官軍力益強
羽檄傳劔閣龍駕返南方御府仍無酒飢民
尚數糠印都求道士蓬島覓仙鄉符使將歸
漢真如猶憶唐金釵分一股鈿合辟中央揮涕
春風殿傷心秋月堂梧桐籠院砌桃李映宮牆佳
夢真難得幽歡頗有妨春宵成怨憶秋夜愈
悲惶尚記脩眉綠猶思半額黃強舒鸞被翠
闕殺輦車羊陵谷俄驚海滄浪已變隍臨風一
酒聊復酌三卮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十首

黃華和同年九日詩以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為韻予愛而繼之前叙
思歸之心後述參玄之志所謂倒食甘
蔗者也

秋香真可人不為無人改自慙寒昔盟東籬
子空待我獨搖酒卮不得寒英採臨風望故
園參商二十載

西風殘日秋有客嗟幽獨偶亦得香醪凄然
憶霜菊世態屢遷變人生多反復十年一夢
中猶未黃糧熟

無花復無蝶不似今秋窮黃花歲、別九日
年、同我居北海南子在西山東公余會何
日一醉開愁空

當年別吾山曾與黃華期富貴非予志卜築
臨東籬今也違初心知我者其誰掛冠猶未
遂寄此相思詩

無意戀三公有心辭駟馬洛陽失金谷問山
有別野芳酒瀉盈樽秋香折盈把沉醉卧西
風不讓梨花下

汨沒紅塵中辜負黃華秋林泉與朝市試問
孰為優胡然久沉首令我心悠悠酷思山水
樂夢寐空神遊

歲月不我與彈指及衰年平生語萬事抵死
參重玄因緣不可滯慎母法自然兩邊都不
立別有壺中天

無知豈真知無見非真見遮照玄縱橫機閑
千萬變虎口幾橫身跡敵經百戰三折為良

醫一交學一便

五流分洞下一派起湖南春水無心碧秋山着
意嵐林濟真顛漢曹山放酒酣許多閑使倆
子細好生參

水外猶逢水山前更有山元知非内外更不在
中間測海纔盈掬窺天見一斑樞機謾竭世
一筆請君刪

寄雲中東堂和尚

雲中種出火蓮華到底東堂是作家伏手骨
搥腰下劒笑人家具手中蛇三玄戈甲徒心乱五
位君臣莫眼花只遮些兒難理會草鞋包果
破袈裟

謝萬壽潤公和尚惠書

多謝堂頭遠賜書驚人才筆我難如承當
禪隨心無媿供奉佛牙力有餘幼子可襲先
父業游人却到舊時居箇中消息誰能悉玉女
乘風跨鐵驢

燕京大覺禪寺與公乞經藏記既成以詩

戲之

詞源老去苦無多強著閑文讚釋迦通健

兔毫生月窟光明聖紙出新羅茶爐幾辦龍
涎爐玉板十分鳳墨磨此起科差真可笑湛然
陪酒更陪歌新獲紫玉板硯於友人

寄龍溪老人乞西品香

寄語龍溪老古錫西品風韻我長思香錢緩
發鳴琴後瓦鼎濃薰入定時比擬梅魂祇獨步
品量龍腦可同馳湛然鼻孔撩天大穿過多
時不自知

謝聖安澄公饋藥

一粒靈丹寄我嘗湛然回簡謝西堂殺活一
草真難會藥病相治未易量子細嚼時元不
礙渾掄吞下也無妨聖安骨董知多少賣弄千
年舊藥方

和王正夫韻

壯年自笑鬢先霜喜色眉間一點黃退食
紫宸居鳳閣朝

天丹闕列駕行功名必要光前古富貴何須歸
故鄉濟世元知有仁政活人不假返菟香

續孟雲卿韻

歸歎奚待鬢雙睛無恙閭山聳岌我萬壑松

風思仰喬千崑煙雨憶平坡仰山平坡皆燕巖名也開基氣際鯨
吞海遁世生涯鼠飲河好買扁舟從此逝醉眠工
國一漁叢

次雲卿見贈

濟、千官侍

王宸尊賢容衆更親親風雲際會千年少

天地思私四海均西狩一蕪張掖亂南巡重變大梁

春車書南北無多日万里河山宇宙新一作會同文軌

和王正夫憶琴

道人塵世厭踈塵白雪陽春雅意深萬頃松風

皆有趣一溪流水本無心忘機觸處成佳譜信

手拈來搃妙音陶老無絃猶是刺何如居士

更無琴

繼宋德懋韻三首

聖人開運億斯年

睿智文明稟自天旁午衣冠遊北海縱橫耕釣

滿居延月氏入貢稱屬國日本觀光列戶編威

震西溷千萬里漢唐鴻業亦虛傳

其二

笑我區區亦強為故園荒矣欲何之讀書測

海持螺測學道窺天以管窺疲俗不禁新
疾苦濫官難撫舊瘡痍不微任重宜求退自有
當途國手醫

其三

廣平流落寓平城親老家貧強苟生矣漢蕭

曹賢政事李唐房杜美聲名進求高譽千

金重退隱閑身一葉輕應繼開元舊動業華

堂鐘鼓對長檠

和平陽張彥升見寄

天兵出雲中一戰平城破居庸守將亡京

畿遊騎邏有客赴澶淵于常伴開州無人送臨賀姦臣

興弒逆時君遠遷播

聖主得中原

明詔求王佐胡然北海遊不得南陽卧

寵遇命前席客星侵

帝座萬里金山行三經王門過于聞歲貢修燉

煌兵勢挫國維張禮義民生重食貨黜陟九等

分幽明三載課小人絕觀覲賢才無軼軻功名本

忌盈廟堂難久坐老矣盍歸來歸歎可重和俯

仰不心慙寬弘從而唾清濁自沙汰精麁任揚簸

賦性嗜踈聞高眠樂慵惰蒼鷄粗庖充黃犢
足犁拖幼子事耕鋤老妻供碓磨隨分養
餘齡雖飢而不餓

跋白樂天慵屏圖

三盃兀兀元如道一覺昏昏恰似真不識香山
慵睡意知音自有箇中人

和請住東堂疏韻

東堂不肯卧西堂珍御鮮食別樣裝枉費青
帘三百尺雲中公子不來嘗

寄倪公首座

亨監逃海淹蓋冠隆老成龍過禹門獨有倪
公尚癡坐幾時承繼萬松軒

和呂飛卿

一試戎衣大定初達賢不得退閒居盟津既
渡諸侯喜親見

王舟躍白魚

戲陳秀玉并序

萬壽堂頭自沐梁來遠寄萬松

老師揭頌舊本有和節度陳公一

絕云清谿居士陳秀玉要結蓮宮

香火緣賺得稍翁搖舫棹却云
到岸不須船嘻三十年前已有此
段公案湛然目清谿為味心居士者
厥有旨哉僕未參萬松時秀玉盛
稱老師之德業尔後少得受用皆
清谿導引之力也每欲報之秀玉竟
不一染指故作是詩以戲之

不見桃源路渺茫騎馬清谿招引到仙鄉未當
湛然幸得餉飽也須與此兒不肯嘗恰似
真个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九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

扈從冬狩

用秀玉韻

送西方子尚

用桴軒韻謝秀玉見惠東坡杖

和邦瑞韻送行

謝西方器之贈阮杖

繼希安吉韻

和非熊韻二首

過深州慈氏院

用李君實韻

繼崔子文韻

繼武善夫韻

鼓琴

扈從羽獵

狼山 宥獵

對雪鼓琴

寄冰室散人

寄平陽潤和尚

紅梅二首

吟醉軒

寄西庵上人用舊韻四首

和漁陽趙光祖二詩

自贊

再過太原題覃公秀野園

和韓浩然韻二首

張漢臣困人覲索詩

和謝昭先韻

德恒將行以詩見贈因用元韻以見意

送文叔南行

和馮揚善九日韻

示石州劉企賢

和劉子中韻

李庭訓和予詩見寄復用元韻以謝之

和黃山張敏之擬黃庭詞韻

寄嵩公堂頭同衆

寄移刺子春

寄妹夫人

送姪九齡行

送姪了真行

和英粹中山堂韻

和武善夫韻

和馮揚善韻

和董彥才東坡鐵杖詩二十韻

扈從冬狩

癸巳 扈從冬狩獨子誦書于宮

廬中因自譏云

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長圍成長圍不知
幾千里螻龍震慄山神驚長圍布置如圍陣方
騎雲屯貫魚進千群野馬雜山羊赤熊白鹿奔
青麀壯士彎弓頊奇獸更驅虎豹逐貪狼脚間有
野獸獨有中書倦游客放下簾簾誦周易

用秀玉韻

甲午之秋秀玉殿學遠以新詩寄

東坡杖因用元韻謝之

七尺烏虬乳節堅清谿寄我我忻然敢輕黑鐵三
十兩遠勝黃金百萬錢好句君堪坡老敵清詩
予負定公先他年携此林泉去靜倚松軒誦大金

送西方子尚

西方子尚氣凌雲一見忘年各任真陰德傳家宜
有慶義方垂訓不違仁雄文固可魁天下確論
曾無詭聖人天產英才須有意好將吾道濟
斯民

用樗軒散人韻謝秀玉先生見惠東坡杖
圓方頂足法高卑五九蒼：老節奇一日湛然
獲二寶東坡鐵杖寂通詩

和邦瑞韵送行

幸有和林酒一樽尚醞出於和林
故有是句地爐煨火為
君溫昔年相見興三嘆此日臨行贈一言士行
莫忘直報怨人情須信害生恩而今躍入驚人
浪环重風濤過禹門

謝西方器之贈阮杖并序

了然居士素蓄東坡鐵杖洎地字

號阮真絕世之寶也

天兵既克汴梁先生携二君來燕欲

藏之恐不能終寶欲贈湛然南北相

去不知其幾千里慮中道浮沉是

以獻諸秀玉殿學田公奉

御欲轉致於予也甲午之秋陳田入

覲果饋之於我因乱道數語用酬厚意

睢陽三絕從來傳坡仙鐵杖為之先宋朝四美豈
易得地君神器稱手賢了然居士隱洛瀍讀書
好古有積年擒龍捉日獲二寶寶之鑿鑿棟屋
壁穿

龍庭萬里疊山川欲來饋我嗟無緣將奪固與
此理玄慙慙携贈陳與田陳田今歲來朝
天惠然出賜宮廬前烏虬入手蒼壁懸恍然遺世
如登仙長蛟倚壁光娟：鱗介欲生如蜿蜒澄澄
秋月瑩朝鏡須臾洗盡余腥羶足方法地頂法

軋四十五節松栢堅七尺烏金三十兩微簧瑟瑟
鳴哀蟬雲項織織空腹圓十三玉柱鴻翩翩就
就雲坐踞猛虎巖巖山口雙雙絃鐵君伴我
遊林泉足疾頓減衝雲烟臨風三弄碎瓊玉清

商秋水聲涓涓安仁得此如臨淵子聃求杖不惜
錢湛然坐受匪勞力不勝其服心胡然西方諷
我求終焉故今二友相招延抱桐扶杖問山巔

舉觴笑詠秋風邊了然居士作鉄居傳云
長七尺重三十兩頂圓

足方中有微黃凡四十五節世傳嵇生造尺云
昔顯宗東宮時常讀東坡鉄杖詩因名待臣鄭
子聃問杖之存亡子聃以在雖賜為對因以數
千緡購子張文定公之孫其孫藏于屋棟子聃竟

不得一見云地字號阮士宋之故物天地玄黃此四
既為絕寶也泰和間秘於禁中待詔孫安仁之好
以既見寄書制官掖中侍人不許與親戚通耗安
仁胃法得之其好事有
如此者故于引用其語

繼希安吉詩韻

垂盡絲綸不上鈞冥鴻高舉弋無由不圖密譽
流千古安肯低眉謁五侯

和非熊韻

蟹觸功名未足誇掀髯一笑付南華他年擊破
疑團後始覺從來盡眼花

和非熊韻

謁謁英聲鎮比州非熊人物本風流時逢佳客
開青眼夕領元戎尚黑頭已發豐城神劍出休嗟
暗室夜光投驅兵經略閑中了題遍長安舊

酒

過深州慈氏院

今年扈從次饒溝暫解征鞍慈氏遊世變劫
灰何所有人隨兵火鮮能留堂堂聖像孰曾
識燁燁真詮詎可求醉墨淋漓灑塵壁使人知

我過深州

用李君實韻

多病逢秋苦未宜
天涯屈指故人稀
塵飛滄海悲人世
夢斷黃梁笑錦衣
靜樂浮榮難兩得
宦情歸興本相違
高山流水無窮思
撫弄絲桐為發揮

繼崔子文韻

崔子龍鍾亦可憐
臨風相送我胡然
君來玉塞三千里
余隱龍沙二十年
美玉詎容藏韞積
精金到底入鈞甄
他時定下搜賢詔
先到河東汾水邊

繼武善夫韻

老子年來酷愛閑
不堪白髮嘆蒼顏
十年興廢悲歌裏
半世干戈寤寐間
北闕欲辭新鳳閣
東州元有舊閑山
熊經鳥引聊終老
嵩下疎松正好攀

鼓琴

宴息穹廬中飽食
無用心讀書費自力
苦思嫌哦吟擇蒲
近博徒圍碁殺機深
洞蕭耗余氣
纂訖惡鄭音
呼童炷梅蕊
索我春雷琴
何止銷我憂
還能禁邪淫
正席設棊几
危坐獨整襟
尋微促玉軫
調絃思沉
清聲鳴鶴鷺
古意

鏘石金秋水洗塵耳
秋風振高林清興騰八表
成連何必尋絃指
忽爾忘世事如商參
泥塗土視富貴晝夜等
古今湛然有幽居
祇在閭山陰
茅亭流泉松竹幽
森森携琴當老此
歸去投吾簪

扈從 羽獵

湛然 扈從狼山東 御開天馬如遊龍
駭馬狐突出過飛鳥霜蹄霹靂飛塵中
馬上將軍弓挽月脩尾蒙茸卧殘雪
玉翎猶帶血糝糊駉駉嘶鳴汗微血
長圍四合匝數重東西馳射奔追風
鳴鞘一震翠華去滿川枕藉皆豺熊
自笑中書老居士擁鼻微吟弓矢廢
向人忍恥乞其餘瘦兔痛瘡紫駝背
吾儒六藝聞吾書男兒可廢射御乎
明年准備秋山底試一如阜學射雉

狼山 宥獵

扈從 車駕出獵狼山圍既合奉詔
悉宥之因作是詩
君不見武皇校獵長楊裏
子雲作賦誇奢靡
又不見開元講武驪山旁
廬陵修史譏禽荒
二君所為不足法
徒令千載人雌黃 吾皇巡狩行周禮
長圍一合三千里
白羽飛空金鏑鳴

狡兔雄孤應弦死 翠華駐蹕傳絲綸四開湯
網無掩羣 天子恩波沐禽獸狼山草木咸

忻忻

對雪鼓琴

君不見党侯賞雪斟羊羔蛾眉低唱白雲謠慷
慨樽前一絕倒高談闊論誇雄豪又不見陶
穀開軒妝竹雪旋燒活火烹團月笑撚吟鬚
吟雪詩冷淡生活太清絕清歡濁樂爭相高
至人視此輕鴻毛嗜音酣酒元麓俗癖茶嚼
句空劬勞龍庭飛雲風淒冽天地模糊同一色數
庖美湏温如春三美悲風絃欲折酪奴歡伯持
降旌詩聲歌韻不敢鳴党武陶文都勘破真識
此心無一箇

寄冰室散人

佳人元不是摩登幻術因循汙此生對雪解歌
吟飛絮句滅燈能審斷絃聲鳳樓蕭洒閑瓊管
冰室深沉冷玉笙好訪龍溪善知識傳燈何啻
惣持名 三學尼長老道號龍溪老人

寄平陽潤和尚

張彥升寄平陽潤和尚所著金盞兒十首因作詩寄潤公

十首新詞寄我時淨名手段我獨知解將

沒孔鐵鎚子打就無聲金盞兒言外譚騰開曲
調劫前拈弄古鈴鎚清河露布穀公案賺得衰
翁一首詩

紅梅東坡謂認桃無解葉辨杏有青枝太麓俗因潤飾其語成之

瘦損佳人冰雪姿天教粧抹入時宜小桃嫌鋪
翠雲葉疎杏驚看碧玉枝李白詩成怒她子吳
宮宴罷醉西施而今辜負黃昏月只少西湖處
士詩

其二

天仙皎皎素羅裳淡抹濃塗總不妨酒暈半
潮妃子醉胭脂初試壽陽粧肯同桃杏迷蜂蝶
本與松筠傲雪霜顧影也應悲漢室臨風猶
似怨三郎

吟醉軒

修竹千竿五畝宮幽居活計興無窮清詞麗句
梅詩老白髮蒼顏歐醉公羽灑墨疾書千首敏
浮白痛飲百樽空醉吟聞有香山老倒用顛
拈意暗同

寄西菴上人用舊韻四首

別後無緣得再參新詩重寄代和南他年

放我林官去只向雲川結小菴

功名我已讓曹參又見曹參定五南布韞青鞋

從此始濟源聞有侍中菴

多幸松軒得罷參玉泉山水勝江南泉邊便作

歸休計何必香山覓舊菴

憶昔吾師萬松老也放晚參揚兵西北擊東南一聲霹

靄龍飛去尚有癡人宿草菴

和漁陽趙光祖二詩

崑廊深責忝疑丞位重材輕負寵榮猶厲七擒

輸葛亮竒謀六出愧陳平未行禮樂常如慊欲掛

衣冠似不情何日對君言我志夜闌秉燭笑

談傾

其二

生民垂欲陟春臺南斗妖氛絕點埃典禮已隨

前代廢遺音猶怨後庭哀十年嘆我垂垂老

萬里憐君得來此語縱無多忌諱賦題未可對

人開

自贊

美髯中書白衣居士從他抹粉施朱一任安名立

字手中玉塵震雷音說盡人間無限事

再過太原題 覃公秀野園

君實洛陽園花竹秀而野先生取此意開園臨古

社土塔梵以石茅亭略其瓦佳木碧雲搖清泉玉

瀉開軒叩琴筑撫景飛鷗竿我來政秋晚殘英折

盈把粲然啓一笑琅然歌二雅將歸且裴回幽尋未

能捨呼酒盡餘興索筆為摸寫緬懷溫國公重

名滿天下寥寥二百年童卒傳司馬君侯築茲

圃如有所慕者晞顏顏之徒子亦斯人也

和韓浩然韻

浩然以昇元寶器玉澗鳴泉二琴見贈

勉和來詩用酬厚意

標格雄雄蘊藉深烏龍自臆隱雷音一雙神

器波及我不負分金結義心浩然得四琴分二琴于我故有是句

又

一曲南風奏古宮坐睛神物愧無功千金厚惠將

何報鶚表慙慙効孔融

張漢臣困入覲索詩

漢臣千里覲 龍庭欲使 天皇致太平十事

便宜言懇切三千貌虎令嚴明好籌廟笑如

留相莫憶鱸魚似季鷹一統要荒君勉力雲

臺頭占最高名

和謝昭先韵

失奚為者得奚優遇流而行坎則留笑視紛紛兒
 女輩成是敗非徒相尤弃人所取取所弃獨識萬松
 為出類本欲心空及第歸暮請晨參唯一志浮生
 迅速奔隙駒無窮塵劫元斯須泰透成音刻前
 事花開枯木誰云枯河朔千戈猶未息西域十年空
 旅食賢人退隱予未能釣衡曠位虛名極
 真人應運康世屯數須寬詔垂絲綸沛若恩波
 淪骨髓皇皇四海咸蒙春漢唐疆宇非為大戍守
 西臨王閔界百濟稱藩過海門鄙語粗言其
 大槩 天皇自將辦多、天兵百萬涉長河京索
 為空汴梁下秦皇漢武疇能過凜凜威聲震天
 宇不殺為功果神武朔南一混車書同 皇業巍巍
 巍跨千古先生吾邦之彥兮 琴書而自怡徑從
 松柏操磊落英雄姿明正道無邪思一貫詩書
 繼先覺兩全才德真吾師王謝來江左家學易
 道豈忘貽濟世須君展驥足政要再鑿人耳目
 小子區、何所祝但願天表俞鴉奏

德恒將行以詩見贈因用元韻以見意云

國士朝 黃屋無薛路八千徒嗟蘇子困誰識
 補生賢 腰下無金印山中有翠煙英雄須有用
 勉力待中年

送文叔南行

李子敦純不入時而今失志又南歸縱無手內
 毛生撒自有囊中菜子衣未得忠貞昆

聖主且將甘旨侍慈闈鴻鵠不忘衝天志直待
 三年更一飛

和馮揚善九日韻

馮君今歲又離家携手廣酬海一涯秦漢興
 亡真夢寐蘇張軼軻莫吁嗟孔融座上樽盈酒
 靖節籬邊菊有華何日公餘同此樂西風一醉泛
 流霞

示石州劉企賢

西州來索湛然詩笑點霜毫錄鄙辭底事行藏
 元有數斯文否秦本由時碩材未信 明君棄
 雅操何慙暴吏欺此語頗涉人忌諱等閒勿使細
 民知

和劉子中韻

蓬山散人劉詡子中頗通儒幼依全真

出家今已還俗故有擇術不可不慎之句

蓬山北海遊珥筆陳良謀徒步而南未怠氣凌
馬周貪吏亂法令如茨不可束子中有大志每甘
跨下辱他日得從

龍其鋒誰敢觸今日君之來非為五斗粟君子
慎擇術痛恨陪全真調心正是妄堪笑學鳥
伸一日錯下脚萬劫含酸辛平生大夢中不識
菴中人一言贈吾子宗近宜相親

李庭訓和予詩見寄復用元韻以謝之

忝位各司歲月深中書自笑不如岑殷周禮樂
真予事唐舜規模本素心鄭五每慚難作
相胥靡終欲強為霖隴西妙語虛推獎舒卷
寒窓盡日吟

和黃山張敏之擬黃庭詞韻

黃山無媒亦無梯蕭條白晝閑荆扉凌晨端
坐嗽玉池闌干首霜先生飢惠然寄我黃庭
詞湛然一笑幾脫頤一鶴南翔一不飛十年
一夢今覺非故山舊隱蒼松歛而今老盡
虬龍枝曾學四老餐紫芝從譏懷室而邦迷
塵緣一掃無了遺隔穀觀月猶依稀汪洋

法海無邊涯瑩光詎可窺晨晞蓮花自是生污
泥污泥不染清涼肌彩雲易散碎琉璃人間四
相天五衰有為無為俱有為壽窮塵劫元
非遲湛然醉搖芭蕉危蓄薇深蘊書淋漓白
眼一望須弥低黃山先生耽書癡退藏不露
龍麟安對人不恥弊緼衣自甘貧困元知
微籬邊黃菊香雜披門前山色寒參差不
以下體遺封菲新詩遠寄盤龍螭自中滿貯
含光隱秀如文犀乘閑綸釣垂清漪躬耕禾黍
方離、須信君子能自卑予知先生之獨悲深憂
海內生民疲生民擾攘如焚絲笑予素餐徒位
尸先生識鑑如元龜旁通發而為聲詩照我穹
廬生光禪窮通進退元有時至人終不貪危機
他時

天子求損荒欲行周禮脩周基先生好應千年
期沙堤行人羨輕肥鳳凰到底鳳池棲太平釣
石須君持蒼生未濟無言歸

寄嵩公堂頭同叅

嵩公聞道住南宮笑寫新詩託去鴻淮脩金

桃三百顆因風寄與老聶公

寄移判子春

說與沙城劉子春甚然
垂老酷思君同遊青塚
秋將盡共飲天山酒
半醺重紙題詩熟
鍊字瓊廬
談道細論文
五年回首真如夢
衰草寒煙正斷魂

寄妹夫人

三十年前旅永安
鳳蕭樓上倚闌干
先叔故居之樓名
初學書畫同遊戲
靜閑琴碁相對閑
聚散悲歡
燈影裏興亡成敗
夢魂間安書風送來
天際望斷

中州一髮山

送姪九齡行

我欲歸休與願違
而方知命正宜歸
問山自有當年月
一舸西風賦式微

送姪了真行

吾兄繼世祿襲封食東平
幼子死王事長女閨
門英孀居二十年禮佛讀傳燈
一旦遇宗匠了真
訓其名前歲陽程破道服
潛偷生寧死不受
辱託疾燕山京湛然憐孤族
贖汝為編氓死
生本如夢寵辱真若鷲
莫忘離亂苦長思

厭世情三學有龍溪
叩參宜盡誠
啣碎源弥山
打破乾闥城
兩頭俱放下
枯木一枝榮

和少林和尚英粹中山堂詩韻

我愛嵩山堂
山堂秋寂寂
蒼煙自搖蕩
白雲風出入
冷泠溪水寒
細細琴絲濕
離塵欲無事
又有閑蹤迹

和武善夫韻

不得潛身似許由
豎閭辜負萬山秋
未竭犬馬雖為嫌
憶猿雀却自羞
黃閣賴懸新篆
印白雪元有舊
漁舟他時雪夜尋
良友且學當年王子猷

和馮揚善韻

揚善從來慕晉卿
滄浪濁處不濯纓
閑東易學孰能與
冀北詩聲莫與京
今日船途雖暮
剝他時行道自亨
貞須知避世元無悶
莫怨龍鐘出帝城

帝城

和董彥才東坡鐵杖詩二十韻

女媧未補青天裂
神液飛精散為錢
嵒生箕踞鍛洪爐
白汗灑漿滴清血
黑虬彷彿欲飛

躍鱗介蒼蒼生乳節情知中散氣凌雲肯與
 凡工爭巧拙柳君傳與東坡老神物終須歸俊
 傑坡仙為壽文定公酬和新詩誇勝者觀妙堂
 名龍尾硯睢陽并此為三絕睢陽城破兵火炎
 神器不隨烟燭滅了然居士出伊洛登山渡水
 相扶挈燕然分付我清谿妙語雕鐫跨先哲遠
 來携贈白霄老天理似為余所設湛然忝佐本
 無功致

王澤民媿臯契再遊北海復何恨與君同步
 龍沙雪大澤深山無所驚掃除魑魅驅克薩
 輕簧歷歷吐微語閑對幽人如鼓舌有時拈起
 擊須弥須弥擊碎同丘垤雲門遠遁德山去敢
 對髯翁開口說一時驚倒野狐禪奔走不來予
 聞聞他年神武掛冠去誰知却外乾坤別橫擔此
 杖入千峯大方獨步無蹉跌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一

用張道亨韻

題龐居士陰德圖

和馮揚善韻

和秀玉韻

示從智

答聶庭玉

繼栢巖大禪師韻

和張善長韻

愛棲崑彈琴聲法二絕

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作詩三十韻以遺猶子蘭

夜坐彈離騷

彈秋宵步月秋夜步月二曲

彈秋水

彈秋思用樂天韻二絕示景賢

彈廣陵韻終日而成因賦詩五十韻

吾山吟

從萬松老師乞玉博山

寄萬壽潤公禪師用舊韻

寄聖安澄公禪師

寄甘泉禪師謝惠書

送房孫重奴行

從龍溪乞西巖香并方

乙未元日

付從究

旦日遺從祖

旦日示從同仍簡忘憂

元日勸忘憂進道

轉燈

錄寄新詩呈冲霄

寄東林

借琴

戲景賢

再用前韻二首

寄景賢

再用知字韻戲景賢

復用前韻戲呈龍崗兼善長二首

暮樂天

彈廣陵散

戲劉潤之

用劉潤之韻

用張道亨韻

道亨予故人也間關二十年今寓居

平水以詩見寄因和其韻以謝之

大安之季君政乖屯爻用事符雲雷邊軍驕懦

望風潰燕南趙北飛兵埃民財已竭轉輸困元

元恩治如望梅太白經天守帝座長星勾己

中台玄臺密表告天道災妖變異無不該姦臣

構禍謀不執魚鱗；首侵宸階喋血京師萬人

死君臣自此相嫌猜居庸夫守紫荊破天兵掣

電騰八垓潛議遷都避凶禍銜枚半夜宮門開

河表偷生聊自固京城留後除行臺力窮食盡

計安出元戎守節甘自裁虬龍奮迅脫大難微

波沉滯獨黃能王師神武本不殺一發鹿臺能

散財威聲遠震陝洛懼勢同拉朽如枯推髯公

退縮養愚拙白麻一旦天邊來萬里

龍庭謁 天子軺車軋；風塵埋言輕無用

自緘嘿浮沉鷓鷯相趁陪布幕體廬庇風雨日

中一食如持齋瀚海波聲寒沁湧金山峰勢高

崔嵬十年行役亦艱苦
益車強駕同駑駘
美渾如飴潤喉吻
叮伶獨撥寒爐
反故園夢斷幾千里
燕然迴首白雲堆
彈缺悲歌望明月
山城明月空徘徊
往事如絲不敢憶
令人感慨生餘哀
聖人繼運踐九五
歡聲騰沸天之涯
萬國梯航喜奔走
弊帛交列陳瓊瑰

天子恩威溢中外
遠通俞然無不懷
四民樂業庶政舉
宗臣勦力諸王諧

行殿 受朝設鐘鼓
明堂祭祀陳大壘
卿雲輪菌自紛郁
妖星不復侵天街
否道已窮受諸泰
人心已順天心迴
制度一新從簡略
禁網疎濶如天恢
賢材尚隱若冥鴈
區弋人何慕哉
自慚忝位司鈞軸
可憐多士無梯媒
願學留侯引年去
不與赤松遊
蓬萊閭陽舊
隱度殘朽扁舟
蓑笠江湖崖

題龐居士陰德圖

易之難：各一機非難非易亦新奇
若將三句分優劣
露桂燈籠暗皺眉

和馮揚善韻

天道不可窮
此理自古然大暴
壽盜跖至仁天

顏淵偉材鮮遭遇
君臣難兩全
庸愚厭梁肉
廣文寒無糧
未逢知音人
伯牙故絕絃
我愛馮公子
孔教窮高堅
憂道不憂貧
一室如磬懸
却笑庠序生
供薦徒備員
詩書貯便腹
一斗吟百篇
遠蹈顏孟迹
近比蘇黃肩
寧受跽下辱
不為天下先
昇平已有期
上道化日躔
九州成一統
刑賞歸

朝權汴梁三戰定樂浪一檄傳先生謁

承明萬里來
秦川徒步沙磧中
往復幾年襟著說
易傳應詔命
席前十年符億兆
十世盈十千男兒志在道
何論臆與肝
一旦得榮遇
閭巷車馬填窮通
固由命何必興致
煎用之自可進舍之便可還
自笑髯中書有過仍不悛
三代不同禮
勉欲相襲
必賢人正退
隱強起居
官聯冰炭豈共器
安可渾愚賢
可惜和氏姿
庸工浪雕鐫
不能作大器
取次成弃捐
潛龍喻君子
或躍或在田
未遂馬周志
好壑楊雄屢
伏臘粗酒脯
旦夕充美饍
窮途不足泣
弔影無自憐
人生一瞬息
日月如瓊旋
學道如牧羊
後者為之鞭
離羣謝富貴
遁世安林泉
勿學蹠進人
扼腕長呼天

和秀玉韻并序

三學老人背佛說法教僧幽半藏謗
之清谿老人有頌因和之

清谿作寤語湛然大笑之僅能知大用尚未識
大機貪隨言語轉錯認二阿師箇中關捩子卓
然絕百非三學未嘗坐何說非與是半藏未有
言美論讚與毀解語非千古能知誠匪智為報
清溪公無事莫生事

示從智

知人者明自知者智仁人一言博哉其利

卷聶庭玉

文章太守鎮榆關遠寄新詩與湛然卓爾功名
君勉力歸與活討我加鞭扶衰幸有東坡杖遣
興猶存玉澗泉布襪青鞋任真率東垣山水不
拈錢

繼柏巖火禪師韻

行盡千程與萬程誰能退步見嚴宸鏡渠解釋
庭前雪笑彼難除室外塵翡翠簾前猶是汝琉
璃殿上更何人直須鶴出銀籠外受用壺天不
夜春

和張善長韻

下馬如虹氣焰雄驚人詩筆有誰同銀鈎老字
學顏體玉振奇辭類國風今日白衣聊養素他年
皇屋好推忠經營江左須豪哲占取雲臺第一功
愛棲巖彈琴擊法二絕

須信希聲是大音孫多則亂吟多淫世人不識
棲巖意祇愛時宜熱鬧琴

多著吟孫熟客耳強生取與媚俗情純音簡易
誰能識却道棲巖無木聲

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亂道拙語三十韻

以遺猶子蘭并序

余幼年刻意於琴初受指於弅大用
其閑雅予澹自成一家余愛棲巖如
芻聲之峻急快人耳目每恨不得對
指傳聲間關二十年予

奏之索於汴梁得馬中道而卒其子

蘭之琴事深得棲巖之遺意甲午之

冬余

扈從

羽獵以足疾得告凡六十日對彈操

弄五十余曲棲巖妙旨於是盡得之
因作是詩以紀其事云

湛然有琴癖不好凡絲竹况時已存心壯年學
愈篤倉忙兵火際遺譜不及錄回首二十秋絲
桐高閣束棲巖有後人萬里來相逐能繼箕裘
業待予為季叔今冬六十日對彈五十曲五句
記新聲十朝温已熟高山壯意氣秋水清心目
陽春撼瓊玖白雪碎瑤玉洛浦太含悲楚妃歎
如哭離騷泣鬼神止息振林木秋思盡雅興三
樂歌清福自餘不暇數渴心今已沃昔我師弭
君于澹聲不促如奏清廟樂威儀自穆：今觀
棲巖意節奏變神速雖繁而不亂欲斷還能續
吟孫從簡易輕重分起伏一聞棲巖聲不覺傾
心服彼此成一家春蘭與秋菊我今會為一滄
海涵百谷稍疾意不急似遲聲不踟二子終身
學今日皆歸僕我本嗜踈懶富貴如桎梏幸遇
萬松師一悟消三毒早晚掛冠去問山結茅屋
蔬笋粗充庖糲飢炊脫粟有我春雷子豈憚食
無肉旦夕飽純音便是平生足

夜坐彈離騷

一曲離騷一椀茶箇中真味更何加香銷燭燼
穹廬冷星斗闌干山月斜

彈秋宵步月秋夜步月二曲

碧玉聲中步月歌彈來彈去不嫌多從教人笑
成琴癖老子佯呆不管他

彈秋水

信意彈秋水清商促軫成只疑天上曲不似世
間聲海右誠無敵河神已請平三朝不彈此心
竅覺塵生

彈秋思用樂天韻二絕示景賢

秋思而今不入時平和節奏苦嫌遲香山舊譜
重拈出不問知音知不知

鄰：斷似烏蛇蚶瑟：微如古殿苔玉澗鳴泉
獨受用穹廬祇少景賢來

彈廣陵散終日而成因賦詩五十韻并序

嵇叔夜能作廣陵散史氏謂叔夜宿
華陽亭夜中有鬼神授之韓皋以為
揚州者廣陵故地魏氏之季毋丘儉
輩皆都督揚州為司馬懿父子所殺
叔夜痛憤之懷寫之於琴以名其曲

言魏之忠臣散殄於廣陵也蓋避當時之禍乃託於鬼神耳叔夜自云靳固其曲不以傳袁孝居唐乾符間侍詔王邕為季山甫鼓之近代大定間汴梁留後完顏光祿者命士人張研一彈之因請中議大夫張崇為譜序崇脩序此事渠云驗於琴譜有井里別妙辭鄉報義取韓相投劍之類皆刺客聶政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之事特無與揚州事相近者意其叔夜以廣陵名曲微見其意而終畏晉禍其序其聲假聶之事為名耳韓皋徒知托於鬼物以避難而不知其序其聲皆有所托也崇之論似是而非余以為叔夜作此曲也晉尚未受禪慢商與宮同聲臣行君道指司馬懿父子權侷人主以悟時君也又序聶政之事以譏權臣之罪不啻俠累安得仗義之士以誅君側之惡有所激也不然則遠引聶政之事甚無謂也秦和問

待詔張器之亦彈此曲每至沉思峻迹二篇緩彈之節奏支離未盡其善獨棲嵒老人混而為一士大夫服其精妙其子蘭亦得棲嵒之遺意焉

湛然教從軍十稔苦行役而今近衰老足疾困卑濕歲暮懶出門不欲為無益穹廬何所有祇有琴三尺時復一絃歌不猶賢博奕信能禁邪念閑愁破堆積清旦炷幽香澄心彈止息薄暮已得意焚膏達中夕古譜成巨軸無慮聲千百大意分五節四十有四拍品弦欲終調六絃一時劃初訝似破竹不止如裂帛忘身志慷慨別妙情慘戚衝冠氣何壯投劍聲如擲呼幽達穹蒼長虹如玉立將彈發怒篇寒風自瑟瑟瓊珠落玉器電墜漁人笠別鶴唳蒼松哀猿啼怪柏數聲如怨訖寒泉古澗溢幾折變軒昂奔流禹門急大絃忽一捻應弦如破的雲煙連變滅風雷怒呼吸數作撥刺聲指遺轟霹靂一鼓息萬動再弄鬼神泣叔夜志豪邁聲名動蠻貊洪爐煨神劍自覺乾坤穿鍾會來相過箕踞方袒楊一且諸殺之始知襟度阮新聲東市絕孝居無所

獲密傳迨王遊曾為山甫客近代有張研妙指
 莫能及琴道震汴洛屢陪光祿席噐之雖有聲
 鍊其頭垂白中間另起意沉思至峻逆節秦似
 支離美玉成破壁為山麪一篲未精誠可惜我
 愛棲崑翁翻聲從舊格始終成一貫雅趣起今
 昔三引入五序始作意如翕縱之果純如將終
 繳而繹松生能作此史臣書簡策又謂神所授
 傳自華陽驛韓臯破是說以為避晉隙張崇作
 譜序似是未為得我今通此論是非自懸隔商
 與宮同聲斷知臣道逆權臣侂人主不啻韓相
 賊安得聶政徒元惡誅君側上欲悟天子下則
 有所激惜哉中散意千古無人識

吾山吟

兒時學鼓琴未期月頗能成弄有古
 調絃泛聲一篇鑄愛之請余為文因補
 以木聲稍隱括之歸於羽音起於南
 呂終於太簇亦相生之義也以文之
 首句有吾山之語因命為吾山吟聊
 塞鑄之請不敢示諸他人也湛然題
 吾山吾山予將歸予將歸深溪蒼松圓茅亭高

局柴扉水邊林下琴書樂矣水邊林下琴書樂
 矣不詩市朝知依鶴悲吾山胡不歸

從萬松老師乞玉博山

吾師珍惜玉山爐可嘆雕紋朴喪初無黨無偏
 三足峙不緇不磷一心虛禮佛誦課須資汝示
 衆拈香正起予對此好彈三澗雪因風遠寄萬
 松書

寄萬壽潤公禪師用舊韻

懶答禪師一紙書禪師佳句古誰如不才嘆我
 垂々老美裕憐君綽々餘斷臂志能如慧祖點
 胞終不似雲居三關參到縱橫處識破黃龍脚
 似驢

寄聖安澄公禪師

澄公屢有寄來書不著寒溫問訊予老栢依然
 籠古殿庭中有性栢數株旃檀無恙鎖精廬金鱗透網三
 乘外大隱居鄧十載餘聖安居祇有此兒堪恨處
 向人剛覓護身符

寄甘泉禪師謝惠書

萬松節外有孫枝德業文章冠一時不惜臨風
 寄新句知音消得湛然詩

送房孫重奴行

汝亦東丹十世孫家亡國破一身存而今正好
行仁義勿學輕薄辱我門

從龍溪乞西崑香并方

余愛龍溪老人之西崑香屢乞之每

恨得少旋墮而盡因道鄙語乞香并方

我愛龍溪新樣香西崑風韻卒難忘深玄欲說

舌頭短妙觀先通鼻孔長秋水彈時宜受用碧

崑讀處更相當清香妙譜都拈出莫惜十年薰

樂方

乙未元日

劫前別有一壺天萬古長空無後先建化門頭

聊爾耳也隨徒衆賀新年

付從究

曠劫茫茫困路塵回頭便是故園春而今既過

松軒老究取元來不死人

旦日遺從祖

乙未旦日從祖索詩浪道數句以遺之

塵世春風歲又遷僚屬來賀古川前誰知萬法

生心上不覺雙毛落髮邊人生能得幾納履文

章不直一文錢威音那畔乾坤別且道而今是
幾年

旦日示從同仍簡忘憂

乙未旦日從同索詩因道拙偈二十

韻仍簡忘憂

昔我馳星軺駐車歸化城汝方未掘衣從同訓

其名侍余垂十年百事無一成律曆且及半琴

道猶未精禪書置一隅尚未窮一經大道若滄

海萬古長澄清酌之而不竭注之而不盈偃鼠

得滿腹亦足飽鯤鯨又如大圓鏡歷劫長圓明

中間無影像應物而現形漢胡逐相照出沒能

縱橫又如萬鈞鍾寂然藏雄聲隨叩而即應圓

音自錚鏗小擊而小響大撞而大鳴又如長明

燭積歲長熒熒分為百千萬光明如日星惠之

而不費是為無盡燈日月照天下不可語瞽盲

雷霆碎山岳聾者未曾聽枯木元無花却怨春

不平作偈以勸汝可以為盤銘

元日勸忘憂進道

乙未元日忘憂居士索詩勉道數語

因勸其進道云

劫外風光別人間日月遷南洲添一歲北海又
二年榮利蝸粘壁功名蟻慕羶萬緣都放下好
叩祖師禪

轉燈

乙未元日安慶以轉燈見贈忘憂居士索詩走筆作偈以警世云

安慶作戲燈惠然來贈我藏燈借微明細火薰
其座乘茲風火力盤旋如轉磨中有角抵人揮
臂不知禍團々十萬匝輪迴莫能越此燈雖戲
且無果大因果三世塵沙佛皆如轉燈過三千
大千界成壞亦風火所以明眼人重道輕利貨
生死比夢寐榮華等涕吐長行此觀心人間都
看破多少看燈人知音無一箇

錄寄新詩呈冲霄

冲霄酷愛玉泉詩媿我年來無好辭錄寄新詩
三十首莫教俗子等閑知

寄東林

屢承

東林同參賜書未違裁答亂道鄙語
以代手訥云

同泰萬里寄書來盟手緘封手自開沒骨舌頭我
難說無根樹子若能栽金鴨手段平翻海任老鉤
竿不釣能何日萬松軒側畔笑談抵掌一開懷

借琴

龍崗居士本知音泰透淵明得趣心暫借桐君
休吝惜玉泉習氣未琴

戲景賢

景賢愛彈雉朝飛作是詩戲之

牧犢曾歎雉朝飛七十無妻是以悲何事龍岡
愛彈此欲學白傅覓楊枝

再用前韻

景賢彈雉朝飛予作詩戲之蒙寵和
有若有餘陰乞一枝之句予再用前

韻以拒之

這住行雲不敢飛一聲還噓一聲悲蠻兒深恹
龍岡意唱得香山楊柳枝

又

妙舞盤中塵不飛採蓮一曲繞梁悲慕素魯蠻
獨當兩貫珠歌韻柳腰枝

寄景賢

因足疾在告彈琴逾時腕臂作痛自
訟其癡作詩以寄景賢

湛然有過必人知笑寄龍岡自訟詩闊浮衆生苦為
樂華嚴皇覺藥能醫十年探甲足疾作三月彈
琴臂力衰因病得閑却病閑中雖病也便宜
再用知字韻戲景賢

薄德從來提畏知龍岡又有和未詩機閑不解
活龍美語有是語癖疾還如死馬醫大舜再逢
難未訣周公不夢覺吾衰鳳池元是夔龍宅山
鹿野麋終不羸

復用前韻戲呈龍岡居士兼善長詩友

君有蠻兒我已知湛然援筆上新詩翠眉已惹
禪心動玉頰休教懶聽醫舊有藥爐雖竭底新
未鼎器却扶衰隆玉準能青眼不解雲霓也
自宜西人多
服白衣

其二

行兩行雲一夜飛襄王從此莫含悲蠻兒侍寢
龍岡老恰似柔稔生柳枝

慕樂天

荆水荆水冰冰出出渾如人節灘玉泉佳趣類香山韋

編周易志深意貝葉佛經送老閑真我琴書也
五畝侑人詩酒竹千竿樂天活計都相似腊粉
獨嫌素與蠻

彈廣陵散

居士閑彈止息時胸中鬱結了無遺樂天若得
松生意未肯獨吟秋思詩

戲劉潤之

從劉潤之借杜詩因豪奪之作是詩
以戲之

休嘆夕假不云歸長笑還書是一癡居士親行
萬里地政須百註杜陵詩

用劉潤之韻

箇中消息本忘言一念從渠一萬年大地遍開
皆是水頑石不擊固無烟成佛莫落謝公後建
業從教祖氏先萬法悉從心地起元未禍福不
由天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一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二

琴道喻五十韻以勉志憂進道

彈琴逾時作解嘲以呈萬松老師

勉景賢

和潤之

劉潤之作詩有厭琴之句因和之

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

示志憂

和旭公三絕

再和世榮二十韻寄薛玄之

和蘭仲文二十六韻

又和仲文二百

用曹楨韻

怨浩然

從國才索閑閑煎茶賦

贈高善長一百韻

再廣仲祥韻寄之

寄金城士大夫

誠之索偈

遺姪淑卿香方偈

為子鑄作詩三十韻

琴道喻五十韻以勉志憂進道并序

余幼而喜佛蓋天性也壯而涉獵佛

書稍有所得頗自矜大又癖於琴因

檢閱舊譜自彈數十曲似是而非也

後見琴士弭大用悉弃舊學再變新

意方悟佛書之理未盡遂謁

萬松老人旦夕不輟叩參者且三年

始蒙見許是知聖諦第一義諦不在

言傳明矣邇因忘憂學鼓琴未期月

稍成節奏又知學道之方在君子之

自強耳故作琴道喻述得旨之由勉

子進道之漸云

昔我學鼓琴豪氣凌青天輕笑此小技何必師

成連竇架翻舊譜對語尋冰絃自彈數十弄以

謂無差肩有客來勸予因舉莊生篇時君方誦

書輪扁居其前釋推而入請何故讀殘編上古

已久矣不得見聖賢遺書糟粕餘與道雲泥懸

臣年七十杖雙鬢如垂綿斷輪固小巧巧性非

方圓心手兩相應不能語子馬是知聖人道安
得形言詮至今千載間其論不可遷琴書紙上
語妙趣焉能傳不學妄穿鑿是為誰之愆余方
詢拜君服膺乃拳；相對受指訣初請歌水仙
吟揉不踰矩節奏能平；起伏與神會態狀如
雲烟朝夕從之遊琴事得大全小藝尚如此大
道寧不然當年嗜佛書經論窮疏箋公案助談
柄賣弄猶頑禪一遇 萬松師驚駭蒙策鞭
妾身事洒掃拒衣且三年圓教攝萬法始覺墮
板偏回視平昔學尚未及埃涓漸能入堂奧稍
稍窮高堅疑團一旦碎桶底七八穿洪爐片雪
飛石上栽白蓮佛祖立下風俯視威音先忘憂
西域時師我求真筌經今十五春進退猶遷延
望涯自退縮甘心嗟無緣將求無價寶未肯酬
一錢未敢半簣土欲酌九仞泉美玉付良工良
工得雕錫良金不受冶徒費爐鞴煇燭開君近好
琴停燭夜不眠彈之未期月曲調能相聯君初
未彈時曾不知勾鐺學道亦如此惟患無精專
誰無摩尼珠誰無般若船立志勿猶豫叩叅宜
勉旃他時大徹悟沛然如決川毛端吞巨海芥

子舍大千瞬息一世過生死相縈纏此生不得
覺曠劫徒悲煎吾言真藥石瘳子沉痾痊

彈琴逾時作解嘲以呈

萬松老師

一曲悲風歷指寒昔年曾奉萬松軒本嫌浮脫
刪吟柳為愛軒昂變撞敦高趣釀成真有味煩
襟洗盡了無痕禪人若道聲塵妄孤負觀音正
法門

勉景賢

昨日景賢坐間屢稱東坡真人中之
龍也若慕其才而異其志採其華而
弃其實又何益於事哉因作偈以勉
之云

既慕東坡才當如東坡志君才如東坡其志未
相似詩似東坡詩字如東坡字胡不學東坡且
學長不死

劉潤之館於志慶門下作述懷詩有弟
子二三同會食誰曾開口問先生之句
余感而和之

從來重士還相重到底輕人却自輕醜廢翻然

便歸去至今高尚穆先生

劉潤之作詩有厭琴之句因和之

學士既歸夫子道吾儒宜識仲尼心當年刪出詩三百時復絃歌不廢琴

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

興亡千古事勝負一杆碁感恨空興歎悲吟乃

賦詩三皇崇道德五帝重仁慈禮廢三王謝權

興五伯滿焚書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

亂身亡國亦隨阿房修象魏徐福覓靈芝偶語

真虛禁長城信謾為只知秦失鹿不覺楚亡雞

約法三章日思垂四百基漢興學校啓文作典

章施續武疲中夏窮兵攘四夷嗣君恩稍失劉

氏德難衰新室雖興難真人已御期魏吳將奮

起靈獻自荒嬉賦子權移漢姦臣塢築鄧三朝

如峙鼎四海若芬絲繞奉山陽主已生司馬師

仲謀服孟德葛亮倍曹丕唯晉成獨統平吳混

八維有初終鮮克居治亂誰思蟬鬢充蘭掖羊

車遠竹岐孫謀無遠慮神器委癡兒國事歸椒

室民飢詢肉糜為人昧叔麥聞蝶問官私衛瑾

嘗幾諫何曾已預知五胡雲擾攘六代電奔馳

川谷流腥血却原厭積屍天光分耀日地里裂

瓜時歷數當歸李驅除暫假隋西陲開鄣善東

鄙討高麗驚駕如江國龍舟泛汴漪錦帆遮水

面粉浪汚河湄府藏金帛積生靈氣力疲盜賊

天下起章奏禁中欺海內空龍戰河東有鳳姿

元戎展鷹犬頡利助熊羆奉表遵朝命尊王建

義旗經營於盜手禪讓託君諱豪哲歸吾毅要

荒入我羈太宗真令主貞觀有皇規正美開元

治俄成天寶悲曲江還故里林甫領台司裂土

封三國纒頭受八姨霓裳猶未罷擊鼓恨來遲

逆寇陵丹闕君王捨翠眉兩京賊黨滅方鎮重

權移朱李元堪歎石劉亦可嘆九州重構亂五

代荐荒飢遼宋分南北翁孫講禮儀皆宋事遼為

以序昭穆至李年宣和風侈靡教主德庸卑背約

遼為蕭宋為孫絕鄰好興師借寇資懸知喪唇齒何事撤藩籬

失地人皆怨蒙塵悔可追遼家遵漢制孔教祖

宣尼煥若文章備康哉政事熙朝廷嚴衮冕郊

廟奏堯堯校獵溫駝射行營習正奇南州走玉

帛諸國畏鞭笞天祚嬌人上朝鮮叛海涯未終

三百祀不免一朝危鴨綠金朝起鴨綠江武元

桑乾玉壘遺金兵通京師天祚西狩遺傳國後遼興大壘於雲中之桑乾河竟不發

石西域統龜茲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大石林牙遼之

宗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九西域數十國幅員教萬里傳教主九百餘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武元平宋地殷禮雜宗姪全謂箕子之裔辨用周禮治國宗文

事拔賢尚賦詞邦昌君洛汭劉豫立青淄大定

民興詠明昌物適宜日中須景月滿必光衛

肘腋獨夫難立墟七廟隳

北朝

天輔祐南國俗瘡痍天子潛巡狩宗臣嚴守陴

山西盡荆枳河朔半豺狸食盡謀安出兵羸刀

不支長圍重數匝久困再周暮太液生秋草姑

蘇遊野糜忠臣全節死餘衆入降麾 文獻生

三子 東丹第八枝虛名如畫餅遺業學為箕

自笑蓬垂鬢誰怜雪滿髻撫膺長感慨搔首幾

嗟咨車蓋知何處衣冠問阿誰自

天明下詔知我素通著發軔袞琴劍登車執策

綏穹廬或白黑驛騎半黃駝肥嚮白如瓠瓊漿

甘似飴天山連北府天山之北唐北庭都護府在焉瀚海過西伊

伊川之西北有瀚海伊州又謂之西州 天馬窮勁潑

神兵過月氏感

恩承

聖勅寄佳到尋魚尋魚度西域城名西人云尋魚肥也廣城也通謂之肥城春色

多紅樹秋波搃綠陵西域風俗家必有園圍不須賒必成趣多有方池園治

酒飲隨分有驢騎畝畝樓禾粟園林足粟梨春

梗光燦玉煮舒滑流匙

聖祖方輕舉

明君應樂推

龍庭陳大禮

原廟獻明茶萬國朝

金陛千官列

玉墀

求賢為輔弼

舉我忝丞疑才德真為慊顛危不辭持願從麋

鹿性豈戀鳳凰池投老誰為伴黃山有敏之

示忘憂并序

余作懷古詩百韻非徒作已使世之人知成敗之可鑑出世之人識興廢

之不常也因作偈以見意云

歷代興亡數張紙千年勝負一盤碁因而識破

人間夢始信空門一著奇

和金城寶宮旭公禪師三絕

知公已得夜明符任運騰、無所拘見說金城
多長者有人青眼待君無

南北東西捻一家繞生擬議便生瑕人、錯認
髯居士只有禪師不眼華

旭老今年雖也無薰堆却得舊明珠穹廡半夜
無燈燭請盡平安一紙書

再和世榮二十韻寄薛玄之

余嘗和李世榮律詩二十韻薛玄之
和元韻見寄以求拙語因再和之

尚記承平日為學體自強經書興我志功業逼
人忙蟄窟長思震葵心本慕陽蛟龍初得兩日

月近依光事主心無隱遭時策建長引君當正
道陳事上封章亦既尊仁義胡為失毅剛箴規

盡忠赤人物敢唯黃斷似南山定言令北斗昂
勸君師魏鄭嫉惡法張綱青眼蒙高顧白眉忝

最良誰知天有數不覺漢亡疆人笑段干木誰
師由子方上蒼垂大命

天闕冊明王殷室君雖滅仁人道未亡南州遠
煙水北海幾星霜

仁政時將治

明君國寢昌卿雲知有慶嘉穀又呈祥名遂宜
思退機危乃自戕歸歎今好賦聞道故園荒

蘭仲文寄詩二十六韻勉和以謝之

我愛仲文公敦純有古風科名擢乙選制策肯
宸衷作事能謀始為人克有終養如鄒軻聲氣
成自仲尼銘致主忠誠懇容人便腹空一朝淹
驥足百里試鳩功牛刀聊施割囊錐已脫鋒屯
方雷雨動泰未地天通聚散悲歡裏興亡夢寐
中勢傾秦夫鹿姦殞絲為熊不學東方朔誰徵
皇甫高洛陽傳白傳江夏譽黃童

上國平諸域輿情

連四聰百司將布置多士想登庸未識荆州面
徒思衛玠客中原期混一

天子訪英雄

嘉運人皆幸
亨時君又逢汗俗風已變

明主德方隆

施兩皇恩布
如流直諫從凱元成勳力稷契各言忠我愧凡

庸士恩露

造化工兵氣箕尾沒劍氣斗牛衝西華將歸馬
南陽莫卧龍孝廉為選舉仁義作懈喙

歷運千年合衣冠萬國同羊儀獨有子行待泰
山封

又

仲文才筆冠人間工部壇前第一班世上久無
孔北海雲中誰識謝東山忘懷詩酒醒還醉通
意琴書樂且閑野有遺賢猶未用中書寧得不
胡顏

又

室中忝預萬松籌脫得中間與兩頭反覆人心
厭般室咄嗟天下屬

宗周直須勇退中書事未肯榮貪留國侯奴拾
綸竿與養菱華亭却免舊漁舟

用曹植韻

補金城人字幹臣始冠上詩于我
文采可觀因和元韻以免後進云

征南都護得旋旆平北將軍已罷師襄海謳歌
歸大舜明堂鐘鼓奏咸池咸陽父老傾心日專
國書生得志時收拾琴書我歸去

朝廷人物有華菱

怨浩然

韓浩然嘗以詩許昇元寶器玉潤鳴
泉二琴予已有謝詩今得書以玉潤

遺周漢臣藏昇元而託以他辭因用
浩然新韻以怨之

漢臣小子六和余
嘗戲呼為六居士

先難後易真交契醉許醒違蓋世情玉潤白輸
六居士昇元鳥有一先生昔蒙佳句誠歡拈今
得芳絨且歎驚一入侯門漫似海騷人空夢帳
中聲

元寶器亦
帳中寶

從國才索閑：煎茶賦

聞國才近得閑：手書煎茶賦以詩
索之

聞君久得煎茶賦故我先吟投李詩為報君候
休吝惜照人瓊玖筭多時

贈高善長一百韻

高善長本書生也屢入御園而不提
乃翻然醫隱悉究難素之學後進咸
師法焉與龍崗居士善尤長于詩而
酷愛余之拙語蓋自厭家鷄耳因漫
成俚語一百韻以贈之

君本遼陽人家居華表傍隨任來燕然卜築金
 臺坊幼蒙父兄訓讀書登上庠大義治三傳左
 氏為紀綱詩書究微理易道宗京房史學亦精
 妙論議如馨香行道有餘力下筆能詩章典雅
 繼李杜浮華笑陳梁當年闕科舉郡國求圭璋
 御園屢不捷在前旣糝糠先生乃醫隱退身慕
 羲皇難素透玄旨鍼砭能起殪可並華扁跡可
 聯和緩芳門生皆良醫西海高名揚昔我知君
 名方且王事忙兵塵隔東西忽成參與商君初
 涉洛渥我已達燉煌瀚海浪奔激金山路彷徨
 而遊幾萬里西鬢今蒼々西方好風土大率無
 桑柘家々植木綿是為穉種羊年々早作甌未
 識舞鷓鴣決水溉田圃無歲無豐穰遠近無饑
 人四野棲餘糧是以農民家處處々皆池塘飛泉
 流曲水亦可斟流觴早春而晚秋河中類餘杭
 濯足或濯纓肥水如滄浪雜花間側柏園林如
 繡粧爛醉蒲萄酒渴飲石榴漿隨分有絃管巷
 陌雜優娼佳人多碧髻飯々白衣裳市井安立
 墳畎畝連城墮錢貨無孔郭費餘稱斤量甘心
 如馬首大者狐可藏揀杏兼食核西方善人皆生食之甘香如芭櫬

冷爪悉去懷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滿筵芭櫬
 如棗可愛白沙糖人生為口腹何必思吾鄉一
 住十餘年物我皆相忘

神祖上仙去

聖主登明堂駟騎傲我歸忝位居巖廊河表寒

舊盟廊秦成戰場

翠華乃南渡

鸞馭聲辮々

六軍臨孟津偏師出太行間路入斜谷南鄙侵

壽唐犄角皆受敵應戰實未遑一旦汴梁破何

足依金湯

下詔求明醫先生隱藥囊馳轡來

北闕失措空倉惶我於群鷄中忽見孤鳳凰下

馬執君手涕淚其如霧我歎白頭翁君亦嗟髯

即停燈話舊事談笑吐肺腸酬酢覓佳句沉思

搜微茫湛然訪醫藥預備庸何妨萬君略啓口

確論聞未嘗醫術與治道二者元一方武事類

藥石文事如膏梁膏梁日々用藥石藏中箱一

朝有急病藥石施鋒銳病愈速藏藥膏梁復如
 常緩急危難作大劍須長槍寇止兵弗敢自焚

必不長發表勿攻裏治內無外傷朝廷有內亂
安可搖邊疆、塲或警急中變決自戕陰病陽
脉生陽證陰脉亡暴法譬之陰仁政喻之陽太
子雖日久恣暴降百殃大亂遍天下行仁降百
祥一君必二臣佐使仍參詳不殊世間事庶民
無二玉國老似甘草良將比大黃一緩輔一急
一柔濟一剛病來不速治安居養豺狼疾作儻
無藥遇水之舟航病固有寒熱藥性分溫涼療
熱用連藥理寒宜桂薑君子與小人禮刑令相
當虛者補其羸實者瀉其強扶衰食枸杞破血
服檳榔抑高舉其下天道猶弓張損餘補不足
貧富無低昂寒多成冷痲熱盛為瘡瘍政猛民
傷殘政慢賊猖狂保生必求源胃府為太倉四
時胃為主端居鎮中央朝廷天下本、固邦家
昌實、而虛、其謀元不臧五行不偏勝所以
壽而康太宗子府兵是致威要荒未病宜預治
未亂宜預防賊臣弑君父禍難生蕭牆辨之由
不早即漸成堅霜心腹尚難治向復及膏肓湛
然聞此語不覺興胡床謝君贈誨言苦口如藥
良問一而得二和璧并夜光走筆書新詩一笑

呈龍岡

再賡仲祥韻寄之

金城薛玄之用李世榮舊韻寄詩於
余索拙語已和寄忽思冰巖再賡仲
祥元韻以寄之

能談仁義兵經傳宗素臣字畫類閑、句法如
之純澹然與世疎渭水獨垂綸蒿萊塞庭除塵
土雷衣紳歸我夫子門三月無違仁後生來從
學善誘能循、顏卷不改樂范甌長生塵仰不
媿於天俯不忤於人進德方乾、慎行而脩身
旅食秦晉間騎驢三十春珠玉炙人口麗藻嘉
彬、今年又絕糧生涯如在陳歌詠猶不輟真
為萬天民新詩過子卿離騷齊靈均忘機天壤
間舉措皆天真濯足滄浪中鷗鷺來相親胸中
萬卷書下筆端如神素貞經濟才人品伊臯倫
桂林祇一枝亦何慚却說

寄金城士大夫

遠聞金城學齋絕糧困奉粟十斛助
糞蘊之資故作小詩以勵本土學士
大夫

金城人士本多奇何事庠宮久茂資周急無輕
五秉粟傷時日寄一篇詩

誠之索偈

誠之久侍

萬松師何事十年下手遲劫火光中須退步青
春寧有再來時

遺姪淑卿香方偈

姪淑卿疾作索安息香於余欲辟邪

也將謂汝是箇中人猶有這箇在因

作香方偈以遺之

我有一香、秘之不敢說心生種、法生心滅

種、法滅退身一念未生前此是真香太奇絕

邪神惡鬼永沉澗外道天魔皆胸裂

為子鑄作詩三十韻

乙未為子鑄壽作是詩以遺之鑄方

年十有五也

皇祖遼太祖奕世功德積彎弓三百鈞天威、

萬國一旦義旗舉中原如捲席東鄒收勾麗西

南窮九譯古器獲軒鼎神寶得和璧南陬稱子

孫皇業幾三百赫、東丹王讓位如夷伯藏書

萬卷堂丹青成畫癖四世皆太師名德超今昔
我祖建四節功勳冠黃閣先考文獻公弱冠已
卓立學業飽典墳創作乙未曆入仕三十年廟
堂為柱石重義而疎財後世遺清白我受先人
體競、常業、十三學詩書二十應制策禪理
窮畢竟方年二十七萬里渡流沙十霜泊西域
自愧無才術忝位人臣極未能扶顛危虛名徒
伴食汝方志學年才陰真可惜致、進仁義不
可為無益經史宜勉旃慎毋耽博奕深思識言
行每戒迷聲色德業時乾、自強當不息幼歲

侍

呈諸且作

春宮客一旦衝青天翱翔騰六翮儒術勿踈廢

祖道宜薰炙汝父不足學汝祖真宜式酌酒壽

汝年五福自天錫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二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三

楞嚴外解序

心經宗說後序

糠孽教民十無益論序

釋氏新開序

屏山金剛經別解序

書金剛經別解後

賈非能修 夫子廟說

永安寺請予為功德主疏

請旭公住寶宮寺疏

請文公住玉山開堂出世疏

請嚴庵主任東堂出世疏

請希庵主任晉祠奉聖寺開堂疏

請學庵主任翠微山寶林寺開堂出世疏

請石州海秀首座住文水壽寧寺疏

太原山開化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重修 宣聖廟疏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請與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請湘公住持興教寺疏

請東林老人住雲巖寺疏

請栢巖儼公疏

栢州重修 宣聖廟疏

安慶織萬佛疏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

題萬壽寺碑陰

和公大禪師塔記

萬壽寺創建厨室上梁文

茶榜

約善長和詩戰書

寄萬松老人書

萬松老師萬壽語錄序

祭姪女淑卿文

和林城建 行宮上梁文

為武川摩訶院創建佛牙塔疏

楞嚴外解序

昔洪覺範有言天台智者禪師聞天竺有首楞嚴經旦暮西向拜祝願此經早來東土續佛慧命竟不得一見今板書遍天下有終身不開其

名者因起法輕信劣之嘆若夫微心辨見證悟窮魔明三界之根探七趣之本原始要終廣大悉備與禪理相為表裏難具眼衲僧不可不熟繹之也余故人屏山居士牽引易論語孟子若氏莊列之書與此經相合者輯成一編謂之外解實漸誘吾儒不信佛書者之餌也吾儒中喜佛乘者固亦多矣其全信者鮮焉或信其理而弃其事者其理事而破其因果者或信經論而誣其神通者或鄙其持經或譏其建寺塵沙之世界以為迂闊之言成壞之劫波反疑駕馭之說亦何異信吾夫子之仁義詆其禮樂取吾夫子之政事舍其文學者耶或有攘竊相似之語以謂皆出於吾書中何必讀經然後為佛此輩尤可笑也且竊人之財猶為盜矧竊人之道乎我屏山則不然深究其理不廢其事其於因果也則舉作善降祥之文引羊祐鮑靚之事其於塵界也則隘鄒子之說婉樂施之談其神通也則云左慈術士耳變形於魏都皆同物也疑吾佛不能變千百億化身乎其於劫波也則云郭璞曰者卜年於魯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

百萬之多劫耶其於持經也則云佛曰禪師因聞誦心經咒言下大悟田夫俚婦持念諸課者詎可輕笑之哉其於建寺也則云阿蘭若法當供養彼區區者尚以土木之功為費何庸望之甚耶其評品三聖人理趣之淺深也初云稍尋舊學且窺道家之言又緒內典至其邃處吾中國之書似不及也晚節復云余以此求三聖人垂化之理而後知吾佛之所以為人天師無上大法王者非諸聖之所以能侔也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即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書中國無西方書也或問屏山何好佛之深乎荅云感恩之深則深報之屏山所謂心不負人者矣渠又云吾佛之所誨人者其實如不誑不妄豈有毛髮許可疑者耶噫古昔以來篤信佛書之君子未有如我屏山之大全者也近代一人而已泰和中屏山作釋迦文佛贊不遠千里以序見託予萬松老師永長巨豪劉潤甫者笑謂老師曰屏山兒時聞佛以手加額既冠排佛今復贊佛吾師之序可慎與之庸詎知他日得不復似韓歐排佛乎老師曰不然今屏山

信解入微如理而說豈但悔悟於前非亦將資
信於來者且兒時喜佛者生知宿稟也既冠排
佛者華報盡惑也退而贊佛者不遠而復也而
今而後世尊所謂吾保此木決定入海矣後果
如吾師言余與屏山通家相與爾汝曾不檢羈
其子阿全輩待余以叔禮

天兵既克汴梁阿余挈遺孀來燕寓居禹松老
師之席老師助錢木之資欲廣其傳阿全致書
請余為引余亦不讓援筆疾書以題其端不惟
彰我

萬松老師實有知人之鑑抑亦紀我屏山居士
克終全信之心且為方來淺信竊道者之戒云
甲午清明后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
卿序于和林城

心經宗說後序

白華山主楷折脚鑪煮熟沒米粥萬松野老用
穿心椀盛與無口人雖然指空話空爭奈依實
具實嗟見運掄吞棗只管誦持故教混沌開眉
妄生穿鑿如明以字莫認經頭未解本文且看
注脚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詳勘印行

辨孽教民十無益論序

昔予友以好論見寄屬予求序以行世予恐謗
歸於講主者辭而不序遂採萬松老師賦意及
講主餘論述辨邪論之意以謂世人皆云釋子
黨教護宗由是飛謗流言得以藉口予本書生
非釋非獮徒傍杖義辨而證之何為不可乎予
又謂昔屏山居士序輔教編有云儒者嘗為佛
者害佛者未嘗為儒者害誠哉是言也蓋儒者
率掌銓衡故得高下其手其山林之士不與物
競加以力孤勢劣曷能為哉予觀作頭陀賦數
君子皆儒也予不辨則成市虎矣不獨成市虎
抑恐崔浩李德裕之徒一唱一和撼搖佛教為
患不淺故率引儒術比而論之以勵吾儒為獮
孽所惑者論既述所謂予友者復以書見示其
大略曰講主上人者以獮孽叛教積風乃檢閱
藏教尋釋儒經積有年矣窮諸佛之深意達三
乘之至真列十篇之目成一家之言語辨而詞
溫文野而理親聞之者是非莫逃誦之者邪正
斯分雷震獅吼邪摧魔奔良謂偃德草之仕風
釋疑冰之陽春噫或佛道之未喪也諒必由子

斯文乎是以信奉佛教者展轉錄傳不可勝紀
京城禪伯尊宿欲流之無窮不憚萬里徃復數
書託子為序今之士大夫才筆勝子者固亦多
矣豈不能序此一書乎以子素淘汰禪道涉獵
佛書頗知旨歸故也子何讓焉此老不避嫌疑
自其謗讟而為此書彼且不避子何代彼而避
謗乎吾觀子所著辨邪論止為儒者述儒之信
嫌者止二三人而已矣市井工商之徒信嫌者
十居四五自非此書彼曹何從而化之乎子所
得者少所失者不為不多矣書既至予不能答
謹以書意序諸論首丙戌重午日題于肅州郡
善城

釋氏新開序

昔仰嶠叢林為燕然之最主事僧革歷久不更
執權附勢動搖住持人來和中本寺奏請

萬松老人住持上許之

萬松忻然奉話人或勸之曰

師新出世彼易

師之年少彼不得施其欲必起風波無遺後悔

手 師笑而不答既住院

師一遵舊法無所變更惟拱然而已夏罷主事
輩依例辭職

師因其辭也悉罷之

師預于衆中詢訪耆德為衆推仰者數人至是
咸代其職積藏積風一朝頓革遂近翕然稱吾
師素有將相之材矣邇後章廟秋獵于山主事
輩曰

師曰故事車駕巡幸本寺必進珍玩不然則有
司必有詰問

師責之曰十方檀信布施為出家兒余與若不
具正眼空食施物理應償報汝不開木耳之緣
乎富有四海貴為一人豈需我曹之珍貨也哉
且君子愛人也以德豈可以此瑕類貽君主乎
困手錄偈一章詣行宮進之大蒙稱賞有成湯
狩野恢天網呂尚漁磯浸月鉤之句誠仁人之
言也翌日章廟入山行香屢垂顧問仍御書詩
一章遺之師亦泊如也車駕還宮遣使賜錢二
百萬使者傳勅命

師跪聽

師曰出家兒安有此例使者怒曰若然則予當

迴車

師曰傳旨則安敢不聽不傳則亦由使者意竟焚香立聽詔旨章廟知之責其使曰朕施財祈福耳安用野人閑禮耶上下悚然服

吾師不屈王公之前矣此二事天下所共知者也自餘

師之隱德默行未播於人間者何勝道哉

師之功于扶聖教急於化人心也萬分之一見之於此書乎

師應物傳道之暇手不釋卷凡三閱藏教無書不讀每有多聞能利害於佛乘閱涉于教化者悉錄之日之曰釋氏新聞將使見書而知歸聞言而嚮道真謂治邪疾之藥石濟迷塗之津梁也豈小補哉石門洪覺範著林間錄辨而且文間有偏黨之語後之成人之美者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我萬松老師之意扶教利人也深是以推舉他宗談不容口此與覺範之用心相去萬：者也請是書者當知是心矣嗚呼偉哉予請刊是書行于世因為之序甲午上元后一日湛然居士

漆水移刺楚才題

屏山居士金剛經別解序

佛法之西來也二十餘祀寶藏琅函幾盈萬軸可謂廣大悉備矣獨金剛一經或明眼禪客若脫白沙彌上至學士大夫下及野夫田婦里巷兒女子曹無不誦者以類見如閑姑置而不問者有之以至理叵測望涯而退者有之噫信其小而不信其大信其近而不信其遠信其所聞而不信其所未聞信其所見而不信其所未見自是非而非他執一而廢百者比：然又何訝焉偉哉屏山居士取儒道兩家之書會運共二師之論牽引雜說錯綜諸經著為別解一編莫不融理事之門合性相之義折六如之生滅剖四相之鍵開謂真空不空透無得之得序圓頓而有據識宗說之相須辨因緣自然喻以明珠論諸佛衆生譬之圓鏡若出聖人之口冥契吾佛之心可謂天下之奇才矣嘻此書之行於世也何止化書生之學佛者偏見衲僧無因外道皆可發藥矣昔予與屏山同為首掾時同僚譏此書以為餽餽之其予尚未染指於佛書亦少

惑為今熟繹之自非精於三聖人之學者敢措一
辭於此書乎吁小人之言誠可畏哉乙未元日
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序於大磻黃石山

書金剛經別解後

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是知學道未至於純粹精微之域雖聖
人亦少惑焉昔樂天荅制策稍涉佛教之譏中
年鄙海山而修堯率垂老為讚佛發願文乃云
起因張本其事見於本集子瞻上萬言頗稱釋
氏之弊晚節專翰墨為佛事臨終作神呪浪出
之偈且曰著力即差其事見於年譜退之屈論
於大嶺而稍信佛書韓文公別傳在為永叔眼
膺於圓通而自稱居士歐陽公別傳在為是知
君子始惑而終悟初過而後俊又何害也屏山
先生幼年作排佛說始不忍聞未幾翻然而改
大其書作二解以將前非所謂改過不吝者余
於屏山有所取焉後之人立志未定惑於初年
者當以此數君子為法乙未清明日湛然居士
題于別解之後

賈非熊修 夫子廟疏

天產宣尼降季周血食千祀德難酬重新庠序
獨無力試向滄溟下釣鈞

孝義永安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塵緣不盡淹鳳池而有年習氣難忘慕禪林而
未暇適遇昭公老子請作永安主人乞聞一聲
何須再讓葛藤舊業宛如馬耳之風松菊新堂
便是終焉之計謹疏

請旭公禪師住應州寶宮寺疏

孫枝出自萬松中便好移來植寶宮覆蔭人天
正今日不妨鼓動劫前風

請文公庵主住玉山開堂出世疏

兒大做翁當仁不讓便請承當何須再勸
請嚴庵主住東堂出世疏

西堂柔東堂山東過山西禪師開狗口居士展
驢蹄

請希庵主住晉祠奉聖寺開堂疏

晉祠山水冠人間好請希公向此閑飯了蒙頭
三覺睡達人休說趙州關

請學庵王住翠微山寶林寺開堂出世疏

金城元有翠微山寶刹禪林積炭閑笑請學公

來領略一瓶游戲白雲間

請石州海秀首座住文水壽永寺疏法實法屬也

聞道霖師退壽寧秀公難弟亦難兄新詩遠寄

石州去貶起眉毛便好行

太原山開化寺灰燼之餘再新故宇請

為功德主因作疏

竊以塵緣有數否則泰則亨聖道無窮變則

通則久惟開化之故剝實太原之名藍兵火

以來劫灰而已住持人固有定老功德主乃請

湛然良慰殷勤強為領略禪心佛語誰知教外

別傳梵剎蓮宮更看無中唱出謹疏

重修 宣聖廟疏

精藍道觀已重新獨有庠宮尚堯垣試問中州

士君子誰人不吐

仲尼門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竊以生死蒙恩便見法門不二怨親普濟始知

檀度無私仰惟佛陀興悲爰自阿難張本欲啟

無遮之大會必資有衆之良緣但肯同心便希

垂手謹疏

請與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竊以深達大本何妨摘葉尋枝截斷衆流便是

隨波逐浪欲整雲門窠窟必求佛覺兒孫伏惟

與公和尚道合圓通法傳圓照達人便出方為

禪子家風戀土難移未是衲僧氣息謹疏

竊以轉身就父從來禪子宗風借路還家好箇

衲僧消息伏惟與公和尚受戒崇壽得法聖安

未聞微猷權棲大覺因席就請何須特地人情

准帖奉行折合這翻公案謹疏

竊以釋迦性迦葉富無物與人與公俏聖安慈

慢藏誨盜既收鉅斧子不藉破皮鞋須要粒龍

似龍何礙將錯就錯拖將十字街裏便好投衙

推來百尺竿頭更教進步謹疏

竊以法海彌深曹水五流分派化風猶扇雲門

一葉重華與公庵主透圓照之重關提圓通之

正令善作降龍相能談文字禪闍裏刺頭最好

遊人便出穩處下脚何礙過緣即宗謹疏

竊以當年嚼飯喂嬰兒聖安左錯今日把棒喚

狗子居士風顛你打開漆桶徹底承當我孽破

面皮須要相見橫柳栗木獨行正令莫壓弱倚

強與栴檀佛共演梵音好揀行奪市謹疏

請湘公上人住持新院仍名興教寺者因作疏

寶刹成空隨劫灰而已滅精廬如聖迹

化日而重新為

國報 恩可名興教赤軸黃卷且圖摘葉尋枝

寶藏琅函何礙尋行數墨謹疏

德興府岷岷雲嵩寺請東林老人住持疏

昔日山中養聖胎峪中松檜手親我院荒松老

無龍象便請東林更一來

公幼年嘗在此寺有手植松在焉

請栢岳儼公疏

良弼施宅創天寧却請天寧舊衲僧為報栢岳

休遜讓開中續出祖師燈

邛州重修 宣聖廟疏

宣尼萬世帝王師可嘆荆榛沒古祠重整屏宮

闡文教顯觀日月再明時

安慶織萬佛疏

余自忝預政事以未懶為疏文恐物

議挾勢故也安慶者工巧妙天下自

初新意織萬佛為施嘉其意因破戒

作此疏云

十方三世萬如來不犯梭頭寶座開單手元知不成拍三臺湏要大家催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

通化再宿于井山故得名

昔日文殊曾復宿當年聰老可重來

山便是真佛窟何必區區禮五臺

題萬壽寺碑陰

昔遠磨面來禪宗大播門庭峻峭機變驟馳非

世智辯聰所能曉也其與奪之間固有賓主抑

揚之際不無權實其未具透關眼者豈免隨語

法解之病哉香山俊公和尚受法於大明渠謂

洞山之後偏正五位失其本意亦行權之語歟

同參榮公聞之果吞鉤餌俊公門人輩從而勤

諸石遠發後世之一笑噫受師之道而反謗之

是自謗也何止自謗也曹山技子青州諸師之

道皆不足法矣顧香山亦近世之豪邁者也忍

為此事邪昔雲門拈世尊初生因緣云我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琅玕覺云雲門可謂

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臨濟臨終

謂三聖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至今法道大行是知宗門之語一擡一榻豈可
以世間語言定其準的也哉若香山果無毀大
明意後之子孫宜改覆車之轍不然則自有勝
然老人之韻語予手書于故碑之陰以為來者
誠其辭曰燕俊與朔榮齊足出大明俊趨往巨
剎黨奮梟獍探抱洞山足逆坊大明晴開見
吊流李榻腕皆含情榮甘溺蓋甕掉尾求羶腥
曲助碑其言欺賊晚來誠我覽取諸譬：彼秦
築城秦非不謀固無德秦亦傾上德無可德下
德方紀銘端然居上德非碑道亦行况聖不自
會古德云其足聖人法聖人不會其肯自矜盈修母致子有反
是而未矜矜目花只自見耳磬約誰聽難欲信天
下未必同為聲不見三葉祖削跡捨身名兒孫
愈岳立之史傳愈余鏗不見北宗下功勳石上爭
期昌竟何昌千古招論評俄柔慶基敗師嘗記
曰破有黨借必不得好嗣玷累斯文貞贊然真
虛堂徒表黨宗明

和公大禪師塔記

師本平水人俗姓段氏幼習儒業甫冠應經義
舉因閱春秋左氏傳悟興衰之不常慨然投筆

退居山林年二十弃俗出家禮平陽大慈雲寺
僧宗言為師受戒披剃頗習經論後開教外別
傳之旨乃傾心焉遍謁諸方因緣不契師知萬
松老人之聲價照映南北直抵燕然而見之居
數載師資道契始獲密許人頗知之丙戌夏六
月故勸農使王公為功德主作大齋又蒙行者
相公泊以下條佐專使賈疏勸請開堂出世因
住持大萬壽禪寺師素剛毅寡合未暮退居漁
陽之盤山報國寺建州元帥葛公權府朱公彈
壓樊公聞師之名飛疏敦請辭不獲已杖錫北
行詣建州梨花道院以塞其命未幾示微疾移
居閭山之崇福寺養病一日忽召門人普淨輩
謂之曰生死去來猶空花水月何足為訝遂淨
髮更衣端坐而囑後事乃作頌曰臨行一句當
而不諱皓月清風不居正位頌畢右脇而寂師
將順世有本寺傳戒大師臨謂之曰善為道路
師笑而不荅令衆且去勿諠衆皆出聞師出一
聲衆驚視之師已寂矣三日神光不變茶毗之
日頗有祥異數州士民焚香拜禮者絡繹于路
師俗壽四十六僧臘一十六其徒迎其靈骨藏

於萬壽祖塋之側意師之處萬壽也每聞誦經之聲形不憚之色由是人皆譏之臨行之際命其徒諷尊勝呪者何哉殊不知大善知識臨機應物一抑一揚一奪一縱若珠之走盤千變萬化詎可以一途而測邪至於巨川海和尚予日亦行其令執相者諷之而謂毀梵行掠虛者讚之而無礙禪皆失之矣後之學者當以此為誠己丑清明其徒屬予為記遂以所聞之語信筆記之湛然居士云

萬壽寺創建厨室上梁文

萬壽寺創建厨室浪著上梁文六首

幸付工人輩歌之用光

法席

拋梁声香積移来不犯功却笑維摩無手段但將盂飯到塵中

拋梁南底箇因緣最好忝試問助緣多少衆前

三三與後三三

拋梁西巧匠騎驢倒上梯四面無門何用鏢十

方没壁不須泥

拋梁北柱石宛有擎天力欲模此樣向諸方做

殺僧繇描不得

拋梁上手不傷材真大匠虛堂窮却鎮叢林借

與兒孫為榜樣

拋梁下聊倩般輸成大厦朝：香飯供諸佛承

事悉無空過者

茶榜

今辰齋退特為新堂頭與公長老設茶一中聊表住持開堂陳謝之儀仍請知事大眾同垂光降者

竊以箇中滋味誰是知音向上封題罕逢藻鑑伏惟新堂頭長老名超絕品價重諸方黃金碾畔拈微塵輸他三昧手碧玉甌中轟白浪別是一家春睡鬼潛奔便使至人無夢湯聲微發解教醉眼先醒論老三盃莫作道理會盧公七椀且是仁義中雖然擺桶新陳不得顛頂甘苦便請大家下口且圖一衆開懷幸甚

約善長和詩戰書

余奉

善長詩百韻仍乞光和渠謙抑退讓以降啓見戲余亦戲作戰書以督之

聊發一笑耳

維梅蒙協洽之歲三月甲午朔港然謹致書於
詩將善長先生幕府愚聞李杜齊名已有登壇
之序元白並駕嘗與定霸之書在昔云然於今
亦可既久陳於師旅宜一決於雄雉無約而和
者必謀有備則所以亡患在德不在險難粗聞
於古語受降如受敵則為戒於兵家伏惟善長
先生兼北無雙斗南第一能投壺而講禮善橫
槩而賦詩詞鋒折萬里之衝筆陣掃千人之敵
將畧多々而益辦雄材一一而難陳遇險韻而
愈竒見大敵而倍勇君倡之而來挑戰我和之
以為應兵方及交綏輒陳降啟前鋒少却尚未
損于一毫勇氣未衰遂引退於三舍張羸師而
誘我遺厚利以餌余曠日持久以老我師重幣
甘言以驕我志深藏九地必發九天故示之不
能將攻我之所短倘弗遵於仁術勝亦非功苟
不推於至誠盟之何益耳奚疑耳理亦灼然兵
不戰而屈人可為上策心未服而納款豈無詐
謀若非先見之明徒貽後悔之誚是以載嚴文
壁爰整詩兵比爾于立爾矛一乃心齊乃力文

章燦爛休希整々之旗聲律精嚴彷彿堂堂之
陣乃一鼓而成列決再戰而立功顧天下之英
雄惟使君與操嘆文章之微婉非夫子而誰行
待兵麾願聞金諾謹奉戰書以聞指不多及

寄萬松老人書

嗣法弟子從源頊首再拜

師父文室承

手教諭及弟子有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語近
乎破二作三屈佛道以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
行權也教不云乎無為小乘人而說大乘法弟
子亦謂舉世皆若能任公之餌不足投也故以
是語餌東教之庸儒為信道之漸焉雖然非屈
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僅能治天下則固為
道之餘滓矣戴經云欲治其國先正其心未有
心正而天下不治者也是知治天下之道為治
心之所兼耳普門示現三十二應法華治世資
生皆順正法豈非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者歟孔
子稱美齊之賢求仁而得仁死而不怨後世行
者難之又安知視死生如逆旅坐脫立亡乃衲
僧之餘事耳且五善十戒人天之淺教父益慈

子益孝不殺之仁不妄之信不化自行於人荒
之外豈止有恥且格哉是知五常之道已為佛
教之淺者兼而有之弟子且讓之以儒治國以
佛治心庸儒已切齒謂弟子叛道忘本矣又安
足以語大道哉又知稚川子尚以參禪卜之立
見其効

師嘗有頌試招本分鉗鎚一下便知真假正謂
此耳呵，春深萬莢
為道珍重區々不備

萬松老人萬壽語錄序

余忝侍萬松老師謬承子印因遍閱諸派宗旨
各有所長利出害隨法當爾耳雲門之宗悟者
得之於緊俏迷者失之於識情臨濟之宗明者
得之于峻拔昧者失之於莽鹵曹洞之宗智者
得之于綿密愚者失之於麻纖獨萬松老人得
大自在三昧決擇玄微全曹洞之血脉判斷語
緣具雲門之善巧拈提公案臨濟之機鋒為
仰法服之爐煇兼而有之使學人不墮於識情
莽鹵麻纖之病真間世之宗師也畧舉中秋日
為建州和長老圓寂上堂云有人間既是建州

遷化為甚萬壽設齋師云廿夜一輪滿清光何
處無又問不是盡七百日又非周年大祥開勘
今日設齋師云月色四時好人心此夜偏衆中
道長老座上誦中秋月詩佛法安在師云萬里
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分明將此勝因用嚴
和公覺靈中秋玩月徹曉登樓直饒上生兜率
面往淨方未必有燕京蒸梨餠棗爆栗燒桃衆
中道長老只解說食不見有纖毫佛法師云謝
子證明即且致為甚中秋閉日坐却道月無光
有餘勝利迴向諸家檀信然軟蒸豈角新煮鷄
頭蒲萄駐頰西瓜止渴無邊功德難盡讚揚假
饒今夜天陰暗裏一般滋味忽若天晴月朗管
定不索點燈老師語錄似此之類尤多不可遍
舉且道五派中是那一宗門風具眼者試辨看
噫千載之下自有知音乙未夏四月湛然居士
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序于和林城

祭姪女淑卿文

維乙未之春三月二十六日叔湛然居士謹以
蔬食清茗致祭於猶子舜婉淑卿之靈維靈胄
出遼室支分太宗我考賢王風植于令德吾兄

按察載振于清風汝幼奉母訓長知父從禪理
頗究儒學悉通稟鄭娘之標格有靈照之心胞
不食葷于笄年欲為尼于高嵩德播人口名達
帝聰遣使求于故鄉有詔入于深宮守志持節
慎心飾躬密及知命尚為嬰童古所未有來者
孰同章奏夕掌名位日隆上謂之女學士人呼
之官相公屢有諫諍多所彌縫德殊錚犖之班
功勝當熊之馮忽家亡而國破嘆勢盡而途窮
果全身而不辱示微疾而善終正悟之名得之
於空老徒悟之號乞之于髯翁信幻有之非有
知真空之不空來子無跡去子無蹤未無跡于
出燕山之白雲去無蹤于聳和林之青松明日
灰飛烟滅後天涯無處不相違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

拋梁東萬里山川一望中靈沼靈臺未為比宸
宮不日已成功

拋梁南一帶南山揖翠嵐創築和林建宮室鬱
侯功業冠曹參

拋梁西碧海寒濤雪拍堤臣庶稱觴來上壽嵩

呼拜舞一聲齊

拋梁北

聖主守成能潤色

明堂壯麗鎮龍沙

萬世魏：威萬國

拋梁上棟宇施功遵大壯

鳴鞘聲散

翠華來五雲深處瞻

天仗

拋梁下柱石相資成大廈

君臣鐘鼓樂清時喜見山陽歸戰馬

為武川摩訶院創建佛牙塔疏

佛日增輝

國政和靈牙有

詔賜摩訶因風吹火何勞力垂手同修宰塔坡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三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

法語示猶子淑卿

和潤之韻

贈景賢

寄東林

寄萬壽潤公禪師

寄甘泉慧公和尚

遺龍岡鹿尾二絕 并序

和景賢贈鹿尾二絕

中秋召景賢飲

請定公住大覺疏

補大藏經板疏

武川摩訶院初建瑞像殿疏

詩與公住崇壽院

寄聖安澄老乞藥

信之和余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

賡元韻以復之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德新見寄二十韻和而謝之

子鑄生朝潤之以詩為壽因繼其韻以遺之

扈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帥席上繼杜受之韻

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用梁斗南韻

贈姪正卿

寄張鳴道

送省掾郭仲仁行

送燕京高慶茂行

和趙庭王子贄韻

贈東平主事王玉

周敬之修夫子廟

寄萬壽堂頭乞湖山

寄東林同參

寄簡堂頭

寄孔雀便面奉萬松老師

答倪公故人

送王璘行

繼介丘穆景華韻

絕平陶張才美韻

德柔嘗許作鞍玉轡且數年矣作詩以

督之

卜隣一絕寄鄭景賢

寄岳君素玉博山

雲中重修宣聖廟疏

寄光祖

送德潤南行

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

贈景賢玉澗鳴泉琴

丙申元日為景賢壽

景賢作詩頗有思歸意因和元韻以勉

之

景賢召予飲以事不果翌日余訪景賢

值出余開樽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和景賢召飲韻

丙申上元夜夢中偶得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趙州栢樹頌

黃龍三關頌

和太原元大舉韻

喜和林新居落成

題新居壁

太原修夫子廟疏

和林建佛寺疏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

法語示猶子淑卿

汝自謂幼年嘗禮空禪師求名因書頌云父母未生前凝然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語極妙且道汝作麼生會古昔以來有志師僧辭親出家尋師訪道千辛萬苦三二十年祇為此一箇空劫以前大事尚有未透脫者汝勿居閨閣久在掖庭未嘗用功叩參大善知識但博尋宗師語錄徒增狂慧深背真道費弄滑頭於道何益所以古人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又云滿肚學來無用處閻王不要葛藤者真良言也只如空老所書頌亦論父母未生前面目又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是何意趣若云釋迦不會能仁四十九年橫說豎說貝藏琅函遍滿人間末後拈花以傳教外之旨且道此法從何而得若云迦葉無傳西天二十八祖東土歷代諸師相傳之道自何而來若謂釋迦不會迦葉無傳這空禪師亦是佛祖兒孫寫此頌圖箇甚麼箇中閑揆盡在此兩句不可不細叅詳

余今為汝透漏些子消息父母未生前老夫云水泄不通凝然一相圓老夫云針劄不入釋迦猶不會老夫云非思量處迦葉豈能傳老夫云識情難測父母未生前老夫云三更神世界凝然一相圓老夫云半夜兔乾坤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只許老胡知迦葉豈能傳老夫云直饒將來他亦不要父母未生前老夫云頭圓象天凝然一相圓老夫云足方象地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寒山撫掌迦葉豈能傳老夫云拾得呵呵老夫為汝橫批豎判正用顛拈十字打開兩手分付了也一句子薦得可與佛祖為師一句子薦得可與人天為師一句子薦得自救不了閑中試定省者其或未明若到然然問取萬松老子潤之館于忘憂門下生徒乘駟渠徒步抵和林城有詩云破帽麻鞋布腿棚強扶衰病且徒行區；不道圖他甚一夜山妻罵到明余憐而和之

踈筓籬邊正脫棚故山清處便宜行鏡湖他日應屬我好向湖邊訪四明

贈景賢

茶鄰藥物成邪氣琴伴簫聲變鄭音可惜龍岡
老居士却將邪教汗真心

寄東林

東林已秀兩三枝覆蔭人天正此時貪向龍宮
翻貝葉惱人不寄玉泉詩以未書云見閱藏經
故有是語

寄萬壽潤公禪師

林泉人笑鳳凰枝我慕林泉嘆後時盼得人來
問消息太平和尚又無詩

寄甘泉慧公和尚

東林枝勝桂林枝不惜甘泉濟旱時鐵額銅頭
含笑面可人能字更能詩

去歲秋猶余謁龍岡因彈秋水龍岡出
山羊一雙為贈渠笑曰已過價矣余愛
容多設鹿尾漿今年

上獵於秋山龍岡託以鹿尾可入藥得
數十枚悉以遺余因錄近和人詩數篇
以報仍作詩二絕為引聊發一笑耳

秋水清聲忽變商龍岡曾遺二山羊今年祇奉
詩三首為報先生鹿尾漿

去歲山羊酬過價今年鹿尾不直錢龍岡藥物
都竭底只得髯翁詩數篇

和景賢贈鹿尾二絕

日暮長楊獵騎歸西風弓硬馬初肥今年鹿尾
休嫌少且喜君王不合圍
禁鬻酷思濃鹿汁香蔬久厭小兒拳龍岡採得
班龍尾一串穿來寄玉泉

中秋召景賢飲

中秋北海景凄凄好拚今宵醉似泥快請龍岡
疾過我與君同泛玉東西

請定公住大覺疏

龍龕寶藏照人寒與老功成住聖安却請定公
來領畧收拾香火禮稱檀

補大藏經板疏

十年天下滿兵埃可惜金文半劫灰欲析微塵
出絰卷隨緣須動世間財

武川摩訶院初建瑞像殿疏

邦人創剎旃檀像寺叢新修窄堵波兩段因緣
非細事成功須仗大檀那

請與公住崇壽院

况漱昔日隱蟄龍一震重新大覺宮却請收雲
歸舊壑晨昏香火禮師翁况秋院圓通祥師真堂在焉

寄聖安澄老乞藥

登高回首望燕山試道新詩怨聖安賺得護身
符子去二年不寄大還丹

信之和余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

賈元韻以復之

鷄鶉徒羨大鵬南駕馬終須後棗駢至理猶刪
萬歸一庸儒剛說二生三透關活眼嫌金屑戀

土痴人宿草菴寄與雲川賢太守洗心滌慮與

君參

惱人提送起終南塵忝沙堤相國驟幻樹莫驚
般七：真詮誰識後三三家鄰荆水玉泉宜哉

竹綠在香山好結菴斫斷葛藤窠已後閑家破

具不須駭

鴻雁翩翩自北南歸歟何日駕歸駮潛龍在下
宜初九即鹿無虞戒六三落下好遊白傳寺濟

源重冕侍中菴衰翁自揣何多幸昨夢齋中得

罷泰萬松老人住持大覺寺榜其齋曰昨夢

舊隱齋聞白雪南故山佳處好停驂貪嗔痴者

元無一詩酒琴之樂有三菱艾香中橫短艇松
筠聲裏稱危菴有人問道來相訪一椀清茶不
放參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曰和而謝之

允文符太一天相忝文昌泛海難追蠹封留欲
學良穢形伴珠玉朽木厠松樟直節心雖赤衰

年鬢已蒼伴舍居相府無德報

君王草甲濡春兩茶心傾

太陽 大權歸 禁闕

成美出巖廊自北 土師發平南上策長

皇朝將革命亡國自頽網漢水偏師渡長河一

葦航股眩無敢情

元首載歌康 號今傳諸域英雄守四方

大勳雖已集

遺命未嘗忘萬國未馳幣諸侯敬奉璋兆民涵

舜德百郡仰

天光大有感如吉重軀體自強碩賢起編戶良

將出戎行太廟陳邊豆明堂服冕裳宋朝微寢

滅 皇嫡父成戎政亂人思變君愚自底亡右

師潛入劍

元子直臨襄殺氣侵南斗長庚

壯玉堂之分州弓猶藏寶玉劍未識干將

皇業超千古天威聳八荒元戎施虎略勇士展

鷹揚武健元封跡 文聯貞觀芳

宮庭敢諫鼓帷幄上書囊佇待卿雲見行觀丹

鳳翔武文能迭用威德是相當多士思登用遺

賢肯退藏詩書搜鳥篆功業抑龍驤國用恒無

闕民財苦不傷八音歌頌雅百戲屏優倡

聖澤傳朝露明刑肅暮霜永垂塵劫祚一混九

州疆重任司鈞石徵材匪棟梁思歸心侶醉感

媿淚如滂嚴子終辭漢董公合隱商窮通真有

數憂樂實難量雖受千鍾祿何如歸故鄉乙未

閏月上旬日玉泉書

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製二十韻和而

謝之

當年職都水曾不入其門德重文章傑年高道

義尊雖聞傳國士恨不識王孫韻語如蘇武離

騷類屈原烟霞供好句江海入雄吞意氣輕三

傑才名冠八元著述歸至曠議論探深源藉；

名雖重區々席不温家貧謁魯肅國難避王敦

北鄙來雲內西邊退吐蕃勉將嚴韻總不得細

文論遠害雖君智全身亦

聖恩大才宜應

詔豪氣傲司 閣學識光先哲風流遺後昆莫

尋三島客好謁萬松軒六度真光發三毒妄影

奔素絲忌染習古鏡去塵昏爐上飛寒雪胞中

洗熱煩到家渾不識得象固忘言心月孤圓處

澄々浪六根

乙未閏月上休日

玉泉書

子鑄生朝

潤之以詩為壽予因繼其韻以遺之

巖松傲歲寒枝幹騰千尺男兒若稽古功名垂

竹帛我祖東丹王施仁能善積我考文獻公清

白遺四壁盛名流萬世馨香光赫赫余生嘆不

辰西域十年客貧因志不渝未肯忘平昔昔日

出燕然辰當攝提格鷄尾得鳳毛續後予無責

汝知學不學何啻雲泥隔為山廚一簣龍門空

點額速襲周孔風近追顏孟跡優游禮樂方造

次仁義宅總夜誦詩書廢時母博奕勤惰分龍

猪三十成骨駱政；寢食廢安可忘朝夕行身

謹而信於禮順而撫祥麟具五蹄冥鵬全六翮
為人備五常奚憂任與謫成功不自滿始知謙
受益慎毋忘此詩吾言真藥石

甲午重午前三日

湛然居士書

扈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帥席上繼杜受
之韻

去國十年久還鄉兩鬢皤三川猶梗荒百越正
干戈東勝城無恙西征事若何凭高吟望久樽
酒醉長河

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後性書知李習之亦
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
松老師深攻亟擊宿業生知一聞千悟注首楞
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達磨祖師夢語贊談輸
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聖人理性之學要終
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
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
我園榭不見好音証謗聖人聲替學者意憑虛
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

何屏山哀矜著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
下性命發揮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
駸、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體
隅矣鳴道諸儒力排釋老拚陷韓歐之隘黨孰
如屏山尊孔聖與釋老鼎峙耶諸方宗匠皆引
屏山為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
牖輒肆浮議不亦憤乎余忝歷宗門堂堂之真
懇為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
影響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未
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富有賞音者鼎臣聞
予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徒步之燕獻的
稿于萬松老師轉致于余余覽而感泣者累日
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蕪謬
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著鞭遂為序引以鍼江
左書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
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湛然居士泚水
移刺楚才晉卿序

用梁斗南韻

丁年學道、難成却得中原浪播名否德自慚
調鼎鼎微才不可典璣衡誰知東海潛姜望好

向南陽起孔明收拾琴書作歸計玉泉佳處老
餘生

贈姪正卿

遼室東丹九葉芳曾陪劍珮侍明昌學書寫盡
千林葉習射能穿百步揚興廢人間戰白蟻榮
枯枕上夢黃梁故山咫尺宜歸去莫使因循三
廷荒

寄張鳴道

張君宗派自留侯壯歲成名入士流一代詩聲
如玉振千鈞筆力挽銀鈎平山邂逅初青眼汁
水伶仃已白頭遙想荷花好時節故人吟倚仲
宣樓

送省掾郭仲仁行

蘭省而今已預名還鄉衣錦也為榮遼陽幹事
須詳悉速駕星軺上玉京

送燕京高慶民行

國用繁多我政憂上章清選倅徵收好陪劉晏
勤王事早使錢如地上流

和趙庭王子贊韻

萬里龍庭白草秋時歸夢舊漁舟酌殘白酒

難成醉老盡黃花無限愁久識人心多厭政喜
逢天下已歸劉而今子入中州去莫惜寒梅寄
隴頭

贈東平主事王玉

聖主方思治遠臣未奉行憑君達此意無得負
蒼生

周敬之修夫子廟

天皇有意用吾儒四海欽風盡讀書可愛風流
賢太守天山初起仲尼居

寄萬壽堂頭乞湖山

削玉剡瓊出自然依稀崑崙吐雲烟禪師手段
掀山嶽便好移來向玉泉

寄東林同叅

東林屢有寄來詩忙裏何嘗報一緜豈是玉泉
生吝惜言無滋味不宜時

寄簡堂頭

巨川生下村牛千百頭中祇一頭鼻孔撩天
無主伴不風流處也風流

寄孔雀便面奉萬松老師

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

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

答倪公故人

玉泉回報故人書問子參玄着意無且趣萬松
鑪鐵熱疾忙索取護身符一作夜明符

送王璘行

天涯九日出龍沙冬後冬前却到家鯢運功成
須報我好遊天漢上浮槎

繼介丘穆景筆韻

北海慵傾北海樽予懷為向景華伸奇才管葛
堪為匹何事唐虞不得臣行道欲期丹鳳出志
機且與白鷗親龍庭萬里休辭遠六出奇畫正
賴陳

繼平陶張才美韻

才美風流自一時因風來寄港然詩 新朝制
度知將近晚節功名未是遲識子固為天下士
微君孰撫我民瘼援毫欲繼清新句笑我却無
黃絹辭

德柔嘗許作鞍玉轡且數年矣作詩以

督之

異物當時許晉卿幾年思渴動詩情龍庭風細

沙堤軟玉轡雕鞍政好行

卜鄰一絕寄鄭景賢

龍沙幽隱子真家自撥寒泉出淺沙我願卜鄰
穹帳側旋分清酌煮新茶

寄岳君索玉博山

玉爐精巧若裁肪寄與髯翁也不妨古廟多年
無氣息直消一炷逆菟香

雲中重修宣聖廟

槐宮悉混玉石焚廟貌依然惟古雲須仗吾儕
更修葺林教盛世喪斯文

寄光祖

漁陽光祖冠當時筆法詞源我獨知君有家鷄
君自厭為何偏愛玉泉詩

送德潤南行

燕然民庶久瘡痍摩撫瘡痍政此時暴吏猾胥
諂君日開緘三復味予詩

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

憂道

不肯參禪不讀書徒喧口說說真如未能即色
明真色只道無餘已有餘法眼周殘浮海去為

山寂莫少人居一從三聖承當後季世寥々無
瞎驢

述懷

寶藏翻窮貝業書方知真理本如々一心不動
無生滅萬古長空豈欠餘妙藥更靈難忘口長
安難貴不堪居毛吞大海渾閒事誰訝瓢中出
白驢

警世

看盡人間萬卷書較量佛法穩難如本無妄疾
剛尋藥幸有回波好乞餘方丈名山真碧海含
元古殿是皇居行人半老家何在終日騎驢却
覓驢

傷時

金馬門前數上書子虛新賦笑相如萬言警策
才無敵六國縱橫智有餘千里兵車討奸究五
更朝馬候興居功名賺得頭如雪不悟團々如
磨驢

投老

囊裏瑤琴架上書箇中真味更何如伴閒美竹
千竿許養老田園二頃餘睡起焚香誦圓覺興

來緩軫品幽居音有夕陽半下山偏好吟入
烟霞穩跨驢

贈景賢玉潤鳴泉琴

玉泉珍惜玉泉琴不遇高人不許心素軫四三
排碧玉明微六七架黃金臨風好奏朝飛曲對
月宜彈清夜吟飛龍彈雅朝清夜吟贈與龍岡老居士
須教下指便知音

丙申元日為景賢壽

龍沙一住二十年獨識龍岡鄭景賢詩筆饒君
甘在後琴碁笑我強爭先冷官何啻廣文樂歸
計猶存谷口田劫外壺天壽無量請公勤叩祖
師禪

景賢作詩頗有思歸意曰和元韻以勉
之

我訪龍岡老珠璣咳唾間酒熟香馥々琴滑水
潺々王吉河名中栽菊和林也有山但能心放
下何處不安閑

景賢召予飲以事不果翌日子訪景賢

值出子開樽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昨朝命我初無興今日尋君不在家不問主人

都飲盡醉吟倒載黑氈車

和景賢召飲韻

書滿穹廬酒滿樽龍岡召我謝殷勤琴中別有
無絃曲醉裏開懷舉似君

丙申上元夜夢中偶得

超佛越祖透真空也與滿山說夢同面貌眼睛
鼻孔裏大千沙界一渾中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門弟遠陽劉德真剛直木訥近乎仁憐君粗有
才學術師我精通天地人今日從軍征兩劍他
時擁節入三秦三辰測驗須吾子創作天朝寶
曆新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誠之識我二十年不讀經書不學禪悞爾儒冠
好投筆逼人勲業可加鞭浣花溪畔春如畫濯
錦江邊酒似川壯歲從軍真樂事節侯遺蹟勉
爭先

趙州栢樹頌

古佛猶存舊道場庭前依舊栢蒼蒼莫謗諸州
無此語栢林奔走錯商量

黃龍三關頌

我手何似佛手

稱頭斤兩須端的短少毫厘不可欺函開辨認
合同券未肯輕放過伊

我脚何似驢脚

行令如同車脚圓你三文後我三錢直饒道底
分明是也是當年鸚鵡禪

如何是上座生緣

只打野盤無寺宿不供糊口趣村齋上戶莫椿
虛物力僧司無得錯推排

元太原元大舉韻

魏帝兒孫氣似龍而今飄泊困塵中君遊泉石
初無悶我乘釣榭未有功元氏從來多慨慷并
門自古出英雄李唐名相沙堤在好與微之繼
舊風

喜和林新居落成

登車憑軾我怡顏飽看和林一帶山新構幽齋
堪偃息不聞處得閑

題新居壁

舊隱西山五畝宮和林新院典刑同此齊喚省

當年夢白晝誰知是夢中

太原修 夫子廟疏

并門連歲不年豐證父攘羊禮義空既倒狂瀾
扶不起直須急手建庠宮

和林建佛寺疏

龍沙玄教未全行故築精藍近 帝城須仗檀
那垂手力一輪佛日煥然明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終

湛然居士文集序

夫文章以氣為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為文章不期文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深渾厚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為工者所能比蓋其浩然之氣貫於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懷王佐之才有開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名世然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為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不衆也言語非不工也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管之人

者其胷中所養者小也今吾

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當

聖朝開初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

仰贊

天子茂弘德威臣上古所不臣之國

籍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

見於天下炳如日星雖月氏殊俗

蠻荆遠方莫不仰戴其威名

觀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偬宜其

不暇留意於文字間然雄篇傑

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詠

其情性或寄意于玄機千彙萬

狀會歸于正又皆肆筆而成若

不用意為者人雖服其精敏意

者何為而能然邪殊不知公善養

其浩然之氣充於其中形于言

動發於功業見於文章有不得

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其是之謂乎邇者中書省都事

宗公仲亨更新此集募工鏤版

過雲中同監納樊子通見屬為

序微以為文章者公之餘事也

公之德業天下共知之固不待文

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待

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為之辭者

微東城一鄙人也幸齒于門下

士之末若復獲挂名于文集中

固所願也於是乎書

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微

子微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明刊本

重刻剡源文集叙

余自垂髫時游澤宮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為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藁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為司業時嘗叙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前輩為文其命意構辭必有準繩不苟馳騁以術奇巧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太學之舊嗚呼先生舉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時江南搜訪人才使者如織先生名傾一時而竟不之及晚乃強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即棄

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晉陶元亮辭為彭澤宰而日娛於詩酒千載而下非有精詣之士孰能知其解哉余嘗謂淵明非詩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文自不得不工者此所以為難及也余故因刻既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萬曆辛巳春仲四明剡溪後裔戴洵謹叙

刻剡源先生集小引

剡源先生集集宋剡源戴先生作也先生生
淳祐中以舍生高等登進士乙科累教授建
康臨安而雅好山水間一濡毫搗藻為古文
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聲秋林
然先生輒又敞帚視之故非以此獵人世名
者至世之升沉晦顯倏忽變態之當其前一
視如飛霞飄風歸于烏有也以故趙孟頫黃
文獻諸公一稱先生為江南夫子一樂道先
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紀載先生高標逸韻
如丹霄紫霞中人不啻古所稱田子方魯連
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既澹如又不喜標揭為
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于我
明宋潛溪氏為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訪遺編
得先生之文于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
之顧于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
于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
家並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馬語有

之日月之光匪燿火雨露之澤匪桔槔所從
來遠也先生歿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
為

明天子侍從之臣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敦行
古誼以身率先士自勝冠以上爭自修飭以
期無負司成公教而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
公屬叨受知遇謬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文
而因知司成公所以有今日者其樹德發祥
蓋有本歟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為之引顧
安能為先生志萬一而思寢司成公命輒拜
手楷引其端云

萬曆辛巳仲秋

賜進士出身迪功佐郎南京國子監助教後學
東吳周汝礪頓首拜書

元史本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衰蕭蕭而辭嚴嚴辭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奇蓄而始發閭事舉直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葉楠楠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諭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常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備元史命濂總裁其事有闕遺者遂以

上聞遣使訪于郡國竊以謂先生者作有闕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因而作曰辨章至於宋季其敵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偖以為體偶儷以為奇覲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摭括聲律孽孽為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標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編纂古奧則剛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辭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態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于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于家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即濯然自異父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

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者未為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詞為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于是忘其階踰而為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為已又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余自東髮時耳先進言即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為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誠然矣誠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深化為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即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先生全也嗟夫先生之文矯詭翻淺宗旨道原明體發微矩式才彥若大車行途而險者易者弗能舍也若利器宜用而大者小者弗能外也若布帛菽粟資民生活而千百世弗能越也乃今翹先生之沒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在當時秘重著作不妄與人以故修文之士罕有常誦終鮮流布也與哉噫非然也文之上下隨乎時時之取舍存乎人人之輕重由乎世世之崇尚係乎好尚不以好而世之重者輕矣世固攸重而人之取者舍矣人不知取而時之上者下矣先生起家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元胡當王明賢淪喪則時非熙隆之時世非熙隆之世而人非禮重文學之人知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歸先生耳他何能尚可俾世流布也耶此先生甘心窮約屢遷居止為避地計而終不肯以文字獵名人間其先生不得已之意乎至我

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贖人錄之卷或散于衰

微或壞于水火往往好尚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閱之輒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持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續即手抄之積至十五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落尚繁然後之人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焉則先生之詩教可無限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携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庶幾後之學者知四明文獻有如先生而軌範文章不獨韓蘇諸大家爾矣因爲之序以識始末云

萬曆元祀歲在癸酉夏孟四明後學華東周儀羽可甫書于巴渝之官舍

戴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鄞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為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即服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已已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殿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郵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志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剡源戴先生文集目錄

元史本傳

剡源先生自序

卷之一

記

仁壽殿記

奉化州學興築記

和靖書院記

美化書院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銀峰義塾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富春戶曹掾續題名記

奉川驛記

三江塩場興造記

臨池亭記

寒光亭記

耿氏時思亭記

喬木亭記

紫芝亭記

卷之二

記

遺安堂記



秀野堂記

清華堂記

質野堂記

愛蓮堂記

廣心堂記

居清堂記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水心雲意樓記

困學齋記

清谷齋記

養心齋記

學古齋記

愛日齋記

謙益齋記

卷之三

記

清峙軒記

容膝軒記

餘軒記

省軒記

清茂軒記

恕軒記

蒼翠樓記

充安閣記

松風閣記

拂雲閣記

潛寓記

書樂行宮記

芷屋記

擬晉山房記

卷之四

陶莊記

董可伯隱居記

玉林記

蕺隱記

冰谷記

文溪記

西村記

秋山記

中枝山堦記

丹泉臺記

唐畫西坡圖記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寶陀山所見記

損菴記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順寧菴記

西原菴記

卷之五

會稽唐氏墓記

敷山記

戴氏剡源張村堦記

小方門戴氏居堦記

計壽山昇元報德觀記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天壽報本寺記

法華寺興造記

卷之六

記

杭州祐聖觀記

斐源羊關橫施水菴記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邢州秀野堂記

徐氏報恩閣記

此樂堂記

冰雪相看之居記

晚香堂記

先天觀記

虛室記

卷之七

序

春秋法度編序

通解寤辨序

讀易蠡測序

左氏窺班序

干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汴略序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左氏蒙求序

伍典蒙求序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奇童烈女寶鑑序

程宗曰詩編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尚書小傳序

天原發微序

先天圖義序

老子原旨序

王伯善農書序

禮部韻語序

齊東野語序

卷之八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仇仁近詩序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方使君詩序

桐江詩集序

周公謹升陽詩序

張仲實文編序

趙君理遺文序

陳無逸詩序

李時可詩序

胡天放詩序

張君信詩序

張仲實詩序

白廷玉詩序

陳季淵詩序

卷之九

序

湯子文詩序

陳晦父詩序

洪潛甫詩序

許長卿詩序

李元凱詩序

董叔輝詩序

趙生詩序

國南仲詩後序

長汀和漁歌序

朱伊斐詩序

劉仲寬詩序

方端叟詩序

吳僧密古師詩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魁師詩序

珣上人刪詩序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景游樂府編序

王德玉樂府倡谷小序

卷之十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林陵翁氏譜序

李氏族譜後序

臧氏家集序

褒中雜詠圖詩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賢母滑氏夫人詩序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楊氏池堂燕集詩序

牡丹燕席詩序

八月十六日張園翫月詩序

北山小序

遊靈門若耶溪詩序

遊南岩詩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遊蘭亭詩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卷之十一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王敬叔詩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恒莊詩序

千峰酬倡序

陸孟孫字士宗序

袁鈞字德衡序

史景正字序

陳處度字序

王一初名字序

曹仲達字序

袁氏子字說序

史昭父字序

王仲昭字說序

卷之十二

序

陳公輔字序

陳養直字序

陳同與其弟周字序

字三友序

陳昇惠諸子名字序

陳氏三子字序

趙氏二子字序

曹氏四子字序

唐氏十子字序

凌氏二子字序

朱使君七子字序

張訓之字序

道上人字逢原序

陸原章字序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卷之十三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送高虎臣序

送趙生遊吳序

送賈敏求序

送貢九萬詩序

送孔明遠序

送唐君儒序

送王子慶序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送鄭聖與遊關里序

送方中全北行序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送葉茂叔之淮安序

卷之十四

序

送鄧善之序

送貢仲章序

送曹士弘序

送吳州判還番場詩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老甘秀才序

送宋吾省序

贈曹子貞編修序

贈黃彥實序

贈龔子敬序

贈相士歐陽生序

贈談星者謝生序

送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送思上人歸雲門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朱尉開伯求壘親費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送謝仲潛序

卷之十五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曹君墓誌銘

吳君墓誌銘

楊氏考妣墓誌銘

游縣丞墓誌銘

故王林項君墓誌銘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游鄉貢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單君範墓誌銘

趙君理墓誌銘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墓誌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康濟甫墓誌銘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樓府君墓誌銘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張允甫墓誌銘

李思宣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徐使君墓表

五山陳公墓表

徐耕道遷葬碣

周府君碣

卷之十八

題

題繆氏族譜

題新刊袁氏孝經說後

題徐可興詩卷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題寶葉具

題蔣孝詩卷後

題董彥醇詩後

題趙考成遺事後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題坡書歐陽公鴨鵝圖

題蜀蘇氏族譜後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藏朱文公遺墨

題貫休畫羅漢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題秦景山遺稿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題趙幾仲詩編後

題畫二則

題盧鴻草堂圖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題畫卷

題十一子像

題胡環報塵圖

跋劉文節公帖

題溫上人心經

書張浮休柳行錄後

題婁安柴君自畫所作書後

題孫常州摘葉

題趙郎中詩卷

題湯仲友詩卷

題史和旨詩卷

題萬竹王君詩後

題蕭子西詩卷後

題王氏寓菴遺葉

題袁通父詞卷

題京兆劉侯事後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題周氏先世書帖

卷之十九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題明皇聽樂圖

題洪崖圖

題怪木疎臺

題石鼓攷

題蘇氏三帖

題李端叔帖

題趙侍郎誥

題渡江諸賢帖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題王初寮家帖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題茅生刻字後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題陳強甫樂府

題陰符經後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題唐師善談乘

題沂州先賢攷

題雪竇行紀後

題李常鄉試稿

題陳提學講義後

題徐山長講義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卷之二十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瀛溪二程謚議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孟小飲倡和詩帖

跋吳侯二烽說

瓶城軒銘

周氏彝軒銘

昉軒銘

朱漆印匣銘

復心齋銘

遜齋銘

寸屋銘

君子軒銘

奉化州庠小學箴

素氏字箴

真贊二首

仇仁近真贊

鮮于君真贊

周義烏真贊

徐仲彬真贊

單吉甫判官真贊

韓仲友真贊

任仲端題真

蟾上人真贊

東坡兩行圖贊

蘭石贊

畫鬼戲贊

畫龍贊

千戶高君行述

東平趙氏述

奉化知州于伯顏去思碑

王氏子葬述

賦

可竹軒賦

耕寬堂賦

寄安齋賦

一大菴賦

竹坡圖賦

縮軒賦

喜友堂賦

自齋賦

靜軒賦

容齋賦

胡麻賦

蠅虎賦

碧桃花賦

觀魚賦

卷之二十二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讀吳起傳

讀孫武傳

孫臏附傳

伍子胥列傳

孔子弟子傳

蘇秦傳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范雎列傳

樂毅列傳

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列傳

伯夷叔齊列傳
孔子弟子傳總論

商鞅傳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卷之二十三

雜著

讀國語

讀孔叢子

續蔡氏獨斷

辨孔壁傳

佩章辨

麥夸二氏誠

猫議

祭文

衆祭徐子方永音文

祭張復山長文

祭趙丞文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祭吉榆林廟文

祭張村千厨舉山神文

遷奉祠堂文

信學謁先聖文

先儒祠文

鄉賢祠文

土地文

中丁遷先賢祠文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卷之二十四

書啓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趙氏婚啓

回孫氏婚啓

回徐氏婚啓

范氏婚啓

舒氏婚啓

回弋陽趙教授啓

通燕右丞啓

通蘇教授啓

回凌德庸諸公啓

回舒子燕送鷺酒啓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疏

觀民間營造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萬戶府新提控求仕疏

趙道人北遊疏

翁舜咨疏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鄧君疏

城隍廟修造疏

傳

二歌者傳

割子

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割子

說

漁說

諭

蜜諭

卷之二十五

講義

先進於禮樂

子與人歌而善

孟之反不伐

子以四教

故至誠無息

德不孤

謙尊而光

菁菁者莪

仲弓為季氏宰

脈不脈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四章

一章

一章

回也其庶乎

子罕言利

祭如在

卷之二十六

講義

子路人告之

曲禮曰毋不敬

天在山中大畜

天官冢宰以九

說命惟學遜志

子路使子羔為

中庸其至矣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良冶之子

善人為邦百年

伯夷叔齊不念

後生可畏

滄浪之水清兮

惻隱之心仁也

卷之二十七

古詩五言

排律 十六首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節

一條

一條

一章

久矣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卷之二十八

古詩七言

六十四首

卷之二十九

律詩五言

九十九首

律詩七言

四十九首

卷之三十

律詩七言

五十九首

絕句五言

二首

五雜組

絕句七言

八十八首

目錄畢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仁壽殿記 代阮侯

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丁濟以書諭於同知總管府事阮麟翁曰願有所述麟翁曰嘗學詩而竊聞詩之說曰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本乎天為之子者本乎父母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之至也而有報物莫壽乎天天之壽不待物願之而壽也然而孰不願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苟可以願者無不至矣此報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鳧鷖既醉周至于文武成康而仁其民至矣其民如天如父母以懷之懷之不已則咏歌之咏歌之不已則相與持酒醪飲食且樂舞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之道也然獨至于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之燕樂天保之歸美則疑若君私仁其臣臣私壽其君而民無所與久而知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即周之親賢中外諸臣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臣采諸其民而獻之即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而欲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洪惟

皇元繼宋御宇奄有諸夏靈弓偃鉞而天下戢其威靈征綏獄而天下頌其平維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陛故詔書每下斥鹵之毗岩穴之叟投繯植耒驩喜出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麟翁及濟適于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麟翁佐治宣城濟實為附屬迨麟翁

之來復相際接誠嘉其廉明蕭給之材而出之以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于詩人之所稱說今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尺符寸簡而斯宮鼎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麟翁安敢不發揚而褒修之乎若夫作為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天子仁聲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麟翁願竊有俟焉至元壬辰秋七月望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為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賦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毀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益衰上下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為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猶為縣也廟學棟宇幾為兵廢棄賁丁公濟來為尹興之縣既升為州相距不十年而垣藩不修衛防曠空荆蕪被之蹊隧生焉某郡王公其來為守怛然嘆曰茲非吾職乎即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後賦板我均丈何章逢樂輸胥徒驪從不累旬百堵齊立于是增繪象施蔽帷鼓篋之堂高呼之殿風零之亭童矜之舍缺完仆與鱗補茅塞闕游有禁觀眺有節偃越有適瞻展有敬重局官屏修衢清浸于于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燕樂而謀勸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惠余自齟亂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鉅公無慮百數皆修衣冠隆閣闕歲時燕毛序坐談古今又近文獻亦或雖黃當世人物孩穉輩立聽不倦歸必充然有得之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日也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賞

格慈愛教督如子弟及以事相見酬答如客于時風淳氣厚上下情義周洽與前所稱古俗殊為未遠顧孳然眉頰亦復蒼皓猶幸及身為賢侯之氓狎見廟學之興而咏歌德化之成良可自慶因為撫實記載如右而併綴所聞見一二以勵吾黨亦務謹重修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公之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高程門高弟艱關載而南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越人慕而祠之也宜元貞丙申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詣門下而言曰越雖山州而多儒先故實屬時興文郡國有名賢者許即祠建德徽朱文公以蒞仕嚴戴慶士王右軍以隱居皆自教典有如肅公生依死藏于越乃祠而不塾非闕敷前使者河南狄公嘗草創籌度不果就惟公圖公聞之興曰豈不在我即屬其事學官學官以聞于提舉學事以諭于郡若宣慰使以上於省府報下如請先是議易地于龍瑞宮之傍以為址黃冠師世業也不便曹南公與郡侯忽哥兒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今卜北山寒南日鑄東樵風逕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即肅公之墓岡溪縈環墟聚綿密越之名跡秦皇酒甕射的玉筍陽明洞天之屬一一在目咸曰蔚乎佳哉議既定里士亦發藻洎弟震以地之比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產猶有所礙則郡侯通議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而址始完乃以大德丁酉季春起工訖明年戊戌仲秋日纒五百有奇鋤荒起廢而成祭室講堂藏

修之廡菴漏之舍凡為楹一百有六十祭器皆所無有而新治銅陶土廟竹木製之者為事九十四通塾之址及田土之隸于塾者為畝二伯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士不知所出塾成扁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始末余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善善者必人與時相值而始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于其社在禮謂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以為先聖先師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于隣肅公之賢其在越也謂之當祭于社謂之當為儒祖苟立學而求其故謂之當為國之先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久而無人為之有為之矣而不能成迨至于今始值曹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廉勁知大體郡侯通議公亦由闕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慈愛官師循乎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王君庭槐是為北岳石丞公謀孫皆非偶然之故也君子嘉其事之成而為越人喜也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為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歎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劫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天猷以名大夫太傅喬公行簡以材宰相與極力鼓動綉飾穹碑鉅榜隆棟宏址美化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于天下膾炙于縉紳縉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燹及之悉化而為蒿萊燼燼問其本末則已無有

之始以貽水父余不得辭因次第而為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為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徙多僑居馬濟南辛侯幼安居址開地最勝洪內翰所為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既名聞四方而徵國宋文公諸賢實來稼軒相從游甚厚於是鸞湖東興象麓西起學者隱然視是邦為洙泗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幾蕪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巳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閱籍則其址為官地明年乃讓創築精舍以居生徒纒成夫子燕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禺李陽雷初至遂始竟寤齋廉門臺諸役成而扁其額曰廣信書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為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而棟宇頽敝已甚又五年北譙朱侯霽至展謁見之作而曰茲復誰諉乎即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初書院之為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鋪綴不支風雨及整頓完損迄成堅廈講廡齋房儲倉膳庖會朋之序休客之次通明之牖蕭禮之器於昔所有必補凡今所無必具植都門繚周墻堦文巡余嘗以暇過趙君周巒回環榆柳掩鬱長湖寶帶橫其前重閨華表翼其後心甚羨之問水堰曰是中可種萬頭魚今以蓄洩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跡舊植栢千株今增之成林也問桑圃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釣今表而出之也問湖上門曰是舊塗自西循湖南東來今始復也問新井曰是舊鑿今得諸涯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問地廣袤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為營卒時侵吾請于

道之者元貞二年秋九月四日明陳君天益始被緩緩來為山長於是事屬平定前蒞是官者薄其地迂廡瘠往往託故不至禮殿六楹孤立風雨中自象弗建奠謁靡奇饗糗祭器若其他供養居止之須種種匱乏君曰是欲誰諉耶即易瓦補塞修甃室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祠屹門闕翼廟庶秩且遷諸事既以略備乃率先置養士田十五畝繼而詢荒覈耗經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項六十四畝由是春秋之祭費取馬朔望之膳具取馬師長職員之稍給取馬月有書季有考雍雍于千雲興谷應巖居之叟塗行之子嗟呼嘆以為不圖荒涼契濶矣而復有歌舞觀觀相之圃之感也惟講書之堂以役重末就大德元年冬十二月蕪副使拜降公僉事完顏公臨其地嘉前事之有緒而欲雄其成也以屬邑主淮安程侯程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臺門新官垣至明年十月而堂竟成完顏實始大書美化書院額亦書其堂曰美化堂於戲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處視秦漢郡縣鄉聚之所隸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有學美化復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庠庠而塾學不加多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人事之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人用鄉舉里選秦漢以兵以賞以吏至擇經術生猶多本齊魯法之益衰始有科舉今此事且止士庶幾逐本趨實而今宰如程侯師儒如陳君適皆能效職于下知體要急名教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于上將見人人闕散黨正不暇書家家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匝于寰區王風盪乎無垠而美化為之兆矣遂相帥礮石聘文類著興作

官得復而萬戶府又約束之使無擾也問士役多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賴郡侯捐俸倡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尚幾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辛亥別置小學作一亭名倚晴以眺靈山諸峰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盪鷗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千串末係輕重識者以是規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又廢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為乎若趙君以一癯儒領空塾能成賢守意與重役其才志彌不可及謹為摭實登載本末於右以勸來者

銀峰義塾記

銀峰義塾者饒德興余大夫氏之所築也銀峰饒之勝處余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為遊觀憩舍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之義矣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于鄉嘗求聚遠樓詩于蘇學士文忠文忠褒贈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為通儒名大夫是為思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居家註感興詩及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于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于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文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執性復高奕不動于勢利進取兢兢然惟恐隱思齋基構是懼而銀峰之塾與焉塾既興不遠重江複嶺介友人藁底以謂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

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于文夫則不止于是按塾之名起于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四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為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為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于門側之室為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于饒為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于家休之以車輿凡席尊之以書冊琴瑟與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僎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聞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奇英雄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峰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達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為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

洛陽獨樂書堂記

司馬溫文正公居洛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為中原純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謙靜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邵堯夫二程夫子蘇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而其獨樂園者慕然在諸豪貴間幾不可比數人以公故亦屢喜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標綉戶文軒暢轂弦歌鍾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為承衍之娛者舉一轉而為荒蕪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野野兔之往來吊芳窮寂而已而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童婦女道及洛陽故實則誦司馬公之德不衰夫一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逾

人雖為相居位之日淺被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能
 得人之歎慕若是然耶大德丙午歲余遇衛君用于信州慕
 府君用洛陽人問其故曰洛陽之事則既然矣抑獨樂園亦
 不得為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顧吾家自高曾大
 父以來世世知諸司馬公之書且知慕公之為人今驅馳北
 南髮漸種種洛陽之俗猶為近朴欲以其地為祠塾仍榜曰
 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日更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諸
 生之稍食庶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戲茲非司馬公之
 遺風休澤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位
 君用清勤謹恪知體要敦雅實是真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
 龍門蒿火而來言獨樂之役將見堂廡生成深衣釋菜重席
 養老使洛中之人長者與慈幼者知孝雍雍于于復還盛時
 舊規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為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為縣時官治嘗面之以臨民出政
 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慳縣志以為賢宰史侯彌蓋
 之所規構有正堂琴堂蘭堂諸目相去八九十年仍之以兵
 革棟宇毀廢縣亦升改為州乃稍別築廳事退食之居而僅
 憇父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持浮費
 乘餘力創後堂四十楹然後會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
 思深有憩且復置元幕于甯營左擬公廡于吏舍右戒石之
 階蔭之古槐門臺之表飛以麗誰至于秦淮一河油油洋洋
 與山趨迎絕為州境佳處則新亭俯焉蒼倪士庶來游來觀
 驚嗟嘆借譯未嘗有侯因民之樂既率長佐舉酒樂之總眾

役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曰吾為吾州求無慙吾中山且不
 忘史侯舊名也噫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懼不壓不懼不
 能稱作事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郭侯之顧名思義
 希賢勵志究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明人
 於余為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踵台輔能自立不附麗卒以學
 行政業者稱于時郭侯侯治溧水廉而知體慈而守法蓋與史
 侯異代同道蓋斲石為州民紀之俾勿壞

當塗戶曹掾績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巨慕之憂以為千載之計可以謂之
 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朕賦就
 棣州縣間視海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窮雖有多能鮮
 有所作為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輒相顧有滿色又暇責
 其餘哉惟戶曹在諸掾中職最優責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
 有才有居焉往往擅一府政凡始調于吏部率得之夫其若
 是宜可以行志而樂于名高之人乘其少事又置之若不屑
 然曰吾不過為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馬而無愧事焉而求
 有成自古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
 充吾身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愿而文方盛年已能崛起
 取天子科第為當塗戶曹之次蓋以餘力大治其學六年而
 後至官至則廉聲騰馳讞議川決前後部使者郡太守驚其
 能屬委叢疊君晝坐議舍理案牘夜歸緝讀書傳其說以為
 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遠儒將融擇異以適于世用
 是既脫去州縣之拘勞而後無樂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
 用心宏待 已尊而期澤物也急卓乎有可稱已垂去以故

事當題名而舊石久已溢額瞻慨嘆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爲續立石而遣使徵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于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傳而又者則不賴于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性叔既身勉之且推此以勵後之人使官學于斯者皆能內不慚于心外不慚于政上不慚于君下不慚于民近不慚于朋友遠不慚于簡書雖微此石千載之下固將聞其風而慕焉而況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今石蓋自授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

浙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爲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之海益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其爲縣曰奉化奉化苞山根江而被海其形望於明州雖最高而土壤峭瘠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之捨水而欲東與東人之辭陸而欲西至者皆失其便故濱浙之塗通置船官驛廡而奉化無有余攷地誌奉化在秦漢前蓋介于百粵饒閩之交當先王統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踈濶非意故略之勢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近世事繁難槩千古前有縣者嘗屢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發召期集之事節傳梓至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主交愧焉今令襄賁丁侯濟之來喟然歎曰是不可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焉迺相士度材得廢址之在官者成屋之當規爲驛者于民廬之東崇拓而增營之風雨蒿萊之場屢煇熒燐之區忽焉而垣闔具軒窺立先是主簿李君大用實倡其畫及是二水王君澤

白君龍志同議諸功用大集計屋之楹至于百有五十計功至于百八計日至于七十而官與民俱不知其勞起事于季秋庚戌訖功于仲冬己未驛成因其名之曰奉川曰吾以存國俗名其堂曰德星曰吾以賓賢德噫嘻美哉于是縣人樂侯之成嘉侯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茲事子不可以無記余惟侯之可紀者衆以余之爲民子茲邑自侯下車見其當兵燹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彌其缺振理頽廢昔之撤墻夷龜而通亡者今皆歸尋且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所興築若朝學亭治賦館之局崇社之壇蔽獄之戶諸如此類何可枚數而專美一驛乎哉願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凡以圖久安而除其數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子弟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功行而推考其里俗山川風土之盛衰與廢此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爲記

三江塩場興造記

古之君子先民之勞而後逸其躬故雖不急于崇繕修美居處至于政成力暇因人情而興公役賢者亦有取焉越三江塩場官舍歲久廢壞前任事者諱不屑意貞貞十年場之長官改陞司今爵在七品而大梁曹侯自公府高選實來爲之塩法繁壅戶額等第不可均民無完心侯至覈得實酌強耗推籍土業高下宜增而增宜縮而縮不旬月連流遂歸盜賊清息昔之焦熬憔悴晨肝嘗鬻而莫之給者一鞭不施談笑辨集官吏坐曹而相慶父老擁空而交賀於是鋤荒剗汗鳩堅蒐良於聽事故址新宴遊憩息之室以人人計者三十有奇使客有歸節將迎也僚史有聚協官守也輸納有藏謹賦

計也。臨池有容嚴發召也。觀眺有娛宣德勤也。總室之大有堂因舊而扁之曰清安。嗟乎！今人之材有悉其聰明敏決，僅周於簿書筆楚而不暇乎他管。若古之運甍者，亦有風神高曠，視吏事不足浼我而寄託於耳目心體，偃仰之樂。若杜芴西山之為者，此其道皆有所缺。若侯之精粗不遺，清恪無至，進盡奉職之能，退全養志之適，役之不感而政足以成物，勞之不公而仁足以比後。蓋非謗儒律吏所可窺識人，繇三江來頗能談侯隆寒，溽暑躬造場亭家，撫戶諭餼糧不屬，至自備餐糜以濟其饑之秋，賦足置公堂上坐飲，肯賜之人人得其驩，其虧賦者拱手跪膝使之自悔。余聞近民吏有父母之親，師保之教，寧非是耶？侯名實字秀實，前歷江西行中書省掾，和州經歷，皆有政績可紀。通文學，其材方鄉用於時官，且滿士民感咽，填訢特其車不聽去，而相率來請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願書其事于石，以著永遠不忘侯德。且勸後之為是官者，遂不辭而為之。記大德三年歲在己亥春正月望日。

臨池亭記

臨池亭者山陰右軍祠塾之別築也。祠塾始自邵使者東平王公侯按郡乘所載，蘭亭舊跡以全氏廬為之，官為置塾，長聚生徒講學，其中及是十年而東楚湯君厘實來，既大出義理之學，教塾徒餘暇，巡行丘壑，周視垣宇，慨焉有興，弊師陋之意，迺先修右軍祠，增繪象設龕，凡凡所以展奉嚴事之具，必與禮稱地，追山麓遇甚，雨湍決則水流，堂間為塾石渠，以疏其餘，有好事者蓄石本蘭亭序，其善幸見與，因併刻諸詩。

暨傳文之類，分置兩壁，塾事幾略振矣。惟墨池之在江南，往往而有此正永和修襍處，反關不具，遂捐俸倡率諸生，又亟謀于時僚之賢而文者，東平彭即中榮，祖若右軍之遠孫，易簡潤之等，志諧力均，爰相爰鑿，于是就面勢之宜，得池於塾西而翼之，以茲亭亭成，伐石請誌其事，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于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今右軍書擅天下，學士大夫極力模楷之，幸且有得，莫不脩然內暢，以為清脩妙解，雖連城之富，三公之貴，有不與易，而是邦之山川形勢，前後名馳，輒驅計不知凡幾，何車轍馬跡，獨右軍遺事，今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動盪於翰墨之外。此臨池之所以為美也。湯君年方富尊，賢好古，能行其家學，居職不以營斗升苟歲月為事，志於興文美俗，又方謀增置田租，以完教養其事，可書者，未艾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仲夏，既望戴表元謹記。

寒光亭記

寒光亭在深陽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之下為寺，曰白龍。歲月湮漫，不知興創之所，由始宋元置，閭重脩塔，記稱父老相傳，已七百載，則沿而至今，可知其父也。東閩浙西淮襄宦客遊人之所必至，至必有歌詩咏歎，以發寒光之美，無虛覽者。張安國趙南仲吳毅父雄詞健墨，最為人所推重，而棟宇垂廢，不足以相映發。州有進士湯君，以文辭為之，徼施於江湖之往來，值一二名公卿喜之，亭得改立。如此十年，又廢大德辛丑春，進士君之諸孫實來相游，尋顧瞻徘徊，則昔之華榭畫檻，惟荒榛存焉，喟然曰：茲亭之興，吾祖固有力，今安得

聽其勤傾質庀工亭又加築既又捐田白龍以爲修葺之助功完事具寺僧乃爲進士君置祠而來徵記于余余嘗言江南佳山川造物者靳畀于人而惟僧佛者可以得而居之是蓋不然人之獲如此意者孰加於王侯將相彼其占形勝營園池斥臺榭徒欲樂于其身有餘丐及於賓游僮僕僧佛之樂常願與人同之故人之從之材者不吝於言仁者不吝於財無怪也此非惟有數而用心之公私廣狹吾徒有愧焉者多矣豈止於係一亭之興廢而已哉進士君諸孫曰德裕曰佑孫寺僧曰相慧余刻源戴表元十年丙午季秋二十六日記

耿氏時思亭記

鄆耿子都之先墓在泰山東汶水上子都既出仕游四方而心懸懸不能忘也一日以諭余曰吾家繇高曾以來怵于兵顧兆域雖存而榛蕪莽然樵芻往來蓋嘗與宗黨謀築一亭以爲展省之地而名曰時思子幸爲我記之何如余惟子都之不忘其親而思之於義既得而於名既稱而其禮不可以不知也人子之於親苟欲盡其情何有紀極先王每爲之節使弱者可及而強者不能過如死之戚如狂如迷如逃亡無所歸比既葬而虞而卒哭而祥而禫遂返服復寢而哀散矣至於葬也所以掩藏而安之而不敢脩不敢易且不敢瀆而祭也然此猶論其近親愈遠者祧愈嚴服愈降者諱愈略故無見於目者無想於心先王懼其然於忌日也以為終身之喪而春秋時祀如見之於齋君子之不忘其親而思之其慎諸此而幾矣抑余於子都有思其大者焉耿故大宗而鄆齊

魯儒用也耿自得姓以至子都凡幾世世凡幾兵兵而得完者幾家家完而得衣冠登仕籍者幾人同枝而獨榮氣必有子鍾同源而獨清流必有所潔子都於此時時而思之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爲人長則思慈他日功成名遂行高爵尊懷章而歸故鄉下車而入里門父兄子弟燕毛慶飲烟游隣舊牲牢迎勞然後除道拜塚燦茨告恩虎羊躡前冠劍立後使士大夫往來山東而道茲亭之下者瞻阡名而致肅讀題表而太息將見儒林榮之鄉評稱之曰噫嘻耿氏門幸哉有後如此不亦美乎子都奕然而覺欣然而諭曰吾雖初願不至於是是子之言不敢辭因書以爲記

喬木亭記

喬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忠烈王嘗以功開國于循而邸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即之坊至今稱清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騶蓋填擁歲時會合鳴鐘鼙笙絲磬筑相譟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揖疊疊然無闕壞豈惟清河雖它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來杭觀官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烟蔽遮林樾清湊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歎曰嗟乎吾喬木乎是亭者幾不爲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于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逸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冶心體之於芬華安燕罔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飢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勸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

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疇昔之髮鬢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暇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就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爲之徘徊爲之偃息爲之留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憇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啼髮於喬木之風卧則曲肱於喬木之陰行止坐卧起居動靜無一事不與喬木相尔汝蓋吾昔也無求于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踈也吾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庇數畝之宅李衛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夫勲名世祿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至於皆仆而獨完發華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真美乎哉於是張君止嘆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吾亦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蓋書其詞於吾亭以自勸且亦勸後之人

紫芝亭記

集賢自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庚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驪傳奔觀驚未嘗有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論於剡源戴表元曰願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之華實一一皆有益於人惟芝之爲物疑若世外無用之寶可以爲祥瑞頌詠而不係于朝暮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襲又芝爲種不一色亦異產往陶隱君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圖錄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即獲獲之而疑者輒不敢服則名

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其類中差可致服之可不必疑其即之郁而柔藏之忍而堅近于有德君子故自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爲高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爲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爲瑞蓋異世而同賞不相謀而相協也雖然余於集賢君有所贊焉集賢本承平故家以英才俊氣清識雅藝爲世所不捨入儀館闕出坐方岳五轉而來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士被其效唾者噓爲祥風飲其膏沐者潤爲榮河顧何所不可得乃方披棧枿發蒙駭求一丘一壑如將老馬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既出而不難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其實不傷露華不病暑名生于無用而愛緣於不切人之役之勞固多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如娛其幽羈而慰其晚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奇甚山連溪迴迥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土爲之不燬暴物爲之不疵竊竊意山之綿絡附麗靈根異葉如是芝者尚衆且夕從君遊取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餐芝之法雜鍊之遂成二老優游往來永無飢渴聊以燕樂聊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日記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遺安堂記

辛卯之春余遇滄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臺僭命發粟賑飢所至州縣吏負弩矢郊迎先驅候官簪塗廡師秣騎德昌中褐坐治事聲燁燁甚余深歎羨以為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矣一日少閒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族滄陽世世以耕田讀書為樂無肯去鄉井者至今大木累十圍鬻粟然馬氏族葬處也自吾先大夫嘗遇一隱君子教之曰子異日必不免仕吾見世人仕者多貪子能不貪而有以及物即甚善先大夫異其不凡也既而果不免一出為州典籤尋棄歸亭上壽浮沉以終先大夫性本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如其所云既歸築一堂用麗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孫自當如我志也洎吾之身與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淳家南來驅馳霜露衝暑潦所樂能幾何孰與吾滄陽田里間歲時豚酒相徵逐區流坐樹歌呼散步之為快哉且先大夫遺吾以安吾庶吾勤吾慈吾倫吾不敢慚吾先庶幾不辱先大夫之力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為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後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賢與其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謂君子人哉蓋自井法廢而土始不安於耕居畝畝者不談說游宦則迫於賦稅征戰周衰已然矧於今日吾見草野書生朝乘高軒而暮耻其故居不可旋馬行遇父

凡時常所往來有厭然之色語以麗德公事不可入於心况又使聞禹稷伊呂之風哉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潛光撲質蓄止不洩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於時藝震遇啓隱璞遺識聲明潤澤宜有不得而蔽者而方謙冲掩抑欲尋麗德公本語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之道狹矣古之君子不皆以不仕然後為安而德公鄙朴過當視之計較於人已禍福之間其達纒勝於當時愚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士元輩已不用其語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德昌年方盛仕方始當世決未見捨他日功成而歸杖行几坐洋洋乎以詩書禮讓益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滄陽之俗農於郊者見其遜耕而敬饁也儒于庠者見其睦嫻可書而秀孝可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物為何如夫及物廣者天之報亦廣然則馬氏之安非人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為我記之

秀野堂記

宣之北為淮其土氣雄深曠寬故其人恇慤力勤而趨本南為浙其土氣清妍沃漭故其人開朗多聞而好禮宣人介而中居隨其性之所欲而遷焉有南濤湖盤涵宣傍數州而宣占什七宣之鎮山曰麻姑臨其上游岡林蔽遮雲物噴吐隆隆然自成一島嶼而岸湖之州地偏勢隔不立甌置非富商貴官之所趨走淮浙之氣兩無所入靖康中武德貢大夫自蒲城始來居湖之陽幾二百年而大夫之子孫皆以文學薦舉顯聞於時有名松者與余同咸淳太學其父潛貢公吉德君子也與其族連覺接居衣冠棟宇歲增日益幾無虛壞德

枯之微舊物罄盡而最西一堂與附園諸亭獨完焉茲非昔人所謂瑞室者耶乃葺而自居取大蘇公獨樂詩名之以秀野而新築先世所卜以芘諸子又初別館以儲美書延碩師致嘉客於是居者如趨萬石之庭游者如造鄭莊之門余丙申歲亦嘗道南漪登秀野之堂而觸咏於其中名臺美植曲欄文甃一如意而麻姑之支峰離群偃行與湖相須駐伏堂背畝種之田曲尺之流縈紆迴環信乎其爲秀而野也越三年公來請記余惟人性之感於清妍沃渾而開朗者近於秀感於雄渾曠寬而愜鬱者近於野二者可相兼而不可以相勝昔者仲尼憂秀而不實亦不以野而勝文爲美今夫南漪之在穹壤間不知幾千百年始得貢大夫居之大夫又二百年始得公父子文學而顯至於廢興絕續之際天又瑞其所居以開之是皆有數然公方敦飭其家清修篤守徐行儉取若恐傷先世二百年忠厚之積是不獨爲淮浙偏氣所勝而能兼有其美貢氏南漪之澤吾見其未可涯也遂爲推述大略併地乘世本書之庶幾後人知作堂之始

清華堂記

奉化萬竹董氏以衣冠文雅爲吾州甲族其枝葉散布江浙間者爲名卿材大夫不一而萬竹故家獨守恬素輕進取有處士之風焉余嘗過而愛之有彥受者於子弟愿甚而台寧海俞出也余與俞世舊尤愛之於是彥受將築讀書之堂於所居之東而成請名於余余取文選語名之清華而告之曰子亦知夫水與木乎水之滔滔而來若是之清而不汙者豈非崇岡激之巨石梗之疏治之不已而致然乎林木之蒼然

其蔚鵲備絢於春陽時雨若是之可悅者豈非以前日之凝冬馭寒鬱薄之久而能堅其華乎是不難喻也今子之質甚良而資甚裕良則不煩裕則不勞不煩不勞則不知所苦而懈於學吾固願子激梗之以崇岡巨石鬱薄之以凝冬馭寒使清者益疎而深華者益成而堅不亦可乎且子之宗不爲不清且華矣充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素之不及子之智似亦足以知之矣以關西之風節而有德祖河東之名德而有子厚非不爽然起於人意願去其初則甚遠故不願子之似之也彥受繼自今問安視瞻之暇督耕治事之隙游歌於此臺之上不惟其清華是逸而以其已得者日取古理賢之言洗濯培壅候異時學成而材立交廣而名暢然後不得已而用則用於世爲高流不得已而處則處於家爲隆棟余之所愛於彥受庸有既耶

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篤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栖獨常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舟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夫勢而奔逃扶携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潔脩雞犬驩睦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美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簡發囊中裝舟車薪米備質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爲陸賈分金則不給以爲蕭何

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煩隣於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閣岩堯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煙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嘆曰先生之志則少違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志於名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托於山川群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譏乎客問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記其辭於質野堂云

愛蓮堂記

物之無情莫如草木然至其發於形動於氣而隨人之順逆以爲禎祥妖孽昭然有不可掩亦猶人之一身其行事和平樂易耶則遇其境無非芝蘭玉樹乖刺齟齬耶則遇其境無非蓬茨荆棘昔者子思之中庸言善不善之先知以爲見乎蒼龜動乎四體而商書之陳天命謂之賁若草木皆其證也相臺唐伯榮所居錢塘東之圃有池焉植蓮其中歲已亥孟秋既望其蓮生一莖雙葩圃人以瑞告錢塘好事者則旣繪爲圖畫以相傳誇說交將士大夫則且將作爲歌詩以相稱詡讚美伯榮伯榮於是取周公語名其並池之堂曰愛蓮而屬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曰蓋有記初伯榮盛年懷牒而南

嘗仕矣驅馳未幾何有浩然之志乃移其材謀之可辦於疏煩劇者經營池臺位置花石費不傷煩清不苦寂值佳風晴日體中欣暢即扶膝而遊班荆而休自有道者窺其微固以爲不減千戶侯樂至是雙蓮生若造物嘉其安恬而設幻以娛之者伯榮曰吾則何敢居之或者吾唐氏之先世遺澤鬱積盤薄之久而將發其祥乎蓋當是時伯榮之伯氏在海鹽通守叔氏在南昌試宰皆秩滿將至而伯榮之子居安適用中朝官薦通籍翰苑一門內外前後未嘗歲時會集左羔右鴈榮名貴祿殆與是花相須而至是誠可爲傳誇讚羨者也然有一馬蓮之德元公以配君子君子者之居於世以孝友爲根株貞恪爲附帶材敏爲條蔓詞章學問爲枝葉花藻能是矣視浮名外物之去來如膾涼榮悴之制於天培覆壽天之存於人者吾所不願而要其定焉彼亦不能違也伯榮兄弟居家有睦行蒞官有能績書奇書致名士彬彬然興於文學是能備君子之德而知所以居其祥矣故爲之記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塢曰雁溪其傍之山層盤陟矗悍急而無停坡其水春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雁獨近乎儒者祥仰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覺祥祥題堂之榜曰廣心意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蓋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百里數十里纒一止而爲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即止而爲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爲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之偏全若水則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山偏而偏今夫雁溪

是當郵刺數十百里之中爲山之適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滙溪之中爲止之又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御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御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懽而遊望其東之諸峰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咏之迹班班具在至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翌夫婦晉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烟雲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關斷棧巖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噴薄香霧猶庶幾齊魯間安期生鴟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游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炎爇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絕識之士揮而却之如棄涕淑想其靈臺天宇池融淵淨略無絲毫哇吟遊幅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爲大人得其小體爲小人夫人之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親祥御天資瀟灑酒門不輟客軒騁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改愛自盛年懷儒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真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爲之記

居清堂記

自余歸榆林交游益雜有故人子單允涵來輒密窮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據爐隱几席筵莢新履屨岸接離而哦之以爲樂一日得東漢仲長統傳至欲卜居清曠之說欣然會心允涵曰若曠則吾不能抑顧得清者居焉其庶乎因歸而名其廬曰居清之堂蓋允涵家世儒寰自先君子以厭繁爲資積俸錢餽粟之入稍歸山中增禽窟室閭師

里胥已從而指目其後故但有慕於清以爲衣食取給而不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浮沉以玩世優游以畢齒而不翅志願足矣噫嘻嗟夫如允涵之謀與仲長公之所歎羨大略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夫旣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羔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闈無恙妻孥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樓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且夫清之爲道尤難於言難鳴而起令耳目口體百爲與物營營然交關回念清夜之所存有能持而澄之雖塵埃滿頭泥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資諸人縱復朝餐沆瀣暮飲滄浪腸胃間祇益穢濁可醜耳故仲長公風裁雖高當其往來展轉青徐芥莫之郊談王說伯何所不有晚詣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機事塵勞如此所謂平林高臺揮琴諷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之而已然遺言洒落初不失爲佳士今吾允涵居有圖史之娛出無簡書之憂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山遊眺雜坐於漁牧爲之不止將天機日深世累日遠而猶懼不足於清何耶天惟清故能歲光景神變化海惟清故能容蛟龍與寶藏古之君子至清如伯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黃叔度陳太丘諸人近於無威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輩俟他日閒暇別爲允涵言之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余異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號者心誠歆賞之以爲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徑而從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與之言則堂孔晨物也在上虞之雲岑青山白雲菴之傍聞其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大牙孔晨雖貧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輒訪之孔晨愀然曰噫此吾先君子南墅公之所名也蓋先君少而屢居倚屨有南山於屨中瞻眺爲最勝嘗曰是若造物驅談以樂我者吾旣取以名吾墅矣倘幸而營一堂以居因其面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宜當是時天下名卿以權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置曾伯皆嘗聘翁入幕則皆致資合力成翁之志臺閣以文字知名如木石先生尤端明故參預姚君希得則各書四大字願揭翁堂額以爲之扁江湖騷人過容戴復古翁賓賜高髯則落堂之成往來題詩几壁以相讚慶然堂雖落成翁未嘗即居之凡再上襄再度嶺辛勤三十年堂雖大成而翁倦遊老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早上虞設獨此堂者歸然榛櫛中吾兄弟不能寂而居也於是乎有雪岑之築雪岑在村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尤宜故姚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亦先翁之居而先翁之意也始余忻然竒孔晨我輩士耳及狎聞孔晨言徘徊重有感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娛而不可以相勝功名富貴之人一日而無所爲則其心不樂日無以預乎煙雲丘壑之事而其力嘗足以兼之層臺疊館翠比朱連土石疲乎斲鑿林垣奪乎綺縠以至禽虫草木之情震搖於歌鐘與隸之役

而皆失其素故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物有以礙之也今夫越中固侯王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前乎此時自非以文章氣業相求誰復有過上虞問南墅翁之居者歲月幾時陵移谷遷彼雄豪什百千萬於我者忽焉不知踪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則不礙於南山求之雲岑則不礙於雪岑不惟閱廢興通喧寂空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弟前包後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哉佳哉南墅翁於余前後輩余任金陵適嘗識翁鬢眉雪曰顛頰丹潤每待坐留飲必至夜分目光炯然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若無老人衰颯之氣孔晨兄弟直能從容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醉歌以附於文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墅翁翁聞之亦當爲雲山助喜矣

水心雲意樓記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岩林澗壑之所繁盤風烟魚鳥之所溱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旣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遊宦爲樂雖西塘闌闌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墟於兵廬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旣披荆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爲我記之余聞而嘆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可以有取於水與雲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爲水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

停坎蓄風起兩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嘘之陷深而莫辭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飲艷愛悅者莫如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途僮妓笑歌於館榭清人之突未黔邸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缺畝榮於祿食徒步安於騶御禽虫之歌嗷不儉於鐘鼓之考擊立原之陟降不煩於笙楚之奔走子朝出而遊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橫自獻於几席之下此如瞑雲歸山冬奈返宅雖欲不靜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廬鴻例圖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登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瀕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屢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久早衰矣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與得附題於諸君登樓之什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意氣雄豪每展則戴筆櫛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爲快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指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十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棖袂斷文廢款若明日急有所

須而爲之者門無竊宿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悅余雖蹉跎驟見伯幾如此真以爲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黯然無聞問之云伯幾比來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一室名曰困學之齋將收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嘆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爲奇士諸葛孔明高節不仕諸侯一出成跼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云抱耒躬耕作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冶鍛之樂彼其雍容揖讓進退翛然豈無學人所爲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葛之倚固所未遜其屈折就此殆似爲世故所困耳夫困道尚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止萬萬就其所好雖賢而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渚子之木雞亢桑畏壘之說豈不爲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者皆曰子之言於伯幾爲宜蓋以爲困學之記是爲記

清容齋記

鄞素生養直既規寢旁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爲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爲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以爲之銘而書來剡源顧有記夫東郭順子載於莊周其事他無所從質然如其言則天下有道之士也若夫孟子之於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彼子子然輕一夫之死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周人以爲矯在尚人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曰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怨者固教人隘也

扶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黜好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行中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慮而為不恭之和者乎蓋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聞微異矣今夫素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來其清焉已乃有所不嫌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鑿毛髮其為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焉苟為能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止滯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馬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戒否之迹馬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美何美於東郭子者而滯然學之狀若余之愚偶幸竊聞之而未遑學也且將求人之未暇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之勤也姑次第其辭以附於劉君之末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來州城與余相從如一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癯然書生聲骸不相敵然過余傾意氣與語有移刻不厭倦及見余披緝簡編塗鼠鉛墨喜而從旁嘆羨若以為不可及昔魏公子之於侯生陰將軍之於井大春風度不亦若是然哉嘗聞一燕居之齋名之曰養心而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而智者何其愚乎吾年亦高力非弱然而能厭之願歸而少休焉

將求為子之學者與之朝游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供者吾志足矣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先所以居東湖者乎蓋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邑之荒聚也其始不過為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澳而潛焉老若知慙少者與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幾時而絃歌唱馬衣冠翔焉而東湖為文物之區矣又無幾時而高車駟馬之所奔驅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驄官僕從填塞往來笙鐘歌舞喧咽擁沸而東湖之富麗通於名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則當少息人文太盛者則將反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言使山川草木復得涵淳縹實以自致於君且余聞之采色養目之昏鄭衛養耳之聾滋味服御養口體之衰惟以學問養心者無憂而常安無辱而常貴景文歸而規其名益思其義也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之以為記

學古齋記

三吳之州莫大於杭其地山穰水妍其人機慧踈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娛樂而多驅馳通衢廣陌行如附車輪而與之上下坐如聞江湖澎湃之聲竊意雖有重仲舒揚子雲難於攻苦寂寞而守其淵深之思焉州城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入其門庭除靜修草樹深鬱儼然山人處士之宅先是巴西鄒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題其扁曰學古齋相與讀書玩義理於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藝選召且由此而進為於時仲實曰我則不能吾家有善白之二親貧無以奉魚雀重使之疲勞道途則奪其便且吾非

矯名者萬一常調得一郡博士給數斛米充養具亦足矣何用是紛紛爲哉於是學古齋仲實獨居而有之余聞仲實子之安恬惻愍言真而志儉既過他人遠甚抑學古實難子之道將何先今且由于之學於是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櫛焚香而振冊則冠服鼎彝簡編字畫非古也飢食而渴飲寒裘而暑葛與夫賓客祭祀之交接其禮文物物制度非古也廣而推之出而與宗族姻戚朋友言入而仰以燕其親俯以帥其妻孥減獲一舉足一出口而步趨唯諾之節非古也益廣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雖然若此之類猶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則又當古其中乎故曰學古實難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患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無成今之來杭尚賴比隣於仲實而學之仲實曰有是哉子之言吾將佩服之且以諗善之俾無忘吾齋云

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復初以門功世祿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脩然爲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吾甚愛楊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爲學其一以爲孝也吾學既不屑爲今人猶幸而及事岳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爲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爲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亦篤學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遊不可勝數自非其闢茸無志操誰不能爲復初斯言者顧久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爲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屑者往往如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爲孝而其爲孝也不

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享單瓢如羊豕被鶉緇如狐貉安煩習苦則聽其命而奈之俾其親而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馬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譁於名者之愛日也鷄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昃而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爲是則饑粥不充而甘旨且缺此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不學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爲勤組纂藻繪以爲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凌節躡等者焉方其惰陰童韶請益觚槧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門凌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而有專精一經之士慕蔽帷篝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忘飢渴迷晝夜神痴氣耗而其親之容顏命令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公之家長於萬石之族今動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清修而靜虛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之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先大夫手搆南望一區湖峰紫環仰有煙林雲月風嵐晴雨之詭俯有魚鳧鷓鴣蒲荷菰稻之適越之烟窻多良儒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歌商確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而披爛斑之衣待寬閑之燕日喧與軒時節觴膳極庭闈顏色之奉是自古文游淵騫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憊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愛日爲有助前之可懼吾將以

爲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爲勸遂書以爲記

謹益齋記

天下之善惟其不免於私之爲者常人之所易容而君子之所必察然亦有心知其然而名義之責不可加則舉而歸之於天何者吉凶禍福是非善惡至於天而庶幾乎各有所止矣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余嘗怪今世士大夫位卑而氣高身微而欲廣於力之所及爲志之所得施一切無所辭讓而獨矜其容譽其辭傾已以行悅於人曰將爲謙以求益是果以謙而益者乎孰是豈非穿窬之行壟斷之道而天地鬼神之所忌疾者乎執昔者伯益之書蓋言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既而推之至誠以爲人能至誠而物無不動既而文王周公以來以其繫辭而著之於易既而孔氏之徒以其說之大略而發之於中庸既而儒者禮法之家以其道世守之至於春秋秦漢之初而猶以爲教故趙文子之早慧也而其父忍於折委弄張子房之未相知也而其師安於坐而受復魏公子張廷尉之貴也而其容敢於使之執轡結襪是皆誠心爲之以損抑分量之有餘而增益其不足非獨如是而止吾想其時齒於庠而貴者猶有坐於賤者之下而不慚也行於途而壯者猶有代其老者之負任而不以爲德也射於鄉而能者猶有授其不能者之爵而不倨也於乎是豈非天道之當然而容可以僞爲之哉長樂林敬與溫然好禮知義君子也紫陽方先生既名其讀書之齋曰謙益而重之以訓辭而敬與復以謁文於余余於先生之已言者不能贊也舉所聞於天道以證之因以爲之記 二卷終

劉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清時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儵儵然有高世想及出而預人家國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前意不相異同曰是固有命乙巳春遇高安李所瞻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此事爲之太息既而諗其居有讀書之軒名清時問非東晉王茂弘以稱庾公者乎則大笑夫庾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家不出門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賢之目一日進用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爲斿子不見夫山乎山之鬼鬼上摩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與草木巖虎豹游仙真人始異而神之世稱瑞曰景星鳳凰景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清時人望其爲山爲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若吾所瞻恣睢於詩書之林頡頏於風憲之府徐行而廉取精思而靜持幅巾布衣起來傳車以枉後惠文彈治道強侯悍將不少震撓公休吏退焚香閉閣吳吟洛詠作仙人處士亦無愧怍此其規模器量雍容蘊藉豈與夫退不忘進進不能退往來於功名得喪之岐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晉人猶能清言人物如庾公清時猶可觀也更後百十年清言日微以至於隋唐科舉興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鳴矣吾與所瞻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庸深議所瞻之鄉有三劉先生清風高節過庾公遠甚暇日約所瞻登石龜峰絕頂踞畏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詞歌廬山高

之篇以為樂以附於古人班荆傾蓋之贈可不可乎所瞻曰唯唯因以為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曰如子言則常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草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豈不為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為今人也而已乎自為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不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曾稽孫君凝宇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聞古之君子所以居其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者為師者為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為匹夫而無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為容膝之言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嘯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跏坐而儒家反以為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吾人所突以為非而或以為是是可不思其然哉然余竊

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畫於壁牖間暇日宿遊者至即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方今棄軒裳薄城市而為山人處十之事望其居清氣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際踵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鄞程士安佐浙東元帥府於明公退不忍棄其餘日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名於余余名之曰餘軒士安遂巡而笑曰吾之問子義止於是乎余為詳言士安之起居出處所以資於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絃歌舞蹈弓矢羽箭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趨趨畏懦之色者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為士而不識其事貴焉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糜之則反以為賊不仕而儕之則反以為蠹山林草謁之徒足未嘗履官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魁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沒涸者不習則殺身政之禍福危於醫險於涸而人之習之益鮮羣居泰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况復餘事今以一人耳目之聰明坐於五流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橫左右人人不失其所欲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澗容湖海容澗閩隘隘夫扶背齧齒出橫逆以挾人至於大人長者之前如飄風

然蓋有有道之士以容一世之人而未足觀其胸次休休焉若可以容天地萬物者餘於量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及其所知而止惟德無所止堯舜垂文章爲末世法禹之水功稷之農勞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且累千百年天之助之人之味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齊魯諸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不爲許洛通才盛年方出遊大藩府於學何所不該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豆間事不可不問而悉也抑此五餘者其毋忽忘乎哉士安唯唯因書以爲記

省軒記

大名王麟伯官蕭山三年秩滿當北歸留行過余於吳見論以其所居之省軒而求言以爲記余惟麟伯自其少時則既知誦習於聖賢人之書長而能遊則及接識天下之名卿賢大夫游倦而仕則又能行其所知而無愧於百里之民是其平生本末種種皆非流輩所及顧方統統然願內自省焉豈非厭時材俗舉爲不足喜而求庶幾有見於道乎哉抑余區區之愚雖不足以助麟伯姑嘗試爲麟伯誦其所聞而麟伯亦嘗試爲余聽之蓋余居山知天台華頂三十六峰之險且艱而山中之往來而行者未嘗病也問行之人則山之縈紆屈曲低昂起伏嵌窪偃突雖陰暝霾晦而一能識其處他日其人與羣兒戲平陸白晝驟焉又嘗行大川凌震澤浮楊子見舟人駕扁舟於溟茫洶湧吞天浴日之濤目無留瞻而手無停操人人爲之震眩失措而已方夷然不自以爲勞及乎篙休載輪放意酣臥而瀉生其中此省與不省之說也今夫吾人以其邈然之身行乎世故之風波而歷乎人情之險阻

功名利祿之誘噓之於外妻子饑渴之迫驅之於後此雖欲省且不得暇而顛迷陷溺之憂何由而免故古之人居則必有盤盂几杖之銘以省於視動則必有珩璜琬瓊之節以省於聽納疑也必有約以省於步飲酒也必有禁以省其量御省於篤立省於珮交際也省於辭令待命也省於容色齋戒也省於矜矜寢息也省於夢寐此猶曰平居暇日常情恐懼云耳古之學道之士稱能省其身莫如曾子曾子蚤沒啓手足自謂能全而歸之而小人姑息之愛方見慚於執燭之童子遽伯玉能悔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能自微戒其高年卓識無一毫衰頹昏憊之氣則其精力剛強時從可知也麟伯之齒方少於余余也蓬蒿之資俘獲之器身不待恭而卑語不待簡而訥而麟伯居處養養實皆厚於余以余之猶不敢惰也而麟伯安得太然無虞乎惟各不至於白晝平陸之蹶篙休載輪而瀉其舟者幸甚於是麟伯謂余之言慙俚書而刻諸省軒之石

清茂軒記

剡源在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爲犬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蓋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牒散落余嘗恨之久矣獨所謂大雷山者嘗爲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咏踪跡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深數其何以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旣未爲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祠間隨父老禱湯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悍雲泉蔽深

竹樹翁窈私以爲謝公之居庶其在此訪歷其聚則梯高以飛宇夷凹以展園背蒼壁垣斷續隱見謳謠之聲忽出林莽嗜手異狀有毛氏子鹿卿秀整而華文其廬獨富溪山偃薄之會蓋毛氏自曾高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以詞賦薦名於鄉而上諸天官於是招延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於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陰而坐爲之徘徊忘去殆不獨以其居也嘗即軒中所見問之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泄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爲清者乎亦有未至百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悅追而致其材有中爲九筵之室者乎亦有取而爲雞豚之櫛狵狙之棧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子之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車力農以美歲量材而慎出一七之餐必勞而後食一武之地必視而後蹈吾見祖父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爲達人者矣未有旣爲達人而子孫得返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善抑鬱於隴畝之間百年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爲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與御美情耻於素所僻陋而求遷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怪吾視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願方閭閻愿靜若有所耽於勢祿之外而余亦倦遊駸尋老矣其獲免於前之云云者我震卿聞之洒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以警來者遂書以爲記

恕軒記

東平程侯士譽爲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兄禮以接士如寬恕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隸而獨於奸魁俠徒譁黨貪

類疾之如仇每臨廷發政心平氣爽春暘容煦而一得其人則研窮鉅鑿不貸絲髮遠者門禽稽者窟考由是平時世家根連爲惡之胃收踪改業一國稱快而不得志者亦徂伏而伺暇日余嘗過其退公之居見室顏之扁曰恕軒余請之曰得無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章之比乎夫恕之爲名也約而其道甚廣儒者蓋難言之而人情之剛柔緩急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寬猛尤不容以一槩其至大要則嘗苦於利害毒戚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連床隔於楚越同氣疎於途人而况持三尺之法以臨一州之民勢遽而分懸情深而貌峻而欲與其所利除其所害就其所喜違其所戚憂憂乎難狀故善治民者嘗先於以身推之曰吾之未來茲邦也因居於家吾爲長於家而慮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和其長吾爲士於鄉而懼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推之以禮其士吾之居屢見吾之隣有爲民窮而無所告而有司不之恤吾非之故推之以慈其民吾之居位見勸官貴將幸有權而爲吏控持以暴其民而不能馭也吾嗤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於奸魁俠徒譁黨貪類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有知識則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誰謂之不然故於文如心爲恕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皆吾如其心而欲之入之所嫉吾亦如其心而嫉之於身驗之於事習之於家行之於國蓋無往而非恕也且虎狼不避羔犢不育蓬秀不除禾黍不興奸魁俠徒譁黨貪類不清良民不寧爲長吏者惟能於此有所不恕然後能行直恕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凶周公之懲荆舒刑管

蔡仲尼之誅少正卯其爲恕也弘矣而於政何所傷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贊其辭乎於是侯聞之愉然而喜肅然而興曰美乎子爲善言人情者其遂爲我記之

蒼翠樓記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遊常誇談之然而其州多平岡淺陸城居者初未嘗得山而玩焉出郭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近者盤旋遠者鱗鞮而敬叔之居自其先君子所植古梅老桂修松茂竹陰森蒼翳儼然幾如雲門石洞有一樓橫截其巔尤與山稱敬叔既取太白詩語名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爲記余惟天下之物凡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往須名而行名榮而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顧其分故季氏強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家孫叔敖賢相也僅敢取寢丘之陋封惟夫高曠奇遠之人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山林草野煙霞泉石之具又非人情之所爭物論之所禁故可以多收橫取而不較若今蒼翠樓之托於太白是已方太白之來宛陵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跨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東古爲衣冠玉帛往來駢集之地想其名王貴卿車轍馬跡處處而有今千百年後乃知太白獨常遊之甚者雖非太白所常遊者亦欲扳挽其平生辭藻而及於乎是豈不以其人耶余觀敬叔天資明爽不耐羈束時時惘巾野服瀟散塵外居家資產不能致百金而常好客置酒酒酣與其兄弟高歌朗吟下箸皆無俗子氣韻似此輩流固當爲太白所許頗恨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踪跡家風井井已略可以得

之矣

充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畧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連其牖溫涼晦明時闐闐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決晨之儲兼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誦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數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爲富身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而昔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尤窳窳哉等第而死之人之相羨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爲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爲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嘔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爲何所失於余乎今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願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解其勞呻吟偃偃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才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入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

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園儵然為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靖司馬德操輩過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為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素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吠畝而騰風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闕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動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眾物之藏具馬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為何人哉而况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空言言以是為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閣吾名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絃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松風閣記

山陰王德玉之居在州城之東隅因臺池之秀林丘之勝橫俯之以為閣而名之以松風既乃以論於余曰於子何如余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殊樵夫野客能深知之而不足以為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然得之足以為樂而不能以深知若余者庶幾知而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今夫松風者其初發於陰巖藏乎陵丘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鳥棲獸藏

路無往來沙石為之飛走林谷震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撞呼觸者容傷當者膚摧非夫堅全而不靈靜密而自重者鮮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而休優游而行春和氣明人禽熙恬山光野聲相為清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為舞偃然為笑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暢意自樂而况於翹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驕霖欲收雅暑方壯潛居愁鬱幽伏畏喘千金之子環堵之夫辨語不得免焉颯然微涼暮舉襟啓開牖而視之則蒼雲扶疎清陰如屋纖塵不搖百竅猶默而脩脩濛濛已爽焉若清泠之淵而養沉瀝之漿矣當此之時可以投壺雅歌可以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笑傲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而世言松風者庶幾乎得之矣今夫德玉居有紛華喧囂之厭出有功名進趨之耻清修而強學虛心而敏事視人間之得喪休戚榮辱喜懼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顧吾所以堅忍自持逍遙內得小失意而不遷太獲願而能止亦有以遇於適然之遇爽焉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彈琴著書飯蔬飲水以為樂於軒綬甘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玉肄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名也必有灑然於中者矣德玉曰是吾樂也抑吾願與客同之遂以為記

拂雲閣記

貴溪道士盧明仲既創築玉清觀於所居廬峰之山中即其上游架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清而至高者榜之以拂雲而徵記於余余異之曰噫有是哉夫雲發於微茫散於冥濛而反於虛空來不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

而欲取之以爲清以爲高蓋人之強名其然而然而雲豈其然乎且吾居於山頗知雲請爲明仲彷彿言之而明仲亦彷彿爲我聽之蓋余之昔也嘗徃游倦歸而迷其鄉望望然千步數百里之外以爲雲皆在墟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郊陌瀟瀟及至郊陌瀟瀟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墟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夫自墟市井落累進而至林薄崖谷其取於雲爾近矣就而即之雲終不得而有何也雲固與人相得而遂欲記而取之則不可也人之求有見於道亦猶是也彼道游而忘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至以爲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章句而無之則以爲在名物度數求之名物度數而無之則以爲在居處動息求之言語章句則墟市井落之類也求之名物度數則郊陌瀟瀟之類也求之居處動息則林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度數一取之居處動息用力也精而見功也敏賢於常流何止萬萬抑豈居處動息明仲登斯閣也登觀及視凝思靜察一窓戶開闔一几榻縱橫一巾幕張弛無非道者豈惟一雲一泉一石俯仰一草木卷舒一禽蟲語默無非道者然就而求道種種何不可得是雖君家計然之智不得而推莊周之辯不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爲何言乎明仲居山林久泊然於世無奔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慮清清西廬峰下對之若不忍剝離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之士非君輩其誰

替窩記

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替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遽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閒暇以問生生日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爲子弟於家懼倫類之不通而疎於禮而願潛於學長涉世亂懼憂辱之切其身而願潛於名益長而老且及之無以傳永遠也而願潛於德爲窩而揭焉朝出而復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冲冲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憩止於時見生鴈行間步驟峭楚旣而隨諸兒受書稟業知見日聳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行行藏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間拒客語爲之爽焉自失蓋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寧惴惴以行其朴兮母曉曉以爲覺兮再歌曰生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英兮須風霜以成兮三歌曰生誠潛於德兮薄取以厚吾宅兮抑貸而不獲姑糲而食兮歌畢因書於窩之右方以爲記至大己酉季冬既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先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其言簡而終不解益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強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以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於卿相與夫陋巷一瓢之貧賤充其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

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爲高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沓濁之士至於厭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騫貨財聲伎狗馬官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慾余以爲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爲高而二物不能爲吾累此仁智之道也古陸邵德芳少壯與余遊大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自喜旣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離其本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岐幽迥之處邂逅客遊見之者顏白髮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鬱可憐之語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故廬嘗並西築堂曰翠巖並堂爲亭二前二後一可以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樂也而不敢忘姑彷彿其大致爲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爲壽樂行窩子以爲何如余喜德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爲行窩記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芝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以爲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數椽種芷若何雲仲曰吾寡人未遑於是姑有托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習隘故嘗思爲楚人飄蕩淺說之辭莫援以

自廣旣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製思其好樂思其寄托獨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由湘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官遊楚日與楚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沓不知去吾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爲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爲科舉利祿之役旣以不資之身爭得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冒暑溽跋涉一二千里水陸以千斗升之粟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悴枯氣質變化異時隻言片語所探擬於騷以爲娛者油然觸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慕而慕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開壤頗欲規數十百弓之地爲一藥畦聚衆芳而環蔭之四時樂玩葩條搜櫛根實以遺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物如江籬杜衡麝蕪宿菴蘭蕙茵之疇猶可以類取惟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菹曰芳香曰藹葢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仲誠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顧芷不難致而余哇成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擬晉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弘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晉右軍縱筆擬爲之所居山房之窓壁几格硯廣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額而介所從遊以徵言於余余始聞而疑之以爲集賢公之居切適中朝旣以文學爲真侍從出又爲賢二千石摧強扶良拯飢約興廢墜去之旣久而

能使其民咏思之不忘是於材何所不且於古人何所不可至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嘻嗟夫天之生斯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為以用於世而人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動勞苦之以發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疾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閒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肄於舞以至干戈羽箭琴瑟算數之類無所不學書刀簡牘雖非如後世之妍毫媚墨亦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倅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至有恇怯齟齬之態秦漢以來此俗猶在黨錮興而士始以清虛為高視人間事一切糠粃之若不足為者晉氏遂東風塵迷目始真無所用力而各獨以其書傳右軍在當時輩流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錄其人冲懷妙識嘉謀靜操有以相挾而為之耳豈惟右軍令他人皆如王敦郗超等輩千載之下望其遺迹將棄唾不暇又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盛之朝而據乎逸為之會其起鵲舉其止豹隱萬萬不當以丘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蓋優哉游哉聊以寄意偃仰為適而已而謂可以窺公之杜德機乎於是知公者翕然而同辭以為余之期公與公之可用於世誠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為公勉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陶莊記

古之言隱者謂其材可以仕而時不用志不屑就而去放於山林隴畝之間然後已無所愧而人有聞焉故仲尼以禮樂稱野人而史官評大夫之材曰登高能賦苟使為野人而無禮樂登高而不能賦徒廬棲谷飲蜜蚩然氓耳何隱為余嘗與番禺吳熙載縱論此事為之三歎既而熙載出其所居陶莊諸詩讀之蓋陶莊者在番禺西山下澗泉榮繁林樾翁焉自其初不過莊之旁有業農而氏陶者以為場圃祭即冬熙載由錢塘歸望而樂之屋其坳窪以為居游之墅因而疏鋤流之波以為池時秀蔚之叢以為苑而橫一樓以操琴其額曰清音樓之北為室藏書冊硯筆壺觴之屬曰集雅中為堂深沈曠廓曰燕超燕超之西為齋陳三代以來石碑銅器洎古今書法名畫曰玩古東為軒臨泉曰觀魚北陵虛為二亭曰看雲馭風門之南為逕曰五柳橋曰雙檜而總其墅之名曰陶莊熙載既為其名與其詩番禺又多故家遺儒人人皆能詩日相欽集唱酬以為歡由是陶莊日聞於人而熙載方盛年強仕以詞章器業行名當塗凡四遷而來通守吾州陶莊雖佳不得安而居也嗟夫若熙載者豈非余所謂其材可以仕可以隱而內無愧於己外可聞於人也乎哉雖然熙載之於陶莊今誠未得居也熙載志雖不屑而方用於時者也熙載驅馳四方北居庸南崑崙東溟渤西岷峨風霜道路之

危若猶未厭今而為詩宜有太史氏登歌以絃明堂笙清廟侯他日功成名就潔身來歸闋園池花木固無恙徐與番陽諸老或過客如余輩婆娑笑詠以償陶莊隱居之樂尚未晚也

董可伯隱居記

世之為高者多託隱於山林山林之去人甚近貧賤而居之則累於身富貴而居之則累於名是二者皆非所以安也於是又有逃蹤絕俗之士求超然於物之表以為安而終不免於累者心迹異焉故也友人董可伯之居在連山萬竹岡之陽余嘗過而熟之熟而知其說蓋其居之左右前後一以竹為藩屏傍寢規小軒間植荷花則名之曰深淨少東路一亭老梅交加則名之曰青白折而少西築凌空之齋曰點易折而益西瞰澹山之地曰蒙泉經營位置間達迴僻若無絲髮與世事相接者而可伯資性從容言動詳重懶未嘗廢江湖交冗不至忘客主禮遇好風良時幅巾野服或班荆共酌或臨流雜詠優游偃仰有稱情之安而兼及物之樂及乎觴休席散庭靜暮舉浮雲在空流水繞磴或焚香凝佇或展卷遐想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亦不能入也特是而隱於山林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矣雖然可伯學易者也易之書本不專為隱設也夫子老學易而環轍行道終其身韓伯休學易因言以立教王仲淹學易傳業以贊化大之於政治小之於風俗殆無往非易也得易而不善用者是為京房虞翻郭璞可伯其擇於斯乎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略為客言之而客略為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主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為仙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高以為仙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芻蕘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巡歷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當窮奢極靡燕王侯將相所無之養養而後為貴且樂而玉林之說與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其心榮榮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為仙乎至德之世沉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瑤琳琅玕之過目真能使之如泥沙瓦礫不以挂意而况於仙人則又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踪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雜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何拘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為石也嘗有餐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既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為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為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余馬去玉林不遠矣

戰隱記

越之為州嘗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荆

吳壽齊晉異時千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翅也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跨鑑湖若耶又往往多在荒墟僻島人煙散朗之處而戢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遊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常於此擇戢馬旣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旣而爲戒珠寺則越人雖有遊者而亦以忘其戢山久矣有儒者王廷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戢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則戢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空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屐凡山中之雲煙丹木花鳥陰晴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玩是誠可以逃喧覓遺榮辱而隱焉而廷吉於越中爲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文墨故如廷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謙謙然慕爲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懽墜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廷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戢山之爲廷吉隱亦將幾爲廷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愜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薰然如柳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廷吉其歸而求之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嘗休休焉居處玩悅之具足養其耳目之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廷吉曰願受教因書於齋以爲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冰水之動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爲雲自無而有者爲霜爲雪爲雹至於爲冰極矣而皆水矣然水之動而爲雲人見之以爲常而其爲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之過者爲雹人之遇之必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爲禮而史官書之以爲闕且其爲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剝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沉以藏納嚴至於使人懽切凜栗而潛陽內敷以發物可以燭煩熱可以爽滋味可以却污穢可以消疾癘蓋天地之精祥而氣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彬卜隱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臺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冰谷而問其說於余余刻人也自未識仲彬時聞里人窶人有居兵衝而爲軍士誤俘其孥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爲公府掾一日署檣如其類盡放出之贊戎於婺也赤子無辜已入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萬計余聞其事每爲之哽咽及與仲彬遊見其門庭潔修襟宇瀟灑雖開僮騎亦無有直脂膏之相雞鳴而起從人問民疾苦事功書於冊不行不止余謂仲彬之才猷德量其清嚴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人喜之不驚不厭苦而用舍闕於世之有無皆庶幾乎吾之所取於冰者由此道也他日益出而發祥於時流澤於民名揚譽洽疏淪滌雪而歸濯纓於冰谷之泉晞髮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沆瀣以爲茗澆發冰谷之清冷以爲醴醴嵇陵之居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清談雅歌懽遊樂飲以終日豈

不出處無愧而身名兩適也哉仲彬曰吾願也因書其語於水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郡誌以為山水掩映碧而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卜隣而居久而情誼聲跡與溪相馴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亦號師為文溪馬余嘗詰之是溪之初本無即名之者也不言其為溪自夫人以大名之而始生愛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為溪累而溪又以累子何如師曰吾何以知名累之有無乎哉吾以一身寄於空虛混乎與衆幻俱馳與羣有俱休顧不可無食也而懶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枕溪靈而遊喜則籍溪石而誼吾取於溪若是足矣而何知夫溪之為我我之為溪乎而何者為名何者為累乎且吾久之殆將忘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容知乎南望驛騎出疆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隱西背闕峯吳侍中澤故居在馬北引達蓬土人相傳秦始皇常登此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謂跨溟濛泛煙濤求仙採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是溪之左右前後汨汨而趨者非以全身則欲適志當其盛強恨不疾鞭而先秉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庸詎知陵谷猶未變遷之間而吾區區者乃獨得而專之專之復幾何而不能不為衆人之所悔是豈不可為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以忘言矣於是余聆其說喜師道之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不久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而

文也遂撫而述之以為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為鄉關江湖為室廬雲物為軀骸丘壑為心骨故有離形獨立逍喧長遊彼其去於人情遠矣而禮法之士譬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患者以有羣也羣而能安安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一日違我之二說交相攻彼陋此為拘此駭彼為孤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惟仁人君子之論則不然於其安而不遷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而有首丘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怨如屈原蕩如相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念終不能以相忘而无循循然者乎東平樂君廷玉清材美質仕江南二十年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慕而親之廷玉亦諳其土風而喜其政之易敷也欲去之不能余嘗間行過其居見其居扁書所謂西村者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廬也吾家自昌國君有籍齊趙間子孫屢徙而東平之西村自毫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崇其浸有泗汶三水之委流其聚有陂池場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蚕釣弋芰荷榆栗瓜蔬之入其俗有宗姻隣黨歲時伏臘遊眺讌歌之娛自吾來南此事遂廢每好風佳辰未嘗不豐然觸以遐慨也故吾以名其居庶幾時時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仕也將以行志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於仁人君子時中之義而無拘狹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托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玉者謂余之言然而期廷玉也遠請書以為西村記

秋山記

宜之為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為勝而龍峯巨州之東南於山為稍高嵇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馬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子姑以意為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宜乃始得登鰲峰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原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趨集於檻席之下余為之咨嗟笑說以為茲山固造物者故為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蓋夫鰲峰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遮塵霧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為玩說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迨至於秋而氣之晴者爽然而清物之墜者豁然以流故非分之娛難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為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贏者有時而收馬吾宜州盛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榭卑者錦林繡谷丘爭以來忽焉而化為風煙返為丘墟異時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馬相與窺遊聽承於荆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既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夫吾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儵然亦若有所遺失嵇氏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琴高諸仙翁之迹往往而在法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剡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允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附

葬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為穴五後壁三用鬼尚右最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穴為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一外曲角如員形內皆甃結磚柳仍實土以待他日右男左婦而附焉余家初絕貧來榆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即葬蓋幸既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俚俗禮無緇黃濫費鄉隣姻友奠贖所入咸可取資以故僅僅得以成葬又古禮士葬踰月陰陽家放其意葬在百日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即極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於事又江南山稠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為穴穴多者惟以磚柳隔分左右中枝之附穴不先甃結則後不可動每見世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蓄山蓄山又不可用於葬比居喪不惜資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沽兒童婦女之稱譽久之心移力倦不暇能葬而昏巫謬史拘忌禍福之說緣之而人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鹵莽知後有當附而不豫為穴至於臨時穿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骸為可恨也故為記以戒吾子孫毋怠

丹泉墓記

葛翁煉丹泉處處有之人或疑焉余以為神仙家奇詭變化之迹何所不有而獨疑於丹泉之是非不益隘乎而儒者遂謂世上并無神仙則又過矣世之言神仙者主於長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於世則是天地之賦造化之靈何足以為貴嗟夫世不必言無神仙假令必不可無必自有一種忠孝人為之余聞葛翁當英雄蠶起之秋而能不慕高官厚爵姑取荒遠一微瘼求丹砂以便鍛鍊又所以經營辛苦專欲為人開迷除患而無絲毫沈酣養養之慾此其天資

去流俗人遠甚雖不成丹得仙何疑番易銀阜之丹泉亦相傳為葛翁所汲里人葉士心葬母於其旁而結廬焉如將終身既而部使者嘉其行拔以為左史士心清通謹恪與物無競自其長其朋其游其所知一一俱以孝廉稱之於是各為丹泉之歌若文以發士心之微非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余惟士心方為世用以不可虛之器逢不可失之時為控弦擬彈礪劓規割不當遽以方外服食之說自蔽他日功成業就辭祿而歸尋隱居之初服竟揚名之終志螭龜表前翁仲植後使軒車駟馬取道於銀阜之下者瞻題目竦誦辭心肅曰於乎哀哉葉母夫人之墓不亦善夫事驗請賀余為知言因以為記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為羗種畫者又特舉其緊每國書一王而一二奴於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揪掌偃語員皮頭帽如鉢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脚鞞曾懸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欵袂受事一奴曳兼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鞞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鞞小髻餘髮番變辮如縷皮裘玄鞞微解交手按膝一奴布鞞髮餘垂獨辮朱裘玄鞞者吐國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烏鵲冠如首經上標白鞞牛尾旁鞞一雕翎皮裘朱帶玄領綠鞞二奴一冠飾裘帶屨鞞與王同而紺鞞一紺帶素鞞而朱鞞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敗欲歸國也一王二奴皆番髻王白皮裘黃毛鞞坐而僕指數曲奴青襦黃屨

者拍手為節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盼衣皆及項者又党項之西千磧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綉或紅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揖向背動止遲速諸態觀之變然如生餘器藻纒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事而當時來朝此鬼瑣者混居羗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淺淺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為國大體正不必當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肉菽穎而能不善其為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矣乎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兒童時遊錢塘三竺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謂其師教人得以道戒度為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為可惜今持所聞以疑之以為死生之道如晝夜佛氏專於無生為有夜而無晝老氏之道專於長生為有晝而無夜惟吾儒之道如是而生則不衛生如是而死則不徒死為有晝有夜其啾啾而不能一邇來驅馳五十年科名利祿出入是非之關兵革飢荒呼吸存亡之岐可謂沉酣饜飲心欲休而迹不寧者數矣乃始時時邂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為其學見其道遂自在意不能無感動若其徒之說以佛氏之道光明瑩徹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者為燈發之以堅忍滋之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甚微其末甚熾故有一燈萬燈無盡燈之目學者存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慕愛則為之宮室馬而束之於躬為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為之鐘鼓焉而震

之於耳爲之梵唄馬而嚴之於口爲之芬香馬而盪之於鼻諸事具矣乃復爲長明之燈馬而洞之於心情文周流中外融朗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無生者初未嘗無生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特未盡也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既久而經室法筵之燈尚復多缺有元時靜詩秀而敏於事慨然出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燄之用名之曰長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爲吾宿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即其名嘉其多賢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書以似之因而爲之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已置紛華勢利爲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嗷嗷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深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爲勸羣千萬人排之不爲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虎狼跑前蛇虺躍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爲其學者持空虛而議之平居暇日舉比塵尾蒲酒振迅豈不亦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皆不自保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爲不幸也越之浮屠氏義方善權及華蕃孫諸人相與爲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月朔望率其黨羣聚而合誦焉既而粥之者滋廣又衰資置田收其入以供童蠟湯膳百須之費經始於大德元年六月迨三年五月而介其士大

夫來謁記謂將鑄之石以傳永久余方愧嘆其道之盛顧反待區區之言而傳也然余困日久日爲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而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遂爲登載歲月本末而略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若夫資主氏某田數若干別具諸碑陰此不著

寶陀山所見記

明州昌國之東絕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居邇近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居地則必爲見光明富美瑰怪不一之相於岩洞間值其不肯見求之百端卒無有也至大元年正月十六日令肅政廉訪司僉事阿里答公以渡海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彌勒終見本像金輝玉質湧綉輝珠纓綉綉繞燦爛從行者書史南陽李玉君璋括蒼李惠迪吉及僧官李王騶廉珉庶縉素蒼儒同囑異眈駭駭驚但稱意滿欲歡喜而退惟佛氏之道非儒者所敢知然其大歸王於慈悲救苦又時時出奇示幻要皆使人除去妄想而不趨惡爲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公天性清穆於朝廷爲至親尊屬其來明州先聲所臨山海震動詢災恤荒靡憚艱險不貸魁筭按行之處抱馬足投牒訴寃者日以百數人人得吐氣去非誠心救苦除惡何能至是是以幽明感通神人欣諾如昌黎望衡岳而陰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蒼龜動乎四體云故至誠如神寧非能耶寧非然耶

損菴記

普益師之居在吳州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浮屠之

有道德者數人其說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以爲損及是技老於錢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菴而求文於余余曰子之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以吾之說乎則大笑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夫海難言也其廣狹深淺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昔者子之所居僅得於海之支流餘浸而非海也方其汎然而流漫然而浮汪然而經途越港穿塘埭泛陂澤颺馳而來寢突而奔雲蒸而盈者海之瀾漫衍溢而非可以爲益也及其忽然而休去之沉然而不可得前舒而後洩東決而西瀉者海之歛藏消縮而不可以爲損也非徒如是而止蓋嘗靜而思之海之爲物澄清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加涸輸之以湖濱淫之以霏潦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以尾閘燦之以陽鳥而不見其有所竭學者之於道亦然慧如癡魯如敝無所不爲也如無所爲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辭彼其知己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損則併益而忘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於是普益師聞之洒然笑曰子言辯矣凡吾子之所自名與吾師之所以教我者皆贅矣姑爲識諸壁而觀之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人之氣盛則鬼神爲之輔道勝則物之助之者多此理之當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怪儒生談幽明之事凡在先民所常言輒棄不信殆不深考其故而冒臆決之益上古鴻龐之初蒙倣方相之徒固憧憧然曰晝與人並行於途而莫之禁也於是祭祀卜筮於是有所禳祓除於是有所盟誓

詛祝其於鬼神既察之不置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橫山道院真武祠本經始於竹溪董公祠興而兵功用靡究其子宗元徙橫山廢材增砌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立石而書來剡源曰願有記按真武卽北方玄武神於行用水於卦起坎於次起斗登三辰六氣五岳四瀆之屬已皆應祀而故牒相傳其神爲人時先修道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傳之流有功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竹溪公之父萌冠游錢塘遇黑衣道人於蘇堤茶肆坐間玄論蜂起投以養丹要旨及役使風雷秘法時年少不克有功名心姑戲之未深信也尋之永嘉從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早取前所投法炷香額牘須臾有白蛇蟠几大雨如注人始驚異而猶未以爲好垂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峯居士黑衣翁復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鐵皮鐵褲鐵團圓句年歷八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遊亦遇月蓬道人者朝行天門市中贈言漸切自是繪畫真武像展禮無怠靈旂奕奕數數常或見之迫家用日充而有橫山之築宗元不敢替斯諾也而終竹溪之役一門三葉前基後構昔張子房得法於黄石公而祠之比其沒也後世猶祀黃石不絕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之黃羊子孫因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爲隱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黃石而備於臘積祥福澤又復相類謂之氣盛而鬼神輔道勝而助之者多豈非然耶山川風物古今人情不相遠安知世無班范大手筆者爲董氏書之是爲記至大己酉歲季秋四日

順寧卷記

奉化大小萬竹之西登岱山之陽其支之登曰茨湖其漚之秀曰錦溪風煙回還林樾蒼潤處士徐翁之居在馬於居之西不二百舉武爲之丘壠曰吾異日倘獲夫婦同室於此即吾事畢矣既又爲之廬舍以嚴其守護既又選羽流以勤其展省斥禾田以久其瞻養若是於人世之所須可以略備而一日請名於余余名之曰順寧嗟乎人之死生大笑生也必求所以無愧於生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而天命得彼莊周荒蕩之徒視生也若浮視死也若休故爲其學者至於楊王孫之殮葬劉伯伶之荷鍤則已太薄有愛之者珠襦玉匣石槨炭棺可以用其厚無所不至蓋皆過也惟關冷諸儒之說以爲人之受身於天地如受命於父母生幸而無過則謂之順死幸而無辱則謂之寧是其百年間兢兢凜凜不容有一日之暇逸故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數月不敢出曾參易大夫之箠而始自安以爲得正而斃余家去登岱不遠南北奔馳晚乃方葺一巢以托風雨何問餘事聞翁持家生理種種預備爲之欣嘆自今以往優游篤老益務謹行止以教鄉黨開問學以興子弟使菱塘之枝棲爲鸞鳳錦溪之瀾躍爲蛟龍庶不負余之言哉

西原卷記

西原菴創於奉化禽孝鄉銅山西足翁師之塔在馬足翁師諱德麟字足翁許氏剡源人剡源有古剎曰西峰圓覺寺十四歲授其主僧一公爲師稍長縱游廣參卒得法於天童無際孤公遂主慈溪龍山三年次蘆山六年次昌國晉慈八年

撤晉慈一新之次奉化岳林三年次昌國吉祥四年余尚書開奉化岳林住持一年即退歸鄞育王關主主育王一年退王鎮江焦山四年辛未十一月二十八日索筆書偈辭衆而逝師生慶元已未至是七十三載矣逝既用天竺法其徒介文自焦山捧骨東歸余尚書之夫人魏氏捐山三畝令介文塔藏之是爲西原既而其徒之長清萃及其季介文介逸各出私力爭買山麓拓塔疆崇塔亭又宏屋室以備歲時朝夕展禮若祝釐報本之事是爲西原菴既而於塔之左右續二塔以濟他比丘之不忍棄其骨與諸人之亦用其法者耐窳於其間既而其季介石捐家田五十餘畝歸菴以助饘粥香火之須既而告諸有司以西原菴立籍使其子孫自清萃而下世世以次傳之如是庶幾可以堅久不壞而介文介逸介石不幸相繼喪清萃然老衰盡力於西菴不少懈情願其嗣惟如紹欲以西原之事傳如紹而來請文曰願有以記之嗟夫人孰不死死則無復可念此世世達人皆知之而况於學道者乎然爲人子孫則不得若是之恕故爲之益藏爲之展息爲之衛防益人心之當然而孝慈之道在佛氏本不廢也足翁師有語錄行世焦山辭衆偈尤峭警僧林皆能言之此不著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會稽唐氏墓記

古之人生而閭居死而族葬故其敦親重土昭穆百世而宗不遷文華未繁而侵欺予奪之訟不興後之時國無世家鄉無禮俗有能僅存而不廢者非上之教蓋係乎其人焉降及近世風俗益衰吾觀於士者之家而三世不別籍者希矣一命之貴適集其躬歸視父兄之居若恐不足以容高輿旋乘馬悶悶然思更之至擇葬也則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陰陽之說東奔西馳故有禰踰祖支破宗形侵勢攘智謀力奪無有厭極既其甚也有出疆遠卜非殯非葬世之子孫疲於展省而併失其故封者夫有壤地相交與鄉人爭尋尺之畔而興無涯之獄者矣於乎人生而群不可以無居也死而掩之不可以無塋也先王公為之制而人各不失其厚後世務厚其私而行之胥陷於薄有感之士得不懼而圖哉會稽唐氏為東南閭族譜牒絲牽繩聯數百年不私入其家累世合居一門之中隱然成小都聚斯既賢於人矣其遠祖通議大夫之葬在山陰縣旌善鄉之古城山寶祐中有私致其家之券於鄉貴人節度全君者全君以閒壤納之久而知為通議之墓城也瞿然曰得無有議我者乎俾守隸詰其樵蘇而通唐氏之酒掃如故越二紀會通議之七世孫班謀於宗老引義致書以請于全君全君謝而諾之竟還券唐氏且為寫圖形標界石以信于唐氏如法於是會稽之士大夫賢唐氏之

子不散其宗能守其身而孝其親復故物而光先猷也曰凡有家者不當然乎又賢全君之復券下勢於舊族不煩有司以禮信質成仁人之親而錫之孝也曰凡處鄉者不當然乎事成唐氏遂識本末刻諸堅碑以著不忘全君之德以示後人使知為子孫而與人以先世之近隴與受之者皆義所不容而法所不許以余之嘗學禮也書來請文以繫於碑陰乃述其槩而授之其歲月先後步畝廣袤則唐氏所識詳焉

敷山記

昔余嘗讀晉人絕交書誓墓文心誠怪之以為諸公酣詠山林沉澗鄉井亦云過矣久之歎曰嗟乎士大夫心知材業無所益於時寧出此焉猶可矯矯激頑哉然此事貧者亦不易為則好義之士又有為之裒工穿礪致鎬買山以成其高者若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於襄陽風流客至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與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傾然為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山中卷外截水磬折行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杼山挾敷山而踰敷山之前蒼峭巨連圭起篋伏望而知為美壤也然已入於勢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隣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於子敬欲窺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為壽歲而祭室讀書於其側耕漁以給口歲脩以養體詠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驚喜夫子敬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

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恂然一儒徒清苦刻厲議成而言厲言而動其不負敷山審矣則曹君不為傷義子敬不為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誠良知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真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帶問途於敷山之下是吳興之樂子敬之達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柳子之言為慙姑為我記之吾將自書以鐫於敷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名元弟名浚者字資深名淵者字子登奈剡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為某年謹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賓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剡源張村之長錫岳山十八年為德祐甲戌而我祖妣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輦載歸耐葬我祖考府君兆西又十年為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卒前囑其孤表元曰昔吾歲吾二親於此踰家三舍人皆以為遠雖吾亦以為遠也今脫此特空身來得與汝等同廬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焉昔吾得數寸之壤繞足以為墳甲戌之弊吾以金陵賻錢而易諸隣絲遠今討之為亂幾累十昔吾之資愈於汝家無守人視護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言而封之樵牧不忍至吾於歲吾親無所悔惟是餘壤之未完心猶歎然表元拜而請故則申焉之曰吾非多求也吾長錫山之顛在兌兌顛拆下蛇行數千步而屬于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顛之表少右而東復有顛焉曰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為瓠藤曰

天厨巖之右又從庚顛分垂高支披之益長以抱長錫長錫之左曰郭浪嶺郭浪之左其顛與天厨齊如二肩垂支加高而長綿綿延延其將停也迴岩峭壁駐于良溪曰青梅潭青下儻幸而盡有其處歇者為樊夷者為舍以寧吾親不亦善乎甲戌之葬力可為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奈何顧吾家有壽種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五年若盡吾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君語訖泫然欲泣於平安知語出不旬月遂竟爾不祥乎蒙天之罰不敢死既以十二月十七日前卜葬我先考府君子西二里中枝之山又二十年賴先世遺澤凡所欲於長錫左右青梅天厨罔不略備表元勿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寬慈朴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為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聰敏精書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為同父妹雲臺府君以毛氏詩起家官四方晚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卒業故先考府君學於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教表元戴氏起雲臺府君以來仕者三葉其以賦學次科則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為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君始疾以夢論先考府君曰屬寢於張山甚煙而安我死汝必以是藏我既喪在殯先考府君於近郭之山但號張者靡不如也率不合既而踰信宿不歸家人感焉一夕忽自歸曰有剡客與我言問其居居張村吾欣其名懼失之因不及之告而往往而親一麓甚美與吾父墓合也吾其圖諸然而無資則往謁館於大姓許將教授其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

之麓也秀而隸之且累十三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以館我數年之資假我使吾親得成墓自茲而往吾悉心力以償君如約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資佐家之所出者分致累十主又日具醴食人求其諾殫勞竭瘁迨於畢也肌顏槁削而後得葬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稱善先考府君之勤不可沒也若先祖考府君之隱德祖妣夫人之教與吾子孫之得居於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念也表元因齋沐追記其事梗槩于冊以示後之人大德十年丙午二月朔日派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葬龍潭宣公石橋山九府君之葬據橫坳面左地理家謂之斬關穴十五府君之葬臨低坳面右謂之畫龍穴也惟十三府君迷其葬當在眾兆中不能定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生三子長諱果居忠義仇村為仇村戴氏祖次諱昇居縣東郭戴氏花園為花園戴氏祖又次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門葬龍潭山高坳亦面右為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事具崇寧閣石碣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葬小方門西南樟樹灘府君性寬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闢訟與警釋勸諭而解者

無慮累百家役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擁藍輿簪花帽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八步其葬有崇阜左拱水繁管環之龍潭廣度石棋盤諸山趨迎顧揖皆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是於表元為高祖次諱宏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絕又次諱實曰八一府君居小方門西宅為西宅戴氏祖又次諱真曰八二府君居小方門益西洗馬橋為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生六子長九一府君諱頰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又次九八府君諱克順九七府君去居鄂餘皆不離小方門而九五府君於表元為曾祖以六月十三日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二十五日先卒同日葬小方門東北王家塘青敦青整在田隴間異時族聚盛田皆戴氏物墓有封樹今屬單居遠萬一顧視之不周將為犁鏵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誅何以自贖九五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四府君皆絕又次萬三二府君諱汝明字叔晦是於表元為祖始去小方門別居坊縣絲綿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六四府君之六子有十二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字簡之最後以毛氏詩為待補太學弟子員一人九八府君之長子萬廿九府君諱杰字順仲又字良英太學上舍附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倅温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子萬三三府君諱忞字懷英魁丙子鄉貢終於禮部特奏名其子謙四府君諱頤字平甫復入乙未太學先祖府君獨朴管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隘羣議出婿于鄭夫人夫人善父先生諱一枝妹也善父先生以詞賦教授里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

高選鄭夫人督警又嚴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府君生丙申七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甲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夫人生庚戌五月二十日辰時年八十五卒甲戌八月十二日刻源張村別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十六府君諱濂字默叟性貌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總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牒至杭試一不中卽罷業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生庚午五月六日辰時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姓曰袁氏三八夫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五卒乙卯九月七日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南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日卯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十九府君諱頡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廿一府君諱須凡七孫在者四人而表元由居士第三子爲仲父後兵毀無所歸已卯竟歸刻源張村東二里榆林尋奉二父葬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之殯則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山下陳家園先兄柱二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壤而遷焉表元因念爲兒童時隣巷無過從旬日必取問道歸小方門問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析前諸房鳴鍾會食縣南軒蓋惟吾族及王趙二家常相往來花園之族歲一見仇村之族大慶爭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年有六八府君諱龔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太學上舍附甲辰進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太平倅七九府君諱壽字良父大學特奏名迪功郎王新昌縣學蓋纒自表元得通家展敏龍潭墓有山租錢若干縉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其租具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

郭老雅傾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餽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餼雜饌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散闔族聚會歡諧自以爲至樂花園比仇村絕近亦不至其勞枝居結崎者榮一府君諱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庚戌太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鄉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爲之歎息故表元自金陵歸卽先復小方門特奉公故廬而居之漸欲增墓田廣宗譜力不暇及而止惟奉化戴氏甚繁至於明經入學決科登名獨小方門爲然祖德深長未易俄測而後喬轉徙方張莫知本始缺於糾合夫今弗圖後悔滋甚輒盡所親聞登載簡冊以示刻源子孫弁錄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橋仇村花園之益後於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討壽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與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爲於世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壞殫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知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力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閭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爲古來名跡則爲之徘徊

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故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没人猿麋宅私款安得瓊臺玉宇也而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禹氏國之要衝崇峰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為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管隱居久之道成矚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吳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為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之地退食之堂樓鐘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之時毫

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為致永隆仁之和之田為頃贏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為畝贏五百以克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為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為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資為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為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軌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頰祖賢其人又為致山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為畝贏千又有所謂科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為畝贏二百山為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為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為仙人翔翔是山之中而後為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為昇元之徒探是山之毛以為衣挹是山之泉以為漿已不翅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

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事不可知而吾請老子書有惜然憂世無慘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為苦將憂人之憂而自為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宅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自宗法廢士大夫不幸而無子則取之他宗比其諱之也緣飭覆護若固有然余獨見蜀鶴山高魏氏台西澗陳葉氏合二族為一家歲時子孫衣冠朱紫通祠廟昭穆班拜齒坐上不誣其祖下不沒其親如秦漢前分注別籍而相展牧者禮有緣於人情可以義起其謂此類執江東醴陵教授程元憲見余言其二母氏之事元憲故弋陽鄭族而貴溪程出也

程夫人之父禮兵曹掌故用經術兩貢于鄉入太學釋褐稱江南名儒委家政於翁夫人程夫人為女甫十齡輒能代二親經紀中外事化艱險為饒裕既長適鄭鄭亦益睦當是時程夫人之仲弟今將仕公之夫人邵氏亦賢淑矧禮度與程夫人相善縉紳間號孝義程家憲府嘗列上其事乞褒顯值

政物不果既而邵氏無子掌故公夫婦年且七十每享先廟卻顧深念屢形顏色會甲戌歲程夫人携諸甥歸寧見元憲方亂奇之曰必以是為吾賢婦嗣且吾女雖鄭歸程氏家由吾女而立不可忘程夫人以姑婦辭明年程邵二夫人相繼卒掌故公夫婦固請于鄭得如言以童孺持喪行服乙亥秋九月也後三十一年當大德八年甲辰於是元憲歸自醴陵既閱歲即高守塢郡夫人之墓西築堂以併祠程夫人供養

鋪設種時布植一一如式旁祠置田若干畝以充祭薦守護之費初醴陵以乳泉得名其泉不時發父老相傳有異人至其地則斂醴陵升州設教授自元憲始庚子春山亭落成而泉發于亭下凝碧如染因名亭漾泉中都官部使者州長僚佐學士諸生徵圖作歌以相推美及是以名祠前之池亭所以申報稱寄思慕之道甚備而不鄙厚諗於予噫嘻此固疇昔所常懣懣於緣情起禮之歎者也元憲年方強仕有才學能不遺其本益取德義道藝倡率程鄭子姓使兩家賢俊雲蒸霧滃他日軒車駟馬修宗合譜於高守之亭者繫繫百世而不絕後之君子夫豈惟高魏陳葉是許將程鄭閻閔馬蓋皆漾泉之餘澤也耶其年十二月十日剡源戴表元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道奉化鮎埼西南五十里有聚曰固海有山曰宿雲有寺曰崇勝山起鎮亭圍盤枝披為大小橫山蓬島安岩馬鞍龍髯珊瑚之屬千縈百折而後至於宿雲傍峙一麓且伏且昂上人目為鎮山頭若與鎮亭相首尾者自此外薄為濛而山止矣山止則氣必聚前於構寺者取於宿雲牽面之以為對既而披之以為右三易而負之以為背趨迎按據始與山稱寺之額自唐天成三年名固海院宋治平一年改今名寺之棟宇興廢則有璋禪師者實為開創第一祖而不知其所從來屋久且敝嘉定間妙聖師一徹而新之惟大殿為故物至元丙子之兵方丈祖塔外皆以毀廢祖森師乃重建法堂庫院諸室儲材蓄工將以次營懺殿立塑像前寺主文彬師亦擬於道場上飾觀音自在像漸漸可以完復舊觀而森師逝

己丑二月隣境盜發寺屋自方丈祖塔及彬師下房外又皆燬于是一正師劬勞搏節而重興之以戊戌冬建庫院又二年壬寅久建懺殿文約師建臺門長者天台蔣邦佐建法堂丙午冬建香積厨馬溥建大釋迦像諸餘藻飾位置以至祝釐禱災之處凡寺之所須無不具備寺之田產蠲縮則舊籍僅二十有六畝山一百畝慶元元年墨產師始於寺東青山西得海成田得若干畝繼而妙聖師於川塘南築月浦得若干畝然猶不給迨一正師又積累增買六十畝有奇以充長夏口供由是晨昏鼓鐘寒暑鼎鉢纒成叢林而於後協贊傾貲助役者僧如日如月也及是著宿文采等以狀載願未與其諸老之績若一正師之行實來求文以為紀一正師之居號蒙泉奉化漆者吳氏子年十八棄家投寺僧如岳為比丘稍長講學於南湖安道寧法師華亭西岩伊法師有賢名丙子踰盡思蘭若奉乃祖彬師師逝繼至其席蕪王宿雲者十有三年逝以下未正月空耐月浦祖塔側壽五十八嗣三人允聽允時允中師為人天性崇重接物無親疎一以慈恕益狀之云云如此余聞宿雲山久山南古仙人種椀林燒丹洞靈跡接踵而有竊以為四方之事可以老息若此山州里之中簪笠靡履之所不及固不得捨寺又當台明孔道要會多遊從開堂振錫先後多得賢主人旦夕幸身閑健或尋靈運穿山之蹤繼與公登陸之賦而庶幾見之遂不憚以文為之先容云至大戊申之後十一月既望記

天壽報本寺記

奉化剡源之山起會稽略天台穿連山界嶺石門南東行累

十百千折然後達于班溪堂皇曠夷扈衛偃伏行道之人皆以爲宜棲禪林梵坊而未有領會之者余近過其地則風湮林莽間朱碧臺煥鐘魚有聲問其廬曰天壽報本也問其創之僧曰正思也問規模曰刻荒萊揚隆棟有若幻成凡室之於殿堂廊廡幣廡庖滷像之於繪塑器之於食用諸物無不具也問產殖曰田之可稼者爲畝二百陸地山林之可藝可薪者通爲畝百五十朝夕之饋粥公私之靡費可不至缺乏也問歲日經始於大德癸卯距乙巳落成之日無幾時也於乎據形勢之要擅工能之巧謀敏而業宏心精而慮久是何不動聲色而倏忽變化魁偉不常如此哉世儒多言浮屠法能絕私去累無愛惜戀慕於心故遇事往往堅決不就不止又所與遊盡江湖之交多閱於土風而熱其何肯逆順故所爲而成所成而善是不盡然思師於班溪爲鄉里毛氏子父諱某早世兄弟五人最少者亦爲僧曰清瑞思師自其幼年母邵氏卽割愛命之雉髮易服復與之經營之資曰他日我老願汝築一庵以養我師受其言庵未成而邵氏沒日夜念之不能忘於懷清瑞師懷之爲助鄞田若干以起其役功用克集庵之考卜師耳目所自悉其初本以居室之名名靜山師以庵繕葺之奉化凡四五百區今存者纔什一非壞於故家子弟則同門僧挾強懷妬以破蕩之遂以公積上聞乞易庵爲寺而得今額其名義蓋上申華封之祝下存凱風之恩云寺僧相傳用甲乙思師之下曰拱辰曰自端其世世以次謹持之俾勿替至大改元孟夏七日記

法華寺興造記

奉化僧刹以名跡著稱而人所慕遊者東岳林西雪竇二刹相望六十里修溪隔之峻嶺蟲馬或值霖潦凍雪進不得達而退無所休自余爲兒童時聞患此久矣後十年過之則當二刹之中日峰之西南有法華接待者建屋廬備僧餐以爲行路之甜食又二十年過之則前鐘後魚左右鉢崇殿修廡層軒複院騫高聳踞巖峩然成一寶坊梵宇矣訊其事蓋法華僧前後二師者實爲之前師曰妙森後師曰文阿前師於時涖日與其賢主人趙二卿者相善二卿爲之捐糧以補助資力以創施久而邇乎遠悅輸助恐後遂置其趾爲唱法之堂爲炊爨之庖爲僱勞之室旣而二師圖所以永久也前師居治如故而後師持幽遊從江浙間富豪乞求贏餘歸營子本以貯田產由是法華之舉漸立而前師病瘳歿力憊求後師于臥榻側瞪目囑以吾二人握空拳爲江湖豎津梁不可中輟意後師答以盡力當如言卽瞑而逝宋咸淳辛未歲七月五日也數經始之年當淳祐乙巳至此二十五寒暑矣後師嗣爲之益增田拓址裒材展工又凡二十五年然後繼流居游出納之所像設妥侑起止之位法屋拱衛莊飾之序大小靡不完備與奉化諸大刹等伏臘朝謁百需之費亦不段求外而給於是略可如志而後師又病又力憊以艱難繼紹事宜囑其嗣若珣輩而逝其語如前師加苦元貞乙未秋七月十八日也後五年若珣輩懼歲久墜其遺言而先勞之不可不紀彙事狀底裏來請文誌諸石余惟一法華之有無在宇宙間不爲損益而其道之所由興廢可以爲世之勸戒方是地之未爲法華接待也人見其荒榛野草固不知有今

日之盛雖二師往來聾呻霜露中時亦何敢以爲必濟謀同助勞肯分志廣而衆不疑故能赤手竟成之然又必須五十年之相繼事始不廢孔子稱如有用我者期月可也三年有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稱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而孟子稱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至要其大期則謂五百年必有名世人之行志待五百則已遠任之者復要之必世而三年五年七年期月者皆是也而功卒不立孤行而少與多嫌而數易故吾儒之齟齬什有八九爲二師之徒所笑無足深怪二師皆居鄆之通遠前師周氏受經金谷空相壽五十有五後師戎氏受經城南能仁天壽壽七十有五歲骨異塔合亭在法華後鳳凰山上大德四年後八月望日記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六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杭州祐聖觀記

祐聖觀在杭州城東隅宋淳熙三年丙申歲所創也越再乙未當皇元之元貞元年今靈妙貞常崇教法師王君壽衍披蠶書之寵來領觀事始至暗營繕事劇即勤勵自剋完缺飾廢不期月績望大孚乃從遺老搜問故實而記載之詳泯然無聞乃愕然而作曰噫茲寧非缺歟蓋觀之地舊有明遠樓者阜陵嘗讀書其間後移爲觀以崇奉祐聖香火爲百姓祈福仍賜今額以道士仇君安一主之然館廡徒具而資糧不充屬杭尹若漕以時時經紀之而已又後壽成后許以遺命撥養田二十餘頃之謙仁和臨平者歸觀慶元四年戊午觀始有產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栖霞何氏一區之山林淳祐三年癸卯有錢塘界田原園麓二千餘畝俱以恩澤得之然後化者有歸而食用無乏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廬火觀遂延燬籍有司之力期歲復舊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燬惟門臺及陸君宗補虛白齋存焉於是陸君竭囊彙躬春鍾晝夜與緝大人長者間整胥應時則有若平章政事游公副總管張公撥助爲多荆榛瓦礫中百礎齊築工殫力疲而法師適來若素後繪若耕終畝凡陸之規修廊殿葺葺房復宇罔弗周舉最後乃架方丈之室丹青絡連簷裳遊棟簾脩有懋朝晨有次歲時朝望群瞻草趨琅璈之音擅沉之氛風行雨沛靈旂神塑陰翳閃爍鬼鬼乎信藩都之勝觀仙真之珍宅也

夫由曩之創則重勞由今之繼則倍善誠蓋亟圖之以傳信
勸遠爰相與斲石來請文余惟神道設教所從來久矣而是
親韜蔽倪仰於百有餘年之間名字若存若亡至者自仇君
後且十七易及今始適遇其時而興又適得其人而盛是殆
非苟然者然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跡其天游
神運道逆揮斤自當渺八荒為一室閱千紀如一息去留伸
縮無不如意而暇計較于區區名跡之短長乎惟至于有生
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雖甚曠達誰能忘之此紀述
之所以不可廢也因不辭而為文俾刻之大德五年辛丑夏
六月既望剡源戴表元記

婺源羊關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由閩出其巒連東行千委萬折將舒而為婺源也五
嶺截焉氣雄形深峭阻阨而其塗為三吳百越商旅之所
必經加以霾霧暑溼風雪之蒸薄蒙冒前無停居後無行群
則螿虫惡獸異物隱見駭惑不可睥睨往來者胥以為病有
上人洪君覺震當五嶺之中曰羊關嶺者躬刊築之勞創精
廬若干楹以休行人之艱憊又烹茗飲以沃其渴煩既又
懼功惠之不既為捐稼田為畝者五圃地為步者二千一百
六十使學道者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有役於婺源者如無
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揚之持已堅鑿之拘人
廣而要其終俱不能以無弊若洪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
不近於墨氏之道者耶而人何由非之蓋當先王時斯民之
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兕水不憂蛟龍疑也有鑄之以
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飢

也有輸之以食使洪君生於其間雖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為
其何所施乎然若是者世必有真儒能為之顧諸君談何容
易而洪君之事近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姑有攷
也五嶺於婺源為著其外有回嶺彌險前是洪君既嘗廬之
因附書焉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八月既望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信多名山山尤名者往往浮屠氏居之有居貴溪之瑞龍山
者曰威德寺相傳天將雨即有雲氣蒙蒙然吐其上旱歲有
司為壇壇請輒應由是以瑞龍名山而寺額取神靈潤澤之
義如所稱寺蓋為民而設非尋常富土木聚縹緲而已然郡
志於貴溪載威德寺縣志併載寺田五百五畝而皆不詳其
所起惟僧家以為特馬祖禪師實始開築寺久且廢田歸豪
家零崇之跡亦少而瑞龍為空山矣乃至正己丑歲今天寧
王僧妙童自鉛山西林歸道途所經目悟心動會詔旨許所
在輿葺廢寺有侵疆匿產者詰其罪於是夷荒發堅鳩良役
能凡經營六年門臺廊廡堂寢房帑諸莊嚴像飾之制靡
不完麗登錫往來鐘魚朝昏儼然與承平梵宇無異此一瑞
龍山也以昔馬廩之之易而今馬復之之亟何居是不繫其
人乎萬家之邑百里之城視一寺為大也居其位而不治其
事問之則曰吾志非不及此權不得獨為也今夫妙童師為
之不因其素治之不當其任謀與于邇迨功成於咄嗟効躬
悴心先施其勞而後食之及既去來天寧則以授其徒之嘗
同宣力者廣燈廣授廣獻大臨崇巧等使次第補其處行戲
進退從容治辦豈不燦然異于人哉師字少白閩儒家黃氏

寺成之九年遂來索文爲記因爲畧敘本末若證驗文橫傾
助氏名宅石具馬大德七年歲在癸卯五月初日記

邢州秀野堂記

邢臺王成父自其先大夫築秀野之堂於所居之里洎成父
長成而能仕以材選佐使江南乃及與余交而問記於余余
嘉其意不得辭則本故實據古昔爲成父講之先王之時人
無不農凡操耒耜服稼穡者通謂之野人人皆農而何以
治之於農之中擇其秀者以齒于學以錄于鄉以升于朝其
尤秀者爲大夫爲卿爲公而通謂之君子孟子所謂非君子
莫治野人非野人莫養君子此其別也漢始以秀才名科然
亦不廢力田孝弟諸目自是有公府辟召自是有九品中正
其所取之人載在史冊往往由草野得之非皆綸巾羽扇唾
壺塵尾以清流自命也科舉任子輒然後一切鄙農不爲余
之少時身預斯弊中原風俗則非江南可比三河九爲豪傑
義士窟宅想見王大夫名成行尊倦遊東歸有意於斯堂而
營之也神馳大行之飛雲目遡漳河之流泉下車舒徐巡按
阡陌班荆從容問勞父老翁鳥往來花竹左右一時功名經
濟之懷收捲淨盡平生交遊故舊聞堂成而落之烹羊羔糝
伏雌彈缺擊筑醉舞起和而歌噫嗚於是公同揚觴張老進
祝舉過庭之異聞修飲鄉之旅語雅雅乎于乎其尚友溫
國徵名洛園而徜徉於秀野也然乎豈不然乎成父之材之
能仕余所聞而知也抑成父有所受之而然而余之知猶未
盡也士何用專以材得名亦何用以能仕爲材成父顧斯堂
之名而常自省焉

徐氏報恩閣記

人道之至親無踰於父由父之親而類之凡父之同父皆父
也皆父則皆親然先王制禮獨許爲父廟而諸父不廟者尊
各有所專也皆親以順其情獨尊以嚴其義而禮始行又當
其時生閭里死族葬服盡者舉同慶之總屬遠者預四宗之
祭想見世家族聚雖百代可以不散而况群從尚近之親乎
後世宗法先壞人無貴賤以析居異產爲俗以第五倫之賢
而愛衰于兄子謝太傅之義而哀廢于期功他何望哉弋陽
徐君覺民嘗爲予道其伯父思齋公之事徐氏初以儒儉起
家迨覺民之生十年而喪其所天思齋公無之猶子也爲之
督業爲之聘師爲之典衣鬻田以供其費比長爲之通名于
鄉先生謝禮部張教授之門以盡其藝藝成而科舉廢公亦
與世辭矣於是覺民兄弟既葬公于里之杉木原有司上其
名而官之遂教授信州再轉允溪遂昌主簿而家且日肥覺
民曰吾微伯父之賜不至是圖所以寄其慕思者杉木原之
旁不半里有寺名中山乃於寺東偏朔飛閣三間嚴像設潔
龕几宓鼓鐘削上肥田十畝以予僧俾諱日以其禮祠之而
聽徐氏子孫會祭閣成扁曰報恩夫此何足言報抑聊以志
不忘焉耳如是既定覺民不自安以問于余余曰此雖非先
王之禮而猶先王之意也不然儒家者力既不能置宗法又
不許備廟人人各親其禰世世愈遠其祖而覺民之一再傳
不復知有思齋公矣覺民其忍乎君子于此不惟當姑許之
又當獎成之使爲尊者知恤其卑之有報爲子姓者知不遺
其旁親之爲美於以扶人倫勸世俗宜非小補閣扁某公

預所書其割田件目朔閣月日載在租籍此記者宜不著

此樂堂記

弋陽徐覺民為尤溪王簿時大夫八年適七十覺民歸而率其子弟諸孫奉觴為壽懽如也顧舊堂頗迫隘明年因其後隅闢而新之為个五為楹十二魁深廓方有翼有容遂取白樂天對酒詩中語名其額曰此樂堂而屬余為之記余惟天下之樂出于力營勢致者莫不皆有淺深豐約之不齊而惟奉親之樂得于中心之誠然不以貴加不以窶損迨乎情真事愜適無抵牾則單門素士之養或有王公卿相之所不及樂天名位固不為甚高其清才至性發于權暢形于歌詩鏗鏘膾炙轟人齒頰覺民有羨于此而取焉無所不可抑區區之論以為覺民似不必甚羨于樂天今樂天在固將求為覺民而不可得也何以言之樂天奉母時家貧俸薄嘗從禁林乞蕪京兆戶曹恭軍以便養凍涼酸楚聞者憐之後來祿食稍充居饒園池樂備絲竹則其樂日與賓游儻伎共之而不及親矣新井之篇為母受惡一斤司馬再遷分司逃說畏幾浮沉終身兼之門清祿薄于息稀絕晚節寂寞目同枯禪而何樂之言乎今吾覺民官雖淺足以行志居雖僻足以全真進無簡書之憂退有山林之安而大夫夫人自其盛年秉節勵操勤勞之獲積成豐餘貞烈之苦舒為康怡歲時晨昏問安展慶綵衣盈前含飴擁後意動而甘旨具願指而供帳給計人生居處承順之悅一一無所虧缺豈惟樂天愧之將世之凡為人子者舉願為覺民此樂而不可得也古者朋友比兄弟之義將登堂拜母覺民於余不可辭乃次第所欲陳之云

云以先之而因以為記大德八年四月既望

冰雪相看之居記

吳成李法師之居在京師崇真宮客有疑于冰雪相看云者以問之其人臆之曰法師厭紛囂蓋溷濁始有取於天地間清物以為洗心盪目之玩焉耳何疑乎其人之聲有學道者聞其人之說呀然而笑曰噫是以世議相短長可也烏足以盡達人之云云哉且子以為冰雪者孰為之曰氣為之曰氣孰為之曰水為之曰水盈於天地間為雲為雨為霜露之屬皆是也而得為冰雪而可常常玩之乎曰冰雪之可玩者以其為水之變而愈清者也曰水變為冰雪而愈清不曰冰雪又變而為水乎益嘗靜而思之冰雪者水之迹水者天地之迹天地者太虛之迹太虛者氣之迹人以其迹與太虛之迹相摩不啻百千萬塵之一息其偶然得氣之清而能以功言行業者稱於時而超異於流輩者亦猶水之偶變而為冰雪也名成志就得其憑依享之長年而有後者冰雪之近於人而收斂稍久者也俯仰雖不愧于幽明而憂說畏譏名不能終全志不得盡遂者冰雪之難成而須臾幻滅者也全貞守素深潛不市以自善其道冰雪之處于空林邃谷而無斧斤之戕風日之燥者也然是數者皆不能不化雖不能不化而其為水雪清氣長在也抑其說何止于是吾遊於世而知夫人之可貪可慕者無如權貨勢祿大之英雄豪傑之所必爭而小之不免為愚夫愚婦之所共感當其疾趨而求重關而局莫不以為難致之珍不拔之業而由吾觀之經於吾前而不留于吾目蕭蕭然冰雪之不若也故冰雪一也有化之于

迹有化之于無迹有迹之化吾前之說也無迹之化吾後之說也吾常見儒者不涉吾道家門戶以為恍惚怪誕故其事難為言吾道家所居有瓊林珠玉之雕飾夏暑不能使之暄冬寒不能使之凍窮其飛騰變幻絕跡之觀希世之須何境不可遺何求不可獲而况區區冰雪之玩欲有即有欲無即無乎而公等何以疑之於是客與其人者駭嘆愧謝知世外之學果有所未盡也托余述之而文之以為記

晚香堂記

番禺樵隱吳君作新堂于壽樵山所居之西偏種菊其間而名曰晚香其子法師與余遊以書屬為記蓋當其時公之年與夫人之壽皆七十法師自禁林得請歸奉觴稱慶朝廷之近臣江湖之名儒凡能文詞墨翰者俱有餞贈以相褒美誇嘆華編魏榜照耀山谷文軒賁驛震動行路以人情論之意亦可以娛遲暮暢憂鬱而不愧于其名矣法師曰不然吾家居樵山幾餘二百年自樵隱公以上世有厚德不戚戚以居不汲汲以趨方番禺盛時朝未暮紫東印西組人無寧蹤而樵隱公處之恬然及今詮政舉罷驅馳之事盡息而吾樵隱公恬然猶前日也顧作一區之宅以避寒暑燥濕前有清泉盤石之觀後有脩篁茂樾之美行豆觴業誦絃于其中已不啻足必於耳目欲有所增益將世情何物不可願而獨取夫菊殆微儼淡泊偶自相合耳而何他說之云乎嗟夫物之無情不如人之有欲自垂髮以至皓首余見富貴家多矣名園甲第逸奇花構怪植千金之資萬夫之力聘致惟恐不亟裝飾惟恐不侈歌鐘未休老憊且至幸乃有賢子孫扶持之僅

僅猶可自保此不待遠取而知也而吳氏隱德盤薄停蓄至于二百年之久可謂晚甚猶徐行應取如是天豈不愈念之而士大夫聞晚香之風亦可奕然動心哉是為記大德八年秋九月四日

先天觀記

信之龍虎山以僊著學儂者附之而居枝牽業聯不可勝數也曾貫翁作先天觀於其山之南役最後地最僻境最勝其初也人皆疑之終也人皆奇之貫翁曰噫嘻吾何意于是乎哉蓋吾生而疇孤年未表而倦遊交雖多而寡諧以為既不願有求於世徒得數子之宅一夫之田奉吾師香火而休焉已不翅足顧便近地不可得會有以山麓售喜而質之則樵者捫岩而蘇耕者焚林而畚其艱且勞如是而何以為居然不敢決焉捨去為之盡力攀陟一睨忽然而堂皇開突然而輔衛立問其名若仙人岡摩山臺山天應山之屬平時想像於煙嵐渺沒間者一一近在目睫心不能無動遂乃錄累寸葺自經始于庚寅明年辛卯精廬成又明年壬辰中堂成越十有三年甲辰祖殿庫廡門臺諸室俱成澗徑自水口甃至觀前可三里水縈縈四時不絕流遡鶴飛臺下少東第一橋曰雙清其南曰月泉益東第二橋有成石如船俯澗澗中曰雲關而遡少南第三橋曰莨花流水益南又橋北折滙一巨池曰長生先天觀門臨馬過門益北深處陡上巍屏矗張正與儂人岡摩山相客主曰雷壇俯壇而西南曰雲菴曰道暹眺琵琶峰可企而摘也復南俯一圓池曰魚我魚

我之頃曰天風雲外其東下曰元圃益下橫二泉脩而瓠腹者一瓢餘流爲丹出二泉右可以第四橋左可以長生池也諸名或亭或不亭或扁或虛大略使人遊其中如循環無端觀傍田可稼者余百畝田上山破荒發堅悉種花竹雜果木今皆渝然成茂林此吾居山之顛末次第誠不料得至於此而人何以疑之復何以奇之乎吾始聞貫翁賢願親之及承其言儉而慈靜而貞信乎其有道高君子也古之爲德者不擇地今所稱琳館往往爲人指目者其先固皆荒巖絕谷不通車轍馬迹之處意有神物秘惜待其人而居之如貫翁之於先天寧非是耶寧非是耶請以是爲記大德八年九月日朔旦

虛室記

人情之至不能忘者莫如身因有身也而不能忘其居因有居也而耳目口體百物之須舉不能忘焉因有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也而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而世無閒民矣臨川危公遠法師與余相遇於玉溪之上曰若我則庶幾免於斯夫余聞其言固心異之閱一年而以書來請記其所居之虛室嗟乎公遠乎子之室其旣真能盡虛之耶抑方將有諸而遂以漸虛之乎人之一身寄于茫茫行于冥冥得有其實難有室而能虛之尤難有而能虛虛而不失其有尤加難焉公遠生于世家左元右史前道後術少無科舉利祿之賊長無妻孥產室之錮所謂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仰於世者甚簡使之富貴可以如其不遷使之貧賤可以如其不休而又出門盡見天下

之名山大川登堂則縱交四方之公卿豪傑凡老師宿儒經生學士白頭羨慕而不得如意者不勞經營悉萃几席餐芳饌腴奪香櫛秀天爵之華內美之珍無物不具公遠方守之以謙取之以廉薄積而厚貸多穫而少獲其爲室也可謂之有而能虛虛而能不失其有者非耶雖然公遠爲老子學者也虛室之言出于莊周莊亦師老子而老子之虛與莊周異老子之虛虛其德其言也憂世以爲慈同物以爲和譬之與天地八荒萬象爲一室者也莊周之虛併其言而虛之久則將使人傲世逃物而自居其福譬之欲以天地八荒萬象爲己之私室者也公遠其審擇于斯二者而居焉大德八年孟冬旣望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序

春秋法度編序

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來以為復讐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讐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為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為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場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拮據微文破碎大道為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讐不得復而鼎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絕口不復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耶鄉郡趙君漢弼與予為同年生精力趣尚記誦討論視余略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為若干言又評考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言無近世猗捩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乎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為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塗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牽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紀極漢弼年未甚高余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凡硯在左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干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通鑑寤辯序

學者之於書猶買然買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贏詘而察其良窳博取而精出之而又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為善買不惟能富而能不至於敗通鑑者眾史書之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者也通鑑未出之前稽古之士一史不窺以為闕通鑑既出眾史書事以略廢是天下之貨一日不勞而致之矣然自余知學以來而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暇則曰力不及夫力不足者窮買也力足之而未暇者弱買也暇夫力及之矣而有終身不習焉者陋買也幸逃是三者有是三焉窮力而習之詰其事前舉而後隨誦其言累百千萬不逸一辭可以為難矣然而不通其理不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畜天下之貨而不時其贏詘不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知為富之術是滯買也又有人焉能習其書能通其理能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可以為愈難矣然而措諸辭則戾於訓施諸用則趨利遂便而不適於經久則好買也好買不若不買之善也里中有博雅君子曰王君熙字子和予晚不及見而見其弱冠所著通鑑寤辯若干言而讀之竟事求當不求遂語求盡不求巧特引周漢以下千餘年陳迹裁之於王道此其譬於買也若挈禹貢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與夫白圭范蠡輩比力而等哉惜乎王君年未老而學已成迫其老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聞於國也君止一子今亦老矣買術非不善也而世窮人之博其書與否不可知姑私係所聞以諗于同好云爾

讀易蠱測序

古聖人之經至難言者莫如易余戊王制見先王時之居學校者其法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仲尼之門人記其師雅言之詳不過詩書執禮而皆不及易惟其自為也則不得不使人之得以易其言也漢以後始有易師今諸家法度易辨具存往往用之占步測筭非若後世之言易者以為必能通聖人之言而續為之說也余之少時不免斯累近乃稍自悔艾欲慎其出竊嘗問與為雜學者往還若丹經之鉛汞曆書之紀朔醫家之運氣兵家之機勢大略反與易合而支離泛濫不切者莫如書生舉子之說此無他使數氏者猶託於象數為可準而書生舉子專以空言談理故也儒者徐君之祥自番禺著所著易經蠱測若干言見余於餘杭其言象數取皇極於康節取太極於濂溪厥既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易自正體伏體互體變體反對體上下體而通之一卦有六十四以至於四千九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辨卦中有四畫五畫而成卦者皆見於易反覆懇款實皆不叛於新安漢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奇之而徐君機神敏給於天人性命事物精粗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喻者一日即了其得於天蓋厚不但人力之勤也然君於易書之變本由象數以通理而象數者起於無而寄於有理者妙於有而歸於無寄於有者其變可知言歸於無者不可知不可言也人之可知而言易之變固不止於四千九十六人之不可知不可言畫之一不必三卦之八不必

六十四可也古人老而學易又為憂患作徐君洪世益熟刊落輕銳而復論之蠱乎蠱乎其遊於聖人之海有不為夜光乎

左氏窺班序

夫子沒遺言之著于世者為經學者各為說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有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遠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為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以蔽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故耳余於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數嘗欲依倣其法刪繁去滯定為一書以達於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倦學葩葉凋稿以為二編之法雖在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公以來皆直取春秋為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放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峰舉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即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班示余余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所錄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已脫稿久矣嗟夫此豈若余年少逞情不自力者比邪君名某台儻海人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余兒童時聞鄉里老儒先生以小學教授者繞四五家每講課罷雜試河圖洛書之數若堯典閔法禹貢賦則周禮兵制之類又少暇則都講口授顏氏家訓少儀外傳等小書故諸

生畧有姿性者自未冠以前而諸成人之事皆已樂舉於時
朱氏書猶未盛行浙中時從人傳抄之以相啓發恍然如楊
雄問方言蔡邕見論衡之喜及甲辰乙巳間有用其說取甲
科者四方翕然爭售朱學而吾鄉以遠僻方獲盡見徵文公
所著書大抵諸書惟易本義四書註小學書最為完備其餘
或未經脫彙或雜出他手非全書也今三書者惟四書家有
人誦之易本義真知者絕少而小學書最益於人人無讀者
良可憫痛于君昇音生於文公闕里年齒長大而好深沈之
思獨取小學書句釋章解欲以行世美哉其爲人乎余也少
而遠遊長而亟仕不惟學不俟成而併與兒童之所得而失
之固于君之罪人也哉天啓其衷方自悔咎幸于君書成則
願秉燭而學焉屬書序引謹筆諸其篇端云元貞乙未季秋
朔旦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有陸宣公奏議精要二卷宣公具人以純誠直諫嘉猷遠識
學行政術爲唐忠臣未嘗以文名也其言亦止緣當時利害
而發非有垂世傳遠之意而眉蘇公父子亟慕而學焉大蘇
公遂取其書進之經筵以備講讀自是以來學士大夫以諫
諍者尚其慙實以詔檄者尚其明達以書判者尚其果決以
獻議者尚其詳盡而宣公之書行矣夫以宣公之誠之才之
識之學發而爲文在其當時雖嘗暫用而蔽於昏懷林於讒
邪至於蒙疑負累僊蹇困躓視同列材名下已而位宰相者
滔滔皆是獨不得久立於朝而卒以罪死死數百年其書始
盛行於天下則於宣公可謂無負而懷忠抱朴之士行不愧

神明信不欺豚魚一時偶不遇於其身者亦可以無悔矣嗚
呼噫哉然自唐史稱宣公議論炳如丹青者已數十百篇今
之所有卷帙猶爲浩汗故窮櫛白屋之下沉潛焉永無所不
可而簿領劇繁刀筆倥傯者卒然窺之有不得其涯際余友
蘇臺陸君子順乃採摘其精語要義聚爲一編以便觀者萬
目之綱挈綱而皆舉千口之室入奧而不迷余爲之深嘉重
歎不獨喜吳中陸氏淵源之有致而由今以往使人人不憚
煩於宣公之書因而熟復其用心行事將見草野懷珍者俱
蹇諤之士臺閣結綬者舉端貞之臣於人文治化似不無少
補云大德戊戌孟冬朔日

汴略序

古之通史者百家皆出於父兄先世聞見積累以得之若司
馬班范劉李以降可睹已其有草野後流庠序遺哲辛苦採
拾而後喻者則不在此限然及其至也精之以講學粗之以
用世俱不病於匱乏故東方生三冬之勞而文史可以足用
陸賈賈山輩撥緞秦漢近事以資口辯而時人謂其知務此
其效也汴梁立國百六十八年渡江而南又百五十年其間
設施沿革本末條貫筆之汗青緘之金匱在承平時學者尚
不能盡睹加以兵燬相仍典籍散失以余之涉獵記誦問咸
淳景定中事首尾茫然不相聯屬而况耳目所遠者乎天台
潘可大生又後於余質敏而志專學劬而識詣窮坐山谷授
徒以奉親足未嘗出戶限之外而網羅舊聞自建隆庚申迄
靖康丁未詳其記事之體附以辨論若范淳夫之唐鑑胡明
仲之管見名爲汴略者三十卷又自建炎丁未迄德祐甲子

金天輔戊戌迄天興甲午椽提綱要名為南北紀年者若干卷嗟夫如可大之講學豈非靈龜神蜃潛藏岩澤而光彩氣稟自見於外也扶使之進為以用世何可掄抑而可大不願為東方生陸賈賈山之流者也姑為題辭篇端以發其繫云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古之君子不以道廢物自一藝以上苟有所益於人雖農匠庖祝之賤猶身親為之粵大聖人亦莫不為若皇帝之醫藥虞舜之陶漁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物也夫古之聖賢豈以殫力疲肌為異人之能也哉後之君子平居侈然論古先王之道若不足為而問之以目睫之事於其所服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游衍肄習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名義者焉豈不大惑耶余之幼也被沐父兄之教凡小學之所當講者幸而得其端倪氣貫陋中道輒書年益長而悔之乃始拊膺持類以自刻勵而文獻凋零微言就絕一時交友方共詆傷以為不切於事每至耕鋤之餘酬畫之頃有觸於心必默識而私求之家罕書籍有急就篇一卷漢唐門今史游所撰唐弘文館學士顏師古所註又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自謂名本然而篇中正文絕無音訓註之所及疑義尚多竊不自量為之補其遺闕燕有異同之說載於左方嘗觀沐浴泗以來師友會辨皆互出所疑以相扣答然後理盡而學精使顏朱二公而在余固願得而面請也又惟古人著書動緣教戒而作此書本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於童習而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秦人以法吏為師公私宦學傳相授襲故以吏文終焉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註猶近古哉

左氏蒙求序

吳伯秀為鄉校諸生時余與之寒同枕飢同甕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余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管度至移晷刻不能辨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竟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為為儒不當如是別十年余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叔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又皆壯強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世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余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尋計滕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日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門下惟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皆細理纂績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為蒙求以便學者余讀之如斷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嗟乎異哉夫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棄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之事詳矣然必至於十歲請習于外傳雖其篇數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目既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強識愈明也然後始許之以

博學盡初不以諛誛口舌浮華爲急而惟恐誇根傲葉艾鋤之不早以爲終身之累而爲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輩之相成班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爲兒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利以爲齟齬之質而賦之以辭章記誦虛罵無益其說是矣而白首紛如者雷同一律僅不過以舉子業相傳授其智復出童子科下議者病之鉛山詹仲美實生於衣冠之林長於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事君其三夫婦其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章繫百句句係一事詢其所以然則仲美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於白鹿洞有親於先師晦翁之說而爲此也嗚呼令仲美之書行充其言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屬余方以窮校徒見朋友間續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畔於小學家篇數而可以養人之純心禪節固無踰此編者故爲之序云大德戊戌歲孟冬二日

昌國應君類書家求序

余五六歲時親黨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蓋其法以通念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爲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淮湘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一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一二人則亦可謂難矣景定咸淳中試員稍衆有司厭之以爲徒斲人之淳心而長浮慧靡其科不用因念取士之法敝矣進士科最貴最敝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析成言以待問諧比虛詞以眩舉幸而得之則莫不次之擢非若童子真能淹讀群經而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秩而已自餘任子軍功吏員納粟之

類歲以累百計又所不論有司不敢廢豈皆愛其能哉重襲古耳而獨斬於童子一二人何邪其亦不詳之甚矣童子科既廢二十餘年諱之不習而風俗愈不加厚余以窮校徒江海上海大夫昌國應君翔孫過之相與慨歎江南經術荒蕪紛紛朋儕中疑難滿胸而卒無所問是誰當執其咎者出其類書蒙求示余凡諸經之指篇標韻舉聚然在目汎濫而及於儀禮爾雅諸子楊雄之太玄馬融之忠經莫不皆有蒙求自初本以來昉而爲之是不一氏其能散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君蓋景定咸淳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難哉余既序其書聞昌國宦學士大夫應氏實爲祖至參預公遂大其間闕而應君問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祠先賢天之欲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大德戊戌孟夏望後五日

奇童烈女寶鑑序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髮時每得侍坐鄉父兄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爲家誠爲之耳熟於時東閩西巷男誦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倦而歸則見疇昔儒素之門僮奴輿馬烟連玉帛光艷薰燦一一無復舊俗蓋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傳輒廢而洛下袁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敗士大夫辛苦立門戶至此豈不可憐哉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行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穉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耻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

其視聽益受之而納於善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形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睹記而今去之數千年。誼譎荒涼，簡篇散脫，何由復可。髮鬢展子之春，有吳興故家張生焯於廢書中得所謂奇童烈女寶鑑者，喜其有助於名教，為之哀廣釐書板行，以示人而徵言於余。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於世，而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事，閨門之行而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聲倫殊非小補。遂從史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程宗旦古詩編序

語之成文者有韻，猶樂之成音者有均，一也。均法廢世，以胡部新聲為古樂韻學。流人又以唐人近體為古詩，夫可不痛哉。余嘗有意緒正其事以為樂出於中，聲與人之歌詩最為不遠。三百篇國風雅頌，可以被絃歌薦宗廟者，本不求如後世首切之備。然當時人之誦念精熟，士大夫尋常敘述，邇近寄託，必取斷章一二以流暢其意者，諸成文而有韻，故也。漢魏後詩猶入樂府，遇其理到處流傳，至今兒童婦女輩能諷之興起，若如今人直謂之無詩，無樂可也。宛陵程君宗旦老而篤學，取唐虞以來諸經傳語之有韻者，目為古詩一編，以誘激後進，其意若與余合。為書梗槩卷後而歸之元貞乙未秋八月日。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跋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為余盡也。最後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者若干卷，屬余

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為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為美也。而不知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驛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迹，綢繆傾吐，而後為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沉潛鮑謝，自餘諸作，借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為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既望。

尚書小傳序 雙溪王先生

古之君子欲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苟同，以為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惓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鄉國之人，至以為為不知禮。故舊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與親，且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亘古今之遠，窮天地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微士大夫嘗為余言，朱文

公無恙時同里閭有雙溪王先生來字晦叔亦以學行為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公文既沒而諸生方脫黨禍起而尊獎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王先生之書與其為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為惜余不暇論其何如也已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尚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雙溪先生所著而於君為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遷徙不一舊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完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問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詁訓家所未及文公居間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尚書及春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稿脫於閨禱末而板行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箒之日既久假令尚在必相與綢繆桑梓雅舊相樂富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殊鄉晚出各立名字驟開門戶遂生異同之論豈復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尚不相一惟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總說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大德二年四月日

天原發微序

古之言天道者必兼人事自義和來絕地通天以前書傳之所睹記不可考也由是而有歷象有律呂有龜策有祠祭礪稷盟詛之類其法與仁義道德紀綱制度之說通行於世至其緒聞餘論春秋之季猶人人能道之先儒有云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通經者病其固豈天人所以然之故在當時小人之所易喻而後世搢紳先生以為深遠而難言耶天之未喪斯文而仲尼出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至哉其自為言乎再傳而子思子明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而充其極至於三千三百禮樂之美九州四海聲容文物之盛而其妙又歸於無迹又再傳而孟子明之曰知性則知天曰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諸事一一以天行之能治其人曰天吏能自治其身曰天民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爵曰天爵道之將行而為堯舜也曰天使之道之不行而退不失為孔氏徒也曰天止之嗚呼至乎哉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災祥識緯尚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者溺清虛釋老千有餘年之間學者醒行寤語諉天為茫茫無預吾事於是周程張諸大儒同時參立於隆平之代藥其狂昏震其冥聾迨其說之流傳未久而將惑也又得新安朱子即為之釐析剖決然後微言要指粹然一趨於是瞭然而無復遺憾士之幸而逢於其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而祭之何學之者又以易廢城闕之童耳熟而心荒市朝之夫口然而身悖前所謂秦漢以來之弊夫何以相遠余行憂患展轉百折竊意深山窮谷中輕功名拙進趨之士必有精其學而蔽於家者一日新安方使君出其平生故人鮑景翔所著天原發微五卷相示讀之自太極渺茫之始至於行之所倚氣之所使數之所起器之所擬精粗內外無所不紀而綱提領挈出於使君指畫不少景翔嘗以鄉貢進士一詣春官不售歸食貧終身鄉長者提學鄭君孔明館穀之朝夕與共講學書成遂為板傳之以成其勳名以慰其遺志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詎不信然屬使君已為序俾予附書其後謹不敢辭

先天圖義序

自漢儒易林之傳絕而士大夫一切以理談易幾二千年如楊子雲太玄虞仲翔納甲關子朗洞極魏伯陽參同契之類往往皆古人象數之餘說而學者疑其近於曆家方士弄不肯習迨至近世乃有太極先天二圖於易最為深密然非瀛溪康節闢張於前考亭朱先生尊與於後則二圖者安知不以疑廢今二圖既皆顯行於時而今談先天者猶不如太極之盛何也太極以理先天以象數理易喻而象數難精前賢所以有狗馬鬼神之論也余之少也固習於科舉長也既於憂患又生窮鄉僻邑無所師授亦莫能聽受其說山陰嚴養晦以四十九圖相示方員之象縱橫之數不勞執比一一昭合而陰陽往來動靜消息之理開卷可一目而盡是其於瀛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疆藩而窺其堂室矣世念漸空幸有餘力可以償平生飢渴之願當從養晦卒業焉

老子原旨序

右老子原旨三卷當塗南谷杜君所著註老家多矣亦有出於名儒大老之手而人無傳焉豈故略而遺之耶緣其中未能釋然於老子之學而務矯其辭以合吾意毋怪乎有所扞格齟齬而不能通也儒者疑老子道德仁義與禮之說又憂禍厭亂自為也過多又謂老子非神仙無久生不死者以此數說積於胸與今之言老子家異譬如越客楚服澤居之人而評陸產安從而折其衷余嘗與杜君商略此事杜君俯然而笑曰是烏足以疑吾師乎凡吾師之事吾知之若他人則何由知之吾師歷年多最後為周柱下史其著書某章指某事某章指某事類古史因盡出其原旨諸所云云世儒窮

年敝紀而不得者一一傳其師意縱橫出入無所顧慮嗚呼世無老子之學即已耳必若欲崇老子之學其書當自老子之徒自為之吾夫子獨善時門人高弟身親受業然目未瞑而難易同異之論紛然而起後來殘編斷簡同門彼此相違者又所不筭蓋皆以為出夫子而卒不敢自以為是而又暇強知老子意而註其書耶故道相若則能相為知智相及則能相為言杜君黃冠師不事煨煉方華役使鬼神察其意似耻之而不言至於談笑王侯之間游戲榮名之外逍遙委曲以退為體以忍為用變化無礙委蛇若虛是庶乎能為老子者若余也何足以知之若余也何足以知之

王伯善農書序

世人嘗譏嘲儒者無所用心為必不得已寧退而躬耕野間為農以畢世猶為無所愧負余每隘而非之使儒者誠用將無民不得業而農預其數夫安在栖栖然親扶犁負耒而後為善昔者仲尼鄙樊須孟軻關許行良為此耶丙申歲客宣城縣聞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問之其法歲教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麥之類所以時藝爰穫皆授之以方又圖畫所為錢鏹耨耨把耜諸雜用之器使民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為之安用教他縣為宰者群椰榆之以為是殊不切於事良守將賢部使知之不問問亦不以為能也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賴而誦歌之蓋伯善不獨教之以為農之方與器又能不擾而安全之使民心馴而日化之也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豐信近邑余既知伯善賢益慕其治加詳伯善之

政乎於永豐又加速大抵不異居旌德時山齋脩然終日清坐不施一鞭不動一檄而民趨功聽令惟謹歲時屬耆者強壯問能從吾言試其具幸而能則大喜出卮酒相勸獎即不能或怠惰不帥教輒顰蹙展轉引愧如不自容嗚呼真美哉而儒者之道所謂爲民父母能近懷而遠悅者有不當然乎於是伯善自永豐索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示余閱之綱提目舉華翠實聚顧舊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異制者此書歷歷可以通貫因爲序發其大指併附載所聞見以信儒者之用世皆非空言令是書行而長民者一以伯善爲法雖人頌子產邑歌豳風可也

禮部韻語序

余少時請益鄉先生問記禮家言春誦何也曰誦詩也曰誦詩何爲也曰將以爲樂也曰夏又絃何也曰古之學官惟禮與樂其春夏皆樂其冬讀書亦將以爲禮也不特此也其學曰辟雍辟以明經雍以和樂其官有祭酒司業酒者行禮之物而業樂板也余於時頗領悟顧琴瑟亦不易爲惟詩爲近樂差可自力由是日爲之榮辱四十年人情世故何所不有而不至於放心動性而出於繩檢之外者詩之力也來江東有鉛山虞世民取平生所見古書之涉於禮者叶爲韻語欲使兒童婦女流傳成誦熟於口耳浹於心體將見朝昏節朔之儀不教而自行父師保母之訓無言而皆喻甚有功於人其教固不淺淺而虞君之意亦云厚矣於是遂從之以成書而附余所知之區區係諸其篇端云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缺之曰周子之辭謙耳非實也蓋昔者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悉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脩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當爲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謂齊東之云者非實辭也故莊周目齊論爲滑稽漢高賁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今夫周子之書其言最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郊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法辭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季札也他如稱舉旁引曲證如歸太山之巔而記封丘之墳也過襄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也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之云哉故曰周子之謙耳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客爲我非齊亦非也我家曾大父中丞公實始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爲客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裔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太父侍郎公跋駁六曹外大父象預文章之事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官府之故事汎濫淹貫實而受之曰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爲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辭以附於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

刻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始余疑孫子教吳宮美人戰陣非事實太史公承襲所聞括其奇載之耳及言為將西破楚入郢北滅齊晉事亦甚畧蓋古有是人善言兵不必其能自為兵也而孫子十三篇遂行於世後之能兵者因共宗之嗟乎夫孫子者豈非春秋戰國間恢詭抗拔人世不獨能兵者耶其書縱橫變化深而切博而盡讀之使人好馬友人潘可大蓋修詞而好馬者也年方冠於書無所不觀而獨為孫子作釋文若干言一日袖以過余曰自吾為此書朋友始而駭馬什四中而疑馬什六卒而非且笑馬什八矣夫非且笑者是誠不知而疑馬而駭馬者亦猶未釋然於此也昔周之衰學士大夫失其所承凡能修明世教不畔於先王者惟仲尼之徒為然自餘為游談雄辯為狂憤著書最下為刑名計數諸家益人人而能言言而能文也孫子其言兵而文者歟夫既言而文故能勇變古人之法而自名其家由漢以來最名將如韓淮陰趙營平皆口傳其語班班於策最奸雄如曹孟德至親為之議他可知矣然而其書之要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夫車馬資糧之輸賞罰部伍之節山川陰陽之宜不待武之智而能及之也必若以詐而立以利而動生人何罪焉後世尊其人專徇其法襲其實陽諱其名凡軒轅氏之子孫逮于茲累千百年為血為肉皇皇然終不能自必其命非言之文者為之乎於此復以文翼

之譬若懼火之熄而扇其炎愈不知所終矣然潘之意非翼孫子者觀其書所折衷至稱仁人之兵主於除天下之害其殺之也所以生之諸如此類本孫子所未講而學孫子之家所未悉持兵者得是說而行之則為湯武之舉談兵者得是說而推之則為伊呂之佐其心仁其術慎其於詐利也遠矣然則必若潘君之云然後可以論孫子哉故孫子猶或可廢而此書之意不可以不傳也君名衍翁天台人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儒者之說其精者為道德而粗者為禮樂刑政當三代以前雖世治有斷續而二說未嘗一日廢於天下書之所存者畧也周之既衰禮樂刑政盡壞道德茫然無所附麗夫子不得已始與其徒共詳之於書書詳而後世之託言者始雜然自其徒相繼皆歿之後千有餘年往往常有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宜舉一世不好之而不變登薰氣染之久而亦或為人所採拾道德之緒餘禮樂刑政之髮髯因之而不墜者什五至于近代濂洛之派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書通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孟氏而上三代之書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孔門之高弟共為之尤精者也為之披微文抉浮辭使尋源者不迷其精趨塗者不昧其岐有功哉濂洛之徒皆沒說者又雜考亭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加明之故孝經有刊誤論語孟子有集註大學中庸有章句以迨太極西銘通書之類凡殘編斷冊之關於義理者舉有訓解其徒之書余之資雖鈍猶得而窺之其徒之人為余之先猶得而知

之顧歲月推移風氣變化資品之尤鈍於余者則不及預此
矣余也白首東來乃始獲聞番陽有雙峰饒君者嘗學於考
亭之門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探索纂述彙敘其意猶考亭
之於濂洛也久之是州之儒者凌君堯輔與余遊余又見其
箋詁疏釋問答圖辨而知其游饒君之門而於饒君之書又
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茲非余所謂窮經學古之彥不以
世故動心而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者耶堯輔歸而
於是書也益弘其入謹其出幸且及於伏生申公之年其有
欲聞道德禮樂刑政之說者不以屬君之徒而誰耶

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產
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爲茲技乃
天之所以畀於窮追之人使其吟諱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
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爲此不
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
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墟裴回
而悲鳴也嗚呼曩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
無人何人無心持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不足以得之久之
辱君存傳白君廷玉二君者皆豐學志於古人皆不棄余而
肯與之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錢成
一巨編叩其纖未鋟者尚什伯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美
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
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又方力學期
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間似不足

爲既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
不敢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
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盡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
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
望君譽或籍以一舉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矣若
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初寮先生左丞遺文前後集內外七十六卷李文敏公周文
忠公爲之序所以尊獎稱美之者至矣靖康之難公落南且
死子孫往往散居江湖間皆以材業通顯而臺閣詞章議論
之臣一時收用中原舊族士大夫不誦習公文者以爲野陋
於是七十六卷之傳家有其書焉大德已亥夏余始識公之
六世孫庭槐于杭問之云甚矣乎吾先公之澤將微也吾憂
之然兵燬而猶寶藏其書惟是一二父兄之不競於力懼無
以貽永者且先公仕政宣歷兩制登中司嘗以直忤蔡京父
子被讒斥陷死地偶幸不殞而本末人不盡知頗欲摘取奏
篇制草之有所闕涉者別爲一編以便傳覽其間闕楚越倡
和之作實與恭山曾公吉父東萊呂公居仁龍門陳公去非
諸老相爲鼓吹文獻之亡繫此之故因亦附載編中子以
爲何如念惟公之言行名實布在天下耳目如膏梁綺殺其
誰不厭飲被服而是編所謂餒其珍而揚其華者也遂相與
贊成之而併書所謂詮擇之意如左是歲六月望後四日記

方使君詩序

右紫陽方使君丁酉歲雜詩一卷使君初爲名進士時表元

以兒童竊從士大夫間得其文詞誦之沾沾然喜也年二十
六入太學而使君適由東諸侯藩府歸為國子師始獲因緣
板敘償平生之慕願焉然當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
馳騫於字櫝俳諧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
為事者惟夫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羈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
名成藝達者亦往往以餘力及之使君魁然其間外兼山林
江湖清切之能內收館閣優游之望於是一時好雌黃倚撫
者無所施其輕重越二年表元亦成進士稍稍捐棄他學縱
意於詩而兵事起矣自是別去使君二十七年然後得讀此
卷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晉宋間人醉語雖甚褻不及
聲利小篇沉鷲整整如李將軍游騎遠擊自成部伍蓋使君
好客志氣白首不衰而學問播聞端平以來諸老於書無不
窺於理無不究故能若是之有餘也聞篇帙浩繁承學之士
疲於傳錄惜未有好事者託之木石以廣其傳云

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
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鷲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
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
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為詩亦親經
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為是虛心傾思如不可幾及也此
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
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為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
其詩版傳之至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多為詩州人為刻其桐
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峯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於百年間

良堪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
子孫遊聞翁為州日江湖詩客羣扣其門傾箱倒囊贈施之
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枵然使君去桐江屬邑耳僦廬羅
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為二千石也偶遇臺觀御玉揮金
費酒譙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為詩笙
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目有不容不似者
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遊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牆矜佩中
若知言者蓋識其云云以為桐江集序

周公謹并陽詩序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
故其詩工人就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
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
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
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
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好之而詩始工也其
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
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
謂有遭非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
大夫也壯年典實明瞻觀之如陳周庭管廟遺器蔚蔚然稱
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
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鳥然稱其為繫臣羈
客也公盛年歲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并陽在
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釵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
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沉明時但如蘇子美沈春達筆亦有

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并陽且不得居類類雖鄉索立而歌歎歎如此而人方美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子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係之并陽示不忘土風云

張仲實文編序

詩者文之事余嘗怪世之能詩家常謙謙自託於不敢言文而號工文者亦讓詩不為曰道固不得無也噫噫是何異於言醫者曰吾曾為小兒醫婦人醫而不通乎他言兵者曰吾能車而不能徒吾能謀圍而不能謀鬪豈理也哉西秦張仲實余誦其詩久矣信乎其傑然者也交之二十年而始見其文其敘事如諸葛公起草廬談鼎足形勢某當如是如是而無闕辭無剩語也其析理如吳公子札過魯觀歷代之樂因其所起而知其所止也其立教如嚴君平依卜筮勸人父慈子孝而各喻善也旨哉旨哉然仲實終不自眩矜其繫軼巨編雲蒸錦組山翔濤湧而皆緣於人情時務若迫之而答不得已而發此其趣量又有進於文者耶抑猶欲姑出入於謙謙自託者耶仲實世家能力貧勸學為進士能早不累於科舉縱交博覽意氣超卓而年少余十許歲其材名何假余言而者獨感於所見為敘大略云

趙君理遺文序

吾鄉五桂堂趙氏以文翰科目起家兄弟皆為名大夫余晚不及識而識其後人澧陽使君之孫曰君理與余交最相厚也君理雖生世家貧與余同其處貧之策亦與余同鋤園授

徒取囊筋骸以充禮葬如是積十數年家稍康始有意遠遊以廣其名嘗客崇德州理侯家衣冠鉛黠之士爭附之不一二以病歸里中輒死初君理與余遊雅獨好書見奇書傾囊倒囊買不吝惜晝夜諷務欲蒐攬玩味而為詞章舉筆沉重整綜有元和嘉祐之風詩騷賦尤敏瞻應接如響然骨相清峭天台舒景方在黃甘余携見之昇高私余問曾識歐陽公二蘇公畫象乎余應曰識則問君理何如余時以為景高好瘦言斯人正不須若是嗚呼庸詎知其不祥之卜遂誠然乎天之多與人以才常少與之福故自古名能文人十有八九窮困坎珂廬陵公雖富貴比於同時兩府諸公猶為未遇二蘇頭顱有不可言至其門第非不奇麗秀偉誰復如意獨身後聲名赫赫能千古令人歎仰此福固將安用君理死十年其弟幼宣為之收拾遺稿託余為序引余知君理早凡所撰述多為鑑史而惜宣求之未盡今之奉化於古為鄞今之鄞古乃為鄞君理嘗為古鄞志大佳亦不在卷中宜使廣詢之

陳無逸詩序

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于杭自是展轉離合八九年得間無不以文字相聞然未嘗說詩龍泉公居湖晚年歸湖既歿而余始識湖之秀民奇士能詩者數人數人詩皆清嚴有法度竊怪之蓋雖科舉學廢人人得縱意無所累然未應頓悟至此久之識公之諸孫無逸始間得龍泉詩讀之然後乃知湖人之於公良有所受而公平生雅喜為詩中經憂患寄託益廣但不喜誦誇於人而獨家庭里閉子弟時時竊聞

之耳最後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始又得讀無逸詩無逸之詩視其祖天開之駒朝生而知步玉田之禾晚擾而同熟也視其鄉人水蠶火布起塵煤脫垢燼條然而潔也於是絕慕與無逸遊而無逸以家世故猶若未棄予者或携手秋郊行吟或抵足夜榻臥臥或杯觴探籌或硯席點彙歡諧怨對舒適困促一一共發之於詩余年衰學放任心而成過手而得蘭蒿雜揉瑋玉混襲有一時欣快出之而徐即增恨自悔無返盤旋營度一字不圓不脫口嘗笑問何苦乃爾無逸亦笑曰吾自吾苦也吾苦何容外人知之余追而味其言真陳氏詩種也至是歲晏將別忽傾囊出數十百篇示余求余評余惟區區之言必不足以重無逸而交情世好實深相知有如所陳者乃為登載梗槩其篇端云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憂樂險易老穉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槩然而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為知詩然惟知詩者為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煖而遊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發百中若矢生於手而侯生於目其一時而中馬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說告之時可曰

雖然必強為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動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類余往年吳中熟時可携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餽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問關憔悴猶日為詩自娛為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畧盡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荆握手道舊當亦恍然於吾言之非誣矣時可識之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為佳州奇山惟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之有錦峯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川疎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間知名者數衣冠笑談楚楚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肯剖心洞形沈埋窮伏而為詩者山川雖佳其煙雲魚鳥朝夕真趣不過散棄為漁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游宦事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公訐謔典策之具亦且倚闕無用呻吟憔悴無聊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馬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年厭薄世祿疎擯舉子已就為詩今之所編稿欲十易於手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為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儵

張君信詩序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奕蹴鞠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我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當治詞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士中有尤精者馬當是時張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為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為詩嘗以贊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狂始放意為詩不復如前却行顧忌辛卯春余來具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吐清暢余為擊節從容停蓄雋永惟呼適哉雖然余於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強時所好諸藝皆為無益幸而不精雖精於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蹴踘博奕之流猶為人所愛幸東方生歎陸楮郎之不為優旃太史公羞節士而尊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聞新年移家湖上為我種魚千數頭柵雞園豕令牧養可作百十日具藝林釀美酒數石余以深冬訪子為子屢醉不一從來二曹父子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詩不及酒余二人亦可緣此縱言乎君信名華

張仲寔詩序

異時措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斬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為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啞為哉其為唐詩者洎

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往與之議也詮改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斬者驟而精焉則不能因亦浸為之為之異於唐則又曰是終唐聲不足為吾詩也吾詩懼不達於古不懼不達於唐其為唐詩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於是性情理義之具謹為訟辯而人始駭矣抗於東南為詩國之二說者余閒馬登嘗私評之詩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暇及古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遺緜斷楮廢材敗鑛數百千年間物即古之疑其攻能精絕亦啻啻歎美以為不可及至於為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為古誠古不止此抑克其類焉姑無深誅唐乎張仲寔猶忠烈王諸孫在杭友中年最妙而詩尚最力強志多學嘗與廬陵劉公會孟往復是能為唐而不為唐者也故吾舉舉諸人所疑於古者告之亦以堅仲寔之學云

白廷玉詩序

日余得白廷玉姓字於周義烏往還書中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清馴可念自是欲識廷玉逢人輒問之而廷玉授書北關數里外栖栖然窮書生耳時節一入城不能與故人從容立談而去則余無自而接廷玉馬一日儼褒博之衣忽來顧余逆旅中辭傾意酣慨然有古人班荆之喜傾蓋之誠又出其自寫詩數十百篇贈余以其有以自重也愈益念之昔者杭為行都士非欲售其業者不至抗詩雖非干世之業而自山林攻詩者一涉足於杭而遷焉若杭人之所自為詩則遷愈甚何也累於知也今夫士大夫之居游於杭者皆無前時之

心而余之得廷玉與廷王之得於余豈不亦有可言者哉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諱言去非又特好記覽每一篇必欲令注波於六經之淵披條於百氏之畹誠放此不止余何云以得廷玉哉

陳季淵詩序

昔年嘗為人賦海東青詩有言此詩經所雲公題絕似難復措手也併舉全章云云余記之不能忘來江東夾谷子括都事以使杭經過席間及前詩始知為畸亭陳季淵所作季淵京兆人與遺完裕之同輩遺完盛推下之他詩文極多海青詩所雲外尚餘七章皆清豪可諷既而子括云歸杭將倡率朋友之知畸亭者盡刻其所藏以傳會郡守朱侯適同其語忻然屬意以為不煩他人遂下諸學官為之彙叙釐正登載版本凡得古賦一古詩六律詩九十四絕句七樂府三自古文人才士能以著述名字聞於後世要自有不可泯滅然亦豈無不幸而不自傳者如杜子美稱薛華長句至與李太白相埒而華無一語行世計當時留連顛倒淋漓揮寫歌闌與盡不自收拾而諸公雖相賞愛或者不免脫落散失故為是可惜耳然則是編之傳不但後生可以想見中原文獻之美如夾谷君之尚友朱侯之好事皆不易得也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九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湯子文詩序

丹陽湯子文官余州時余方為民萬山中勢不得相往來而子文數數以詩見交余重謝其意而心賢之閏絕十五年以為子文去而翔翔江湖之上當已執士大夫之珪乘客卿之車而開通侯之封久矣辛卯孟春忽邂逅于錢塘逆旅極手問寒暄竟復出詩若干篇相示曰自去于州所幸苦極力而得者纔此耳余讀而味之則子文詩肆麗清邃乃一如丘園書生山林處士之作搜羅虫魚扶摘煙霞幾相忘於前日之為者嗟乎子文何以若是然乎富貴不足道然得而處之亦良不易使子文十五年之間幸能如眾入有所成就不過亦如眾入徒勞而已何苦勞於詩耶此事勿論論切於詩者余自學詩來見作詩人諱寒語兼不喜用書云二者能累詩是矣然古詩人作寒語無如淵明最多用書無如太白子美而三人詩傳至今不見累之也今吾子文詩二禁俱廢尤有爽然於余心者哉子文所居丹陽古詩圃今交游風流可稱者有誰其江山高秀余平生雅愛遊處也旦夕從子文歸而求之詩在是矣子文名炳龍

陳晦父詩序

世多言唐人能攻詩豈惟唐人自劉項二曹父子起兵間即皆能之無問文士至唐人乃設此以備科目人不能詩自無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江浙諸公既不以名取

人詩事幾廢人不攻詩不害爲通儒余猶記與陳晦父昆弟爲兒童時持筆索出里門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屋科舉其得之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間有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人不齒錄惟天台閩風舒東野及余數人輩而成進士早得以閒暇習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務每遇情思感動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傳諸人譬之方士燒丹鍊氣單門秘訣雖甚珍惜往往非人間所通愛久之科舉場屋之弊俱革詩始大出而東野輩憔悴老死盡矣余亦髣髴種種晦父在當時年最少且復五十餘作詩方工天固將遲其成使之行名以遇於世乎晦父詩凡若干卷疇昔已經閩風翁稱道者余不復舉舉自括蒼以來縝而通清而有餘妍編諸唐人庶幾升堂而入其室者也大德丙午孟冬三日敘

洪潛甫詩序

始時汙染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瞻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極聖俞出一變而爲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爲然及其久也人知爲聖俞而不知爲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而爲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爲魯直而不知爲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爲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爲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爲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爲唐唐且不暇爲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

同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安洪歙祖潛父潛父詩優游萬永處不減宣城沉着停蓄往往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爲之驚喜贊敬恨相得晚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諫躬強志於書方無所不窺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趨唐入室而語古不患不自得之余德矣不能從也大德八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酸鹹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無味温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製之能使之無性風雪月露虫魚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託於諸物各不勝其爲迹也而善詩者用之能使之無迹是三者所爲其事不同而同於爲之之妙何者無味之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勻無迹之迹詩始神也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歷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初聲呻蹙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爲之之久積之之熟則又幡然資之以爲樂戍戍之冬遇錢樽瑞石山許長卿於逆旅中與之商論及此長卿曰夫我則亦然蓋長卿生於二十石之家嘗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東諸侯之幕府最後遂爲文相國知用志既不展則幅巾布衣浮沉民伍故其詩徘徊窈窕寤寐劇如高漸離李龜年之過都歷國驚欣而懷愴也噫嗚慷慨神張氣旺如唐衛莊烏之懷人思土若不願居而不能什也登山臨水留連暢洽如宋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所適也掃門却軌呻吟著者如虞

野馮衍之獨行無與而莫之悔也嗚呼茲非余心之所同然者耶茲非人情世故之所託於無迹之迹者耶雖然長卿之齒在余後而才氣在余先非泊然無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為比無室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吳松震澤間鸞翔水峙見之使人毛髮清竦旦夕幸西游或當就而問之此中多車馬塵非論詩所也

李元凱詩序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猶及識長山葉公其稍後則深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相莫逆者也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焱起為執政侍從諫諍官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僑儒寄客依之成聲然至於該鄉曲學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歎然各有所避讓每私居盛集長山翁幅巾履肩粵席中坐南伯國器之徒攝齊拜趨執簡交叩如師弟子惟子奇以嫌在遠不得至會所觀其一時會合風致浮沉雅俗餐吐華實真如建安鄴下元和郾城之適而今想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李元凱聲臣過余吳山坊中蓬蒿風雨之舍問其年與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則其族其父兄疇昔與余同集於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凱老而好詩呻吟囁嚅心愈動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為詩之曲折悲歎炎涼之感盛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古近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嗟乎元凱乎夫身既已老而窮而方好詩以遊遊將何之而詩復將為何用顧為詩亦窮不為之亦窮吾人姑毋尤詩惟遊當少止元凱歸山中疏少微清冷之風以為絲

笙醜石林沈澹之泉以為醪漿委蛇行吟徜徉醉歌詩不少康乎為我問訊長山翁子奇南伯國器之徒之子若孫其亦有可與元凱同遊者乎

董叔輝詩序

吾奉化前百數十年時地理去行都遠士大夫安於僻處無功名進趨之心言若不能出諸其口氣若不欲加諸其人閉門讀書以遠過咎耕田節用以奉公上雖無當塗赫赫之名而躬行之實為有餘矣渡江以來鄉老之書天官之選信宿可以驟致加以中原僑儒裹書而來卜鄰而居朋儕薰蒸客主浸濯編戶由明經取名第者十有八九可謂詩書文物之盛而過飾之器必逾其素倍華之末易股其根於是平時恟恟自重之夫濯纓鼓篋為時而與居有喧誑諷歎行有通名投贈聲華氣韻豈不愈俾求其復為前日惘惘朴黠訥之俗何可得也董君叔輝之族為硯溪寺下潭頭三院當其盛時儒衣乘軒飛蓋者幾累百年然諸老大抵專以躬行明經為本故雖門戶俱相頡頏鄉閭乃最稱獨為長者至於詞章學問淹注發世無所不具而不肯琢刻鏤繪而為歌詩謂之江湖技癢耻而笑之以余所聞惟叔輝之速祖耐叟參軍有集藏于家其詩近樂天近世靜笑翁方嚴簡重不輕語語出必該法名教其詩近康節少允鄉貢公每見人即說張武子姜堯章作詩家法而不作詩即今文獻婁京前後行輩荒落殆盡而叔輝孤承大宗遠紹墜業窮居教學之隙大肆其力於詩詩之成家無一不學而尤酷好余作見輒稱獎余投老空山單行無徒亦喜叔輝時時佐之值一篇成相與倚桐葉為歌

而折竹枝扣牛角和酬以爲樂及是以嚼蠟編示余求評余評不評於嚼蠟編未能輕重抑蠟之成非一味叔輝之世其醞釀之積採擷之勞非一朝一夕矣遲其熟而嚼之其甘苦辛酸之變亦已詳且悉矣故余憮憮先之以諸老躬行明經之本若食之祭先炊飲之祭先酒然不亦可乎

趙生詩序

往歲余遊金城山中值天大雪上下岡澗一色急投寺門回顧已無行蹤寺僧款余耐火坐交問案間何書乃張武子詩一巨編因取觀之窮昏晝不厭僧見余嗜之甚云有能詩趙翁纔去此可三十里許甚恨無畧刻從容緩便不得相接敏也遲晴上大梅山訪保福護聖趙翁在馬蓋余里閉前輩出所謂秋汀詩詩中交游名字往往有白玉壻紫崖諸公亦及與張武子父子甥舅間相浹余心異之夫白玉壻以仙紫崖以俠張武子以文今人談此三人令人偷偷然有宇宙外意而翁周旋其間良可人哉遊大梅山歸後翁死翁之子景嵩今又能以詩示余余晚學不能知詩而知世間如白玉壻紫崖張武子諸公必尚有蓋往遊而求其人乎

國南仲詩後序

往時國溫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嘗熟遊其門值衣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爲詞宗賦伯談辭縱橫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衆客停喙聽其談嘲以爲笑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諸君皆薄詩不爲使君居席端兩容之余間起遮使君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控手不肯答語然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

死使君歸自温州亦即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幾然高臥聞風香巖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時得一相過從聞去歲又亦棄我去矣嗟乎余之性慳乎其處於世豈曰不遇而今若是乎於是零丁仲殿神消氣懣若孤行無鄰若中渡奪楫有儒學子索詩一編邂逅錢塘客舍叩之其居寧海其氏國其字南仲其名精益使君季子而余故人也發其編閱所爲序東野公也問嘗識俊甫否曰吾鄰且父友也逆而計其言賞余在使君傍問詩二公時君垂髮踉蹌知狀也余爲喜慰甚喜以幸使君之有子慰以私其孤窮而將振其陋也然君方欲余評詩君詩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爐鑪風姿格力已超脫凡近至於年加境變則職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然則是行也君歸而行吟坐嘯於南岡北澗之間儻然而喻矣

長汀和漁歌序

長汀和漁歌者州判官吳公熙載之所作也奉化之爲州其右連南明跨沃洲陰岩困盤崇嶺壟積行人經從值天東冥非篝明挾羣不可以縱適其左蓬萊瀚海盲風駭浪春翻吞啗晝夜變態雖好遊之客亦不得安意而處惟州之背脰通塗坦郊平達於北渡不五十里而清溪貫之紆徐縈迴水行者以舟程折計凡七十二汀近州之汀稍長謂之長汀汀人多漁每風休月凜時輕篷小艇往來如織忽窈窕聞漁歌聲與鳴榔相交意像森峭非復人境汀中父老又相傳唐時有葉法師修真結壇汀津而白龍嘗來聽法又憨僧持布袋行

丐市井一日因裸浴汀潭而人見其背上有眼驚怪禮拜稱
為古佛雖非事之必有要其山川元氣噴薄隱見自應為仙
真神佛之所棲託熙載之從事於是州長官之賢者禮而懼
之尊者簡而安之吏民之能者親而孚之不能者柔而勸之
故居其職少勞而多暇獨喜為詩詩成名之曰和漁歌歌不
能為漁作而作之趣與漁合又實常以公概過從漁汀諳其
風俗嗜好音節態度出語輒能道漁意汀漁安公之政樂公
之為人見公之來喜動眉睫往往詩方脫編而汀漁已傳相
成誦自下車至解印通作若干篇清純縝美如其性行一一
可繕錄昔元次山有浯溪詩劉禹錫有湖南竹枝歌近世名
賢宦跡所歷惠愛不可忘者皆詮其篇章長汀之歌其為吾
州瓊瑛之鎮笙鐘之編乎至大改元之季春既望敘

朱伊叟詩序

往時吾州臆磯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
交游相為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尤也於時浙
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為
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臆磯之徒雖鶉衣芒屨塵垢滿
面徒行於市井之間人豈有靳靳者哉自余為兒童猶及見
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遊或藏重草廬中莫
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
此豈不亦可以浩然無憾於世乎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
伊叟相遇于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夫皆窮皆能以文字
自樂而伊叟示余手抄詩一編讀之藻艷律熟於臆磯時時
過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遊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為之名

雖相知如余輩聒聒何足為伊叟損益因相為扼腕太息而
伊叟一不以為意惟殷勤欲知吾詩不可何如耳是其中
愈非俗子所可窺測遂留其編篋行而書私情之感慨者以
復伊叟云

劉仲寬詩序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
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
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
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
千萬里之為快已而得應科目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諳其鄉
土風俗已而得宦學江淮間航浮洪流車走魏坂風馳兩奔
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與廢處所雖未能盡平生之大觀要自
胸中瀟灑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展轉更涉世故一時同
學詩人眼前畧無在者後生輩因復推余能詩余故不自知
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因不敢勸之以游及徐而攷
其詩大抵其人之未遊者不如已遊者之暢遊之狹者不如
遊之廣者之肆也嗚呼信有是哉番陽劉仲寬自其鄉素詩
數卜百篇東來不肯妄以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余讀之終
快其通整而鎮飭者升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摩黃
豫章之壘訊其所以然非過從經歷足之所及目之所獲則
一語不以營于心而諷諸口今觀卷中山川草木雲烟虫鳥
皆有余往年經行踪跡無遺落者仲寬蓋以與余不同謀而
同法也抑仲寬年方盛仕方開材良氣銳遊恐不止於此方
當稟糧載筆與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弦歌二南之風

笙鏞九成之音其次尚當頌碧雞賦洪都歌于為子以發揚太平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衰窮拙陋者之所可知已

方端叟詩序

余於吳興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音氣踈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遊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南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為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嗚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既以飢窮裹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作詩不過如李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者此余自欲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略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則不然吾自喜為詩以來遊江漢淮鄂最久江淮漢鄂間諸將吾識之幾盡異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取諸其寄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棲草樹之與隣禽魚鹿之與群外之榮枯喧寂之役內之悲歡強弱之變是不一態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而異也而子何以若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慙焉既而端叟示余一巨帙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諸暨之方與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玄英先生玄英詩既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清謹余知其為玄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吳僧密古師詩序

人之能以翰墨辭藝行名于當時者未嘗不成於艱窮而敗於逸樂何者材動物也詩人之材其於翰墨辭藝動之尤近而切者也被其管度於心思綿歷於耳目諷詠於口吻辛苦鍛鍊百折而後以其成言裁決而出之而詩傳焉其得之也勤其發之也精使有一毫昏德眩惑之氣干之則百骸九竅將皆不為吾用而何清言之有乎今夫世俗膏粱聲色富貴豪華養之物固昏德眩惑之所由出也吳僧密古師生華亭錢氏世家富錢氏全盛時余婦令與之相連屢過之軒綬填門騶訶塞途歲時節朔休沐子弟褒衣靚飾嬉行庭巷略與四姓五侯家貴游何異崇古師娟娟然在鴈行中不知其何以能別異於人也齒日加勢日專而事日殊崇古師之所交吳人也所見所聞具事也計其心雖欲不為吳不可得闕絕二十年余再來練塘張湖間壯年歌游處所一一無復故物獨烟林水鳥相顧徘徊太息頗欲捐棄生理訪張季鷹天隨生之遺蹟而隱焉有緇袍而履者袖詩一篇覓余閱之清馴而不枯抑怨而有章論其刺崇古師也訊其族華亭錢氏也嗚呼使崇古師猶有其家富貴豪華養之具所以昏德眩惑人者去之不盡不苦其心不動淫其肌體豈暇若是專於詩耶蓋天快其疾而納之以清能靈識此可以為崇古師賀而不可以為弔也且又同時肯權相先者既皆歸于灰飛絕滅而錢氏子孫乃今猶以詩著不又重可幸歟崇古師勉之大德戊戌歲仲冬日南至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圓至師詩文一卷師諱圓至字天隱江西高安姚氏子父兄

宗鄰俱以進士科目起家獨喜為僧江上兵事起即去依袁州仰山雪岩欽禪師至元中自淮入浙依承天覺菴真禪師天童月波明禪師育王橫川鞏禪師二十七年復歸廬山越四年建昌能仁虛席即收趙侯移文請居之二年竟棄歸廬山卒於大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上皆吳僧行魁師所記圓至師在天童育王時余適授徒郡郭屢相遇於親友袁氏舍每見但好弈棋勞形苦心拈子移時驛驛不即下骨貌素癯不善飲啖一語不肯為人說詩文性似厭厭然退而出其所作清馴峭削殆以理勝魁師又言在承天時亦留積砂三年積砂魁師所居有賢遊從佳館穀留之甚安既不得已居廬山愈多病魁師嘗南泛長江問其安否今死又懼遺藁散墜為擬拾刊木積砂以傳其氣義可謂能始終而天隱為少慰矣師可傳不但詩文今世言禪者亦多推天隱又或號筠溪牧潛云

魁師詩序

藝之於人有好之而不厭者以其樂也苟所樂之在此他雖有可樂者不好之矣千金之家終日吹彈碁鞠而窮閭窶夫皇然摩綱酒削雕鍛利贏餘以給妻子此二途所為樂不同而樂於所自養者同故當其疲精神窮晝忘飢渴而為之雖使師衰放吏歌周南誦離騷於其側有不能暇聽何者所樂不存焉故也浮屠氏之枯空淡泊草衣而木食筧居而野游無富貴繁華之美於其心無貧賤急迫之勞於其體其於人世一切之累舉不可以相及而詩之為藝出於人之精能處勞勞不斃形清不厭物又非若吹彈碁鞠之鄙褻而難成

摩綱酒削雕鍛之喧煩而為美也則樂而好之是固其職余之少時往來西湖三竺間見其徒能此者不一令人愛悅甚時雖未能學詩學之固未能精固亦以為彼山林世外人適當然耳一來省事屏居同時先輩士大夫翕忽向盡始好為人說詩以為樂尤喜與山林無世累者游而所見聞一不如昔戊戌己亥歲有魁師自吳中來屢相接前後袖詩貺余累十百篇指斥傾盡寄屬沈著讀其詩繁者鏘鏘音簡者濛濛風窅而訊其能奔駒縱鶴塞拔俊聳飛丹幻實閃爍迅駉蓋於余少時所愛悅有過之無不及也嗟乎師之詩至此信其所自養與好而樂之者異於人耶將視他人以為異而在師能之則固適然耶聞師所居吳中有良父兄別業葺書致客規模風指凡皆出人意表師所以能縱游博交耳目肺腑豁無鄙滯者亦有以成之而然也余家大處士晚年吳中好事者經理佳山林館留之迤邐遂居吳中余窮困何由就師結詩鄰乎

珣上人刪詩序

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至者為文而人之文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皆出於自然惟夫詩則一由性情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而材力不與能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豈得不有待而然哉珣上人學佛氏之道遠世避俗與木石並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以常情論之顧獨喜為詩出所作十百篇示余謂余曰為吾刪之余疑而嘆焉夫古之學佛之徒以吾嘗所載如支遁佛圖澄二人者於其時最覺能言能使國君大臣公卿子弟人

人傾聽之然其言傳者甚少將其所為言與今浮圖之言不侔乎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教益衰詩律濫觴於是其徒始有棄其空空之說而以能詩鳴于世者蓋兵亂已極衣冠之流鈐繫之士逃於其類而為之非佛氏之為教或當然也上人本三石陳氏儒家子年未四十氣貌嗒然如不欲語今又厭詩之繁而務剛之是不待年之老而能簡於言者歟夫由佛氏之說則不無如言由吾之說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幸思之

珣上人再剛詩序

余識東玉師在歎芝山中且一年嘗為序所剛詩者也遷烏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拜丘墓禮畢循溪行恍恍若有所失有衣縮褊之徒脛其行騰而來蓋東玉宅里在焉余邀歸信宿見其雖習為超世忘物之說而溫篤孝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覽余曰子昔所歎於吾詩者吾剛之既矣吾歸而論之吾法於吾徒之言有所不脛而何子言之須乎雖然必為我竟言之余聞而益疑蓋佛之說異於吾之說者不獨此也吾以百世千萬世為久而佛曰是日莫之曉爾吾以九州四海為廣而佛曰是得其地初無幾何爾吾以生人以來莫堯舜夫子為聖而佛曰是聖人於人間世而已爾其大者若是自餘刑名器數民物事為宜無所留於心而况飢渴寒暑之感昆虫草木之喻嚶嚶然呻吟雜擾以為辭者視之何直劍首之味哉何東玉遺於大而未能遺於小也吾觀東玉行應法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東玉之道於今為盛載其輕單無累之身輔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

何人不可得余憊矣不能從也家有二老人方謀備貨山巽之間動挫筋骸以治養具於其暇日偷閱種牧之書與溪丁野稚講而治之幸而征法不加饑溺無絕上下相保優游天年斯既多矣他日東玉遊行而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瓊闈詭觀以發藥其蔽陋是則余所望於平生還往者也餘何有哉餘何有哉

余景游樂府細序

詞章之體累變而為今之樂府猶字書降於後世累變而為草也草之於書樂府之於詞章禮法士所不為余於童時亦棄不學及後有聞乃知二藝者本為不悖於古而余所知特未盡也今夫小學之家鈎毫布畫一人意而剏之千萬人措而習之者世之所謂正書而古法之壞則自夫正書者始也放馬而為草草之自然其視篆隸相去反無幾耳國風雅頌古人所以被弦歌而薦郊廟其流而不失正猶用之房中焉此樂府之所由濫觴也余嘗得先漢以來歌詩誦之大抵樂府而已宋梁之間詩有律體而繼之作者遂一守而不變登病偶儂歲深月盛以至於唐人之衰而詩始自為家矣其為樂府者又溢而陷於留連荒蕩杯酒狎邪之辭故學者諱而不言以為必有託焉陳禮義而不煩舒性情而不亂其事寧出於詩劉夢得有言五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樂府之道豈端使然同鄉友朱君景遊自絕四方之事捐書避俗日課樂府一二章有所憤切有所好悅有所感嘆有所諷刺一繫之於此編成久之不敢以示人而先私於余余躍然曰此固曠昔所悔以為未及盡知者也君強記洽聞法度修謹故

其所作援古多而諧今少覽者多有以余為知言處陽在玄
默陰在教祥良月晦日剡源戴表元序

王德玉樂府倡谷小序

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養源翁處靜葦商略樂府往往花
朝月夕皆能自為而自歌之余雖不能輒從旁拊掌擊節稱
善亦一時之快也聚散三十年升沉工拙是非賢否悉所不
問獨江湖交友過從之樂時時未能去心耳覽山陰王德玉
此卷令人恍然慰喜然德玉世家學問詞語佳處自不減吾
仁翁其所從遊永嘉陳用賓淳安胡天放諸公皆耆儒名輩
醞藉自重亦無養源處靜留連放蕩之態余末路得翔翔其
間良可自慶情乎村思益衰無以映發聊作小序附名篇端
譬若侏儒顧優而笑曰彼長者豈欺我哉元貞乙未孟春十
日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孫從
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至宋之乾道淳熙間始有以學行者
又百餘年而遂為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賢師儒幸於其門
盛哉顧世代愈深而譜牒不立夫世代愈深則恩踈而忘祖
譜牒不立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堯字叔高慨然以
為病家詢戶問旬纂月緝凡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
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得而及者蒐討略備亦
既可譜數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力之所不得
而及雖孝子順孫無如之何一日偶得先世嘗為浮屠氏之
教者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以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
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積必
待二千年之久然後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為譜度東南士大
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若進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
其先緒殫勸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嘆而不及者也
進士君作譜兼有書某男子長而能為人子弟若父兄某女
子嫁而能為人婦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備書之讀其譜者
勸戒生焉譜既成其群從兄弟之賢而有力者又相與糾合
其族人使行為一第以五行相生之義第為二十字以傳永
久曰如此週而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
窮老廢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為條

畫以明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孫甚多
惟祖長官者自別其望曰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得
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蓋古之所謂同姓
昭昭穆穆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別土疏支別屬有慶弔或絕
而婚嫁不容以相通謂君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已而近世
自其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余嘗見廬
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寄食他氏稍長
大發憤同學即痛念宗緒之凋疎而為之訪求纂緝定次為
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知族姓所自出者則
無以別於禽獸蓋深切齒於此矣一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
故眉山之譜祖味道而南豐公宗節子然亦腹度倚傍而言
之爾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
昔喪亂以來族愈大者散失愈深而混奪愈甚則雖有賢者
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有鑒者以譜示余閱之由其高大
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國左臣絲牽繩連可數者五十世又
由楚國左臣而上通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
日盡也嗟乎美哉間嘗問其故則泫然曰嚳之生也切而孤
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忘焉而為此也且非我也獨
能之雖生之晚而凡翁氏之顯人靡不知也姻連中外有所
可知於翁氏者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
幸而備余於是既為傳錄其大略可備攷證者于家而有感
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贊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學云元

貞丙申歲季春阮望前進士刺源戴表元序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者起家其
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舉族幾
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
歲之秋舉于鄉于漕于國于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
再試儀曹中即進之大廷策之第為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
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
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即升之成均曰外舍生
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
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
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為優平二等曰上
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為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
次一優一平為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為下等上舍與教授而
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
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
興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棣華集
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
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
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字作為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
不可復考而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
明新以為懼日夜以所記憶精詢備葺而譜得略完惟是漏
落者不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為之憮然不寧而徵言於
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為硯席交知其事不為不熟且亦

自懼宗祚荒涼後有間闕闕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因以
身殞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有
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禦錄
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已酉秋季既
望剡源戴表元書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銜銛然能用其
文辭氣誼行名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然其家單矣自
餘往往清純自持純甚者業醫聞其先人世精醫醫全活人
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賢子孫云毋鄉國大比若試于禮官臧
氏昆弟子姓群然爛斑籍中蓋亦可謂盛矣而鄱陽之族余
以遠未之聞馬丙申李春始識廷瑞於宣廷瑞鄱陽族之銛
銛然者也鄱陽距宣尤近其來宜者言其族之在其州猶其
在吾州者也於是加嘆慕焉既而廷瑞出其世譜載其著者
爵位名字凡鄱陽與吾明之族皆備又附繫遺文人為一編
嗚呼富執昔太史公既廣覽奇書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
而自序家世舊文如劔論等類亦不遺棄王仲淹稱其先人
銅川府君以上人人有述仁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
瑞之作視二公尤廣當學表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
志為尤可尚也惜乎余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管中童子科
當仕矣今猶強力而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廉譽進為
於時天庶幾未忘臧氏也哉

褒中雜詠圖詩序

異時聞關陝多奇士其山川峭深風氣清厚懷珍負異而隱

者可以為鄭子真逢時撫運而起者可以為諸葛公皆無所
愧作於人世而情強壯之年道里隔絕不得接識其人以為
不嫌迫於混一車馬旣置可相往來而老憊及之所居又海
濱遐壤非進趨當世者所屑至以故常有齟齬窮陋之歎乃
不自意諸公憐其無營薦授之一秩得以職事受察於今江
東廉訪僉事王公而因以講聞先大夫褒中先生之為人先
生博學而通宏材而潛余也何足以知之而僉事公淵源文
雅猷為器業川驅靈行春煦霜肅寬不容殺廣不劇物觀公
之施於身達於吏民推其本於家庭者可以得先生萬分之
一馬先生嘗著褒中雜詠若干篇隱居之懷經濟之識陶馬
具備其在憲臺商左山觀中丞間徐二承旨之流皆為之敘
述稱贊來江南高郎中趙學士復寫諸畫圖以相映發余實
不發輒亦附辭各題之下以致想像尊慕而併書所以然之
故于右方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先生有馬大德
九年歲在乙巳冬十二月望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人之常情以物與人而人能守之不失則愛之也愈甚天之
與物於人其何獨不然天之所與人之物莫貴重於其身而
又與之以守其身之物曰禮義人受天之所與而能守禮義
不失其貴重之身者天亦不失其愛而常扶持之故孤寡寡
弱之家艱關勤苦百折能行人之所難行則生於其門者為
子必孝為臣必忠而其人必康強壽考及見切禱之成而身
厚其報此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必至如炊之食如種之穫可
坐而待其熟也浙東部使者拜降公之母太夫人徐氏生公

而寡太夫人秉不欺之節躬靡它之誓內謹祭饋外勤師資
朝味暮視動不違正迨公業成名立途陪台垣儀憲府出藩
入從左侯右伯而太夫人魚軒綠衣委蛇就養金壘錦語便
蕃受寵人以為康強壽考享禮義守身之報而取受於天者
豈不在茲乎己亥之夏有命即所居第旌表如式有可題其
門曰旌表節婦徐氏夫人之門轟轟乎義風熾乎當塗沈沈
乎頌聲流乎繁區於是縉紳士大夫修其事者咸作為歌詩
以播頌積善之慶且上以光孝治而下以勸禮俗余之昔也
受屢於公為民又嘗登堂為客歡饗賚慕之日深矣謹顯誦
所問題辭其編首云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古者內諱不出門外言不入閫婦人女子而以名字聞於人
難矣世德之衰始有娶居貞節之譽班班簡書間然宋其執
經蹈死左氏尚惜其無權巴清肥家蒙褒史遷不以為知禮
求諸婉妻執法從容名義嚴而有政慈而能斷若今賈母滑
夫人者近世鮮有往古亦無愧焉夫人居趙州柏鄉滑里嫁
同縣儒者賈府君年三十四生二男二女而府君沒於時孩
幼滿室舅姑孝衰夫人俯躬艱勞仰備珍養支傾補贏晨夜
靡息二老人者安其經營皆以高年樂終及時招師資選婚
偶遂以餘力改厝先親之墓殯者四世賈氏綱紀資業倍振
於府君存時大德與子歲於是男廷瑞以承事郎來江浙為
中書行署都事年三十九數始孤之期三十有一年矣而甚
勤其官苞直之謁不行水槩之孫日著緋衣象板魚軒錦書
出儀都察人侍親膳誠宦游之美家教之飭而造物者矜其

苦節報之以材賢而享其慶也嗟乎盛哉南北縉紳韋布之
士交為歌詩以頌嘆美德謂表元之舊也嘗為文學堂故俾
以古義發題篇端謹為敘次本末如右

東平杜氏祈俗宗事序

鬼神之事自孔氏以來難言之因其難言而世之人謾為茫
茫吉善者無所持悖逆者益無所憚不知古先聖王雖不日
勝其說以求人之震眩而初亦未嘗廢也故有占筮有盟詛
有禱禳禱之禮而人之愛厚其親者至有減年以相益移
禍以自損其事往往有時而信其為儒者又正言以非之曰
天之道豈若是瀆而甚者又擬人之近名而言之也嗚呼金
滕之書載武王病而周公為弟欲代其死使非仲尼存之於
經則人亦豈信之哉東平杜克仁客山陰其兄以擻出餘姚
俱病疫克仁念其家自嚴侯開東藩即有名宦之籍今兄弟
南來相依而生死不可知且父遠恐遺無窮憂則私禱俗宗
願損已十齡以延其兄幸萬有一得良愈即歸自家去拜詣
祠下謝神既而皆愈克仁如其言去拜詣祠下謝神巫請其
故驚異之事遂漸聞於人士大夫尋各為詞章嗟歎以激摩
流俗之隆於私而薄於義者而示以論於余余於俗宗之能
生死壽夭人其理不可知也然俗宗無神則已俗宗有神不
以與杜氏兄弟而誰與而其事則孔氏之徒所難言後世以
為疑而古先聖王之所不廢者也遂為略書梗槩而歸其卷
杜氏云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鄭戴表元帥初白

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先是寧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人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禦多引外湖之泉以為池泉流環迴斗折洄洑然榮穿逕間松篁覆之禽魚飛遊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為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榘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彞文芳日從之遊及是公謹以三月五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譙于曲水客皆諧如約而大雷兩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望望然興之起視曲水則既漫為窟志而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在者遷酒與被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俯納眾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既又復于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為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日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諱競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此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有作而嘆曰茲遊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茲遊之所由起乎蓋天茲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之變也鄭之溱洧在當時小入知慚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君子以為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於寒暑其廢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樂遊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廢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岷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袿女袂春遊而被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

士大夫僑居而諷宿愁苦而嗟咨有願為盛時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出遊以馮我憂而何擇於襖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率嘯嘯喑黯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詭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脩飾然羨死灰枯骸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以悲向之嘆者欲幡然以辭既而誰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蓋各為辭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詩公謹遂取十四韻析為之籌使在者人探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探而徵之得其韻為古體詩若干言得其韻為近體詩若干言群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為巨編而命表元為之序

牡丹讌席詩序

人之於交遊會合談讌之樂當其樂時不知其可慕也事去而思之則始茫然有追扳不及之嘆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漸漸修還承平館閣故事而循王孫張功父使君以好客聞天下當是時遇佳風日花時月夕功父必開玉照堂置酒樂容其客廬陵楊廷秀山陰陸務觀浮梁姜堯章之徒以十數至輒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詩或樂府詞疊疊傳都下都下人門抄戶誦以為盛事然或半旬十日不爾則諸公嘲訝問故之書至矣嗟夫此非故家遺澤余所謂追扳而不獲者耶大德戊戌春功父諸孫之賢而文者國器甫復尋墜典自天目山致名本牡丹百餘聯第中以三月九日

大享客瓶墨設張屏筵綉輝衣冠之華詠諧之歡咸曰自多
事以來所未易有是樂也不可以無述於是國器甫與永嘉
陳某某各探韻賦詩通得古律若干篇而命前進士剡源戴
表元序其卷端云

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

斯人之居斯世雖學道不可以過勞於是乎必有時節謙遊
詠歌之樂以節適其筋骸而凋娛其血氣其盡遊之樂非遠
之乎山林寬閑曠野之處則不暢固亦有因勞而求樂未樂
而反勞者矣幸而得其遊而可樂然四時之中值乎冬夏隆
寒毒暑則不可出可出而遊者惟春秋而春氣喧濁不如秋
清故自古騷人逸士以中秋玩月為四時樂遊之最大德戊
戌歲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遊者闕焉乃以次夕合讌于
君子軒之圃圃主清河張橫仲實其族煊如晦烈景忠客刻
源戴表元帥初鎔屠約存博龍泉陳康祖無逸會稽王潤
之德玉戴錫祖禹嘉興顧文琛伯玉侍遊者仲實之子炬熒
如晦之子奎無逸之子繹曾是夕也雲河豁舒風露娟爽客
主諸人談詠莊諧嘯歌起止各盡其趣而圃在杭屢闌關中
略無罽磬滌垣窈徑芳林遠榭居然令人有山谷意酒半有
歌退之贈張功曹長句者遂取其末章分韻賦詩以為樂夫
其遊足以散勞而不煩飲足以合歡而不亂氣清而能解樂
最而有文是豈非學道者之所許而騷人逸士之事也耶明
日聯其詩一編而謂表元之齒稍長於諸客也命以為序云

北山小序

大德己亥之春前清明二日余與顧伯玉約遊北山訪林以

道騎過陳無逸要之俱行以道之居去北山尚二里而遠至
已日高春留飲少憩以道遂導余三人者循冷泉穿玲瓏巖
緣三天竺出小陌復南入彌陀寺謁大山恢師初遊時自不
擬即歸謂幸可留得留為佳爾至是恢師一見以文墨故家
相厚諸客殊無去意行談坐歌俯仰自在倦劇夜向深纔就
枕席聞山雨洶洶聲牕戶搖動如卧楊瀾左蠹舟中也明日
飯已恢師復留以道之子自其居戴體食來稍出就彌陀西
小精廬享之大醉客王將各散去因分韻賦詩記憶而屬余
序其篇首無逸伯玉吳士余家近越於恢師以道父子蓋鄉
里云是日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出稽山門東南三十里得陶山魁然一佳塢也於時暮春湍
林散坐索索有涼氣夜分尤甚卧者聞巖上虎聲詰朝
問人非虎也出山盡東六七里一溪清絃如帶車者云即若
耶溪溪上有任公子釣臺毆恍無復人境乃知唐詩人夸詡
非虛語彼王謝輩懷章綬導從而遊直以不能遽爾舍去
故耶溪忽繁忽直山下昂乍伏左右顧皆會人意稍轉登明
覺寺諸勝一一在眼中穿西望碧帷四懸雲門寺也初遊陶
山小雨至若耶尚陰暄近雲門天日始盡清朗遂投元上人
竹房飲酒酒酣倚顧况所題松樹酌芻翁丹井泉分韻詠詩
自永嘉陳用賓而下通十四人皆賦之詩成剡源戴表元序
之甲午歲三月十日序

遊南岩詩序

余既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益老而遠行意惻然不自聊

頗聞州之南有危岩空窅僧廬其中林泉溜滑禽鳥往來幸而一遊得以發鬱積舒固滯然至官四閱月不能遂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高春約朋客出關駕輕舟西浮可七八里所捨舟遵小徑益南坡壘高下起伏又三里所得岩形如剖鉢穰實懸綴飛層仰積橫嶂旁豁崩湍欲窮未半條湧居者緣其餘隙磐坐床斲步道曲會人意若東有泉時時出一滴石罅中地宜拒霜花於時暗晴光彩穠澤可愛滿岩鑄來游人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暎翁辛幼安題蹤儼然數之適百二十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為奇事若西攀磴上小窩無數其一稍盤窈云古有得道老釋結坐於此平出轉南竦轟一石峰相直次第刻成立梯者五卷其巔州城郭可俯眺余極力及四梯不敢盡登而止所見已不賞矣初約以昏歸抵岩既晡遂泊宿具歌飲岩中夜向深氣倍淒峭非人境凌晨再周遭按歷俱不忍去是遊之事取餼於漁因庖於樵假老於園惟牢羶壺酒糜米燭蜜客有預携者懼縱之極他無比喻垂歸忽自笑余也固習於山居平生行吳楚間見若不少而獨為此留連不能忘情何耶余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土居何為亦若是復膠膠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篇同遊者大名王應夔景然先歸餘客鉛山虞舜臣舜民宋如曾吾省上饒鄭仁則則榮曾道華華父徐如礪若金王叔太正輔叔謙自牧則榮之子義榮榮場湯及翁及翁而余刻源戴表元帥初是為歲大德壬寅良月朔日序

陵陽半氏壽席詩序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

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顏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養養百為纖息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與銜居仰安宅禮或有以煩馳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栖寥處杯漿爵酒籩鮮粒食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即而將之其歡忻暢悅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半先生自還會稽使者節食貧茹辛卧若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鄒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煩衍更衣而煥併釜而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嘆其約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第成甫帥諸第大設醴食私第為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游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為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己亥春鄒夫人復七十成甫復帥諸第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於是園者相率為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預名其間咸以為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閭閻之所無有余重自惟念以年鄒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今之豐宜不能親昔之儉而真情惟忻暢悅如是眾人之歌吟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為優游自得於斯世者真不係於外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人孝德之易為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為辭表諸篇端而題為陵陽半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易知也

至於可以羣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當自解此非可
以言語悟也蓋自弱冠出遊至于今閱歷三紀平生所過從
延接貴賤浮沉賢愚聚散無慮千數至是而始略知夫交之
難而尤未知羣之難也非羣之道難於交而交之可致不如
羣之不可致之交之羣莫盛於杭於是歲在大德戊戌嘉興
顧伯玉客於杭城東杭之賢而文者皆與之游而屠存博白
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廬清談劇飲甚適既少倦即相
與循開坳步江臯眺太白錢鏐之荒墟弔陶朱子胥之遺跡
意色蒼莽襟神飛踈退而存博遂先成古詩二韻六言五章
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伯玉既和又別爲詩而張仲實陳
無逸諸賢又皆和有和詩遂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交襲
而郁也其音如簫鐘之迭居而不亂也其數如鈞芥磁鐵之
不相違而相入也噫嘻美哉其羣矣哉余也山野土木之人
無能預於茲集而知舊憐其流離每不疎外辱以小序見命
不敢固辭私心亦喜交道之有羣而詩學之少驗也而爲同
業者願之因附繫其頌嘆云明年仲春吳生明刻源戴表元

序

遊蘭亭詩序
蘭亭自右軍後一千年人無繼其遊者山川人情古今賢愚
不相遠蓋豈無遊者而人不傳耳至元甲子之春於是部使
者東平王公新蘭亭右軍之祠塾且再歲荒原廢墟粉堊翔
湧今使者河南狄公權惟踵跡放治益洽當三月三日右軍
肖像適成王氏子孫之賢而文者曰才子拜薦牲酒祠下遂
詒曲水流杯序飲如永和脩禊故事當是時兩使者前後至

越以詞翰風流接士聲撼江浙東平公雖去越行部相望而
河南公欣禮之成縫衣裁冠彌巷滿谷山翁野叟奔走出覲
先是東平公即塾招明師選童稚之秀者以爲諸生至是命
之當席拱羣誦永和諸賢蘭亭詩音容諧同情禮清絕凡在
飲者無不懽懽中飲有坐而歎曰美哉遊乎自吾具耳目以
來所未始睹識也獨未知較永和諸賢時何如昔仲尼感逝
川羊公悲峴山後吾人一千年不能使人慨慕咨嗟嘆想如
吾人於永和否是未可知也既又作而非之者曰子何以古
人爲哉子不觀夫杯乎今夫杯酒油然隨風而行浮浮然乘
波而流盛醇駕輕若浮若沉前行既遷而後至者亦莫能自
休焉今吾人之游於世有以異於杯之游於水乎今人之不
能爲古人猶古人之不能爲今人也而何羨乎且人苦不自
知當永和諸賢徘徊几席間取快一時豈暇豫期後世事若
然者徒敗人意身今日之事且極飲爲樂安知後來者不羨
從吾今日而不可得乎飲酣遂取右軍詩爲韻人探一韻韻
成一篇自河南公以下總得詩若干篇而屬劍源戴表元爲
之序

客樓東夜會合詩序

五官四體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役役而有所獲則因而資之
以爲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業當其衝風埃
觸霧潦艱難曲折窮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所徂而後能有
區區之贏餘或終朝莫息或窮年暫逸幸而值之則收形神
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展平生之綱繆以補尋常
企願之所不及豈徒若是而已人之能以功名志業致其大

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為人稱慕媿笑之不同而皆未有不為而成者也况若吾人之云云進無所榮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躬苦其心自兒童佔嘑學誦問關於名實之得喪顛頓於事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於農賈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資以為樂耶於是必有默然而自喻者焉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衆也我為迂人必亦有為迂者焉我為獨人必有亦為獨者焉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于雲隱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關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為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飲左觴右奕前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舂撞擺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與驩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食則亦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夜半詩籌再探羣篇告成厥有序引是月二十有三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王丞相避地編序

父黨王丞相子兼字達善避地編古律詩雜著凡七十五篇始丞相以文學行義傑立鄉閭間余初為童居相距無半舍不能識也來錢塘乃始邂逅定為忘年之交聚散數歲各守一官江浙不相聞乙亥之夏皆失仕歸余又買廬並公為隣於世嗜昔重郵累駕之不可接者一旦盡得之當是時兩家生產赤立徒有六經諸史先泰以來古文奇刻處士之書合數百千卷每閒暇時留連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間又為歌詞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娛私心甚幸以為吾徒雖不得志於世固有以樂矣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村郊之民往往持索束縲而立伺塵起即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為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旅交同友客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穉携挈以遁須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鄉弃土之戚此於人情何所暇逸而長篇大章交至迭出俟俟乎若不知其身之受死禍而飢渴寒凍之號其後也將痛極感深力不可措遂且猖狂放恣以暢其鬱滯而不自知耶今觀編中次第一而在竊嘗想像當時交際間事惟馬喚時為詳或臨流據石佇思而邊成或褰裳擲筆率意而立就獨吾丞相公鬚眉老蒼矩步就席至一字不肯出口少焉迫之而作語盡道妍首度諧合比事屬

辭默寫如注泉客始為傾歎自失而已若無有焉是不亦盛德長者人哉公平生他所論著悉燬于火既出岷率妻孥耕墟地而食終日言不及利天果不欲喪斯文乎何其老而堅也余雖不材旦夕從東阡南陌後和叩牛之行歌續簞屨之坐論尚能為公好之

王敬叔詩序

金華王敬叔示余古近詩若干篇余受而歎曰敬叔詩非余不能知非敬叔亦無以知余之知也敬叔初與余相識時在錢塘西湖之上脩脩然山人處士日幅巾杖履往來南泉北嶂間或遇豪貴人供張其處耳如不聞目如不睹時雖不肯與余說詩時察其動作俯仰蓋無非詩也爾後來吾鄉州同寢食稍及詩事然非有所游歷及邂逅高人異境瀟散適意亦不出一語余嘗評敬叔斯人有無故而餉之千金度正色能辭之故其詩自然與世故簡遠最後余來宛陵與敬叔益狎見其詩益多敬叔雖世家金華而生長宛陵有先業之池臺足以備游眺有中產之田園足以充庖饌貧而不怨卑而自肆當戶門清休風日佳好兄弟壺觴硯席浩歌驪醉茂林幽樾之下無不足者以是詩往往皆非無故而作必為人贈炙不厭莊周有言凡注者巧金注者昏百里奚無爵祿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豈不信哉敬叔亦嘗與余言吾人學詩如燒丹道人勞形內悅或能以餘力取給朝暮若王公大人則不必待是而樂嗟乎敬叔之道信其至於是乎抑吾人之相知猶未之悉異時宛陵有李咸用詩種子孫世其業數百年雖貧而衣冠蟬聯至今近世梅都官能詩尤貧至使人

不敢踐其墓草敬叔勉之余旦夕歸剡源山中亦不敢廢故業以求無愧於所為知敬叔者馬元貞丙申歲長至日剡源戴表元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古之聞人能以文學華其躬而名于後世者豈獨繁乎人力之所成就亦其豪傑之見有以異於眾人而然乎予常怪今人好揣摩時材者靳吳士嗚呼彼直見其居行沃安紛華而無志於超觀遠舉以為土風適當然耳是焉知其初吳之初有延陵季子以多聞博識能使齊魯晉鄭諸國之名賢領身而願從之交者有言子游輕千里而北學於仲尼仲尼之門遊者累千人而子游為文學首凡東南之儒者班然名揚藝顯宜皆出於二人之苗裔焉故其流膏餘澤沾注吳士漢魏以來閎開允盛若華亭顧氏其一也顧氏起丞相雍子孫世世不墜清業其詳著於史牒余嘗客華亭聞所謂亭林野王讀書推而願遊焉亭林之東數十里亦有顧氏之居東園而與余同太學屢為之留連往復如是二十年始識伯玉伯玉雖世居東園業成而科舉罷即大縱其學於六藝百氏之書浩浩乎慕為古文章而出交於當世之勝已者以廣其識既而猶以為隘也會郡國以其名舉茂才異等則索其書走燕趙間盡與其奇士遊遠遊還見執政大臣將撼動之以太平經濟之略當是時年甚少氣甚銳視勳名爵位若不足致留滯未見省而亟翩然以歸諸公相知者頗極力羈縻之不可得人或為伯玉惜伯玉曰我之為我未失也歸而益力學攻文章乃今叢編鉅帙間楚客之賦詞漢儒之論議唐賢之稿

什旬秋月繁已使人膾炙不暇令不止其可以名終身傳後世者雖古之聞人何遠也士大夫廢居養安內無豪傑特起之見外無交遊廣博之助而望有所立其難哉惜予雖知出此而早衰多累年又加長不得從伯玉驅馳先後而相與觀德業之進則為深可愧悔乎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雷霆雨露雨雪電雹為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為海介鱗羽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蓄焉蓋其為物也停涵盤薄講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蘊之為道德發之為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漏洩之或然者耶故嘗考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於文字朱子沒其書大行最有力者建安真希元臨邛魏華父二公竊緝而彙緒之為精余生愈晚併不及識二公而每每私從諸老先生之嘗為其學者剽傳之戊戌己亥間來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使君遊使君生子朱子之鄉而於真魏二公書縷析銖校無復遺憾禮樂刑名度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詢之靡不知知之靡不樂一夕乃得盡其平生製作讀之焚

焚乎河漢之光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後而翕忽之也恢恢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氣稜而龜龍蛟鱷豹犀虎象出沒雲霧之不可狎也熙熙乎時春美卉平郊茂樾與馬羊腴而衣冠觀侈舒眉酣氣樂聞歌誼之奏也嗚呼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先生不盡之澤者哉余既情愚雖幸許教於門而衣食經營有所不暇顧今江南舊德如使君不一二數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又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用疾首疚心願與同門者永其傳焉辱諸生以序引請故不敢辭

恒莊詩序

客有言恒莊於余者曰縉山李侯德陸自其遠祖大師公以勳業行義立家為北州鉅族事在史官名在天下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謙與不識尊稱之為縉山忠孝李家德陸又自用其敏介清慎為時能臣而念先業之勤懼愈久且散其宗乃取旁近先塋之田若干畝命之曰恒莊使李氏為子若孫者世守之以圖永久不壞庶幾近於古之克宗保族而能恒其德者乎余答之曰李侯之世則美矣李侯之為是事則加美矣抑客亦知夫人之所能恒者乎夫人居土而生資土而養其沒也藏土以為歸先王知人之須是三者也於其居也裁之宅里於其養也界之田疇於其藏也成之塋域而賢有功德於人者又世世胙之國邑以酬其勞以勸其類然後人無賢愚貴賤皆得而恒焉後之人於是三者既皆其所自為有力者過於有餘而無資者遂至於無以濟其不給人之常情有餘之過不能無為不肖不給之久亦不能自制其命而必

為賢於是惶惶然或起於遊說或發於技擊或豪或援或譁或藝干榮冒舉以求脫貧賤之厄其不幸而不得與得之而後失者則去窮民之很籍無幾耳而惟禮法之家豪傑之士始僅能自以其志節表見於世故古之能恒以時而今之能恒以己今夫李侯植身於瓌壁之林羅名於水雪之府名言應經制事合法而方進為於時以大試其道於是舉也聲激氣盪家振戶率將合四方好義之士悉取縉山恒莊以為式則銷頹風扶善俗其於時政也不為無補豈獨允宗保族私其德於李氏子孫而已客曰侈矣子之言乎退而率其朋相與為衢歌以發揚李氏之美凡得古律詩若干篇而屬筆於予子綴緝前所問答之云以為李氏恒莊詩序

千峰酬倡序

故友謝羽畢嘗為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郡最多不過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施處士肩吾方先生于李建州頗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計余攷之信然豈其山嶸水駛風氣疎爽士大夫得之而為清能靈解往往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而恨乎居以來不得擔簦裹糧往從之遊以縱觀其如何之為快庚子歲余在錢塘有携千峰酬倡過余未墨伊優中取而疾讀之蓋皆新定諸公所作亦有與余江湖場屋庠序之舊方其濯纓清流連鑣層雲雍容雅言優游燕歌固當他有汲汲於今時之為者風霜搖落砒礫淨盡平生拔援馳逐之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倪首從事於山川篇翰間一以逃喧遠累一以忘形遺老寒暄榮悴驚寂禽虫卉木百物之變出沒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貫賤史冊古今之感往來

於中一一可與吾接而不得為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嗚呼快哉然而余言諸公之詩顧若倘然無所遇而作非如唐人朝暮刻苦挾之以資身華世者也夫為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倘然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而於唐人乎何誇惜羽畢不在不得反覆究極此論姑據大略題諸卷端一歸之

陸孟孫字士宗序

笠澤陸孟孫以其父命請於余曰陸氏幸甚得公為婿今者孟孫又幸得婿於公惟是孟孫年浸長矣而業不脩懼頹其家且貽公慚頹賜之字以教孟孫余謹為字曰士宗姑蘇之族莫望於陸自三國至於李唐代有雋士其學行志業載於簡牘間班然偉矣迨乎近年資祿名第不為無人而不聞有以是族而行於儒林者與微族等耳而山陰之族遂名天下談者曰姑蘇田腴而俗侈由腴則其小人無耕鋤糞治之勞而不害得善禾俗侈則其君子偷而無遠心彼山陰之壤多雄岡潔流士生其間不耻無資而耻無名雖牛醫馬人之子知貴挾冊而歌唐虞况以舊族魯語有之息土不材瘠土好義茲非其證歟余以為不然士視其所居立耳土之腴瘠何擇焉自余為爾家婿猶見褒衣而能清言者數公遠祖唐宣公之牒猶檀而藏諸廟宣公之祠于社歲時子孫陪祀猶於爾家取之今皆無矣更去之百十年將愈無矣嗚呼孟孫之宗可不為寒心哉孟孫於祠為嫡長禮謂之宗子吾女亦嫡長也獲承宗事孟孫其力務為學焉以無忝所生以解談者之感毋惰

袁鈞字德衡序

積物之力其初起於錄其輕易舉也錄錄而積之累百而至
 於為鈞則不勝其舉矣智者於此欲舉之不勞而知其力之
 所以然必程之以衡衡舉鈞立而物之無窮可以坐致人之
 於德亦然人之與人其初並鄉而居同途而趨循循然固相
 若也忽焉而為大賢無以異於物之積錄而成鈞又由此加
 積之且且而程之而至於可以為堯舜故程物之力而知鈞
 之無窮者衡也程人之所至而知人皆可以成堯舜者以德
 為之衡也濟南袁氏子鈞字德衡請文於予書此贈之

史景正字序

爾東史君家卿其族昆弟之字皆別以景既有字君景呂者
 矣年長學成而疑之以書來剡源曰是不憚吾志願有易也
 遂為易字曰景正而告之以其說夫物未有可必正者也必
 正之能正焉者寡矣惟人之心自其童蒙未有不正者也既
 而能言既而有識則既而無所不為不正者斯至矣雖然其
 所不正幸而有以治之已失者可使未遠而還不辛內無賢
 父兄外無良師傳資微氣薄功力不充茲其陷於棄人也已
 爾吾他日掘地下而得泉涓涓然出竇穴間舒之為淪漣滙
 之為滄浪清可盥而美可醖也放之數尋則又混而為泥沙
 鬱而為汙池溼而為糞壤草莽交之虫蛇興焉其不至於是
 然後積泉流之會為渠為溪為湖為江以達於海人心之初
 不愧於斯泉之清與美也世故之為泥沙嗜欲之為汙池利
 祿之為糞壤朋儕穢獲之為虫蛇草莽可以不懼哉聖人於
 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吾子其務

慎其出而養其正也乎執年既長者德將愈加學既成者識
 將愈堅積其功趨而會於聖人之海無難矣

陳處度字序

盈天地之間凡其形之大小聲之重輕數之少多至雜而不
 能齊者必推之於度然亦有度之所不能權則又折而歸之
 于矩故有度以度物有矩以處度而天下之理盡矣豈惟物
 學者之於道亦然今有人處閨門易周也而不能推之於鄉
 黨處賓僚易嚴也而不能推之於昵近處窮約易持也而不
 能推之於貴盛處煩劇易決也而不能推之於閒裕處安樂
 易肆也而不能推之於患難諸如此類蓋必有縱橫曲折旁
 通泛應而不失其度者焉大學論絜矩之道曰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
 母以從前夫子年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其為不失
 之道也陳氏子矩字處度乞言於予書此遺之

王一初名字序

松江王君名一初既又名讀書之室曰一初而問其說於予
 予復之曰子之名若字子皆自為之為之而不自知而他人
 何從言之且亦嘗推夫人名字之所由起乎人生之初一而
 已矣既而不能以無別也而名生焉名之又不可以無別也
 而字生焉既而其所居處其所服用其交接游歷不可以無
 別也而名始紛紛然而繁夫其初之一也而誰與約之其末
 之紛紛然而繁也而誰與益之是非惟吾與子二人不能知
 雖有上智神識而何以言其然乎且又非其人之生者然也
 天地之間形色之類事物之故其生者何限一一而名之將

不勝其名一一而言其然將不勝其言故姓氏一也今幾族井地一也今幾等層象一也今幾家書契一也今幾法以至臯陶之刑名伯夷之典禮伶倫之音樂岐伯巫咸之醫藥卜筮與凡百工衆業莫不各有本祖其初如此而今如彼是孰使之然哉且又非惟人事之變然也陰陽之升降古今之去來其淳其疵其成其敗如蠅蟬之化蛇虎之逝故者控持把玩不能湏臾之久而新者已代之矣則其所謂一者何嘗可一而初安在哉虛無幻誕之徒乘其眩也遂欲悉取而屏之而索諸群言之外九州八極之表而世之儒者攻之愈堅守之彌力雖其說不必強所難通而遠自上古以來天地之所以立日月之所以明風霆之所以神江河山岳之所以流載近取吾人日用飲食之所仰賴更百千萬變而未嘗不一者夫豈不可深言而况吾與子之所欲知乎於是王君儵然而笑儼然而喻曰吾問一初子併舉其極吾問名字子徧語其類辯乎哉因書以為序大德戊戌孟夏望日剡源歎表元序

曹仲達字序

大學曹君之子和父字仲達居吳與余世好相善余為序所為達之義以諗之今夫雞鳴而起日入而休人之起居偃仰勞逸榮悴關於氣之噓吸凡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能和之者鮮矣幸而和則四肢百竅皆無壅塞窒滯之處疾病不興而安樂生焉此一身之達也親親長老老幼幼而家道具莫難於為上寒暑飢渴豐殺之權不敢悍焉莫難於為下喜怒哀惡予奪之欲不得肆焉惟夫不悍不肆處之得其宜則指揮唯諾節度愜適而情義諧洽此一家之達也為人子弟而操

之者順為人師友而接之者悅譽近而遠者聞身賤而貴者乎然後不求之祿非望之福踰都越邑而自至蓋有闔垣揚軌恐不免焉此一國之達也珠玉不市街而光麟鳳不庭畜而祥賢士不出里巷其治行故窮居而和其言則信而化之可使為三代之俗盛行而和其政則尊而用之可使為三代之王此天下後世之達也達於一身古之人有行之者嚴君平費長房之類是也達於一家龐德公陳仲弓之類是也達於一國管幼安李令伯之類是也達於天下萬世伊尹周公孔孟之類是也仲達於此數者其何所從乎仲達曰吾將思之遂以為序大德三年歲在己亥五月望後三日歎表元序

李氏千字說序

楠之屬於室也其為木至小而為數至繁繁故易售小故易求然惟其直焉者為中楠也吾嘗居山見匠者之擇木得為棟者十難一二馬得為梁者十難三四馬得為楹為枅者十難五六馬至於楠宜若往往而遇而積之反勞於他材輒疑而問之曰是尋常之須耳他日營大厦其用有數倍於是者非踰都越邑累年歲而求之不可得蓋不惟直之貴而兼其長焉然後為美楠也故愛木者自其拱把而養之以至於楠既楠矣不敢使止於楠也益養之至於為枅為楹為梁為棟亦不止也益養之如皆不適用則有規而為應門為闕者取焉為明堂大室者取焉此非其材之異養之者至也君子之德藝亦然小進如大却羣居而獨行拙於美成而工於持久怯於近名而勇於任重夫然後材堅器良行乎世故霜露之中出乎衆累斧斤之上不敗不傷引而伸之無用不適矣袁

季源命其子曰楠復取義於殷頌字曰伯長余愛之欲有以助其養也為茲說以廣之

史昭父字序

人常言日中必昃以為世之用明而不能持久之喻余竊謂不然蓋日之行乎中天暉乎下土千萬世旦旦仰而不褻者正以其能中而能昃也苟使中而不昃則人得以窺其神而為日不既勞乎豈惟日天之於雷霆風雨霜露所以寄號令行惠澤者也然朝之烈者晝即收春之震者冬必藏何也彼所為不數數於用者即其所以用也豈惟天人之精神智力不懼於不堪而懼於難繼故有聰如愚敏如鈍其初矜刻不能自給而日積月累沛乎其有餘在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晉進也明出於地上其勢加進也以如進之明而其體四柔二剛剛又客而柔主也用易者詳戒義於爻而嚴加辭於象使養之以柔而自立於昭若其明不出於勢而出於我陰多而不晦氣升而能卑噫嘻至哉而於序卦有言曰晉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明夷若之何日中之不昃而可以持其明乎鄉友史昭父名晉伯生於袞繡之門而世鈴鞞之業躬韋布之禮余嘉其可以語易也為序以贈之大德三年歲在己亥十一月望日剡源戴表元序

王仲昭字說序

三衢學者王君勳字仲昭詣余而請曰勳之幼也既幸受名於親長也又幸得字於友而未有命之以訓辭願序而贈焉何如余讓不獲則為仲昭畧疏其槩而聽仲昭自擇焉蓋夫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情民政之

所非而刑之所不貸故於文力田為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一夫之產使之動搖筋骸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犇馬后稷伊尹之聖而不得免於其初而况他人乎此以耕稼為勳者也耒耜既開則業必有所馴筋力既疲則氣必有所滯於是射鄉賓介之講有干戈羽籥之示有弦誦俎豆之率歲時伏臘泣之學官錄之黨正而登其成者進之鄉老而列之士大夫此以肄習為勳者也責非君師而求學者聚於其門權非官府而辨訟者決於其庭若漢以來名賢貞士雖功烈不能暢於天下而一時遺風餘韻薰良伏暴扶頹起懦如江河之浸雨澤之潤日夜長養而物不知此以教勸為勳者也德行道義也者人之根幹也言語詞章也者人之枝葉也枝葉之去於根幹速矣然木無枝葉無以庇其身人無詞章則亦無以養其德自有人類以來以迫于今紀載之事莫之或廢而千載之間行名之士精於言者皆傳大之以鋪揚先王典章禮樂之美而小之呻吟伊優以自娛其不幸此以著述為勳者也若乃為大丈夫而遇於世才足以行其所欲為計足以達其所欲謀從客廟廊而使四方萬里無術揚杵械之毒談笑遺唾而使三軍百姓無鼓桴烽堞之警其存也珪冕以迎之簪鼎以榮之其久也旂常竹帛以旌之此以宦達為勳者也耕稼也肄習也教勸之于著述也勳之在我者也自昭其昭者也宦達也勳之在人者也昭人之昭者也昭人之昭者待於命命得而為之則得為之命不得而為之則不得為之自昭其昭者不待於命為之在我而已矣今之人窮歲年弊血氣以爭不可必為之命而已所得為者反

若不暇為之嗚呼吾見其力之勞而不免於惑也仲昭智人也今而往其且將自昭其昭乎其將徐有所待以昭人之昭乎仲昭曰吾謹喻夫是為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陳公輔字序

天下之器可以遠行者莫如車居而能制人者莫如弓然弓非矯之強莫得以成其堅徒車而無所翼亦不能以重載故古之君子擇義而名之取於弓之矯之之強以為弼取於車之翼之之重以為輔自其孩童知父兄師友之教也一噫嗚唯俞聲折不敢自用也而必顧於禮其聞之於昭昭也若有官府書之其為之於冥冥也若有鬼神臨之凡所以矯之而強其內也自其達於政而可仕也求之山川風土國俗以廣其識質之簡書詞令才藝以弘其業責之封疆丘華要約以信其節凡所以翼之而重其外也內強則不至於失身外重則不至於失人大丈夫所為平居俯仰無愧臨事從容有餘者用此道也今之君子方其自為也既不過以途人待其身及其待人亦僅僅相與為途人無怪也宛陵陳君名弼字公輔問其說於余余為略考書名之義而遂及於弓車之用昔工尹商陽以弓射人而知禮君子善之王良耻為嬖奚御而見稱於孟氏公輔往而務其矯之於內者慎其載之於外者其於義也恩過半矣

陳養直字序

學者陳生名規斬於人之意其圓也其族昆字之以養直曰規弓材也弓材直養直疑之以問於余余曰何傷乎古之言規者曰官師相規曰河水規宣王人未有已不直而能規人

者也故規也者以已之直直人之不直者也仲尼崎嶇以行道而長沮桀溺非之以矯規者也西都之季纂勢已成谷水貢禹諶諶於亂朝昏主之間以容其身以詐規者也鶩拳洩治不勝區區之諒許君以干禍以隘規者也范蔚宗柳千厚才高氣峭欲伸一二而喪其千百以亂規者也故已直而規人則其規行已不直而規人則其規毀若伊尹規太甲孟子規齊王汲黯規公孫弘韓退之規陽城規之善者也養直美資識嚴檢操是能顧其名矣是能直矣余得廣其材說於弓材之外以堅生之養大德丁酉歲後十二月朔日戴表元序

陳同與弟周字序

人雖其賢所以待人者必有不能使之同人雖甚不肖所以謀已者必無不欲使之周余自涉事以來至于今有見於斯理熟矣誠有一人焉能恢容博施於其躬之飢渴寒暑安危苦樂舉不暇乎自為而必使患足以及人功足以善俗則天未嘗不與之名位祿壽而昌其子孫之胤故堯舜之憂勤而不私也以朱均之不肖而猶百世不乏其祀禹之水功契之教績稷之農勞而配天皆數百年孔孟之皇皇明道無一丘之勢以資其身而袞冕蒸嘗至今為萬世師門恩里蔭他姓莫敢望焉此豈區區褊心狹量之所能知哉潁川陳文忠公家禮法為宋大夫第一化其德者國稱忠臣家稱良子有遠孫羅田尹見其二季同周於余而曰願賜之字而因以教之余與之交信乎其為仁賢忠厚之澤也謹為字同曰孟恢字周曰仲博而推明之以人情天道之說庶幾休風慶舉勿替引之以期于永久莫墜云大德丁酉十二月朔日前進士剡

源戴表元序

字三友序

五行之近民用莫如火彼木金水土皆出於自然惟火也人為之雖人為之而亦出於自然古之人當其時也則然新火而後始飲食火之不新蓋自五季以降不以為怪矣學者安於舊弊不聞先王之法此其一也字舒然以新之易之象曰風雷益吾嘗觀於風其順於物而動者皆益也其不順於物而動皆損也惟雷亦然風雷之於物有二道也君子觀其順之道而從之則為遷善觀其不順之道而違之則為改過然善與過豈有能自知哉吾若求益也而入於損吾若求損也而入於益在擇之而已矣字童益之以擇善天下無有生而貴者也自古之聖賢舜禹伊呂皆起於隴畝耕漁之流當其窮時未有不以所事在位而貴者也孔子之法曰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曰彼趙孟之貴非貴也我仁義之貴良貴也斯言也非孟子而言之則泯於傲安有傲而猶得有貴於己者乎雖然若孟子之道則不可以不守也字吳良貴以守道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儒者陳景惠氏自其嚴君積德攻文以良聞于鄉里鄉里同業輩行若後進生往往持所售名薦書齒仕籍獨齟齬不偶而天昌其家景惠遂有丈夫子七人皆明嚴整飭良種幾未墜云一日以名字請余余為試名擊之於良而各為字以訓之曰汝良合莫雜於羣玉羣石而潤於石蘭羣卉而潤於卉其類不可違其自處不可不嚴也字良合以孟嚴曰汝良

會事當其時之可謂之會然知時之可而不知理之可則入於悔暴虎馮河有不顧而為之者彼其心一時亦以為可也字良會以仲理曰汝良全人之受身於父母耳目四體之與其心俱不可妄也耳全於聰故不妄聽目全於明故不妄視手足與心各全其職故不妄為字良全以叔受曰汝良俞古之君子重然諾然者然人之言諾者諾已之許而其最著於經傳曰唯曰俞唯者惟於已而有所悟俞者喻於心而有所感今之君子意然而言色然而許而望其能自信信人無有也字良俞以季信曰汝良僉自大聖賢不敢以胸臆明智自用每見一謀必博盡於衆言之僉同而後出之窮閭白屋之士橫經以待問懷珍以求聘而曰我能為人決大疑發大政吾知其必有以得此也字良僉以季博曰汝良介柳下惠之居魯謂之扣可也徐邈之居魏謂之通可也他日君子考其本末之實而以介歸之字良介以季實曰汝良企白圭企禹而不至於禹燕噲子之企堯舜而不至於堯舜豈獨不至去之益遠惟七十子企仲尼雖不能至而去之不遠則學與不學之分也字良企以季學訓畢七丈夫子者請書於楨因書以遺之

陳氏三子字序

荆士陳子得名其三子曰樸楷格而請字於余余曰是三名者其義一也傳曰膏梁難正夫子弟之難正豈獨膏梁哉余頻年浮沉客徒所交游大家子不一有見狗馬聲色而悅有見貨玉章綬而悅有見宮室輿御而悅號稱賢者不過見吳書吳服古器玩而悅無有恂恂然謙顏愿辭而能行儒生學

士之事者越來山中氣象朴野前數者之疑幸且不接于目而謬用其心者猶不少也陳氏之子疏儒而好禮是能正矣樸也者正之始也字樸曰伯正本無楷不能器人無學不能材舜楷堯禹楷舜七十子楷仲尼古之人皆然字楷曰仲學學欲博博則不能皆正學欲約約則不能必正於此有道且學而且格之格也者所以一于心也字格曰叔一三子蓋往而各思其義也哉雖然居是家而無以正其子弟非良父兄也居是鄉而無以正人之子弟非良士也余與子得亦盡交自勉焉

趙氏二子字序

仲尼於春秋諸國非主齊則主晉成季之在晉猶夷吾之在齊也然仲尼以功許夷吾言不及成季何也夷吾之功及天下成季之功止於其國他日謂齊桓公正晉文公諱亦猶是也由求子貢之才過曾點遠甚舍瑟言志悠然累十言適契聖人之懷亟稱與之至終身所成就竟亦何敢望由求子貢故以成季之志而能擴之以弘毅曾點之志而能斂之以平實則為全才盛德無復遺憾是皆不可以無學也上饒趙氏以丈夫子長勳字伯成次點字仲與請為訓辭書此遺之

曹氏四子字序

易之道無不亨者也易為憂患作而能無不亨何也易有亨不亨而易之道無不亨也今夫人有生而見與於天者天亨之有生而見與於人者人亨之夫我之道欲亨而天與人交亨之豈非我之大願至於道不可期而天與人或不見與則如之何若是者我必自亨之故命之有亨有不亨在天在人

而道之無不亨者在我太丘曹君士開取易名其四丈夫子皆以亨且既皆有字而質其義于余余前四子者而論之曰來震亨字子以德脩震於易為長子為動為懼為長子重任也動而懼危道也任重而危人何賴焉古之人於此不恃無懼而恃己之有德周公之東山也而赤鳥几几仲尼之陳蔡也而調琴自如脩德故也來賁亨字子以文剛賁之體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夫苟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君子何貴焉象易者戒之若使之以柔文剛不若主柔而文之以剛於是體不撓於內飾不虛于外而文以成來謙亨字子以光益天道之不可過莫若謙謙也者欲人損有餘而益不足王公損驕吝故能以富貴光其家士君子損猶嫉故能以貧賤光其身來復亨字子以善初人之初無有不善雷靜而伏於地中其氣氤氳然及動而震驚擊搏物有病之者夫性之於情猶是也故曰為善者務要求復其初曹氏之四丈夫者為人子者也為人兄若弟者也今而為人子者他日為人父者也為人子若弟者它日為人臣之道也為人兄若父者它日為人師為人長之道也四丈夫者處其義則思慎其躬慎其躬則思稱其名稱其名則思亨其道乎哉

唐氏十子字序

相臺唐氏一門十男子其鄉大夫紫山胡公命之皆居居字元若曰元善也人之居不同而同歸于為善云爾余考傳紀元非徒為善而已也蓋於事之序為初物之數為一而人之體為首若是子其尊而孰能踰之今試驗之於君之鄉羣然朝而同遊暮而同休者孰非吾等夷儕輩也而有一人焉能

脩飾顧籍為善人君子之事則衆必交相推異耻其身若不敢與齒何也彼為善則我亦莫能踰之也為善於一鄉一鄉尊之莫能踰為善于一國一國尊之莫能踰為善於天下天下尊之莫能踰為善于千萬世千萬世尊之莫能踰亦猶是也雖然彼為善者非徒曰能善其名字而尊也而為善者無有不得善其名字是道也雖文王周公不廢豈惟文王周公古之人其子之最貴稱元子卜用元龜筮用元日員用元士冠用元服凡物之可以顯其善者無不用也天下之民族亦無別生分類若垂禹臯陶伯益之倫僅始得稱才子而稷契朱虎熊羆八人遂目之為八元嗟乎唐氏之子亦務尊其名字而使人無以踰之哉按十子海鹽使君者五曰居仁字元壽曰居吉字元太曰居敬字元讓曰居約字元博曰居禮字元脩提船君者二曰居安字元靜曰居謙字元益南城令君者三曰居簡字元可曰居信字元諒曰居貞字元實三君者方以才名器業顯揚於時余既諗而嘉之其往而益厚基構綿禮遜隆賓遊使此十元者虛心而強學顧名而思義居則不失俱為良子弟出則相望俱為名卿賢大夫它日國史書之儒林譜之三河衣冠世家遂將推唐氏為稱首不亦可乎余於紫山公之言非敢益也直衍其遺餘焉耳

凌氏二子字序

安吉二凌長愈次懋其父官宣城時招余館中所教學徒也既有字之彦道彥德而未加之以訓辭及是乃來請於余而告之曰噫爾愈爾鬼昂昂欲為韓者耶為韓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祿當盡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

遺言絕學徑詣聖處敏難知順逆謂叛鎮為必不可有明同異謂外教為必不可殺介難與人交無怨仇而平生所受恩必酬厚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全之是非有見於道不爾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矣噫爾懋爾天下之物無不求而至天下之業無不為而成故富貴貧賤所以朝暮佳勞其筋力不同而同志於得然而不能皆得也惟德之在人其為物甚良業甚精其得之甚不難而人未有求而為焉此不懋之過也今夫仁始於不忍欺孩童及其懋之也至於為堯舜之博濟義始於耻穿窬及其懋之也然誠有所未暇而不忍欺孩童與夫見穿窬而耻者人人之所可能也夫道務於為韓之勇敏介厚而不專於文德務於人人之能為而可以至堯舜夷齊之仁義人之欲納忠於二子者寧復有加於此乎二子顧其名若字而無負余之言哉

朱使君七子字序

廣信朱使君以德世其家有大丈夫子七人既皆取德為名繫之以曰懋曰輝曰容曰成曰潤曰明曰覺且既皆以伯仲叔季得字曰昭曰剛曰大曰振曰溫曰俊曰裕而未加之訓辭客刺源戴表元乃為考據名義本使君之意為詞以序之山木之脩然其既成材也人知之其寒暑之所望日夜之消息不得而窺之德之長於身其昭也人知之其懋也人亦不得而窺之伯昭昭其懋乎哉日行乎中天人日日見之而日日其輝如新豈非以剛故耶人之輝其德亦然剛純者明極剛維者明微取下無剛惑矣仲剛剛其輝乎哉海容瀆瀆容

湖湖容谷故大賢容小賢大才容小才德之優劣於容之多寡稽之叔大大其容乎哉物之成實風振之音之成樂磬振之拜成禮曰振動之拜師成列曰振旅之師德之成尤不可以不振也叔振振其成乎哉玉在石中其德溫溫而山不枯君子取象焉溫乎其性以潤身溫乎其文以潤國溫乎其政以潤物溫為賢潤為華也叔溫溫其潤乎哉莫莫憐於察淵魚智莫窮於數眉睫明於大者小固有所遺也故書稱克明俊德俊之為言大也叔俊俊其明乎哉土寬者裕於耕資寬者裕於商才寬者裕於行德寬者裕於藏季裕裕其寬乎哉序既七丈夫子者肅然而興聳然而思請書其詞於冊以蚤夜觀省無違義方云

張訓之字序

襄國張氏子嚴既受其名於親不敢一日忘也而字真能定其友王成父欲字以訓之若曰嚴其親之訓云爾而不遠數千里來論於予予曰可哉按訓之為言古箋傳家皆釋為順順以行美美以立順其為人也殆庶幾乎姑以人事切近言之日不敢睇非道之色耳不敢聽非禮之言足至於不敢履闕手至於不敢下帶此一身之嚴也父坐而子立兄行而弟隨夫語而婦諾此一家之嚴也推而至於嚴交際則行必執贊見必修容坐必正席語必儼顏又推而嚴於官學則辨必援經取必顧義諫必守禮刑必據律嚴於祭也必齋嚴於戰也必誓嚴於婚嫁也必媒必幣嚴於聘享也必賓必介凡此皆所以為嚴之目也行之既久執之彌熟則血氣和平而災害不生儀情純習而悔辱自寡天下之言順亦無以加此矣

成父歸語訓之毋多談西北自古多奇男子子之鄉有堯之遺風焉迨於近世如宋廣平元魯山猶磊落令人歎重訓之顧其名若字而就有道者正之哉大德八年九月朔旦

道上人字逢源序

事之發必有原故地之高平曰原物之可復言之可述情之可矜亦皆曰原取其動之善而不失其初也學者之於道亦然人之生天莫不與之以口耳目鼻舌骸四體之屬曰身主其身有知覺而能動者曰心心之動之之初其原皆係於仁義曰性動而不失其初之原耳不能使越仁義而聰自不能使越仁義而視口鼻手足百為皆不能使越仁義而動以至達於事物發於禮樂刑政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別而散於陰陽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運曰道道之所以不可一日離於事物人之區區之身所以能參天地變化而為三才蓋以此耳故學道者貴於逢原逢之如何逢之仁義而已夫人之心初動於仁義之原能擇之精守之堅勉強而皆逢者則為大賢君子逢之自然不待勉強者為堯舜力不能為惡時一逢之而不能精擇堅守為中才愿人強者隔於血氣弱者陷於嗜慾昏冥終身不能一逢為下愚不肖為桀紂為禽獸無足數矣斯說也由孟子以來不廢而為佛氏者曰性不可失其初是也若心則惟恐不滅蓋南湖道上人之字曰逢源余嘗與之言其義而疑之上人曰今吾教行將人人不失其性不起其心不私其身將舉國而為善人雖官府可以不設而君何疑乎嗟夫上人為上人之學鶻居龜引於山林間以其說身行之清齋寡求屏絕世故何患不得為善而

吾之云云則稻梁藥石衣冠琴瑟可以通行四方公傳百世而無厭者也且道無二原子不可以為余之逢使我而慕上人之逢亦勞矣而上人冲虛秀朗內練精苦於諸問學併通轉注然能將之以靜絕無絲毫浮佻險詐之氣雖不垂紳綬履吾知其深於逢矣故詳為之言以導其名若字導之猶有所未喻也則還心難莫矣上人他日數稱太章其學與上人遠甚亦以示之何如

陸原章字序

物之麗乎文者皆曰章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其在水清濁錯而成文曰漳水在玉器合而有文曰璋王在木理合而有文曰樟其木在人為士而有文曰文章首有文曰章甫之冠身有文曰章服然皆以文其外夫為文而外之不止將令人輕學而文亦有時而淪虎豹之炳然其存也人畏其威其獲之也猶愛其皮君子之為文章者耻之然使非虎豹而生蒙其皮則不若是畏愛之矣故君子貴質質也者所以出其文章者也甫里陸氏世賢而材余因冢子少年子名元章請字余為字曰士質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飲食與其家之指揮洒掃推而大之為官吏而受人之民人為師儒而受人之子弟無非事也人自幼少強壯而至於老日而學之凡以求無愧其事而已未有當曰我不能而姑止者也而今之君子率習為之辭曰我學治其身治其家猶未之能也而安能治人此說行故賢者得或其謙而不肖者亦以容其偽及乎人不得已而取

之則譏者退處偽者售焉此甚非君子之通法也蓋往者銓格以科第高者為郡博士吾鄉之先生長者史文惠袁正獻沈端憲之徒於格當得者皆辭遜不受而寧求他官他官之難不優於郡博士而為之者以為皆以不能而不為則勢所不可故隨其資就其力且為而且學之耳余年未三十以新進士謁天官於格亦當得郡博士而不敢辭避不就當是時家有老人須祿以養余性尤不通吏事勉強文墨議論間且為而且學之亦先生長者意耳邇來又二十年居閒散放無絲髮進益時時回思前事令人面熱汗下今索君伯長與余同郡同業懷麓澤之牒當行已久而不肯決曰為長於麓澤師儒也其任異時與郡博士正等而東萊公之闕里也吾趨趨馬余曰固也然吾伯長當學為其事而求無愧者也謹而非偽也東萊公之學又史末沈諸公之所同者也必不可已則當且為而又且學之者也伯長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資高文章妙博聞廣記尤精於史學近復貫穿經術他如琴書醫藥諸藝深得其理藝多君子至必皆愿從之遊者余故人王及翁御史無恙其介紹而請焉元貞乙未春十日刻源戴表元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藝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法備上之人其時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為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為不仕而為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為仕者皆為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為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抗有吾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為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華豪而闔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之以官翱翔而不就迨于今茲又板之為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執然余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

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為民無刑獄倅至之憂無賦役澆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竄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鋤而起它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為儒則其處也唾壺而塵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為子弟僕役在道途為少賤負載在庠序為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愈難也均已仕也仕而為人師長之當勞較於為官吏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為官吏者治人以政為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憂輕於人今之勞也猶有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者哉存博行矣異時發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所謂師良而法備者也今猶有為東萊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問而末之末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古者學無官學之有官蓋以居其人而絃歌舞蹈揖遜聚習於其中亦或以兼他用如養老習射獻賦聽訟之類非若後世置師弟子專以教學為也置師弟子而專教學者古有之矣則必取之於高年退宦窮鄉素望又非若後世以銓格調官名一人為師而其餘皆如弟子者也夫以銓格調官得古人不能必之名行古人不可專之教問其年不必尊也攷其仕非必舊也索之一旦而推而位之衆人之上決疑請益者四面而至此非才可以備三代之司徒宗伯卿大夫學可以

配先漢之齊魯明經師其誰堪之而三代司徒宗伯卿大夫之才齊魯明經師之學不常有於天下後世有郡必有學學必有師則取之於何而給於是選者始不詳而教者亦不暇皆善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詞賦為稱職古之師儒教人之法非止於通經義能詞賦而已也顧其疎密淺深之有所據依猶足以為無法之法通都大府千萬人之聚據高坐者一語不酬則羣喙咻焉至於刮席坐針惇然不容其自而後已嗚呼難哉毗陵為浙中文獻之園游儒寄士冠摩駁擊居學官者以為尤難大德庚子春錢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選得之江南之搢紳韋布識與不識不謀而同聲曰此固才學可以為師儒稱職而無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素望可以四面決疑請益者也銓格而皆若人其何不可之有因相率作為詩文以餞其往而尋復徵贈於余余不得辭抑余私有欲營於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舒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齡以孤稚隨母寄養於白及今成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例請為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緣人情不忘本之義夫為師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為則法不信知其為禮而有不書於黨鄉故舊則言不忠然則以廷玉之可為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然而非私也遂不敢帖囑而摠諸題篇之末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為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為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為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必有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人未嘗一日棄也寒而

欲授之衣飢而欲授之食危而欲之安昏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須之故賢能之人未嘗一日絕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也於是為大官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須則往往不稱之患深而責之者苛其小者才可稱一官則事止於一官非天下衆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為難者謂精神臂力必足以檢提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周匝運掉而已耳無他望也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而事尤簡世之所其目以為冗慢而不急若可以浮沉寄歲月於其間大德庚子秋盛元仁以純儒茂老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候人趣行于途烟薰載餞于郊見之幾有蹙縮不安之色問之曰若吾者其敢自謂無愧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能言而受教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族里州園一善一能之加於我者皆我所受教而懼其不足也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則一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愧且懼乎哉且今天下內外百司之官皆不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專以道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職舉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而嚙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敢自謂之有道乎哉余聞其言為之面汗內熱蓋其官也余之疇昔亦嘗容易為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其官如余之不思而為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皆不思而元仁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為也而獨能思之余知元仁之職易稱而居之真無愧矣吉水異時於廬陵尤為佳邑衣冠文學猶有與嘗從游而存者乎為我物色而以元仁之說叩焉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吾鄉奉化經學淵源可攷者起樓先生文叔文叔與茲溪杜先生醇一時俱為鄞令王荆公所尊禮文叔終慶曆中其門人弟子散布東南而私淑於奉化者趙教授范民舒文靖公元質荆公為政以經義設科取士奉化去開封遠文叔之徒多不屑仕至渡江久之乃稍稍有以經進而毛氏詩最盛每試與江浙閩湘之士羣造于禮部若辟雍習詩者望其風不敢與奉化齒王司第甲乙或至榜中連題奉化五七輩然後及他州公論莫不以為當然數十年間名字膾炙藉藉於諸人之口李秘書景平楊博士獻子黃知郡義甫杜常平叔範其尤著也四者之中李楊黃嘗立朝位望相埒而叔範官若不逮然獨有才子弟其名裕字子問者才尤奇奉化後來言詩遂推子問稱首又以為諸老先生之澤於此未絕而天之酬杜氏者庶其是在是無幾何舉罷三百篇之策學者黜為空言邑中故家雖衣冠強盛如李楊黃者亦皆通播蕩析子問不得已携其取取者去而之西會尊官貴客適知其名左館右穀既而為之薦進於當途假之文學掾之階而強之仕於是子問老矣曰我無愿於仕也而不能無愿於祿俛首東菑忘數千里江楚之勞而赴焉人或以為子問喜余曰是未足為子問喜也余鄉人之所期子問於杜氏與諸老先生之澤殆不止於是也雖然子問之年非甚高而衰也人之於子問其知之亦非曰止於是也然則子問之於杜氏之於鄉之諸老先生之澤猶可期也於其行速酌酒以壯之而文余言擬而書之以為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儒者杜孟傳其先蜀人劉氏也於前溪先生巨濟為八世祖

巨濟之孫為文節公德修西南學者因而尊稱之為後溪先

生者也其家世文學風操余知之稔矣已亥庚子歲俱去鄉

關僑處於杭一日來告余別曰吾以貧故不能忘尺寸之祿

然得一山孰濟甚恐無以給吾孥而幸前溪公之蹟在焉蓋

枯山之石門洞東距永嘉相犬牙三百里耳其初若壁險峭

草樹蒙密人無知其名字者往往不過為山魃木客之所棲

託宋景平中謝康樂守永嘉尋幽得之始漸漸以詩傳於人

至梁天監有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曆有侍御史丘丹州刺

史裴士淹繼至皆有詩唐末洞廢宋皇祐改元蜀李堯俞守

枯洞始復復五十年當紹聖三年而前溪公守括有監州杜

穎行縣過其地覺有異戒徒持斧斫道見之寫圖歸以相

詫前溪公驚懷即飭吏新葺之時米元章守連平生兄弟交

也馳報屬書其所為石門洞文於是林泉雲物雄詞麗澤相

為光輝而洞遂為東吳形勝第一前溪公去洞又廢廢二百

年又稍復洞旁官為創塾而不肖孫承人之乏實始幸得瞻

餘風拜遺澤雖藜羹飯糲甘之余聞其言為孟傳喜益

贊孟傳亟往今人禮法家常輕詞章厭遊覽是自有說顧如

石門者非遇康樂以來數公若君家先大父發明之而使禱

奇詭傑之觀歲於荆榛狐兔棄於樵蘇鬼物良可痛惜予傳

官雖卑祿雖窶視先大夫身為二千石徒想像繼素間不得

親往而謝丘李杜諸賢雖得親往然亦有官府不能久豈若

孟傳三歲居游其中朝暮仰窺岩林俯聽鳴泉之為樂哉孟

適為其州焉其又將為石門動心乎

送高虎臣序

古之學者必始於鄉七雄以來始有遊學然漂流至漢而濟
南伏生廣川仲舒之倫皆以居里著其名行示有本也宣為
名州又江南部使者治所簡書之宗衣冠之業舟車之衝職
庠校者恒多勞而少譽非望實兼茂曠敢居焉南陵高君虎
臣醇資清裁隆齒俊業魁然為桑梓稱首遂奉省符來正本
學為之三期佩衿歸良寮案推平官府稱賢由是道也豈惟
行於鄉雖達之天下其誰曰不宜君子以是知高君之學成
而將仕也滿秩之日騁謠騰輿褒編載冠以序引元貞丙
申十月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趙生遊吳序

邑有雋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種孫生於燕
嫫長於艱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樂也惟家
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賜之言詞以先
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有陸海鹽縮稻魚蝦冶之饒聞
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越姬太伯之所逃夫差項籍劉濞孫
權之所用也然而有言偃公子札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議
有朱實臣機雲兄弟之馳驟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說詞有范
蠡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留心其山有
虎丘靈岩之鬼富峭刻其浸有松江震澤之彌綿浩混烟雲
魚鳥池臺苑御漁帆歌酒之玩日充於前故其居者樞資內
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公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往
步轉易拱把而居千金昔余之少也當奇父之年則嘗遊之

矣其君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朴猶可治也迨再遊之不如昔矣迨三遊之又不如再之見矣今壽父之遊其得如余三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壽父不可已則有一馬古人之遊必擇國既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壽父其既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不足為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牽滿欲而歸則復以報我

送賈敏求序

士大夫學成于家行孚于鄉而不得食一命之祿以酬其勞而至于子孫三四世停滯鬱勃則往往有清疎秀謹之氣外發而難遏君子以是占為將興之祥若吾賈君敏求是已敏求之先高大父府君為婺州鄉先生婺之為州有蘇頲瀆詞章之俗其人喜清言而知理道有呂東萊淵源之化其人務學而敦本風流薰滋鍾于賈門府君既恬於勢名即退而考槃一丘誅茅澗岡之上蔣花種水終為壽歲學徒致築塲之慕鄉人脩祠社之敬至今蔚蔚芊芊雲滃霧積甥孫中外重柎列騎時節拜掃以為金華之闕里馬敏求叔炊於既穫食果於愈熟奮其妙手一出而遊東諸侯諸侯嘉其才再出而來為吾州學政吾州之士師其賢余與之遊三年見其嗜善如飲食之於正味雖日習之而不厭也惡不善如行路之於臭穢雖人不可遠而必避之也嗚呼豈非世家習禮問學之

所成也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釋之者曰其人君子矣不幸易世而非君子也者其澤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幸而易世非小人也者其澤猶五世而後斬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雖百世不斬可也敏求行矣可以仕矣天之厚於賈氏久矣先君子之積至於敏求而亦可以發矣故於其行也與之飲酒與之歌詩而復贈之序

送賈九萬詩序

學之於人不得而廢者非欲以求仕也而有仕之道焉古之君子學成而不仕者有矣則始以其學教於其鄉故仕有不能而以其學教於其鄉者不可能也後之君子則不然曰吾寧不暇學而不可不仕嗚呼是不亦重其易而輕其難耶宣學他時為江南儒府凡綴教職於其間非才望高美誰敢居之而賈君九萬蔚然以鄉閭之英板授而來為本學正三年終更士論稱善君子嘉其能學而望其仕也咸為歌詩以褒勉之而屬筆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俾題編什之首云元貞乙未歲秋八月望日序

送孔明遠序

余兒時聞孔聖子孫有避靖康之亂而南者寓家于衢四世而樞密公由太學發身位至兩府余生於單寒長於乖蹇欲脩好於其門莫之能也已而其子明遠以公府高選被符而來為明學正始得扳緣事分憑托意氣締交游之誼焉蓋為明遠者居三難而備四有余於是久而益嘉之明遠承聖人之宗欲守其法一難也為人師二難也少而孤三難也然明

遠嚴於自修有四侯持躬之愿精強嗜學有叢子纂言之勤當公能讓有嶺南辭祿之潔見義力爭有寧州誅妖之勇以此四有而行三難宜乎誦絃洋洋冠裳錯錯舒英子聖林發名乎儒堂為家之祥為國之光者矣三年教成懷牒北上凡我同業聲為歌詩而謂余也厚於明遠且嘗從事於卜商衛宏之學屬以為序

送唐君儒序

杭學為東南望其來久矣士之自四方萬里至者遊多於居又多尊官貴僚博士朝暮將迎奔走僅幸不失事故嘗不暇數數與諸生接而委責於其正正之為職其任重且難無疑前是典選者於學正闕輒停筆不敢輕注必擇學識才行卓然有稱于時而為士論所佩服者然後授之大德己亥秋携李唐君君儒秩且滿抗士賢其為人而重其去羣於剡源戴表元曰唐君學醇行良材通識清自其父兄家勢之所振激里巷場屋之所推擇則固已當濯纓青雲之淵飛居積星之林年運而邁方由諸侯賓掾佐屬計日積勞進名於天府此杭學之遇而唐君以為淹也凡我同志既各為詠歌道所以殷勤戀慕之意而子為序發之何如表元不得辭因為之序

送王子慶序

宇宙間清華奇秀之氣發於祥瑞者為醴泉慶雲珍禽異卉珠玕寶玉之屬而在人也為文章才藝殆未嘗一日闕於世使一日可闕則天地之氣有時息矣然自常情窺之頗若無預於治道而自古秀人才士制作精能之極必待禮樂太平

全盛之日而其事始備吾觀漢魏以後書學始興逮於六朝士大夫往往能書如是數百年至唐貞觀開元中干戈弭寧諸所以黼藻緣飾之具次第施設而歐虞褚陸閻鄭王曹等輩鱗比櫛擁皆極一時之選此雖人事亦天運有所啓而然與自是浮沉顯晦又數百年而得宋之慶曆元祐風聲氣韻大略與唐人無甚相愧而君謨才翁子瞻魯直與可元章伯時諸公清才峻節雄詞盛德照耀掩映有出於觚翰繡楮之外則又非偶然而然也元興運化敷功比擬唐宋予以開明堂總章之觀輯康衢皇極之誦陳器車銀瓊之貢展天球河圖之瑞神文靈繪若書壁篆重譯而來四面而致所謂書林藝府珍藏秘玩固千載一時之最盛者矣錢塘王子慶多聞而博覽以公卿之薦乘輅詣郡遂將汗竹羣玉之堂唯黃五雲之閣平生知交賀餘滿道余為備古今難逢之會以勸之

送陳養晦遂遊序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馬曰陳君曰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為沉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惓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為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惓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鑄磨後生常自恨涉世太早故未亂而學未冠而遊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南馳騁自許要不醒齷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為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頌養晦輩以為戒而不願以相激發舉效自為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

世之拘儒愿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間耳目才周於几席之內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為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遷駁雜楚原馳騁而忘返楊雄汗穢而不慙皆蒙護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綻敝裘不惟厲吾氣以盡利吳齊魯之觀而已聞燕代之南汧灑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埋於博徒劍客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不足為吾事也以為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咻我為余聞之為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者也屬余實已衰德無所用於世平生有高交友散布四方甚多養暇為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自言超邁個儻好遊之士所喜談山川城郭風物官室技巧之奢麗可以動心盪目無過長安洛陽成都廣陵錢塘建業而成都長安以險遠不易至惟洛陽廣陵錢塘建業平途順流一擬千里得用舟航輿騎代其跋履繁綠之勞故遊者以為便然士非有事於進取與其篤好雖錢塘有不暇至而况數百里數千里之遠乎鄉有鄭若晦與余同客錢塘之日久矣自其始遊臺閣之貴公方岳之名卿聞其才多禮致之而若晦每得餘閒即浮滄浪穿曉岩往來南北兩山間彌旬竟日若忘歸焉性喜作詩以江西葛處士慶龍為師得其法當意酣氣適信筆取紙自書山僧道人見之惟欣愛悅更下榻致饌食留連不聽去用是益無他人躋棲旅頓乏絕憔悴之

色已而若晦輕裝別余云將改遊建業察其勢又若不止於建業者為之驚喜過當夫建業固余舊遊相去三十年殘儒遺老猶有能記憶不相忘者乎旦夕亦欲一詣廣陵聞其蝗旱連年民居蕭然未敢舉足陝路士大夫近數數接之其人恢疎厚重稱其土風者也蜀道決不可登人生何用必入蜀然後為名士耶因若晦行即道平日雅素併以廣若晦之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為恨自中原道開遊者響奔影起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健羨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六七輩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慕嵩高嶺嶺踰躍既至其地而歸皆侈然以道自重問以所遇城郭富貴王公大人如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闕里在東魯今為兗州由吳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而人未有慕而遊馬何耶不為儒者姑所未論為儒者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亢而為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難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不暇哉以所為從事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勇往余甚異而嘉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為聖與之游理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為魯者非昔之為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夫子之書遍天下而郡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乎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

能遊魯余曰茲說是也而懼念為遊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為之式其間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丘隴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為風聲德義有以此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此我如天地存我如父母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辨博者亦未能為之辭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苟諸人之不能忘則聖與之遊為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板他日戴星重趺以求速化乃方徘徊蹙縮為人之所不及是尤可嘉也

送方中全北行序

曩時江南士大夫去關洛遠嘗患於難仕仕又必須材望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非官府公薦公卿通知則不可必得往往塵埋窟伏沒世而無聞者多矣三國以來畫疆而求盡技而用始有閎闕名字班班見於史冊甚者床堆珪組庭業槐棘一門數世連綿而不絕是何天之生材偏蓄於前而豐於後耶抑亦人物之顯晦時運之變通有適當其途而不可知其然也新安之在江南以山為州儒其間者是不一族當貢舉法行時方君中全之先大父廣西公首以毛氏詩策名鄉書登雋英之甲科既而君父今通議大夫建德使君復用孔氏尚書為南宮進士第一於是新安道德詞章之士致通顯於時者雖多而語家世科目宦學能名必推方氏稱首銓改舉罷使君驅馳之倦既淡無宦情晚歲益貧落魄觴詠自娛以養其高年乘佳路比曩時關洛又益加速子孫浮沉里閭艱闕往來侍養何敢出口言干祿事如是者積二十年余以事勢推之則前所云江南士大夫生於秦漢間雖有家門

之行鄉曲之譽而沉埋窟伏沒世無聞者累千百計何足怪也而豈其理當然哉久之中全一日過余而別曰存心今者行仕矣問何以行何以仕曰吾親之名之貧之久不仕自中外諸責俸舉知而憐之於法上大夫得謝任子許授中士之秩幸而公府予之吾庶幾其逢乎余曰是固官府之薦公卿之知江南士大夫愿焉而不得者也方氏家世宦學能名其將復自中全始矣請以為賀復以為勉

送張叔夏西遊序

王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衣乘織羅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為承平故家貴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既半落魄囊書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者死雖少有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為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阻然少馬飲酬氣張取平生所自為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冤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襲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志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羨羨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為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村筆如叔夏而窮甚於此者乎六月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

遊吳公子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馬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為別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松江王月友嘗為余言其先人蟾客翁萬里入峨眉山遇異人得道歸而授其徒有林生順衢者以歲辛酉遊句容三茅之華陽洞所見奇花怪石飛臺涌殿之類莊嚴閃爍千態萬狀不可勝紀因辭師友去不知所終當是時月友作詩誇饒之及他士大夫詠歌從吏歎慕者甚衆而皆有世累不可往後四十年當大德庚子歲於是月友亦以其先人之道被聘北遊而能辭其官不拜歸錢塘城中閒居之日久矣一日忽過余別曰吾之奔馳泥途霜露間雖幸而少休每清晨良夜思之未嘗不媿於吾林生也今將泛太湖穿靈岩略毘陵抹朱方遂尋華陽洞而訪焉子亦盍有以饒我余駭而問之夫神仙之在人間世其理之有無不可知就令有之則必忠孝豪傑之士然後得焉顧寒暑飢渴衣食之欲不必皆與人同而踪跡浮沉顯晦自應去人不遠但人不得而窺之自余識月友見其論平生交遊至余所畏愛輒諄勤敦篤不間生死官階俸祿可以榮妻孥眩僮僕名為有識者猶或好之而談笑不以經意朱幡在前掉臂輕去麻鞋葛袍傲睨當世無枉求無說調以此榮其身雖塵埃市井烟火廬落何往而非華陽洞乎不然襟懷氣誼有一不自得將望華陽之雲霞草樹咫尺不得至至亦非吾所得有月友姑少徐徐何如月友茫然而思恍然而喜曰吾非不解此然吾事不可止為子薄遊而歸幸萬一邂逅吾林生則亦以子語質之因書以為饒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古之所謂士大夫者少而學成於其身壯而材聞於其國及其老而無志於用則退而以其學師於其鄉是故有以一人而成千萬人之俗余自知讀書學文以至於今所聞見天下之士大夫略可以舉其操若今廬陵劉公其非斯人也乎哉夫江西數州之在東南自二百年來常為文章議論之國廬陵之在江西數州常抗而先之若劉公則又抗廬陵而先之身在而世傳其書言出而人取以為法精神氣貌瀟然儼薄於一室之內而環其州千百里之儒者顛倒傾動雖其怨嫉正色而不敢議焉此豈苟而然哉羅君志仁壽可之居接劉公為不遜能以文得公之言而携之遠遊於浙河之濱浙河之濱之人聞其為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愛之壽可又能自以其詩與文取知於人人叩之而不見其窮節之而不見其矯皆曰是宜為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愈益愛之愛之則必有合壽可曰吾無意於合也吾之居吾鄉不為無樂吾猶有垂白之親吾所為僕僕而來者向也吾之至於斯也而不得盡其交遊吾求以盡之今盡矣吾歸也吾無意於合也余愛其言握其手而告之曰壽可賢乎蓋壽可劉公客余亦劉公客余不敢不盡於壽可為壽可謀凡壽可所自道皆是也竊有以廣壽可人之不得安於其居遠父母棄墳墓而出者非獨以盡交也亦以學也其為吏與商賈也不與焉壽可之遊將以盡交乎誠已足矣抑以學則子之鄉既有劉公而復求劉公於他人之鄉乎子歸而竟其學學至於劉公之年子之鄉有學子者如子之學劉公矣譬若宗子之子復將為宗不亦善

乎而為壽可謀之乎雖然學必一於道壽可盛年而時時學於孔子之外不可也若劉公學成而及之可也所謂小德出入者也然亦不可不慎也壽可之歸也亦以請之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葉茂叔之淮安序

人性之弛張龐涼通塞無不各緣於其土俗之所近故齊魯多經生而趙魏饒壯士非齊魯無壯士趙魏無經生也舉其多者論耳天下名山大川一一起從西北其紆夷瀆迤至於長淮之廣袤妖美不耕而善植少塞而耐居士大夫嚴莊重戴琴劍詩禮雍容喜功名謹然諾以為俗余嘗官學經從見東南交遊中有質直寡言不事奔謁諸媚談語者望而知敬其為淮客也兵興以來幾三十年加之以連歲旱蝗飢饉而民不移業士不廢學非天之所資者厚而然耶高郵葉茂叔以名家良儒為正於淮安學余既稔與之善而需余言不已嗟乎茂叔往而惟毋以見多者取足於已乎哉人有成言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茂叔之職今非止於自知自勝而已也至淮安亦披胸傾臆盡出其蘊為同業者講焉要必有可觀者茂叔其以余言為然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甘泉近臣乘繩而致詞瀛州仙官揚鑣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拔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修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緼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飢凍抗則曰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巖水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為耶當是時自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舉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乎高臥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鴈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沉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蓋有物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嗜慾可以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沉湎斗石而亂也夫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為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也將質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送貢仲章序

天之生材猶地之產物隨其風氣土性雖窮崖僻谷海遠野陋之處無不有焉然而非常之珍希有之玩口不能自言足不能自運往往埋藏伏匿積數百年而不得一日之遇而簪丹絳漆貝毛箇括尋常瑣細之蓄在於園容庭實不盡得之亦不足以備物而况於秀人奇士懷不可虛之藝而逢不可失之時者乎大江之南民齒多者以約計之郡不下二十萬男子幸而為儒者居十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通於上以取祭禩顯仕者居萬之一其選可謂至艱而得之可謂勞矣於萬一之中純嘽慚慚自棄者又所不寡貢君仲璋以儒隱宣城南清湖上余嘗遇之觀其居家厚待鄉順怡親悌長陰師敬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詞種種不麗於流俗然亦竊怪其天資疏通爽邁可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既而有司次第其庠序歲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所謂甚艱且勞之選既可以安坐而得一日囊糧秣騎騰觚篋筆翩翩然告余以遠役曰奎生三十有一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材名氣談士必快慕之今縱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卿吳陸士衡即取印綬節傳為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尚當賦兩都三大禮獻太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沉澗忍為常流凡儕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壯之蓋夜光明月干將鎮錙之氣將辭塵沙脫垢壤以發祥於時騰驥閃燦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情慚慚自棄往類為簪丹絳貝毛箇括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不肖相去若是

遠次嚴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為別

送曹士弘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秘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銜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慙回汗也與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迂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遊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焉最後入大學太學之徒廬陵為多余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常數數為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憐以為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乎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謂不獲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己亥三月士弘揖選省戶下倦遊將西須一言以處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盛意不可虛辱獨叙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

者選以諗於士弘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蓋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吳州判還番易詩序

至大改元之秋七月州判官吳侯熙載秩滿將還番易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於西津之門既而私相與言曰侯之來奉化三年民安其清吏儻其明而吾徒敬其文雖侯之才其繫於吾州如大庾之治小狙幾不足勞者而出其緒餘不可測之智不可干之威不可窮之辨不可欺之政已足以聳動其僚而為惠於吾人亦已厚矣故當抗旌結轍指揮詰斥風迅兩疾諸葛公之部伍位置取諸其胷中而措之也及乎藏鋒歛穎潛澹飭水淳矢直邴曼容之浮沉小官潔身寡過而求自免也迨至端臺振積周遭整刷春旋樞撥陶士行之勤勞筋體願有所儲以待用而不敢惰也嗚呼吳侯持盈而來奉初而還權雖薄俯仰無所作祿雖膏身名無所辱視同時前後得志不得志蒙瑕裹玷有幸全者有能若侯之浩然去就之間乎於是代者未至浙東都刺史按州大黜汰褻勸覲侯行能委以讞核符移叢濩侯意亦以顧有所激厲而官期滿矣乃相率作為詩歌以饗其未盡之志以樂侯之行而慰州人之思也昔者桐鄉遺愛踰於家祀襄陽香舊薰載名宦今而後吾州父兄子弟見山川草木誦侯之篇章經泚臺館舍想侯之為人自不能以忘侯抑侯之去吾州其能以遂無情耶其年八月朔日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之人有視其世為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

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為衣冠為血肉為君臣為鬼蜮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太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志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為理處其近者難為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為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持久悵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子兄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修廬勝約敝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噫嗚唏噓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常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刻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備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為歸亦值其窮者宦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景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邇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饒諸邑南門而余為之序

送老甘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怒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文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為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官即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復貫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邃密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宵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鄙棄科自其動心忍性之日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常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闈余評中立非氣昏志阻者闈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營實樹門戶俟者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祿位而期願婆娑黃金輿馬淹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不遠甚其

送宋吾省序

始余讀史既見蘇季子出遊時洛陽人舉噴之以為捨本業而事游說非其土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得推擇為吏遂去竄於俠徒嘆曰此猶先生之遺澤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人馬能時其緩急而馴養其才技以為良能則二子

必不至但如今日之所驚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厄何由肯自激發將終身俯伏民伍而已以此知往古士大夫所為多才而寡過者非賦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為州以余所知名賢比比而有渡江而來中原故老無不抱恨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慕名高而重容施鉉山宋吾有自予之息有無十日不相往來蓋家世為儒久矣嘗以其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強之出因浮沉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粗足是既能清純自重而秩滿當調後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氣誼者之責而誰乎吾聞吾省天資蕭爽居財殊不吝澀其與於人已多人不當為吾省惜屬有行役為略書所聞於古近之故贈之且以為吾黨勸焉

贈曾子貞編修序

天地之氣發於山川風土其雄深渾厚平原鉅野洪河喬岳之類往往皆在西北而枝條餘委散之為清纖峭麗奇偉現秀若康廬九華桂林天姥瀟湘彭蠡若耶采石之勝皆在東南豈惟山川風土為然世之君子詮量人之才性氣質亦或以相擬是故有適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碩儒強志力學之士則不係於是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稍長大即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以廣其記覽吳公子季札雖早習文學而不憚北游齊晉衛諸國日與賢士大夫講論以求去其陋固蓋不以生而受焉為足而他復有以成之耶余之獨愚生於窮海之濱長於憂患而漸老於貧賤其足跡之所經遠不踰荆近不跨越其耳目所悉不過尋常殺較之內無異通解其平生從遊則又可相高者既不吾屑里下

者吾亦不屑之是真自棄而無望於斯世矣獨時俯仰方冊見六合外事及間接古名賢人晤語如搔癢沃熱聊復少自快意而已庚子之夏有中都官敝鷓鴣縷過余錢塘逆旅揖之氣溫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繩墨灑灑然數千百言不止質其居居東平論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曹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久而讀其文屬辭在屈之潔析理孟荀之達而比事左班之駁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親夕習以求成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焉而為子貞難為余易也何也余之狃愚長於憂患而老於貧賤者也陂渠之水滯之以自濡雖元早猶可後瀆注而決諸遠則不如天雨之澤微脈處蘆巷人皆異之徙而居高指日多矣愚之狃愚漸陂渠處間巷之類也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登高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哉雖然子貞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為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貞往而試以余言論焉無必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充於其欲必充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敏視多藏而善出是其學也倘庶幾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唯因以為序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為材之意而世之闢茸昧者托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陷而入水火今日我之耳不願為聰我之目

不願為明其不為廢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聞熾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為不美而不為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驟割之銛而寧得土馬木劍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谿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為江南名卿綠桑梓故每與余評覈古近人物以為士之生世誠不可無材蓋當時方以闕閤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即拔後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長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沉談笑羣衆中不失繩墨則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遠實用所長取知於人寸量尺紋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二十年家單嗣絕四壁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漸共盡而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者大德辛丑之夏遇宣城校官字彥實於杭問之先大夫行藏本末無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雄雉推章機卷毅奔奇聞異解踰通都屬一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為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令即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如無材然彥實之劍與馬惟謹毋使人畏其銛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回宣城見王敬叔兄弟尤取材也亦以質之是歲五月既望

送彥子敬序

大江之南土連吳荆當春秋時能以言詞問學通名中原者

謂之奇人漢晉以來弓旌之聘軒輅之傳無日不至山亭野郭間由是功名馳驟之路繁而隱逸稀矣夫豈惟人物懸絕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質犀角孔翠鮫綉火流之幣空行人語之畜形容不經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充明堂之職貢豈造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而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科舉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羣詆族誹之惟丹陽龔子敬過予與之商略此事犁然有當予之心者蓋子敬之學淹通而續實據古而少允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為名公卿賢師帥童叟之年所瑣耳習龜組目屢及今春秋鼎盛乃方從于大夫○馬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沉里巷居常目諉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於餘子言游之絃歌也而慕之者復為齷齪卓茂屈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復為子雲相如以風土評量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為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學於家庭談於庠校者非空言矣余雖不能尚攘臂企趾為子敬助喜云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郵識長沙歐陽生於郵侯劉朝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疆而招排闥而迎幸且至則修衣冠振頰容候其一言以為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裝未解而他候其門者已若干人矣既而亦從劉侯來謁予予驚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

技以達許人而心之所不賢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許人而心之所賢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用此雖屢許人人不以為誇而術嘗不敗余深異之以為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濶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絕備書於郵而生適復來當是時郵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存者往往病廢先業求昔之所依以為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為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懷不惟言談趣尚若有得乃其旅力趨銷鑿鑿比於劉侯之席輕健似復過之嗟夫歐陽生真非技人乎哉真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我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扁鵲之於醫皆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善用者為京房郭璞生其毋數數於行乎生之來抗有學士張鄧二君皆因之以書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曆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微名逐利者甚眾大抵重簾復肆業愈售則愈貴重不可褻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壩設案席夜即篝燈露談市中余間往聽之術與眾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剋制化之說士大夫既相駭惑而眾星翁亦共排斥之以為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能強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遊戲猶記其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死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剋制化為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

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嘆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摩其禍後當如彼其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履焉所經裹囊握券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父於余為同產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為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饑廢阻卒能使人尊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為乃獨不然因為遂書所見勵生且以自勵云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

余兒時聞江南山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有鄉丈人趙君躡宇立道年三十以闕閱辭翰志節當得美仕一日棄其家狎狂出門而逃家人莫知所之也徧國中物色不能得一老嫗云是子他日數言三茅試依其言求之使人至三茅夜半見一燈燐林薄間穴窻窺之果趙君即不敢驚問明日益以數輩破產挾持登車趙君不果逃然歸家無一日不戀念三茅恣其家奪其志曰必殺我竟以此快快得疾余嘗疑之趙君非狎狂迷惑者其意殆與韓退之登華山不返事相類耳人仕宦妻子豈無足樂必其山陵丘壑煙霞水石之適什伯千萬相遠於此然後輕性命而求之古之達人奇士一牽於世故欲有所建立則不服得而偶念之者又耳目隔遠知之不深或知之雖深而制於累窻於力與不暇知等耳故如趙君之捐身行志世人往往驚駭以為怪事必若神仙隱逸方外之流無仕宦妻子世故於心然後有暇而深知之余未三十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望其山而不得入竊有愧

焉癸巳之歲於長年五十衰憊退情無復四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問之自三茅來欣欣然令人有駕青牛騎黃鵠之想而公度方以名字通籍金闕平生學力諸貴人頗有知之者則三茅雖佳將亦非公度所得有嗟乎異哉夫三茅之於世有非蓬萊崑崙方壺圓嶠如道家所言之恍惚難至也而求之不能得得之者不能有是豈不係於人哉公度勉之歸掃其故居余遲十年之力俟諸兒勝門戶當杖藜芒屨訪君於東岡西澗之間尚未晚也

送郭以南為道士北遊序

天地清明純厚之氣鍾而為聖賢於世使之自養而養人者皆具是亦可謂幸矣而世不可以數數遇也於是乎磔裂四出散而為異人奇士沈埋隱伏於山林巖穴之間大之或有時而名世而小之亦能為高以矯俗吾觀古之崆峒鬼谷之徒蹤跡巉峭言行誕謔往往皆是而李唐以來數百年中雖以賀知章姜公輔鄭遨之高才絕識動輒離家棄俗俛首去為黃冠師大丈夫至於不得行其所欲而縱橫恣睢無以自制何往而不可寄其身哉永嘉異時為公卿淵府一閩之聚十朱九紫郭君以南於其中以明經強自負朝遊嚴徐之庭夕造金張之邸無不獲者年運而老惜然不免有霜露憂則投章甫製逢掖遂一往為老子役若終身焉既又憧憧然有嘯蘇門棲崧高遊涿鹿之想人皆疑之余獨奇之以南者蓋余所云縱橫恣睢無以自制焉者也資之自養既不足求之養人亦不能之餘焉者也雖然以南儒者也儒者之道行如龍藏如龜夫龜惟不食於人故能全其生龍出而噬百川

雨八荒其去也人不得而知之以南去而簡其資之以爲食者慎其見求於人者其行也其藏也雖微老子其誰曰不宜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人惟負越曠逃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無累於身出焉不能無以累於人則雖善遊者吾猶病焉斯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爲遊則雖賦行喝走役役於道途之間祇自弊耳郵爲東南斗絕之處壤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雁蕩生東南不得一至焉以爲闕故凡懷章之吏彈缺之客莫不顧睨軒舉指爲先登他日羣而質之得至者十無二三焉是非有遐疆絕壤之隔也亦非有其志皆不足以爲也以吏遊者以吏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人故非惟不能深知之或知之而不暇踐也惟夫浮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樂極而如忘彼其捐父母棄親戚視吾世如附贅懸疣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頒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佚將何行不可遂而况二山之犬牙吾邦乎是故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然爲彼之遊則易然爲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疑也慶上人告余行將略天台而窺於雁蕩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鄉之戶部陳公適爲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公又天下之端直傳毅君子也子行矣必有以教子矣斯遊其庶幾有得乎

送思上人歸雲門序

人之情莫適乎得其所欲耳目之適於遊心體之適於居尤人之甚欲者也然至於權足爲力足行而有得有不得焉而後可以言命昔者嘗怪齊景公以賢諸侯欲一觀轉附朝轡

而其臣有流連荒亡之諷謝康樂韓吏部以名士大夫一欲臨山出海一欲離家棲華山而諸人驚惶駭愕防之如觸禁犯毒乃若山林避世枯寂之徒輕裝徒步欲行而行欲留而留略造意即得縱恣於所如人情之疏通滯碍果異其逢我東南之山卓然以名跡著聞於人人所慕遊者不過二三十里道之相錯遠近不過數千由浙人言之雲門最有名最近彼其左台右剡前沃洲後天姥遊者宜不可緩他日論其人百不能一二至有覺思上人字以仁自四明脫髮即往居之爲上人喜上人曰吾何爲拘拘於此有一簪綠石橋循厲蕩出金華洞過天目拂靈岩虎丘浮金焦鍾阜浴瀉皖投匡廬二林久之略大小孤挹九華窮其勢遂將摩洞庭跨巫峽歷峨眉望崑崙崑崙然後返豫章經衡岳縱觀於蒼梧之野無難也已亥秋忽相逢西湖南屏山下曰吾遊倦矣吾思之使吾有以自適雖居雲門可以遺吾老無所適雖日遊萬驛未見多賢於吾雲門者徒勞苦耳吾行天下有詩累百首平生高交友滿江海今亦不掛念顧歸而見雲門花草樹石皆吾飲食臭味見雲門風林湍瀨皆吾聲音器玩見雲門煙霞天露皆吾囊橐儲饌見雲門禽虫魚鼈皆吾過從還往外此吾何求乎而復何恨於乎噫乎窮人世之適有甚於上人之行留無滯碍者乎上人之得於天也厚過於人也亦云遠矣若余之區區固非有封疆之責軒綬之累所居去雲門東無十舍烏道一宿可至秋高山中熱時上人爲我取茗翁泉釀酒列酌數行湯濯五臟昏垢遂與上人尋大令之故踪歌徹公之遺篇陶陶乎鶯鶯乎喜而遊憇而休不亦可乎上人胡盧

而歎余亦觀縷而書以為之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岩岷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夸侈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為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為樂庚子之春有越僧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吾將北遊余聞而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願於彼蓋吾居越吾於世泊然草木食而已矣長能遊遊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刹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然為之五年而山廡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徒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姚山中耳顧為瀑布則有瀑布事瀑布有當北遊者吾以為如瀑布遊且吾聞剡丘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一寄目以撫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而君復何所見而異乎於是余為之憺恍自失不獨悔余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士而真不在深藏固閉以為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為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朱開伯承孫在吾鄉為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已巳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報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時名邑者為吏而有德

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
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微公
新仲遂為鄞人紫微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聞公之風猶師
慕之况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胥及其樹及其
屋烏况其子孫乎表元既感於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決時
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
未可攷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
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
官則失仕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惘惘焉窮相似也丙子
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越多年賴一
親戚物色得之天台山中援之歸郵久之益困謀居浙河之
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開伯之舊也往別之
及門見開伯方儼然負其齊衰經失聲而哭其母卻立俟其
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既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為吾
來者問能歛乎曰幸歛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
問有以殯乎曰吾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為子之
喪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為之喪問有疇乎曰吾羈旅之
人也而孰為之疇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固
朋友之職也為之留行而圖之為之經紀為之告於人而人
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苟以其
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無不集也
天下之人苟以其已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居而簡重守
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嚴其親之終力盡而繼
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

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於德而恤人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居蓋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所等夷者也且子惟不願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而求焉而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孝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惛惛然安能為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為之序

送鈴山王亦洗歸鄉序

物之能為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羣鳥從之以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有異鳥而其羣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為宗庚午歲楊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長一尋積之以進蓄水聚小魚千百積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童強從魚置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說大龜纔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之積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為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略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翹翹然欲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已道推而同諸人耳而奈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原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同鳥鳶蛇蝎之同也羣然而飛羣然而遊又羣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

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實者為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為宗者且將銷鑄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為吾道吾類懼焉鈴山王亦洗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大學第一清修博學高文章亦銑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大德乙亥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古之用人者權尊而法疎權尊則易取人法疎則人得以盡其材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辭宣有欲吏朱雲之嗟而桓溫亦以能容孟嘉為善然初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詮格審其說先裁之以中人以下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不陋而人情往往不難於為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越起畏服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史句稽剖析之類而師儒之職有不止是馬者則法之所不及又係乎其人之自為之歟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志有志節者或耻為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閩越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其闕升府俾宰士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之江山馬

江山固衝佳邑氣清而俗簡賈儉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為明時與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唯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合天下之官自宰相第而下之至官於縣而卑止矣合一縣之官自其長第而下之曰宰曰丞曰主簿曰尉曰巡檢而卑止矣然尉與巡檢雖居主簿下而其職專權行勢伸若不與縣相混主簿雖尊於尉與巡檢而職不專權不行勢不伸勢多而責先處下而辱近故有志節者或憚為之昔者余與友人鄭炎南仲相遇於吳楚之間每酒酣談論此事南仲於時慄慄喜功名不免有干祿意則為數數歎息不置南仲本閩中佳士年甫冠屢用其長技角於有司屢為數萬人舉首又進為國子生文譽益震至是諸公頗有知而薦之者竟用其力得湖學教授南仲喜曰吾不能忘祿而為此然幸而得免於前者之歎及既為湖學南仲不惟能自軒奮不失已而已及大僚貴客東南行者皆輟車屏從先願納交於其門於是人之慕南仲者若蛻塵而仙簿書筆楚之吏欲為南仲而不得者若坐重淵而仰青天南仲益自喜為之數年於法不得不調再謁於天官而有昌化之拜嗟乎南仲今日復欲翱翔嘯詠洋洋然以儒者自命如前日湖學得乎於是人皆復為南仲歎而南仲亦不能釋然以問於余余曰南仲無歎也南

仲前後所居官異而南仲之所自為一也前日之大僚貴客願交於南仲者亦非必其以官也今之所見勞多而辱近有尉與巡檢之不如者其官之卑而非南仲之所自為也南仲行矣毋以誘遷毋以脅阻余聞昌化山水之窟風淳而士美士大夫非樂靜慕奇者不至將有憐子之才而援子於窮遠者如湖學之知子者矣南仲平生同志者遂各為歌詩以壯南仲而謂余與南仲最舊也屬以為序

送謝仲潛序

始余以文學掾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出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執簡數百人有謝仲潛常在鼎甲中余愛其材而未嘗不期其成也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投徒於是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輒縮如不勝况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禮貌舊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于庠校間待以賓客不用官府法為之喜甚己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者滿以謁求見余余延坐問之蓋仲潛也曰自契闊來一日不廢學然益更事諸變故寒漂暑愀較前為諸生時意氣亦不復有其倪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番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愛仲潛尚不過相期文墨几案間事由今想之科舉子略有器業者之所能辦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涵養成就至此充仲潛之志所欲為與儒者之職所當為世上何有紀極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居是世也同是人也而儒冠儒服者吾師友類也吾優之居是世也

是人也雖不備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接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備冠儒服而其年輩推讓於我者吾子弟類也吾莽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備冠儒服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也而不幸飢渴寒暑之情若待我而獲者吾比隣里巷知識類也吾憂之居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教也行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政也嗟乎仲潛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衆人紛紛之求乎古法四十而祿五十而爵年愈高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顧余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嘗愛仲潛而期之而仲潛亦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之寄且將進備乎即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詳焉仲潛愈思充其類而盡其職也乎哉是歲大德三年季秋朔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帥初

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墓志

安陽胡氏考妣墓志銘

大德壬寅歲余來錢塘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士謙於中書行置恂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窮薦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謙則方圓其齋衰絰在苦塊之中越再旬介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歲秋某月某日合窆於安陽柴庫村先府君之兆惟先府君之死與葬處蓋不忍言幸哀而併銘之按府君諱泰字通父胡氏夫人王氏俱彰德安陽人胡氏世長者至府君父諱仙當金時選充行軍副統壽九十而終生四子府君於次在三資持粹厚幼好學遂通贍經史居家庭鄉閭以孝謹聞嘗與掌本郡材賦有貧府君私錢踰期不償者一不問比其死携券對几焚之至元十一年以差籍從軍南伐道遇士卒急難常挺身救護全活者甚衆謂人曰此輩皆此方良家子弟設不幸不以正命死將何面目見父母妻子乎十二年守鎮黃州充管軍總管府知事十四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賊發劫黃州吏民驚散府君獨誓死不去仍以義倡其衆力戰拒守少頃賊來益多遇管夫人父諱聚濟慎無餘資夫人當弁為擇良對得府君婿于家府君死黃州時長子方十六處益也次子處敬方十三夫人當盛年以貞節刻苦自勵日夜力鍼紉機行取其贏供師資費二孤賴教督皆成人處益今以行署秩滿授從仕郎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處敬浙東勸農可

書吏意天之念之幸而及於官祿得以婆娑壽考酬其前勤而夫人苦風濕疾以去年辛丑歲十一月三十日死矣嗚呼茲豈可不為嗟痛惋慕而慷慨引義節如胡氏考妣者儻之古烈丈夫烈婦疇不謂宜哉府君年四十四夫人年六十四孫男二人曰怡曰默孫女三人銘曰婦義於後夫忠於前嗚呼此安陽胡氏一門二烈之阡尚百年千年無履屨驚

曾君墓志銘

江西之曾以氏雄者三南豐其甲也有居金谿之眉東山曰曾君叔翔父其先由南豐徙余遠不及識而讀其狀識君所從遊師友若周義山吳允文之屬皆東南知名士即君之器業淵源風采固可以次論焉君諱一鶚字叔翔父少亢夔有奇骨曾祖琳祖次黠父東山居士洪世以問學相授居士既蚤夜勗君子家稍長遣出使縱交整漸氣摩靡不通充時方崇進士舉顧於此不得志雖豪傑無以自振儕輩十五六通顯矣君浮沉其間不倦不愆然性明決常高持風裁見鄉人過誤多面折少容貸及有不能可否事實成於君是是非非應口剖析聞者犁然而服也母胡氏卒居士年浸高君承薦寢膳冬夏溫清晨昏起居無違禮居士壽考令終而季父病奉季父湯藥如居士時事兄順家事諮而後行撫諸弟友愛有善與之少不謹警之患難則扶持之延良師淑二息族子弟有佳質亦糾收之治家嚴內外而好客慷慨樂易留連詩酒頽然竟日人莫測其雅量鄰有急難赴之恐後至賙窮賑乏尤不靳丙子之潰所在無寧居或相譁張為鬪君以靜鎮器衣冠細弱依而全活者不可勝數他日居士葬送車縞素

傾村空郭出壘壘百餘里不啻皆前日受恩客也其閒居不言而教成無權而惠行往往類古義烈士去家五里所得萬石塘林壑盤蔚有鶴巢龜峰之目君築室其下扁以龜鶴隨隱義山諸公嘗為賦詩甚奇並溪種梅亦號梅溪翁琴書壺奕將婆娑以延老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遂卒卒之日遠近士大夫知君者舉痛惜之嗟乎使翔父君當諸公無恙時亦策一名不過循例如是而止今諸公所成就幾何叩其顛末有不忍言而君生有及於物死無愧於已詩書滿門哀榮稱情非天道有以伸之而然乎君前卒以歲除夕得疾越一月少間家人以為喜忽索筆疏遺言戒子以不可忘清苦虧友讓意及勿以緇黃亂喪禮凡累十言又三日而瞑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先君三年卒子男二起東起南女二長適承務郎慶元路治中張與紹次適倪清孫男五鏗鉞鎮錡鏞女六長適倪詩次適陳聖廣次許適吳相孫餘尚幼諸孤以故葬綏大德六年十一月某日始克窆于里之流光亭陳夫人附銘曰鶴以羸存龜不利走犇子與偕藏今今復奚云昭之熄潛之獲既堅既謐維茲幽宅

吳君墓志銘

君諱榮字景榮吳氏饒德興建節之吳唐末逃黃巢兵由欽徙美樓居號樓下吳家環樓下數里間至今祠所謂吳尚書其遠祖也曾祖俊章祖次祐父應辰贈承務郎承務公性冲靜生二子長安行以詞賦中甲戌進士科調信州貴溪尉次即君少警敏甚母劉夫人尤愛遂早授勞事以逸親而縱其兄使專意文學家本儒儉自君為之懇殖日增綱紀

日飭奉養日具迨於晚年遂成高門饗輿軒騶照恬往來詩書豆觴談笑辦集悠悠然令人忘死生之憾興廢之戚才乎杖屨下居皆毀改築栢水栢水者承務公本生家徐氏丘隴所在也於是君年高經營滋疲諸人質成徵施者四面而至然平居最急義伯姊難嫁傾其私裝女甥無依鞠如已息他恤孤撫弱事聞無不為嘗自書一編述大意示子孫曰棟宇不必華庇風雨足矣田園不必多了伏臘足矣賓客不可疎在擇爨聲名不可貪在立已施予不可吝在隨力此其施為蘊畜之可窺者也年七十六以大德壬寅秋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卒之日人哀惜之娶康山許氏子男三長大本次端本早世次建中為承務公本生家後女一適同邑蘇濤孫男三長德馨次德昌次德宏女三長適同邑張詔餘尚幼初貴溪尉仕成而倦遊間以郡檄起領鄉校講道授業無虛日君又恢仁山之塾豐禮幣美庖膳以昭延名師江鄉稱世家多賓游文雅好禮者必推仁山居士子弟居其間欣然漸於學問大本既精孔氏尚書復授德馨周易曰吾不能以罷舉廢業也惟嘗誦道書一夕夢神問南斗經中何脫二語耶明日以質諸所親取刊本校之良是丙子歲危病恍惚見修廊廣廈有羽衣人拾刀圭藥投使服之覺而牙頰間猶隱然丹砂氣疾亦隨愈嗚呼世議之隘士大夫天資高邁者人人思飛騰高舉脫塵置機械以為樂將自不可測邪癸卯冬十月某日大本將葬君於樂平州公墓塢前事奉天台主簿程君之狀來丐銘銘曰劬其功美其宗天不惡其豐深其居敦其初人不疾其疎惟茲新岡孝友之藏後百千祀其固其康

楊氏考妣墓志銘

信弋陽楊君應桂既葬其父府君永年鄉蒲塢尋喪母夫人張氏又葬密石及是陰陽家胥不以為吉乃追用治命改卜於二塋之間得吉將合窆焉書來屬表元銘之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君掾當塗有能名纔長一歲耳間以部使者檄同考試補大學弟子員一見結兄弟交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養意氣相顧驩甚闊絕三十年再來見君鄉州問前事如夢寐憂患病愈憔悴亦具成老翁于是又相弔以悲銘何可得解按狀信弋陽之楊由建徙派出祥符內翰文公府君諱鑾字子成曾祖和祖崧將仕郎考春迪功郎妣葉氏府君幼警秀不羣比壯信鄉先生王伯羽學間行藝出諸生徒右迨二子能受書即擇知名士為師而日以一編程所業既而應桂遂中乙科人為府君喜府君曰吾期吾兒不止是也饒信為江東士大夫密數景定咸淳中湯尚書以耆俊謝禮部以忠鯁徐正言以隱逸風采聳然臨一時應桂東瀟西染出聞珩瑛之音人瞻簪杆之戒不言而成良士至當塗微儉宿師胥驚怖詫服以為少年安得乃爾不知其有所受之也裘師潰當國者縣高爵誘士士來如麻府君曰是尚可為乎應桂僅以文林資調括蒼元僚以歸聚宗戚保衛精亭山鄉民依而全活甚衆久之藍山塾闕長僑望歸應桂不得不已許赴之遇是不敢以請府君天資高邁事不可忤而無吝怒蓄怨馭家有法睦族有愛待賓有禮朋鄰有義謝禮部之謫富川交遊畏禍不敢造其戶府君獨持禮遠餞至匯譯語之曰此陸敬輿忠州註本草時也願自愛禮部歸先寓書道

謝語甚切至晚歲以家政付二子時時飲酒而不至醉以適性吟詩而不傷訐以適意蓋樂天知命忠厚篤實君子也母夫人之狀曰張氏諱妙靜祖維兩充鄉貢進士舉父孝友世為弋陽儒家夫人歸府君相尚勤儉素夫人性嚴少假借禮部銘其墓所謂治家中禮者也夫人承迎左右無違順而正慈而節常舉外家所聞見督二子以虛心好問自諸老處歸聞得一善言為之喜見顏色府君沒家遷於鉛山之何田以氣疾竟死何田府君年六十六生嘉定癸未七月十二日也沒至元戊子三月二十六日夫人年七十二生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日沒至元庚寅十一月十八日今葬以大德癸卯某月某日子男二長應桂次應得子女二長適前進士趙嗣惠次適進士游味道孫男三公審志學弘孫公審早世孫女二長適進士黃進德次幼曾孫男一受孫銘曰既有為之華孰得而贏其家既有為之終孰得而涼其躬惟安惟復歸茲新卜斷堅書良永闕陰石

游縣丞墓志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倡所為譜建亂徙信今為信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爽敏讀書一目輒成誦十二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困厄屢空而時節設施展飯曲合禮度管領鄉貢進士舉海上禮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治消先登獨坎巖不售辛未歲遂用

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循職郎調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一黠胥一詳儒君承牒請墓所徵訊得實傳以經律具積上府決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教贛苦淮鹽遠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為鄉人徐經略留攝新會丞司其征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播人無寧懷君佐新會庶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美不歸私裝商榷苛比城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為登臨佳處休暇則與奇公僑士觀風訪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藏免君如慈父君亦以耄辭不復出矣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為新會民而終焉初君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從迨棄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嫁新會者與塔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聞關數千里跋涉物色問歷得君殯於新會瀧水里之坳頭村於是發土撒茨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附北城馬人嘗疑科舉士無實材予奪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茅用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為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料上饒人能言布衣時淳祐間徐侯為禮行經界景定初黃侯覲招義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周張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卒身羈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聞義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蹙僅免兵革夫又遺之賢息使遊魂寓魄歸安瑩廟然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榮稱君者有梅谷之自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

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梅兩諸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堉將仕郎濟南辛衝次故迪功郎新會尉平可翁孫男二長肖龍次肖鶴為巡檢後曾孫文一銘曰生為勞儒死羈客星風塵理馬簿不如鄉丘安可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玉林項君墓志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氏後華子孫散處荆揚間揚之項徽為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嶷嶷峭拔奇秀聚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去為名卿淳熙中安世父子復發聞於荆而族相望隱然為東南華門君曾祖童仕尚書省屬於月湖為妹婿祖維寅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一壘累試補太學不幸早世幹辦公亦相繼遷謝雀鼠之訟驚于家庭君纔七齡二弟機樞母戴氏夫人跋涉挈攜以求直于郡縣于臺于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魯論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蹶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吾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割壞以和母敗吾溫清誦絃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帥二弟承師粟學日記千餘言授筆為文俊氣奕燁不肯休未幾母夫人以疾不視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徽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瑤李君睦齊君興龍夢龍之倫皆負場屋重價皆喜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金鈴綠電轟電馳筆軒蒼蓋鳥集蟻附項氏塾必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薦既登甲戌

高第而弟若子適遇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友聚書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別墅池臺潔備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咏於其間一時規模風致使人媿媿如欲繪畫君少歷艱險長經離析精於人情世故幸皓康裕以造物者憐其屢而娛之然性不吝滯見義即為遇急張弛尊幼貴賤事無巨細得其一言而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以七袞稱慶膝下斑斕綵舞者幾三十人羣從姻游可千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後夜半執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了汝輩耕織即死亦不為不壽萬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家事條目示子孫且顧次子之祥之為徐氏後者曰明年今日能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為壽無恙不越月疾動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藥何為囑治喪勿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氏生福翁吳氏生采孫為宗人斗南後女一壻番陽教諭徐岱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善性善友善文孫擬孫蘭孫為之祥後孫冬君嘗目卜地於里之五葩塢以故葬緩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窆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謁銘銘曰遜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歸藏茲丘嗚呼永世無震無謫

故禮部進士徐君東志銘

取十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

勤業不虛為浮藻而已王荆文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訪對策依題為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畧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脯不點膏已篇滿成文復紆餘思拓別紙縱筆滔滔成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堯龍聯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一榜時饒士以尚書為額踰萬計充貢者纔十五人君方妙年逞高才能捷取奇中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何足多慕既而其從子之祥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子鄒字志禹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棄國民為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避亂黃頊子盤游學于饒因家焉是為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次陳迪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闡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尚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木為師宗人節甫為友間整楮比書燈焚燬君雄其間鄉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乎擬既不售益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閭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繼其志禮譽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清之流以姻以舊朝重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踈落而故相集賢馬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儵然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禹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

龍至是增葺改名兩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慎所習勿為虛誕蹇淺者所咻庶幾有益於世聞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兩軒之云將有所潤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嫻和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于世未為不遇主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中敏中九中高中女一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葬綬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雖衡且角雲族而不澤吾歲吾斷以還于冥漢是之謂真宅

游鄉貢墓志銘

余至信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既踰嶺返其先人新會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余既哀而銘之越二年叔大卒其子又亟俾銘焉嗚呼余之不腆其審能信然於游氏父子之間乎按游氏之譜遠自漢魏隋唐以來不乏顯者五代避建亂徙信大觀中八世祖以子應八行科登朝積官至中大夫詳已具新會府君志江南之族貴進士其法每州率四百人拔其一謂之鄉貢信多詞賦以詞賦充貢為尤難新會府君起清門挾俊能同業既讓為先登叔大甫弱冠隨群授牒輒復得之旗鈴踵門冠蓋屬途州閭以為榮然叔大資嚴重不切切於卑近之獲早即從徐岩為陸氏之學者游於時湯文昌黃台州皆以顯官領祠象山寒鑿暑研頗見條貫遂歸築室於翁山之陽自號翁山翁癸酉歲以舉首再貢于鄉將試禮部遭所生父喪不行而舉罷夫初科目士厭詞賦雕篆無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有儒生吳自徽婺源不遠數百里來請銘問其葬大母孺人江氏也讀其狀培淳梁文學操操君茂之為也余以禮辭不可則據所受狀為之辭孺人諱秀字靜貞江氏世居徽婺源之虎溪其先有諱雲者仕至銀青光祿大夫五世而至叅議公振於孺人為曾祖叅議生三友舉進士於孺人為祖進士生一龍於孺人為父虎溪之上二十里有山曰冲峰嶒峭屬盤繞而為村下有大族吳居之江吳世為婚姻家初孺人之大母汪氏送女于吳讖帥屬公之子克珍字賢翁於稚年語其內子齊曰是兒碩貌寡言重運不戲異日必受成福吾孫女一甚愛擇於他族多矣必嫁是兒嫌者曰然卜者曰祥而孺人亦歸于吳孺人性沉毅聞義即從其始至親饋之次姑誨之曰吾家閭閻以柔順為法柔故能持剛順故能處逆爾謹識之自是於吳氏之門承親相夫接族馭隸一準其軌以至白首嗣主家政吳之上下內外無不悅喜惟訓飭子婦則嚴不可犯歲時節朔有進新衣者曰吾適體足矣文繡非所愛也有獻美味者曰多殺而傷慈啜食以易疾不若蔬食之安也晚歲貧筭益豐不以為意遺孺之必思施貸里中多阻溪漲剋杠梁以濟涉者尤重儒業文士詣門朝夕為親視饌膳有加禮坐聞諸孫諷書聲喜津津出眉間或躬携粟粟以示勸賞每嘆曰吾吳氏

益故試之明日加試論一道又明日加對策三道以觀其真才試者殊不能並焉叔大自為童時舉筆已崢嶸驚人迨於成立諸大家不惜禮幣聘致以為賓師楷則雅善教誘欲學即授以捷法聽受者無留難晚涉憂患家事日落體弱因賴以粗給嘗有推轂為婺源校官者辭不赴惟為郡博士一出當其計會兵燬後殿廡舍次藉之一新新會府君之入南也叔大居守而弟斯道從隔絕十七年不得達乃判心鉢形忘餓渴瘴瘵數千里而來之則皆已死發哭踊辨如喪得二叢於灑水坳頭村負骨以歸士大夫聞其事者舉為詩文以感嘆嗟傷之叔大於人惻慙謹直多忤少合而人矜其情不為怨宗姻交友遇有所疑必來詢謀燕游談會經酣史薰琴怡奕暢恢恢然通儒達士也喜為詩以邢居實之名名其集曰呻吟叔大諱應梅字叔大曾祖諱曰新祖諱敏父新會承諱子賢先娶余氏繼周氏子男二長肖龍有偶質先一年卒次唐為弟岷山巡檢後子女二適余烈周某皆業儒孫男一陸弟孫女一生辛丑四月十五日卒大德乙二月十八日年六十四臨絕不囑家事諸孤奉其教居喪不用俚俗禮十一月某日奉謝郭銘曰生無悔於身死無愧於親吁嗟乎斯人斯人

劉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積善者累葉矣天不違人必有以詩書顯其在茲乎辛丑九月十八日以疾竟卒年七十五子男二應楊應應女二孫男五瓊瓊瓊瓊孫女四曾孫男一願女一葬緩有故丙午十月某日始窆里之善原銘曰蘭幽而薰玉韞而氛吁嗟賢素作則吳門後有君子尚攷斯文

單君範墓志銘

吾剡源有為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君範初與金俱以詞賦行州里間有微名既一再不得志於貢舉即去而他遊庚午秋予在錢塘叨太學薦送兩浙漕運使者亦以君範名聞明年春予成進士君範竟守母喪居廬迨甲戌歲始來就南省別試所乃見黜免於是遂歸隱剡源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家無贏餘口不遺營殖面不帶憂愠飲水茹蔬客至開門清言款接忘倦蓋真以德義自給者而予解橐官守携持老稚晚方徙依君範同鄉而居每見之未嘗不內愧也君範卒且葬其孤函裏父所著書及事狀來徵銘按單氏之籍自發遷明奉化凡三枝居湖山枝稱會稽理曹掾德旗居下邳枝稱鄉貢進士淵而晦溪枝稱君範曾祖光詰祖大年父欽字崇道世醇儒君範知讀書崇道公輟衣食用以供其師妣龔氏尤賢明游學資費取之替理無吝惜其書已脫業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為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為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雜著五七言詩擬古樂府題為晦溪處士餘力

豪者又若干卷嗟夫君範惟無利祿得養於心故能善其道全其身若令得一下士之秩碌碌驅馳塵土中終復何所成就今居產能致千金裝孰與清素傳子孫之為安然君範性謙曠非若他人能商略利害為避就往往大山長谷故家遺俗風聲氣澤陶寫停積而致然乎生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卒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娶鄞縣西山吳氏子男二涵池孫女二素心如心以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嵯縣忠節鄉葛竹山之原兆穴手自銓製蓋於地理家亦臻其奧矣銘曰大山嶙嶙長流沄沄是為晦溪明經處士之墳百世之下寧無智者勿躡其石勿剪其墳

趙君理墓誌銘

君諱與葦字君理趙氏明奉化人趙之先皆汴出逃靖康亂始南來而君為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曾祖伯璠宋通奉大夫妣王氏碩人祖師簡朝奉大夫知澧州兄弟凡五人俱擢進士科貴顯里人號其居五桂堂妣陳氏宜人父希耘從事郎嵯縣丞妣史氏孺人君生而貧長而兵其持家贍親以犁鋤筆硯余識君當十三四時清羸秀削不類貴家子得錢即置書研獵奇異廣蓄精取每見必有扣詰審閱幽弘奧妙若有鬼神授之者一日訪其講廬不遇遇諸郊途問何適曰聞二十里外社廟有古碑往尋之果然得以證某誤也因喜不自禁嘗示一文戲以少史漢氣明日復示笑云較史漢氣何如其苦心慧悟非尋常才子所及而善生植世墓在州東白水村買山及陸地開田堰水課僮丁其所種禾菽某所種棗栗高卑位置具合繩度然平時卷帙不離手初未嘗見其喜為

農圃事也三十復一出遊吳時僭才士舉幕與之遊以病歸竟死白水村不娶無嗣以其兄之幼子衰經主喪遂葬世墓旁而第與聲來乞銘嗚呼余實村居厚君而忍銘君乎而忍不銘君乎君所為雜詩文散落僅存者若干卷於氏族有姓源於州里有鄆城志於字書有汗策於謚法有諡譜於古今有聖賢群輔錄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大德丁酉七月十三日年三十四銘曰生之奇曷不益其羸成之疾曷不舒其逸郭門之東有桂叢叢有麓隆隆聯城異宮祖孫是從

陳府君功父墓志銘

明奉化之陳有自閩來者開族於海陰海陰後名忠義鄉而陳以文章科目遂為鄉大家余弱冠客錢塘姑蘇卽及從之遊一門羣從東顧西攀左躡軒軒然而趨嫻嫻然而休也功父君在昆弟間獨詼諧脫略若不屑意時好者余甚異之功父君諱晟伯字功父一字止善曾祖諱聰謀故不仕祖諱師稷善詞賦嘗試進士舉不售去試武舉絕倫又不售輒歸而問道於鄉先生楊文元舒文靖沈端憲之門間推尊為儀範壽八十三以子貴為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父諱育孫韜潛篤厚繡衣公卽其伯氏一出仕亟為當途所知用麾馳節奔不暇私顧因盡任其留事關廣屢幾千堵瞻同堂數百指娛適朝散公無虧容每曰仕者養志居者養體其為孝一也斥餘資倡義於族黨至今歲時序拜樽俎猶守其遺意晚歲以恩補迪功郎致仕功父君幼習孫吳書有祖風疎財好義用父道歲丙寅以有階註銓調隆興軍使轉承信郎辟殿前都統司幹辦公事右司梅公應發一見奇待舉任

使制詞有借選發劄之獎至甲戌多事急材起轉武節郎將有授任而府罷夫築一區於所居山之左榜之曰東塾耕舍日求異人玄客與之講駢形鍊氣之說亦以其術拯人疾患時驗雖重費不計惜旣而募龍虎山清妙徒步往謁尋受其山中師號以歸晨蔬夕脯午飲三行不至醉曰吾飯用清獻酒用康節法也迪功舊判解氏義居圖教戒子姪君繼其為末施者紛然性篤孝母病不解衣扶掖者數月父病有加焉旣歿躬負土合葬事畢益厭塵濁有長往不返意以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十日竟卒生乙亥九月三十日年六十七夫人趙氏諱與康燕邸諸孫先卒二十六年子男五紹憲紹紹紹俞紹奔紹俞為仲第後女一適汪恢春孫男二宜宣於是君所自卜壽藏在耕舍西已山之原紹憲等特用某年某月某日葬其兆併附趙夫人而介世好來請銘銘曰曰獨而獨曰羣而羣不離其人曰左而左曰右而右不失其我林木之蒼然風谷之琅然纒纒翩翩歸來乎茲阡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

嗚呼我伯妣袁氏三八夫人之譜由奉化城西管山居鄞城南世遠不能詳其始所僅可知者外曾大父諱珙外大父諱伯顯皆不仕夫人歸我伯考拙道居士府君時家方貧政出祖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府君惟齡達好飲酒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盲初得女曰鳳娘嫁同里連山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次表元沂以後鮑琦謝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窶忘己之乏必予之乃已常被遺出治南山下龍潭村別業村中

媪孀聞夫人來懽忻服役至有所瀆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然累日重竟悒悒以病歸卒于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衰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旁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家始極貧何暇議遷葬事又七年居士府君卒葬榆林中枝山可以合祔而有所碍不得遷又十七年仕信州又五年自信州歸於是表元年已六十三扶僮往謁陳園之殯不得封樹蕩析耕犁侵之麥芄芄然幾無以容拜展為之心震神悸竊自痛念先大父勤勞多艱生無以奉一日之養死又不得中壽所遺諸孤同氣時零丁天折無至五十者獨表元移承旁宗偶幸未死荒塋車寄沉綿五紀以吾世能念之尚不免棄捐荆杞如是有如屬疏事遠何所不至且吾年向老早暮不可知而貧勢未止不得尚以力薄為解居之東北有山曰紹地近始愛而蓄之亦既卜吉規以為壽藏於專葬無所碍乃以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啓殯陳園奉遷而西二十九日改窆紹地中壠壬穴丙向趨迎稠重環衛秀密望居士府君中枝之麓冠襟而屏机也古者子不敢銘其親懼以愛溢稱表元銘伯妣夫人以舒幽懷以期永久銘曰生為勞母而不及承一日之養死為慈婦而不得與同穴之藏日吉辰良作茲新

岡凡我剡源子孫其謹勿忘

故道錄章公墓志銘

章居實法師在錢塘西太乙時余以授徒餘閒常相周旋見其黃冠羽衣而耽章途之趣深賢之別去數年當大德乙巳其徒走狀來江東言居實以去年十月十日解化於西太乙官矣某月某日將窆洞霄山中敢請銘余知師銘何辭按狀師諱氏字居實章氏台黃岩人章之世多達者至師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德不仕幼敏悟總角入鄉校有奇名歲戊辰侍父來杭居紛華之場而讀書一室端凝如愚人已已春竹宮繡經往遊觀馬儀止脩雅應對開爽衆目為屬時大滌諸老成在遂携以入山一山即公專意育教十八歲為道士命禮四世孫李某為師至元戊寅擢西湖崇真觀上座兼書記辛巳充玄學修撰西太乙宮焚脩丙戌轉台州路道錄以一山公委寄之重不赴庚寅進玄學提舉任持龍德通仙宮元真丙申提點佑聖觀事固辭之繼為凝神齋高士兼任持玄洞觀大德改元提點玄妙觀戊戌充西太乙宮提點知宮復辭明年正月游被是命辭不獲始就職十一月授杭州路道錄辛丑陞提點知宮力丐仍本職壬寅拜璽書護持師內飭風裁外接光塵所居而理所施而悅初西太乙之失其廬也道侶栖栖然僑寄湖側偏隘單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與其嗣逸峰楊公相繼極力補綴漸見器緒師承其後必欲改為以成先志相攸其宜凡杭之中外遠近靡不涉歷乃得一區於楊氏之廢圃面勢而原麓稱卜吉而龜筮叶要成而書契備於是發樽節所餘之緒衰材役工心計身督忘寢食而為之未期年庫舍齋堂丈室即成而師以勞致政疾然猶不自悔隆寒盛暑踴跚木叢几架間曰命之脩短天也西宮吾家

世事不可不竟性通豁與人交無城府在玄妙玄妙之人惜其去在枕錄麗罰者自以爲不究將迎之需應貸如已責簡文移省勾追代期未滿而退人高其勇故事餞行有彩帳師以沽譽無益却不受事一山公三十年驅馳艱險無倦吞丁亥人親宣勤尤至一山公仙遊與逸峰之喪營奉如禮在通仙建層閣闢公帑翼俠廡宏外門在玄同則巨構一切鼎新之錢塘使客中都官往來如麻師未嘗褻與之觀初若不可干久而彌敬酬應稍空騷儒韻士絃奕觴咏瀟瀟然清事起矣世人言仙不可學以爲去人道遠故求之茫茫以余觀之古之名能爲仙者其人必皆孝弟清明忠厚然後得之去人道殆甚近觀師之爲人子孫爲人師長爲人交友一一無憾使爲仙者不絕於世非師輩其誰宜師將化命左右掖以坐知舊問疾有酒泣者張目視之曰死生如寒暑晝夜何成爲復就枕遂化嘗名修真之居曰耕隱人稱耕隱翁號明素真冲妙法師生於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及是年五十一爲之嗣者吳賞德胡仁方水丘浩然等也銘曰以道爲美以氣爲馭其形甚勞而心甚豫天目之陽雲庭霧臺師乎庶幾冥冥去來

康濟甫墓志銘

番陽康濟甫卒旣敢附于新興鄉查勾源祖塋之旁及是將別卜窆而其孫吉州教授彥博奉族前鄉貢進士南龍之狀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衛侯封有邯鄲太守詎集衛侯以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爲京兆譜陶穀學士爲序其徙汴可稱者曰澄唐大理少卿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州太守觀所

集爲開封譜濟甫之生在浙亦由京兆徙有曰翼晉左將軍吳興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密州司馬密州之子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徙宗正卿事具密州墓志及唐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克遺巢寇亂避地黃墩因僑居淳梁之曲溪卒遂葬曲溪其子新家和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析居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又四世至澹軒府君景傑登紹興丁丑乙科調忠南教授桂陽今年未七十以奉議即致仕始居番陽是於濟甫爲高祖曾祖勝千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濟甫諱榮字濟甫資性靜慎牧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弟妹有恩浹宗姻有禮交隣曲有道從祖茶陵主簿必厚禮部進士薦以卿先生教學嘗往受業詞藻記覽爲同輩推許然試場蹇輒不利濟甫一無沮容浮沉觴咏陶寫圖史充然若它有所獲者生平足不履官府中更徭役戕冠博帶與塵土相持終其身家敝猶招師好客不少廢有司採能名檄授徽州紫陽正不赴郡校延爲耆儒吉月必龜勉一至馬所居南榮樹橋成林里人稱之爲橋林先生生乙未三月二日大德癸卯嬰風脾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七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附查勾又二年丁未某月某日寔其鄉某塋娶李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彥博彥才護孫月孫圖孫女孫三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濟甫而嘉鄉貢之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于子孫也乃爲之銘曰維橋不遷爵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其牒者雖去之百世其獨無心噫嘻乎斯今

故澠陽教授李君墓志銘

君諱夢登字仲實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自遠祖唐相國
紳帥越遷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務郎皆跼鄂相
承父碩以大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
州教授早卒母黃氏安吉州歸安令申女也從政初壻黃即
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既不幸而君與伯氏午發
鬚亂能斬刻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為李氏之亡庶其
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聲望憑膏澤以官學相董李黃
又餘姚高門語少俊者必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
年遷歲移而舉罷不及售矣至元丙子鄉校殿帥鄉人新之
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徽州月泉山長不赴郡別
駕溫公廷玉行縣訪遺佚得君薦于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
覆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為隣州
明之儒先如內翰深寧王公猶無恙聞君之來動色相慶內
翰即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賢直躬贊長肅客
合羣有蔽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掖之儀門書閣禮殿論堂齋
廡諸役有煩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寮窠憤訟如清河而
庠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王攝既而秩滿扁舟賦歸
蒔花樹木為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曰雲心並西一軒曰帶經
客至瀹茶清言銜盃浩歌類古之樂天和命者大德丁未孟
春有命授瀏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正寢生甲
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二

長文龍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氏餘尚幼孫男三昌孫
昇孫昂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為同甲嘗入太學於君家
世為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覲公謹重穎暢疎財急義未嘗

無思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丘壑為重既幸脫民板製儒陰
戒子孫勿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仙與祖塋相望捐田租
三十解以奉香火族故稀少歲時會集必盡歡洽有不給者
亦贍周之嗚呼賢哉德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
原而請銘銘曰嬰幼者皓塵勞清素幸完而歸以面禰祖英
英新丘龜從筮良勿震驚之視此銘章

樓府君墓志銘

士之閒居有能以家世積累自重而不繫於榮名勢祿者吾
聞諸鄉井得一人焉曰樓君與夫君諱師默與夫字也樓之
籍在明奉化忠義鄉自十一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茂郊始奉
化之壤本為鄞鄞沒改名奉化而鄞別為縣翠青從自吳當
唐季佐吳越王為鎮海節度往來駐屯二縣間諱詞有公忠
奉職信義脩身之褒晚歲愛奉化鄞陽鄉山水卜築而居之
鄉人感其惠死廟食於鄞之橫溪至今而鄉名遂易為忠義
蓋取諱詞云曾祖先哲祖紀父奎皆不及仕君世業儒天性
恭儉慈孝尤樂於施予里中有鬪訟者正色語以枉直往往
愧止治生無鉤距餘暇歌酒自娛賓朋故舊過門從容燕款
人人得其歡心齒髮衰暮儻然如欲脫去世俗機穢遇山林
物外雲登雪履之客意相投而色相喻也一日命家人曰吾
死期至矣汝曹勉之時大德甲辰五月三日明日遂不起生
以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壽六十八娶董氏先二十三年卒
繼室陸氏子男二復翁全翁女二於是諸孤將以其年某月
某日葬君鄞豐樂鷺東之原而來乞銘銘曰孰有能分宗累
百祀而不替其家之人也意行而不墮道隨而無華悠悠乎

其又何咎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婺源考水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歎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為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江南李氏金陵園急逃來寄姓為胡因籍焉其子昌義遂以明經中科九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左二賢者也第係亦著書有棟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徙考水居婺源郭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為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為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撰史纂者易簡居士諱師藥於公為父一門十餘葉細素相傳故微之他胡雖多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玩六爻循環習之無窮白首以為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橐櫛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名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聞罷乃徑歸閉門養志以自樂然慕從之遊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人去為良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尤以不逮養為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泗不能已嗟寵親躬拜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公誠可為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餘十稔顧吾本懷常在考水念之不能一飯忘

吾死汝輩必葬我考水高倉至是臨訣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幸力學積善毋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七日葬公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孝善先生胡公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念祖進祖光祖德祖女四於是炳文以前進士程君龍江君黨胡君次焱之狀與議來乞銘銘曰燕其獨轟其伏既安既穆是為孝善之卜

張允甫墓誌銘

往時江南以太學養士至累千人業六經若詞賦者雖不特置博士而常往來通洩之然詞賦獨多其數常不與六經等若獨多之中業之而精者自閩浙江湘嶺蜀諸生甲乙可一二數開慶己未歲混試補茅子員吳門張允甫與馬又明年春自外舍試中優等升內舍為太學詞賦第一於是聲譽陡起允甫又謙粹修重凡同業無不慕與之游而先生長者尤相敬厚自是十年再試中國子監舉又試中平等奏名遂自內舍升行上舍事為諸生長貳領袖旦夕解褐賜官而太學廢允甫恬然無得喪意談笑浮沉里巷又二十年而終始余於允甫同業中年輩差晚晝堂廡間望見儀觀整整私心歎想自失既先竊一科去癸酉秋被傲考校兩浙進士同寮陳文林方叔為余言允甫賢行甚詳尤恨前時不得數數相從也及余晚自金陵歸鄞文林亦自合肥趨杭竟託孥允甫家允甫優廩廩之文林病死允甫醫藥殯窆如私喪文林蓋嗜昔太學閩士所與同業尤相敬厚之一也余愈益慕允甫有氣誼真能不負生死緩急如此欲終與之游而其子觀以狀

來謂銘允甫以至元癸巳冬十二月四日死矣嗟乎傷哉按其狀允甫初名公顯避諱改士元曾祖彥琦朝奉郎祖仲父孝德迪功郎世為平江常熟橫涇望族允甫之季年始徙居杭死遂葬杭南高峰下麥嶺橫涇之居初繞中產迪功君單傳承家性坦踈無鈎距皆業不營而裕允甫遵用其道加豁達好施與平居一衣不輕服一膳不過殮至移於師友饋謝間里賑貸學校營繕雖如也事親孝內舍奏名時迪功君見之喜曰吾教子無憾矣尋執喪服闋即不汲汲進取以母陳氏年耄謁假歸養既乃艱關跋涉扶侍風雪中得股膝筋寒疾天陰輒輒發動良苦他日杭居有火警墨筆積貯急掖母行止與俱如初無苦者人以為至誠之助無幾何疾復作竟劇劇且絕獨力備訣毋囑治飲必以儒服年五十有九葬以甲午某月某日子男一觀也銘曰不為之鬻亦莫疵吾玉不為之趨亦莫跌吾車其豐吾存也吾發其餘其潔吾歸也吾復其初噫嘻吁乎後百年千年尚勿震吾幽貞之居

李思宣墓誌銘

君諱洙字思宣李氏饒浮梁人浮梁李世為江南明經高科聞家贈朝奉大夫諱詡者君曾大父也太中大夫刺諭制四蜀改刺潭安撫湖南以寶謨閣學士致仕特進諡忠靖諱遇龍者君大父也奉議郎刺信嘗入知大宗正丞今以老屏居子家名雷初者君父也宗正公初娶某氏後娶朱氏封孺人數文閣學士天官卿諱纘孫之女而君妣也君生之四年以特進遺表恩授將仕郎又五年以覃恩循資擬轉修職郎又九年始冠又三年授室新安康氏又二年生次男樂父又四

年當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教授饒學正又四年考滿請吏部格當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已亥秋七月五日也年止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君時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身俟命不貳而歸於張先生存順沒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有條貫既自寬釋異病少愈亦可慰吾親使知非如他人輕生徒死者以捐其憂嗚呼傷哉始君自垂髫而目厭朱紫耳熟珩璫稍長連青婚兩家所與賓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豈屑踈意名祿憫親年高欲代門戶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遠出然不意竟至於此殆真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二月君之喪至自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嘗為出涕又二年壬寅冬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生不疊其躬死不沒其名去兮靈寤歸而馳奔斯人也殆庶乎存存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東昌莘宋氏有為信州推官者頌慶而謂其僚剡源戴表元曰吾宗之先鄆人也鄆今為東平府吾宗之居東平陽穀十八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葬域在馬金之季年兵燹漂淫士大夫家莫能知有譜牒世次而宋氏之可聞者斷自吾祖管為軍千戶千戶府君璽東昌莘姬氏生吾父府君後娶莘孫氏因居莘為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五人同時死其四惟號五公者在五子傳一子承陽穀之業千戶府君亦死葬陽穀死三月而吾父始生姬夫人抱遺孤居陽穀兩年會難作徙莘姬之父母憐吾家單子又不可托數欲奪志改適吾祖母誓死守節者十四年乃以病死莘而歸葬陽穀吾父府君生長莘性溫恭恹恹無機穽莘人至今稱其行生庚辰四月八日死戊午四月二日年三十九死之歲吾母孫夫人年纔三十六襲姑之化却鉛澤服素縞以嚴儉持家終其身雖比隣無故少游接而鄉閭姻族歲時慶弔無闕禮吾賴教育徵倖成立至元十六年以尚用監史值進俘實隨監長忻都廷見蒙賜白金爐合等器五十兩吾母見之喜曰此汝家先世遺慶汝何以及此宜自愛十七年勞調充征東行中書省掾尋改充江淮行中書省掾二十五年調承事郎鎮江金壇尹滿再調徽和門尹吾母皆及就祿養凡溢官行事朝夜警督備至馭下慈臧獲有過譴逐必痛責子婦使復還中

外母敢犯教年七十四死初門生癸未七月三日死大德丙申十一月十七日臨訣呼諸子前曰我起艱窶至今日死不恨惟爾祖墓在陽穀爾父遺體寄葬莘城北恐散遠不得展省以為念汝等豈能誦吾言乎言訖而瞑和門歸吾不孝不獲函導吾母言姑孀殯吾母揚州以俟後歸今信府秩且復滿年加髮衰如有不可待及於大故將何以見吾母地下既卜吉於莘城西三里新張保將用大德某歲某月日陽穀遷祖考千戶府君祖妣姬夫人之窆併奉莘地揚州考妣合葬惟宋氏存亡繼絕實憑二妣婦節母範苟延永嘗為衣冠家誠不忍遺負先德按士禮子孫追榮其親得植墓表刻石器子宜為文辭以慰吾志表元辭不獲命謹實錄底裏鑄載琬琕揭之觀上使人知夫世之為善無不報而幽閨窮巷孀嫠寡弱服勞秉節於冥冥之中者天必憐其貞苦榮之以賢子孫使之康強壽頤而享食其效於以旌孝思勸厚俗非曰衰飾而已推官父諱衡母孫氏諱妙貞推官名或弟仲某早世季彬推官之子萬里彬之子萬鈞萬美臣學蓋方興未艾云

徐使君墓表

信上饒徐公卒於員郎二千石既葬其縣之石橋鄉南徐大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為公名蹟在史冊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顯者然愈速亦恐墜逸無以異觀瞻昭永久乃相與來論于剡源戴表元頗有以紀之按徐氏世緒遠出偃王居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子御字奇仲少穎悟目誦數千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曰是子必元吾宗嘉熙丁酉遂以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禮部中進士科人為公喜公曰

時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郎隆昌南昌尉尉治左有南州高士塚荆蕪沒人一日命薙去禁思賢亭以見志轉運使何君處夕傾蓋器重檄攝郡文學尋檄分司撫州小事諭專決川苦和權斛面及田宅稅契錢為民害立罷之再檄瑞陽如在撫考滿未謁選會趙信父視師江上欲屈公而淮西總領所辟監風臺酒庫因赴其聘而兼贊趙公幕府當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入預籌畫出理鞭箠精采獵獮諸公間用趙公荐特差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遣榮王府奪民田公斷歸民田王怒語侵使林使公改斷公曰吾職可削筆不可改也輦下供億重歲入不足以支樽節出納作漕計本末一書示來者癸丑春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民喜見顏色問是吾分司公耶至則興學立黃勉齋先生祠清版曹宿負覈經界隱籍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王應亨奴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耶改鞠殺人者常平司都吏馮汝能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名許捷者疾足報捷以邀厚稿乙卯秋舉禁卒與馬營爭其利致閉郡守主兵官不能制且亂公單車往諭咸聽命廣縣解劍蓮華漏建相業堂成皆自為記包樞密聞其政謂人曰江西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已除尚書檢閱官書擬右司文字初立朝感激欲言事輒割入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嘉興守挾同袍為執政傲慢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以監州不職自劾守為斂戢悉却俸外無名事例作一杯水亭暇日嘯咏其間愉如也除太常寺丞就守嘉興命下丁母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婆娑東山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申八

月四日卒甲子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功懋妣王氏祖思聰妣陳氏父質通直郎兩浙轉運使司主管文字妣張氏贈安人配華氏通直郎建寧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年思退贊其決盡義嘉興歸相張安人喪盡禮公疾侍藥盡勞卒特制畫哀通直公在堂華通直亦老迎致相繼養盡誠宗姻鄉黨急之調貨盡惠既貴不忘蠶桑常衣績課兒誦書教盡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至正壬辰十二月丁酉以遺命葬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而近子男三忠甫歷上饒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登仕郎出為外家後先卒次志甫以軍功補官番換授州教授卒女道韞通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拱辰徽州教授次宿老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為文有體裁自舉子時聲撼場屋及宦學東西師友益廣如袁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徐景悅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淮西暮年增餉額十一萬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耻自陳併他賞皆不敘呂節使文德舉親民却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賢公爭致門下兩辭之在右司當宁顧輔臣稱信有三徐可進用指公與忠愍公之子直諫台守宗仁也丁大全貪其功誘公監察御史且囑以林參政彈文公曰臺官可為當路私人乎即日告假出關去里居眼闕有荐于朝予江西一州不拜予歸班不拜翁祭酒馮舍人皆同在朝屢道賈平意將處之清要以父年八十不可出力辭終父之世不過朝奉郎賜紫魚服嗚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隋唐以至近世所得名卿材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沉潛好氣節疏通知體要無有肯

遽然闔葺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即成音傑蓋其獲之也不以
求而以知責之也不以役而以禮故人得自持重而盡其
材余生晚雖不違事公即公之淵源趣向皆耳目所睹記賢
者不必以不仕爲高仕矣天下共名爲奸邪者嫉之不可主
天下或名爲奸邪或名爲忠良者疑之不可主至於天下共
名爲忠良可主而亦不苟就焉若公之落落於吳謝丁賈之
間所向偃蹇盤旋孤行直立此非可徒以科舉士論也昔者
延陵義死墓有旌題伸舒貧葬行路展禮庸敢編附二賢
例揚之篋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談故事者猶有所考亦
可乎

五山陳公墓表

嗚呼是爲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玉山後稍
徙上饒沙溪之秀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稱之爲五
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
兄弟諸賢爲領袖疊山謝氏城山林氏監山張氏之徒爲羽
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以義氣招致衣冠俎豆不
徹於門篇章箋翰日積其席乙卯秋專用詩賦充鄉貢州人
謂一蹴且躡通衢雲遊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問學
築室聚書闢館聘客笑談步履皆有法度久之名成行孚鄉
隣有爭則聽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
衣韋帶而尊於王公重於專城者其道類如此也丙午兵起
始避孔道入深谷爰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飢全活甚
衆事定起領邑校掃燼地立講廡於是大會民數郡博士以
儒籍爲憂託公扶之聞命不辭殫勞聲資凡留連省戶下踰

年迄脫同袍于編氓而歸會廣信闕長長廣信州將部使者
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終身焉喜爲詩有古近
體并雜著若干卷藏于家性篤直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
如已出及聞其惡一不掛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較施不代
由是無絲粟怨嫉於人美鬚眉耆年華皓意行郊廬間識與
不識望之知爲吉德諱堯龍字繼臣曾祖伯運祖德寧父良
才世爲儒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舜懋
早世次舜清婺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學正祝廉次
適趙鈴皆鄭出孫男六禹疇禹錫禹遠禹範禹譚可崇女二
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
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里雙峰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
以孝間居父喪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峰亦自卜余之來後公
死纔一年每臨事接物輿板援不及之嘆嘗作詩哀傷之又
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雙峰阡婆娑松檜撫問泉石遺風猶
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而其子孫多善文雅喜從余游爰采
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辭植表雙峰之下使後來爲者知勸
慕云

徐耕道遷葬稿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四幕文武掾佐浮沉去來以千計徐
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稔也爾後三十年來上饒於君
爲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詞賦蓋上饒之徐自衢
徙而居世黃塘諱元得字耕道曾祖賜迪功郎祖植禮部進
士父華甫自號橋隱翁世以儒業科級自重至君從兄忠愍
公遂爲壬辰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官二卿當忠愍

公時四方宦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携超穎之賢入則與二季端友龍圖立大侍即網理書疏出則與趙茂實尚書徐景說秘書軍商略義理及既不得志場屋而遊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畫策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恭預天台葉集賢諸公攷問故實聲漸氣摩意愉色授不勞而成良器江淮舊稱功名馳驟之地嘗奉檄築懷遠軍城補進勇副尉升授滁州散祇候移淮陰文家峰巡檢淮陰尉進保重慶轉進義副尉又剿廣益盜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承信郎至忠翊皆身犯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空言寄功幕府之比然盤旋曲折亦不足盡其才而歲年老矣於是歸傍鄉井既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毅君學徒為之填委會李制置弟宰和門於德興鄰邑也復招游和門為刊所為詩詞曰橫塘小草一筆二筆者若干篇若平生輕財有俸餽即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益貧三年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不為前時意度閒暇惟去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曰明遠并主隣社香林社友又為刊小草六筆者若干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劇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有此行遥指柯山云云數十字若寓升遊洞天之意書畢而逝十月某日也生庚辰十一月某日年七十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某次某皆早世次某出為衢官堂宗人後次直謙銘曰不局於趨亦不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魁顙豪膺闕此佳城

周府君碣

饒安仁周君諱文清字清之年六十四以至元辛卯二月十六日卒乙未二月二十七日既葬于附郭之譚山而石表未立其孤懼無遠於芻牧持武岡王侯之志來請銘按志君曾祖諱某祖諱遠父諱志家世循良君早從鄉縉紳問學恬於進取而訓兒女一以孝悌忠信邑大夫推其賢尊為耆宿常禮貌之歲飢荒力勸賑恤人有鬪鬪為賢決是否皆喻而止安仁路當孔道每觀風問俗之使至納其雅言民受寬賜晚歲益屏人事灌畦種蔬以自樂號愛圃翁文士賦詩盈編君不介意頗好西方之書繕誦梵譯若有深得者追婚嫁將畢遂感疾命家人衣周身棺周衣備然而逝世之談儒者嘗詆釋氏為誕其弊也華言雅趨而少誠懇觀周君之於出處死生之際不近於有恒者邪君生於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先娶李氏繼夏氏俱先卒子男三宗屋宗懋宗允夏出女一嫁支以良孫男三女四銘曰吾聞適丘墓道不施哀而哀生嗚呼茲岡吉人之藏其固其康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題

題繆氏族譜

中世士大夫專尚譜牒以為宗法廢所賴以攷訂昭穆而知氏族之所自來惟有此耳然亦有不幸兵燬蕩析漂寄荒遠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其勢無如之何則往往謹藏諸心遇官學所歷博問而精覈之萬一或庶幾焉信州之繆為儒已久其族聚居上饒靈山之陽謂之繆源今猶及與沿江機宜諱君琬字振玉者交游江東呼繆作穆不聞其復為他音也而信州之俗承襲淺俚乃猶以為繆戾之繆至是機宜之族子若鳳教授天台又得合黃岩平陽長溪之譜其次次由江南之近年上溯戰國以達於魯穆曰史記孟子書穆通作緣定其望曰瑯耶蘭陵東海而三郡皆近於魯吾家彥肅秘書又題文譜端辨秦穆公書錄秦晉蒙毅傳不應罪其殺三良棄百里奚魯穆美書於春秋列女傳不宜譏其性慧行亂而皆改從穆戾之謚秦魯臣子亦不應以惡謚加其所尊謂宜於譜直書穆氏為合於古辭嚴義備可以一洗千古之惑覽者其慎詳之

題新刻袁氏孝經說後

右袁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刊在宣州學官有知州王侍郎附註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余未之見也正肅於余為鄉先生先伯大父雲臺府君託同甲戌進士第為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為多蓋正肅公之父正

獻公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襲深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菴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肅公既貴嘗持江東憲節數數為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部之貴溪乃為象山改創祠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為侍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併刊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余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同者遂不得讓而繁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既望識

題徐可與詩卷

雪憲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徙鄞高才博學妙為詩為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即棄丘壑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為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嘗見其板刊雪憲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為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深首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刑之未

嗟而吾鄉詩租氣脉沿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抄佚後有庚饒州繫譜饒州瑞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闕古泉記及質平原二子除秘閣等啓以為不當作余蚤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貧食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適官數子此說既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者同為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諗其放阮而不傷困窶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為身謀為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已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戚里權幸而為之邪雖血氣既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任為文不能不徇人之求屨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曰我意非有它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闕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秘閣等啓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三人望而能辯其為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丞相忠穆呂公以勳業為渡江名臣而常耽悅文藻云得法

題寶葉真

於李邦直復初之大父於忠穆為孫亦承學於放翁非稱其家兒邪近世負官簿者自貴而捐問業之謙名師資者自賤而失守道之高皆不復中原遺俗矣披味此卷令人恍然身不待帛而溫名不依權而著此吾所見於源公者也及乎苦心密行憂萬人之失乳而不敢私其形者吾亦不得而知之今乃見其真有古墨氏之風也

題獎孝詩卷後

右獎孝詩一帙騷壇名公獎康孝中公廬墓之孝者也公諱敬字考中鄭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數奇吾剡源山水購茂林通家張氏山宅乃考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重之年自扶柩至兆既葬別間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留廬墓讀書張氏嘉其孝且俊妻贅之因家茂林為奉化人今其子姓說說門昌資裕孝讓之風藹然為鄉族望有餘也一日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黨之則在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是門者夫康氏子孫能寶藏越今而時閱之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稽孝子之世而譜其行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題

題董彥醇詩後

始余過竹溪董氏舍見諸少年諷書林樾間童冠相錯笙和玉明時兵革新息肩文獻散落私以為故家遺俗適落然耳越二十年復來前所見子弟皆肄習脩飾咸偉丈夫而余年

浸倦衰交游益荒為之驚喜過望有名儒金字彥醇既詩一小編閱之則其氣士衡入洛之雋其趣仲宣遊鄴之暢也於是與之語累晝夜娓娓皆起人意而每及詩輒求益不置嗟乎士之生患無以為之家有矣患無以為之徒有徒矣患無以為之志彥醇內承賢父兄積累之資外收良師友殫洽之助觚鉛細素不絕於席衣冠軒蓋日盈其門所以開彥醇而迫之以必進者不遺餘力此其志豈小小顧余之不敏何足以慰酬之抑學者之為詩猶富貴之求丹然世以為無丹不必學又以丹為自成不待學皆過矣若必待學而成則當捐紛華索養草衣木食輕寒暑忘飢渴以求於深山大澤之中萬一或遇其人而得其法而世累不可盡棄人亦有自能清靜淡薄不出戶庭而致其人與其書者是蓋有數不可以一槩論然亦必其受道之質去常人遠甚然後可得彥醇之得於天者豐矣其益修而俟焉

題趙考成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淳祐辛丑是時當祭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南息南事亦甚岌岌行人玉帛好問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等何以拘繫如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熟於料敵能得人死力又善置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遷延伺報不決它相繼至幸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為意以故留滯至於三十六年乎正使月呂茂思偶以中毒死其餘者十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徒實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嗚呼匹夫杯酒意氣許

與尚一語不忍負朋輩而况國事樞節銜命如趙君可以言使臣矣得一令長歸見天日而死萬萬無恨功賞厚薄不足置齒牙也而兵交受人使問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死者且盡而謀國之人不知此不可以為寒心乎余不及識趙君士大夫多言其諸子世顯者能誦事實於人以揭其先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澤殆未可量也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所翁畫龍雖近出真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欲畫時遊戲取人練素用墨瀾潑有及有不及乘快隱隱數筆龍藏其中矣憑陵傲兀恍惚變滅蓋君自以寄意為樂龍成傍附題述辭翰散朗與畫相入真奇物也世人見其易就輒亦造次擬為之不滴一突此卷微瀾細霧瀾漫通幅前衝後擁略具鱗鬣點染精緻殆非一時信手之作姚氏謹藏之

題坡書歐陽公鴨鵝圖

右草書歐陽公鴨鵝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夫家從來以為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為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筆法與此略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雜者京西人以名鴨鵝南衙捉伏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為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為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楊雄之無後以為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楊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

次非敢謂我為安然無愧慚於心而有所觀於他日者然其
 家屏處荒遠鬱勃發世至官師公始以名字動于京師不過
 得一編大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
 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遁流分竄於蠻煙
 蠻雨之域洵洵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為無天道矣誠不自意
 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
 譜牒不可詳攷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
 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歲主太學聞有六世
 孫增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為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
 乃相見于杭出所叙次昭穆整整不亂為之驚嗟喜詫當二
 公之與諸賢得禍也驟然在機弁之中想望章蔡威嚴何敢
 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
 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悼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
 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下子孫士大
 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為之驚嗟喜詫一辱其
 身雖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醜籍少余
 年數歲拳奉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清純謙直為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復有
 異評者今又復觀文公親書為公所作吟詠挽歌二幅彌可
 珍尚其時士大夫人人愛惜自重不敢棄其身為不肖者不
 但名義當然亦懼端人正士之不與而或議其後爾嗚呼嚴

題賈休董羅漢

此老禪津詩液流布縑素乃作此變幻詼詭相狎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規求似強勉而不自
 然乃優孟之學孫叔敖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改用小字絕不
 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矣

題秦景山遺藁

余嘗愛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為人排難解急而不
 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能著書書不傳
 自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
 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涉患難偶幸不死晚始及聞廣陵
 秦景山之為人景山與余同太學任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
 策全城及論賞優秩輒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曾次賢於人
 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春容醜籍雍雍然周乎
 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為有本之言矣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信之為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餘水迤居可以養真
 全身出便於馳名遠志故其地常為高人奇士窟宅余平生
 所嘗交游名字班班可按也洎余之來流輩俱盡而惟深岩
 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學者儵然獨盛為之徘徊太息
 州南有貞慶宮當郊關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士曾法師居
 之每歲時休沐講肄之隙必一往臨眺法師又氣誼深古至
 必綢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誦薛公鈞隱岩公詩編相示
 讀之有南華鷓鴣之趣薛門鸞鶴之韻不但葩華搖落之餘
 以歸根反本為愆而衣冠故家門祚荒絕如法師之為人子

孫能揚先譽起遺業尤絕無而僅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諸龜筮然後行事雖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愈瀆卜愈繁乃至筮環琮之屬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山籤詩復據易卦為辭近古矣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緣余仁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等名為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為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嘆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詢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與廢本末不可謂不知其繁矣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詩亦不足以為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亡誰在來上饒有閩清趙主簿携致軒詩一編見示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科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鑒之故不致冗雜散逸主簿君於文昌為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爛班在目為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嘆也文昌詩襲清於放翁潛夫資爽於堯章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閭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為搜訪彙聚以俟知者出焉

題畫

子昂作畫初不經畫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即樹欲石即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

昔有送長纒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為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為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為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

有以得之邪

又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可畫夫惟將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往為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綴詩徯札者蓋贗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煙林水嶼伸紙數尺自非須臾可就想見經營布置時累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生值醉得之良是

題廬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苦簡薄安有美池苑臺榭如此圖所傳者蓋開元間官府就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管飾以賜之又於其中聚學徒五百人非獨居長往之比也畫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爽飛動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家池亭飲於時隆暑會者數客席端仇廉訪微笑問是亭宜何名余名之曰清風廉訪公大喜稱善因娓娓款論移日酒散各別去不相聞然心知其中原故家君子也越四年留信州有妙年書生携其祖雲軒仇先生訓子詩卷見示叩之即廉訪公尊翁所作嗟乎有是狀詩三章皆有所指切而辭情溫厚音韻閒適可以優游起發無急迫苛厲之氣想見其居家無言而令行不

怒而成立士大夫輕窮達忘貴賤所至有以自養亦不遠墮其家聲者用此道耳仇氏世世謹藏之

題畫卷

此卷修顏深目衣裳而拱者一人服同而貌微瘠肩隨于旁者二人題者皆以為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一人或以為楚接輿或以為榮啓期則余不能知也余又有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無席古又未有小冠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而加巾則俱不可知也然筆製精妙自非近物必有博識能定之者

題十一子像

昔吾嘗論太史公敘孔氏門人不當有七十子之數文翁又圖七十二人者于廟皆非所以尊夫子大聖人之生於世其道之及人如天地之成物大者大成之小者小成之而可以數計乎與孔子同時人雖尚多賢竊計未有踰於老子者夫子且嘗問禮今禮家雜記其言多本老子則老子之賢在其當時所管學道而去為君子者何可勝算豈止如今杜君所舉十弟子而已而杜君學仙謂老子為仙祖十子者皆得老子之道而仙吾友趙子昂畫不易得乃為之十一像像繁一傳其於老子也是猶不免作漢人尊孔子意耶

題胡瓌報塵圖

胡瓌報塵圖事且畫史此作騰越精迅毫縷鱗縫間俱有動意是其真跡無疑報塵者異時邊堠以塵起計馬數多寡數騎疾馳東首鳥舉電抹前無行羣後脫追者壯哉

跋劉文節公帖

嘉定初誅權奸以舊老召文節劉公於廬垂入國門出之襄陽其惓惓之心出處進退之際有羨於陸生何足怪哉陸生不知何如人吾聞唐宣公謫忠州無所用心惟著方論醫家至今賴之近世放翁廢居山陰往往野服行山蹊背囊施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為名者人名跡晦著不足論陸氏世有賢達不得志則隱於醫藥事適相襲如此皆文節公意也

題溫上人心經

溫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語人而遇其性所喜悅驩然自留得錢出戶即散施貧者或多則袖携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葛屨放浪嘯傲於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策名貨利為何等物故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蕭荀遊戲遇物立成至有氣力者具紙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聞東昌徐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盡興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為難得徐氏幸寶藏之

書張浮休柳行錄後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間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軒然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為戚而以其身得周遊縱觀為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之為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著孫公同而下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救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及既在行實隸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傳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入者敗形自違裕始遵裕固非

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許之則虧爲人僚屬之誼且既皆受罪於朝疏之則近怨故一不敢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爲好事之助西羌爲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焉而共其祿勝焉而分其功小有及責揭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尚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毒卷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修當魏文節公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間文節家固多士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輿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間爲之徘徊却幕蕭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媿一日從汪村傍近小民家梁度間得故紙一束椅檝而綴葦之知爲梅卷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厓字張甫梅卷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丘壘皆在吾鄉歲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邪抑或如晉宋間人相思念命駕乘輿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屨其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尤寵矣柴君詩極佳字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真舍人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間往往度史丞相家舉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虫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尚能言柴君

黯黯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即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有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之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神仙則已果有之大丈夫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凌雲霞鞭鸞鳳而遊於坱圠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適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沒祇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粹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題孫常州摘葦

孫常州天資篤雅瀟灑人也晚歲歸卧四明山中即園池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篇翰之勤寄簿書之能而尤好哦白樂天詩意至輒効其體爲之得之不勞而神全機縱坐客往往服其敏而慕其達也余以連姻往來屢預其集每見琴樽杖席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及私歎一時風流略與樂天何異亦由承平士大夫氣質薰摩沾灌之所致而今豈復易得斯人哉公既没其子將版刻家集以傳而所作極多力未能及遂先摘刊一二以荅求者此葦是也余讀而潛然昔樂天以無子爲恨垂老手自編次詩文寄藏浮屠之室以求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題趙郎中詩卷

寶祐景定中山陰趙郎中以清材直氣不容於時退居山臺而四方士大夫從之如雲余聞其家客至日以累十數至輒留連竟夕東琴西弈南書北畫談笑縱橫人人自以爲得盡其意也晚年臥病事力益衰然一日無客則爲之惘然不樂

其天性如此雅善為詩規模風度宛然在陸務觀高續古之間而尤精行草每一篇出師於好事者幸而得之尺箋寸楮不翅重寶今府公所收逾至百首又多有余處點定蹤跡不作意而甚諳理殊足珍也剡源戴表元書

題湯仲友詩卷

湯君仲友兵後猶在吳中余屢得其詩讀之蓋年七十餘矣深沉醞藉足稱遺老此卷固是其少作邪舊時江湖間諸公以詩行不少謂之詩客公卿折節交之自莘子山敖器之劉潛夫前後詩禍作士氣稍稍摧沮雖不絕然不得如昔矣剡源戴表元書

政史和旨詩卷

宋時宰相世家多言韓呂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然問其人之賢必多言呂氏夫呂氏豈能皆賢而無過哉君子愛之也從而為之辭至於韓氏忠獻之後一跌而不可支遂使不得容於世論他何令善者亦若分受其辱余嘗疑之蓋韓也多敏於才呂也多遜於學遜而學者人常進之敏而才者人常退之此人事亦天道也渡江以後世家之盛獨在史氏遂欲與韓呂為三文惠開國淳風粹猷載在方冊主其門者人懷卿輔之望兩制以下或所不屑然及文惠之存乃有同產第刪定君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後官者必欲以馳其子其子和旨君又辭不拜夫生而貴有德而祿命也不必以不仕然後為賢而况富貴人之常情二君於此顧能有所不為辭遜之節植於一門非講之而習履之而察有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此固尚德君

子成人之美者之所願聞也戊寅之冬和旨諸孫景肅出所藏和旨遺墨相示詩若干皆清純典密有詩書仁義之味筆墨超勁可以想見其人景肅好修強記諷前言往行本未整整云自刪定以來父子祖孫人人有集世家學問之澤其不在茲乎經有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景肅歸而倡其諸第者思所以承之哉

題萬竹王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應從南來以丘壘在萬竹寮廉岡愛而居之學者因尊稱之為萬竹先生其詩醜醜委宛出於離騷號茶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為端叔之學非薄其學不為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元宗必須由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款篤如鄰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歡其無成而借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緣肯為其學至秀發之子蒞居古桐始為詩有茶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羣從某以棠野藁傳棠野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闕茶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科舉學盡衰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野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為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改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

諷詠未經著屬余許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蕩滌譬如飲食之於庶羞肴饌以為不可闕耳未知詩之雋永極味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味之酸鹹苦辣煎煮百出如膏糜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為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齊侯在馬輿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峽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鬪博下至傳藁生徒執硯童孺歎啞相重亦有法則今一葦衣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凄然孤臣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怏怏歎謂不復談此事矣里閭之間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壚之憶為之悠然上心抑余評于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而能不埋其模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為知言

題王氏寓菴遺藁

吾鄉王氏自伯倫季嘉兩先生不但以文學科目起家其發言制行足以儀範閭里洎官行志足以潤益政治事具山陰陸放翁所撰舉詞墓誌余為兒童時猶及識其諸孫行十數公皆修衣冠高風裁人人能言家世本末蓋可謂桂林無惡枝藍田少凡曠也投老火毀百折之餘乃方得見寓菴遺藁於其孫得塗寓菴名宦字抑之於兩先生為從子嘗以詞賦再貢于有司七上禮部不售僅晚授南廓一秩丞佐小邑權雖卑不肯齷齪苟祿屢與上官爭役錢辯水利列邊防形勢

欲以經濟自見言既不酬即和淵明歸去來辭棄官歸養痲然有近古豪傑之風亦不負王氏家法矣然死未百年宗緒單落殘章斷簡平生辛若纒迹而欲存者幾不自保而其孫偶由甥館宛轉得之自古文人才士學成言立而不傳者何限寓菴之傳似有以相之而然乎因觀藁中同時還往若端本李淳伯吳伯華之徒異時皆崢嶸名輩杯觴冠蓋笑談無虛日而今問其子孫一無在者可為惋歎安知吾黨無能贊汝南先賢傳襄陽者舊者其以此藁補之刻源載表元書

題袁通父詞卷

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題為懷湯師言張叔夏諸人而作余少年時屢過其地攬慕古人風流遺跡晚仰大息亦知為遊行快心處於時舉措輕捷交游易得不知世間離合之苦顧今此樂既不數數而同輩友朋消樂且盡幸而存者復憔悴無聊賴故讀通父詞而悲又羨通父之襟詎能文而好禮皆余所欲為而不可得也

題京兆劉侯事後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碑膏梁之養窮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奪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嚙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為痛惜甚矣故願真卿張巡之待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季陵孔光之惜身願陰君子漸之也謂之媼生吾於京兆劉祥卿之言其父之事亦欲有以慰其心而榮之祥卿之父死於中郎川中郎川者西南蠻夷種所居異時邊吏以恩信羈縻之不盡用內地

法然猶時時桀驁不可猝定祥卿之父以招討深入其巢穴既受約束而變起不虞力戰死焉祥卿於時年尚幼迨長大從人語及本末必悲傷感愴不自禁嗚呼孝哉祥卿勇哉其先公乎然祥卿將家子方好文墨謙謙士大夫間行身揚其先美此殆劉氏義烈之報時方念功豈無知之而為之言者祥卿靜埃之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易以象為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去象不知去象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竊意王弼註未行時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茫然不可復攷余為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為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啟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變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又得今雙溪王公筆記其說以書起家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與於中文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其在文公鄉閭師友間幾於鶴鳴而于和也語曰優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大德已亥歲仲夏十日後學劉源戴某書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氏族惟王最盛最難攷蓋自秦漢初則既淆亂王子朝之後與齊諸田改姓者人莫能辨元城王家有欲以古禮取名而

身娶於王他可知也士大夫又遠二千年亂離竄徙譜牒散亡乃欲追補渺茫無據之昭穆亦甚勞苦欲自吾耳目所可知而又不即紀則愈後者愈無若之何婺源武口王氏獨能知其出於齊大夫王子成父為太原王氏其次居祁縣可知者為東漢隱士烈其次見於韓文公所為墓碑可知者為唐尚書郎玄暉自此下凡十五世其所以能然者以宋嘉祐戊戌歲有七世孫左承事郎國子監主簿知撫州崇仁縣汝舟嘗為九族圖嘉定辛未歲有十世孫中奉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炎嘗為世系錄而其宗遂因之而不散錄成後迄今又幾九十年中奉公之曾孫傳又搜討緜緜增為五卷而徵言於余余既嘉王氏世德之長義風之美而前後賢子孫能為人之所難知尊祖合族之道遂喜而為之書

題周氏先世書帖

余初來杭即與周子一同遊同杭學同治詞賦相善也余先仕數年歸而聞子一領江東學事甚恨不得見子一既死其弟以家藏書帖見示蓋子一戊午歲秋賦初出其父喜其所試如格而書以與之者也是歲子一遂充鄉貢闈之令人悽感又以見異時雖科舉學父兄子弟於平居造次必以成人相期者其事如此而豈可盡廢哉

劉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雖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聲異曲銜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富盛祖述梨園霓裳遺製而為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沉着得意趣邪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真若是與否余不可知然觀其裏裝鮮華徒御輝赫乃如虞卿蔡澤之容辭諸侯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飯水飲之為安乎或曰神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速不供具而佚不館置而能不乏使而子欲以世俗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頗令人增煙霞樓遲之想

題怪木賦篋

文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喜作它畫也州倅番禺吳侯

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惟木一紙湖州自是日嘗併寫疎篋而熙載偶逸之矣劄丘李侯仲賓作竹來自湖州筆力足以追配因請為補遺而合刊于奉化學宮以與好事者共之異時風流潤澤衣被照映於是邦文獻為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夫其駁鄭漁仲以為非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為據何也侯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為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塚之外今人胸中無半卷書輒欲假借眩惑以為坡蹟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疑子由真當為弟叔黨真當為子天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不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灑才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玄為榮之慕觀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誌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獻公所許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直以為有體此誌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氏家實余嘗見唐諸書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特以楷為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起揚縱恣如蹇龍踔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

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來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莊簡正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頓百折而忠純骨鯁之氣殞死不哀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諸公蓋差少遂意由今較之所就亦復幾何於山樓初寒緜閱遺墨為之毛髮森豎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奔蚋集有自庶僚談笑至政府權談可知也然亦往往未久而敗蓋有自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汗人齒頰為千古嘆辱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如張德遠趙元鎮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今觀之人品超檜幾等而一時遇合俱不知檜人固不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因齊方公耕道起戈陽布衣得一科即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數公同黨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沉壽夭非緣忤檜所致命偶當爾耳余來公鄉見公諸孫出諸賢往還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慶弔尺牘不作浮語親晉以來法帖可攷也北岳王氏藏其家右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前輝後映良為故家奇寶然習俗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嘉叟為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醞藉讀之令人心醉

題梅翁書坤六一二文言帖

梅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書法端嚴簡勁如天球大

壁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文言敬義以警發學者尤可寶也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黨謫廉州編管時歸訣其弟玠者也公見二蔡兇威叵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不死觀其隻身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怵迫之際於家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日錄汗皸正史既作此書外別有自撰墓誌文及追薦國忌疏文若干言備載辨誣論等囑其弟密藏之以為不幸身沒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可以為吾之證而已無它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當是時尤以日錄誣歸罪蔡下而不及安石及來吾州作四明尊墓集始明白痛斥王氏而悔合浦之支離回護以為非矣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固尤為未定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年至宣和六年凡強健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殺之而國史未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錄者公之驗也公死之明年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糞穢聞之必唾而公殘篋廢墨脫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寶愛如此士大夫可以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蔓延及於釋氏此蓋喜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者不可專以為據也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者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為人所欽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宦苟達即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

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為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壁輝煌臺榭之徒嗟誇而嘆詫然其為人早汗醜齷齪後巧施為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為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奔吝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它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舊遊而得登奔吝所謂梅堂者藁疏嘔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為奔吝詳論趙蔣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宋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為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初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為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為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

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弘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藹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為幸也不既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有助鑿齒之墨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於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讀併日為之作興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純實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槩于卷後而歸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題茅生刻字後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宋南宮題詩屋壁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為耻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用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隘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衰之季不棄其世守彙史記若干卷入南明山中讀之自列傳以下篇為一詩頭有所規微有所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字擿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為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又早攻詩妥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者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

禮家辨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可相起而不能相為也君尚有以教余者乎

題陳強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懷不可直致輒略加驥枯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其者竟不可讀余為之憤憤久矣山陰陳強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歟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黃帝蓋養生家為黃帝之學者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百家如蜻毛而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說至言黃帝尤怪妄不經更闕明智訖未有深非之者要以資於近用非所可廢而已如此書舍曰非黃帝所作邇世學道之士得而習之固不為無益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為也為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為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我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為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為首始於琴子昂之琴子

昂既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惟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雲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鳥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為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為其音為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為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後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為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維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為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咧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舍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為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為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微仲孝翁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媿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沚之浸雖狹

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管井未濞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常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徵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室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可也

題大學登科題名後

余為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網繆舊故豈如他人朝遊暮忘者逆旅相逢之為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為之重慨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譏耻於不入學而不耻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為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任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既無利祿得養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鈇鉞群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歎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嘆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思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為諸生相從顧不媿乎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水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勝舉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故章儀註經術史事以至巫醫算奕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為常即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

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時衣冠廣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為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嚙口膛目有茫然之嘆每群居燕聚舉簡卷牀第褻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駁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尋常雜書多重複抵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眾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且暮且去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為題其梗概於卷末云

題沂州先賢攷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攷洪範之說壽富康寧考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為之至於攸好德則在人而已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來見古人名賢盛德君子為之歡欣慕悅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聞一嘉言善行亦願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驅迫美誘而然哉以遠者猶然若使鄉鄰里閭而有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而其久也百世猶紀其遺烈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傳之類皆足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亦因之而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賤通得行之而法所不禁則何為而不為沂學舊有忠賢堂刻鄉賢名字于石兵火燬滅矣海濱萬戶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續之增舊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

已得二百九十六人猶恨近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問也來江南以謀於吾黨余嘉輔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做好德者合既力贊而成之其古琅邪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採取寧過於寬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當稍釐汰之使有勸云

題雪竇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麓有二僧剎其陰為梨州杖錫而其陽為雪竇比二剎稍寬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然騷人勝士有事于雪竇者間汝筆墨往往不過單章隻詠以相酬答未有囊括本末而為一書者蓋志曹荒唐行役匆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亦莫得而詳也番禺吳熙載以故家名儒來為州判官奉公檄經過留不暇久猶能採摭詢訪作雪竇行紀一卷事蹟而辭精趣諛而理數不但可以盡本山之故實而梨州杖錫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宜布施此文使剎藏本山以示觀者

題李常卿試稿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干戈以來有身為名人子孫問其祖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聲華詞藻相掩映數百年不墜者宜城李氏固不可多得也李氏自唐已著入宋太常公以太平與國五年登進士第此卷即其試稿中更散軼六世孫宗正公能搜攷訪獲遂復為李氏物今又再世凡兩經兵火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用詞賦未改對策十大夫廉耻自重無挾書假債無冒名請

託人人各以所學著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為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說康成之鄭志皆某物也後世既無專師為師者以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陸子靜在鵝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為之流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祿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乎其人哉提舉學事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篇純篤精實機無虛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矣

題徐山長講義

講之為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浙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素口說後進者實問於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焉今之講師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為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為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既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地理之類攷據思索俱不疎漏古稱教學相長詎不信然袁老廢放加之以驅馳形神惘惘何由頓聞至言乎書此以識槐幕之意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羣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強聒之

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凡之紙臨容丈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寢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為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游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為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乎既感歎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年覽此又為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為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豈易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即與馬推是以論人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媚曾觀其賢易決魏公雖終始不道和而輕信累敗固功又嘗沮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其志是雖欲盡賢之而人豈盡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銳時晚歲識鑒精明純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懷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迷嘯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枝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肅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摧奸抑佞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衆起嗚呼壯哉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出行狀志銘謚議及省櫝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歎悵久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 瀛溪二程謚議

瀛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鄒魯其衣冠言笑雍雍然與人蓋無異耳大程先生亦用此道至伊川先生始以軌範肅物之論有所不屑然當純公既沒衆說紛紜卒能堅忍植立而不墜其師法者伊川先生之力也夫由前之道則廣而難究由後之道則高而易疎知之尚艱况從而名言之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尚之所掩黜吾鄉考功戴郎中為此二謚議時去黨禁之開歲月纒幾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真其孰能為此之言哉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跋宋元憲韓獻肅二公流孟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而餘事為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倡和詩帖如泰山喬嶽巖重不言而雲煙草木自然輝潤人樞卷三嘆

跋吳侯二蜂說

蜂之於虫以螫聞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今以不堪其類之強擾忘己之螫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其類之強擾忘螫之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然不可泯絕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襄城同姓者甚其罪殆與看雲道人此文同義

瓶城軒銘 并序

吳興凌德庸規寢旁小軒為習讀脩身之所而摘先賢法

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刻源戴表元為二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為土然陶人得是土也瀦之炊之而為瓶則一成形以終古至於收藏園莽缺破齟齬亦不能以復補不如為土之為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喜為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慎之與其違時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佐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乎君子之城

周氏彝軒銘

凡人有靈莫良於心存之聖賢遺斯積會拱把百尋咫尺千里叩其造端不越常理常理伊何人之秉彝父坐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禮睦朋友義正放乎君臣曰忠曰教言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端木費辨季由傷勇恂恂充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鈍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友天錫周室之望刊銘彝軒用永鑑觀

昉軒銘并序

日初明為昉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且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為之瞻仰歎咏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蕭子西春

秋高矣方治昉軒以為藏脩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為之銘曰

群動夜息人方安眠我視闔室燭龍在淵亦既旦止東方戴明乃見旭日心虛日清昔晦非沒今明非出動作為光虛靈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趨嗜欲薄蝕紛華陰霧敬謹保毓勤勞運為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蕭子勉哉常如始旦

朱漆印匣銘

彪其鞞日見而不鑠黜其中靜乎有容處不失方出不近迂楊朱氏之徒歟漆雕氏之徒歟

復心齋銘

復之泉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里士陳景惠取以名讀書之齋曰復心而剡源戴表元銘之其辭曰

陰六之極是為寒冬天道當復雷行地中我有篤友於馬觀心不出戶牖明神昭臨方其未復天地懸隔乃既復之如還故宅父命子諾夫言婦隨行行伍伍無闕無虧無闕伊何其先本全無虧伊何遊乎自然惟茲精微不能絲毫脫則愈速抑之滋高勿謂既復返亡遂奔守者少怠冠窺爾垣東爾筋骸攝爾知覺百爾所思不如善學桓桓齋楹爰揚良箴先哲實然匪惟斯今

孫齋銘為簡池劉氏作

遜食不嗜遜步不彊遜獲者兇不得肅其堂遜言者玉管全相我行四方求道荒荒歸治一室芟編鋤疆義以為疆禮以為隍慈以為梁德以為航蓋不但却踵英雄之林折肱紛華

之場方將幸嬰兒之三舍辭思父之五漿又安得以今之魯狂擬昔之蜀莊者乎

十屋銘為時上人作

我聞黃庭泊田以寸治寸不勞而收千萬四方之流出自金仙乃有寸屋其法同銓惟人一軀不能數尺心居殼中如苞係棘厥苞幾何纔寸而方靡至不受有聞皆藏道義輻重事為鋪設父愛子恭師和友悅人求容實我獨容虛實計不足虛存有餘卑儉為楹清淨為梁載以正直覆之慈良燕處橫肱美寢便腹六合為胸八荒在目廣居雖廣以寸為度寸寸不已莫窮其數剖爾高鑄徹爾藩垣宴懷信踵以據無垠

君子軒銘

蜀牟先生名其婿秦張橫授徒之室曰君子軒取孟子所以教者五之辭云剡源戴表元為之銘曰

維古君子有國有民德符命圭化行垂紳王風之陵賢不必貴乃有專師以名抗位舍爾洪荒從爾澮溝八荒茫茫雲興於丘哇收經鳴櫜夷道開業王之門三千其來嗣者鄒公拓孔之疆舌舐楊墨氣塵齊梁道拂頓磨明涵陰潤力施一夫功踰千乘我聞至言厥教雖五泊乎有成一似時雨肅肅軒楹雍雍佩衿哲人嘉謀如玉如金莫尊匪禮莫善匪文咨爾君子各敬其身

奉化州庠小學箴

維人之初其天渾渾有識而爭能言乃昏方其未然揖遜折衡習之既堅履誅莫從於昭先民厥重小學用耻與畏因恭道覺童牛受穿負載千里良駒服羈以配君子有一點悍羈

轡毀車御者惡之甚於樓狙記誦蘊蓄詞章潤飾專精素時矜能敗德姬父翼異虞舜素蒸任如鴻毛舉莫能勝噫嘻州儒聚講有廬魁彼群髦亦步亦趨我作訓辭爰警傲偷匪我則然維聖之錄

袁氏字箴

國袁氏子璉字敏存請言於剡源剡源為之箴曰繫玉之生與石同族錄有其文以追以琢厥文伊何外潤中明潤溥陰施明涵陽精惟禮有確取材斯先純和粲通芬香潔蠲目持踵從息視心聽臨之孔威易敢不敬堂堂袁宗累世朱紫政流岳牧名在圖史迨爾賢祖沈厚寡言孝通神明信乎魚豚鍾慶於子是為名父培壅留耘勤勞纂組為茲嗣續厥惟艱哉負重惟德致遠須材有一怠傲如器斯捐奢浮沉酒取介招顛覆老在席恭陳訓辭兢兢惟謹敬以存之

真賢二首

遊戲夷惠之間雌黃管葛之上蓋其為近達備近放慧近直邊近讓至於潛光返獨澄源觀曠審一區之易足悟兩岐之皆安固不啻其為風平川淨天融雲益也
此翁足未嘗出門而心游萬里言不能脫口而手評百家故知之淺者以為江湖朝市得其真者許之泉石煙霞噫嗟乎其無他乎抑猶未免於誇耶

仇仁近真贊

廣袂長襟纓緘其胡素絲以為絢尚為是雍雍于于非平時慕作洛詠而歌吳歎者乎

鮮于君真贊

不可以為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騫於功名之途夷乎惠乎魯
狂之徒乎

周義烏真贊

娉娉乎若無所為嘒嘒乎又若有所思頎頎乎若氣盛遠馳
累累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與誰歸後有作者則不可
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為宜為無町畦乎為嬰兒乎

徐仲彬真贊

吾觀斯人胸襟漫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寬眉睫鬱勃有會
活十萬生靈之績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可以飛書走檄
縱橫應敵者也

單吉父判官真贊

吾觀其人鬚眉聳脩巾履整飭脩脩乎似不欲一物之干其
靈臺而焦焦乎常有疾奸豪憂黎庶之色殆可與為祥風塵
雲可與為雷霆霹靂者也

韓仲友真贊

謂子質邪錦心繡肝謂子達邪草衣弁冠蓋世之疇人天欲
完之而姑試以世材之難不然宅於荆食於韓宜可以偃仰
盤桓尚何為飲鏃縱橫之林而遊帆功名之滌邪

任仲端題真

衣冠禮遜以為雅飾詩書意氣以為清腴望之儼然知其為
東魯之徒

蟾上人真贊

此老以清峭為骨故於物無所屈以慈和為貌故於人無所
較至於縱橫翰墨浮沉談笑則又庶幾乎棘端之戲猴管中

而窺豹者也

東坡雨行圖贊

玉雪心肝泥塗巾屨赤壁磯而褰裳徐步宜乎馬呂諸賢接
之鑿坡禁苑而不為榮章蔡二子投之蠻煙瘴雨而不加懼
也

贊蘭石

風柔日暄不自以為妍崖枯水縮亦不自以為惡此之謂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耶

贊畫鬼戲

水息輪停風休綫偃有何煩勞作此舒展
一毬在肩泉鬼驚詭不間施為以目相語
驚飛於天與汝何毒陰機激之為是反覆

胡蘆在手良當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
冥行意坐不害為嬉枉矢哨壺從何得之
削方簦毫周代蹴鞠嬰兒之心百死不贖

贊畫龍

為
溝江湖吾窟宅噴雲霧其裳衣誠無求而不得嗟無出以何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獲約不擇已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當忽然
之警而不惑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有氣誼敏決者
之所難也而或談笑造次兼之不既甚可稱乎然其名字不
幸湮沉泯滅於稠衆之中沒齒無所表見僅幸而天報之以
賢子孫尚德君子惟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得彷彿其為人

若千戶高君者可謂希夫高君諱忠義族世出肅慎氏當金之存世襲千戶君父自遼東分鎮洛陽五橋寨於是君生方十五歲父以調發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攝軍伍有能名金亡居大名為民有權豪張宣差占據新附戶四十餘君引義訴列奪而還良蔡罕公開行中書省于三河之上帶銀牌為其府參謀軍行繫囚如麻君一一審錄疏理免者以百計雖受罪自以為不寃至元師南興充軍所儲和雇運糧官漕輓百餘萬石襄漢間接餉軍迴猶有餘積以功最當峻遷十二年十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某教習儒業不仕孫男天祐今為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問理官君長於弓馬射獵百步內不發虛矢性質直不好浮屠老氏見貧困者即解囊賜給無吝吝客渡江之役汴梁多逃軍黃河置禁甚嚴不得脫則往往於民家傭雇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輒餽粥之且喻以理法勿為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遇俘掠男女骸骨暴露道路間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怪嘗督糧經汴梁西鈞州暮當宿驛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篝燈至丙夜據牀瞪坐須臾有扣門者問何人不荅再問又不荅遂問汝寧非鬼乎敢入即入其門忽自開形狀一似小嬰兒而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履稍近因手擒之亟窺走出稱官人我再不敢來矣次夜又聞牕外悲啼聲問之云我即昨來取履幾見擒者且吾本欲伸冤非妖也吾本州家庖夫為前驛吏箠死埋甕後每官來出告訴而官反怖我故不得聽我語耳君憫然明日為白州將理其事搯所指地得白骨一具改瘞之驛遂無事余嘗涉獵史傳凡君數事皆數有而求

之今人無所見以為根殆風氣日不及古而為流俗汨沒以至於聞君之舉謂之近於豪傑特立獨行之士非歟金兵潰時君孤行樂陽道中一人對面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竊意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衛之射不得侵賊不能害世謂沾沾沽名行險之人禍福可以智計避就又非通論也謹述

東平趙氏述

東平趙仲文繇浙西臬擢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備官屬得上謁見其貌甚溫氣甚清而言甚文心賢之然舉口輒不能忘其鄉若無意於出者余疑馬曰吾家壽父年且七十有四母閻夫人亦六十有九凡仕欲以行志吾於仕幾何志於何行而先廢人子之養乎余聞而重賢之既而出其家乘一通曰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亂宗族世次俱莫能稽攷而趙氏所及纔止此往者不敢臆補夫今不圖恐愈無以語後嗣傳永久幸為我述其槩謹按趙氏自諱海府君以上皆籍東平汶上縣泉溝村累世疊疊墓域在馬惟府君父避難暫徙鄆城縣死遂葬縣東下馬頭兵定子孫復還居汶上府君生瑞字祥卿是於仲文為父嘗為浙東處州平準庫大使考滿不復仕而耳聰目明膂力強健無異年少所居雖屢郭田園地榭別業悉在郊外軒車騎從行留自志足以娛老時時為仲文一遊江南不久即歸仲文與二季咸有子息讀書應門舍館繞膝足以承養噫乎仲文誠如公言人生至樂孰有踰於父母兄弟及時無事春秋歲序展省丘壟烹羊烹羔燕洽宗黨綢繆姻友處有文酒絃奕歌笑之娛出有弋釣浮游登覽之適其與誰鄉素土衝暑漆冒風雪以規錄兩之

榮尺寸之積者相去何遠遠哉余不及識乎準公東平古為聖賢宅里名儒鉅卿今猶林立觀公之行藏進退及居家教子可以知鄉閭風俗之美師友學問之益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詎不信然敘家世竟因附見區區歎羨如左仲文名燮弟某某是歲大德九年二月四日剡源戴表元述

知奉化州于伯顏去思碑

奉化之為州山疎而水迅疎故土居者清勤力業而少餘貲迅故仕遊者儻佻外顧而無留心鹽絲蔬米埏冶果植器畜之饒不逼於四方而衣冠文墨閱意氣之交異時常與形勢相為長雄故其民亦或號為難治大德癸卯冬薊丘于侯以九卿世家來為守專用忠厚文雅廉慈撫柔興弱銷沮翫競一年笞榜輕再年符移清三年科擢平逋流還鄉凋瘵完復吾與黎民漸漸知為生樂矣秩滿久不得去而天災作於浙東飢餓厲疫死者相枕侯日夜與其同寮謀所以拯之官糜有給隣餉有勸野劫有禁道殣有葬至於力不可施則以降實減征懇籲于上蒙麾犯怒必得請乃已迄于今荒墟廢壘間猶有談笑炊耕以齒人數者皆侯之惠及州民既更生益乎侯誠熟侯教呻吟按摩動相聞知亦與恬然若安居其鄉而忘去者今人常稱近民官為父母父母之於子寒也常恐無以覆之餓也常恐無以哺之危病也常恐無以護之比其既成立也有禮馭之有過怒之然後父母愈嚴而子愈親若于侯之於吾州安能使人不親而懷之乎懷之不已爰發於言之可傳必載之碑繫之以詩曰維明有附庸負海西南名張實樛民不勝堪孰返其逋有侯氏于郁郁舒舒清言

雅趨亦既構宇乃疆乃理天降飢荒奪其乳哺其墟作家續骸為人呻吟笑歌繫侯之仁侯性無怒侯軀無欲驅疾瀉扶導饘粥民曰侯使毋我遺侯曰勿止我非爾私凡人有心以已為則無窮之瞻繫此樂右

王氏于葬述

人之常情莫美於久生莫不幸於夭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為不如包羞而疾死顏淵伯魚楊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劣矣人之念之也以為其身雖死而名存是何區區無常之好惡若是乎相懸邪蓋幽明善惡禍福之辨至於無可柰何而後不可以無君子之論濮之王氏于叔愚甚慧而賢余與其兄伯溫遊其兄屢稱之既而其兄之友又皆稱之既而叔愚之友亦來與余遊叔愚之友又皆稱之既而非叔愚與其兄之友他與余遊而知叔愚者往往又皆稱之余奇焉而叔愚於其間亦自多與余遊余因人之稱而察之良信無幾何叔愚以大德四年某月某日感疾死錢塘城東客舍年纔二十一於是叔愚之兄哭而悲之曰吾失才弟矣其母悲之曰吾失賢子矣叔愚之友若其兄之友若鄉里知舊悲之曰吾失佳友矣吾黨識與不識同聲悲之曰國失一良士君子矣觀者既傷摧痛楚無以自容而踈者亦復嗟憐歎悼不能為懷夫斯人也天既生而材之驟焉而奪之何居嗚呼是真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人之賢愚材否可以力為而死生壽夭之不出於已者當姑置之使勿亂吾意故夫子慎言命取無名幾老而不死而以朝聞道夕死為無憾叔愚年雖不高今觀高明之家處貴權通顯一人百年之間誰能不死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既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為設客主人問答之詞以廣其意

一日輶車出門柳絮載道亦有能使人嗟憐歎悼知吾人之於叔愚者乎世之名譽或有能以矯取而至於行眾致遠則必敗叔愚之勢非能致人以自厚也而自其家庭自其閭塾推而致於遠且眾舉皆稱其名而信非有所聞之實而能然乎是則叔愚雖死而賢於人固遠矣而知叔愚者其何悲叔愚諱友賢其先世本居東平祖仕漢因徙漢父演卿嘗佐新宥帥府典籤家世敦雅清素故叔愚生而疑重寡言篤學幽亂能文章其漸染服習然也死之年某月某日葬某州某原前葬諸公詠文挽歌之類哀為一編屬余敘次遂為略具梗槩而詳其儻然者以釋叔愚之親之悲而亦以風勵吾黨云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鄉鄞黃門屢歷兵革頽頽世紛捐家勳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壁之一壺之波流然而儕車代駟弛檐揮擾寧館庖之不繼閭倉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徐舉優游內息出無蕭朱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泛穎洽典邇籍油油乎頽充氣盈華春盛而方敷脩脩乎材堅氣良兵朝餐而待擊雖徵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為几案之玩階除之飾或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所溺王子聞而嘆曰於乎嗟乎是何傷乎蓋聞事有不期而相後物有適至而為娛客不愧夫重龜疊組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輦千夫以斥死囊萬金以聘姝歌喧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十家之須觀其睫暈欲嵌體疲索扶意昏昏然不接棄咳唾於湏臾至此窮厓之顛絕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四無人以惆悵忽見奇叢異幹瑰質瑋狀至戀惜以忘歸為游揚而咏唱使客評一境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果就為之賢愚將悠悠而無當舉吾來於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園荒煙

因前時之燁燁常鬱比而雲連雖蒲翁分根於遐徽珊瑚移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伴癩而吾一夫之宅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類清陰之見覆幸斤斧之相疎風春雪臘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携琴擊壺醒則行歇商山首陽醉則卧遊無懷華胥竹當輟爾而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數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喻類然忘言但見儻儻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寬室賦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曰吾疇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廢縮於勢祿之途數驚而多而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攀腰展髀野慢以為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囑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為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播唇觸鼻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之旂憤憤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戴某聞而嘆曰先生寓言哉今天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微稼於器而菽粟不分水耕露斲水種火耘彼豚田者或愁乎勤嗜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畝畝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繇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渚震澤之區由其濱者饒於壤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畚弓培寸壤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嘗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種道德畦畛禮義插括羣籍雅崇列藝豈第聞望

以為嘉穀優游篤老以為樂歲方欲發廩庾洽春秋邇無鄰之不恤遠無乏之不周者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前扶後扶嚴良日進迎猫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清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深盛馬而神莫子吐蓋載馬而冠莫余侮不競不婁不羨厭土亦不穢予宇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為政也往往可以馴盜賊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媿耻於其鄉嗟乎先生逍遙茲堂想見鄰曲闌風而遜畔交游熏德而稱良人懷閭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後道路歌惠寧祇降康門比甲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多獲本鼠壤之餘糧何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於於時農祥麗天東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啓關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為賢於張老之須

寄安齋賦為廣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救貧讓安於不屈內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為衣冠鐘鼓粹然辱之以泥途袒裼而不知其為泥途袒裼故能除藩去蔽剖觚破鑄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楚龔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菴賦

宅佚師與水晶宮道人遊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既而有居問

其名曰吾之居姑為一大菴馬而無以為之名菴之大若何曰吾之菴以鴻蒙渾沌為盤緣崑崙蓬萊為枕托羲和光景為啓閉山川烟雲為聯絡春秋花木為遊觀江湖魚鳥為賓客出無扇鎖入無住者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曰異哉菴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菴宅先師歸而言於剡翁剡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也道人名之所指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覩於南崖之鷓鴣東海之鶴乎夫南崖之鷓鴣朝闌枯虺暮伺田雀投危抵隙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饒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自無望於騰天池而冲雲激東海之鶴則不然神清氣迥欲鮮味薄蕭森尤爽權變卓削飢餐沆瀣倦倚遼廓若可以遊溟茫誇冲漠而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仙之羈勒若是者皆累也今宅先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西竺之學既自以澹玄茹妙除煩去縛棄世絲如蛇蛻擅天和於龜殼固當捐忘名實消融知覺據逍遙為安堵泛無何之空宅猶復憑無較有誇宏眩博前騫後罩東覽西略達者聞之得無有笑列子之御風齊侯之糟粕者乎於是宅先師聞之微笑取茗更瀹翁亦輟然振襟而作

竹坡圖賦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蘄李仲實圖之剡源戴表元賦之其賦曰吾聞楚江之濱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土植從古昔而已云有一萬人宅居其隈風煙微遮雲霄去來騷騷乎若環群自束前塵幡而後羽騎脩脩乎又若離塵遠舉凌貝闕而登瓊臺於時雪止逆敵風微帳開接鼓吹羅罇響撫群陰之淩

娑眺故丘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麗開皆已聲消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鬱然高出乎氛埃則豈不可為臨文感慨顧景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爾物之於形久無不化金銷石糜川埋山罅而况工力之所轉移塵土之所覆藉曾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為乎欲尋峴首之留連踵牛山之悲吟乃有侷僮奇士恢疎通儒酒以秋兔之鬣寫以冰蘭之腴優玩食閑津携張趨內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之娛觀其乍起忽仆如鸞復笑歌烟偃露滄陰吐照縈紆歷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訪藥慕蘇門而聞笑然後存浮居之勝觀快長年之清眺主人於是齋形返息類然如醴賦微言以三作期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戴子既為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哂然而嘆曰戴子將隱乎抑將以為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子曰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為為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稚七暑而一葛十脯而九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內怵惕而人莫之知支隙巢以窺伏矜憊憊而逃噓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為卑而何暇於隱何以為德哉客曰子不覩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為飽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

利業以闡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遜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經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燁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曆以退合度子母以昔之揭揚而病今之觀覲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奉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為傭胥亦或以為夫一以子為羈雌亦或以為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譏人不得以錮子之衝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擊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菜蕪賢黔婁賢而死不衾菜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圖之縮於貧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忘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闢略乎隘夫曲士之節而蕩靡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蹙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携孥東西竄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垣有雀囂囂亦倦於行顧瞻嗟傷潛然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色親鳥巢於林獸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

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其舊除荒疎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雅于子子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襟振弁粲齒舒頰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馬綠物而喜夸者喜權諱者喜市荒者喜色貧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圍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為人化虛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化恂恂骨肉感嗟嗟遂園樂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庠放象舜實為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軀急語唐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為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莞爾頃先生之身雖窮不偶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者分饗併餐衣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飆聯席昔也斯墟風棲霧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營飛燐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伸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畝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益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為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眾容酢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眾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薊丘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
莘士風度瀟然異時嘗以息名齋屬剡源戴子賦之賦曰
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
誦道遠之篇跨鴻蒙抗青雲同游星辰動握天鈞蓋其道術
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
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而非家雖
驚隘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覩之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為
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漚息而為水則波然而起不知
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以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
而木窾之鳴木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
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
於水漚風木之相遭雜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
有誤飲食於田獵感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
鐘而不休思束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北其轅
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
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
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撓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暗
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耶故有南華儻
恍之裔西方奇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談真凡皆容所未喻
吾將叩之其人

靜軒賦

東平間公名某居靜軒剡源戴表元為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

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教之以學然又絕語久
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愛憎之荆棘於是教之以息交則不
能蟄穴而栖巢教之以寡求則不能餐松而飲流故嵇叟以
慕仙傷生楊卿以忤物招咎皆屬先盡柔木速折惡影者走
而滋多逃聲者除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子
不觀於空洞渺沒滄溟之淵方其夾陰谷瀉層巖經蒼秦而
始激觸繁紆而彌喧迨至乎鉅海則沉沉湛湛人莫測其虧
全又不觀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悅後者誰推但見河漢
鳥飛而兔沒草木實落而花開人之管管與識俱生識步而
馳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其同情惟夫大靜之士
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玩外物若蟬蛻戲世好為孩嬰時
然後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搖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已而處
則鷓時而鸞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收而雲息時然
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夫與碌碌之
俗子勺水盈縮杯羹温喜間有聞蘇門而習嘯望箕山而結
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誇海
市也

容齋賦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問曰
是非漢人之所云白壁不可為者耶公曰不然因擬其意
作容齋賦久不即就而公歸東平懷感舊話不敢負言
乃為賦曰

大智幽小智仇機鳴轍奔萬類一丘厥有黃髮真逸青雲雋
遊靈駕於希夷之林濯纓於清冷之流寒泉羅之相役弛然

示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瞪目驕面怒腹威崢嶸以思逞如不行其所欲既靜埃以自休亦逡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薰者雄才十百者不強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庾舉而投之大倉不知其有潤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寓之滄海不知其足豐狐之擇燠乾鵠之違風知陵阿叢薄之功而不知託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龍神於勺水儵儵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襟日容于士仲尼間居容于七十子當其垂紳端委擊拳曲肱前俞後唯而不為之喜及手危疑轉徙詩騶鴉歌虎兇風披兩圯亦無所毀第汎汎而容之遺簪墜履殘篋贖盒或聞風披靡或承流逆運不知其幾蓋何必家陳羔雉之贄人推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嘗趨明堂而遊闕里彼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侈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芳躋唾面敎忍佩韋矯溫所謂擬富於聯珠之室衍明於扶桑之敬吁嗟乎獲容於人則幸爾鳥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為胡麻外白中玄嗜微心之良苦微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饑迎之有節閱且且而不愆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是物其有識可比義於戎察惟太陽之委照晴一物之得遺彼兀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輪動於呾畝致展轉於遐溥迹其華聚聚以淡成幹亭亭而直致陰回翔以蓋屬膏湛淖而珠媚疑本質之過清常凝溫而抱粹庸過曠以不傷表孤妍於衆悴且其比本近仁嚮明近智蹈約而不移近信在

困而能恭近義故論胡麻者以為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良醫之德行依飛仙之服餌也

蠅虎賦

有虫翼然既孳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距眦踉振擲是謂蠅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間群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掌中以弄以嬉憚不敢動螻蟻蟻先生忻然笑而置之我聞古人龍猶可繫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為鄰嗜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之道秦虎居以為徒出以為御又有入馬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道甚怒嗟爾蠅虎何為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耶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為不仁故見畏於蠅其所以見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噪擾極衆庶之所驚纒至人之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者必奮力俱強而乃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瓜距而凶搏善良以為食腹膏血以自豐其名為人其實有速愧於爾虫者矣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而儀衍控謀拱揖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內一身之間陰陽水火冠奪百端有道於此愈攻愈堅泰山裂車而目不睜疾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航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于世於須臾忽微虫之過隙謂振古之如斯復誰喪而誰得於是先生頽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聊優游而偃息

碧桃花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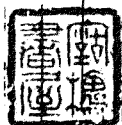
王贊公家既燬於火儼榛覺之遺墟紛風披而雨墮三年亂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輝於甃間主人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愕眙乃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花也胡為乎來哉且其為花種之實艱上不溫而不墜歲不遠而不蕃睹厥種之瑰奇疑仙人之所植故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逃空虛而遠適曾日月之未賒厥登燦剛厥礫交加偉尤物之突生誠可駭而可嗟野老既去主人默然徘徊花間花若有言於是主人遽然而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物所以戲予者耶此非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為慰予則我也既復其殃一以為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楊建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園一葉之見材爭獻妍而恐後當其供娛燕遊進幸俎豆土壤飫乎醴肉丘隰眩乎組繡蓋有海西異域之植嶠南遠驛之果勤追風之飛騎煩浮天之大舸散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盼之娛迨乎陵遷谷改時異事殊視茫然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於劫灰之餘顧樵蘇之見救與匠石之不誅反不如漆園吏之所羨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為累事有當戚而可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園雖故物之已非而為我者自存訊鄰里之在亡對江山之無恙持壺觴以相勞發懽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突馬階除見此聚者矯焉若凌虛碎墜翕然若離羣獨至淡焉若鈴容素賦將壘將廐弟予厄而悲飄鳥又若茶裳縞袂將翔將翔幸茅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可勝視若商山之皓須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嗟而嘆異又若西山之陽孤竹

之子亭亭水映嫩嫩玉峙掩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趨避也取孤瑩於衆妍時臨風而興喟如是花之吉祥將慰我而非戲噫嘻嗟乎物之無情妍媸美醜待人而名亦有不待人而生人雖至靈悲惟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之櫻渺遽廬於宿信任偶意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今者之非歸尚安能以私心之察察預一物之盛衰其來也無所期其泊也無所羈其鬼然異也無毀無譽其皎然麗也無潔無緇與是花兮相忘聊遺老兮庶幾

觀漁賦

秋潦既退河歸故痕童子六七携畚出門載奔載手集於河壩先生異之往躡而觀乃見衆童脫衣僕足斷渠起懸翻水使涸或運淖沒膝或揚泥沾膊或傾畚挂箕或布葦行筏或羣蹴鼓譟或獨仆發譟併力競勞有類竭作先生曰唵爾何為乎有叟在傍倚策而吁曰童子之知爾將取魚每歲八月大水激漫濱河之陸湧浪如山常有大大魚隨潮往還彼一童子及潮未汐往漁於河得魚盈尺今此巨浸與秋俱退渠居平陸不絕如帶衆童惑焉求魚於渠曾是區區魚得而歸且雖有魚其獲幾何常聞漁人日漁於河出市售之味薄少甘得不償勞甚渺而織一網出海百夫屬厭視河之獲力減功兼我求其說漁何爾殊海勞而苦河逸而腹苦厚腴薄勞成逸敗所以論魚河卑於海蛟鱷之宅風濤之淵健者以奮弱者以遷亦若吾人隨鄉論賢故瘠土者材而沃壤愧焉議河於海無所取辨曾是沮洳蝦蟇蛤奔并勺之水可得而言先生聞之愀然而慙慙然不悅問姓名倪首不荅顧謂童子

汝漁且止吾聞是邦有隱君子汝往問之叟寧非是耶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四明戴表元帥初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田穰苴之事薄矣太史公為之論次以為之傳非賢之也易曰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田穰苴之斬莊賈也盜齊之漸也方穰苴以羈旅之餘受兵戎之任名實未必深乎於齊而莊賈者齊侯之寵臣也夫以寵臣預兵而加於羈旅之臣之右其驕蹇而難制固宜然而穰苴之所自請也已自為將而請君之寵臣以為監既許之矣而逆為之約迫為之期待其至也而借為之辭而斬之此豈有不忍於齊國哉且燕晉之師於齊非有旦暮之急遣一素貴幸之臣而親戚左右為之效杯酒殷勤之權此人情之所有也籍令穰苴欲申其兵法當先為之令俟其不受而後誅之或不可已則遷刑於僕御亦未太沮屈也而若是不能終日馬何耶賈誅而馳赦者僅免會燕晉亦解侵疆悉還齊之君臣端揣馬拱手重足以須犬馬之命田氏之篡齊而有之豈待海上一城之遷哉嗚呼自戰國以來篡殺遂為常事而權臣盜將未有不先立威於君側者皆用穰苴之道也漢衛青伐匈奴蘇建盡棄其軍青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聽天子自裁曰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者郭子儀以九節度兵圍鄴制於魚朝恩為軍容宣慰使而無所統一以至於敗歸又為朝恩所困然終身不敢失為人臣禮此非將帥之事也

讀吳起傳

世儒言吳起未有不輒然異之也嘗讀其傳而得其為人蓋魏公子所謂節廉而自喜名者起之實錄也當戰國時士之道先王而守禮義者鮮矣俗猶為後衰而起也及事曾子曾子以孝聞魯而議起者曰起之學於其門也蓋母而訣殺妻而求將世有學於曾子而藹母殺妻者乎若其答魏文侯舟中之問與夫遜田文辭尚主趣舍進退從容可觀則猶曾子之教爾學不勝質溺於技勇後人循跡而議置其輕者推其重者名之為薄夫君子惡居下流其是之謂歟

讀孫武傳

或問戴子曰子於田穰直之斬莊賈嘗甚而非之於孫子之斬吳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直之將兵苟惡人之監已不如勿請既請而從之不待令而誅之是欲借莊賈以威齊也吳王以美人試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從而後誅之則是欲售術於吳耳然儒者多言孫武治兵無驗吾併疑試官人非事實太史公錄穰直事以所聞適相類故牽聯書之歟

孫臏附傳

按太史公不為孫臏特立傳而附於孫武蓋其事微耳而世人稱之嘗過實夫臏以刑餘之人而投齊依俛然求得其當以報魏不啻卻克笑變之讐范雎折脇之憤也故其從田忌也一舉救齊再舉救韓皆不以取救為急而急於乘梁之虛而殘之者此其志無一飯不在梁也馬陵之役耻幸僅伸而終臏之身不聞他業可紀就言兵者窺之尤淺之為丈夫哉

伍子胥列傳

昔者嘗怪孟子言君臣之義於齊而有國人寇讐之報曰孟子以義教人者也君有不禮於臣而臣不施讐於君今也教人讐君而得為義乎久之而得其說曰此乃古之君臣之所為義也夫國之有君非以其國私之也蓋將有以為其國也故固得擇君而治臣得擇君而非使之傲然無畏以為上也當戰國時士之仕者猶無當國故孟子以之警動齊宣王而著為驕君之戒若夫人臣之所自得為者則必使其君待之不至大馬草芥而後是也然自孟子之說行而世之悍臣有所不直於君則悻悻然欲甘心焉曰君固有可讐者也於乎此非伍員父子之於楚其君臣始之有不盡而終至於多傷其義者乎且以楚平王之無禮而伍奢傳其子建奢以正諫觸死微員之逃則與其兄尚亦必俱死罪在平王無疑也為奢謀者欲忠於建則勉建無怨可也欲全於身則知不可諫而去之可也建以諛諫身以諫死由君子論之奢猶死於職也員為入子至於殘宗國以為墟發君屍而行戮其不太甚乎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昌黎韓子嘗駁其語以為不可施於今世此正伍員之比也後之論君臣者當擇於韓孟之間也哉

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為讒愬夫子之人夫子不責而委諸天命以為不當預弟子數而蘇子由古史修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伯寮而盡錄其語竊書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

而凡為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弟子服勤夫子之教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其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大史公之錄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為翹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蘇秦傳

蘇秦戰國傾危之士也世之人有稱之者以其能以口舌擅却虎狼之秦令其說行天下不至坐受秦禍嘗考之事或不然方蘇秦自齊歸周自周而之秦然後之趙之燕之韓之魏流離狼狽不勝兒童婦女之所訕笑苟得一言納之利從則從利橫則橫其區區窮謀本不專有擅秦之心惟不得於秦而從事於諸侯耳豈得以魯仲連虛卿之事比之哉如其所策誠能盡其形勢之強士馬之盛而用之秦人豈真不得以逞也君子之道內誠其身而後能誠諸人齊之管仲相其君九合諸侯其事偉矣而不免有叛之者泗濱之閭至無以服楚六國忤忍之君視其親戚骨肉有不能自託而能托唇吻之外交以待斃於秦乎從敵國破而蘇秦亦以謀死固理之不足惜也昔者嘗怪夫子數稱東周蘇秦之時周至於顯王益不振矣先王之遺風猶或不墜故蘇秦東學游說於齊而洛陽之兄弟嫂妹皆能非謂以為非其本俗當是之時得孔孟之佐外以禮樂交諸侯而內以農桑治其國東周之是輔尤賢於諸國萬萬也蘇秦初干顯王顯王既薄其詐不用而

縱其說於諸侯諸侯之事如彼周又他無賢輔秦以夷狄卒併天下有之豈小小之故歟

張儀列傳

六國與秦皆有併吞搏噬之心非為一君獨賢也顧秦幸而成耳而世人罪秦不置者以秦戎狄而資之詐也以愚考之秦之行詐不信於諸侯莫如商鞅張儀二人之甚而鞅至自衛儀自至魏固非可專曰秦許就二人考之鞅之不信又未若張儀之尤甚也當儀之時蘇秦同學先以從約取貴儀後出不得不倚秦以為橫迹其口舌反覆傾人十城然後利一邑陷人數鄉然後進一號本不當責之以仁義長者之事而儀之始未得幸於秦屢屢餌其父母之國以為已食此不特商鞅之所未為亦蘇秦之所耻言也吾觀張儀欺楚楚怨欺齊齊怨雖其終以計免猶皆覺而疑之獨其欺魏魏人至死不能覺其為賣已也平時腰金結駟伴往來於閔河之上梁地日削儀身日貴及其歲晏寵衰秦人以禮歸之於魏使之坐速冠兵以傾所居之國而魏之父兄弟子方與之優游談笑而終老焉有商鞅蘇秦所無之毒而無蘇秦商鞅所有之禍世之奸人如儀者可不謂行險僥倖歟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戰國之世秦人以形勢詐力頭頑諸侯故為秦者易為功而事諸侯者難為力樗里二甘魏冉之於當時固非有過人傑出之謀而白起王翦雖為善戰然不過縱燎於順風林果於垂熟而凡其盡銳以為取勝之道者皆其不可再用者也此非惟不當責以古良將之風其視同時廉頗李牧輩猶遠規

之而得為賢乎蓋當是時秦勢八九成矣天方假毒其手以樹君中原誅不必工所施而服戰不必良所向而克彼諸侯之臣固有賢於樛里二甘窺舟之謀勇於白起王翦之戰其君用之未必能專信之未必能決而又連栖爭鳴佐寇自賊顛倒謬誤卒俱墜於彀中而後已而數子乘時逐利各以能名見登於好事之齒舌彼諸國之臣其材實過之者國敗身辱而名字因曖昧而不彰豈非所遇者幸不幸歟

孟子荀卿列傳

古之君子其學為己也而不專乎為己蓋其得之也有餘則推以與人也不患於不足成之也勞則其事傳之於久而無弊孔孟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莫之能尚也惟其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著於用故鬱勃湮積於當時而卒能徐出而大暢之以及於百千萬世之遠自其及門弟子既皆身被其傳以立於世又自諸子各有所傳然受之淺深而行之久近有不能以皆善而要其大歸苟出自孔氏之傳者至其極表大壞猶賢於他事萬萬也何也孔氏之道可遠可近可約可博非若他事淫污辨雜以為通誕神僻異以為高也學他氏者於己不必誠而常懼於無以徇人學孔氏者進可以及人而退亦不自辱其在己者也故學孔氏者近勞而什有八九焉不失為君子學他氏者近佚而什有一焉不免陷於小人孟子荀卿之於鄒子淳于子子長廬之屬是也自夫孔氏既沒世亂道微生民之命懸於談兵說利之口者若干年而子思之學再傳而為孟子子子之學亦一傳而得荀卿荀卿之學未知出於子子何如也而孟子於子思

有光矣夫當孔子之時諸子不棄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非請孔氏而不為其學者聲華氣勢計當千百過之訖無所據託而獨孔氏師友一綫之傳屹然不墜以為儒者折衷非止鄒子淳于之徒不可度絮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其荀卿之學亦一傳而謬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鄒子淳于之徒而孟子之所著書遂與諸子之書之可傳者共扶孔氏以至於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粲然知所趣舍矣

范雎列傳

范雎入秦意在於急得秦權以及時償區區之私仇耳豈有奇計為秦哉夫欲得秦權則不容不急逐穰侯白起欲償私仇則不容不以兵脅韓魏此如怒犬噬人伺便捷中圖一決之快君子蓋羞稱之然而雎之所以言於秦者則未為非便秦之奇計也雖秦之強不專以雎而昭襄以後諸國於秦若附若離卒能藉必成之資以速得志於天下則雎之助也何也穰侯之在秦固有可議而越韓魏以攻齊者尤為非計也今夫欲有所圖於天下而無一定之畫先斷於胸中或至緩其所先而急其所後則雖日屠一城月墮一都而無益於大計使秦人竟守穰侯之策近捨韓魏而遠攻強齊則齊地未必可以即得韓魏亦且共起而謀之外譬日堅內力日分而秦事勞矣自雎為遠交近攻之說秦人一如其教日夜搏擊於韓魏之郊秦腹食腹心垂盡而膺華不知卒之三晉先

亡燕楚踵服而君王后之齊最遠最親最後亦徐取之若此者謂之睚謀非耶故曰逐穰侯攻韓魏雖出於范雎之私而未必非便秦奇計也嗚呼雎以亡夫乞一生於萬死之中出其困辱餘智以報平生之仇意得欲行一聞祭澤之言即納印去本不切切於秦而秦人竟賴其謀以帝然則非雎之假權也嘗觀六國視秦初非強弱相絕之國而秦能獨伯者六國有客不能用而秦能併六國之客用之也六國之客入秦者多矣而三人之策最為有功於秦其一商鞅以富彊開業振於諸侯其次張儀大破諸侯之從以為橫其後則雎所謂遠交近攻者若此三人皆至自魏諸客入秦於其舊國不能保其不亡而此三人者必至大毒於魏焉而後為重張儀以竊商鞅以欺范雎以仇要之六國與秦皆無義客而魏士尤薄也哉

樂毅列傳

戰國之君臣未有能以義始終者也吾每讀樂毅書為之惻然悲歎焉方燕昭不勝報齊之情卑辭厚禮以招賢士而毅也往為之屈此其意氣之相求也已非納交要譽於游揚干謁之門者比矣五國之師百城之敵先構其謀而後從之卒功專事擅而諸侯不忌其成兵連後廣而天下不議其非毅之言曰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蓋非虛語也昭王既沒新王以一介之疑棄百年之烈毅於是不得不棄燕而走趙及惠王殷勤反復以義見邀則又幡然因趙以通燕進退去就之間猶庶幾古烈丈夫之風哉世之論者謂惠王薄於待毅又疑毅不當遠捨燕夫毅於是時不去燕燕未必能全之

也毅誠能死死於昭王則可使死於惠王之隙則亦不為得所矣故謂能死於昭王者義也其不死於惠王而去之者亦義也若夫惠王之待毅則猶有禮矣古者人臣之於其國苟為有故而去出疆必有為之道也所往必有為之先也毅之去燕不可為小故也恩睽而辭不汚身疏而家不絕自近古求之改君易將之交處譏疑怨釁而能相全者惟毅君臣而已哉或曰毅則義矣子知惠王之不能全毅而許之以有禮何也惠王之有禮毅為之也父有不慈而其子申生伋壽之孝非子之常也君有不仁而其臣為伍奢大夫種之直者非臣之願也毅為自全而因全其君毅固常學於賢人君子之道也哉

藺相如列傳

世言藺相如持空言與秦爭壁壁還而終不免趙於壁何益哉余曰不然秦吞諸侯非皆以其能也詐脅之所得較於兵取者往往十居六七則夫今之視趙其意豈止於區區之壁哉秦計既然則相如之抗秦固不在於區區之壁矣且國之以人為存亡無以異於人之以脉為生死也有一脉之絕者人雖危而不即死有一賢之可奮者國雖敗而不即亡秦誠積強之國見諸國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則其不敢易者必其不畏者也豈為一壁之重輕乎吾觀相如蓋戰國豪俊有謀之士近古曹沫之徒也已故能橫彊投命而知秦刃之不敢加強辭臨盟而保趙駕之必可反不然秦昭王之無道叛神明欺骨肉何忌於趙何愛於相如哉蓋嘗考之相如之為趙不但外以口舌折秦蓋諸將之與趙始終而能為秦

畏者有三人焉。廉頗固相如之所選，趙奢晚而與之同位，李牧知名，連用計當亦在相如之時，使相如但以空言為強，而無待秦之實，則秦之加於趙必不若是怨矣。故曰相如者，戰國豪俊有謀之士也。獨怪趙以相如之賢所推將，適皆一時名傑，自不可為無人之國。再傳之後，相如未死，已不救於長平之事，奢以子敗，頗廢收，誅然後昔之所恃以待秦者皆盡，而趙亦亡。雖曰廢與使然，觀國者可不為寒心乎？

田單列傳

齊於山東最為大國，方湣王之亂，樂毅奮區區之燕，假天下全力而攻之，一戰而破。濟西再戰而沼，臨淄湣王出奔，齊之七十二城一日翻然為燕。何其亡之暴也。及田單起，連虜破，破城啗五千之卒，以釐百萬之師，燕將授首，所失七十二城復翻然為齊。又何其興之易也。儒者謂使樂毅不以讒逃，則燕不敗，田單不堅忍窮城以須持久之變，則齊不興。嗚呼！此二者似矣，而皆非全論也。何也？齊雖無道，其君可誅，而齊國未可即滅也。燕起僻遠，出擅中國兵革之盟，賴天下方切齒於湣王，而樂毅之賢智足以彌變，故數歲而無他然。其一人之身而居不世之烈，既有憂其特之之難者矣。當是之時，齊亡而田氏子孫不能盡幸，而田氏無良子弟耳。齊之臣民含怒蓄怨之日久矣，寧以千里之大而一人之能安乎？故毅去燕而田單一匹雛之力，遂得乘間抵隙而圖之。此天下必至之勢，非毅之道不得盡用，而單之術果有餘也。且齊篡國也，燕雖召公之後，而其德見厭於天，與諸國之君無大相過。故五六十年之間，六國迭興代仆，而卒以同蓋於秦。秦一再傳

與六國之餘民，又相屠戮而俱至，枝滅益多，殺人以立國者，其國之不可久而又欲兼人之國乎哉？吾於燕齊之事，不能為之數數然者，以此故也。然使徒以一日戰伐言之，殺兵雖為近正，而田單之術，何預於此哉？今人既誇其神師、火牛等智，往往又出於兵謀之外，單之為人，詭譎而不足稱者，太史公亦復不載，吾亦不暇詳論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連事謂卓犖不羈之士矣。當戰國時，士非媚秦則官於諸國，朝從暮橫，去來紛紛，而仲連游不以祿說，不以利害身。高視於喧污垢辱之外，一言之出，列侯傾風，群士折喙。吾嘗評其控秦之鋒，幾於仲尼春秋之義，願從御者執鞭，烏獨嘗讀燕將書而疑之？夫君子之立言，出於正而無慚處於人，而無憾一時，未見甚便，而萬世真之能廢者，此天下之至言也。故其居利害之中，如是則生而存，如是則死，而仆迫於有為，而而言者，戰國之士皆能然矣。而其然者，仲連之所不為也。不為有為而言，則其不得已而有言天下後世固將於是觀之矣。且夫聊城燕將受其君之命而死守以拒齊之城，沒於燕者七十有餘，他皆反面復舉為齊，獨此城之將外無援，內無資，而不愛一死焉。雖非齊人之所樂，而自為臣之道，言之君子必許為燕也。仲連奈何敏之行，叛以歸齊乎？曰：仲連齊人也，為齊謀之也，則何待仲連之狹也？仲連苟有父母之愛於齊，齊當亡矣。仲連遠不為楚申包胥，近不為王蠋，今齊地已復，什九極齊之力，何患不獲而為妾婦之忠乎？且為此說，則與仲尼聞魯亂而使子貢挽齊破吳者同一見也。曰：仲連天

下士也非以齊人自為也申包胥王蠋亦非所以論之也直不忍孤城之丘歲餘而不決欲全其民脫之白刃之下耳嗚呼此又何言之拘執戰國之民無歲無戰戰國之兵無歲無殺其為聊城大夫仲連安得城城而仁之且仲連嘗爭帝秦率梁燕佐趙而鬪之所不惡於鬪其兵者全民之仁少而却秦之義大也全民之仁止於一時却秦之義重於萬世也今乃欲仁一城之民而先教人背叛偷生以虧君臣之義何其得之於梁客而失之於燕將也然雖燕將既死何救於一城之屠戮進退思之無所於據賴其將自能以義引裁不昧於裂地定封之誘以躡期月之守不然則燕國有賣城之將仲連為說降之客矣曰仲連之為燕將謀但勸之束兵歸燕而東游齊之二者舉甚不可以次之非正言也故燕將得書而歸燕不能降齊不可則釋義以死也是其死也自仲連處之也於乎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為人謀於其求決於已而忠告之燕將未嘗求於仲連仲連逆為不正之言而強告之何也宋徑以利說秦楚之君罷其戰孟子警焉以為先生之號則不可故君子惡遁辭而大居正焉有勸人以死徇兵而姑為不正之言乎夫仲連之道君子也吾固詳責而嚴求之在他人吾亦不咎之矣然仲連之言如是世終不以聊城之事累仲連者以聊城既屠而不利其爵故賢之耳是固可賢者也古稱明乎齊音者見利能讓而戰國齊士始不讓而趨於譎若仲連者士之能讓者也

伯夷叔齊列傳

某按上古國以萬計其各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為各國之

君其衆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為天下之君雖堯之唐舜之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德盛故衆國環而宗之宗之矣而有不宗者在焉則衆國環而攻之夏殷以來主於傳子故天下之共君者不能世賢而分則畧定矣孤竹之為國也不知其所從始相傳云墨胎氏又云成湯所封則是古或有其國而成湯革命始更封之耳此於商人固無骨肉相連之親與心誠悅服之舊也自成湯至紂凡幾世自孤竹始封至於伯夷亦已久矣然澤足配天無以過周紂惡可誅不浮於桀而湯武之伐君伯仲之間也孤竹之始封不辭鳴條之勦而其子孫乃非牧野之師乎嗚呼商之未亡也孤竹之事吾不得而知其何如也然但云成湯所封則伯夷之先世已臣於商矣不特伯夷世臣之雖武王亦且世臣之夫君之不能世賢其亂猶小也紂雖天子與諸侯分國而治盡紂之身亂止其政令之所及而已諸國未大害也幸而紂死一中主代之雖國之所以自治者可以不亂以一君之惡而易天下之共主者湯一行之既以為世駭豈可數數然階亂叛使為羿浞者接跡於後來耶故其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此伯夷之志也若夫國存而為之君臣國亡而視之塗人不待其賢如伯夷而能羞之矣吾太史公表伯夷為列傳首而怪世儒言伯夷皆過故詳論之

孔子弟子傳總論

某觀太史公之為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錄其所嘗從遊之士為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

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為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為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柳里有不論其為賢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初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昵而友之或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禮之略紛然去來尚不能以一繫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柰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進之數手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為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教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蓋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略為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蓋僭焉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賤夷狄至語門人以為諸夏之無君猶賢於夷狄之有其抑之嚴矣故寧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紓左衽之醜而孟子學於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與而天下無伯獨不為夷狄憂乎嗟乎是固皆嘗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迹而為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夷狄雖不心服而猶畏其力迫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露而夷狄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為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霸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屨與齊桓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

得一區區之術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夷狄者夷狄反竊用之乎今夫術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藉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逃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絕積棄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為齊桓晉文宜為矍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為秦其煩刑細禁仇刺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奸平器量以一制與夫重農力本開疆益賦汲汲然富彊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而鞅益脩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攘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為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此固孟子之所嘗憂也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欲有所為於天下而無特起之士以為之佐雖湯武不能以得志而况戰國區區君臣之間乎自學校井田俱廢材士豪民高者為義俠甲者為游說士裂兵煩隱於農桑者不得逸馬則往往出一時之僥倖以求迎合之利此固當時俗尚之所同然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遂以好客聞於天下士亦忻然從之上下皇皇相求真若傾心赴義以相成其事者以吾觀之四君之中惟信陵行事近於有禮惜其慙愿既以桓文之事為勸其客猶似可使者其餘不過餽啜之資盜賊之道朝暮遊說之徒耳何士之云哉何則四君之時秦雖已橫猶有畏忌諸侯之心齊楚為大國而三晉自負勁兵皆

未遽屈於秦黃歇雖以口舌縲禍迨其歸相暗謬無足稱者
 田文之客惟一馮驩終始不忍叛其養之恩為之忠計以
 求益封復辭意愈不出齊疆之外趙勝雖有虞卿毛遂稍能
 叱咤挫秦然其兵退議功從成而德色固有不滿魯仲連張
 孟談之一噓者而能以強志奇計扼虎狼之秦而収其弊乎
 信陵之取士則有異於三人矣秦兵壓邯鄲而晉鄙受人之
 怵翮翔而不敢收挾計殺之自不失為忠於宗國未聞為姊
 弟骨肉之情也趙趙趙存歸魏魏重終信陵之身秦人不敢
 肆力而噬而侯未之義死毛薛之正諫就同特諸客求之亦
 所謂彼善於此者天方授秦惠智同弊中華冠帶之區不數
 十年蕩為虛莽而談四君之事者至今徒膾炙其能好士亦
 不辨士之何如也其罔乎哉

刻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雜著

讀國語

國語有二十一篇周公本及補音點校自有此書來最善
 本也當宋公時韋氏註已始行蓋古註如賈唐諸君之善者
 韋氏悉擇而收之矣宋公又博洽大儒所定本信無憾余讀
 之久時時見韋氏千百中有十一過當而註家緣名析義於
 文人瀾趙阜拆之勢導之多不得暢故此書所為與內傳相
 出入者亦或病之以為難讀竊不自勝恹恹之愚適有所疑
 標識卷類其可通者悉斷為句豈獨私諸家塾其學之士參
 其如彼決其如此亦將有以教我者焉此書不專載事遂稱
 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為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
 殆放於國語而為之也

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大夫咸
 為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蘭稍又釐補其訛
 闕是為舒家本然取兩家本閱之蓋皆以為孔子八世孫鮒
 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太常孔臧其實不然子魚生
 於戰國之末一為陳涉出知難而退遺言隱行不傳於世者
 必多在獵取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
 之者書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士又或以叔孫通
 為聖人今書數引其名此後人所推托若房玄齡杜如晦之
 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為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

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列禦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於書為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說也則存之孔叢子者矯矯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於貧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為哉

讀蔡氏獨斷

蔡氏獨斷二卷本傳載伯皆嘗著此書而世儒或疑今本非真出於後來者擬拾漢史餘文以成之余攻之伯皆之學不止於此謂不出於伯皆亦非也當由本書散亡幸而存者僅此耳若車服諸志乃其所已創與范曄史文時相出入蓋曄取伯皆非微伯皆者取曄也古人作史咸有所本一史成而諸書皆廢伯皆之書其以范曄史廢哉然猶僅存則猶有不可盡廢焉者矣伯皆才識數倍於曄繼孟堅者當在伯皆天奪其成逸而歸至於偃蹇取死二人之道雖絕不同而皆不得免其身士亦何貴於文哉讀其編竟之三嘆益增學道之慕云

辨孔壁傳

魯共王所得孔子壁中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釋文以傳為春秋又以為周易十翼按十翼之事不古陸氏既云非經謂之傳則春秋不可以為傳也班氏藝文志載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官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然則孔安國所謂傳則班氏所謂論語孝經也

佩韋辨

人性剛柔得於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為

君子亦有陷之失中而為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夫德既成性既善我不病剛矣而以剛取禍我不病柔矣而以柔致咎是則又若出於天之所為而人力不得盡預其間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感而悲之夫子厚謂純柔純弱有必削必薄純剛純強者必喪必亡故取於韜義服利之君子以為之盟是行善夫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何其持心危擇利審備焉奪於其外將不暇執其素委躬而趨之也且洩治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非而不免於禍非洩治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威在昏上亂臣之間啞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誠直耳其觸屏而拒教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充子厚之意則擬之若何然後為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洩治之爭非遇孔罕儀父其君固能容之陳威不過不能久為要官當是時不為陳威之直而以他過竟死者多矣然則二子亦偶不幸耳非謂其不能柔而剛也世有所謂真剛者加之以所不堪而不為之辭予之所以不當得而不為之受何者其自處者定也吾觀子厚奇才盛氣言論雄峭得君之淺未親著立何如而平居與敵以下言視施於所畏者恹恹之義已少衰矣夫子曰張也慾馬得剛慾之害剛不必已甚亦孰有大於利祿者乎子厚悼苦諫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逃剛太過逡巡不悟而墮於黨人之弊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賢而有議諫於剛柔之辨不及詳而擇之也王君希聖作佩韋辭自西門豹范丹柳子厚諸人至宋夫子凡取於韋者備矣微僕為之銘僕不能有所發獨謂子厚宜慕剛者師之不得尚愧不能執柔故為其辨

且僕之資外捐急而內巽弱懼學之不勇遂為小人之趨也亦幸因希聖之言而覺焉希聖才敏倍於僕方謙謙好問其以不腆之言為何如哉時徒維構提格余月已卯表元書

自索氏字說至佩韋辭五篇刪去不存蓋久矣蓋已卯歲前未居剡源時也庚子春有三衢王秀才從何處傳寫以說缺見問余遂取而存諸篇中俯仰二十年文學志業一無所增益反若有愧於前如何如何

秦夸二氏議

古有秦氏之國其俗喜博有一人最善博力既蓋一國矣於其奮逆批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博雖趨健如堵墻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為博者然謀折之性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為燕遊醴食聲樂以憊其體其人亦以為互博已絕浸淫欲蕪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奕之事眾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博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博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眾患曰吾屬所為奉子者以子能博耳吾今與子博明日博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去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秦氏為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靡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奇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槩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敬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為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為弟子出則安車居則函

大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群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既為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為禮令人言為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曰二氏子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薄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迹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偷近娛而安成名者警焉

猫議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猪皆得其類於人謂之十二屬猫與人最近獨不預客或疑之以為他物貴賤猶有可言顧不得比蛇鼠乎曰猫慕肥暖輕遷就不信無義又生子多自殘賊其事蛇鼠所不為也

祭文

衆祭徐子方丞旨文

嗚呼哀哉人之群居各以其倫故生而達之不相遺也所以為義死而之不相污也所以為仁厲者竊見求之於風氣混合之會豈六合之廣百歲之遠而不知其人蓋亦兩不相值至於貴者吝權而忌善賤者狗勢而忘身惟我徐公天性

清真間一言之中於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詡至自引其躬以為如不可及雖草茅側陋江海阻絕內不度已之嫌疑外不顧人之願欲而必將使之處屈而能伸位近三台仕踰五紀衣冠之所柑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言笑恂恂警之大川喬岳有來必容無門不納人益見其浩蕩而嶮峻彼斗筭之夫撞擄掉擲豈不欲驅羸攻堅揚穢溷潔卒之力不給而先蹶目既昧而徒瞋夫惟在寵知讓居高能貧故其志懷出處隨時顯晦白首一節愈久彌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使病體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閣予告即家賜琮如之何遂棄斯人而長往若返閭闔而遊氛氳致公之平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悼行志之未卒而為善之無隣淒焉薄奠於彼河漚而冀公神遊恍惚之一遇也如疇昔之相親尚享

祭張復山長文

古之君子孰不能剛剛而不黷所以為良我識張君晚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纒五秉之入而嚴顏毅色能却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廉名於朋友其飭子弟捐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衰老之祿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筵發辯臧否憤激敢者難當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泰宇冲抱先傷此則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為憐但者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亡淒焉草奠語短情長魂若有知尚醕茲觴尚享

祭趙承文

嗚呼哀哉人之居世患不能賢有賢於已或鮮其傳賢且有

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何可已公昔燕居我為鄉人晚而失仕亦同為民窮達之交死生之故人所不知我得詳數勢權之鄉弱罷市公於此時懦如處于膏梁之門經荒史蕪公於此時勤於寔儒世祿臨民以律為戲公於此時敏如法吏一鏃穿城千夫喪魄公於此時勇如使客衣冠播越大曠小顛公於此時逸如飛仙父奮於前子獲於後浮沉里閭以盡耆壽一昨兵奔始奠南宅雋者五興左侯右伯神龍徙淵雲物先盡山之將移蘭枯玉頂堂堂大宗餘一董衰今其餘者又不能遣人亦有言公善其終我知公子其於知公公居未成公許隣我公族有女公許姻我公笑公攀我無不可曷為去我令我無與雖公之子誰免其侮不悔在我我慕公孰惟知公存不敢自辱我老知此非以自警且告公子公目其暝北山蒼蒼南溟洋洋百年之情臨此一觴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介丘出雲兩流于田靈泉發源瀦破積焉維我大父造基險艱以身易宗忠不忍言嵬嵬太中承徽襲美華轡高揚良寶中毀施及孱孤遂享豐報未叔再獲齔受既髦惟獲之逸居之實勞其何無懼而可終朝爰念瑩域爰念封樹魂飛萬里有淚如兩屬者天禍存延祖妣得請于廷歸奔喪机有嚴衣冠神靈是憑是舉合葬是安是恒銘碑植植石備闕闕匪以飭哀哀在肺肝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維某年月日遠孫某等謹以牲酒致祭於遠祖故晉右軍王公維公清風懿範繪在史冊俗情傳誇舉一遺百造意成書

縱言為文殘珪斷璧千古難群小者且然况乎精微青山白雲魂來是非谷禽弄吟澗舟晴秀庶幾種臺尚想舒嘯樹愛召伯綉在平原名賢之光被子遠昆其等懸觀新像載祀山暨辦香矢辭炯炯心目尚享

祭告榆林廟文

某流連之人自癸酉以家東行即有兵禍脫命生還顛危益甚六年之間奔走九郡十五縣之地二千里之遠心未嘗一日寧而刻者固吾疇昔所卜以藏吾親慕念所加非他處所比也不自意轉徙而來遂得一區居之眷鍾不勞龜茲自極鄉鄰往來如素相識夫豈人力所能至斯是敢以民禮謁告於神惟神不賜簡薄於不自躬惟先之澤未或墮墜俾世世承祝則其子孫庶克用康將施福其孥以昌其家綏安惠和動罔不裕亦惟我子孫大厥族於斯世敬事神無斁以伸其報焉敢告

祭張村千尉畧山神文

維年月日葵州路儒學教授戴表元謹致告張村千尉畧山之神維我祖考府君祖妣夫人實始託體長錫壘山不肖孫憑賴遺蔭幸未成居積累歲年增邊拓表延衰滋廣今將用閏月某日預卜齋藏于茲山瞻言長錫歸在東首祖孫相依禮惟其宜惟神尚安妥之勿震勿愆以康我不肖躬以慰安先親之靈則幽明之間為惠修矣是敢祇告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薦昭告于

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官室宗廟為先表元來居剡源餘二十載而新寢未舉頗管規疇先祠奔馳之煩莫克就緒深懼遲遲運愈茲不度爰涓吉日祇遷神主宅茲上游位惟辰巳北上西向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庶幾妥靈陰陽陽相家用和康以延子子子孫孫無墜厥祀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惟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精粗內外皆詣其極今之為夫子之徒者未能盡已而但欲盡物多見其不知量也表元之區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雖其情表不敢不勉祇役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既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猶能綿延不即絕者則濂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祇役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為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覃被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棠况表元得以職事奉祠宇備掃除之役祇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蒞茲茲學有年為官者故苟日暮以充官簿不得如神之專且久也祇役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嘉相之

中丁遷先賢祠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夫中更兵燹宇舍不周混處廟廡祭薦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厥廬面陽爰議改奉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於釋菜遂於新祠揭虔安靈尚歆饗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嗚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別言之父當嚴而近義母或愛而為仁至於離脫襁褓漸簡冊則必待師友而成身其有閨門貞淑之節而能督飾孩稚家儀整範與父師均此豈可但謂之賢母而求之曠世蓋鮮其人英英徐門弋水之濱惟彼良子幼罹艱辛惟太夫人機杼歲劬却朱紱而不事慘獨鶴於相晨顧中誠之所惜有掌握之奇珍則為招名工購美錯朝追養琢以使遠異乎凡氓比諸陶姬截髻孟婆選鄰雖風沉之已遠實懿則之同倫天閱其勞與之康強燕樂冀得養壽於朱罌翠管綵綬離輪宜百年而末足胡慶弔之相因某願託于列難同宅宿既登堂之不早當薄奠之躬陳西辭絮酒終肴有祝吾足者徒含愧而顰呻靈兮有知鑒此情真尚享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天開地闢山川忽厲於神靈歲改星回祠宇自闕於氣運瞻榆林之樂土時瓦嶺之閩官壑脉東來雄跨蒼龍之背磨牙南指前占朱雀之躔精神數十里之趨迎生齒累百家之環擁祭則受福久無螟蝗水旱之災過者下車真有社稷尸祝之愛逮於近歲尤者陰功間亦避兵驛候朝傳而不至人方憂盜里門夜啓以無驚怖悚之賜既多崇飾之嚴未稱遂恢

新構益聳羣瞻良家輪杞梓之材千章輻輳巧匠獻般垂之夜百堵朋興日吉辰良人懽神悅修梁斯舉善頌宜宣
兒郎偉拋梁東好把詩書變土風看取梨州文筆樣差我高插萬人中

兒郎偉拋梁西榆柳堤平馬不嘶從此太平無閭訟村村化作好山溪

兒郎偉拋梁南積翠前峰手可探事少自然生富足宜耕宜畜又宜蚕

兒郎偉拋梁北匪匪連堯如拱極人行畫靜少追呼犬臥清宵無盜賊

兒郎偉拋梁上吉善之人神所相欺心莫向廟中來且勸鄉鄰興遜讓

兒郎偉拋梁下此村今是平安社驅將虎豹不窺山護使牛羊長蔽野

刻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書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表元嘗聞之周公之相周也勤於求士天下之士執贄而見者十人選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文人墨客誇而張之以為美談表元竊獨以為不然當周公時誠多士安有千餘人日擾擾焉於周公之門而不耻而受其謁者方疲精德體有戰國四豪呂不韋陳稀之所不暇曾是以為周公乎蓋理之必無者也故夫古之君子之求人其道必有不勞而致之而君子之見求於人亦必有以致貞女之行不出於鄉閭知者詳也鬻寶玉者不登門信者先也今有善匠將使之為巨室問其材木之所產耳目之所經歷口疏指畫一日而辨求馬價於良御某優某劣某悍某馴雖千里之遠舉能言之何者考之熟而蓄之素也伏惟明公以清材敏識隆名雅度振撼於東南之日久矣東南之人情土俗時宜政理伸其樂而遏其所不堪者其事悉矣而况於士大夫之行藏名實進退俯仰容之以禮貌動之以意氣其知之詳而信之於先考之熟而蓄之有素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表元抱區區之賤愚譬之於物瘦女礦石樛木駑駒媒賈之所不親匠御之所不議自其少時頗嘗以場屋空虛猥鄙之文竊有司之科第以苟一日之祿而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習

以是趨起震懷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蹤跡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薦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徬徨不知其何以得之者既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故因明公而前所疑於周公之事者愈決表元之所以得于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遽遺之也表元之非其入以其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有真可知真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為愚賤之身懼而為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為天下賢士喜而直為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參候面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據其悽慄漸老矣俟明公功成業就它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為歌詩以頌魏煌盛大之美而或幸而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乘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遇蓋未晚也初暄鈞重加愛不宣

趙氏婚啓

伏以叙杏園之年好久熟大門數榆社之文交莫踰賢從宜有絲蘿之託以增金石之情伏承親家某官次令女玉雪自持聞早閑於婦事而其長男某縑細不輟覺猶有於童心當幹壘之云初豈授姻之敢後實緣高義邂逅成言之子既亟

於有歸吾宗遂從而獲助訊三星之候庸幣帛之是將開八世之祥倘衣冠之相映

回孫氏婚啓

某官學四方雖知名之已熟婚姻兩姓願投分以非宜出於盛心來此信紹伏承親家提刑大監令姪封郡寺簿長孫男肖翁將仕溫良之積必克世於詩書而某男某次女少奎寒薄之資懼未閑於禮法既揆量之自審何板慕之敢高厚問愈勤願辭不獲吾聞命矣敢虛道義之風其自今茲共振衣冠之緒

回徐氏婚啓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宦之榮懷鄰境板緣喜親賢之在望投我尺素重於兼珍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籍甚醇明定熟會稽初學之記而某第三女在娘肅然清宴真是東漢逸民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盟遂叶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姓甥舅之歡足光吾黨百年子孫之托昉自茲今其為忻愉罔既數焉

范氏婚啓

伏以江海浮蹤既屠羊之靡託山林餘念惟猷積之難忘欲為詒後之謀爰擇宜家之偶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襲清門之禮訓婉婉固宜而某男次紀守先世之儒禮鑽研尚淺實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之歡庶無異圖以永良好絲羅可託實昉自以茲今水雪相看是所期於吾黨板緣之喜鋪寫奚殫

舒氏婚啓

伏以吾州四姓之家久頌慕仰斯文一日之澤亦許板緣蒙厚幸之如斯臨嘉盟而甚喜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早諳禮範如種玉於藍田而某男後庚窮守儒禮願尋源於潢潦實緣草木之味締合金石之交非然微儀辱在高義論財夷虜正吾黨之不為邀福祖宗尚後昆之見相忻愉之至鋪述奚殫

回弋陽趙教授啓

伏以山林偃薄分絕望於青種江海游從喜論交於白首敢惜投瓜之報以鳴伐木之求敬惟教諭學士前輩東土俊流南宮舊物居楚客衆勞之目加以能言留番君遺愛之鄉久而成聚閱變化於浮雲外物謹行藏於暮景修途乃遷九萬里之圖而從二三子之撰時方興學必大修明堂辟雍之儀君若應徵豈多遜公孫臯董之對清華之選造次可須某撰緣虛名莫返初服病穎覺足居然棄物之達時血指汗顏詎意良工之在側既循牆之不敢惟倚席以增慙所賴芳鄰見分餘映扁舟散髮固難禮法之疎斗酒同襟倘許談諧之數

通燕石丞啓

伏以江浙同風久勞於鄉往雲泥異路遂隔於瞻承蓋以初無先容之言益成後至之罪比聞台從將壓郵封此而不預謁於道周僕則自取疎於門下然古人之禮見必有贊而儒者之業職當修辭聊效蚓蛭之鳴以當鳳雉之執伏惟右丞相公三光五岳之氣馭四海九州之胸襟文雅風流不在王茂弘謝安石之下淵源議論及遊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方蜀道叟乎難登乃廬山屹其獨立單辭造膝而雷電收霽輕車

就道而風日清夷立談亟拜於璧雙坐對不知於席徑徑由
棘列往間槐庭袞職以補躬締繡加文而滋美賢功以康國
參苓解毒於無形遺民有今其庶幾之謠同類發吾復何憂
之歎脫干戈而安錢鏐逃桎梏而還衣冠有年於茲伊誰之
賜今者輟步繁襍之府宣恩滄海之岷山君水妃收雲羅而
聽令藩侯邦伯候道路以趨塵榮百於會稽邸使之見章威
萬於臨邛邑令之負琴竊想明公之志非如俗士所窺必將
惜世唐虞無斬簡冊之載然後許身稷契盡酬韋布之言表
元髮種種以欲華跡搖搖而靡止鼓三作而氣絕已不記於
前勞木再實者傷根矧敢萌於妄想家有踰七至八之老道
過滿十除五之窮耕鐵硯以誑饑絰楮衣而覲暖取數廩於
卜筮獻伎窮於優伶何待河清始有相知之至願驚星動乃
傳鼎貴之來凡公意氣之交皆昔朋遊之舊篋積未滿忍獨
棄於遺珠芻豢方陳姑強羞於茹糞知我罪我進之退之一
維門館之所裁自分泥途而已矣屬時炎暑祇後江郊諒豈
弟之有遷宜與居之胥吉尚祈謹蓄益保熾昌謹奉啟事再
拜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

通蘇教授啓

某頓首再拜奉啓伯清教授學士同舍執事某一別光塵九
更歲籥雖遊從甚遠莫知桃李之成蹊而潤澤不忘常如珠
王之在側比從鄉論獲採郵音謂將屈於範模來俯臨於矜
佩諸人動色知為文藻之故家我輩歸心恃有波流之砥柱
惟此絃歌之國素無刀筆之風越自近年誘成惡黨魚鱗田
籍化為子虛之歸鶴髮儒宗俛以俛白之術計慮疎而自陷

危竄造詣拙而倒持太阿信萋斐之小言棄隄防之通例貂
不足而狗尾續驚位置之何多套則績而暨有篋幾主名之
莫辨得者不以為感慢之反以有辭宜誇議之喧天致紀綱
之掃地怒室色市遂疑善類為皆然延冠啓關因令外侮之
得人體貌表而誰顧門戶墜而不扶儼然冠蓋之林棲其羈
旅之色事已至此當取瑟而改調行或使之有彈冠而交慶
茲蓋伏承伯清教授學士木鼓山之家世金華洞之精英方
億萬計園橋門首預登瀛之選及七千里距要服踵克觀國
之賓清談雅步而懷璧自如深潛屏處而推轂恐後居席之
右載道以東洎教令之未施已觀瞻之頓改當使大官貴將
知有師儒之宗自然新學小生復還禮遜之美某舊依童習
老縱貧游塵土容顏頓消磨之已盡江湖名字猶記憶之未
忘聞脂轄之在行喜同袍之有託川途孔阻涼燠靡常想愷
悌之有憑凡與居而胥吉未由面調先致手書更異司存倍
加珍芘爰茂乘於昌會以前迂於亭除不鄙委令敢辭驚鈍
伏惟垂慈鑒念不宣

回凌德庸諸公啓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二紀荷鉅已都忘
於舊學一寒彈欽敢過望於新交不虞跋涉江海而來獲接
凌厲風雲之彥矜之青眼投以赤心謂其可為童子之範模
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既領訂金之諾又來儷錦之箋陳誼
甚高豈俗流之可及有言不食尚歲晚以為期惟是精力早
衰淵源素淺使不深於謬誤得無賴於高明諸文先輩不一
一奉記合并之間謝敘是幸謹此占報切幾鑒詎

回舒子燕送鷺酒啓

其老而樽子欲分并白之勞窮為擇婿又得蠶鹽之賴政自安於險阻誰或達於高明乃行眷私遠致慶慶問受鷺封酒雖感詠之難忘京魚得書惟報酬之弗稱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伏以公堂較藝守三尺之拘學鈞路憐材恢一陶之塊比使寒峻動速成之想為國家增樂育之仁趨思如歸潔已以謝若稽學制厥重舍優如綠宛陵之竿不能以足而為先後如主翼圖之射但聽所命而為去留至若積累而升較然勞逸之判踰時歷月進以錙銖墜地登天繫於耿忽甬鈴擊者歎其不易而執刀筆者阻之無難自非遇寬大之朝何以成瀾絕之還伏念某虫雕無益免禍未陳進不得飛名譽以為高取仇覽長淢之羨退不敢聚朋曹而造累蹈子厚尺檣之嘲獨於分寸之臍板欲効尋常之馳逐誠非親望之及勳有僥倖之期洛陽年火之能言或輕初學關黨童子之居位躡見並行謂可滿意以予齊更欲垂涎於望蜀兼機併進取數已多而乃雉采先成屢鳴廬而未定馬形皆具僅關尾以不全傍觀訝合頰之難相知惜虧實之淺徐紆危惻仰顛元台造化之筆方勤文法之議踵至天人曰可堪輿曰否自奇比之多端執友稱信交游稱仁辱公言之交上徑采僉同之請亟頒特達之命器躍治而鍾鑪材束薪而稜楠伏觀襲袞尤重負芒蓋度越常調之恩猶謂素懣於岸校若品題佳士之目實非易得於廟堂科場之辭頓輕慈闈之色為動所謂生我成我不知舞之蹈之茲蓋恭遇 太傅平章魏公別墅折衝

翹材錄用謂周官六典之法度必出關雎麟趾之心謂洛水數世之源流可培青莪采芑之用遂使鳶魚之飛躍不強鳧鶴之短長居然數奇亦以等進某敢不激昂弱監報稱隆知志乎上志乎中此亦儻來之別物優則學優則仕尚期無愧於前脩不出他門盼自今日

疏

觀民間管造疏

伏以名藩僊處實分靈鷲之南支古閣巍然九據蒼龍之左角非但尊嚴於郡治蓋將觀覽於民風歲久日長霜摧兩剝工已成而壞之可惜力有限而費之良難惟攸守為古諸侯居處不容於簡陋如父母之役眾子奔趨故憚於煩勞各肩乃心共相斯舉謹疏

石屏戴式之孫永刊詩板疏

伏以天台山高幾萬丈產人傑以何多石屏翁死未百年有詩名之故在思昔江湖半天下之跡定交真素諸大老之間掀髯領盼則軒蓋成雲握手笑談而壺觴連曙故其吟篇朝出鏤板暮傳懸咸陽市上之金咄嗟眾口通雞林海外之舶貴重一時既遭遇之如斯何消磨之遽甚今欲訪劫灰之殘燼斷文梓之新編風雅運開定有聞名而樂助英賢氣合何須同世之相逢慷慨揮毫琳琅照目謹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伏以醫為善行世自岐黃有此用心人說證無方雖倉扁難於措手况傷寒之至切於療病以易差自張仲景以來若龐安常諸老既陰陽虛實十能辨其八九何死生反覆百不將

於二三蓋緣用藥之時多至臨岐而感今欲一進古賢之訓明該治法所宜遇某鯁則飲某湯傳彼經則投彼劑大書標揭決無疑似殺人衆力板行即是慈悲抹物筆下澆霍霍之薄潤眉間觀鬱鬱之陰功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伏以抱關擊柝仕有為貧毀瓦畫墁志將求食乃有北士來遊東州通隸古前之書為科舉外之學誥誥誦說欲盡變莊嶽之音皇皇道途竟不賦侏儒之粟廣文之曹司何在考功之歲月何多居然代者之棲淒其去客之役昔陳師道有外烟寄食故能辭處約之金范希文在鄰郡解官猶時鬻代勞之馬今併無於指擲欲遠辦於齋將惟當路之諸公貴人若是邦之君子長者庶幾興念聚訓瓊龜背之資萬一知恩有銜珠蛇口之報

萬戶府新提控求仕疏

切以陽燧露虛借隙日而生光輝神龍泥蟠得尺水而與雲霧豈有英雄之奮發不資氣勢之依憑伏承弘道提控矮矩長身危塗緩步取毛錐子投地諒世家之豈然辭柳列君染衣幸歲年之已久今欲脫踪絳灌之伍謁選癡畢之庭知已紛其如麻拾爵易於若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須衆力之相成方寸之木俾岑樓之高看修程之立至請題氏某各助若千

趙道人北遊疏

伏以閱世千萬庵何處有建德園齋心三十日為子說道蓬游佩煙霞為齋糧指江湖吾傳舍交梨火裏左右逢源金母

木公先後禦侮此自仙家之素有必須人力以相成如龍藏芥中得水即化如鵬離殼外待風即飛但舉揚州絳纒與之徑從洞庭劍渡行矣

翁舜咨疏

伏以挾策為仲尼之徒居然自異求食必伯夷之粟正爾良難竊見翁君舜咨家乏負郭之田躬希陋巷之節寧食三斗不肯隨肥馬以拜塵強持一寸膠乃欲邈下流而抹濁蕪間之鹿久去釜中之魚屢生今將我魯章甫之冠分唐廣文之飯顧窮坑之莫塞何選海之可尋凡我同遊豈無知已動色顧夬決非平生之心刮毛成羶是為衆力之助片言白水雙翻青雲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伏以上帝好生本哀矜而不忍下愚有過許悔艾而自新伏念某藐爾庸軀嬰茲篤疾醫師番遣幾百藥之俱投役隸頓勞積三旬而相守去死不能以寸得禍必有其端方當呻吟痛苦之中不勝憂危恐迫之至生身順境則豈知夜食之艱難處事少年則寧免語言之交忽或計慮再三而用以過當或經營什一而謀慮太深或乘已喜怒而有所傷或見人患難而莫之卹或暗室屋漏自虧戒謹之恭或肥馬輕裘不思卑近之福諸如此類可得而殫今盡悟夫前愆痛敬陳於真款伏願惟皇孚佑有赫鑒觀活臣蟻蟻之身使沉痾之頓起延臣大馬之齒得警業於將來誓以餘生力成善士

鄧君疏

伏以為五斗米折腰有居貧而不免封萬里侯食肉無委運

以自求切見覺非學士鄧君揚旆歐曾翰墨之狗揮犀朱陸
講辨之地膏肓泉石幾欲携老子入名山歎唾珠璣聊復對
離騷飲醇酒固天機之洒落亦要路之崢嶸今者鐵硯已穿
刻書符上大則繡衣乘傳驅駕風靈小亦金鑿代言剪裁靈
霧惟公意之所願欲於事勢初無留難為交道之光華增儒
林之膾炙蠅翼附驥自皆致於盛心龜毛成瓊想不遺於餘
力筆膏一洒鞭影如飛

城隍廟修造疏

伏以一縣之有城隍如心腹為體膚之主百姓之趨力役若
子弟效父兄之勞本事理之相湏出人情之樂助勝惟茲廟
窳自有唐溪山清雄據上游之最勝殿廡宏敞聳舊治之具
瞻自丙子煽祝融之災至己卯議斯干之築更三數舍雖粗
有成規閱十餘年猶未遷前觀蓋向之官府亦知衆戶之願
輸故免其科徭欲使期年而趨辦惟此意之甚美惜舉行之
不終於是瓊覽之材露棟於水滸棟梁之幹雲委於山岡坐
令肅穆之叢祠猶作淒涼之爰舍行路為之嘆息居民見而
傷嗟今者邑政清明天時豐美左餐右粥家餘魚稻之歲十
兩五風人思牲酒之報使班垂不期而竭作杞梓無踵而趨
門絢發丹塗臺飛寶構上以安扈從鬼神之奉下以展崇嘗
香火之嚴是在指揮之間適值作輿之會先王典祀非同浮
屠老氏之淫祠它日穹碑併述武城桐鄉之遺愛斯文風播
所至嚮從

二歌者傳

咸淳德祐中杭有善歌者十人以材貌聞於天下兵亂流落

皆相失其一人為一武帥得之絕幸有貴權而一人嫁為民
妻在武帥部中方其未相值也音信隱隱常相聞既而幸者
創別館求民妻而致之曰吾與爾嗜昔固同類也幸甚脫
死邂逅于此願相娛以盡吾志民妻曰婦意誠美然吾已棄
其身草野間食屢糠糲衣極麻并窮殘藍縷以求容於膏梁
綺靡間強而為之則辱其素吾不得行也蓋凡使者三至三
辭之其言如初然幸者意堅請益苦民妻亦居貧久不敢相
啖竟致諸館中二人者相見問難厄道故舊甚懽幸者懼徒
留之不可以安民妻也則出少年女奴數輩煩民妻救其歌
而時與之禱稍使歸有以贖給其夫家民妻既漸衰老舊習
歌雖善無所復用亦幸人傳之遂不慙而為之教數女奴皆
如法啾啾嗚嗚動搖其唇輔拘綴其肢體而為之及暮而始
得休幸者自帥家間一至其館按所授歌歌進則喜不進頗
微督讓若恐不為盡心者民妻惋悔內不自堪而感其恩且
業已出終不敢怨意相得無違言戴子曰余在枕時見衣冠
士大夫以文辭道德相交游多矣一經患難反面如不相識
而二歌者倡優技藝之派承平齒牙餘論所不敢及者也其
所為若是有愧之乎然議者猶以為貴幸者既以義存舊則
不當苛督其過賤窮者既以禮解聘則不當諂順其欲斯乃
求全已甚之論君子蓋無責於其人焉

劄子

回素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某頓首再拜通文學士執事某霜露遺軀豈記生辰之及江
湖泛濫亦無慶問之交敢圖英賢不棄表陔泔既成於數

而游揚肯吝於餘詞至歌即人之陽春以華絳老之甲子欲倚聲而和則深愧七襄將捲錦以還則又貪十襲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逆旅之需姑薄叙於謝言殊未殫於忱悃尚微水好俯賜深原

漁說送王伯畏講書歸新安

江漢之俗多漁書得魚多則風戾日暴之以使遠濱者售馬其事常逸而息甚微有厭之鰲魚仰致諸黠黠山谷間初至墟民爭趨之售十九明日什六又明日什二又明日無售者矣非民商薄土狹而易足無復多事魚也新安今東南經生之江漢也儒者王君伯畏以成學轉授於鄉寡求而自重養親教子雖無贏餘不至缺乏鄉多名山川佳烟友良天好日壺觴過從絃奕諸笑未嘗一日不從心適意而踰高從險還涼就薄為廣倍之後為諸生講經三年蕭蕭然空載而返值余亦窮復無以振發嗚呼此不皆近於鰲魚黠黠間者哉抑余聞之古有大漁陶朱公能生蓄魚嘗自五湖入海游齊楚致千金商愈富術愈奇又在同嚴光張志和之徒雖漁而不商名愈高予與伯畏更思之大德癸卯二月朔日

蜜諭贈李元忠秀才

賦詩如釀蜜釀詩法如釀蜜法山峻窮日之力管管村屋數澤間雜採泉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醱醱甘苦之味無可定名而後成蜜者偏至一舟人得咀嚼其所從來則不為蜜矣詩體三四百年來大抵並緣唐人數家豁達者主樂天精贖者主蒙山刻苦者主閻仙古淡者王子昂整健者主許渾惟濠章黃太史主子美子美之於唐為大家豫章之

於子美又元其大宗者也故一時名人大老舉傾下之無間諸子自是以後學豫章之徒一以為豫章支流餘裔復自分別標置專其名為江西派規模音節豈不甚似似而傷於似矣貴溪李元忠以詩游江西之同名能詩者略備皆余所未識而不鄙請益於余顧余之寡陋豈暇有益於人乎姑與之言蜜以資同味者一啓齒云

講義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一章

當孔子之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髮髯若老聃長弘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棄故時論目之為野人至於威儀曲節華飾過盛則幾傷其本而反以為君子仲尼感歎風俗之日移自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為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但不知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君子否耶官府市井間所不得問問禮樂之在學校古稱學校為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者幾何何以為君子何以為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聲居其地則必為其事為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衣冠黜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迨其子孫修飾日增文為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子時先進後進並論耶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抵近世玉山尚書風聲未遠表元窮鄉遠士迫於諸公牽強而為此來開講之初敢以先後進禮樂異同為告自此得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復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為甚難尋常交際邂逅會集往往有之

不必皆歌已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季屬而已然必以當人情通事類為善今也其歌詩能為夫子發發而又能善則其為人已不苟夫夫子於此既不失其傾寫之權又不奪其季宛之趣姑且使之反覆詠歎然後自歌而和之想見一時客主襟懷融玉益淵停雲止無形骸無渣滓此聖人德化及人至誠盡物之一事非但可以小智窺測後世詩必已作間有從事於倡和者非矜材而凌駕則拘韻而牽強其流於樂府歌曲復皆委巷狎邪之作敗壞人心汗穢風教莫此為甚今欲與諸公稍稍釐正捐俗趨雅去華務質取古人三百篇以來之作可登於絃誦可編於簡冊者純熟諷念可以觀志可以養德推而伸之可以使能可以成物其非體新聲一切不用庶幾近于夫子之指

孟之反不伐 一章

此一章可以為士大夫觀仁取善之法古人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值軍亡國不與於射位而死也不得入於墓域則兵敗而後奔蓋未足深以為夸也孟之反事見於春秋傳哀公十一年當是時魯有齊難夫子之門人若冉有樊遲輩皆在兵間之反之為人不可詳攷往往恐亦嘗受教於夫子今也見其入門而能殿有勇而不居故深嘉稱之與童汪錡執干戈衛社稷而不在殤例正一時事此聖人隨材因事成就長育之妙如造化之於萬物大而大容之小而小養之形形色色無所遺棄俱成其美嗚呼仁哉莊周之徒得其一節遂以孟之反之退讓為常道為可以逃名遠禍而慕之慕之不已流於計較利害之私而聖人所以教人之大指失矣學者審

擇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天地之間動物之最靈莫如人人之為動物而能最靈者以此心為之本也心為人之本而能動能最靈者以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人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人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夫富貴之為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為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絕糧乘田委吏伐木削迹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為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不富貴我學為孔子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不貧賤則其心不仁矣何也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不富貴則必慕富貴而苟求曰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不居貧賤則必耻貧賤而不安慕富貴而苟求耻貧賤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為其於本心之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為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人能不失其本心之仁不規於人之所以為人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平安無事時能存之雖急遽苟且顛覆流離之時亦能存之其為人也當富貴而富貴則為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為貧賤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呼天之命斯人以為人予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為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之雖富貴不免近於禽獸可不畏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焉君子不可以不知也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冊紀載之鑽研師友問學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冊而得之則理在方冊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於外也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復驗之于事物是之謂行文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兼該而内外交養矣然不主於忠信文何以實其文行何以成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蓋於此四事常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教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略評之今之方冊非古之方冊也董仲舒楊雄韓愈之在三代以下號為知道仲舒明經專至災異楊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為幽萃群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訂疑辨惑之說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寔退而察其談於俦友者難以質於臧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于閭門是行不足攻也平常小小籌度計較利惟恐不居前害惟恐不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溺為飢溺必不敢當也與交游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脯已不踐欲求為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於平日寢而寢思之食而食思之若然者病根蠱本正復何在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憫痛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大學之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於講明義理之學儻其然乎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至博厚則高明

至誠者真實無偽之稱要其極惟天道可以盡之惟聖人可
以當之世之人亦有知至誠之為美而為之者矣為之而不
能無間斷則其力不能持久則不能有徵驗何謂徵驗我為
至誠而物應之於此人知之於彼是也今且以家庭切近事
驗之人未有不誠於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為人乎者曰我誠
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於兄矣而兄或不我
友是其理殆不然誠患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于為孝而持
久無間斷父母安有不我悅使我能誠于為恭而持久無間
斷兄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誠其敬推而於朋友誠其義
皆能持久無間斷而推而於鄉里於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
無間斷其行愈力其徵愈廣又推而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而
四方萬里之遠服之質于鬼神而鬼神宜之被於豚魚而豚
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為悠遠為博厚為高明
為博厚載物為高明覆物為悠久成物而中庸之能事畢矣
然此為聖人天道極處吾儕小人驟焉而語之固所未喻敢
問平居日用之際亦嘗有一思一慮一言一動不離於誠否
乎於居處有能不欺暗室屋漏否乎於飲食有能席不正不
坐割不正不食否乎於言語有能儼若思安定辭否乎於交
際有能不忘平生之言否乎於辭受有能見得思義臨財毋
苟得否乎於祭祀有能事神如在見其所為齋否乎凡一
思一慮一言一動所以養誠之具皆備尚懼不能無間斷不
能持久况又不能誠而何以為人乎所以自為於己未至而
何以責物之不我應人之不我知乎程明道先生十八歲學

顏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司馬溫公孩童時以食胡桃失言
為父母所責從此終身不敢謾語呂成公伯恭少年飲饌不
如意輒推按發噎不食晚歲遂養成就至于家人不見怒色
此皆前輩嘉言善行可以為至誠無息之助諸君試相與講
之何如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可以見聖人寬容篤厚與人為善之意先王盛時禮
樂脩刑政舉為善者既眾矣而又有以使之知勸為惡者既
鮮矣而又有以使之知耻傳稱堯舜之俗比屋可封成周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雖不盡然其風氣純美可知矣後世不復
望其如古然人心天理何嘗一日見其斷絕故鄉里之故家
遺俗學校之明師良友常隱然相與扶持之或豪傑興起或
間見濡染大抵俱為善人之歸無有有倡而無和者此之為
德不孤必有鄰言其理勢自當如此也今且與諸賢試以目
前事驗之徐行後長者坐不欹立不跛此近於有德人也謙
冲退讓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此近於有德人也諸賢以此
人為何如若見之則必敬之重之心然之退而之其家則欲
其子弟效之其有麤率躁競檢中而利口者此近於無德人
也諸賢見此人則必惡之賤之心非之退而之其家則不欲
其子弟似之如此朝吟暮謗年遷月華見一不善自然如親
怪物惟恐不相離見一善人自然如對芝蘭玉樹惟恐不相
入行之愈久習之愈熟何患風俗之不美何患教化之不成
刑不清而盜不弭邪此聖人周流環轍之餘採時扶世之心
尚有見于此也講學不明人多以異於流俗為賢夫既為賢

則自然與流俗異但秉彞好德之良心初不相遠其機括在父兄師友先覺者倡率開導之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者人之盛德然徒謙而不知所以為謙則處已接物俱失其宜而不足以為德矣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善為謙者尊則能使其道有光卑則能使人不可踰已也人情居富貴鮮有不驕自古以來公侯將相如四豪之結客至三千人卑躬厚禮以畜養之如公孫弘之聞東閣以收四方奇士其身甘脫粟飯布被而不以為耻可謂能謙矣不知有何功業及於萬物者於史冊此尊而不能光也貧賤之士人所易踰所以自重者謂有名教之樂道德之美耳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樂天知命謹身節用以遠悔吝以安隱約所謂賢者不過如此雖帶索行歌飢色滿面而當路之三公千金之子欲與之交而恐不我屑也尚得而慢之乎苟使執柔行諂召倭取辱而不知謹焉則卑而人得踰之矣古之善處富貴而謙者莫如舜禹周公以大聖人而能取人為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天下誦其功業燁然至于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莫如孔孟孔子能困厄陳蔡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見諸侯而辭萬鍾之祿天下後世誰得而並之按謙卦艮以一陽為主在上卦三陰之下下卦二陰之上上於下卦則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動靜既不失其時而又思不出其位雖舜禹周公孔孟之事不過是矣

菁菁者莪 四章

此詩四章章四句作序者以為長育人材之詩鄭氏直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得役則斷為學校所作儒者傳授可信不誣今試以大意逐章釋之首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之在學校亦如莪草之生于阿中得其所養而茂也先王盛時其於學校之士豈徒寬容逸樂之而已想見一飲食一射御一步趨一坐作之間不言而知有所謂父子尊卑之節焉知有所謂君臣忠敬之義焉知有所謂長幼揖遜之序焉知有所謂師友聚辨之道焉知有所謂交際辭受之方焉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若樂而無儀則散慢猥獩而不足以為樂矣次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者喻人材隨其高下左右無不得所而暢達如莪草之或陸居或水處而皆莪也道化流行禮義習熟耳不聞可非之言目不見可鄙之事身不居可侮之行生乎其時而遭逢教養如此心焉乎而不喜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三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陸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者陵淺於阿而高于沚所及者愈廣所被者愈孚所得者愈深古人粟帛泉布外兼以貨貝為用而五貝則為朋至此諸生自喻其遂心慰意之樂雖錫我百朋之多不足以為賜也四章言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者舟之為物可以涉險可以行遠可以載重喻人材長育之久其氣質皆有成就可以見用於世而不必於用進退從容行藏自在原其功効之所以然者有以使之而然也休之為言嘆美饜足之味此四章非先王學校全盛不足以當之吾徒生長於二千年後不宜妄自菲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今以往相與講明

探索求古人居學校所樂者何道所以得者何業所以欲用者何才必有異於後世之汲汲而求求之不得則悒悒而困者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一章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託以治之我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為則狃己之私而絕物大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徒仕於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不知此故不以季氏為嫌而仕之非獨仲弓為嫌而夫子亦不責非獨不責方且因其問政而教之日先有司故小過舉賢才嗚呼哉人之患莫大于自用其聰明非聰明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己之聰明所能盡也故為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考成否而賞罰之此先有司之說也君子誰能無過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錄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必多廢此故小過之說也先儒有云強毅聰察之謂才強毅聰察小人如絲其工笨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說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而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為問此其真知為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已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二者者宜但可為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

聖道未明人才日隘為學者未能治已而治人為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已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綱牢籠於虛譽而濶略於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人才之升降觀于風俗之巧拙驗于器物之真贗蓋有其用至微而所關甚重若此章觚哉之嘆是也觚以角為之或用之于飲或用之于書大抵取有稜角不規視為便今者觚名雖存觚制不古於事未大害也夫子反覆形於嗟刺不置此豈為一觚發哉竊嘗思之吾徒雞鳴而起日入而休凡託於居處飲食衣裘翰墨交際動作之間修名而責其實恐無一可合於古惟偷安目前苟且戚裂不暇思及耳偶一思之有不愴然汗下者乎學校所以講習道藝之區今所講者何道所習者何藝坐斯席也想斯名也安乎否乎古之人皆躬耕而食惟仕者以祿耕為其勞於治事力不能自耕也今一名為儒則棄耒耜離阡陌終日不知何勞而仕者之勞復何所為乎衣本以蔽體厚之以禦寒短之以便事華之以致飾嚴之以成禮惟儒者得服寬博逢掖今嚴華短厚與寬博逢掖混然雜居亦有知其然乎李斯程邈之學與人以科斗大篆為古今則又以李斯程邈為古是字書不可知也雜駭河梁之體作人以國風雅頌為古今則又以雜駭河梁為古是詞學不可知也推之於官名於儀禮於日用常行諸事種種豈得皆與古合而吾持已處物憧憧然皆如暮夜遊昏霧中投坑墮井不可自保何望目擊杆几杖之銘耳珣瑤瑤之音而相警為聖賢哉故夫子之歎非歎於一觚殆憂風俗之變

將至於如此也且夫子不獨于飢寒也嘆拜下嘆麻冕嘆先
後進禮樂歎借馬闢文不啻屢奉馬以風俗之將衰在夫
子尚不能如何不過私憂隱慮而已吾徒則又何說惟當精
攻而謹修之存之於心持之於身或可傳之於書告之於其
人其人萬一有知其說者逢可為之時得以漸而正之風俗
猶有望也

子曰固也其庶乎屢空 一章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十有八九難乎其為
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遽然流於不肖
此論本止中人以下發夫子之門人最聰明者莫如顏淵其
次子貢今也乎居商略二子而乃有屢空貨殖之嘆何耶嗚
呼此不可以小事觀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之為
言善也且既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為善蓋先王之
時天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祿米地之厚始得
以言富惟既富而所以居富者斯有道矣顏淵之時井法雖
壞竊意猶有壞之不盡者故莊周言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
郭內十畝固非皆寓言也但支持有所不贍而時時不免空
乏耳夫子於此歎其居窮守約之操簞瓢飲食天樂內足泊
然不以外物累其靈臺此與陳蔡絕糧而彈琴自如者何異
其曰庶乎者蓋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貢之貨殖先儒以為
未能忘情於豐約夫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為貨殖
所累惜一金與貪萬鍾同一不化天之命人如是而貴如是
而賤如是而貧如是而富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為難彼冉
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昏於辭

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譴怒之極惟取其名最
不可容者攻之未嘗以貨殖為責其以貨殖責子貢殆愛子
貢之深期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
多言言則中理子貢惟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同門中
亦不見其比今人見夫子一抑一揚遂疑子貢不得齒於顏
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逆境為小節皆未深攷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四德之一命者天之所以賦於人仁者人之所以為心
聖人何以斬於言哉曰利非君子之所急其罕言之是也至
於命至於仁亦若是焉蓋夫性理之學其體也在於心傳而
不可以耳受其用也在於躬行而不可以言說今姑毋論夫
子時夫子沒夫子之道湮塞晦昧者數百年賴孟子明之孟
子沒又湮塞晦昧者千有餘年賴瀟洛周程以來諸儒明之
方諸儒之未明也人人以性理為難言而不敢言故講學者
必尊所聞讀經者必闕所疑推賢敬古風俗朴厚而真修實
踐之意常踰於議論之表自諸儒辨析既精記錄亦繁字義
無所窒於心胃談柄無所滯於唇舌向也白首老生之不能
論者三寸童子類能言之可謂家游夏人舒向而淵源根柢
有不自暇計夫以此推之聖人所以罕言者豈非慮其弊之將
至此哉區區以空虛倚席於斯亦既再歲愧無所發明以稱
答父子兄弟之意切願閒暇之時有感相訂有益相告取五
經諸子之遺言隱義雖易通而非盡解者常常質難傳曰母
勤說毋雷同如利一也孟子之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
命一也修身之所俟與巖壙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

之所難與管仲之所近何以別不徒求之又從而觸之不徒獲之又從而曠之朝夕復熟彼此浸潤庶幾修辭存誠致知格物不無膚寸之益諸君子以為何如

祭如在一節

祭之以禮難言也其禮之所以然不可以不知也惟知其禮之所以然而鬼神之狀陰陽之故皆瞭然於胷中而祭可言也此章祭如在謂祭先祖時也祭先祖如先祖之存脉絡相通精神相接此易言也祭神論祭外神若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類脉絡何以相通精神何以相接此難言也古之人食則祭先炊飲則祭先酒馬祭馬祖田祭田祖以至捍大災御大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不遺其祭今且靜而思之人惟不知恩義則已耳稍稍知有恩義則凡有力於我者豈能忘之厥初生民風氣朴野不但拙於防患患亦未生不但略於息爭爭亦未有洎乎爭鬪患作人且不免與禽獸相食先後聖賢相繼出而憂之於是手有管攝有協助有教導又知夫人之衣食居處生息於宇宙之間一物必資一物之力資其力者必懷其感懷其感者必圖其報此祭祀之所由始也籩豆誠陳尸祝誠設登降瞻仰若將臨之周旋馨聽若將語之精神安得而不接血脉安得而不通乎至若吾夫子之恩之德開吾人耳目洗吾人腸胃易吾人心胃續吾人命脉隆於天地深於父母又當何如其感何如其報丁祀在邇誓戒有言謹為諸君誦所聞而諸君省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戴表元帥初

講義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一章

善者天理之總名人人有之人人有之而有不能有之者心不在焉故也心於善者不但能有己之善又能有人之善不但能有人之善又能與人同其善心不在於善者人已兩失之矣今且以此章三節逐一細釋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取人之善以去己之不善猶未免於有不善惟能去其不善斯美矣此賢者事也禹之聞善言而拜是喜人之善與已相契雖有人己之分而同於為善比子路相去甚遠此聖人事也至舜則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一人之身而耕稼陶漁之類亦取於人而能之取於人以為善則人益勸於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舜禹俱大聖人不宜分別就吾黨今日所學且論子路子路在孔門最為多過初見時氣象麤暴可掬從游雖久而鼓瑟言志侍側之項威儀應對每見譏斥後來出仕黨季氏為衛轅平生本末無一合於正理不知聞過而改者何事想見其為人純誠信勇但有所聞知其不善隨即羞悔不敢復作故能日克用厲薰摩浸灌陶篤濡染而卒成大賢而稱其可為百世之師也今人隨群而趨逐隊而處一般浮沉一般容悅故終身不見有過又或位高齒長則人方舉之權隆勢盛則人方憚之真見有過亦無人言蕩者奪於外馳鄙者安於近務幸人不言僣然以為人事不過如是尊卑相承前後相襲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既

以誤已復以誤人悠悠兀兀坐成凡庸此皆子路之罪人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先儒以為委曲說禮之事雖是委曲說禮此起初一章却是禮家大綱目處毋不敬者禮以敬為本成人常常警畏不敢放縱怠惰儼若思者人思事時顏面必端莊儼恪持敬者其貌亦當如此也安定辭者人之發言不可輕躁必審定其是使之穩當無有後悔方可出口安民哉者言人能行此三節不但可以自安而見於政事亦可以安民也總而論之其目三曰貌曰心曰言其綱一曰敬心在於敬則貌與言皆在於敬心不在於敬則貌與言皆不能無失也世之儒者多言心屬內貌言屬外既分別為二遂以為敬當主於心而已一戲笑過差一諧謔失節未嘗於道殊不知心是貌言之根苗貌言是心之枝葉未有枝葉有病而根苗無傷者故其始不過小不敬而其終也卒陷於大不敬不可不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今韓退之則直云張而不弛非文武之道夫文武之道豈使人謂戲謔可為者邪春秋之時一執玉惰一受脤不敬一行人失辭識者知其年壽祿位之修短尚書傳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所關順逆休咎尤如影響猶是古人告戒流傳常法如此今人所以不然者蓋緣常情以禮為拘束禁制之物強而持之令人血氣不暢筋骸不舒此不知理者之論吾嘗試以曲禮此一章玩味而習復焉心常常不敢放縱容貌常常端莊不敢輕於戲笑言語常常謹重不敢易於諧謔但見氣象祥和身心安樂今日為生徒

則禮行於學校而為賢生徒為子弟則禮行於家庭而為賢子弟它日為人師長為人僚佐則禮行於州里邦國而為賢師長賢僚佐推而大之無往而不宜無為而不順其效豈不章章可睹哉

大畜象曰天在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物之大莫如天而山能藏之以此言學何學不充以此言德何德不具又大畜之卦內乾外艮乾者健也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內能健則無間斷不一之病於外能止則無淺躁輕出之悔皆大畜之義也易卦本不專為一端而發此象既取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為辭於義亦不為小矣前言者自聖經賢傳及載於簡書關於談論之善者皆是也往行者古人立身行事可聞可法者皆是也今之君子所以不如古人者多是自倚其聰明才智師心而行據已而發其天資純美者或能暗合義理無大差繆而思之不周講之不熟反致禍患其他強敏者強敏而失矜驕者矜驕而失苛細者苛細而失邊重者邊重而失惟多識前言往行則念念有龜著事事有軌範平時或得於考究或聞於講明耳濡目染心領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日積之以至無所不通無所不悟如富人多藏貨物而不妄用如深山大澤草木生之寶藏與焉而不見其運動一旦臨是非據利害剖析無不中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畜之所以為美也按大畜以艮上九一爻為主而初九言有厲利已九二言輿脫輹九三言利艱貞六四言童牛之牯六五言豮豕之牙皆以止而不行為無災九有吉慶至上九始言何天之衢亨象曰道大行也言畜

多而至此始可行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而速於欲行其志者可不為戒矣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此章言周公之所以聯綴邦國之民使之綢繆固結而不散者有此九事兩者耦也猶言均平備具不偏枯孤單也一曰牧鄭氏以為州長是也民無土地則無生業使相養育九州之長各有土地以養育其民豈不上下相得凡言得民者非謂得而有之也謂得其心也二曰長鄭氏以為諸侯是也九州內之諸侯公侯伯子男各貴於其國然苟徒以貴臨之則威權控制勢分扞格而不相得矣古之諸侯蓋以貴養賤非以賤養貴也三曰師師之為言凡能以善教得民者皆是也故以賢曰儒儒之為言凡能以善道得民者皆是也故以道後世言師儒拘於學問文藝故失其指如古之禹稷伊傅之流朝為田夫暮為卿相所吐之言皆為經所行之事皆為史至今千百世下遵之則為聖賢悖之則為愚不肖非師儒而何五曰宗民無族則離惟有大宗小宗之法則有族以相糾合六曰主民無主則亂惟有世世食采之主則有利以相賑恤七曰吏民群居易爭惟有吏以治之則不至於無統攝八曰友民分耕必力弱惟有友以信之則不至於無救助九曰數民各產常產而不及乎其它惟有數以富之則不至於無儲蓄以上九事於居民之法養民之具纖悉備盡人以為

非周公之書非周公誰能為此書哉吾嘗今日學問且先於師儒二項討論玩味所謂賢者何說所謂道者何物設使居田里其何以為俗設使居官府其何以為政賢莫先於自治而後可以治物道莫妙於無為而後可以為事二者其何以能得民之心知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惟歟汎汎然以為方冊之空談幸甚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古書言道德未有如此數語明白詳盡者天下事物莫不有道惟我能自修之於心則德為吾德而所以能積之修之則在於學當傳說時異端諸子之說未與文辭利祿之誘無有其所謂學其所謂道德可以想像按據而知也說命三篇說學惟說學于古訓要自是一種格言大訓載諸學宮簡牘之中老師宿儒伏於田野耕樵之流當時尚可致問而今茫然遠矣如傳說其人即是其類今試以意求之學惟虛心可以大受先若傲然以已見實之它有增益由何而入故貴於遜志然一於遜志而不及時用力又失之悠緩故貴於務時敏既遜既敏所修者滔滔而來而愈信愈懌不敢怠忘則積於厥躬此一節也學不止於獨善其身必有以及物而後可以驗學之進故始於自學而終於教人體用內外各得其半雖已能如此惟念念主於學功力無間斷則所修之德有自然然而而莫知其然者矣此下一節也兩惟字三厥字三學字此其立言之精番敏之切誠可為學者警枕又三篇中指實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

象上與禹稷皋陶下與孔孟初不相遠漢儒明經家說若稽古已三萬言豈足以知此而況於後世生于異端諸子文辭利祿之俗穿鑿剽竊又出漢儒之下者乎

子路使子羔為一章

子路之為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多過而不害為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為季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蠢率可謂駟不及舌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而以處子羔則非夫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疑之有若鬼神之事固嘗親問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講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為學子羔之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其從游之久漸染之熟又未及子路而子路遽薦之為宰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邪又况人之聰明有限事物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見道無礙尚不可廢學故夫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以何必讀書幾何不以人民社稷為慮乎夫子既斥其候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以為戒而流俗之弊至今反以為口實得百里之地為古諸侯見儒如仇見書如毒藥怪物悍悍然曰儒無益於世曰書能誤人相率損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而與之語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是平常此二字惟聖人能行之若非聖人決然有偏倚決然有過不及決然不能平常故處事而無偏倚無過不及與夫合於平常者天下之至理也

既至至理自然民鮮能行之堯舜之禪授於理當禪授堯舜不容不禪授禹之傳賢於理當傳賢禹不容不傳賢以至湯武之應天順人伊尹周公之訓太甲教成王仲尼之轅環天下由後世觀之其事至難其迹各異在聖人當時處之不過當然之理此所以為中庸也道學不傳漢儒遂以胡廣為中庸夫胡廣阿時取容持祿固位其所長但能記誦典章儀註以為口耳之實用心行事全不正當何於其所為中庸乎近世士大夫說及中庸又降而歸之中才庸人聞中庸之名往往諱而嘆之故每發一議每創一事必求以異於人嗟夫中庸者夫子子思諄諄以教天下後世以為之難能而士大夫諱之不為亦可傷矣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天下之藝惟其辛苦力學而後能者不如天性之自然天性之自然發之於內耳目之聰明接之於外有不學學必積矣良冶之子當學為冶良弓之子當學為弓父業而子世之宜也今日良冶之子必學為裘為弓之子必學為箕何也以言為治之家習見其為冶之事網補穿鑿者有似於為裘故不用之於治而用於裘為弓之家習見其為弓之事調捺撓斲者有似於為箕故不用之於弓而用於箕此亦天性自然之所近得於聰明之所接故不特力學辛苦而能者也豈惟藝人之學為聖賢君子之事亦如此也學仁者始於孝弟學義者始於不妄取學禮者始於不妄動學智者始於不妄為學信者始於不妄語學仁而能孝悌雖不得仁去仁不遠矣

學義而能不妄取雖不得義去義不遠矣學禮而能不妄動雖不得禮去禮不遠矣學智而能不妄為雖不得智去智不遠矣學信而能不妄語雖不得信去信不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有此物而不能孝弟性本有此義而不能不妄取性本有此禮而不能不妄動性本有此智而不能不妄為性本有此信而不能不妄語是得之於性而失之於習也是良治之子不特不為治而併不能為衰良子之子不特不為不為而併不能為箕也為治為子也者性也為衰為箕也者習也仁義禮智信也者性也孝弟也不妄取也不妄動也不妄為也不妄語也者習也聰明者所以嚴其性之所從出謹其習之所從入者也禮記又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何也此言馬之性難馴人之教之者勞故始駕馬者車反在馬前人性之易學不如此也人之聰明所以能為萬物之最靈者謂如此類也人之子弟有聰明而不能用於自汗其所習自棄其所學者真可惜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至誠於是言也

善人慈祥信實之稱為邦猶言治國凡今子男百里諸侯屬皆是也勝殘去殺是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既不為惡自然不用刑殺此是功效比於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俗有深淺然亦可以為難矣夫以慈祥信實之人臨民蒞政能使其人無為惡而免於刑殺此非一人一日所致故必待於百年之久先儒謂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幾近之唐虞三代既不易為儒者說漢初禮樂則不暇與經術則初未講風氣可謂朴陋之甚其為政者蕭何起自刀筆曹參

周勃嘗皆百戰行伍而一團真淳寬厚之味令人感動蓋承秦人刻薄之餘真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蕭曹既創之於前相接為政者申屠嘉周亞夫之徒亦如泰山喬岳儼然不動雖無善人之名而有善人之實後來公孫弘以明經封侯作相儒術始顯源內亦紛紛多事以此想望善人為邦氣象欲如漢初以來何可復得論者遂疑儒者無益於世多虛而少實徒勞而無功儒者亦無以自解殊不知漢初魯國兩生及申公董仲舒等若幸而得用又久其歲月又推舉其同類使相繼至於百年之浹洽安得無效祇如陳太丘魯恭卓茂僅得尺寸之地亦自移風易俗耻於為惡大槩可以見矣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世而皆可疑耶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天下之至難平莫如怨而至易偏莫如好惡我有是善也而人不知以為善我未必有是惡也而人斷之以為惡怨斯與矣人有是善也而我不知以為善人未必有是惡也而斷之以為惡好惡斯不足乎於人矣伯夷叔齊以清隘聞於天下鄉人一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與惡人居若坐塗炭中意其平日必持已太嚴而責人已甚夫人乃以為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謂所惡之人今日為惡明日能改過為善則伯夷叔齊亦不追記而咎之審如斯言豈有一毫芥蒂荆棘之意以此道處一家則一家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鄉則一鄉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國則一國可以無怨以此道處四海則四海可以無怨先儒疑二子舊惡之事無以考以愚觀之武王以至仁伐不仁八百國之諸侯同心歸之而二子獨非之是與八

百國諸侯宜為怨者也然天下後世至今以武王為是亦不以二子為非蓋各當其理也然則用伯夷叔齊之道豈獨四海可以無怨雖萬世無怨可也今之人好惡不由其理一杯羹德色則悅之一唾背反唇則仇之聞二子之風亦蓋少動心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為先生長者之法主於教言遜讓安有以後生為可畏又許其有求聞之心者執嗚呼此可以見聖人教人懇切之極矣人非生而知之誰能廢學學則雖單夫寡人而可以為君子為聖賢不學者雖堯舜之聖不見為小人愚不肖為君子者為聖賢者人常畏而敬之為小人者為不肖者人常賤而鄙之此必然之理也今夫一等同鄉并同國族人物相似也家世相似也年位相似也而能修飾衣冠遵守禮法口無妄言身無妄動眾必共相指目以為模楷此聞其人而可畏者也有其沉酗佻達狎暱非類幼不遜弟長不慈敬眾必共相指目以為疵穢此聞之而不足畏者也推之於庠序於朝市皆聞而知之善者必有舉之以為公卿士大夫不善者必不免糾之而蹈于罰善有可舉為公卿士大夫而不得為公卿士大夫君子謂之命惡有可蹈于罰而不得為公卿士大夫而人之為人不可不自擇也為先生長者之法不可不勸其為善而阻其為惡當夫子之時風俗猶美先王遺文餘澤猶有僅存於草野之間惟無老成師傳以接引將就之故悵悵然不知所歸夫子勸善阻惡之權既不得見於為政舉奉

此數必發於倦遊歸魯之日然則亦可傷矣其曰四十五云者人能自少小始有知識之時而學之則年之至此必有一善以聞於人非謂四十五而始攷之也吾黨之年視四十五十為有加所以聞者何事所以畏者何道所以教後生者何業亦盍先講明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人必自貴也然後人貴之其賤也亦惟自賤而後人賤之也孟子此章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言本為當時禍福而發其實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夫滄浪之水有清有濁水幸而為清則人取之以濯頭上之冠纓水不幸而濁則人取之以濯足是因其體之有清濁故用人之有貴賤今有人馬口誦聖賢之言身履君子之行則鄉里必取之以為師範國家必取之以備官府是猶滄浪清水之貴而人取之以濯冠纓也又有人馬言不出於禮義而鄙悖是習行不準於先王而市井是行則朋友必棄之以為惡子官府必擯之以為凶徒是猶滄浪濁水之可賤而人取之以濯足也同一水類也而用之有如此其殊同一人類也而待之有如此其遠亦可以自擇矣或曰水本清也而人有用之以濯足人本賢也而人有不用之以居高位則柰之何曰是有命焉不可以槩論也季氏世為大夫而孔子懷羈旅之憂臧倉王驪得君而孟軻有不遇之嘆故君子得福以為常而小人得福以為不幸小人得禍以為常而君子得禍以為不幸亦猶水之清者人固辱之以濯

足而可貴者無損水之濁者強用之以濯纓而可賤者猶在也循理以安分修身以俟命事之在我者謹而行之事之在人者靜而聽之學問之道其庶幾乎

側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此四句孟子前篇已嘗言之引仁義禮智歸於人心最為親切大抵天之予人以此性止有仁義禮只是以恭敬為仁義之節文智只是分別仁與不仁義與不義之是非三尺之童亦知仁義非心外物而其初本因告子義外之辨今天下後世但知告子之害仁義而不知其害實起於老子老子於孔子為前輩多讀書識道理孔子亦嘗問禮而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曰絕仁棄義民返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嗚呼是何言乎然老子之說險怪不經其害在孔子前而孔子終身無一辭非之告子之說緩於老子而孟子略不少容何也夫子道高以為我之教行則彼論自息孟子則不然以為失今不攻後害愈甚故當時亦稱孟子好辯卒之天下後世因孟子而遂知仁義者辯之力也吾嘗今日不必追咎老聃漆非告子羣居終日固未暇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且問自身當惻隱者何事居窮無事固未識讓千乘之國且問自身當羞惡者何物出門固未能如見大賓且問居家能不欺暗室否居鄉固未能使人質決曲直且問能無間言於父子兄弟間否是四事也惻隱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皆良心也皆非他人所得與也蓋亦返自思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明戴表元帥初

古詩五言

大名元復初郎中携示感遇五言八章次韻并陳東平

曹子貞編修薊丘曹克明教授

美人乘天風手吹玉琴差我有龍門桐綬之冰蚕絲空中一偈合聞者為忘機神馬已出河鳳皇且鳴岐悠悠百年內儻有相逢時

我登海山巔羣丘耿如芥客來談九州更詰誰小大神疲檢滿馭足靈神始載終然方寸心擾擾軀殼外流光如急水一去難復再歸來坐虛室始覺身安泰老馬寧為駒即且或甘帶名跡吾不嫌全生聊遠害明有不見曉智有不衛足學靜三十年晚始悟無欲復單懼名高居群忌行獨不見歌鍾家白日臥金谷不見帶索生行吟扣哀竹為君慎燕息顧鬼方在腹

東陽方韶卿惠古意七篇久不得和五月二十六日將

假館宗陽橋稍有閒暇乃為次韻因寄訊彼中吳子

善前輩子善陳文毅公同父甥孫

長歲紳紛誼新廬稍踈靜虛名亦相累營風來整整著天戊樓柳白日仙林杏散書一長謔消此清夏永

二

營營寄巢蜂白晝爭空花跋跋綠壁虫喧飛亂如麻譬如惡俗士便不揮鞭過桐君何處來隔壁聞瓠巴

三

舊空中雲零落跡易消
新交江上流來去同奔潮
謁謁玄英孫望之十舍
遙願爾多黍稌相投共蠶款

四

人膽小於壺揣想無限極
及其遂所願不過一消息
金華文物府前督餘楮則千
年萬年名豈使夸者得

五

作詩如挽船學力乃篙櫓
向來牛耳盟諸老肯多許
元暉雲樹荒仲宣江海阻
之子歸未歸相思慰風雨

六

德孤誰願高氣寒誰願清
斯文鄒魯來墮坎勞其生
豈無性命憂艱難愈同情
如何及門士亦作胡越聲

七

永康經濟學近古將無同
甥孫世其業汗馬收全功
我欲攬遺跡雙眸水鏡空
君亦跨黃鵠吹簫白雲中

使君君美時與諸公講易

吾評陶淵明略似段干木
詩文雖滿家不飽妻子腹
仰瞻清風柯俯窺白雲谷
誰能為升斗辛苦受躄束
因君寄高韻千古動遐矚

推官

以羔裘如濡洵美且俛
韻為八詩送夾谷子括赴明州

鑑虛磨愈明絃柔調自直
臨民要儒術非但用三尺
看看春秋學從士能斷國
人情豈相遠贈子以不惑

水耕當用牛陸行當用馬
詩書無近功平世安可捨
吾州兵荒來冠蓋多苟且
寧無段干木意氣能少下

送袁季源之婺州因簡范經歷

為山不願高為水不願深
水深蛟龍集山高虎豹踰
我有避人法終日衣冠林
煌煌錢塘城游塵書為陰
豈無青雲交難在相知心
豈弟袁大夫寒窓理閑琴
峻坂為牛力炎天九秋襟
膠漆四十年齟齬以至今
天欲餓我使子無黃金勸
仕拙不諧驅耕弱難任低
回向誰門後生氣駭駭今
晨積潦霽鳥鳥有好音約
我共行役東平步嶽嶽皎
皎婺女精瀾瀾雙溪淨臺
有白馬生風稜共蕭森文
林惜妄動動必向所欽吾
評古毛義志行近騫參公
府許辟召屈身非祿淫斯
人我知舊長髯善嗔吟穴
壤夢離合風花命浮沉往
者納千贊終然遺一簪欲
行又不得出門失前禽子
往再拜問何由振聾聵

次韻答朱侯招遊海山

江南春草黃江北秋鴈飛
窮居念遠往故物乘已非
我有青雲交山林可同歸
十年學撫琴對客輒累欬
豈不願和悅調苦心易為
青天無古今白日相因依
向來炎炎人所得一何微
成者化埃塵不成翻禍機
玉美受雕鐫馬良遭絆轡
所以曠達士但貴知我希
請休接輿歌且急濯鴻噫
名微少士責身閒免官議
寧無一日力相尋盡崎嶇
霜魚碧玉罾水菊黃金輝
君歌我按筑我舞君攬衣
此日為君歡醉遊敞船扉

題陳高士所藏冬青枝上白頭翁畫

飛高得珍叢青子飢可食
不知何憂愁二鳥頭亦白
道人天機深清齋意相許
賴汝不能鳴一鳴嫌被汝

以空飛本無迹韻為五詩往扣廣微張公

智有不近名賢有不踐迹百年如飄風誰作遠行客所要在持久以道自消息吾師豈欺我白首方學易

浴蚕沙溪水一首為上饒陳烈婦作烈婦信州上饒人

嫁同郡葉氏年二十五生子四齡而寡丙子兵寇起

能以智全其家歲飢發粟賑貧類大丈夫慷慨知大

節非徒守閨門貞行而已有同上其事賜旌表蠲復

如法

浴蚕沙溪水採桑玉山巔絲成白稜稜膠作烈婦絃烈婦何

所言絃中意纏綿一說鸞影孤二訴雛巢穿巢尚可背影

孤恨終天有食不自肥衆禽仰喉咽真幸憫其疲勞役盡苑

蠲及今雛長成雛羣亦踰颺朝陽照若林枯槁生光妍黃藥

誰謂苦鐵石誰謂堅請君屏俗耳聽我沙溪篇

書歎七首

王生困繯絕泳道劉子急徵追正仲舒叟挈家走幾遭輓與

笞東野我無三人辱閨門但窮飢飽死世更多徒憂何以為

敢作小夫欺聊為才士悲

舒子高品藻王生怪衣冠處世那得爾說說真自殘劉子最

多愛逢人傾肺肝勸我學其道縮身可泥蟠胡為亦不免念

此坐長嘆

莫莫天上星碌碌澗中石升沉雖不同精英或相激我有知

名文四海邯鄲壁子昂遭逢不自悶頗為談者惜談者目不

知斯人寧易得

袁弟豁達人陳兄靜默士平生少附麗頗與同憂喜邇來怪

事發談笑不可擬一為脫淵魚一為墜柯蟻吁嗟其柰何天

運固如此

數友越州居無書已三年台州已無數逢人每相賢日夜憶

遠友遠者隔蠻煙風氣不擇州俗情輕目前膏鮑死何處寄

酒酒其肝

結友何用多膏鮑無三人讀書何用博得少全其身君有狗

名子擾擾起風塵朝逐富兒食暮聯豪士茵歸來反如客魚

鳥亦相噴

蘇州米空熟越州人不來緩急托遠婚不如傍蒿萊蒿萊在

籬落為我障浮埃生女屬他人生男尚嬰孩從何得館粥作

此聊自怡

觀村中禱雨三首

十里不同雲五里不同雨天公白茫茫乃爾多肺腑人言蛟

龍神象類可以取蛇虫當此時行路誰敢侮飛騰信有術忍

待踊者苦咄哉神禹功浩蕩流萬古

二

昨日苗穗赤今朝酒然青頗知窮旅人百金換類形念爾雖

微根同稟造化靈自古有枯旱人類幾千齡恐是自生化難

皆問蒼冥野草人不憐何獨不凋零

三

西村送龍歸東村請龍出西村雨綿綿東村猶出日共稱西

人良或是窮可恤誰知所雨粟盡入東村室儒生無愛憎但

喜麻菰實通年一飽厨猶在兔園快

山中詠物雜言十首

時露下百草流螢此飛翻初如灰燼微忽作秋星繁念彼生
育處回光照其根君莫輕流螢流螢尚知恩

二

青橘霜露時英英秀中園問訊訊居人今歲胡不蕃云有孤
兒來手觸枝上丸嗚呼此義木痛感在吾言

三

野果散高林雀鼠食之宜設非人所殘一顆不敢窺寧由網
罟防亦無神物司食道固當爾雀鼠猶有知

四

見狗須不走見蛇須拱手不走爾非偷拱手亦相厚無欺物
自信能勝誰肯負不見吳山虎郭文孫其口

五

鳥有反舌者自古比饒人時氣一朝遷此舌竟不伸眾鳥莫
不然更鳴以存身如何能言士聒聒無止辰

六

犁牛有土德體厚靜緩豈無牝牡情不自求其雌終朝草
棧間若忘渴與飢嗟彼位兒高乃爾難自持

七

精衛勇填海鶴旦苦求明明尚可得求填海何時成我觀飛
鳴族一一各有管但為口腹謀速爾遺其名

八

燕是孝義鳥常棲孝義家堂簷白日燮上下靜無譁以此托
軀羽禍福審不差誰云知數歷俗士義之夸

九

園人憂孽由為蔬畜雞雛小雞擇虫啄大雞遂啄蔬虫去蔬
亦盡對之可歎啟昂昂高冠憤反不小雞如

十

蚯蚓食土壤虫里何所為螻蛄飲風露晚上高高枝卑者蕞
其仙飄飄安可追倘令智相及無妻亦無悲

自居剡源少遇樂歲辛巳之秋山田可擬上熟吾貧庶

幾得少安乎乃和淵明貧士七首與鄰人歌而樂之
貧賤如故舊少壯即相依中心不敢厭但覺少光輝向來乘
時士亦有能奮飛一朝權勢歇欲退無所歸不如行其素辛
苦耐寒飢人生係天運何用發深悲

二

我居在窮巷來往無華軒辛勤衣食物出此二畝園雜松鬱
朝露桑柘浮春烟以茲亂心曲智計無他妍擇勝不在奢興
至發清言相逢樵牧徒混混誰愚賢

三

松風四山來清宵響瑤琴聽之不能寐中有怨歎音旦起繞
其樹魂研不計尋清音可敷席有酒誰與斟由來大度士不
受流俗侵浩歌相倡合慰此雪霜心

四

中年涉暑熱欲學唾面虀遠避少年起穢不敢酬旁人吁
已甚自喜計慮周微勞消厚疾淺辱勝深憂從知為下安處
上反無僞人生各有志勇懦從所求

五

古人重畝畝有祿不待干德成祿自至釋米列王官不仕亦

不貧本自足饗餐後世恥躬耕號呼脫飢寒我生干禩後念此愧在類為農倘可飽何用出柴關

六

村郊多父老面垢頭如蓬我嘗使之言辭語不待工古來名節士敢望彭城冀有卑誦其後更恨道不同鄙哉諛諛者為隘不為通低頭拜野老負未吾願從

七

去年秋事荒販糶仰鄰州健者道路間什伯成朋儔今年漸向熟庶幾民不流書生自無田與眾同喜憂作詩芬鄰曲有唱誰與酬亦無採詩者此職何可修

丁氏厚德堂

賤士懷永憂一物常恐枯貴者止營私智或遺妻孥肉食從古鄙黃金使人愚我游四十年錢塘車馬區但見挿桃李誰曾種桑榆白頭識丁子儀冠儼于子示我厚德編嘉名在塘隅談之為踴躍喜氣生眉鬚願子富倉庾人人飽餐餽願子多酒菜日日開樽壺行藏自有命不謁守錢奴

排律十七韻賀阮侯伯子

芳城春樹晚清波月弦初瑞出三神島光纏五馬車眼中新鸞鸞膝下小璠璣錦褥看爭羨犀願盡不如試啼賓錯愕獻夢媼動渠庭舞張公鶴門填孔氏魚一時官府慶數世甲科儲聞說衣冠里高增祭戟問民隨阮公姓鄰禁宛溪魚東去龜浮印南遊雉遠軍陰移棠蒂蒂騎擁竹舒舒政有兒重戀諍聽父老餘擔肩詢賦額正色署刑書暗至天如鏡心田老自畚看騎金腰最待弄玉蟾蜍我欲歌三賈誰能說兩徐先

隨湯餅祝聊當賀錢醜

傍家東北有山曰紹地余幸得之規以為素庄也

紹地吾所欣他時以藏我岡原見逾美松柏栽已夥雙流交在右一几平連左憶惜初經營登高忘覺跋年衰已漸法步暫石頭坐居然契券叶偶爾龜策可心手之勤勞軀骸庶安妥况復近芳茨時能薦蔬果雖無劉伶鍾略慕王孫躒

謝陳君祥憲使時郡家以余文歲貢陳侯頗憐之令無

行

鸞鳳不驚暴珪璧無鋒銛評材容一切未覺世論嚴僕昔江東歸二紀操鉏鎌間山但廬霍慕水惟沱潛官車歲干兩未省謁帷幃豈無趙張倫居突不得黔新年有吉語所在興循庶惟此沮洳氓生涯齏而織屨營疲負挈陸取困塗膏赫赫金鋪門風雨今無瘡皎皎華裾生塵土今無磴分臺得陳侯笑語脫烹爛仁賢所居國不言革頑檢侯家仲舉峻何如太丘謙問侯何所為深坐靜春蕪問侯何所學淨几飄風載儼雅留川公高節齊晉瞻橫流滔天來挺身臥西噫何以贈陳侯孟光書滿奩名曰事言補其辭清以恬豈但資裨官五經之韜鈴從來名世士必有淵源漸侯識民著龜侯材國梅鹽誠令以德舉退汎詎能淹愚者理宜止容僕守窮櫛

往時王達蓋骨與予評陶顏二公云魯公乞米於李大夫者李大夫光弼也而怪淵明所乞食失其至人名

氏以為恨余按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則是淵明為飢所驅本不知為何人家而叩之亦可憐矣然淵明家有五

男子傳稱程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又責子詩雍端俱年十三或嘗別有庶母淵明又嘗助其薪水大約計之不翅百指之家而當飢餓單身竟行望屋求食不知其家何以為處乃不如魯公園門同飢共飽擇英賢可語者通情焉不亦可乎余家與淵明略相類不敢用淵明法壬辰春有感於故人之言遂和淵明詩韻將求如李大夫者而告之今朝胡不樂取書一哦之飢窮古不免陶生良有醉骨肉同天倫僮僕緣食來如何長年中萬事付酒杯脫身得一飽激烈陳歌詩不如魯侯仁借貸英雄材嗟余亦有作欲向誰同貽

君莫誇少年一首贈余光遠

君莫誇少年與我備者疎我亦嘗少年少年君不如談諾今已忘猶有少年餘東南山水國早得飛長裾春圍虎丘樹夏櫂玉泉魚具妍與楚艷過眼日千車當此秋風凌遊子易秋歎我時未更事意氣益發舒出門有佳侶遇勝不得虛惟憂日晷短當去亦躊躇官曹人所厭高士不肯居平生縱觀處最在客南徐烟黛四面集綠衣攤安輿停航待准解醉甘遠儻胥道路無此願此願勝鄉間自從秣陵歸鬱鬱不再憶三間風雨屋僻其荒林墟非君好事者誰能至吾廬今來建溪上逢君屢相於行藏且勿問人世有乘除舊狂我已悔新銳君當祛男兒不用世資身在犁鋤臨風贈君別勸君惜居諸勸君重桑梓勸君重名譽歲晚未相忘瀕寄山中書

老樹

老樹老且枯數柯枝綴之虫來食其葉藤來纏其皮幸然根本堅未至甚雖披風霜既無損兩露猶見私如何鳥鳥輩向巢自傾危鬪擊翼似斧豕傷嘴如錐樹色歲時減樹力日夜表回頭試一顧但可相扶持

伯牧東岡夢

伯牧東岡麥仲移西厓秧四季各有役餬口走皇皇豈不惜冠履華裳業細憐爾衣食微及茲筋力強古來經術士丹九起耕桑寤通自天命謹勿事胥商

邀陳氏子飯歸似銅山珣老丁酉五月十五日也

飯于山下麥莢以山上笋笋堅煩齒牙麥糲哽喉吻相遺豈云厚竟去良不忍林園隱趣出魚稻秋事近短歌訊而翁贈子以一晒

飢早

早風燥我膚飢火煎我腸春夏猶自可入秋始難當替珥陔頃盡矣稠繼細將奪從女奴手併入米客囊但真喘息延敢憂生理妨山州古磽瘠歲計仰蘇杭稅地流玉粒浮天駕牙櫓如何水後郡翻羅浙東糧行路急促促人情沸皇皇焦枯望一雨禱禱頭千方雲氣亦偃蹇魍魎轉矣揚浮生想有屬沈憂聊暫忘

余居之西偏有小室名香菴詩以諷之

香語養氣海齋食養脾土膏慮養心神膏勞養筋膏養年百事法寄息此環堵危如突圍將鈍似滯風買頭小異餘延空羸待償補容虛道茲賊逞獲命斤斧收君論癡符個我養生

主

鄰峰

霜嚴火炬青月淡兩峰白堂堂夜行誰鄰峰既醜客既醜事且止歸農又薄枝擊習鞭搗鮮肥憤亨爰外雖刑憲拘內實飢困迫鹿窮有任奔虎驚猶恐擲如何隴上豪坐作溝中瘠世無卓魯化名在跼蹐鷄感歎重御復鷄危轉驚赤

春日城南聞禽鳥聲喧甚為賦二十二韻

今日春氣至新禽各啁嘲豈無好唇舌入耳何惓惓雖最多端能以巧自敬黃頭亦翾給微吮和且調無計頗滑熟鴉鴉與鷓鴣自餘不知名喧呼雜竿簫黑衣僕雄黠畫動固非梟均為樂其性幸此風日朝城南六七曲荒園繞榛莽我來感物變何異在山郊惟聞黃鸝至不聞叫交交當由戀幽谷畏寒遠避鷲群英蓋壞內小大一逍遙得氣不足悅觸情遂相遼乘痛少年兒挾彈欲見邀所規不滿擲翻令汗厨庖鷹鷂勢險薄爪長尤善稍同群自戕擊此禍極無聊深藏務遠晦尚懼形色招危機布平陸况乃縱輕僿悲憐復警釋當鳴詎為妖但懷道傍樹信美非其衆

林貴父投老謁銓有贈

天寒道路長行子難為容况復迫衰暮視近步憧憧干世悔古學費時斯情農誰知凍雪甚忽視駭鬚翁袖有排闥書談如發矍鋒聽之不能竭浩氣生奇胸從來庠序師專以處龍鍾才高得教誘祿休尚遭逢此職今不少有求豈難從去去善自愛春禽語晴壙

陳晦父赴銓十三韻

古人取遠士得一以為蒙江左貢千百選掄今始勞占對混

童廝趨踏借吏曹以茲寓繩準葉髓索皮毛遂乃考卷業成文喧誦蹠其次嚴保舉虛積相籠叨富儒坐可得貧儒走滔滔有司見其然厭賤如蓬蒿誰知真儒者百黜寧不遭陳生青紫門佐書越江星秩滿在選中家寒無所操盧翻頭憑易買臣進緣騷吳士例則然且毋術名高

次韻谷鹽官傳秀才

欲有險於穿千金身陡沉爭名急飢渴對面九關深誰知海城畔山水發清音蟾蜍泄喜愠遽條閱晴陰意到得所指不作寒鷲吟斯人定不惡我輩許同襟去去復去去白鷗未還心

南岩留宿分韻落字

遊歡值暄秋飲狎得嘉客欲若復在眼徘徊志遠郭款款坐向疲喧喧笑多謔短簷近見出賢乳時聞落防闌燄蒸薪鷲虛搖鼓鐙僿勸榻霏處僧別名頻滄竟隱諒未能羨彼高樓雀

朱使君家諸即將別十一韻

東南興典材朱戶賢第一天生好兒郎玉笋森六七俱能弄文翰那教輸戶室伯也秀英英珊瑚映映初日翁仲最似古鼎隳熊彪實叔季相和鳴笙入鐘登出人言有陰德我愛少權術公退亦見容老衰時自失官期忽在眼別語常促膝江湖芥丹小歲月翎箭疾善保清明心臨岐莫輕林

掩篋

十客九不解一解值吾仇譬如巧蛾眉同鏡見之羞結交恨不廣難在相網繆掩篋謝年少所職非所求

次和焦治中雲洞紀遊十四韻

是身虛空中如雲本無有遊行又其寄縱樂安得久嵌岩大
硯篋鏡削奇鬼手棟宇起何年名稱出誰口憶昔振膝蔓凌
空訝雞狗疎疎石生窺刻室懸斗乘峻開棧梯綠明掛窗
牖豈無題壁堂多逢所畱賢侯甫平家雅韻王謝友驪珠
百四十模寫已八九坐我南樓床澆我北海酒人生主客意
如此豈云偶風花命浮沉木雁天可否依然付一嘘山靈倘
回首

信府同知黃侯名其讀書之室曰廣居

隘夫護藩吟得少便有餘達士心曠然清明如太虛海岳陳
鼎俎義駕走軒車唯諾無不行尚懷豚與魚嗟茲山城氓憎
長逮其胥好語朝索茅怒攻晝攘裾侯來未數月眉頭笑舒
舒退食掃一室焚香展群書舉頭窓楹間有榜揭廣居力行
守仁義鄒公不欺余

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岩

衰年慕棲息役役殊未休天明發東郭日晏泊西州豈其千
金驅為此一食謀宿麥青已鬱穉桑黃亦稠欣然一會意所
愧非吾丘悔日諒不遠望言良未酬揮手謝還往伊憂自伊
憂

送官歸作

生世悔識字視身如野農勤苦方養尊老膳味日可重晨粥熟
新黍耕林有過從行吟吟松籟此樂踰歌鐘

七陽字

鴈鴈西北來亦復東南翔動物各有時吾當謹行歲厚 遠

嚴風密袂禦凜霜陶然茅簷下一篋生春陽

班溪

我愛班溪班班為誰好於時九秋晚霜葉紅不掃石搖未
歸雲水映欲衰草累累牛羊隊酒酒魚龍道崇丘尚多萊殘村
幾經廢故物一若斯今我胡不老過從幸相狎聊坐暢懷抱

宿福海寺

斷若蒼龍角汲流紫雲根道人絕俗自然無耳喧屋脊掛
修禿一日過千棘此中但高臥松風有清言聽之亦無有風
定松在門炊成我欲去獨鶴鳴朝暾

萬事足為韻

六月十三日壽陳子微太博十首以無官一身輕有子

一無字

驕雪散飛雨隨風為有無老農終歲日望施在瀕史平生官
田粟長此禮義驅置之且勿成一飽任妻孥

二官字

青青澤中蒲九夏氣寒寒翺翺翠羽羽照影蒼溪間巢由薶
天下俗士管一官小大各有適自全良獨難

三二字

窮居無公憂私此長夏日蚊蠅如俗子正爾相妬嫉麾驅非
吾任遁避亦無術惟當俟其定靜坐萬慮一

四身字

流螢出草莽空飛亂星辰蜻蜒水虫質一變能輕身物情美
速化過眼異新陳嗟嗟白屋士吾方保吾真

五輕字

當暑苦炎暘日
秋風生窮憂在衣揭霜露亦可驚徘徊念
年少歲月去已輕歲月可奈何學道恐無成

六有字

自古皆有隱陶生隱於酒炎氛四面集一窟在北牖世人羨
桃源桃源復何有惟容醉鄉徒百世得相友

七子字

永日豈無飢盜粟非所擬嗚行豈無勞惡木非所止君家碧
梧軒蓮荷汎芳泚我來息涼陰嘉賓薦君子

八萬字

幽虫聒午枕掩抑聲千萬風前以虛鳴蟋蟀最多怨我靜乃
得聞一一來自獻懂懂道傍子與爾故相逐

九事字

炎方有來鳥璀璨顏色異土人目為鳳信爾可安致生雖固
當奇千歲會一至紛紛鴻燕期寂寂非我事

十足字

朝遊剡山巔暮戲剡山足英英丹霞洞不受塵土辱飛仙復
何許諸子如之鵠酌君滄浪泉和君紫芝曲

陳茂陽書監赴史氏塾

青天碎浮雲飄落隨風長當年江海心聚散豈謂同我髮春
霞白君頰秋樹紅各將飛騰具坐受窮困功懷書更何罪暴
客歲不容數夕稍振發共語涼天中天明換顏色囊瓢赴羣
重此事本下策改道無所從猶勝古俠士僧牛市屠東

春風

春風吹愁端散漫不可收不如古溪水祇望鄉江流新花紅

燦燦舊花滿山白昔日金張門狼藉餘廢宅回頭語春風莫
向新花叢我見朱顏人多金亦成翁多金不足惜丹砂亦無
益更種明年花春風多相識

八月十五夜雨中微有月色

兩色今夜別映門白鮮鮮喻知萬古月自在最高天天高無
陰晴月亦無虧圓中間隔雲霧頃刻變態千惟當自作樂上
界豈我憐接竹風撼郭倒尊水號川狂歌眺渺莽恐有浮槎
仙

九日與兒童遊中溪

悠悠循澗行磊磊據石坐林垂短長雲山綴丹碧賴裝花景
無數照水嬌婀娜何知是節序風日自清安辟童競時新藕
果間蔬蔬欣然為之醉鳥帽危不墮此日山中懷孟翁不如
我

閩風舒先生客居棠溪素仲素家見示竹簾詩戲作問

荅二首

刻竹吾問君班班為誰設一登君子堂迥與凡界絕波龍鱗
故鮮湘娥淚猶熱既能露文章匠手安得輟所憐無可娛如
伴枯禪減千金散紅裙一鏡垂白髮足非夏侯衣高堂挂秋
月

其荅

何物非可憐事向翁戶設翁好詩更佳蕭然得三絕他家少
年叢徒爾歌舞熱正如閩優場未久意先輟翁今一室老高
臥百念滅湯爐松林風紙帳梅花雪時時有佳客文字送日
月

古詩十五韻送胡天放西遊 名僑淳安人

有鐵莫忘銘銘作俠士惟有帛莫妄縫縫作山人衣君看天
放翁氣貌絕清靡落七尺身仁義充膚肌無家故人窮無
田恤人飢江湖三十秋白頭轉嶠嶠餘情尚洒洒不吐酸寒
辭事慕古豪傑諸兒那得知或云有仙骨深中愈難窺騰騰
華佗戲僂寒梁鴻噫世能黃及覆口語瀾翻飛夫子顧之突
百觸不發機寧當待溝壑西山古誰悲佩君珊瑚鈞酌以玻
璃厄相知豈云無去去勿復疑

舟中望紫岩

近山如畫牆遠山如帚長我從雲中來回頭白茫茫惜去乃
爾覺常時自相忘相忘豈不佳遣此春懷傷飄酒從何來衣
巾徑微涼初疑雨氣集冉冉遊塵黃無歸亦自可信羨非吾
鄉登舟望東雲猶向帆端翔

次韻答二袁

相逢何草草不念別日長別我我在山別君海茫茫慰別有
難易我老不易忘今此春雲扁來別已悲傷春雲雖多能與
世無災涼朝出山路白暮歸海天黃人生不免別與君非異
卿我詩不如雲春雲解飛翔

感物二首

騷騷今失群亦自矜趨騰俛仰歲時久怙然因蚊蠅蒙鯨逸
其穴天水成滄涼豈無魚龍交望望為所惜物理有翁張達
人同廢興幸無休迫憂聊復曲吾肱

其二

魚目出泥沙空村百金珍珠章直權轉細細供蒸薪論材何

必多適用即能神託交何必深寡求永相親鮑叔拙羈骨張
生窮厄陳茫然拔援際豈意出風塵

八月十六張園詠月得一字

明河邊殘雲清海收晚日婆娑安林端月為我良久出洗杯問
勞苦天女笑朕朕月行虛空中萬古無損失且可娛今宵勿
復思昨日歌情天水遙坐影入樹密真醒有微酒微詩或呼
筆仲容歡入林懷祖嬌在膝初猶整裘獨久乃忘冠櫛趨錯
翻奕盤笑傲驚帳室室來共喧喧不許私暇逸出重復援援
醉態不可一情知此月下此樂世無匹月尤本天性清瑩本
其質動定極渾涵聲沈轉蕭瑟忽忙寄醉語悟遲已難述

送鄉友林耕道往信州因寄李明通余與林李皆遊故

中書盧公威仲之門

盧公全盛時桃李何紛紛冠蓋蔽白日談笑起青雲林翁我
鄉曲同業又同門如何三十年白頭始相聞全家作楚鬼隻
影窮江源起手問曲折口避不肯言寧非衣食牽猶顧齒頰
存嘆此皆有數吾書已云云下盡浮世塵上通天根事來
即順受不得勞悲欣我老耕破視百錢混人羣聽之如飲醇
油油至微醺所恨各有後東帆復西轉平生李元禮歸為致
寒暄

鹿頂山朝暉軒為東主師賦

金雞警神開燭龍轉嚴車陰象欲銷散岩谷開嗟呀急然蒼
蘿顛湧出紅蓮華天暉初照爍六合無蔽遮而我靈臺中普
根始萌芽珍重慎消息外物如塵沙

鄉友陳養直請賦山心樓樓乃入刺普寓也

諸峰何盤盤四起如帷牆試問客主誰茲樓山中央面勢既
環合結構欲飛翔我來名山心一笑借胡床左手南風矧右
手北斗漿山靈亦我笑夜夢車兩廂一坐三十秋林篁鬱相
望花鳥天語默烟雲野行藏開通勿障蔽百世敢遺忘

刈園詩為空秀才作趙禹義人

朝從園中去暮從園中歸園中何所有雜草青離離刈少猶
未覺刈多還漸稀豈憂登舊頻更使牛羊肥但放刈手緩勿
傷蘭與葵葵高葉難護蘭弱根易萎惟彼惡草種刈盡轉蕃
滋此理不可詰此語令人思

送陳養晦赴松陽校官

書生不用世什九隱儒官抱璞豈不佳居貧良獨難陳子矧
中秀盛年早彈冠嘗寒丹丘雲亦窺滄海瀾仙真願喜笑魚
龍從盤桓天風一吹激却步赤松關諒子太宇定悠然置悲
歡但令懷居葦極目勞追扳

秋虫嘆

夏虫聲漸微秋虫聲漸繁微物何所知時至不得聞嗟我鏡
中髮亦復就凋殘凄然襟憂患霜風掃茅管及不如彼虫自
得草莽間所以遠生士逃名在空山客居雖云樂不如早知
還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明戴表元帥初

古詩七言

聽琴行贈沈秀才

君不見江南琴師海與聰誰與傳若夢溪公又不見醉翁詩
中沈夫子聽水作琴琴譜起祇今人間何處無琴師問渠端
由渠未知錢塘東風萬人裏沈家還見奇男兒沈家家住鴛
湖曲夜理漁絲朝采菊菊苦難餐魚又寒彈出歌聲倚婁獨
近來携琴東海行清音應滑如流鶯湖園日暖百花嘆聲微
滿樹春風生我不識琴識琴理為君悲酸為君喜相逢正值
酒錢空伴狂猿臂紅塵市琵琶阮咸休羨渠相知豈浪頻曳
裾醉毛死久鬢徐去洗手空山修樂書

赤泥嶺行

種桑三年寒得衣養犢作牛堪挽犁生男祗解戀鄉土五日
溪船催父歸行前倉庚後杜宇去家漸近聞剡語恨身不作
田舍兒騎竹博沙逸牆戶人生衣飯取裁足阿奴碌碌猶類
福獻書覓舉真下策年少奔馳頭已白君不見燕山萬里客
更難赤泥嶺上春風寒

建溪精舍得本字

四山脩脩風日煖白髮看花惜春晚當時衰草牧羊坡今日
池臺紅霧滴最憐幽篁手所植兒戲成業亦千本舊遊聚散
萬事拙客夢悲歡百年短荒涼處處經戰馬寒食家家澆祭
盃偷知地下不識醉祇合生前尋酒伴蒼苔白石堪枕藉野
鳥清溪自絃管同遊飄揚正捷步老我推顏甘負眼服床溲

暑新候濁江樹飛雲故人遠出城少事幸縱恣賭令爭歡君莫懶

夜寒行

昨日天寒不成醉今日天寒不成寐醉得酒可強歡寐少愁多頻發喟紫葦葦炬鬧荒城役夫逕作鶴鳴鳴擁衾高枕未云苦熟聽但覺令人驚鳥孫黃鵠飛不返遼城白骨填未滿朔風蕭蕭吹成旗居人何如去人遠丈夫無成霜滿瀟沙場萬里星河疎南牆詩翁窮據爐北窗少年猶讀書

騎馬行答贈吳中張子潛鄉貢

君不見天上續絃膠又不見海外切玉刀傍人錯愕心自快痕迹過眼無秋毫吳江先生淮海客長篇大章歌落托白袍只作東土音黑頭曾射南宮策霜清水落芙蓉開酒酣獨上吳王臺絨書右望奇飛鳥乘風忽擬穿蓬萊人生相逢不在早賈生太少顏生老興來亦欲向西遊約君騎馬閩門道

自信上歸遊石門訪故人毛儀卿鎮卿兄弟作長句贈之丙午冬

山開未開白雪梯人行不行青麥溪五年清夢隔蟻穴千里飛塵深馬蹄重來交遊亦笑樂但覺几杖煩提携門閉霜葉無數積風定水禽時一啼藥草春暄夜更長木蘭花下聽天雞

昨日行

種樹莫種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薄交易結暹易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柳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首

招子昂飲歌

與君相逢難草草與君相逢苦不早人生何處小泥塗此日飄零武林道武林城中馬如雲閑屋狂歌人不聞狂歌自笑君亦笑依然狂絕不如君君歌豈是真狂者青衫少日春滿酒至今俊筆五花紋最惜青眸十步下虛名何用等灰塵不如世上畫高入黃金偏趨不貧室白髮難老無愁身風雨無情亦如此凄凄但語窮人耳不見朱樓高到天鳳簫龍管連朝起連朝笙管可奈何我歌且止須君歌青天白雪望不極坐見綠水生層波我生胡為被狂惱江頭魚肥新酒好從今作樂拚醉倒與君相逢難草草

鴈南飛

鴈南飛飛且鳴我不愛爾絕漢排雲之健翼愛爾秋來意氣各有通江湖萬里同風聲風聲萬里秋蕭索山鄉田荒水鄉薄不應專為稻梁來得飽自任今亦樂羣飛唳嗷奈爾何青天茫茫無網羅誰知世有苦心者夜半聞聲悲轉多鴈南飛勸爾飛時莫近征婦舍手觸邊衣添淚下更莫飛近貧士屋絃絕樽空怨悵獨鴈南飛飛且止世事驚人例如此我昔扁舟五湖水年年見爾秋風裏如今未斷少年情一度鴈來心一驚今年鴈來明年去明年去去江南路欲將書寄去邊人明年認作書回處

剡氏飢

剡氏飢山前山後尋蕨蕨斷蕨得粉不滿糊皮膚破裂十指秃皮皴指充不敢辭阿翁三日不供糜不如拋家去作挽船士却得家人請官米

俞允遠父子歸馬塞盡託問訊故舊

君不見深山野馬生龍駒又不見荒林老鷹鳩作雛男兒似
種世所少俞郎三世成清儒祇今道路滿塵土大袖已覺妨
奔趨提携逐食何足羨羨子有策寧親驅獨符書行雞大靜
餐錢下歲鮭魚須机神有餘自靜重蔚蔚老氣生眉鬢高堂
百客森冠裾四座指點看明珠誰能對此心不動歸來轉覺
群兒愚峽南雲深山氣冷今歲亦聞愁旱枯但憐四壁愈樵
悴傍人解笑吾人迂書來隔宿發夢寐便買舡隨值奴山
籬語喧聽御栗晚閣粧罷應蜘蛛暫逢相見喜定劇勝似朝
夕趨庭隅因子此去傳區區先從賢翁到吾徒劉郎癯絕今
更癯香若老人安穩無

採藤行

君不見四明山下寒無糧九月種麥五月嘗一春辛苦無別
業日日採藤行遠岡山深無虎行不畏老少分山若相避忽
然遇藤隨意斫手觸藤花落如蛸藤多力困一掣伸對面聞
聲不見人日昃將來各休息妻兒懶拂甕中塵瀆吏叩門求
海賈大藤換根論斛數小藤輸市亦值錢羅得官梗甜勝乳
明朝滿意作晨炊飽飯入山須晚歸南村種麥空早熟逐日
高門忍飢哭

杖錫虎

杖錫山中深與世絕往還從來稱是仙聖窟虎暴不得奸其
間今年山神大失職虎來山前搏人食傳聞此義我亦怪歷
問更為居者惜杖錫山中民僿健疎農耕老稚為樵壯為獵
朝朝暮暮山中行山獍野堆收當糧天寒果熟霜裡香腰弓

度權矢插房黃茅覆溪機半張鳥啼大奔風箭急機鳴未發
且前立平生聞虎不識面顛倒窮途忽相及驚呼頓迅聲漸
微妻兒駭呀不即歸循踪走至設機處但有血漬欄班衣鳴
呼哀哉乎此民良足悲嗚呼嗟哉乎此事不足疑吾聞以毒
殃物者物亦以毒殃其身我不敢以爾為仁以餌釣物者物
亦釣爾以為餌我不敢以爾為智杖錫山山絕深無虎不必
古有虎不必今天生此物居山林有虎無虎視爾心但令爾
心無于戈虎居深山奈爾何

少年行贈袁養直

我昔如君初冠時見君垂角兒童嬉君今長大一如我但少
頭上斑斑絲誦書如流日千紙更出清言洗紈綺明珠在側
真自失挾冊茫洋吾老矣人言四十當著書春風半負黃公
壚僮奴哂笑妻子罵一字不給飢寒軀儒學無成農已惰履
窮始悔知無奈人生少年還易過請君努力無如我

義蜂行

山翁愛蜂如愛花山蜂營蜜如營家蜂營蜜成蜂自食翁亦
藉蜜裨生涯每當山蜂採花出翁為守關司微避朝朝暮暮
與蜂狎頰識蜂羣分等差一峰最大正中處千百以次分來
銜叢屯雜聚本無箠若有制不敢譁東園春晴草木媚漫
天救野飛橫斜須臾駢翼致雋永戢戢不翅輪牛車似聞蜜
成有所獻儻類不得先摩牙重防覆衛自嚴密雖有毒螫何
由加一朝大蜂出不戒春容靚飾備且嬉蜻蝶忽來伺其怠
搏擊少隊遭蝦蟇群蜂倉皇迷所適謁走欲死聲呀呀求之
不得久乃定復結一聚猶如麻我來訪翁親自賭搏解不覺

長咨嗟翁言蜂種幸蕃盛眾以義聚猶堪嘉鳥衣槐安傳自古蠻觸分據兩角蝸雖云彷彿存國族徒以紀異其辭夸博勞舅婦恨翼短驚靈異姓爭荒遐豈如茲蜂互推舉一體同氣無疵瑕我憐翁言私謂貴扶傷盜悅隋侯蛇况伊二妻俱下類瑣細不足勞鞭撻前尤往悔俱勿論事會倚仗來尚賒新房才成蜂未壯舊房委棄墜泥沙

雪後况湖歌 為阮使君作

君不見明州城中日月湖蒼藍綠白如畫圖良時樂遊古亦有何人破雪浮官厨金貌暖雁紅氍毹紫貂醉拂青珊瑚塵尾高懸前唾壺使君霜鬢雙臉朱同時僚客總豪秀陸池閨花羅仙儒名談鋒湊初不惡安得玉人歌縷珠似聞州民喜公出終日繞岸狂驩呼淫絃濁管何足道入耳得此成真娛城尖數峰大模糊山郭何路通樵蘇年年臘前得三白樂歲仍然多餓夫定知新年稍安樂風流使君江左無

山茗行

茗花如雲色如雪萬壠千溪看不絕風吹日炙自鮮明葉在空雲誰愛悅遺逢偶入山人手縛作蓬蔕掃塵帚翦疎髮落已蕭然時對西風一回首人間貴賤不須論此物古來從至尊猶勝長拋霜露裏秋虫野燐秋枯根

啄木行贈淨上人

東園啼啼還剝剝有鳥晨哀啄霜木天寒虫豸得幾何爪背披猶良為腹垂堂蝙蝠添毛衣飛蚊淨盡何處歸海山野鶴亦有飢飢絕不向人前飛

又坐隱辭

坐隱字出類黃門家訓而其義非也余雖移家崇巖居猶未定每往城南寓舍城中無所營交遊益疎或至堅坐踰旬不出遂取二字榜其室而作坐隱辭以傲之

快馬疾馳不如徒步多金善買不如躬耕日食八珍不如強飯封侯萬里不如還鄉我親古來丈夫子何用桑弧蓬矢射四方蘇秦生為六印彼王父死類五鼎豈不如諸葛草間談管樂陶潛醉裏傲羲皇南向之尊何如於據梧之賤環轍之智無預於荷蓀之狂高岡峻谷久亦變青天白日晝夜行萍茫胡為憂愁浪自苦百年齒髮誰得長堅強不如拚闌掃跡成坐隱清齋永日一爐香

賦意未暢復拾前韻之餘者作廣坐隱辭

我作坐隱辭客來問我坐隱方開門進客還復坐為客歷落言其詳隱朝市我不能衝塵冒暑是遑遑隱江湖我不能披蓑戴笠操舟航隱山林山林曰晝行虎狼隱田里田里亦立無貧糧窮觀六合內投隱幾無鄉是以古來人失路多猖狂或隱伶官俠客或隱藥肆僧房或為君平隱賣卜或稱陶朱隱行商雖能逃世網於事未為良况我難携一身隱二親白髮垂高堂神仙拔宅古亦有無翼不得高飛颺不然少自屈歸去隱耕桑隨傭傭作既無一夫力買田築室又乏千金裝僮奴椰榆親友棄往往人厄非天殃悲來俯仰尋隱處欲親書冊依杯觴引酒末一酌狂風鬱律衝肝腸讀書未一卷噫嗚感慨淚浪浪酒能觸人生憤激書能覺古知興亡非徒不足充隱具反緣二物來自成覆杯掩卷且默坐氣定始覺如

平常因思世上百千事是非榮辱俱可忘楊朱墨翟悲泣兩無益伯夷齊桓浪死埋首陽不如隨緣委運祇塊坐冥心徑往遊黃唐不論辨不憂彈射相摧傷不遠往不憂風露沾衣裳人生衣食分已定登途役役空自忙不見啄木鳥終朝一飽如不償不見守着龜窮年引息泥中藏目前伸屈君莫問此鳥孰與龜年長坐嘆自笑客亦嘆烟 晴室生天光

行婦怨次李綸校韻 丙子台州作

赤城岩邑今窮邊路傍死者相枕眠惟餘婦女收不殺馬上嫖娼多少年蓬頭垢面誰氏子放聲獨哭哀聞天傳聞門闕甚輝赫誰家避匿山南顛蒼黃失身遭惡辱鳥畜羊摩驅入燕平居隣牆不識面豈料萬里從征鞭酸風吹蒿白日短天地闊遠誰當憐君不見居延塞下明妃曲惆悵令人三過讀又不見蔡琰十八胡笳詞慚貌千年有餘戮偷生何必婦人身男兒無成同碌碌

飛花行贈馬衢州時馬在建舉別業

山上風花山下飛花飛欲盡山翁歸跡來亦自忘行跡但覺滿地紅依依餘花更惜隨春去溪上遊人山下路戀家漁父斷來踪難老劉郎記前度花開花羞春風前我昔與翁同少年祇今鶴去但華表何處鳥啼悲杜鵑遊人自遊春自暮從翁翁花花不語且當向花日日醉醉倒花前學花舞

織錦迴文符堅時秦州刺史賣酒妻蘇蕙若蘭為其夫

徒流沙作

君不見秦州城中雙帶花春風吹散著流沙流沙千紫復萬轉織入綵機歌不斷歌不斷可奈何人生富貴憂多不如

窮山儘田婦白頭不識遷移苦

石湖范至誥嘗作姑惡詞以為婦怨非天下之為婦者

所願聞故作續姑惡詞以廣之

姑惡姑不惡人言姑惡人豈知為姑作婦百不辭婦在姑尚可婦死姑方悲恐傷姑意不敢違化作異物鳴無時姑不惡姑不惡怨姑還當被姑責但願生身復作婦死別不如生見

余博士家猫相乳歌

上饒余宗鐘鼎家孫枝十世猶清華南昌博士最賢者膝下燁燁開緋牙我行其庭值供頓食指半千聲不諱女脫男肇况備謹冠立童趨知等差江南族聚盛亦有如此禮法嘻可嘉長公公退忽語我瑞猫之篇題滿車二雌同時各生子一雌病僵如臥瓜一雌端來代其乳額晚懇惻呼嚶啞子衆身疲乳亦竭病母起將新乳加天寒繡褥更枕藉日暖花磚群戲擊我隣一猫有至性欲脫毛尾升笄珈北平將門梁肉窟此事尚得昌黎誇公家儒化鬱積久義感宜可馴豚豕願公盡力持闔範彌補始終無闕瑕不見古來歌舞地祇餘猿鶴與虫沙

贈天台潘山人 號秋崖

老潘雙眸如紺珠帶以秋陽朝露之清映山形水態出沒千百變經君指顧不得藏錙銖我昔少年好狂走風餐雨沐逐忘朝脯至今臥遊想共處但覺雲濤烟瘴千里行須臾匡廬春風鍾阜雲彭浪之磯大小飛來孤秦淮震澤洞庭野我眉縹緲南樓五嶺東蒼梧歸來把鉏剡山下有時一竿釣月

賀家湖籠鷹樞馬困羈束每逢風鳴草驚動號呼聞君談診到骨髓寒衣振迅恨不六翻生形軀尋牛卜龍古所有君家祖孫三葉傳青鳥人言河流可移山可鑿秦皇漢武已類愚公愚相留徘徊山南山北一百里勝處忽然開酒壺問渠劉伶一童一鍾欲何用且可從我日日醉倒黃公墟

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蓋宋皇祐三年十一月在青社所書以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者也後二百四十年大興李侯跋得此本於燕及南來守吳乃文正公鄉里即訪公子孫以昇之范氏喜而索詩為贈

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秦美新天生靈物寄我體可惜穢棄同埃塵清風百世希文老一字流傳今是寶誰知堂堂伯夷頌曾借春暉發枯槁韓子也復英雄姿冰寒斗峻餘文辭吹嗟自起北海隱贈炙聊慰西山飢天荒地老精靈在處處江湖紅散彩青離孔氏忽自歸今遇龔侯如有待世情愛古兼愛奇書奴滿眼非吾師請君焚香盥手拜此帖歸洗人間兒女癡

送程敬叔教諭赴建平爾之王父東諸侯朱門行馬高修修版君家學又繼美年少鄉書推上游我生苦晚百無益猶及步趨陳太丘飄零不死見三世爾復預此能言流風神清瀛談炙較生理蕭條書汗牛今年別我忽遠役天馬放靶難停留問渠何官縣博士橫山之西江東陝此邦固是吳楚會風淳土朴衣冠稠亦聞岩谷多古跡最喜道途稀使驛公堂講罷看山坐香鼎茶鑪相

勸酬熱官千騎豈不好白日公庭愁督郵飲水茹蕪善自愛歲晚相期釣滄洲

題陳黃白畬齋

海山作農農較苦累級開畬燒宿券畬成得粟不償勞歲晚空瓶誤飢鼠不如陳郎腹果然日日閉門耕紙田餘根向許餉遠客植來時和南風篇

余既題畬齋有聞紙田之說而笑者復作長篇

學農無年尤可待學儒無成祇益餘美君終歲作書癡聚室替替窮不悔客來問計何所出一飽自懸鹽粥外平生據案歛畝心汗簡為犁筆為耒巽茅百氏草避轉骨澤胖經泉赴澗日高洛調烏鳥悅夜半吳吟風雨會世間粟穀何足道開卷穰穰心欲醉旅熏辟靈防雀鼠更繕巾箱笈倉厩古言樂歲生禮義先見儒門消鄙悖租符且克里正索子本時容書客僮東隣有田多牛翁日執牙籌親細碎困根竟作誰腹飽騎吏驚惶汗流背此時畬齋談無事我冠正與周孔對禮義適口即為味牛心菊苗皆可醴我詩君意兩自知且勿譏謔語兒輩

刻箋送任叔實

刻溪春水碧鱗鱗刻水野藤如亂雲刻人伐藤就溪洗匠出素箋黃土紋大箋敷腴便竿牘小箋輕盈日千束我昔少年貪著暴雲筒連箱輪不足年來棄置百事休引腕就書如畏囚有時得箋不自愛杜曲蠻歌相獻酬世人貴賤隨人好西家棄物東家寶退筆成山何足道為我攻修太玄草次韻和郭祐之雙枯堂趙毋壽詩

嚴親不待高官秩一刻歡娛勝千日趙郎官薄母八旬自採
芳甘克須實堂前酣酣雙桔紅童兒見客笑滿容有田得耕
我亦去繡衣御史語生風

醉歌贈素茂才

君休咕囁語我欲顛狂歌君語雖工不可多我歌顛狂如我
何君不見蘇季子腰橫六印車如水奇禍一朝生口齒又不
見朱賈臣朱綬煌煌不庇身不如會稽啗啞人南山山頭北
山下亦有騎牛唱歌者行人不訶官不問歌罷牛歸臥牛舍
我歌屬君君為歌桃花醉面春風和君歌不成春亦老虛客
江城車馬道明日酒醒應絕倒刺源溪上着芳草

題范道士來鶴亭

仙客已騎黃鶴去道人自愛白鷗閒白鷗萬里猶可狎黃鶴
已去何由還借君剛風七龍轡返此靈物三神山天空海闊
望不極回首正落樊籠間

題李伯時畫五馬圖

嗚呼良馬不世出今人但尋李侯筆五龍忽墮白雲鄉海角
孤臣看自失太平天子開明堂前驅麒麟後鸞鳳當時此馬
來萬里想見顧盼生風霜龍眼老仙亦如此揮毫談笑群公
裏官閒祿飽少塵埃霧閣雲窗天上起風流轉眼餘山河人
間荆棘何其多臨風卷圖三太息此馬今存知柰何

孫使君飛蓬亭

江南澤國多烟水年少輕身作遊子遠來衰懶畏奔馳忽見
飛蓬平地起飛蓬王人中人仙曾乘千斛凌風船船頭畫鼓
催行酒船尾紅粧歌采蓮收篙卷綸今尚樂却悔從前風浪

惡青雲裘褐一鷗身白髮山林五湖客我來花霧紅雲霧此
蓬如山何處飛但當共坐索醉酌溪塘過兩春魚肥君不見
鷗夷名成滄海去富貴畏人如脫兔又不見羊裘釣客桐江
上一出張皇動星象何如飛蓬主人亭上飲醪與客論酣即
寢寢酣忽作江湖夢風雨漂搖蓬不動

題峴山圖

山頭種石懸蒼雲山下急流風卷紋何年荒碑當嶺立龜趺
圭首猶鱗被神龍驅毫鬼翰墨羊公精神荆楚色想當意匠
經營初已盡東南烟霧迹從來登覽非真遊襄人正樂吳人
愁尊前鄒港亦不惡江山千古同悠悠君不見征南後來人
姓杜自喜作碑心更苦祇留陳迹笑癡迷行客何曾淚如雨

看花曲

種花郎君愛花好看花兒女笑花老繡東花開鬧喧喧馬蹄
蹴醉墻西草遊人賤草只看花明日重來還可嗟但見萋迷
青覆地千紅萬紫成泥沙君不聞明妃當年辭漢宮黃雲塞
下白楊風一朝邊亭靜烽火詔書自議麒麟功又不聞馬嵬
山前玉環血歲歲春風吹不滅詞人正賞浯溪碑千秋妖恨
無人說紅顏誤人何足憐花開花謝春風前猶勝淒涼後庭
樹離歌未斷江南暮

東門行二首時郵城火第宅遺廢故有此作

春風顛狂卷地起吹動江城寒劫灰江城千家丹碧齋過眼
不復餘樓臺九朝燭龍竟為爾六尺海鷗安在哉平原無人
金谷散惆悵東門歸去來

其二

松枝可餐不可久，厥其可春難入手。書生身兼值無年，翰墨千困不充口。烟州何客釣寒魚，江郭誰門倚殘柳。琴臺歌管無處尋，惆悵東風幾回首。

江行雜書

荒城日暮秋江長，擺極野熟秋風香。青天茫茫不知處，扁舟臥入菰蒲鄉。波深浪靜魚鴨樂，蓬林墮影同飛揚。平生見畫無此本，便欲默寫懸高堂。湏臾雷雨漲深墨，漁戶悉開收牛羊。篙人軟語似憐我，拘蓬蓋頭編蒿林。此時殘怒尚什七，瀟酒幸為清蚊蝨。無人靜覺物性出，蚯蚓草虫歌晚涼。銅山乳竇青最遠，羞縮不似來時粧。但餘田鳥如匹練，雙雙飛點暗烟黃。山川一日幾變態，人事百年安可常。停舟起問魚酒戶，此地幾年成戰場。虹梁羽化新起廢，白骨無數埋前岡。惆悵令人百憂起，飲客正酣歌發狂。坐中悲樂誰竟足，歸來玉兔搖滄浪。

吳姬曲五首

吳姬來吳船，蕩漾湖花開。隔堤迎笑欲飛舉，不用少年多漿。催問君青春得幾許，看取架上紅玫瑰。

其二

吳姬歌聲聲宛宛，歌情多當尊。一闋且呼酒，酒過餘聲無。奈何春風顛狂亦如我，我坐見花外，挂湖波。

其三

吳姬舞朝看成雲，暮看兩偶然。欲笑一回眸，錄段金錢落。如土誰家學，取野鴛鴦終日癡。迷弄沙浦。

其四

吳姬醉濃花爛，益春憔悴當筵陪。令諱空拳忘却拈，三分數四坐中癡。客儘偷看翠鸞雲，翹歌不墜。

其五

吳姬歸湖光，燭影紅輝輝。中心有語不敢吐，安得作月生汝。衣明朝花下，更須醉放取。後園鴛鴦飛。

達觀亭歌為建康徐氏作

天風颯爽岩曠開，雲溪索環芳樹來。林棲鳥處眼未識，何人擇勝誅荒萊。仙跡著人清，辟易徐郎襟懷趙郎筆。經營湏通山鬼意，開鑿曾煩祖龍力。高亭一區尤絕塵，渣浪捧足芙蓉雲。憑危醉歌敞花氣，九衢塵土何紛紛。客來問名名達觀，對此心情轉蕭散。想見千秋爭戰場，只把雲霞眼中換。浮名絆人，茲可憐。飛鴉落日釣窗前，何時真脫塵纜去。我自網魚君刺船。

春愁曲次劉正仲韻

山翁隱居鴈蒼谷，春樹年年為翁綠。耕休坐樹作勞歌，山光水影相徵逐。歌成無人祇自娛，行人頗怪歌聲殊。循踪歷歷見井舍，却是避秦來。此居花烟漠漠，濛濛雨山前。倉庚後杜宇，客來不喜亦不驚。但道寒暄無俗語，山中今歲是何年。黃旗徵樹裝樓船，淺村已盡到深谷。逢人未說先妻愁，憂來宛轉歌不已。我樹非材，端後死。劉號樵，國五陵當日翁如雲。如今何處非風起，山南老農亦不憂。機淺不為妻子謀，日高飯飽牛背坐。日晚放牛溪上遊，人生逐名被名誤。十年車馬長安路，長安路絕雲霧昏。歸來棄筆尋農具，舊遊年少難與隨。夢境一笑難重追，惟有剡源窮筆固相思。望斷西天垂。

正仲復有倒和春愁曲之作依次奉答

漸老之日來垂已去之日不可追傷春畏老兩作惡世事
嘗與愁人隨忽得君家遣愁興行歌日日春溪路不知愁緒
逐詩來更惜芳顏被春誤王孫草暗誰重遊曲江痛哭窮愁
謀燕騎琵琶渭城酒居人不覺行人愁行人欲歸瘦念起白
髮逢春心未死水流花落無處尋燕去鴻來何日已溪村此
日更蕭然強笑為君呼酒船黃雞喚日不待曉蟠桃一熟三
千年草間管樂真浪語鳥雀鷹門逢柱宇祇餘平世賦畝心
夜半吳吟泣風雨高人與虎能同居壯士斷蛇應不殊年高
漸欲置憂患每賴君語相調娛昔日劉郎悲放逐看花惆悵
春無綠何如今日春愁曲爛醉佯狂白雲谷

題趙子昂畫馬

趙子奇才似天馬頃刻飛龍生筆下畫成撫卷復長歌坐客
喧喧不停寫蹄勢經鞭秋跌蕩鬃毛出號風蕭酒似嫌文繡
滅天真蓋脫鞍鶴鸞輕把青袍洗足巧眉睫賦坐笑官亦開
雅我來一見驚欲拜曾識鸞和趨廟社千金朽骨古猶惜况
此難分毛色假瑤池路斷伯樂盡日暮嘶鳴氣噴啞為君昂
首一慰意猶勝無逢老岩野

南山下行

南山高北山高人山下聞吐號旁山死者何姓氏繫繫骸
骨橫林泉鳥喧天噪沙草白酸風十里吹腥臊中有一人稱
甲族藏勝尚著長襦袍不知嬰禍為何罪但惜賈賤同所遭
妻求抱尸諸子哭氣滅沒埋蓬蒿人言投身由貨寶山村
豈得皆權豪一言不誦兵在頸性命轉輕鴻毛龍爭虎鬪

尚未決六合一宰何所逃振衣坐石望太白寒林夜竊聲淩
瀝

相逢行贈文伯純同年

昔日相逢面如雪今日相逢面如鐵人生年少得幾時動作
風塵十年別十年別久未為恩煩見亦無年少樂寒樓夜雨
金瑣夢故園春風白袍客雕鞍駿馬紛紛來西城亂花春漸
開與君追逐覺老醜一笑且醉高陽杯相逢得醉今日好醉
眼相思還易老只圖留君日日醉醉裏忘却江南道

壽陳黃白

祝君以陸地千蹄牛君言不如扁舟江海仰浮鷗祝君以通
侯尺二組君言不如草屋三間臥風雨富貴何人不解願君
視二物如兒嬉我今贈君亦無物但有擊牙估佃村田詩我
歌詩君進酒客主謹譚起相壽尋常此日費千金京洛奔馳
今白首江風颯颯吹黃塵對面樓臺不見人與君漂泊為何
事一笑幸是山林身寡語薄味足以養氣少求簡出足以養
體奇章鍾乳本斧斤胡廣菊潭堪唾涕君不見南方鼎顛五
色龜窮年引息不嫌飢又不見曲轅擁腫百圍木匠石捐棄
反為福蝸封蟻壤何足論歸來未廢蓬蒿園我更搜詩君讓
酒通家德公有賢婦

春溪惡寄孫常川孫有約不至

春溪惡日日春風吹過客千車萬轍不相嫌一客歌來吹倒
却旁人借問客為誰咸淳朝士今布衣聲名欲隱人自知若
不聞孫興公逃亂走入黎州峰子孫百世居峰下往往翰墨
餘仙風鶴衣囊食何足恥頭白河清吾亦俟向來南面五馬

車只飲西山一盃水青牛處處迷行跡白鶴歸來餘故官道
逢樵客知去遠遲君不來三日晚溪水猶能作吳語似續君
家途初賦

碧桃花飲為王丞作丞名子兼字達善丙子家煨於火

瓦礫中自產此桃

君不見孔家觀書屋屋壞猶聞起絲竹又不見鄭家註書老
書帶後來垂作草如今王家萬卷文字林桃花一樹春沈沈
花成不勞主人種花落更同山客吟從來春花重萼不綴實
此花可玩實可食我擬天公出奇物來壽主人并餉客春前
待花花下狂春後待實林下肯定知此桃不作尋常草木味
祇作舊時文字香王夫子多釀酒春風亭館何處無天錫名
花祇翁有從翁乞醉三萬日仍令醉後花從筆間出

王丞分惠碧桃樹再賦奉謝

木星之精天上遊春風歲歲蒼龍頭偶然根葉著下土散作
人間百花樹莫疑君家此花無種生定是天上蒼龍精白玉
之跌青玉簇開花既奇成又速三年方駭大如林五年已見
高踰屋我來吟作書林花烟塵萬捲重抽芽君家原有孝義
種自來青州水相家為君出芝草芝草那能千日好為君結
琥珀琥珀恐為貧者獲不如此花泥在春在叢歲歲與君同
春風春風同賞復同吟願與主人同好心更令此花分作千
百本處處種成君子林

贈趙子實

此風吹沙溪倒飛白日未落山中歸千邀萬覓不相就誰信
有人穿翠縷幅巾大帶長橋柳葦簾錦囊鮮綠毫名門發身

合燕頰一經傳家真鳳毛坐車侯羸吾不讓白社寒林氣清
放駭麟弱鶴誰不能要識神光牛肯上蓬萊山丹霞谷天仙
留書三萬軸聞君暫去還復來許君細和滄浪曲

積雨小霽喜素太初舒叔恭兩生至

春山日日寒風雨一日天晴花欲舞林喧洞屋散窰烟水活
溪巖落冰乳嗟余鬱鬱無所適方對青山一開戶蒼袍紫帽
兩少年健足齊拔氣如虎名區入眼疑未快忽肯捫蘿到茲
上霜踈處處稀尚摘臘酒家家寒未煮相看氣味太村野自
喜談諧少城府舒郎十八白眉長四海龍門有明父袁郎皎
潔巧步趨出語珠圓吾所許人言風骨須晚秀早慧譏謔天
謾與吾評此論殊未公峻詆曾經孔文舉歌成高軒已年倍
賦解鳴蟬容客觀吾山雖窮有靈跡雪瀑丹崖相媚嫵留君
待作大雷吟莫學癡兒生吳語

謝李仲賓墨竹

君不見李侯筆端如渭川頃刻匹紙生琅玕霜柯雪幹鐵石
色忽作小山烟雨寒問君何從得此本湖州嫌濃眉州軟風
軒月檻一相逢妙處不與人意遠人言學畫先學影此君風
骨青雲並林深有路鳥聲真日高無人山氣靜平生見此我
不踈逢侯得畫兩有餘從今洗眼空山底更讀人間滿酒書

題王敬仲野亭

王家野亭蒼翠邊秋山萬疊相鉤連披衣曉霽伴雲坐散髮
夜涼須月眠至人清豪亦好客常有車蓋來翩翩門閒無煩
鶴通謁酒散有時風掃筵問君生涯幾何許笑指漱瀆滄州
烟朱門千礎倚蟬娟蒙絃急管爭喧妍何曾一日能免俗稍

來對談心爽然古人去遠吾不識今日汨沒難為賢長公高
談少公和魯山伯鸞相後先名成但恐累隱趣莫遣妙語人
間傳

贈彈琴衡山蕭道士

寂寂歷歷不足聽聽久亦復難為情名嗔勢忿大如屋袖手
對此須更平一拊再拊玄鶴舞三四拊之淒風生天寒歲晚
行路遠湘水日夜東南傾

登新嶺

拳拳磅礴白石溪綿綿茫茫青草磳四山陰雪濕灰色六月
杜鵑深樹啼田廬經漂有高下麻豆滿塢無東西隔岩飛流
送人語對面喧風吹馬蹄祇今莫辭柳栗杖與子更上巔
屹梯登高意遠會有極回首烟海令人迷

送葉伯幾赴奉化錄杭州作

君不見東海傳龍子學飛便逐風雲起又不見西域豪馬駒
墮地一日能馳驅葉家翁季亦如此一經接武成師儒毛錐
如風腹如笥快書疾讀三千字頗聞曾下仲舉榻不為頻通
襦衛刺臺書翩翩江上來吾州自古多賢才畏琴携硯速相
就為子歸壩山中萊

歲晚次韻答李在明

墨卿守墨不作惡歲晚左就醉鄉公何人吾伊驚夜半大雪
北窗歌園風

仇山園為仇近仁作

仇山山下仇山人白頭官學走風塵問渠家在山何處雲氣
漫漫不知路詩人作事例多癡逢山且盡且題詩不如隣翁

不識詩與畫一生耕釣仇山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四明戴表元帥初

律詩五言

三次韻寄戴祖禹

同分剡溪派自喜小王書野服調驍馬濃香薰蠹魚歲時趨
闕里早晚上公車與我真兄弟風流但不如

若溪

六月若溪踏人看似若耶漁罾掛棕樹酒舫出荷花碧水千
騰共青山一道斜人間無限事不厭是桑麻

道桐川欲訪梅右司不知其處

桐川瀟灑處面面碧芙蓉峻塔當關獨清溪抱郭重市多吳
客語祠有漢時封欲覓梅仙去知藏第幾峰

故總幹潘伯可從大挽詞二首

落落知難久堂堂竟不還江湖官七品風雨屋三間已矣烏
頭白嗒乎豹管斑兒曹莫輕脫英爽在空山

得死何須哭偷生正可疑倉皇歸印日慷慨却金時規矩諸
郎有襟懷我輩知平生郭有道消得蔡公碑

和鄒善之秋興二首

髻髮日夜老神仙那可求楊雄識字苦玄晏著書愁碧酒紅
蓮夜朱絃白鴈秋論心得少暇同上最高樓

鶴化城猶在龍移井未枯百年吾道半六合此身孤西山栽
花屋東風賣酒壚狂狂覓蒼鷺處處土音殊

渡長亦投小蒸邵教授宿

清曉浮雙槳黃昏值一殘風鳴長洲浪雲檝小蒸村饒極知

鱸美驚還覺鴈喧同袍恩有愛燈火細温存

客遊

客遊吳楚地最好是秋天三邨團勝蟹雙溪縮項鱸桂林雲
頂寺蘆蕩月中船酒醒鴈猶勝聽杜鵑

自宣州至湖州風雪中十日始達

江湖老未休十日走三州南雪馬沒耳北風船打頭窮猶携
筆硯寒欲貫衣裘漸喜家鄉近兒童浙語稠

十二月二十三日華亭小泊華亭近方通潮

一歌遊處今年又寂寞雜聲生塢樹蜃氣雜江潮斑白尋
遺老丹青詫麗誰衰懷緣子女不憚往來遊

次韻答應德茂雪後遠寄

山中不來久何處度殘年人悶如中酒村荒似禁烟將茶冰
箸衰衫枕雪逢眠更肯狂歌否春風雙玉船

贈上饒道雲仲

江上青雲客天邊白馬生百年文物似一席笑談傾問舊能
枚舉論財比芥輕徘徊亦自好可便濯塵纒

送鄉同舍黃君賞謁陳提學

六館賦聲在五陵遊伴稀如何趨仕版猶自着儒衣春曉鶯
羞語城寒花慢飛江湖陳仲舉相見肯空歸

六月朔日再會再次韻與胡氏謙避暑

臺屋深難暑湖林近易風高歌送長日醉眼睨涼空雀古織
織碧雞頭淡淡紅行藏數子別談笑一樽同

次韻對上人見寄

流落誰相憶山林蔚講師玄機現夢接詩力髻毛知舟去瀕

尋處舊來不記時君看東海月今夜亦追隨

道衡書寄宋詩

烈士蹈東海公仍歸白雲龍威誰顧蛻鶴去不隨群道貌青
難寫香風遠自聞人間塵垢子羞讀徑山文

次韻府講師新春之贈

每見輒自失春風雙鬢斑詩囊貧理富蒸市關中間梵路通
湖寺敞樓當郡山清緣事事足聽此屢開顏

史昭甫招陳宗魯之長興

之子滄浪去三吳而更西白鹽葦菜膾紅酒稻花雜地少驚
雲滿天空見日低錦囊看爛熳佳客醉留題

風雨行湖山村

風雨湖山暮屠村又鮑村鳥巡漁退艇犬認獵歸門天作蠻
雲暗溪憑剡漲喧十年燈火伴草次共魚餐

詠蚕

物亦有仁者蚕功不可量將身甘鼎鑊與世作衣裳過機蒼
雲濕登山白雪香未知龍種似猶與馬群妨

柏坑

西去疑無路誰知是剡津行多收柏客任有掘苓人寺隱山
前古村經水後貧時時百里外來此祭田神

證道寺

變瓌青徑斜自是野僧家滿澗瀉岩夜插天排石牙爐寒餘
栢子架靜落藤花記得逃兵日門多貴客車

喜王丞相

途窮已難忍那許病經時學到自無鬼命強客有醫飯為扶

壽本書是解頰資便作天台約山行未覺衰

丁亥歲除前二日書事

索索寒搜客沉沉雨洗年殘林生獵迹歸鳥避窰烟節物杯
漿外溪山髮影前行藏都未定筆硯底能捐

寄雪齋同長老嘗許畫蘭不至

高高山頂手吏有最高人定起松鳴屋吟圓月上身雲藏三
伏熱水散百溪津曾乞蘭花供無書又過春

郵城火後見光遠

火後丘墟市立前風雨春那知携手地俱是皺眉人海柳吟
猶弱山鶯聽未直明朝各分路何處避風塵

客言劉檣翁事

俗薄名難盛人窮迹易居從來天下士不計里中兒隱王看
虹氣堅松任蠹枝相知不相識况又不相知

蔣堯仁監簿稅詩二首

家廠宣和後官名德祐前不圖諸老盡竟得一身全月旦懸
虛罽巾箱有秘篇堂堂何可得誰之畫圖傳

照席髯眉古傾筵咳唾清緋魚前進士刀筆老儒生政熟元
無譜書高別有評百年茲士少諸彥自偏名

四十

四十不解事真成無用人交遊青草盡途路白雲新漸覺名
妨靜難將學濟貧堂堂楚壘傳猶有隱流噴

夜坐

愁鬢丁年白寒燈丙夜青不眠驚戩鼓久客厭郵鈴洵洵城
噴海疎疎屋滿星十年窮父子相守慰飄零

晦亭

東海窮詩客西風古驛亭
髮從殘歲白山人故鄉
青世事徒三窟兒童且一經
丁寧速賒酒煮粟試沙瓶

孫常州挽詩

白髮何人在青山此老歸
殉携貧日硯斂着賜餘衣
文物臨興滅園林鶴是非
諸公莫惆悵英爽世間稀

嚴提舉挽詩

判得身煨燼歌銘尚爾為
可憐蟬脫蛻還許豹留皮
刺水歸來棹柯山看斷碁
平生觸心處臨卷費相思

霖雨溪漲抵郭可畏

黑雨連三白黃流進一川
盡漫騎馬路祇有釣魚船
城郭功如此江湖興豈然
兒曹却輕捷來往似飛鷗

夷齊

夷齊棄封國虞芮讓閒田
如何後世士尺寸事爭喧
鄰居有愧恥况復兄弟間
揜卷三歎息古風何時還

贈針醫范秀才

不但針經熟言談語語肯
鍊形如鐵佛信手合銅人
秘攝魚千里空飛鶴當輪功
成倘相挾平地脫風塵

遊登袋寺寺出茶筍甚佳獨無杜鵑

苦雨忽相貧名山難久孤
春泉新雀舌野苑嫩龍鬚
土宇錢王日風烟釋氏徒
行人逢不問松吹自傳呼

其二

路絕猶人跡山空惟水聲
如何芳樹裡不著杜鵑鳴
笳市層層出苗田寸寸耕
緇流太清朴亭榭不標名

偶得巾幗問老匠云正古漉酒中也

漉酒陶元亮名傳尚有巾方成執鞭志更著
棒心人待菊瀆簪髮臨流擬後塵乃翁真處士
吾黨祇聞民

又作散愁

說窮人信不信欲說更何為日永書腸覺
霜濃病骨知家兵潰後交絕塵空時頭白
風塵境消磨尚有詩

大學又至日同齋朋友先以兄弟敘拜訖
遍詣諸齋行禮出迷置酒湖上衣冠談笑之
樂至今栩栩在念間

也因至日去近二十九和為正仲道之
盡關東爐早黃蕭晚燭遲名函僮僕滿齒
拜弟兄疑歌酒神

仙舫衣冠宰相碑如今窮海上逆旅話
襟期

舊里火後多有築宅者太平客戶也
人說離鄉賤歸鄉更莫論許詢家莫幹
杜南客東屯廢井微

踪出新鄰雜語喧平生江海意歲晚白
榆村

食淡

世亂謀生拙村深食淡能沙蔬羹白煮
山稻飯紅蒸暑豉方

傳友寒糲共學僧庖厨尚如此未嘆室
生冰

寄謝王侍御

雲氣蓬萊閣霜威解豸冠軌書真柱下
執法更臺端步驟三台近聲名七郡寒
誰知階級禮許為腐儒寬

久客且歸留別郭千昭憲祿

久客令人厭初春乍許寒飛蓬妨覽鏡
脫粟愧加餐坐有誇年醅門誰住馬鞍
重來會相見老性忍悲歡

趙壽父遊杭

東浙飢難住西湖遠不多好辭松葉麩來聽竹枝歌水屋花
千繞岩林錦一窠秋深道途好老子亦婆娑

隣友疫

歲惡災妖俄人窮性命輕如何赤髮鬼亦及白眉生忍楚嘗
親藥停哀寫子旌鄉鄰拘俗忌哭弔並無聲

老態

老態誰能脫中年子自如丹胎三轉候卦氣一周時倦動身
如客平眠力勝醫看書亦漸懶意到或成詩

頓寒懷暈祥卿教諭時新開酒禁

霜花一夜白風葉滿村黃欲出歲筆老相思江水長留枝遮
鶴戶存窻補蜂糧想見山行處開窗新酒香

蘇伯清席中領張仲賓所寄二詩兼聞陳無逸已從湘

南官滿歸養喜而有答仍次來韻

我愛張公子清言氣不低湖濱隨市轉亭樹與城齊杯酒方
花下扁舟又水西祇愁騎馬滑難惜錦障泥

次韻蘇教授立春書事

病老空山客寒紆積雪春麥苗青有玉桃板粉成神短策陶
元亮輕丹賀季真征徃幸不及游眺雜閒民

讀閻風題林隱詩追和贈汪秀才

山林一跡地塵上二毛年避世書為屋謀生藥當田卉衣從
俗製疏供學僧煎漱澀滄涼去今誰魯仲連

送謝教諭

聞說龍泉縣儒風最可人墨池千澗縮石室四山鄰北學中
連剡南音漸帶闌我冠作賓客整折不須頻

蝗來

不曉蒼蒼者生渠意若何移蹤青穗盡眩眼黑花多宮陰
機蟻殃踰蠱毒蛾秋森幸痛快一捲向倉波

丁丑歲初歸鄞城

城郭三年別風霜兩鬢新窮多違意事拙作有時人雁蹟沙
場信龍腥瀚海塵獨歌心未已筆硯且相親

夜坐示友

夜久燭花落凄聲生遠林有懷蟻會淺無事又秋添黃葉歸
田夢白頭行路吟山中亦可樂不似此同襟

宿永固寺

小寺如山艇坐來風雨宵榻分樓樹影饌帶菊花苗親近談
難棄狐馴聽不妖許由潭欠達燠到野中瓢

孫太監挽詩 餘姚人

禹大收雲氣滄江亦斷流真成掃地盡同作上天遊銘誄看
遺史衣冠入隱丘空餘平世眼曾望李膺丹

其二

穆祖收英俊斯人晚更成白頭真老監賜服舊諸生仕國餘
波遠儒鄉巨棟傾蒼蒼無處問西望累吞聲

風雨遊小大浦

海塢秋風裏無惊眼亦開潮衝鳥嶼長兩過象山來禽父收
牛種漁丁拾麴胎乘桴吾豈敢人說近蓬萊

方處士挽詩二首

不謂高名下終全玉雪身交猶及前輩吾不似今人別號行
鳴雁遺編感獲麟歛儀應自定只若古衣巾

其二

不比他人死何詩可挽君淵明元顛仕東野別攻文滄海諸
公淚青山處士墳相看莫浪哭私謚有前聞

宿趙味丞家

溪山兵後縣風雪旅中人迫夜愁嚴鼓衝寒託軟巾
推藏名自在疏率饌嚴真今代徐元直高風自可親

社日城南山作

社日年年雨江花處處春漸成垂白老不見踏青人
榆柳邊聲雜龍蛇歲事新端來近城郭猶自厭風塵

趙君理約同途不至

待子不來久烟山看樹青為吟天外句更立水邊亭
雨暖催科斗雲深長仗冷鄰居亦有約休待鬢星星

送雙溪汪和仲往象山見周使君兄弟

五馬天邊外雙鳧海上翁白頭真避地黃卷舊趨風
歲月搜詩老山林把酒同漂零誰得去羨子逐飛鴻

聞應德茂先離棠溪有作

落日蘆花兩行人殺樹村青山時問路紅葉自知門
首舊窮詩味芭蕉醉墨痕端知棄城市經席許頻溫

交秋不雨

於水飛成兩焦田灌作秋江潮雙趺底伏臘兩肩頭
鰕蟻知何罪蛟龍自不憂吳兒有高廩正蕩采菱舟

曉行

漸漸路可識紛紛山轉多數難啼遠鳩一鳥起滄波
藤杖濕雲石筍鞋濃露莎何人尚高臥層樓看烟蘿

同諸子行上阪山

白石秋更潔清溪寒自鳴牛羊爭道路鳥雀聚柴荆
野果高低熱山田早晚耕吾歸任衰懶兒輩託平生

晚投韓采岩

冬日寒難曉岩溪淺易水後飛紅果嶂人度白雲層
望屋多依竹逢樵半采藤艱難吾甚厭何處學孫登

下邳長塘小憩示陳養晦

野水通田白村山貼縣青兵荒猶古道暑暘且長亭
稻地晴耕積瓜田書撲螢吾詩不寂寞細諷與君聽

此地

又說風塵起人來似水流飢窮餘此地嘯聚是何州
野白荒荒闊雲橫莽莽浮相逢問田父未可賣耕牛

送徐生仁榮侍親遊山

蚤識梁松拜居成潘岳遊一年歸雁兩四月落花秋
溪味凉供酒山盤畫入舟歸來傳新語莫但作吳謳

簡王元剛併寄意王理得君玉

見說頻相憶新年已兩書雪肥秦望草春動鏡湖魚
繭紙堆成屋烏蓬走當車諸公有遊事少待意如何

歎溪鄔義翁挽詩

先君老友最是後凋人開館日千屨成書山四鄰門
迎新印綬壙掩古衣巾會哭皆英俊哀風暗海塵

題陳秀才溪山佳趣

城郭尋尋盡溪山宛宛來同誰遷蠟屐為子破蒼苔
書欲欄斑設花須爛熳開趙郎題墨妙烟霧眼中開

東離湖州泊南渚

張帆出東郭沽酒問南渚
畫屋蘆花淨紅橋柳樹深
魚艘寒滿港橋市畫成林
吾道真迂闊浮家尚越吟

次韻谷寄閩風舒先生

聞說薜岩老風情不減前
菊盤秋熟鬢竹枕晚涼蟬
碑碩僧頻謁詩囊客自編
梅花紫溪路一別又三年

送陳養晦放諭之象山

聞說橫經處渾渾坐翠微
開窗見日出拂席有雲飛
藥市山山古魚餐水水肥
新篇應爛熳休道邇筒稀

趙孟種脩職挽詩

辨得從容死知渠磊落人
風雲數世澤玉雪百年身
諸牒圖經舊園林墓道新
不知滄海上更費幾沾巾

送羅學正赴歙

文公湯沐邑子去作儒官馬
首千峰秀鶯聲二月寒
山禽橫俸納溪友借書看
近日科名闊青雲上不難

杜子問起建康南軒祠長祠前花木可愛

一席清溪上深衣雪髮翁
揮犀談孔氏釋菜禮宣公
堂饒淮鮮白賓筵楚醴紅
花臺無恙否回首幾春風

已亥歲歸過泉口紫芝山傷謹講師

行路夢猶在入門人已非
山青古佛頂雲墨祖師衣
賭奕會同拙看真似欠肥
百年誰免此只合早忘機

三山鄭君挽詩

近日經師少人中又哭君
遺編空白屋同列畫青雲
塵土千金產湖山數尺墳
紛紛梁肉種誰得致斯文

送客上人還里

但得扁舟便春風處處行
定中三竺月禪外五海角
雕胡飯山畦玉版羹清綠
尙相就談笑解塵纓

褚叔豪赴山陰和靖祠長

此老真迂闊白頭方出山
一燈河洛後千礎剡湖間
講鼓驚雲動書船載月閒
可無容席地容我了躋攀

逢翁舜咨

相逢渾不覺祇似宛陵貧
暑曷花驕客瀟瀟兩淨春
借書消茗困索句寫梅真
此去青雲上知君有幾人

舟過嚴州

溪石茸茸出水泉滄澗懸
街孟仙洞頂挂席客星邊
古岫魚為市窮鄉甯當田
生涯若處有奔走愧華顛

招王奕世

聞說銅山下書屏四面開
就僧煮紫筍共客席青苔
鐵童年俱長霜根頂未栽
何當端午暇一別剡鄉來

再招奕世

雷晚還多兩山寒只似春
野榴開向客羅差長過人
一寸書看懶三叉路走煩
王郎肯來否談笑共南鄰

山中

野水晴猶漲春雷晚始鳴
地闊無垠遠山遠有蒼耕
身世通寒暑交遊半死生
方知一杯酒真勝百年名

七月初五夜養正堂示諸友

客裏猶多事秋來又一句
青天星斗淨白露稻梁新
留落空存節炎涼莫問人
儒堂得佳伴吟諷動比隣

袁提幹挽詩二首

短世誰無死深山獨有歸送車晴起霧埋碣夜生輝
晦明難鳴在江山鶴夢非剛言仁者壽近事例多違

其一

我昔携家走君曾掃榻招亂離心易感生死義難消
雅魄歸泉壤潛光出市朝平生五字苦寒泪洒山瓢

單漕貢君範挽詩

竟抱遺經厄斯人亦可哀傳家一爨足涉世萬牛回
白屋身空脫青山手自開樵蘇且莫近玉樹烟泉臺

久客鹿頂承張景山寄詩次韻奉答

但得無拘束身輕處處仙清談煨芋夜陳夢種花年
水竇羊腸折山離鹿眼編詩來正清絕松下忽聞鶡

梅山

梅耐功成後安知不此來路逢耕者問山寺化人開
樵隴低通海茶村暖待雷談玄亦可隱不用糴蒿萊

律詩七言

乙亥歲昆陵道中清明

百年只有百清明狼狽今年又避兵烟火誰家寒食
每玉簪裾那復麗人行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
起戰聲渺渺飛鵝天斷處古來還是闔廬城

丙子除夜

富貴如今似駭機漂流未遣壯心違鄉鄰有酒貧能
醉村落無醫病亦稀客任低頭從徇實妻休掩面對
牛衣十年淩世渾如此除却躬耕事事非

杭城風雨中闌子昂

五月錢塘風雨秋懷人頽倚面山樓雲收樹色遙
成海水學江聲暗入溝一斗盡輸無事飲千金不買
辟寒裘自憐寂寞無玄學車馬門前過似流

東湖第二溪上皆史氏故第

日晏霜濃十二月林疎石瘦第三溪雲沙有徑繁
寒燒松屋無人鳴書雞幾聚衣冠塊作士當年歌舞
醉如泥早知淺世真成夢不棄山田春雨犁

史卓父挽詩

玉食輝娟非壽資清懷猶勝幾男兒壺觴竹寺
草秋月燈火荷齋聽雨時補衲有衣曾禮佛吞丹
無訣莫為醫平生瀟酒王文學地下相逢且說詩

吳允文參議同登金陵鳳皇臺醉作

百年訪古此徘徊更上山椒掃草萊一鴛也腴
胡馬瞰數圍天險化龍開時聞管籍傳語曲誰見
禪宮雜却灰李白不生王謝歇西風日落鳳皇臺

越城待旦

策策虛樓竹隔明悲來輾轉向誰傾天寒胡雁出
萬里月落越雞啼四更為底朱顏成老色看人青
史上新名清溪白石村村有五尺烏樵託此生

林村寒食

出門楊柳碧依依木筆花開客未歸市遠無錫
供熟食村深有紵試生衣寒沙大逐遊鞍吠落日
鴉銜祭肉飛聞說舊時春寒罷家家鼓笛醉成圍

寄天台舒閣風先生 物兩子同遊兵台之硯石

嶺雲盡處是台州有箇詩翁住下頭不寄一書春又晚相思
百里水空流新暎凍合鶯雛谷舊夢花迷燕子樓聞說道
烽煙急定應重作峽中遊

火後

當年歌酒留連處火後來看一個然傍水幾家初飲馬入春
三月未聞鴉炎涼世事殘城樹歌哭人聲去客船不是危腸
拚醉得顛狂無處着詩篇

過應浩然先生墓

人間萬卷龐眉老眼見堂堂入草萊行客須當下馬過故交
誰復裏難來山花不語如聽講溪水無情自薦哀猶勝黃金
買碑碣百年名字已烟埃

劉正仲至寶山不值主人而去次韻奉寄

日日松間過 詩成忽在水雲西何人夜榻愁聽雨無數
春船倒上溪燕菊出時斑豹美風花開處杜鵑啼東歸更踏
來時路醉筆山嵐取次題

遊陽明一洞天呈王理得諸君

禹穴蒼茫不可探人傳靈爰鎖烟嵐初晴鶴點青邊嶂欲雨
龍移黑處潭北斗齋壇天寂寂東風仙洞草耗耗堪憐尹史
非關吏猶向江南逐老聃

送官上人西湖寄鄒善之

聞說西湖也自憐君遊更傍早春天六橋水煖初楊柳三竺
山深未杜鵑舊草生尋舊剎新岩茶熟試新泉城中新友
須相覓西蜀遺儒解草玄

辛卯除夜

臘月今年口只今夕春風明日是明年狂歌把酒屠蘇地醉眼
看梅霧沁天碧玉千壺喧坐次紅牙六博關飛錢頭顛雪白
心情在聽說承平一個然

拜袁越公墓因遊定水寺有懷源老

乃翁已作飛仙去猶得潭潭好景田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
依海細分天青峰曉接鳴鐘寺玉井秋澄試若泉我與源公
舊相識遺言瀟洒有人傳

陪阮使君遊玉几

花滿茵茵酒滿船亂雲堆裡訪枯禪林深何處無芳草人靜
有時聞杜鵑神屋畫飛青穢禪靈潭陰孽赤蛇巖居然悟得
松風夢回首廬山二十年

雪竇飛雪亭和孫使君

匡廬亦有千尋瀑無此陵虛翠玉臺身倚老松天上立眼着
飛鳥雪中來山中神禁蕭難投墜木落魂清得浣埃見說下岩
堪對望道人臨壑剪蒿萊

邑中帶雨示陳貴白

猶及相逢髮未華故鄉春盡不須嗟園林處處生新草風雨
年年送落花高樹盡寒歸有鳥小溪湍急走如蛇方知傲世
不在隱高枕北窗聞打衙

十月朔日寄貴白兄弟

黃牛村前秋葉飛青螺峰外海雲歸故人相思雪滿鬢客子
獨行風舉衣鳥鵲定占誰屋喜鱸魚知比去年肥當時歌酒
江湖上百里音書今亦稀

次韻任起潛謀隱之作

江邊秋日逢任子大醉索詩吾欲狂為問山資何次第祇餘
丹訣轉淒涼黃金范蠡曾辭祿白首虞翻未信方千古浮雲
共歸意曉風城郭水花香

晚秋遊中溪四首 戊子

淡竹岡前沙雁飛小花天下柘丸肥山雲不見雨自薄天氣
欲寒人正歸招伴祇須新稻酒臨風猶有舊台磯風流髮
莖垂在怪石老松今是非

其二

經秋溪水碧洄洄無數曉山如鏡臺紅葉流從龍輿出白雲
飛向石門來亦逢紙戶曾相識尚有樵蹤且莫回端為何人
作風物漫山漫谷野花開

其三

休折山中松桂枝溪魚亦小莫垂絲沙田翻白收秬後霜樹
著紅膏柿時日落牛羊歸徑熟天寒鳥鳥向人慈出雲數里
成官路問事如何總不知

其四

樹淡雲濃又一坡招邀處處是行窩梯岩危似蟻緣木架屋
高如鶴結寒水味野栽茭白瘦山毛人摘芋紅多行年四十
不稱意更欲客遊知奈何

春夜喜陳汝晦見過

乃翁治獄多陰德之子論文有古風尊俎祇容吾輩共衣冠
能得幾家同書林有業何妨隱從籍無名莫怨窮百歲相期
今夕意頗君咳唾起諸童

鄉君子肯堂董君分教貴溪作詩奉寄

舟車赤日千餘里筆硯清風二百年開口人知宗洛派舉頭
身欲近閩天綸袍涼擁松皮几桂酒春浮藥玉船猶有英髦
臥空谷聞將名字訪華顛

次韻荅陳叔高

蚤種青蒲已滿溝暮栽黃菊亦成丘不辭西日射牛背尚勝
北風吹馬頭新雨客踈塵鎖几故山秋淡樹藏樓艱難終竟
鄉情耐準擬行高處處留

次韻寄陳達觀少府兼簡叔高

懷人路絕雲歸海避俗門深草救丘萬事漸消閒客裏一生
虛白少年頭山蟹叫緩從除架准雁來多莫上樓近日鄰家
有新釀每逢詩伴得淹留

過清涼寺王叅預墓下

江左風流廊廟人荒境拋與梵宮鄰多年羊虎猶眠石敗壁
貂蟬祇貯塵萬古雲山同白骨一庭花木自青春永思陵下
猶凄切廢屋酸風吹野新

送僧無等遊華亭

華亭是我曾遊處記憶端然不作疎地帶三吳猶壯麗人經
二陸自詩書輕身羨爾能隨鶴薄味從來不為魚木卜西遊
時遠近道成相問定何如

送陳彥向北上兼簡李奇卿學士

天末脩脩起畫舸離歌清切也堪聽十年夜雨頭垂白萬里
春風草又青莫戀泉比專魯席終須多角瑞堯庭平生短李
江南傑今作文昌第幾星

於杭州九月送袁太初赴寧海教官

憐君跋涉走風沙九月江城飛雪花黃蝶終歸穿硯手青藜
會聚書家吟圃坐石題山葉講退登樓看海槎年少交游
渾好在何時相伴訪烟霞

次韻王監簿春前對雪之作

情懷未厭日如年幻境先看海變田梁苑貴遊圖畫裡山陰
風致酒尊前蝦鬚簾濕間春曉倪舌香濃凝午烟肯信高人
有高臥磯頭新泊釣魚船

陳秀才問詩於余次韻贈之 叔章

秋半說詩秋又闌竟從忘慮更哦肯不妨味熱心自悟紙恐
業成身轉寒竅木野風天信和朋溪怪石鬼鏤刊板君更上
最高頂莫羨千金遊子鞍

次韻答胡山甫兼簡汪日寬

白髮詩翁南峽居肯來與予不相疎久知諸老難折簡端為
此家多貯書談吐清無涉俗處容顏衰似避兵初溪架一別
還經歲接得新詩錦不如

其二

亂後交朋星散居如君那得易親疎而多但有客滿座忙絕
不令兒廢書萬里山河蓬髮底一春風雨杏花初間身共遜
耽詩老野服枯藤得自如

寄袁孝厚

莫笑衰顏老剡翁凶年過徹贖禎翁坐窗漸愛日南至行路
不愁天北風清話客多無酒款白頭交在有書通問知別野
林泉美一策一筇吾欲東

挽舒君質 名襟號亦山

玉比清癯鶴比羸相看中路忽相還詩才萬斛難供歎藥論
千箱不起衰定有意遊輕竹杖猶餘手剪碎松枝南山下
徘徊處曾指佳城示阿宜

感事

死生契濶強兄弟南北分張好友朋戰國幾人成漢鬼劫灰
今日信胡僧翰林身後詩千首工部丘前米五升山路陰寒
魚雁絕舊遊何處寄檇藤

夢覺

夢覺依然一草寮浮蹤已慣任飄搖虛膺晴氣生朝露遠樹
寒聲過夜潮白骨又驚山下滿朱顏剛向客中消時平不愛
通侯印且願深林作老樵

黎州山下有坡曰響地平黎州自孫興公經始至今有

祠其上

蒼茫一片莓苔地隨意觸來還有聲定是戰坑餘箭戟不然
琴屋貯瓶罌名真過客多能記跡古居人不敢畊孫叟有靈
應索笑賦成留此試鏃鋒

寄趙子昂濟南

濟南官府最風流聞是山東第一州戶版自多無訟獄儒冠
相應有賓游秋風魚酒黃梁市夜月笙歌畫舫舟行樂使君
詩筆俊一篇肯寄剡溪頭

陳無逸張仲賢皆授徒城中相望遣悶小詩往問

閒身不用苦咨嗟隨分風流閱歲華白日垂簾同賣卜清流
岸憤勝趨衙飛書添繫詩無草史註高檠眼未花更喜芳鄰

連二妙時時袷佩問東家

蔚講師見示方使君唱酬詩次韻

長汀江上別多時白髮閒身天所遺避俗如仇翻好客知窮
為崇却耽詩御山雲淡籠移久湖市春寒鶴下遲過盡榴梅
與甜筍高侯還許放侯知

次韻如晦木犀因寄其從父性之老同舍

詩力如弓才易張煩襟且覺對花涼玲瓏南雪晴秋樹浙李
西風夜月香消得玉人歌古淡許誰金屋闕清狂風流更憶
同袍老一塢閒雲傍水鄉

徐都目之官奉化

小壘飛書定不難十年清苦舊儒冠黃簾日轉山衙靜彩筆
春消海驛寒坂馬易筓須緩聘潮魚雖羨莫多餐人來肯寄
平安不茅屋三間伴劍難

次韻和蔚師鑑師春懷

愁是雲陰喜是晴春遊何處不關情黃雞亭館琴三弄青果
杯盤酒數行滿砌雨添新筍密隔墻風送落花輕鑑湖湖上
樵山老破帽枯藜過一生

次韻王景暘寄軒

江湖猶覺氣橫行羽褐藤冠學養生掣肘累輕天與福欺心
戒重鬼司盟行收耕稼閒勳業別有吟哦好性情祇恐蹊成
似桃李人來先識隱居名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四明戴表元帥初

律詩七言

送柯以善自杭遊鄂

江漢天風日夜清君遊何處濯塵纓雲從鸚鵡洲前出月在
鳳皇山上明已羨經蕨吳士艷行看詞筆楚人驚殘蓀騰正
將何用歸日分張與後生

讀福建廉訪輔大使弼字正巨遺事

臬官難稱是閩中遺愛堂堂得比公姓字丹青太史筆歲時
籩豆素王宮一生薑桂那時辣百死江湖必向東從古仁賢
有家世名即臺閣已生風

客京口

酒釀花樓鼓聒天百年成此好山川黃烟暮接淮南火白米
秋榨浙右船碑古猶多埋鶴寺田高耕遍臥牛阡陳蹤興廢
何由問只憶風流老米顛

金陵贈友

虎變龍肝此一時春風得似舊城池官閒軍賣偷來果寺廢
僧尋斷去碑水水魚肥供白鮮家家黍熟衣紅絲太平尚屬
窮詩客酒賤如泥醉不知

湖山村

老去生涯學釣魚溪山忽憶似湖湖風林四畔動竿瑟烟兩
一篙行畫圖小市葦明沽郭索平園柵樹偪於菟偶然得住
何妨任是處人間足畏途

已卯歲初葺剡居

休言敎迹轉沉淪百折江湖亂後身窮未賣書留教子饑寧
食粥省求人坐來齒避樵蘇長往處踪迷木石鄰番笑古來
逃世者標名先製隱衣巾

耕桑

耕桑本是閒居事學得耕桑事轉多失臘麥叢憂出蝶遲繅
蚕繭怕生蛾調停寒暖春移字偵候陰晴夏種禾衣飯為誰
忙不做醉來乘興作勞歌

秋蓋

秋蓋空山無處尋西風吹入鬢華深十年世事同紈扇一夜
交情到楮衾骨警如醫知冷執詩多當曆記晴陰無聊最苦
梧桐樹攪動江湖萬里心

王丞自鄆城歸又許入剡

江城醉別太匆匆風雪家園一笑同儘健不妨天子老經清
那許鬼欺窮簡書異日關誰事燈火寒鄉賴此翁幾度丁寧
雞黍約掃關拂榻誤兒童

壬午清明

節序愁中都忘却見人桺柳是清明登陴戍出吹彈樂上塚
船歸語笑聲解事濁醪相料理當權團扇正施行悲歡寒暑
君休問花鳥年年管送迎

寒食

寒食清明却過了故鄉風物祇依然窮中有客分青飯亂後
誰墳掛白錢落魂暖春為麥地陰沉溽雨近梅天閒情正爾
無歸宿石鼎新芽手自煎

無題

板屋驟喧飛白蟻紙窗欲雨暗蒼蠅長勞井臼慚妻子近絕
音書惜友朋夜半苦吟堪泣鬼日高甘寢祇輸僧意衰俗物
何難敗才薄天公却未憎

奉題孫使君池館

白髮使君經世材儘閒猶解暢池臺雜花屏障四時有明月
鏡奩三面開各坐山隨人意看正吟風遞鳥敲來當年時雨
堂前夢得似從容此一杯

常州有時雨堂

舒文靖公墓也

莫輕數尺黃泥壤埋却斯人後更無山上自難生毒草樹間
長見聚慈烏樵耕可免憑鄉俗酒婦能來是學徒後有宣尼
須痛惜待持墓額寫嗚呼

戊子歲晚贈應德茂

江海悠悠雪欲飛把書空出又空歸沙頭人滿鷗應笑船上
酒香魚正肥塵土竟成誰計是山林又悔一年非平生萬卷
應夫子兩世知名窮布衣

寶山寺寒食次韻和闍翁

綠陰啼鳥春將老古寺垂楊日未西客子欲歸風滿袖桃花
無語水流溪有人疏筍忘飢渴何處松欵雜笑啼準擬一時
僧榻畔詩翁題後更誰題

戊子清明前陪王丞度新嶺

一百五日熟食節七十一曲下山坡寒暄相逢舊人少風雨
欲盡新林多青岩不辭掛卷鶴白鳥何處生滄波途泥同異
不同調我懶且休君更歌

同陳養晦兵後過邑

搜山馬退餘春草避世人歸起夏蚕破屋烟沙飛颯遺民
鬚髮雪耗耗青山幾處楊梅塢白酒誰家檉柳澤休學丁仙
返遼左聊同庾老賦江南

送人遊霞嶼

霞嶼風烟接渺溟老仙萬鍾散林巒峰前雁起湖雲淨池面
龍來海兩腥閱世僧間頭黑白遊山客藥句丹青何緣飛去
清源國兩夜倚窗者翅翎

巳丑正月六日袁季源家遭燬次韻書悶

鄰侯家裡書千架杜老尊前屋萬間此事吾堪感流落適來
天亦姑窮閒反風待禱真虛語嘆兩無方自厚顏間筆殘家
過西塢風流還許幾生還

正仲今年鄞城之約不就因次韻慰浹之

莫怪詩翁不出山詩多那得是山間清溪欲暖鶯啼樹白日
無人大臥關不惜野花香素髮時憑春酒轉朱顏當年阮籍
何曾達直到途窮始哭還

送于知州

居官難得是全名于守年多政轉清身為素王扶墜戶手提
赤子出飢坑使來公館文書簡吏退私齋几硯橫似此雍容
好風度天遠看者繡衣行

壬午六月八日書懷

懷人故國鱗鴻絕避地春園草樹長四壁空存醫俗具千金
難售賣鼓方共兒坐誦備吳語有客行歌街楚裝昨夜見花
搖作夢南風吹海白菜花

杖錫寺

仙草漫漫路不分鐘魚那許外間聞京天九月已飛雪晴日
西山猶帶雲火後客誇新屋棟兵前僧惜舊碑文藤湖只去
招提頂見說泥田可種耘

四明山中逢晴

一岡一澗一縈隈新歲新晴始此迴莎坂南風實鈴出茅簷
西日一禽來人迷白路羊群石水捲青天雪裏雷猶是深山
有寒食梨花無數繞岩開

魏文節公墓

萬騎南來駐不留衣冠客此鎮林丘寒岩碎裂從中起亂水
喧鳴竟獨流故物今惟存寓馬當年誰為指眠牛墳傍小寺
終村俗畫柱紗籠護見旒

辛亥歲七夕醉陪諸公登西湖竹閣

畫鷁凌風汗漫遊兩般飛出萬山頭江湖望闌邊城起吳越
音多客思柔野樹有枝猶繫馬官荷無葉不藏鷗十年浪走
紅塵道今日臨城始識秋

蔡譽食藕

地逢平處亦縈迴不是逃兵底肯來坡上一祠猶姓蔡山前
當路盡通台高岩童去收桐子鄰縣人過問藕栽忽見深衣
老儒者清時不信少遺材

辛巳歲六月三日書事

急報傳來又不真迎門翁稚尖殷頻情懷經苦思平世顏貌
緣愁似老人兵後尚多雜料事山中誰是自由身沙瓶酒曬
鮭蔬有領取燈花一樹春

耕休

耕休何處散煩勞東塙西梁信所遺溪水清清照魚影山風細細落松毛無名野草疑皆藥有韻村諺例近擊稽古祇堪農圃用莫將車馬誤兒曹

會齋次韻

貧賤知心老弟兄祇疑相得似前生避窮無地猶貪學負謗如天底用名兵後脫身宜共惜書中薄業尚堪耕殷勤預約頻頻見未見亦須頻寄數

保福寺

漫天蘿蔓斷追尋猶有人嫌未苦深屋古滲當風雨氣僧馴化得虎狼心松花晝暖蜂科蜜梅子春殘鳥戀陰不應初來便忘去身閒處處是山林

張景忠學正之平江

江南最好說蘇州傍得閒官也自由市舍酒香春四坐湖田租執雪千舟歌成爛熳鳥絲駕意到繁紆畫鷁游我亦少年心性在經從準擬作遨頭

鮮于伯機家釣臺石

人間岩石亂紛紛嚴子臺名最喜聞何術縮渠千里脈有人分得兩峰雲天邊路遠星還動江上潮回日又曛解道泥途等軒冕東西更有范希文

辛丑歲十一月二十六日東歸舟中示三子

節物悠悠不負公江行三日雪花風雲侵宿監山亭白日在徐仙海島紅自笑得雛如病鶴也思結伴附歸鴻何時辦得村田活糲飯魚羹百指同

歸自西關有作簡余率公妙使

白髮微官小祝同也隨年少踏春風鄉心幾夜馬生角世味一時龜脫筒紅布成樓花整整綠莎溪路水茸茸歸來使美余公子卷帙如山一覽空

貴溪畫教諭回里

八月宿暗似小春郵江歸客楚江濱夢中鱣鱣紫蓴菜畫裏約袍烏角巾不枉誇張別風土有時吟嘯雜仙真年高官滿身輕捷聊復婆娑亦可人

陳無逸教諭赴攸州

白露西風湘水清蒼霞南岳晚天明離家休說三千里行道新看第一程橘味熟來思母遺草名疑處教兒評人生誰是安居者早拾招蟬映父兄

周東鄉載酒水溪上因遊岳祠醉作

葫蘆城下草平沙狼牙峰前溪吐花晴日踏塵清野馬空林人語亂神鴉饒思火甕生燒笋湯愛山爐熟煮茶投老遠遊何所惜為君歡坐岸鳥紗

次韻東魯省游石龜山

一舸悠悠醉又醒溪山無語意分明龜身何日化蒼石鶴背有人遊紫清百楹須空看少俊千金難買是春晴筵端宋玉尤騷絕游賦長歌復短行

寄趙子昂

溪上輕雲去若飛花間密石靜相依邊行自愛款段馬雜坐誰噴短後衣江海於人元不薄風流如此欲安歸集賢學士吾兄弟近日音書亦較稀

亡友內翰趙公晦叔哀詩

振鷺庭中釘坐身行藏空寄輿蒲輪上來思泣荆山璞佩罷
人驚魯外麟死肯扣閣排貴倖貧猶傾素施鄉親平生一一
明經術傳永依然世澤新

次韻答賈白

斗粟千錢不易酬海風吹斷寄詩郵誰家盛設蟹黃餅有客
翻披瓜白裘春樹自隨冬樹老官河長挾野河流隔生兄弟
何酒說來作城南十日遊

清華堂

人生隨分有清華萬竹岡頭第一家甃塹水溫初荇葉粉墻
風細欲繁花衣冠蒼皓迎如畫細素未黃積滿車從此儒林
添膾炙老夫先借小詩誇

陸君采都目入閩

趨閩漸近解閩吟公子來時夏欲深捲地翠棚榕樹驕漫天
紅錦荔枝林官庖雋永多珍膾野語啁啾有怪禽風物自佳
難逗迢浙江歸棹待相尋

亞尹黃侯慮囚溫處丞三州

金華瓌秀抵仙都雁宕石門天下無眼見未慵出雲霧手提
丹筆洗焦枯海魚味爽休多食嶺馬程艱合緩驅定有車前
投贊者幅巾麻褐是真儒

簡湯及翁

六十三翁尚美髯今年添盡白髭髭心如晚路思家馬身似
春筍欲觸蚕無事官曹容岸憤有時書帙當清談風情最苦
湯公子家世衣冠舊汝南

舒子俊見過

來往通家不厭頻青山心性白雲身陰林石溜風傳語霜月
溪梁水寫真歲險魚鮭難猝致天寒鳥鳥自相親煨爐新暖
糟床響隨分歡留作好春

以家事付諸兒惟不得姑蘇陸氏女子消息

祇憐地僻少過從更許年衰養懶慵行健有時尋近局起遲
嘗日到高春鹿皮冠野頻頻戴賦頂疏粗款款供兒女團樂
俱在眼獨憐無信過吳松

江海

江海三秋古鄞城山林百拙剡溪生歸來鄉國方為客絕盡
交遊更長名白帽管寧形態醜黃金季布語言輕荒齋竟日
無人事自作長歌寄好戲

兵後復還白岩山所舍作

脫命歸來意恍然餘生堪喜亦堪憐財逢亂世真如土人到
窮途始信天問訊比鄰肺癆後呻吟兒女夜燈前明朝又作
安西計飯後誰家心雪田

鄞塘田家

經秋心事轉衰頽客舍山村病眼開識踏牛羊緣坂過通家
燕雀下簷來飢從野槥分蔬飯渴指鄰甯蕘黍醅世事百年
誰較是髯公劇息晝如雷

江村遇九日

去年九月江城角尚得臨風把一盃今歲併無黃菊看誰家
更遣白衣來身猶是雁飛難泊時不如潮去解回還有南山
會人意晚舟相對碧萋萋

再寄曹居士

江海悠悠不為名，年深識盡世間情。於人有信惟潮候，去處無嗔是鵲聲。新欲收書添累重，舊曾學劍向財輕。如何此日投閑迹，又結精廬傍古城。

兵後見三江口木芙蓉盛開

江上秋花無數生，紅紅白白照江明。當年茂苑看曾厭，今日荒村望為驚。泣雨羈臣愁去闕，歌風艷女惜傾城。蕭條欲別那拚得，移向東籬配菊英。

遊西峯余兒時讀書其旁

山迴水抱而峰寺，二十年前日日來。一出居然負丘壑，深藏還此遠風埃。叢樵識面逢多問，魚鳥知心見不猜。家世刻人須住刻，相尋未識百千回。

結綺唐鄉貢文置酒悟空寺見款

南宮通籍唐先輩，白髮天寒海上洲。五鼎已推華屋夢，一尊猶及少年遊。桃源有吏今安避，銅雀何人死亦休。祇羨龍鍾老禪伯，倚欄無語看沙鷗。

調貴白

客裏光陰取次休，嫩寒一夜襲衣裘。不須多畏趨眉日，正好深悲宋玉秋。紅蕖舊題猶在手，黃梁新夢又從頭。餘糧栖畝猶圍坐，此事輸君第幾籌。

白岩山

漠漠溪風吹路塵，白岩山下幾鷗身。秋深竹色老於樹，晝靜鳥群喧勝人。何處人家藏刻錄，有時客裏唐巾平生笑殺禾翁子，剛為乘車棄負薪。

絕句五言

班婕妤題扇圖

時情任銷歇，閨思轉慙慙。也勝山陰媼，揮毫託右軍。

子昂秋林行客圖

石稜稜，雪出樹梢梢。以紅披嗟縞衣之嘉客，方策蹇以何之。

五雜俎

五雜俎：金花綾往復來，官路程不獲已始歸耕。丑雜俎：斑斕衣往復來，反哺兒不獲已為人師。

絕句七言

張騫乘槎圖

數尺枯槎底，易騎海風吹浪白。瀟瀟如今市上君，平少曾到天河也不知。

呂氏六桂堂

年少奔馳有底忙，棘闈闈暑暑茫茫。白頭鞍馬風沙裡，聽說燕山六桂堂。

周秀才惠猫

狸兒輕捷豹兒斑，作勢擒生也不難。漸覺形神欲相賀，青奴黃奴夜平安。

汪濟秀才飯牛稿

冰雪玲瓏汪太中，吟詩十葉有家風。天寒日暮江東道，逢此顰伸牛口翁。

蘇李圖

塞北中郎雪滿頭，隴西壯士淚沾裘。人生百歲能多少，直至如今說未休。

玄廟二道士俱以酒死

張翥好客月于壹余吃清貧逐斗沽二子者逢仙譙會化成
一對酒葫蘆

湖州

山從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震地人生
只合任湖州

其二

一飽懸天不待求幾人乾白少年頭君看滾滾東流水到海
成淵始懶流

百鷺圖 題陳汝朝

葦折荷枯可奈何西風吹影淨婆婆微君作此超捏趣一箇
江天也厭多

因管張村蠻篙斧書所見

老子來無一把茅居然得此好窪坳開塘謹避蛟龍窟伐樹
須存鳥鵲巢

其二

頭白西來不買田時時却費買山錢一丘一壑吾歸矣待得
田多是幾年

其三

男兒三十氣吞牛漏盡鐘鳴走未休不問征西并處士山中
一樣土饅頭

百鴈圖

近看分明遠欲無水天空闊好江湖幸然不入虞人眼又被
閒中畫作圖

題番禺徐氏雙頭牡丹圖

天公幻化不經意雙華忽然枝葉同一似人間好兄弟朱鞍
錦繡踏春風

陳公哲梅花百詠

梅下故人呼不應石橋溪寺水泠泠回頭聽得陳驚坐一似
春風吹夢醒

其二

雪後西湖空碧波酒徒消散也無多白頭醒眼春風裡奈此
梅花百詠何

張道士求橙林詩

地移淮橘多成枳人說江梅竟是枳蜀木似橙成底用盛時
名字落江南

酬陳秀才

一春一百二十日日開眉得幾人直與破除風雨去今年
渾似不添春

賦董氏雙歧竹

山莊一對青青玉蕭酒天然同翰生說與人間好兄弟時來
林下聽風敲

讀書有感

魯女悲嗟起夜深當年枉却淚沾襟如今已免鄰人笑老大
知無欲嫁心

其二

最愛徐生欲避秦海天東去不通津絕知勝似桃源境男女
同行五百人

題子昂照夜白

風前新解錦鞍鶴雪色模糊霧色寒此物人間無處着千金
祇得畫圖看

題蘇李泣別圖二首

弓疲矢盡三千里節弊衣穿十九年流落天涯有離別當時
誰擬畫圖傳

其二

沙雲如雪雪如塵握手相看語語真多少世間無淚面一生
錯笑隴西人

馬浩秀才携秋日海棠詩見過

山城八月有春風一樹嫣紅淡又濃縱使失時無態度也勝
茉莉與芙蓉

奉化城西三溪口

青林白石三溪口斑筍黃梅四月頭正好清遊誰懶得幸無
公事且歸休

題趙子昂疊岫圖

百折雲頭路儘通無名怪木淡書空相逢無間秋江客不是
巴中是劍中

其二

白石青林底處無侵雲亦有小屠蘇桔花飛盡不歸去揮汗
江城看畫圖

九月西城無澗同陳道士衡上人

仙翁面帶江海色釋子口融冰雪澗同是西風未歸客燒香
煮茗作重陽

其二

巾衣三客不須同泉石相看我亦翁策惜一軒秋爛熳芙蓉
池上木犀風

西興馬上

去時風雨客匆匆歸路霜晴水樹紅一抹淡山天上下馬蹄
新出浪花中

贈屋西小陳秀才名公號余字以無適

年少飢寒不足憂笑談有味自風流等閒輟贈兩兔穎待看
修成五鳳樓

其三

毛錐自是今無用鐵硯還知古可穿不惜日抄三萬字勝儲
百畝剡中田

胡蝶

春山處處客思家淡日村烟酒旆斜胡蝶不知人事別繞牆
間弄紫藤花

夢中作

晴霞冠領朝紅潔新漲連空晚綠酣惆悵春風倦游夢木蘭
亭上望淮南

入杭

魯江白酒樊江飯處處當年客似家垂老重來舊相識春風
只有野桃花

題東玉師府所藏瀟湘圖

少年竟底曾聞多在江湖烟水間今日精藍方丈地倚窗
眠看洞庭山

灼艾戲呈阮使君

髮毛秋後轉漂零，愁坐窮簷展父經。得似畫堂歌吹裡，疏黃
鍾乳按娉婷。

水墨梅花

江海歸來見似人，離披猶自少風塵。何如淡月山莊夜，百幅
清溪亂寫真。

贈陸相師

江南江北路漫漫，七十九翁能往還。今代貴人容易識，臥龍
不在草廬間。

題伏生授書圖

白頭不死見時清，子女相依解授經。何用生男作龜錯，乃翁
一語不曾聽。

題江干初雪圖

斷樹寒雲古岸隈，漁翁初撥小船開。看渠風雪忙如許，還有
魚兒上釣來。

銅山寺口初見梅花書寄何則顏二首

吳歌楚舞送年華，憶着終還不似家。今日春風吹夢醒，銅山
寺口見梅花。

其二

沙疎石瘦水涓涓，折得梅花簪兩年。更與何人說瀟酒，香中
行坐水中眠。

戊戌清明杭邸坐雪

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不晴。雪是梨花雪是柳，馬邊
巷口過清明。

四明山中十絕

鴈飛不斷楚天長，雲路霜林級級黃。何處人烟有墟落，北風
高壠散牛羊。

山深不見焙茶人，霜日清妍樹樹春。最有風情是巖水，味甘
如乳色如銀。

小橫欲盡大橫來，萬壑千岩洶湧開。聞道洞天深幾許，紫雲
深處有樓臺。

亂雲穿盡得平蕪，一段冰寒碧玉壺。猶是春風未相棄，山前
吹長萬龍鬚。

洞深烟樹碧氤氳，只采靈苗不采薪。聞着蹤由多懶說，相逢
莫有姓韓人。

怪石驚湍吼不休，時時巖客飲寒牛。誰知此水明州去，浸作
琉璃萬頃秋。

七里黃泥紅樹岡，西風果熟一村香。居人只道山深好，三百
年來是戰場。

仙在人間不易尋，當時已道是山深。可憐華表標題處，夜夜
猿啼楓樹林。

兩頰稜稜額下分，更無坳處可藏雲。西風怕奪行人眼，喬麥
滿山鋪錦雲。

劉郎一去杳無蹤，水白山青只故宮。欲問岩前老松樹，人間
禁得幾秋風。

題趙大年蘆鴈

寒更索索擊霜叢，兄弟當年意自同。猶是江湖太平處，未妨
沈着臥秋風。

右楓樹坑

右茶焙

右大小橫山

右北溪

右韓采岩

右菴廣溪

右木蘭

右仙山

右羊額嶺

右白水

右白雲

謝隣友陳仲學秀才惠王芍苗二首

坊州杜若自堪羞，沛國青粘亦懶求。那似一叢蒼鳳屋，等閒收味古甕甌。

其二

君家自有頭風藥，種在青青竹素園。此物但堪供暑賢，肯來相就發清言。

瑞上人求詩

寶葉山中源悟師，布納百結面如癡。十年相憶忽在眼，談笑甚似仍耽詩。

其二

源公作詩可憐生，亦有謾謾山林聲。見說丰姿委繚素，霜頰黛頰照人明。

茅齋

紅杏園林雨過花，遠陂深草亂鳴蛙。春風不問茅齋小，自向階前長筍芽。

感舊歌者

牡丹紅豆艷春天，檀板朱絲錦色筵。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

蕭照春江烟雨圖

波痕如樹樹如烟，更是春陰小雨天。何處得魚何處醉，筍皮蓬底解菱艸。

西塞山圖

空中生葉寄魚蓑，雲是親情水是家。便有蹤由無處覓，春風岸岸野桃花。

李元中秀才歲晚游諸公間

愁中待醉何曾醉，夢裡還家不是家。輸與山行窮學究，一筇一笠看梅花。

丙午清明日青塘道中

三里五里沙路平，一番兩番溪雨聲。無柰春風動人處，紫荆青李滿林生。

桃花寺石臺

臺前藤蘚碧交加，臺下清流直又斜。待得丹成知幾日，春風隨分野桃花。

有人示山水畫卷以為元暉作求詩

硯山山下小，林苑文彩爛。斑今亦無一，塢亂雲濃似漆。春風吹夢過西湖。

題孟浩然霜曉吟行圖

霜風颯颯攪吟鞍，童僮驅愁作許難。便使玉堂遭遇去，朝參更見五更寒。

荀陳聚星圖

州里相過未厭頻，居然蹤跡動星辰。當時多少輝煌者，不盡諸公蓋此人。

梁楷畫雪寒游騎圖

聳脰攢蹄一駐鞍，羶衣韋帽白漫漫。祇應田舍騎牛者，無此風沙踏雪寒。

過姑蘇

水天彌望接青蕪，雲氣漫漫近又無。一色好風三百里，桂帆安坐過姑蘇。

五雲山圖子昂為戚氏作

林廬深掩紫莨顏一點漁舟帶暝還但得身閒無俯仰人間
處處五雲山

雨中過泉教張子開名先遇

平生剡夢十八九短策邊經靜者居一曲好溪山起處數敲
踈雨雪初來

其二

衣冠顛倒君休怪筋力過從我有餘却笑秋風洛陽掾得歸
猶望食鱸魚

次韻答鄉友近况六首

十百琅玕接屋山麥花淡白菜花斑村園富貴誰消得更看
溪南墨牡丹

其二

炊成日影三竿直睡起溪流十尺高慵懶不知何歲月山風
吹白鏡中毛

其三

祝雞歸後放牛初小立溪梁看打魚漸喜村鄰盡相識向來
朋舊却無書

其四

剡源田舍誰能識只此桃源有路通草長岸漫漁塹北月明
人語紙槽東

其五

三間瓦屋數弓園旋學桑麻又一年村酒沾唇頻得酒山歌
出口即成篇

其六

舍南舍北種田郎唱得田歌曲曲長莫學傍村遊俠輩蓋紅
抹額臂擎蒼

送陳養晦謁閩風舒先生四首

嚼雪餐冰二十年空山日月自風烟從君識盡搜詩法不透
蘄若不是仙蘄岩山名

其二

大篇無法須自悟小語有益最難尋祇令人嫌此老謔後來
追憶直千金

其三

大冠襜袂走紛紛對面可容三斗塵便令眼識天下士此子
已勝尋常人

其四

無詩莫入閩風里到却閩風那有詩拾取松風作新曲歸來
時向夢中吹

同曹泰宇賦寶化鳳花二首曹名說字習之

花開難得年年看住近須還日日來古壁危闌自顏色不煩
高築鳳皇臺

鳳皇不出幾何年莫怪山花借杜鵑一樣春風好毛羽回頭
曾管蜀山川鳳以杜鵑花為之

過鄒山祠塾作

滄江城闌三义口白日弦歌數啟宮猶有祠宮舊楊柳向人
離立管春風

松雪齋文集
集附外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元刊本

諡文

初

世祖皇帝以雄才大略混一區宇武功既成思得通今學古之士以彌成文治乃遣使四出搜訪遺才故翰林學士承旨趙公用臺臣言首膺是選公宗宗室子也風采凝峻入見

世皇上奇之謂神仙中人自是大加任用敕廢館閣荐登華顯公於諸經無所不通而尤邃於書嘗作傳註以發其微律呂之學得不傳之妙辨

郊祀配位之禮定

光天門廟之名條合縷析皆有根據茲非公學問之可師者歟素有志節遇事敢言議法刑曹一去深文之弊條事政府屢犯權臣之威佐郡治則平反侵卒之冤興學校則獎勵勤苦之士茲非公政事之可法者歟數為詞章雄深高古柄文衡掌

帝制有古作者之風茲非公文章之可宗者歟官登一品名高四海而處之恬然若寒素未嘗有矜己驕人之色茲非公德行之可尊者歟而又善書絕倫篆隸行楷各臻其極縫掖之士皆祖而習之海外之國知公名得其書視膝珍藏如獲重寶鑿品古器玩物法書名畫一經目報能識其年代之久近製作之工拙此又公學問文章之緒餘也宜乎弼亮

五朝寵數優渥而非他詞臣之可比嗚呼非

世皇有公平廣大之度則無以網羅勝國之賢非公有博

雅淵深之學則不能藻飾太平之美

君聖臣良可謂無愧於前者矣謹按諡法德義才秀曰

文好古不怠曰敏諡曰文敏克稱其情

封贈

宣命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翰林學士承旨蔡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

孟頫可贈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宜令准此

至順三年三月

日

右內翰文敏趙公文集若干卷乃其子
雍所編類者也僕年十四五時已知世
有松雪翁而未遂一拜床下至治初元
會試京師則公已歸湖明年而公捐
館又十五年僕來官是州而墓木已拱
矣平生願見卒不可得僅及識公二子
因從假是集觀之若制誥若碑誌記
序銘贊若詩若樂府與它雜著皆
讀之一再過益信公為世所稱慕者
名非虛也然猶惜今人徒稱公書法
妙絕當世而未知公學問之博識趣
之深詞章之盛乃以其游藝之末蓋
其所長是固不得為知公也抑僕又嘗
見公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
所自寫此又集外之文人尤未之知耳公
聲名動當時故雖海外遐邦得公一

言一字靡不貴重況得全集而觀之
乎又況得親炙之者乎僕旣以是集
歸之而仲穆復俾序其首僕謝不敢
而穆婁言之因念僕自幼蚤聞公名及
長而每以不識公為恨今雖竊祿公之
鄉而九原不可作欲執鞭而何從使得
託名集中豈非至幸願戴帥初與公
同時而相知者旣已序於前矣僕何
敢復僭而亦何敢評公之文旣亟讓
不獲則書其集後以致平生嚮慕之
私而已仲穆其子雍字也至无後已
卯春三月朔長沙何貞立謹書



吳興趙子昂與余交十五年凡五見每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鼓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為余畫也。最末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詩文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材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為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兪澗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為美也而不知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嘗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也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

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之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者必若韓孟歐梅同聲壹跡綢繆傾吐而後為遇而後世迺欲望此於道途解后之閒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涵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為如何大德戊戌仲春既望剡源戴表元敘



松雪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吳興賦

求友賦 答袁養直

紈扇賦

脩竹賦

赤兔鶻賦

第二卷

古詩

古風十首

和子俊感秋五首

詠懷六首

詠逸民十一首

歲莫效劉父雜詩四首

贈道隆上人

遊南山憩山下人家

東郊

春後多陰偶成三首用渡無逸來貺

曉起川上

遊弁山

登尊經閣望郊外山水

四暮詩和錢舜舉

春思

雜詩一首

寄題右之此靜軒

廡山晚行

奉和本齋先生首夏即事

贈趙虞卿

題董元溪岸圖

贈別夾谷公二首

題舜舉小隱圖

趙村道中二首

奉訓戴帥初架閣見贈二首

桐廬道中

張詹事遂初亭

送周正平學士致仕還里

寄鮮于伯幾

送程子充運副之杭州

贈芳山梁道士

罪出

次韻齊彥學士中秋雨後戲月

秋日錦櫻為繼卿作

聽姜伯惠父彈琴摩阮

題洞陽徐真人萬壑松風圖

自釋

禱雨龍洞山

送石仲璋

題槐源圖

題歸去來圖

題李伯時五馬圖

酬滕野雲

述太傅丞相伯顏公功德

送文子方調選雲南

吳真人盧溝雨別圖

高氏謹菴堂

題耕織圖

第三卷

古詩

次韻周公謹見贈

清勝池上偶成

重用韻

韓定史自會稽來作詩贈之

次韻韓定史留別

擬古

追作解于伯幾哀詩

訕潘耆舉

新秋

秋日言懷

送姚子敬教授紹興

述懷

慶壽僧舍即事

送李仲洪同知眉州

幽獨二首

允懷齋

送文章甫陝西都事

美人臨秋水

贈李明道尊師

雲林山中二首

題括蒼山成德隱女洞天

題先天觀

周南翁悠然閣

夏日即事呈六兄

送謝伯英

偶記舊詩一首

遊多住菴贈月公長老

清河道中

夏至

庭前松

承貞居先生遠寄周鐘

病中春寒

松澗詩贈丁師喜

輿中府某氏見山樓

贈恢上人

露坐

題黃華為其父寫真

題先賢張公十詠圖

閑居

犀浦遐觀

吳俊卿義塾

寄題杜尊師白雲菴瓊秀亭二首

楊堅州治水歌

題舜舉着色梨花

兵部聽事前枯柏

題西溪圖贈送鮮于伯幾

題二喬圖

題黃素黃庭後

戲題出洗馬

送孟仲則遊荆湖兼往襄漢

烈婦行

送高仁卿還湖州

贈相士

謝鮮于伯幾惠震餘琴

贈相者

漁父詞二首

送朱仲陽太平教授

題高彥敬夜山圖

贈吳真人

題也先帖木兒開府宅壁畫山水歌

孤燕曲

題商德符學士桃源春曉圖

孔道輔擊地笏

李氏種德齋

贈張彥古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

趙克敬粒菴

燕脂駢圖歌

贈捏古伯

送高郎仲德往汝州迎母

次韻葉公右丞紀夢

楊天瑞府判平冤詩

賦張秋泉真人所藏研山

題舜舉摹伯時二馬圖

兔

第四卷

贈相師王蒙泉

律詩五言

春寒

雪後同子俊遊何山次韻四首

早春

重遊弁山二首

魚樂樓

秋夜

次韻陳無逸中秋月食風雨不見

獨夜

次韻子山登樓有感

聞角

次韻馮伯田秋興三首

本齋先生挽詩

贈權季玉兼簡李順甫

奉和帥初兄將歸見簡

送楊幼澄歸江西兼寄吳幼清

送李清甫由御史出按四川

送劉伯常淮東都事

晉公子奔狄圖

題米元暉山水

送張仲實還杭州

食粥

訓衛處士見贈

送吳禮部

大司農侯公挽詩

和周景遠見寄

奉
隆福召命過德清別業

謝日林贈湖石

筇竹杖贈天聖長老

胡穆仲先生挽詩

贈永清曹顯祖縣尹

贈鄭之僑

耒鶴亭

大都遇平江龍興寺僧閒上座話唐墓母潛宿

龍興寺詩因次其韻

李太白酒樓

送濯伯玉雲南省都事

題趙敬甫侍御祖德詩

獲周豐鼎

贈節軒侍御

兩

寄題陸振之與間堂

次韻觀復表兄見簡

故兩浙運使李公挽詩

送張夢符郎中還朝

送董叅政赴召

授贈刑部尚書不忽木公

送夾谷公不省陝西

秋日即事

元日朝賀

奉贈平章李相公十韻

題楊司農宅劉伯熙畫山水圖

律詩七言

和姚子敬秋懷五首

聞擣衣
登飛英塔

岳鄂王墓

谿上

次韻劉父無逸遊南山作

次韻子俊

次韻本齋先生即事

次韻信仲晚興

次韻王時觀

錢唐懷古

次韻舜舉春日感興

紀舊遊

次韻章得一同原父姪遊蘭澤

見章得一詩因次其韻二首

奉和帥初雨中見贈

次韻帥初

多景樓

東陽八詠樓

金陵雨花臺遂至故人劉州高墓

登眉亭

海上即事

贈周景遠田師孟

送李允謙赴行臺治書侍御史

送劉天錫鎮守鄂州

送縵秀才教授真州

送闍子靜廡訪浙西

次韻左轄相公

次韻左轄相公奉寄行臺中丞徐公

送孟君渡信州提管

追挽宋漢臣副使

欽誦

世祖皇帝聖德詩

送吳師可提管汀州

李仲淵求其弟林行萬竹真詩為賦一首

王氏節婦

和姚子敬韻

趙子敬御史志養堂

至尤康辰繇集賢出知濟南暫還吳興二首

初到濟南

劉端甫御史見和前詩次韻答之

次韻端甫和鮮于伯幾所寄詩

春日送廉訪監司赴都

送劉安道指揮副使還都兼寄李士安學士

釣突泉

繼鄭鵬南書懷

驚秋

德清閒居

題山堂

醉後同張劉父清風樓聯句

和鄧善之九月雪

第五卷

次韻子敬懷王子慶往吳中

律詩七言

海子上印事與李子構同賦

重用韻

次韻西雲長老贈周仲和

送杜伯玉四川行省都事

次韻李秀才見贈

人日立春

送岳德敬提舉甘肅儒學

送蕭萬戶鎮閩州

留別潘王

德昌恣管雪後見過而余適往德清別業歸未

承惠詩之筆奉和

三日後再雪德昌渡枉騎見過既而渡和前篇

見贈輒亦次韻

己酉九日朝拜喜晴恣管次前韻見教渡和一

首

遊烏鎮次韻千瀨長老

贈張進中筆生

贈放烟火者

挽洞霄章耕隱

題溫雪峰詩蹟

次韻龐夷簡禮部

論書
盧彥威用韻見贈亦渡次韻

寄題保定杜處士晚翠樓

贈張德玉

歲晚偶成

勝槩樓

次韻杜浩卿詠所藏研

送史恣管廩訪江東

贈脫帖木兒恣管

壽平章李韓公

鶴歸亭

挽道士危功遠

送柳湯佐懷益恣管

送吳真人謁告歸為二親八十一壽兼降香名

山

老態

絕句五言

題秋山行旅圖

題高彥敬樹石圖

題萱草蛺蝶圖

題米元暉山水

黃葵詞

題孫安之松楸圖

題太白酒缸圖

題彦敬越山園

寄題真空明遠亭

獨夜

因禪師挽詩

題李仲賓野竹園

天冠山題詠二十八首

玄洲十詠寄張貞居

題仲賓竹

題周秀才此山堂二首

曉起聞鶯

絕句六言

黃清夫秋江釣月圖

題孤山放鶴圖

題王子慶所藏大年墨鴈

絕句七言

初至都下即事

送王月友歸杭州

清勝軒

浮玉山

鄣南山中

奉和本齋先生午日絕句二首

采桑曲

題東野平陵園

次韻劉父即事

戲題僧維堯墨梅

題范蠡五湖杜陵沈花圖

梅花

酬羅伯壽

題蒼松疊岫圖

送王子慶治檄潮東收郡縣圖籍

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仇仁父

以畫寄高仁卿

題驥聖予山水圖

杭州雨中

題秋胡戲妻圖

題舜舉折枝花

懷德清別業

過嚴陵釣臺

部中莫歸寄周公謹

送山東廉訪照磨于思容

絕句

喜晴

簡王搏霄乞夫容杏

都南張氏園寓居

和韓君美二絕句

金山

蘇州

題所畫梅竹贈石民瞻

題所畫梅竹幽蘭水仙贈鶴皋

和景杜雪中即事

送黃景杜

偶成絕句二首奉懷宋齊茂學士田師益省郎

東城

湖上莫歸二首

春日慢興

題宋銳雪景

即事三絕

又

牧牛圖

題孫管長瀟圖

題山水卷

詠史

題群仙詩

宮中口號

自警

劉時濟歸來堂

宿五華山懷德清別業

留題惠山

徐敏父龍湑山仙岩聞雞鳴寄玄卿二首

題茗齋絕句

題四畫

偶得靈璧石筆格

題彥敬畫二首

第六卷

即事二首

贈彭師立二首

雜著

樂原

琴原

五柳先生傳論

夷齊說

趙郡李氏世譜

序

書古今文集注序

印史序

贈趙虞卿序

送吳幼清南還序

送凌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第一山人文集叙

陳子振詩序

薛昂夫詩集序

左丞相公注唐詩鼓吹序

皇朝字語觀瀾細目序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劉孟質文集叙

南山樵吟序

古今歷代啟蒙序

玄武殿書序

清權齋內幕序

葉氏經疑序

關里譜系序

高惟正吳山紀實詩序

第七卷

記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縮軒記

默齋記

明肅樓記

宛州前進士題名記

賢樂堂記

大雄寺佛閣記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聖宮記

南溟道院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碑銘

大元勅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

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

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

國公謚文定公神道碑銘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

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康里公碑

程氏先塋之碑

郝氏先塋碑銘

第八卷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趙君謙南墓碣

杜氏新塋之碑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志銘

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址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志銘

田氏賢母之碑

先侍郎阡表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志銘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謝君墓志銘

有允故徵士王公墓志銘

任州實墓志銘

義士吳公墓銘

第九卷

碑銘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田師益墓志銘

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陳公碑

故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商

議通正院事領太史院事斬公墓志銘
尤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濮君墓

志銘

勅賜玄真妙應消德慈濟元君之碑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柱公碑

勅建大興龍寺碑銘

大尤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臨濟正宗之碑

第十卷

制

資善大夫隆禧院使文著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曾祖母

祖父

祖母

父

母

章佩丞黑黑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祖父

祖母

父

母

中奉大夫殊祥院使執禮和台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曾祖母

祖父

祖母

父

母

母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大司徒徽政院副使領將

作院事張九思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制

故行軍千戶權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戶賈輔

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武威郡公謚

武毅制

故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賈文倫贈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祁國公謚通敏制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重事遙授中書右

丞相宣徽使知樞密院事領中正院事奎

頭封淇陽王制

交趾批荅

御試策題

贊

李士弘真贊

參政郝公畫像贊

雪樓先生畫像贊

魯國文貞公廉里不忽木畫像贊

長春宮孫真人真贊

申伯祥畫像贊

張宗師畫像贊

夏真人真贊

趙子敬真贊

中峰和尚真贊

銘

周待制致樂堂銘

題跋

書吳芻清送李文卿歸養序後

七觀跋

題如上人詩集

閣帖跋

洛神賦跋

樂府

浪淘沙

太常引

南鄉子

水龍吟

虞美人

江城子

蝶戀花

點絳脣

水調歌頭二

虞美人

後庭花

浣谿沙

月中仙

萬年歡二

長壽仙

太常引

人月圓

木蘭花慢二

松雪齋文集目錄終

至元後己卯花谿沈氏伯玉刊于家塾

松雪齋文集卷第一

賦

吳興賦

倚與休哉吳興之為郡也蒼峰北峙群山西迤龍騰獸舞
 雲蒸霞蔚起造太空自古始雙谿夾流躡天日而來者三百
 里曲折委蛇演漾連漪束為碕灣匯為湖陂泓沚潏激百
 尺無泥貫乎城中縉于諸岵東注具區渺渺潏潏以天為
 隄不然誠未知所以受之觀夫山川曠發照朗日月清氣
 焉鍾沖和攸集星列乎斗野勢雄乎楚越神禹之所底定
 泰伯之所奄宅自漢而下往往開國洎晉城之攬秀據實
 沿流千雉面勢作邑是故歷代慎牧必揄大才選有識前
 有王謝周虞後有何柳顏蘇風流互暎治行同符皆所以
 宣上德意俾民懽娛況乎土地之所生風氣之所宜人無
 外求用之有餘其東則塗泥膏腴畝鍾之田宿麥再收稂
 稻所便玉粒長腰照筥及箱轉輸旁郡常無凶年其南則
 伏虎之山金蓋之麓浮圖標其巔蘭若極其足鼓鍾相聞
 飛甍華屋衡山絕水魯史所錄盤紆犬牙波澤相屬蕪葭
 狐盧鴻頭荷華菱芡鳧鳥次雀蒲軒于四望弗極焉可勝數
 其中則有魴鯉鱠鱠頭白小鱸鱖膾餘醢鼈龜鼈鼈有蛟
 龍焉長魚如人歡浪生風一舉百鈞漁師來同內罟笮簞
 罟汕是工鳴榔鼓柁隱然商宮巨細不遺喻嗚喟曰亦
 無窮其西則重岡複嶺領川原是求其北則黃龍瑤阜之洞
 玲瓏長壽之塢縣水百仞既高且阻砦砦嶽嶽磊磊砢砢
 惟石萬數旅乎如林其高陵則有楊梅棗栗楮梨木瓜橘

柚夏孕枇杷冬華槐檀松柏椅桐梓漆之屬文竿綠竹篠
 簞雜遘味登俎豆才中宮室下逮新橋無求不得其平陸
 則有桑麻如雲郁郁紛紛嘉蔬含液不蓄長新陸伐雉兔
 水弋鳧鷹舟楫之利率十過半衣食滋殖容容行既樂
 且庶匪教伊慢於是有所搢紳先生明先聖之道以道之建
 學校立庠序服逢掖戴章甫濟濟多士口躡于古迺擇尤
 日用量幣尊玄酒陳簋蓋選能者秉周禮贊者在前獻者
 在後雍容俯仰周旋節奏成禮而退神人和右當是之時
 家有詩書之聲戶習廉恥之道辟雍取法列郡觀效誠不
 朽之盛事已或者難曰自古論著之士曷嘗不識人物紀
 風俗哉夫人才者濟時之具而風俗者為治之質也今子
 徒摭撫細碎排比貨食高談不切炫耀自飾莫大於斯二
 者願乃略而弗錄雖文奪組鑄聲諧金石竊為子不取也
 僕應之曰否子獨不聞夫子之言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今年且千載地且千里人物之富胡可殫紀史冊畢書可
 無贅矣若乃風俗之隆汙在為政者之所移易又弗可泯
 而定著也夫吳雖不在江左嘗被至德之風矣且吾聞之
 風行而草偃日中而表正上行下效置郵傳命辟若季子
 為守言游為令以仁義為化禮樂為政鎮以不貪之寶喻
 以不言之信即刑可使不用俗可使益盛方將選穀朴於
 上古孝休祥於庶徵今美則美矣又可遂以為定乎於是
 難者唯唯逡巡而失意

求友賦答袁養直

思古人之不可見乎心鬱結而不舒登高丘而遠望兮獨

歎慨乎增歎波洋洋其汜濫兮欲濟而無航膏吾車而孤
 往兮山驚乎其蒼蒼四顧聞其寂寥兮思蹇產而不錄采
 衆芳以自娛兮聊假日以媮樂寧長洲之夫容兮孽大澤
 之蘭蕙擷江離之秀穎兮結秋蘭以為佩世俗方尚同兮
 余獨異乎今之人謂蘭蕙為不芳兮鬢眉枉之以善媿衆
 不可以戶說兮庶年歲而觀閱變心以從俗兮而吾又不
 忍俟朝陽之鳴鳳兮企空谷之白駒何駕駘之衆多兮騷
 雀紛其瞿瞿寧飢渴以需時兮恥屬饜乎腥腐古道久其
 弗繼兮吾惕焉為此懼何美人之好脩兮獨與余其同心
 懷余以厚德兮遺余以好音世固有同居而不察兮何千
 里而能同亂湘江之滔滔兮涉遠道以相從觀清揚之信
 美兮懷盛年而莫當子濯足於東海兮晞髮乎扶桑吸沆
 瀣以為飲兮食朝霞以為糧被列星之粲爛兮抱明月之
 夜光駕青雲而高駝兮鳴和鸞之鏘鏘擾蒼龍使挾輶兮
 服白虎以驅不祥願發軔其勿亟兮聊弭節而抑志指黃
 昏以為期兮夫孰遠而弗至亂曰庶鳴吻吻猶求友兮曾
 謂斯人不如物之知兮獨行無儔吾將與子為類兮

統扇賦

炎暑時至陽鳥怒飛金石為流白汗沾衣候吹纖條迤邐
 南扉玉枕徒設桃笙安施旁皇躑躅不知所為於是裂輕
 紉兮似雪製圓扇兮如月光搖懷袖涼生毛髮起遐想於
 青蘋引清颺于天末蕭然襟帶凜其絳葛醒人肌骨裊歔
 如脫須臾或離中脘為熱始造物者欲解民之愠假人力
 以為之不然豈天時之可奪也復有題詩欣賞因書寄絕

障輕塵以寄恨揚仁風而言別或畫乘鸞之女或誤成蠅
 之華白羽離礎而自愧蒲葵比方而知劣及乎商氣應麻
 民夷玉露降兮百草金風生兮桂枝羅衣重拂秋蘭復菲
 孤螢冷照寒蟬暗啼葉拍簷簷綢綳綳班班姬形中道之
 怨江淹賦零落之詩嗟夫用舍有時出處有宜惟人亦尔
 於物矣疑彼孤貉之御冬豈當暑而亦悲苟竹箴之任道
 願竦時乎安之伊聖賢其不可見兮之二人又何知

倚竹賦

倚倚倚竹不卉不蔓非草非木操挺特以高世奕蕭洒以
 拔俗葉深翠羽幹森蒼玉孤生太山之阿千畝渭川之曲
 來清飈於遠岑娛佳人於空谷觀其臨曲檻俯清池色侵
 雲漢影動漣漪蒼雲夏集綠霧朝霏蕭蕭雨沐暮風披
 露鶴長歌秋蟬獨嘶金石間作笙竽誰吹若乃良夜明月
 窈夕積雪掃石上之陰聽林間之折意參太古聲沉窅沈
 耳目為之開滌神情以之怡悅蓋其嫋秀碧梧託友青松
 蒲柳慚弱桃李羞容歌籊籊於衛女詠淇奧於國風故子
 猷吟嘯於其下宣仲息寔乎其中七賢同調六逸齊蹤良
 有以也又况鳴嶰谷之風化葛陂之龍者哉至於虛其心
 實其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吾以是觀君子之德

赤兔鶻賦

皇慶元年
 上賜大都留守臣伯帖木兒白兔鶻一翎翮皓潔白雪同
 故至迨祐九年凡三籠而毛羽變赤光采艷奕異於
 尋常搏擊勇鷁加於疇昔雖老於五坊者亦不知其

所以然豈若君子進於德以潤身者耶公既寫其形
質集賢侍讀學士臣趙孟頫為之賦其詞曰

猗鷲禽兮出

金門賜貴臣兮示殊恩色霜雪兮耀前軒解條鏡兮縱平
原孤兔駭兮不及奔庶年歲兮毳如瑞祭晨霞兮炫朝暉
副氣勝兮肆飛騫德愈進兮義愈敷炯雙眸兮睨乾坤

松雪齋文集卷第一

松雪齋文集卷第二

古詩

古風十首

詩亡春秋作仲尼蓋苦心空言恐難託指事著以深大義
炳如日萬古仰照臨鳳鳥久不至楚狂乃知音愁來不得
語起坐彈吾琴

周衰有戰國紛紛極荆秦黃金聘辯士駟馬迎從人朝為
刺骨讐莫作歎血親終然智力屈奉身俱入秦

相如賦大人出語頗奇恠飄然凌雲意過耳誠一快詩言
入無際自覺塵俗隘安知翻成勸何用名為戒

自有天地來蓬萊幾清淺人生空鬪首舉世誰得見瑤臺
在何許渺渺烟波遠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轉

絕代有佳人被服綺與紈鬢眉秀聯娟吐詞馥若蘭清歌
啓皓齒瑤琴發哀彈一彈再三歎聽者涕沈瀾借問誰家
子為言本邯鄲

秋風吹庭樹故葉紛以隊明月耿夜長草虫促經緯四序
苦不淹少壯何足貴展轉凌展轉寤寐不能寐昔為閨中
秀今作市門鄙豈無膏與沐甘心得憔悴

山深多悲風日莫愁戒心玄雲降寒雨松柏自哀吟人生
百年後奄然閔重陰念此亦不樂天路何由尋仙人倥傯

輩消搖在青岑奈何不尔思委命重黃金

海山有奇樹繁繁珊瑚枝由來植物性無脛可推移如何
石氏子樹之白玉墀洛陽經幾戰金谷久荒夷空令千載

下聞者為傷悲

烈風號枯條落葉滿周道原野何蕭索川流亦浩浩離居日以遠懷思令人老功名會有時生世苦不早願瞻靡所聘憂心怒如擣

浮雲何方來不知竟安之飄颻隨風去汗漫以為期自昔功名士往往事驅馳白駒空谷中誰能加繫維皎皎難見容翻受世妍媸虛名誠無益不見斗與箕

有所思

思與君別來幾見夫容花盈二隔秋水若在天一涯欲涉不得去茫茫是烟霧汀洲多芳草何心采薜杜青鳥翻雲間錦書何時還君心雖匪石祗恐凋朱顏朱顏不可伏那能不惆悵何如雙翡翠飛去蘭苔上

和子俊感秋五首

秋至倏廿日天宇豁然清涼颺且夕至林木發商聲良辰不戒與慨然心自驚古人久已逝念之動中情苦心嬰世患只博身後名今我將無同庶渡得此生

明月照北林翩翩棲鳥翻虛室當靜夜幸絕人事喧念子已獨寐無人相與言吾生性坦率與世無競奔空懷丘壑志耿耿固長存何由持此意往與巖鄰論

披衣步中庭仰視河漢白寓形天地內聊渡度朝夕仲尼諒非愚皇皇不暖席履運有異同喟然慨今昔丘園豈云遠終當期屏迹日月馳騫去鳥影飛過隙歸休盍不早胡為受形役

微霄暖高宇輕颺弄微涼天氣政尔佳撫已徒自傷今日非昨日荏苒嘆流光幾見春鳥鳴已渡啼寒蟄一時良亦

短萬世則為長

白露泫然隊草木日以凋閒居無塵雜日薄風慚慚登高寓我心葵扇欲罷搖感時俯逝水回睇仰層霄松喬在何許高蹈不可招願言從之遊懷古一何遙

詠懷六首

皇天分四序寒暑互推移如何當秋夕愴怛令心悲寒蟬寂無聲翔鷹紛南飛西風一披拂草木失華滋不惜鷄鵲鳴但傷衆芳萎徘徊白露下鬱邑誰能知

美人涉江來遺我雲和琴朱絲絃五轡古意一何深長歌和清彈三歎有遺音逸響隨風散高高不可尋奈何俚俗耳折楊悅哀謠此道棄捐久沉吟獨傷心

明明秋夜月流光照羅帷隱憂從中來起視夜何其草虫催杼軸扎扎鳴聲悲良人遠行役萬里歸無期予髮已曲局膏沐久不施迴身入閨房愁思當告誰獨有中宵夢遙遙為君馳

蒼天高無極大川廣且深下有沉潜魚上有冥飛禽先民莫不逸我獨懷苦心抒情作好歌歌竟意難任

陵苔何青青上蒙松與柏一時良亦好歲晚竟誰得人無金石壽生年不盈百何為慕榮祿抱此長戚戚

蘇粟在中原夫人能采之無為百憂歡樂當及時今日忽已過來日非所知有酒且復飲既醉歌今儀

詠逸民十一首

自古逸民多矣意之所至率然成詠聊與同好時而歌之耳

鳳凰覽德輝奮翅翔千仞矯矯孤竹子求仁斯得仁於心
有不厭視世等埃塵俯仰志不屈又不辱其身聖言一以
宣萬古無緇磷誰言首陽山卓與嵩華隣示山中穢媿
爾肉食人

勞生本非情祿任吾不苟古來畎畝間亦有沮溺叟依依
偶耕心千載思尚友中道世所難狂狷誠足取如何絕代
下相知不忠厚仲尼不復作斯懷向誰道

駟車秣駑馬吾將適齋園聞有管連子似儻好奇畫一談
秦師走再說聊城拔功成不受賞高舉振六翮布衣終其
身豈復為世侵茫千載遠安往訪遺跡躊躇東海上向
風長太息

四時相代謝榮耀何足恃瓜田引新蔓不見槐與李知士
解其會遇坎當復心邵生故秦吏乃亦睹茲理賢哉感我
懷三歎不能已

子真初亦仕歲晚乃逃之區區南昌尉上疏忘其甲忠言
不見用耿耿當告誰飄然棄妻子終身與世辭抱關甘貧
賤所貴莫我知至今九江墳清風激群黎神仙信茫昧此
士獨不疑孤雲無定在逝水何時歸遐思一矯首悵望無
由期

悠悠空山雲泱泱長江流廊廟意不屑山澤聊淹留故人
在天位高步追巢由豈曰子無衣幸若被羊裘東京多節
義之子乃其尤窮居雖獨善輔世豈不優

汪汪千頃陂不為人濁清道周言行表蕩然無得名誰言
牛醫兒乃是人中英當時無間言後世流德聲思之不可

見使我鄙吝朗淳風久已漓此意豈復存時無君子者雖
賢寧見稱

南州有高士食力事耕稼優游聊卒歲亦不隘大木
行欲顛縛纒豈足賴何為諸老翁棲棲不違舍斯言非無
見明哲自高邁誰能縣一榻待子來稅駕

鹿門何亭亭下有辟世賢鳳鶴隱中林卧龍蟠其淵一朝
起高翔斯人獨深潛功名不可為我志久已安一聞耆舊
傳使我心悠然

黃鶴羽翼長一舉思千里勿安本中原棄符走東海舉世
方尚同遠引存吾志流風漸異俗敦禮化鄰鄙子魚平生
友胡乃不相委

塵事非所便田園久見招歸來三逕中蔚長蓬蒿雖有
荷鉏倦濁酒且自陶茫茫大化中委運將焉逃唐虞去已
遠由來非一朝絮絮霜中菊采采忘其勞

歲暮和劉父雜詩四首

窮陰結嚴寒玄景閱微陽蘭蕭同憔悴隱惻我中腸美人
彈玉琴繼之歌清商絃急聲未已知子意獨長陽春時未
至此曲徒悲傷

矣王處荆山林木生光輝樂之獻凡目棄置亦其宜如何
和氏子涕泣有餘悲古來賢達人不為毀譽移被褐懷至
寶寧懼不我知待買未能信韞藏誠可師

驚颺吹白日流光忽蹉跎登山采衆芳荆蕝一何多迷途
幸未遠回車且委蛇黃鶴志四海雀鷄將如何
肥馬黃金鞍輕裘華且鮮鴟來從橫馳意氣何翩翩朝為

人所慕夕已為世憐此道固應爾禍福非虛言生當稱善
人死當謚為賢勿羨李毗子狂馳終百年

贈道隆上人

辟俗無所之步尋招提遊類垣蔽蓬艾破屋壞不脩老僧
俗念淨靜坐百不憂浮雲有逸能止水無急流乃知我輩
人苦受世累囚竭來得此地稍覺心休窓前幾叢菊青
蕊亦已稠愛之不忍采留作山房秋何當移四松伴汝成
清幽南岡與北領路近頗易求他年風雨夜來聽龍吟愁

遊南山憩山下人家和人韻

驅馬南山陽下馬望絕巘解衣坐盃盃言就蓬廬僂非無
攀援力與盡自應返天高曠風息木落歲華晚勢阻之遐
觀趣得心自遠不有君子詞何用拏繾綣

東郊

晨興理孤榜薄言東郊遊清風吹我衣入袂寒颼颼幽花
媚時節弱蔕依寒流山開碧雲歛日出白烟收曠望得所
懷欣然消我憂中流望城郭葱蔥佳氣稠人生亦已餘患
養要須周約身不願餘尚忍之所求且當置勿念乘化終
歸休

春後多陰偶成三首用浚無逸來韻

日出晨景澹散髮步中庭仰見濯濯柳春風暢人情茲晨
豈不佳誰能定陰晴人生亦良脆疲勞竟何營萬事可撥
遣舍道焉求成

掛起向社窓一室可棲遲取詩三百篇一一絃歌之古道
豈為遠先師不吾欺嘉戒有良朋所志共在茲適意聊娛

樂過此非所知

仲春忽已過四序隨流波水深不可厲苦雨一何多田園
頗在念春事今如何沉憂亦無益言笑復言歌

曉起川上贈友

明發不能寐獨步柳陰中秋色方浩蕩晨光乍曠曠爍爍
川上日蕭蕭樹間風葛巾吹欲墮纖絳已無功感彼歲月
駛悟此人世空悠悠竟何補山林情所鍾終期抗高志駕
言從赤松

遊弁山

我欲到斯境歲月良已深今晨為茲遊疇我夙昔心悠悠
岡坂長慄風雲陰微雨迫短日飄然灑衣襟妻欲還吾
駕去意復難任道遙得所止林竹自蕭森素琴不須彈山
水有清音邈在樊籠外塵想何由侵況懷真絕理去此將
焉尋他山豈不好聊尔非所欽

二月二日尊經閣望郊外山水二首

朝登西北樓遐景舒我懷嘉微晨光動窈窕春增華草木
罕悴色山川一何佳悠然斜川意千載與我諧及茲春服
成言詠樂無涯此理將不泯棄之良可嗟

日出群動作雞犬亦復喧渺渺孤舟發翩翩棲鳥遷先師
有明訓政在善利間結髮事詩書於今益可憐况茲去古
遠淳風未易還吾行亦聊尔一覽可忘言

次韻舜舉四慕詩

子哲有高志悠悠然舞雩春接輿諒非狂行歌歸隱淪周也
實贖士天地視一身去之千載下淵明亦其人歸來社窓

裏勢屈道自伸仕止固有時四子乃不泯九原如可作執
鞭良所欣

春思

春柳黃如鷺春風揚綠波美人在何許忽若阻山阿繁條
弄白日常愁歲蹉跎懷思鬱不舒佳期將奈何良辰難驟
得臨風空浩歌

雜詩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歲月忽如茲嚴風
動高林百草具已萎人生況有侵憂患乃其宜棄捐勿復
念出入由化機安得松喬術邈與世相違

寄題石之此靜軒

卜居無喧寂尚論心所宗山林苟不靜亦與朝市同聞君
南窓下寄傲樂無窮曲肱有餘魏戰勝紛華中好風從何
來吹子庭前松清琴時一彈濁酒尊不空頗恨道里賒不
得往相從人事矧好再我心何時降

廡山曉行

曳杖行墟曲蒼茫晚色分凝霜被原隔葛屨非昔聞新松
夾道周宿草冒高墳日月迭而逝死生安足云輕舟汎寒
流悵望廡山雲世固不可辟斯人本同群緬焉心如結詠
言著斯文

奉和本齋先生首夏即事

天道雖不言坐覺四時行鵲鳴庭前陰燁二枝上禁間居
有真趣曲肱寄餘情仰視浮雲翔俯聆時鳥鳴道勝心自
怡松喬可齊齡惜哉無白酒為公稱兕觥

贈趙彥師

客從北方來道遙江湖間頗影空自愛不見欣戚顏奕秋
去已遠神觀一朝還惜無雙白璧尉子行路難翩翩雲中
鶴孤高香難攀長懷紫霞客引袂入名山

題董元溪岸圖

石林何蒼蒼油雲出其下山高蔽白日陰晦復多雨窈窕
溪谷中澶回入洲渚冥冥覆枕居漠漠鳥鴈聚幽居彼誰
子孰與玩芳草因之一長謠商聲振林莽

贈別夾谷公

驅馬涼隰間經時不遑休昔來日在斗今去麥已秋王事
有埤益宴安非所求翩翩展風翼一舉逝莫留誰令匏瓜
繫自懷離別憂

青蕙蘭花含蕊在中林春風不被拂胡能見幽心相去
千里餘會合大江南北席談自古知我一何深此別雖非
遠懷思渺難任公其愛體素尚無金玉音

題舜舉小隱圖

有水清且泚泚泚石間樂哉三子者在澗歌考擊流波
牽弱縷輕颺動文竿信無吞舟魚我志匪魴鰈勿言隱尚
小神情有餘閑高士不可見古風何時還

趙村道中

朝出南郭門遙指西山陰馬蹄與石闕宛轉愁我心溪谷
莽回互寒風振穹林黃葉洒我衣岩泉走哀音淒淒霜露
降窳思浩難任人生亦何為百年成古今華堂昔燕處零
落歸丘岑況復不得保悲來淚沾襟

昔年干戈動兵塵暗三吳長江已無險智勇亦難圖築壘
依平山謀國一何愚楨幹群林空遺北莽丘墟至今蓬蒿
下猶有白骨枯天陰萬鬼哭慘慘荒山隅興亡自有數不
敢問何如獨憐野菊花立馬為躊躇

奉洲戴帥初架閣見贈

仙人海上來遺我珊瑚鉤晶光奪凡目奇采耀九州自吾
得此寶晝玩夜不休生世勿恨晚及與斯人儔惜哉無瓊
玖可以結綢繆世德日下衰古風向誰求鬢眉亦何有空
受報女仇適俗固所願違已良足憂感子贈言意再拜涕
泗流安得騎麒麟從子以遠遊

吾愛戴安道隱居絕埃麻禪琴聊自娛書畫又絕倫豈無
名我者已矣非所欣昔我道剡中山川自清新是時夜雪
霽懷哉見其人常欲以暇日慷慨為寫真之子有祖風千
里響曾然錄我徒蘇李後敢言筆墨神坐之盤石上俗物不
得親微君動高興此意當誰陳

桐廬道中

應憇山水郡行行襟袍清兩崖束滄江扁舟此宵征卧聞
灘聲壯起見渚烟橫西風林木淨落日沙水明高旻衆星
出東嶺素月生舟子棹歌發含詞感人情苦不遠東
山有遺聲豈不懷燕居問書趣期程優游恐不免驅馳竟
何成我生悠悠者何日遂歸耕

張詹事遂初亭

青山繞神京佳氣溢芳甸林亭去天咫萬狀爭自獻年多
嘉木合春晚餘花殿雕闌留戲蝶藻井語嬌燕退食鳴玉

珂友于此終宴鐘鼓樂清時衣冠集群芳朝市塵得侵圖
書味方遠紛華雖在眼道勝安用戰初心良已遂雅志由
此見何事江海人山林未如願

送周正平學士致仕還里

關吏晨啓門僕夫戒首途祖道京城南喜色動闈闈任宦
非徒榮出處貴合義公今雖未耄進退有餘地高蹈激流
俗清風律朝廷增秩仍維祿

聖明優老成道遠乘棹間年高德矜卻紅顏醉春酒白髮
照晴昊兩疏真勇決四皓甘隱淪漢史不專美古今凡幾
人青牛當南游紫氣已先路我欲強著書懷哉未能去

寄鮮于伯幾

廊廟不之才江湖多隱淪之子稱吏隱才高非衆鄰脫身
軒冕場築屋西湖濱開軒弄玉琴臨池書練裙雷文擊周
鼎康鳴娛嘉賓圖書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賦詩凌鮑謝往
往絕埃塵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囿中四度京
華春澤雉歎畜樊白鷗誰能馴

送程子充運副之杭州

益為生民食日用猶水火雖非飢所急一日無不可但令
商賈便那復愁國課數年人壞法貪欲肆偏頗利多歸私
室民始受益爾來又計口強致及包裹摧酷飽滿漣征
商劇遮邏東南民力竭此事非細瑣

朝家更政化選擇堪負荷君為尚書郎精白色瑳瑳明當
戒行李往理吳越柅君無別語編戶要安妥湖山多勝
處亦可供宴坐談笑尊俎間佳釐滿江左

贈茅山梁道士

名山標勾曲秀領蔚層雲層雲散浩彩中有三茅君度世
三千秋流芳浩無垠丹光耀朱陽琴心傳玉文司命播萬
物數家道人群學道得曠士采真遺塵氛贈我書一編清
謠吐奇芬筆耕亦已勤寸田要鋤耘靈臺聲絳闕黃雲覆
鼠蠹內觀神自照衆言一何紛平生山林意獨往乃所欣
攀援桂樹枝采擷芝蘭薰靜與木石居遊則侶藤蘿松柏
無冬夏烟霞自夕昕軒冕或挂枯綺語徒羶葷大道返尔
朴至哉吾師云冥冥紫霞想湛言久不聞聆我歌洞章判
然仙凡分

罪出

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云然見事苦不早平生
獨往願丘壑寄懷抱圖書時自娛野性期自保誰令墮塵
网宛轉受纏繞昔為水上鷗今如籠中鳥哀鳴誰復顧毛
羽日摧槁向非親友贈蔬食常不飽病妻把弱子遠去萬
里道骨肉生別離丘壠誰為掃愁深無一語目斷南雲杳
慟哭悲風來如何訴穹昊

次韻齊彦學士中秋雨後觀月

卧衲窈微官俯仰百憂集安知中秋至但見明月出蕭蕭
雨新已涼氣澄霽夕青旻羅躔尾摩若珠與躡小虫鳴草
根萬物皆自適而我獨何為矯首望南斗愁來無端倪撥
去終不釋人生莫不樂杯酒會鄰戚高歌雜清唱起舞屢
鳴瑟閉戶且復眠空尊何由酌

秋日錦櫻為繼卿作

灼灼庭下花霜餘發春妍眾卉方具腴穠芳獨媽然主人
遠方來一咲清尊前植物豈無情有開容必先造化寓深
意嘉與後人傳

聽姜伯惠父彈琴學阮

姜子早聞道澹然遺世榮藝花有生意焚香無俗情時抱
琴與阮彈作松風聲曠昔江湖間久已知子名安知十年
後一咲成合弁是邦山水秀照人肌骨清願子石泉上為
鼓一再行因之洗吾耳遂欲濯塵纓

題洞陽徐真人萬壑松風圖

謾謾松下風悠悠塵外心以我清淨耳聽此太古音逍遙
萬物表不受世故侵何年從此老辟穀隱雲林

自釋

君子重道義小人貴功名天爵允自尊世紛何足榮棄除
有至理此重彼自輕青松與蔓草物情當細評勿為蔓草
蕃願作青松貞

禱雨龍洞山

蒼山如犬牙細路入深谷絕壁千餘仞上有凌雲木陰崖
不受日洞穴自成屋蕭森人跡少蒼蔚獸伏伏雲林互隱
映澗道相迴復翔禽薄霄霄鳴鳥響岩岩曲臨橋濯清颺及
井漱寒玉神物此淵潛愆陽有析祝風滿慙善教吏儒恥
厚祿慙懷塵外想獨往疑有桔過幽難久居濟勝之高躅
策馬尋故蹊歸樵相迓

送石仲璋

霜風何淒厲蘭蕭同枯萎念此鼻為酸惻愴中心悲由來

無醜好報女娥蛾眉數畧困巨魚鹽車厄天駢况漫值愁
仇貝錦成禍機俯首無所訴道聽聽所為向非知己者雖
死誰明之君子有行後會在何時欲別不敢往瞻望涕
漣而援筆撫我心為公吐此詞

題桃源圖

戰國方急爭羸秦漫狂怒冤哉魚肉民死者不知數斯人
逸空谷是殆天所怒山深無來迹林密絕歸路艱難苟生
活種蒔偶成趣西鄰與東舍雞犬自來去熙熙如上古無
復當世慮安知捕魚郎延緣至其處遙遙千載後緬想增
慨慕即今生齒餘險絕悉開露山中無木客川上靡漁父
雖懷隱者心槐涼在何許况茲太平世堯舜方在御干戈
久已戢老幼樂含哺田疇畢耕耨努力勤執樹毋為問迷
津窟探事高舉

題歸去來圖

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淵明賦歸來佳處未易言後人
多慕之效顰惑豈妍終然不暇去俛仰塵埃間斯人真有
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採黃華霜中解弁官亦易耳忍
館北窓眠撫卷三歎息世久無此賢

題李伯時尤祐內廐五馬圖黃太史書其齒毛

五馬何翩翩蕭洒秋風前君王不好武藹粟飽豐年朝入
閭闔門莫秣十二閑雄姿耀朝日滅沒走飛烟願盼增意
氣群龍戲芝田駿骨不得朽託茲書畫傳誇哉昭陵石炭
久當頽然

酬滕野雲

滕君本臞儒肝膈是清氣賦詩多秀句往往含古意大誇
江山美一洗塵土翳平生有詩灑得句時自意尔未荒蕪
甚枯澁常內媿錦綉忽墮前令或喜不寐功名亦何有富
貴安足計唯有百年後文字可傳世雲谿春水生歸志行
可遂間吟淵明詩靜學右軍字但恐君未聞書成無由寄
述大傳丞相伯顏功德

與廢本天運輔成見人庸輿地久以裂車書會富同

先帝昔在御如日行虛空六合仰照耀一方顧顛蒙接鉞
得人傑止戈伐天工鉄馬浮度江坐收破竹功草木紛震
動山川變鴻濛地利不渡險金城何足攻市靡易肆憂兵
無血刃紅軌祇羊歲間伐國究始終老稚感再生遺黎忘
困窮歸來一不取匹馬走北風九城自此一益見
聖世崇大哉

先帝仁允矣

丞相忠嗟我始弱寇弗獲拜此公作頌歌尤勲因之寫吾
衷

送文子方調選雲南

我友文子方其人義如玉高談動卿相惠利厚風俗文章
多古意清切綠水曲紛々鳥鷺群見此摩霄鶴今當使西
南萬里道印蜀銓衡非細事賡俊要甄錄遠人待子來飢
者望苜粟賢勞亦常事但恐期程促馬嘶晨當行草長春
正綠執手臨路歧使我空躑躅

吳真人盧溝兩別圖

驅馬上河梁執手遠別離遠別數千里臨分各相思山川

一何悠去去勿復違高堂有雙親黃髮映眉還家拜堂
下置酒作兒嬉却歸見

天子忠孝兩無虧人生如公少致身貴及時此行將未已
親壽當期願

高氏謹節堂

先聖有明訓見諸庶人章少小誦習之白首不敢忘高子
躬孝弟養親在高堂蕭公三大字岌岌端且莊對之銘座
右凜然肅冠裳謹身用始節節用乃無荒斯言非虛語言
速味自長守此期勿失善積有餘慶

題耕織圖二十四首奉

懿旨撰

耕正月

田家重元日置酒會鄰里小大易新衣相戒未明起老翁
年已邁含笑弄孫子老嫗惠且慈白髮被兩耳杯棹且羅
列飲食致甘旨相呼團樂坐聊慰衰莫齒田畝藉人力糞
糞要鋤理新歲不敢閑農事自茲始

二月

東風吹原野地凍亦已銷早覺農事動荷鋤過相招遲遲
朝日上炊烟出林梢土膏脉既起良耜利若刀高伍徧翻
壟宿草不待燒幼婦頗能家井臼常自操散衣緣舊俗門
運環周遭所冀歲有成殷勤在今朝

三月

良農知土性肥瘠有不同時至萬物生芽藥由地中兼采
向畎畝忽徧西與東舉家往于田勞瘁在尔農春雨及時

降被野何濛、乘茲各布種庶望西成功培根利秋實仰
天望年豐但使陰陽和自然倉廩充

四月

益夏土加潤苗生無近遠湯、冒淺陵荒荒被長阪嘉穀
雖已值惡草亦滋芻君子與小人並處必為患朝朝荷鋤
往薅耨忘疲倦早隨鳥雀起歸與牛羊晚有婦念將飢
午可無飯一飽不易得念此獨長歎

五月

仲夏苦雨乾二麥先後熟南風吹龍臥惠氣散清淋是為
農夫慶所望實其腹沽酒醉比鄰語以聲滿屋紛紛然收穫
踞高廩起相屬有周成王業后稷播百穀皇天貽耒耜長
世自茲卜願言仍歲稔四海盡蒙福

六月

當畫耜水田農夫亦良苦赤日背欲裂白汗灑如雨匍匐
行水中泥淖及腰臂新苗抽利劍割膚何痛楚夫耜婦當
饑奔走及亭午無時暫休息不得避炎暑誰憐萬民食粒
粒非易取願陳知稼穡無逸傳自古

七月

大火既西流涼風日淒厲古人重稼穡力田在匪懈郊行
省農事禾黍何旃、饑以他山石玉粒使人愛大祀須潔
盛一一稽古制是為五穀長異彼梯與稗炊之香且美可
用享上帝豈惟足食人一飽有所待

八月

白露下百草莖葉日紛委是時禾黍登充積徧都鄙在郊

既千庾入邑復萬軌人言田家樂此樂誰可比租賦以輸
官所餘足儲時不然風雪至凍餒及妻子優游茅簷下庶
可以卒歲太平尤有象治世乃如此

九月

大家饒米麵何啻百室盈縱復人力多春磨常不停激水
轉大輪磴碾亦易成古人有機智用之可厚生朝出連百
車莫入還滿庭勾稽數多少必假布算精小人好爭利畫
夜心營、君子貴知足知足萬慮輕

十月

益冬農事畢穀粟既已藏欣望四野空葉枯亦在場
朝廷政方理庶事和陰陽所以頻歲登不憂旱與蝗置酒
燕鄉里尊老列上行肴羞不厭多魚羔復烹羊縱飲窮日
夕為樂殊未央禱天祝
聖人萬年長壽昌

十一月

農家值豐年樂事日熙、黑黍可釀酒在牢羊豕肥東隣
有一女西隣有一兒兇年十五六女大亦可笄財禮不求
備多少取隨宜冬前與冬後昏嫁利此時但願子孫多門
戶可扶持女當力蚕桑男當力耘耔

十二月

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慘淡歲云莫風雪入破屋老農
氣力衰僂腰背曲索綯民事急晝夜互相續飯牛欲牛
肥交藁亦預蓄寒驢雖劣弱挽車致百斛農事極勞苦歲
豈恒稔熟敵知稼穡艱天下自蒙福

織正月

正月新歲歲宜先理農器女工並時興蚕室臨期治初陽
力未勝早春尚寒氣窓戶當與密勿使風雨至田疇耕耨
動敢不脩耒耜經冬牛力弱相戒勤飯飼萬事非預備倉
卒恐不易田家亦良苦捨此復何計

二月

仲春凍初解陽氣方滿盈旭日照原野萬物皆欣榮是時
可種桑插地易抽萌列樹徧阡陌東西各縱橫豈惟籬落
間採葉憚遠行大哉

皇无化四海無交兵種桑日已廣欣望綠雲平匪惟錦綺
謀植以厚民生

三月

三月蚕始生纖細如牛毛婉纏閨中女素手握金刀切葉
以飼之樵紙散周遭庭樹鳴黃鳥發聲和且嬌蚕飢當採
桑何暇事遊遨田時人力少丈夫方種苗相將挽長條盈
筐不終朝數口望無寒敢辭終歲勞

四月

四月夏氣清登大已屬眠高首何昂、蛾眉復娟娟不憂
桑葉少徧野如綠烟相呼携筐去迢遞立遠阡梯空伐條
枚葉上露未乾蚕飢當早歸素心靜以專飭躬備婦事飽
勉當歲年收忙多女伴笑語方喧然

五月

五月夏以半谷鶯先弄屢老蠶成雪繭吐絲亂紛紜伐葉
作薄曲束縛齊榛、黃者黃如金白者白如銀爛然滿筐

昔愛此顏色新欣舉家喜稍慰經時勤有客過相問咲
聲聞四隣論功何所歸再拜謝蚤神

六月

釜下燒柴取繭投釜中織、女兒手抽絲疾如風田家
五六月綠樹陰相蒙但聞綠車響遠接村西東旬日可經
絹弗憂杆軸空婦人脈蠶桑家道當不窮更望時雨足二
麥亦稍豐沽酒田家飲醉倒媪與翁

七月

七月暑尚熾長日弄機杼頭蓬不暇梳揮手汗如雨嬰
時鳥鳴灼灼紅榴吐何心娛耳目往來忘愜懣織為機中
素老劣要細補青燈照夜梭蟋蟀窓外語辛勤亦何有身
體衣幾縷嫁為田家婦終歲服勞苦

八月

池水何洋、漚麻水中央數日麻可取引過兩手長織編
麻幾時織布已復忙依、小兒女歲晚歎無裳布襦不掩
脛念之熱中腸朝緝滿一籃莫緝滿一筐行看機中布計
日漸可量我衣苟已成不憂天早霜

九月

季秋霜露降凜、寒氣生是月當授衣有布織未成天寒
催刀尺機杼可無營教女學紡纒舉足疾且輕舍南與舍
北嚙、聞車聲通都富豪豪華屋貯娉娉被服雜羅綺五
色相間明聽說貧家女惻然當動情

十月

豐年禾黍登農心稍逸樂小兒漸長大終歲荷鋤鑿目不

識一字每念心作惡東鄰方迎師收拾令人學後月日南
至相賀因舊俗為女裁新衣情短巧量度龜手事塞向庶
禦北風虐人生真可歎至老長力作

十一月

冬至陽來復草木潛滋萌君子重其然吾道自此亨父歎
坐堂上子孫列前榮再拜稱上壽所願百福并人生屬
明時四海方太平民無札瘥者厚澤敷群情衣食苟給足
禮義自此生願言興學校庶幾教化成

十二月

忽忽歲將盡人事可稍休寒風吹柴林日夕聲颼颼牆南
地不凍墜掘為坑溝所棄埋其中明年芽早抽是月浴蚕
種自古相傳流蚕出易脫殼絲纒亦倍收及時不努力知
有未歲否手凍不足惜冀免踰寒憂

松雪齋文集卷第二

吳興沈氏華
溪義塾刊行

松雪齋文集卷第三

古詩

次韻周公謹見贈

池魚思故淵檻數念舊數官曹困窶來如入常盡酉蘭書
習期會何用傳不朽十年從世故塵土滿衣袖歸來忽相
見忘此離別久緬懷德翁隱坐美沮溺偶新詩使我和贖
里忘已醜平生知我者頗亦侶公否山林期晚歲雞黍共
尊酒却笑桓公言淒然漢南柳

清勝池上偶成

竹色雨餘碧蟬聲風際清方池含綠水中有纖鱗行浮沉
各異態亦是悅吾情欣賞方自茲庶復得此生

重用韻

孤花色更媚密竹氣自清懷彼橘中樂偶茲池上行榮華
或傷性賞靜可怡情坐久不成起待得月華生

贈韓定叟

蕭三晚雨細浙幽叢響爐溫動餘馥研潤生新賞方欣
情話欵愛此丘園想印事可忘憂胡寧困塵鞅

次韻韓定叟留別

季冬寒氣結晨興懷嚴霜越江不可涉欲涉恨無梁飄
客衣薄烈烈北風涼會少別何多今人心靡忘相去數百
里東西渺相望豈無琴與書撫心獨彷徨鬢毛各已蒼目
視亦茫茫中年別親友作惡固其常安得傳羽翼與子俱
飛翔

擬古

長夜何漫漫寒雞胡不鳴我行在中野霜露上沾纓虎豹
夾路啼熊羆復縱橫我前鬼長嘯我後帝魁颯四顧寂無
人北斗高且明天道誠幽遠吾心空屏營

哀鮮于伯幾

生別有再逢死別終古藹君死已五年追痛猶一日我生
大江南君長淮水北憶昨聞今名官舍始相識我方二十
餘君疑黑如漆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春遊每擊舟夜
坐常便席氣豪聲若鍾意憤籌屢戰談詩雜叫讀議論造
精數魏煌商鼎制駟駿漢馬式奇文既同賞疑義或共析
錦囊裝玉軸妙絕晉唐跡繁然極炫曜觀者咸辟易非君
有精鑿疇能萃奇物最後得玉鈎瑠璃螭盤屈握手傳玩
除歡喜見顏色刻意學古書池水欲盡黑書記往來間彼
此各有得戒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江南君所樂地氣苦
下濕安知從事衫竟卒奉常職至今屏障間不忍視遺墨
凄涼方井路松竹陰真宅乾坤清氣少人物世罕覲緋袍
儼畫像對之淚沾臆宇宙一何悠悲酸豈終極

酬潘提舉

卧病六十日憤憤無一欣時取古書讀那復能知新客從
遼東來一見意自親高談極虛無微言合道真遠宦萬里
外飄然絕埃塵歸來如老鶴咲視世間人胡為肯顧我扁
舟雪溼濱白髮我已老青雲子當伸京師人物園子往無
返巡而戒慵慳久棲遲甘隱論

新秋

夜久不能寐坐來秋意濃露涼催蟋蟀月白澹芙蓉漸覺

練衣薄欲將紈扇慵

秋日言懷

暑退草木蘇綠陰秋更繁玄蟬寂無聲蒼苔已漫宣四序
有代謝人事何足言塵冠久不彈散髮坐前軒俛仰歲云
莫違此負朝暄

送姚子敬教授紹興

我友子姚子風流如晉人白眼視四海清言無一塵結交
三十年每見意自新皎皎白駒瘦華髮無緇磷此行度浙
水言采會稽芹會稽山水勝王謝雅所欣亦有支許儔送
迺為主賓子往訪遺跡棹舡鏡湖濱狂客雖已去高情自
清真以子絕代才數賢可比倫登山渡臨水嘯歌且怡神
時時書寄我用慰情相親

述懷

我性真且率不知恒怒嗔俯仰欲從俗夏畦同苦辛以此
甘棄置築屋龜溪濱西與長松友東將脩竹隣桃李粗羅
列梅柳亦清新漸與市朝遠頗覺漁樵親所謂獨往意白
首無緇磷安知承嘉惠再踏京華塵京華人所慕宜富不
宜貧嚴鄭不可作茲懷向誰陳

慶壽僧舍即事

白雨暎青松蕭颯洒朱閣稍覺暑氣銷微涼度跡落客居
秋寺古心跡俱寂寞夕蟲鳴階砌孤螢炯蕘薄展轉懷故
鄉時聞風鳴鐸

送李仲淵同知眉州

西風吹客衣秋日明遠樹蕭蕭班馬鳴念子明當去人生

貴適意要津何必據佐州亦不惡足展經濟具峨眉山川
秀文俗盛如故喜子過我樂增我驕旅慮匆匆萬里別益
歎相見暮此心如天河隨子西南注

幽獨二首

閑居無與娛幽獨欣有得松翁善嘯歌花女美顏色人生
亦何為耳目皆幻適我今未半百鬢髮早已白牙齒復動
搖行當為去客且盡須臾歡忘言坐若石
獨坐不自聊披草尋微徑夕陽在翰林籬落有餘暎依依
增遠想慙三生晚聽涼蟬軋鳴箏候蟲擊清磬大小皆有
送雄雌各相應沉吟渡躊躇忽覺西山暝

允懷齋 安西皇甫先輩

小齋深且明中有萬卷書齋中古君子寸田自耘鋤人生
萬善具政當復其初操存貴勿忘道積乃有餘時渡南榮
下靜看雲卷舒

送文章甫陝西都事

籍甚潞公孫去為西省客矯矯國士風婉婉幕中畫涇渭
寒有聲終華秋更碧聊因佐理餘題詩寄來驛

美人隔秋水

美人隔秋水只尺若千里可望不可言相思何時已庭樹
多落葉日夕秋風起我今年已衰素髮擁兩耳回思少年
時容顏若桃李美人何當來一咲懷抱洗未見令我思既
見胡不喜

贈季明道尊師

我遊皆意行仙館欣有遇麻衣皓如雪蓬鬢以素懸知

有道者一見乃如故行當還山中清颺送雲馭蒼松無凡
聲石局有生路風雷坐可致龍虎儼詞護空令塵中人矯
首企烟霧

雲林山中

松風太古聲欲寓不可狀仰觀空翠滴俯聽潮音壯豈惟
塵慮滌亦覺神情王平生獨往意老矣天所放翳林竹
間山鳥時一唱俗氣雖云遠勿起清淨障

九日當採菊登高古相傳我今值佳節燕坐雲林顛亦有
岩間花青蕊露華鮮采三服九英飲水可長年況茲霜稻
熟刈戒山下田一飽無漫事了我粥飯禪

題括蒼山成德隱玄洞天

洞天在何許乃近在人間神仙亦人耳仙成獻塵覓冥二
隱玄洞哉括蒼山御雲時翁勃赤烏昔飛翻緬懷葛玄
翁一往不渡還餐霞弄明月解纜濯滂浚青芝伺時生綠
蘿共誰攀服食去道遠孤坐亦非丹清歌極幼眇朱書勒
屨顏千年有白鶴飛來感玄關

題先天觀

對此山水詠使人塵慮銷况茲構真館燕坐遠煩躡青林
蔭戶牖素雲冠山榭松風和澗泉雅佩響隱瑤焚香玉女
降長齋百靈朝仙道本不遠清都亦非遙自嗟衰暮年頓
費後鶴招安得生羽翰從子以消搖

周南翁悠然閣

青山與高人一見如有約悠然相莫逆無語心自樂凌虛
步丹梯攬秀有高閣應同九皋鶴翱翔在寥廓

夏日即事呈六兄

下簾却畏日開軒納清風雖無政事閒亦見好惡公此心
如白驛聊與世容容有兄遠方來一啜杯酒同我雖不解
飲預恐尊中空呼兒更往沽勿使歡意窮

送謝伯琰太史院都事

纂棗實繁嗜蟬聲稠炎暑尚尔熾西風猶未秋憐子
觸熱行不憚道里脩棧閣天下險錦城西南隄過家因上
冢

聖恩賁林丘鞍馬雖驅馳於義不可留子村瑚璉器用世
美且周明時方任賢驛程難久遊去去早言還庶解離別
憂

偶記舊詩一首在德清別業時作

春情浩無端野興欣有躡山光艷桃李潤影寫松竹古來
岩穴士白駒在空谷幽鳥何處來啼破林烟綠

遊幻住菴

兩溪溪水溢黃流行地中輕舟何迅邁波蕪順風碧蘆
幹始長柔桑葉已空瞬息抵山曲窈窕微徑通青林夾道
周流泉響幽蕪多慚報衲子前路相迎達禪居新結構斧
斤未輟工雙閣出塵囂六窓自玲瓏久矣廡城市飄如脫

樊籠妙香清鼻觀新鸞鷲耳聾及水插山花開牖納風松
徑聲出廊廡寂然聞鼓鍾蔬食欣一飽亦與膏粱同緬懷
老尊宿燕坐吐盧峰塵緣苦未斷無由往相從一宿返歸

掉迴望但青葱

清河道中

揚舲清河流開蓬素秋曉爛斑被厓花委蛇順流漾天清
去鷹高野闊行人小故園歸有期客愁淨如掃

夏至

夏至午之半一陰已溥生堅冰亦馴至顧豈一朝成萬物
方茂悅安知有彫零君子感其微慟於幾失聲

庭前松

手種庭前松于今二十年清風時過之我琴不須絃高標
傲歲晚秀色凝空烟有懷貞白君世豈知其玄

七月六日承貞居先生遠寄周鍾鈺間有文象鳧
之形則考工記所謂鳧氏為鍾者也擊之與夷則
合而是日又適立秋古物之來豈偶然哉輒成小

詩拜賦之辱

故人賞我鍾遺我鳧氏鍾制與周禮合試叩聲春容是日
新秋節夷則還為宮懸之西楯下浮磬儼在東金石互相
應間以絲與桐八音雖未備古樂將無同鼎尊鐸解白羅
列見古風揖讓於其間令我懷周公作詩報嘉貺庶以開
群聳

間居

荒庭蕪菲治翳草與筠池魚出娛客林鳥來依人間居
意自足何者為戚欣況於黃卷間時與聖賢親

病中春寒

仲春尚寒氣林花無艷姿嗒推衰疾風雨何淒其始雷
發東隅霽牖陽光披微風草際動落英池面移幽禽裏圓
吭遊魚揚細鬣我病自此愈泛舟陔水瀾小興指南益短

節問東甌機心不溥有高蹈農與叟

松澗詩贈丁師善

青松上參天下有幽澗泉高人居其間萬慮不至前讀書
得妙趣視世等浮烟胡為舍此去杖策走日邊要當陳忠
益民瘼會有痊却歸弄泉石靜聽松風眠

與中府某氏見山樓

東址有高樓迤邐數十尺朝霞映窓牖浮雲乘九席莽蒼
一望間峯嶺千峰碧青山何處無所見多迫吃偉哉醫無
閭周禮載蘭舟我雖身未到心想已可索但惜道里賒
地遠且僻嘉彼樓居子不受世故侵愛山如愛客相對樂
晨夕應笑平地人塵埃坐充斥

贈懷上人

晨坐古松下有僧未叩扉松花落金粉細細點春衣折松
當塵尾相對澹忘機湯休不可作政索解人稀

露坐

露坐夜將半蒼然無所為草根蟲鳴歇松梢螢度遶城市
多塵雜令人心不怡茲丘亦可老已與白雲期

題黃華為其父寫真

僊人紫霞衣危坐古松間玉色映流水不動如丘山平生
黃華老得意每相開九原如可作與君相對閑

題先賢張公十詠圖張先子野之父

吳興瀟灑郡自古富人物溪山曠亭榭尊俎照華髮當時
盍簪地蕪莽久蕪沒空餘詩語工不共芳草歇撫卷想勝
風冠佩其敢忽先民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犀浦題觀詩

男子四方志蜀郡天下奇李侯并門豪扶節鎮坤維愛此
雪山雄卜宅犀浦瀟錦城既云樂焉用還家為遺像開生
面清風凜英姿應同武侯廟人懷千古思

吳俊卿義塾

禮義生富是為富或不仁誰能如吳君捐己以惠人閉塾
迨師儒聚書教比鄰豈徒名譽美要使風俗淳人物方妙
然作養當及辰文章雖致身經術乃新民宣公相業著輔
子理學醇二賢鄉先三千載德不泯吳君真盛舉勉哉繼
前塵何當藉春服從子語水濱

寄題柱尊師白雲菴瓊秀亭

白雲從何來乃在計籌山山中古仙伯翱翔白雲間城市
多囂塵山林幽且閑結屋松竹裏開窓泉石邊清齋誦道
德焚香降神仙俯仰皆自得洗心游泰玄稅駕往從之規
買山下田莖藥掃白髮栽桃映紅顏庶幾林下意期了區
中緣丹成從師去笑拍洪崖肩

瓊山發天秀珠泉表地靈奈美吐丹葩喬林標綺莢酌醴
吸沖和汲澗漱甘清石門開洞府木龍走岩竒清醜一時
至四座浮幽馨閭風何必遠世塵空自寫心遊常有期
留詎無成左手擷紫芝右手采黃菁振衣陟崇岡遐觀散
神情長嘯烟霧裏滿空驚鶴聲

楊堅州治水歌

秋水至兮大河溢金隄決兮流漂疾田疇泊兮為民憂魚
鱉肆兮地上游誰能治水兮微陽侯具畚鍤兮萬人聚勢

得急兮不可以禦問河伯兮何所怒歲不登兮民且饑
精誠兮感神明赤蛇蜿蜒兮昭厥靈奠桂酒兮薦芳馨神
攸歆兮隄防成水漫故道兮民載寧
天子聖兮地道平萬歲千秋兮揚頌聲

題錢舜舉着色梨花

東風吹日花冥、絲枝壓雪凌風塵素羅衣裳照青春眼
中若有梨園人攀條弄芳畏日夕只今紙上空顏色顏色
好愁轉多與君沽酒花前歌

兵部聽事前枯柏

庭前枯柏生意盡枝葉乾焦根本病黃風白日吹沙塵鼓
動哀音亂人聽嗟哉亦有歲寒姿受命於地獨也正雨露
雖濡心自苦鳳鳥不來誰與盛豈無松檜在山阿只有蓬
蒿没人旺我生愧乏梁棟才浪逐時賢縲綬政清晨騎馬
到官舍長日苦飢食還併簿書幸簡不得休坐對枯槎引
狐興人生何為貴適意樹木託根防失性幾時歸去卧雲
林萬壑松風韻筆啓

題西谿園贈鮮于伯幾

山林忽然在戒眼攬袂欲遊嗟已遠長松謾護含蒼煙平
川蒞、際曾嶽大梁餘華天下稀走馬關雞夜忘歸君獨
胡為甘寐寔坐對山水娛清暉西谿先生奇崛士正可着
之岩石裏數間茅屋破不脩中有神光殺奇字綠蘋齋葉
白芷生送君江南空濛情相思萬里不可見時對此圖雙
眼明

題二喬圖

長江東來水涵涵誰謂江廣不容刀中有喬家女兒淚何
意師昏隨二豨龍虎方爭欲相啗奮鳥鏃翻將安逃不見
當時老諸葛獨聘醜婦何其高

題黃素黃庭後此書韻三有僂氣意其為揚許舊
跡蓋人間至寶伯幾所藏也

琴心玉文洞玄玄金鈕朱錦乃汝傳子能得之可長年黃
素績真完且整橫理如髮約兩邊徒有赤道如朱絃文居
其間走玄城飛雲卷舒相終始大道甚夷非力使無為自
然有至理誰能精專機骨髓掃除俗塵不瑕穢目中有神
乃識真白玉為軼裝車輪裏以天上翠織成仙人樓居儼
長生禽鶴翔舞援條輕子能寶之慎勿驚宮室之中夜自
明上清真人揚與許披香清齋接神女手作此書留下土
千年流傳子為主東方蒼龍右白虎庶不子求貪不與

截題出洗馬

鬻鄒吏駕誰能御驚蹇紛紛何足顧青絲絡首錦障泥鞭
箠空勞怨長路明窓截寓乘黃姿洗刷歸來氣如怒不須
對此苦歎嗟男兒自昔多徒步

送孟仲則遊荆湖兼往襄漢

行路方難子何往瀟湘洞庭天一方長江風來浪如雪荆
門木落天兩霜千金養客不復見萬里訪舊庸何傷子才
有用未得試牛刀愛惜歲鋒鋌似聞速遊未渠央更欲攬
纒移襄陽昔年戰鬪且休息白骨已瘞愁雲黃伏龍鳳雛
在何處鹿門山色還蒼蒼登高吊古一長嘯萬事慘淡悲
中腸人生聚散安可常為君起舞舞君舉觴明朝帆影拂浮

王寄言客居思故鄉

烈婦行

至元七年冬邠州軍士劉平之戍襄陽與其妻胡俱道
宿車下平為虎所得胡起追及之殺虎脫其夫吾聞之
中原賢士大夫如此乃為感激慷慨作烈婦行以歌之
客車何焯焯夫稅婦為推問君將安去言往襄陽戍官事
有程宿車下夜半可憐逢猛虎夫命懸虎口婦怒髮指天
十步之內血相濺夫難再得虎可前寧與夫死毋與虎生
呼兒取刃力與爭虎死夫活心始平男兒苟義有如許萬
歲千秋可以事明主馮婦卞莊安之數嗚呼猛虎逢尚可
寧成寧成奈何汝

送高仁卿還湖州

昔年東吳望幽燕長路北走如登天捉來官府竟何補還
望故鄉心惘然江南冬暖花亂發朔方苦寒氣又偏木皮
三寸冰六尺面頰欲裂凍折瑤盧溝強弩射不過騎馬徑
度不用舡官遊遠客非所習狐貉不具綠袍穿京師宜富
不宜薄青衫駿馬爭騰鶻南隣吹笙獻梁肉北里鼓瑟羅
姝妍淒涼朝士有何意瘦童羸騎雞鳴前太倉粟陳未易
糴中都俸薄難裹纒爾來方士頗向用讀書不若燒丹鉛
故人聞之應見笑如此不歸殊可憐長林曲草我所愛
酌未脫無由緣高侯遠來肯顧我襄若袍被來同眠青燈
耿耿照土屋白酒薄無葷糲破愁為咲出軟語寄書妻
孀無一錢江湖浩渺足春水鳧鴈滅沒橫秋烟何當乞身
歸故里圖書堆裏消殘年

贈相士

我昔放浪江湖開舉頭開眼看青山安知世故不相舍坐
受塵土凋朱顏鬚須已黃行且白亦知人生不滿百功名
富貴非我事但願有酒呼好客錢唐江邊逢少年兩眼善
相口談天封侯食肉骨法異慎勿置我諸公前江南春暖
水生烟何日投閑若水邊買經相牛亦不惡還與老農治
廢田

謝鮮于伯幾惠震餘琴云是許旌陽手植桐所斲

仙人已歸白雲中空餘手植青枝桐根柯盤鬱如蛟龍一
朝辟塵驅雷公烈火半蕪隨狂風箕子之裔多髯翁才氣
邁俗驚愚蒙抱持來歸尋國工斲為二琴舍商宮我來自
北欣相逢持一贈我為我容自吾得此不敢寐終夜起坐
彈孤鴻下絃清冷上黃鍾轉絃更張涕滿胸黃虞已遠將
無同恨君不識牙與鍾恨我不識琴與曠周南大雅當誰
從

贈相者

吾聞伯樂善相馬一顧千金長高價何人個儻買權奇滿
眼驚駘居櫛下張君年少自有神走半江湖多聞人我生
瘦慳乏驗骨液許騰驤防失真連朝春雨今始晴花枝照
眼生春情樓前山色橫翠靄湖上柳黃飛亂鶯使須沽酒
與君飲醉倒花前猶滿引懶送唐舉問流年欲向德翁謀
小隱

漁父詞二首

仲姬題去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
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

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落木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
鱸魚不上鉤

儂住東吳震澤州烟波日日釣魚舟山似翠酒如油醉眼
看山百自由

送朱仲陽太平教授

列仙之儒山澤耀手中黃紙新除書教官雖冷實清選
膏塗山川如畫圖我生無能百不如盍不送君賦歸與請君
為我醉大白矯首南望心煩紆

題李公略所藏高彦敬夜山圖

高侯胸中有秋月能照山川盡豪髮戲拈小筆寫微茫只
尺分明見吳越樓中美人列仙矚愛之自言天下無西窓
暗雨政愁絕燈前還展夜山圖

贈吳真人父封饒國公母饒國夫人

上清真人天上来雲收霧斂天門開手持靈書歸故里瓊
裾玉佩相追陪堂上老僊千歲壽喜兒歸來酌春酒
帝命達尔于上公老仙拜前兕拜後古來子貴父母榮今
見恩榮萃一門紫衣玉帶照華髮金冠瑤簡明朝暇人間
五福誰能備歲晚寒香滿天地真人妙行戒所知曾是
玉皇香案吏

題也先帖木兒附府宅壁畫山水歌

大山翠嶺摩青天小山平遠通雲烟高侯胸中有丘壑信
手落筆分清妍閣風玄圃元不遠擊爛金碧流瀟灑參差
澗谷樓觀起縈紆石路朱橋連松風颼颼響虛閣棋聲剝
啄來群仙漁歌樵唱渺何許綸巾羽扇清溪邊高情自有

泉石趣涼意不受塵埃纏世間書畫亦豈少誰張真賞如
公賢華堂風日不到處絕勝綺幘空高懸舉觴酌酒為公
壽眼明對此三十年

孤燕曲

燕燕復燕燕孤飛不忍見故雄已作長別離嬌雌守節令
人羨昔日雙：拂烟草十年獨宿梁間蔭數息人間貞婦
少人獨何心不如鳥

題商德符學士桃源春曉圖

宿雲初散青山濕落紅繽紛溪水急桃花源裏得春多洞
口春烟搖綠蘿綠蘿搖烟掛絕壁飛流淙下三千尺瑤草
離離滿澗阿長松落落凌空碧雞鳴犬吠自成村居人至
老不相識瀛洲僊客知僊路點染丹青寄輕素何處有山
如此圖移家欲向山中住

秋夜曲

兩聲滴夜清漏長朱簾金釵浮新涼閨中美人動裁剪故
羅衣秋生秋香東隣剝棗西隣穫旅館無人念飄泊餘不
潦盡酒清輝夫容塵漫怨不歸檣根草綠陰蛾飛

蒲萄架空墮殷玉遙夜露寒生體粟暗蛩樓草鳴不平無
絲絳緯空勞促夢魂苦短道苦長萬山深處非吾鄉王虫
搖缸盞入屋去鷹來魚應可卜醒眼笑：愁萬斛

孔道輔擊蛇笏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
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膏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
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寶箴絕勝象

牙堆滿林

李氏種德齋詩

一年之計種穀十年之計種木百年種德知何事插架鱗
鱗書滿屋世人責報嗟何速我自無心徵後福日中為市
百貫開競逐錐刀蝨赴燭鬻畫之利雖去薄要令舉世沾
膏馥為賢為智皆由此耕也未必能干祿他年種德看成
功遠在子孫應可卜

贈張彥古

秋雨新已風日清忽聞剝啄敲門聲出逢麻衣老僊伯身
長七尺雙瞳明平生學道幾半世一見灑：心為傾大道
無為返尔朴自然有路通長生我今素髮颯以白宦途久
矣思歸耕吳興山水况清絕白雲滿領堪怡情老僊何當
從我去小築茅屋依崢嶸還丹已就蓬島近咲拍塵海尋
方平

送田師並知河中府

漢二千石入為相邑令或入為三公

聖朝用人亦復尔予以此賀田河中田侯年少與予友今
三十年俱白首離觴未盡去馬鳴愁向風前折楊柳

趙克敬耘菴

趙子居室名耘庵不以雨暘為早潦寸田尺宅勤自治根
莠芟夷嘉穀好平生萬事無助長歲晚所收皆至寶我託
官聯幾一載懷抱於人每傾倒交情雅有古淡風此意難
為輕薄道况我同姓古所敦百世可知宜細攷三十年來
如一夢白髮相看今盡老我方告歸理墓田莫恠賦詩殊

草

燕脂駭圖歌

騏驎腰裏世常有伯樂不生淹棧豆欵見此圖神自王權
奇磊落龍為友隅目晶瑩生紫光錦毛錯落蒙清霜蹄
蹇踏寒玉響霧鬣振動秋風涼朝浴扶桑騰浩蕩莫秣
踰超象四雄姿侶隘六合小盛氣欲齶浮雲上嗅塵一歎
驚肉飛奮迅不受人間轡豈惟萬馬羞欲死真與八駿爭
先馳只今相者多舉肥歎息此圖誰復知君不見王慶冲
半生隱德真成癡

贈捏古伯

有僧有僧住江心以色殺人凶且淫貪官若吏私其金滅
跡鉅海無由尋安知冤魂痛不釋群然彌訴衆所覲盡誅
凶憐冤始白誰其白之捏古伯

送高郎仲德往汝州迎母

高郎八歲失其母每一言之淚如雨忽然有信自北來知
道慈親在臨汝艱難一別四十年驚喜失聲渾欲舞水行
有舟陸有車襍被即行身欲羽遙想團樂再拜時膝下抱
持喧咲語人生天地誰無母此別真如隔今古焉知孝感
動神明萬里言歸復相親吳興山水清且遠指日安輿還
樂土戒當理舟檝迎汝買紅纏酒到肥軫斑衣喜色映庭
堂白髮從教老農圃

次韻葉公右丞紀夢

倦遊客子何時去屢欲言歸天未許故鄉樂事時上心破
浪長魚日登俎一養一笠得自由某水某丘猶可數前年

有詔舉逸民一旦馳驛登天府豈知佐理自有才勉強盡
瘁終無補青春憔悴過花鳥白日勾稽困文簿栖栖顏汗
逐英俊往往咲談來訕侮倦僕思歸語見侵瘦馬長飢骨
相柱天生戒公出瑞世輔相明時期渡古好將圖畫上凌
烟未遂衣冠掛神武鬚須半白稱駘步履漸輕宜印組
道長自覺小人消亂沮政須君子怒浮聞有北天與祥吉
夢初回月當戶因公此意乞歸田不辭歌詩為公舞

楊天瑞府判平冤詩

至元年間歲辛卯建寧掾管有馬謀問因盜起建陽縣欲
引鎮軍肆誅屠聞民張氏有女子小名月娘美且姝思得
此女恣淫泆乃誣張氏與賊俱月娘逃匿不可得窮及隣
女遭姦汗既得月娘欲滅口父母親戚皆囚俘一家九人
一時斃痛入骨髓天難呼其餘五人亦瀕死身被榜掠無
完膚人家不幸產尤物破家滅族真無辜楊侯天瑞為府
判深疑此事皆虛誕奮鬚仗義以死爭力謂馬謀當併按
月娘得脫為良人待盡殘囚出獄犴沉冤極枉一旦伸臺
省交章同論薦

聖神天子甚明察詔下天門拔英斷馬謀竟以罪伏誅行
路聞之亦咨歎邑人為侯生立祠牲酒縹紛勤薦裸楊侯
平反世希有宜有墜遷示旌勸政事固因才德美歲月難
將資品筭即今已過二十年那拋朱綬換青衫泉壤在位
方進賢請為誦我平冤篇

賦張秋泉真人所藏研山

泰山亦一拳石多勢雄齊魯青巖巖此石却是小岱岳峰

磨無數生攸陀千岩萬壑來几上中有絕澗橫天河與送
混沌尤氣判自然凝結非鑿磨人間奇物不易得一見大
叫爭摩挲來公平生好奇者大書深刻無差訛傷有小研
天所造仰受筆墨如圓荷我欲為君書道德但願此石不
用鸞巧偷摹奪古來有問君此意當如何

題舜舉摹伯時二馬圖

二龍何時飛上天空有駿影人間傳一匹鳳頭來于闐一
匹賜名花滿川李侯作畫述者錢想見温公當國年太平
時節巡遊少立仗歸來飽春草老向天閑無戰功馬自不
逢人皞

兔

少年馳逐燕燕郊身騎駿馬如騰蛟耳後生風鼻出火大
呼討來飛鳴時如今老大百憂集拄杖徐行防喘急卷中
見畫眼為明驥聞秋風雙耳立謝謙國朝也

贈相師王蒙泉

王君善相多奇中說好詩奇無刺風已將幻化等虛空問
壽幾何持底用遺時之寸偶致位處非其宜常自訟詞林
每媿文字拙王帶却憐腰髀重身歸閭里困羸疾心懸
關庭形夜夢端如老驥歌欲倒駿骨雖存難受控清溪如
玉遶屋蘆箇漁舟時看弄且將閑散樂餘生豈望殘年
給殘俸

松雪齋文集卷第三

松雪齋文集卷第四

律詩

春寒

夜雨鳴高枕春寒入敝袍時光自花柳吾意豈蓬蒿失色
黃金盡知音白雪高山林隱未得空覺此生勞

雪後同子俊遊何山次韻四首

同是清閒客俱為放浪遊晴山依雪壯野水帶冰流風急
松杉亂年登蘇麥收生涯雖未老吾欲覓菟裘
步履行危磴憑欄得妙峰鳥飛迷故道人去想遺蹤掩冉
風前竹支離澗底松山僧飯不足不是忘鳴鍾
兵革時猶動山林日就荒子真思隱遁詹尹問行藏有意
隨三飯無人饋五漿遠山湖外白立馬見微茫
湍駛波翻雪風生地出雷薄驟隨意盡寒氣逼人來更欲
明朝去何妨迫暮回自憐非李廣醉尉莫相猜

早春

谿上春無賴清晨坐水亭草萼隨意綠柳眼向人青初日
收濃霧微波亂小星誰歌采蘋曲愁絕不堪聽

重遊弁山

出郭聞鶯語穿林散馬蹄澗松何鬱鬱春草又萋萋白石
那堪煮丹厓倘可梯平生愛高興只合此幽棲
竹色迷行徑松聲洶酒座隔水清花自照風暖鳥相呼飲罷
思棋局歌長缺唾壺重未瀟灑地聊足慰須臾

魚樂樓

樓下南來水清冷百尺深菰蒲終夜響楊柳半谿陰日月

驅人世江湖動客心向未歌舞宴達曉看橫參

秋夜

草蔓行多露虫聲報早秋明河斜未轉大火已西流欲作
傳杯飲誰能弄燭遊清晨拂鞍馬道野擬消憂

次韻陳無逸中秋月食風雨不見

黔月當圓夜看雲起莫愁曾陰連積水伏雨暗清秋白璧
難容玷明珠不可求每曰觀節物轉覺此生浮

獨夜

生事恰吾拙懷人阻道備角聲悲靜夜燈影伴幽憂水落
紅衣老天寒翠袖愁雲中有過鴈哀叫亦何求

次韻子山登樓有感

西北高樓好登臨望眼空升山橫兩外笠澤浸天東計乏
千金藥羞看百鍊銅只應將世事都付酒杯中

懷古情何極登危氣尚雄江山一時勝宇宙百年中翠袖
愁空谷緜袍受朔風超然高舉意決嘗送孤鴻

聞角

吹角秋風裏邊聲入暮雲抑揚如自訴哀怨不堪聞老馬
行知道孤鴻飛念羣稻今霸陵尉那識舊將軍

次韻馮伯田秋興

搖落故園秋谿山處幽無錢頻買酒多病倦登樓文采
陶彭澤丹青頰頭誰能混流俗浩蕩一浮漚

風驟草木變露寒沙水清蕭蘭葉共悴鷓鴣忍先鳴黃閣
非吾事青山不世情浩歌聊感激裘馬任肥輕

興逐秋風發愁隨秋夜長繫書陽鳥遠促織候虫忙世已

無劉表家徒有孟光故衣寒未補發篋動幽香

本齋先生挽詩

昔我先君子交遊半老儒詞林宗匠在割閭輔臣須晚節
風塵際閑居歲月但謀稱詩賦善深痛典刑無

德邵龜齡邁神全鶴髮春管寧安皂帽罷勝謝蒲輪小楷
名空在遺言意更親平生知己恨淚落雲溪濱

公為孟順作研銘管刻之研底又臨終呼孟順
多所囑故云

贈權季玉魚簡李順甫

幕府文書靜湖山春事多風烟歸逸興花鳥助高歌自愧
諸生後其如二妙何卜鄰應有日退食數相過

奉和帥初兄將歸見簡

戴子文章伯不為時所知朱絳非眾聽白璧易群疑海樹
生秋早江舡度越遲莫愁千里別要作百年期

我坐幽憂疾非君誰與娛清談忘日夜高論到唐虞天地
無青眼江湖有白須客居寧鬱鬱歸興託尊鱸

送楊幼澄教授歸江西蕪寄吳幼清

客裏相從久愁中欲別難此行登仕版未覺負儒冠北度
隣江愜東歸憶幼安著書應滿屋妙處共誰看

送李清甫由御史出按四川

蜀道青天上繡衣駘馬竹霜威御史府春色錦官城萬里
平反報三年菴水情相逢一杯酒似為別離傾

送劉伯常准東都事

久客倦遊甚思歸勞寸心之子復南邁欲別惜先陰蕭條

楚山遠渺淮水深夢中不可到何用解愁襟

晉公子奔狄圖邀端父御史同賦

杌隄居蒲日艱難奔狄時天方興伯者數子實從之歲久丹青暗人賢簡冊悲至今綿上路猶憶介之推

題米元暉山水

卧遊渺萬里楚天清晚秋初日江上出白雲山際浮蒼蒼迷烟樹隱約見孤舟丹青不可作思子徒離憂

送張仲實還杭州

張子早英發賦詩遺垢氣瘦骨映秋水青眼視晴雲黃公酒壚側王今為書裙相望若不速何用惜離分

食粥

杲杲西流日滔滔東逝波春光蘊丘晚柳色上林多不道舍香賤其如食粥何明時無小補郎署謾蹉跎

酬衛處士見贈

之子有道氣山居詩興多琴清鶴自舞林靜鳥欲歌未遂携家隱浮慙輟棹過他年從杖屨養壽向岩阿

送吳禮部奉

古韻彭湖為國建長策此行非偶然止戈方見武入海不求仙朱紱為郎日金符出使年早歸承

聖渥圖像上凌烟

大司農侯公挽詩

理學推高第清朝位列仰政聲先日著經術莫年精乍識俄離逝方閑遽隕傾重為天下惜涕淚落縱橫

和周景遠見寄二首

四海多兄弟交情子獨親方將尋艦舫何意畫麒麟簿領淹豪士江湖著散人相看俱老大喜見二毛新

止酒陶彭澤能書王右軍逃禪寧辟俗感舊惜離群澤國茫、水霜空黯、雲為農校老去北望隱思君

奉

隆福名命赴都過德清別業

驟噴氣候變幽園卉物淒山雲石上起春鳥雨中啼牽衣憐稚子舉案愧山妻苦被虛名累未得遂高棲

謝石林贈湖石次其韻

怪石曾聽法來從不二門玲瓏浮磬韻斑駁古苔痕池月岩邊上春雲水面屯微尔能輟贈此意向誰論

筇竹杖贈天聖長老仁公仁有詩次其韻

瘦節蒼骨聳臙膚黃玉溫苔間時卓地月下屢敲門持贈松廬老携尋水竹村歸來倚空壁夜氣與俱存

胡穆仲先生挽詩

我有三益友對之如古人布衣甘陋巷書冊老遺民淚落黔婁被神傷郎泰巾請為千字誄書刻上墜珉

贈永清曹顯祖縣尹

赤縣郎官宰清朝學士班雲端雙屨去花底一琴間鴻鶴宜天路駢麟近

帝闈會當從此名豈待及瓜還

贈鄭之僑

我有故人子少年能綴文偏工吟九日已解賦齊雲落

駒千里昂。鶴出群却憐吾老矣須鬅白紛紛

未鶴亭 在杭州開元宮吾往年遊宮中而適有鶴

來因為書二字以名亭

客遊真館日鶴來玄圃時援筆二大字欣然千載期長鳴
松月照屢舞竹風吹天路何寥廓吾與尔同之

大都遇平江龍興寺僧閣上座話唐蔡母替宿龍

興寺詩因次其韻

聞說龍興寺多年未款扉風林葦松籟雨砌長苔衣殿古
燈光定房深磬韻微秋風動歸興一錫向空飛

李太白酒樓 在任城今新濟州是

城迥當平野樓高屬莫陰謫僊何俊逸此地昔登臨慷慨
空懷古徘徊獨賞心嶧山明望眼百里見遙岑

送翟伯玉雲南省都事

萬里雲南路青山落照邊省郎新紫綬幕府舊紅蓮見面
嗟吾晚覩文覺子賢只應清泚氣不受瘴溪烟

題趙敬父侍御祖德詩

弃子抱兄子古來聞鄧攸賢哉趙氏母盛德邁前脩陰陽
理須復高門慶自流詵詵庭下玉簪笏盡公侯

獲周豐鼎見博古圖第三卷銘六字

豐鼎制特小周人風故淳摩挲玉質潤拂拭翠光勻鑄法
觀未妙銘文考更真平生篤好古對此興弥新

贈劉昂軒侍御

駉馬人皆避沙鷗意獨閒
天恩霽膽典泉囊慰慈顏樂在簞瓢外春生杖屨閒聞

且行樂但恐趣朝班

兩

穢：衆葉響滋、生意新知誰實揮洒鮮使盡圓勻蛛網
懸珠終荷監瀉汞喜涼生枕簟愁潤逼夜巾

奇題陸振之與間堂

一聞天所與萬事世從疎名教有樂地安心為廣居林間
聽啼鳥濠上看遊魚意適無餘想時還讀我書

次韻觀復表兄見簡

寒雨何時已停雲不肯開難陪山簡醉空憶謫僊才梅蕊
枝、菽幽禽日日来可厭無過我真復要詩催

戴酒無人到山園畫掩門泥深妨步屣雨暗只空村每憶
文園渴難忘北海尊何當來就飲聽我撫桐孫

故兩漕運使李公挽詩

昔我閒居日公來作守時敵廬曾寓止暇日每娛嬉箕箒
傳書法絃歌送酒厄情親自茲始歲晚辱深知

白髮儀刑老清朝侍從班理財羞服綬治郡已恫瘝卧疾
留南久拉菟竟北還向來漳水道淚落郭西山

送張夢符郎中還朝

侍從班行近咨謀出使頻乘軺山水園把酒瀾江春駉馬
歌仍在祥麟德自馴大書誠有法妙句不無神愛士容疎

放忘年接隱淪回轅瞻斗極聽履上星辰此別真堪惜茲
情未易陳數公如見問為說混風塵

送董叅政赴召

丹極飛明詔鋒車召老臣仲舒經術遠賈誼讜言陳儂草

懷殊俗安田慰遠人公心如傲日江國自熙春散亂堆林
帙蕭颯滿案塵詭隨吾不忍高卧理還伸入奏能回主當
言莫愛身衮衣瞻望重文席侍趨頻鈔工無益樵漁意
已親白鷗波萬里浩蕩未能馴

授贈刑部尚書不忽木公

宵子何多士明公特妙年詩書師法在簪紱相門傳曳履
星辰上分光日月邊

帝心知俊彦群望屬英賢大木明堂器朱絲清廟絃吉人
詞自寡君子德為先斷獄陰功厚優儒禮數偏戒非天下
士人謂地行儂山好雙游屐溪清一釣舡賦詩時遣興好
客恨無錢政尔章編絕俄聞束帛爰風塵驅駟騎霜雪洒
鞅轡別婦經春夏離鄉整四千家書愁展讀旅食困憂煎
郎位蒙超擢官曹幸接聽屢聞哦句信或有前緣知己
誠難遇捫心益自怜樊中淹澤春晚怨啼鶴驥病思豐
草鴻冥羨遠天仁言如借便白首向林泉

送夾谷公分省陝西

憶泛長楊獵于時始識公堂堂九尺韜落萬夫雄補衮
衮縫密能書點畫工勞謙迨士類豈弟到兒童黃閣歸人
望青雲有父風驅馳常扈從奏對每留中暫輟尚書履榮
分陝右弓秦山依畫錦燕雪感秋蓬粉署超承舊瀛洲忝
竊同因公動鄉思飛夢過江東

秋日即事

今日秋色好天高景不暄清颺動林薄涼意滿丘樊俗客
無因至幽禽時自言露濃金盞側香遠玉簪餘誰辨東山

妓空餘吐海尊莫吟招隱賦桂樹可攀援

九日朝賀兵曹時作

閭闔曙光生觚稜瑞靄橫治朝春有家嚴碑物無聲簪笏
千官列簫韶九奏成形埒發仙仗翠樹拂霓旌絕域梯航
至來庭玉帛盈

皇圖天遠大

聖德日高明兵息知仁布民熙見化行堯倪悉鼓舞率土
共升平

奉贈平章李相公十韻

魚水千年慶龍雲億載春訖允開泰運
聖主得賢臣畫像丹青炳書題刻畫真春宮承寵舊秋谷
賜名新扶日登

皇極經邦贊化鈞甘盤基相業傳說應星辰報國非私已

逢時豈愛身誰能動

天子今復見山人始白詩書效行看俗化淳願陳歸美意
作誦比丞民

題楊司農宅劉伯熙畫山水圖

移得山川隸坐來烟霧空窓中列遠岫堂上見青楓岩樹
參差綠林花掩冉紅鳥飛天路迴人去野橋通村晚留遲
日樓高納快風琴尊會仙侶几杖從兒僮疑聽孫登嘯將
無顧愷同微茫看不足瀟灑興難窮窈窕瓦閑蓮字丹樓聳
竹宮亂泉鳴石上孤岫出江中藉甚丹青譽益知書畫功

煩渠添釣艇着我一漁翁

七言

和姚子敬秋懷五首

銅爵春深漢苑空，邯鄲月冷照秦宮。
烟花樓閣西風裏，錦綉湖山落照中。
河水南來非禹迹，冀方北去有唐風。
溪城秋色催淫暮，愁對黃雲沒斷鴻。

落日孤城動鼓鼙，愁中畫角不勝吹。
山川蕭瑟秋雲淨，草木凋傷莫兩悲。
多病馬卿聊假日，數奇李廣不逢時。
卷簾白水青山裏，隱几無言有所思。

搔首風塵雙短鬢，側身天地一儒冠。
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謝安。
首霜秋高戎馬健，江湖日短白鷗寒。
金尊酒無錢共安，得愁中却暫歡。

吳宮烟冷水空流，慘澹風雲暗九秋。
禾黍故基曾駐輦，芙蓉高閣迴添愁。
繡楹錦柱蛟龍泣，金沓瑤階麋豕遊。
宋王平生晁蕭索，欲將九辯賦離憂。

野曠天高木葉疎，水清沙白鳥相呼。
胡笳處處軍麾滿，鬼笑村村漢月孤。
新亭舉目山河異，故國傷神夢寐俱。
黃菊欲開人卧病，可憐三逕已荒蕪。

聞禱衣

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
灶東風俗猶存古，南度衣冠不及前。
首着摠肥宛腰褭，批把魯泣漢嬋娟。
人間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

登飛英塔

梯磴直上幾百尺，俯視層空鳥背過。
千里湖山秋色淨，萬家煙火夕陽多。
魚龍衰々危舟檝，鴻雁真々避閃羅。
誰種山中千樹橘，側身東望洞庭波。

岳鄂王墓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溪上

溪上東風吹柳花，溪頭春水淨無沙。
白鷗自信無機事，玄鳥猶知有歲華。
錦纜牙樁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
令人苦憶東陵子，擬問田園學種瓜。

次韻劉父無逸遊南山作

絕頂清秋凌翠烟，登臨應費酒如川。
平生能看幾兩屐，負郭何須二頃田。
初日出雲光射地，雙溪入湖波接天。
升高望遠我所愛，青巒有路何當緣。

次韻子俊

歲云莫矣促車休，蟋蟀在堂增客愁。
少年風月悲清夜，故國山川入素秋。
佳菊已開催節物，扁舟欲買訪林丘。
從今放浪形骸外，何處人間有悔尤。

次韻本齋先生即事

重攬衣裘敵更寬，但年欲莫氣先寒。
雨中百草難為綠，霜後黃花尚耐看。
千古清真看舊傳，半生辛苦腐儒冠。
便應築室山阿去，嘉與斯人賦考槃。

次韻信仲晚興

蕭蕭殘照晚窗樓，寒葉疎雲亂客愁。
歲月蹉跎星斗指，乾坤浩蕩水東流。
古來人物俱黄土，少日心情在一丘。
獨立無言風滿袖，青山相對共悠悠。

次韻王時觀

相思吳越動經年一見情深重惘然草木變衰人易老江
湖半落鷹雞前秦山半出青天上禹穴遙臨古道邊欲說
舊遊渾似夢何時重上剡溪船

錢唐懷古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烟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辭漢宮
羊玉馬去朝周湖山靡今猶在江水悠只自流千古
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次韻舜舉春日感興

沙頭春日已喧妍細柳新蒲色共鮮世事底須求分外人
生何物勝尊前飛花舞催華髮宿草青失古阡回首
舊歡如夢過不知今日是何年

紀舊遊

二月江南鶯亂飛百花滿樹柳依依落紅無數迷歌翫嫩
綠多情妬舞衣金鼎焚香川上暝畫船過鼓月中歸如今
寂寞東風裏把酒無言對夕暉

次韻章得一同原父炷遊蘭澤

綠對蘭草接天已愁春盡更聞鶻落花飛絮都成恨痛
飲狂歌渾欲顛起舞有人如謝尚著書無意似伶玄繡筵
寶瑟何時會割錦纏頭不計錢

見章得一詩因次其韻二首

水色清漣日色黃梨花淡白柳花香昂看時節催人事更
覺春愁惱客腸無酒難供陶令飲從人皆笑鄙生狂城南
風暖遊人少自在晴絲百尺長

片飛花欲送春萎碧草正愁人黃蜂釀蜜經營急紫
燕銜泥未去頻寸似茂陵非晚遇美如曲逢不長貧久知
求富都無益但喜論詩若有神

奉和帥初雨中見贈

陰雨凄生夏寒故人望惜清歡停雲底事能相阻后
土何時可得乾無事甘為犀首飲切雲聊著屈平冠閉門
客散且高卧戶外淫深浸馬鞍

正坐清談與世違交情如子定應稀圖書跌宕心猶在裘
馬清狂意已非黃鶴未知何日返飢烏故作傷人飛艤南
流水清如玉終擬歸休理釣磯

次韻帥初

吳越相望三十年相逢意氣共翩長歌白石待為爾遠
訪丹砂亦偶然海氣昏雲拂地江風颯兩連天他時
別後相思屢欲問山陰雪後舡

多景樓

層巒官閣幾時脩迤檻長江萬古流白露已零秋草綠斜
陽雖好莫雲稠平南籌策張華得治內人寸葛亮優景物
未窮登覽興角聲孤起甕城秋

東陽八詠樓

山城秋色淨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
增雙鶴中出處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璃合南
去千峰紫翠圍如此山川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

金陵雨花臺遠至故人劉升亮墓

兩花臺上看晴空萬里風煙入望中人物車書南北混山

川襟帶古今同昆虫未螫霜先墮鳳鳥不鳴江自東綠髮
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塚塚西風

蘇眉亭

天門日湧大江來牛渚風生萬壑哀青眼故人携酒共兩
眉今日為君開蒼崖直下蛟龍吼白浪橫空鷺鶴迴南眺
青山懷李白沙頭官渡苦相催時與劉伯宣尚書同登

海上即事

白水青林引興多紅裙翠黛奈愁何底從莫醉兼朝醉聊
漫長歌更短歌輕燕受風迎落絮老魚吹浪動新荷餘不
溪上扁舟好何日歸休理釣蓑

贈周景遠田師孟

與子同客

帝王州一日不見如三秋風高氣肅鷹鷂聲急天青日暖蛛
絲遊籬下黃花為誰好水邊紅對令人愁世間萬事可撥
遣日日痛飲醉即休

送李元讓赴行臺治書侍御史

郎署聯班僅一秋旦同趨省莫回休豈惟官事奔忙共自
覺吾儕氣味投駝馬只今登憲府白鷗何日傍滄洲別離
不似今朝惡南望令人生白頭

送劉天錫鎮守鄂州

將軍好武更敦書執戟多年衛
帝居扈蹕憤騎天育馬分符真食武昌魚弓刀行色塞途
壯粵酒風流澹有餘江路梅花政堪折未應便向故人疎

送繆秀才教授真州

驛生別我將安適言向真州作教官但使清風生絳帳何
妨朝日照空檠東園草木因人勝北固江山隔岸看寺近
中年已傷別可堪南望送歸鞍

送閻子靜廉訪浙西

翰林禁近逼青真憲節乘驄出
帝城海內文章歸渾厚浙西民物望澄清姑蘇落日荷花
淨震澤秋風摘柚憶向玉階承
聖語早歸黃閣慰蒼生

次韻左轄相公

昔年閭里自浮沈郎省那知遂有今老去馮唐堪庶用愁
來莊鳥向誰吟上林柳色春猶淺西塞桃花水正深知已
如公居鼎鼐不應長此泣南音

次韻左轄相公奉寄行臺中丞徐公

晝日沈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閒居已無夢想縣金印豈
有文章到石渠白髮故人霜柏在黃塵遊子斷蓬如舊遊
憶在吳興日自探谿毛贍白魚

送孟君復信州提管

君侯弱冠已專城未許甘終浪得名五馬人生真是貴一
毫寵辱不須驚暮雲去作江東夢秋雨無忘蒨社情歌罷
風前折楊柳離觴那忍為君傾

追挽宋漢臣副使

生世憐余後此公聞人說侶涕無從一時文獻交遊裏十
載煙霞杖屨中有子駭為先友記臨終方見古人風秋漪
亭上殘陽色猶照先生醉後容

欽頌

世祖皇帝聖德詩

東海西山壯

帝居南舫北馬駭皇都一時人物從天降萬里車書自古

無秦漢縱強多霸略晉唐雖美之雄圖經天緯地規模遠

代代神孫仰

聖謨

送吳思可樞管汀州

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承恩出

帝都地氣喜聞今有雪民生寧似昔無襦山城酒美傾鸚

鵝兩館春深聽鷓鴣他日相思應恨離筵不忍賦驪駒

李仲淵求其弟珪行萬竹亭詩為賦一首

聞君有弟多栽竹邀我題詩寄遠情翠碧飛來人政靜鳳

凰鳴集實初成江波倒影春雲合山月籠陰夜氣清我亦

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

王氏昂婦

夫婦人倫之大者夫死寧容有二天矧是簪纓閉姆訓故

應詩禮得家傳何須斷耳徒驚俗只是持身已自賢年以

寫居今白髮為君重賦柏舟篇

和姚子敬韻

同學故人今已稀重嗟出處寸心違自知世事都無補其

奈

君恩未許歸滄洲白鳥時夢玉帶金魚念非準擬明年乞身去一竿同理舊苔磯

趙子敬御史志養堂

志養堂前駢馬歸融融喜氣動庭闈能令將種為書種可

是斑衣膝繡衣手樹藜藿侵雪色心同寸草報春暉不須

更上陳情表壽母康強世所稀

至元康反錄集賢出知濟南整還吳興賦詩書懷

五年京國誤蒙恩乍到江南侶夢魂雲影時移半山黑水

痕新漲一溪渾宦途久有曼容志婚娶終尋尚子言政為

踈慵無補報非千高尚慕立園

多病相如已俟遊思歸張翰况逢秋鱸魚蓴菜俱無恙鴻

鶻稻梁非兩求空有丹心依魏闈又携十口過齊州陶身

却羨沙頭鷺飛去飛來百自由

初到濟南

自笑平生少宦情龍鍾四十二專城青山應應空懷古流

水冷泠盡著名官府簿善何日了田園歸計有時成道逢

黃髮驚相問只恐斯人是伏生

劉端父御史見和前詩次韻答之

少日居多隱道情微官猶喜得山城腹中洞視渾無物身

外何因更有名忽憶放船蒼水去終期背郭草堂成故鄉

一別三千里看見池塘草又生

次韻端父和鮮于伯幾所寄詩

畫舸西湖到處游別乘飛夢到杭州百年底用憂千歲一

日相思似幾秋苦憶東南多勝事空吟西北有高樓只今

賴有劉公幹時寓新詩解客愁

春日送廉訪監司赴都

春回北斗轉招搖使節迎春上九霄官道系楊有生意私田細麥長新苗東風河水水物泮遲日沙堤雪易銷入觀彤廷尤會畢

袞衣留相

聖明朝

送劉安道指揮副使還都無寄李士弘學士

昔來雨雪正霏三今去春鴻向北飛王事便應歌杖杜家人未用歎蚺蟻據鞍橫禦軍威壯把酒論文雅志違為問瀛洲李學士相思何故信音稀

釣突泉

灤水發源天下無平地湧出白玉壺谷虛久恐元氣泄歲旱不愁東海枯雲霧潤蒸華不柱波濤聲震大明湖時來泉上濯塵土冰雪滿懷清興孤

繼鄭鵬南書懷

豈不懷歸苦未閑官情器思不成歡可能治郡如解遂只合臨流侶幻安棋局懶先處着醫方留取用時看夜來夢到苦溪上一枕清風五月寒

驚秋

澤國西風一夜生故園喬木動秋聲山川滿目悲搖落物色無心得老成下坂牛羊知故道親人魚鳥近幽情向來豪氣消磨盡空對年光浪自驚

德清關居

已無新夢到清都空有高情學隱居負尚典衣貪購畫病思葉研廠求書圍人焚積夜防虎給女叩扉朝賣魚困即

枕書飢即飯謀生自咲一何疎

題山堂

手種青松一萬栽山堂留得翠屏隈推窓綠樹排簷入臨水紅桃對鏡開山雉雖迎朝日去野禽啼倦夕陽來老妻亦有幽棲意數日遲留不肯回

醉後同張副父清風樓聯句

碧樹未黃風露秋晚雲蕭瑟亂山愁趙千家疎雨催砧杵兩岸殘陽入釣舟張畫角吹殘人罷市清尊飲散客登樓趙古今回首俱陳迹唯有谿聲日夜流張

和鄧善之九月雪

季秋驚見燕山雪遠客淹留愁病身顛顛自傷黃菊晚橫斜空憶野梅春蒼松翠柏爭擎重紺殿紅樓迥絕塵想得江南猶未冷嫩橙清酒政嘗新

次韻子敬懷王子慶往吳中 王力贈晉帖

闔閭城郭填姑蘇吊古登臺百感俱秋水速隨鴻影漫江雲長傍客帆孤吳時茂草于今在晉代風流絕世無別後故人須有得已應懷寶問歸途

松雪齋文集卷第四

松雪齋文集卷第五

律詩

海子上即事與李子構同賦

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鏡湖遊騎等閒來洗馬舞
靴輕妙迅飛鳧油雲判污纏頭錦粉汗生憐絡繹珠只有
道人塵境靜一襟涼思詠風雩

李詩云馳道塵香逐玉珂形樓花暗鼓雲和光風漸

綠瀛洲草細雨微生大液波月榭管絃鳴曙早水亭

簾幙受寒多少年易動傷心感喚取蛾眉對酒歌子

構名寸京地人年十七賦此詩不幸早亡雜於唐人

詩中未易辨也客有賦十月桃李者子構云劉郎再來

歲云莫王母一咲天回春衆皆鉗口不作亦奇句也

因附此

重用韻

更從何處訪蓬壺花滿平堤水滿湖韓嫣金丸落飛鳥王

喬仙履下雙鳧姬姜自愛千金貺遊俠輕量一斛珠我老

不知年少事水邊行散似春雩

次韻西雲長老贈周仲和

江南春水碧於天白鳥滄洲興渺然刺綉可厭如倚市力

田終不侶逢年幾因專業懷張翰欲把丹砂訪稚川才力

如君強健在不妨沽酒醉花前

送杜伯王四川行省都事

沈花谿上草堂存今見脈詩幾代孫橘刺藤梢隱叢竹枰
將桂酒薦芳蓀日長畫省文書靜春近岷江雪浪奔我向

東吳君向蜀別離從古解銷魂

次韻李秀才見贈

曾是

先皇侍從班龍鬚飛去竟難攀重來未日黃塵裏夢到清
泉白石間豈有文章供世用久判漁釣與雲間何當便理
南歸棹呼酒登樓看弁山

人日立春

今年人日與春并人得春來喜氣迎官柳風微金縷重御
溝水泮玉鱗生陰消已覺餘寒敵陽長爭看曉日明霜鬢
綵幡渾不稱強題新句慰羈情

送岳德敬提舉甘肅儒學

苦欲留君君不留奮驂跨馬走甘州功名到手不可避富
貴逼人那得休春酒蒲萄歌窈窕秋沙首肯飽驂騑儒冠
也有封侯相萬里歸來尚黑頭

送蕭萬戶鎮閬州

錦屏山下蜀江清閬州城南春意生授壺今見詩書帥樹
羽遙恰鼓角營遠戍固須煩將略雜耕因之見民情梅花
到日應如雪折取絲枝一寄聲

留別潘王

玆重王門晚受知一年長恨曳裾遲分甌共酌人參飲選
徑同看芍藥枝華屋焚香凝燕寢畫屏摘白寫烏絲吳舡
萬里東南去采盡蘋花有所思

德昌松管雪後見過而余適往德清別業歸未承
惠詩走筆奉和

年過五十已無聞老子猶容醉吐茵短棹衝寒投別墅未
轄行雪布陽春詩成自可追群玉筆凍真成充萬鈞且喜
豐年多美酒傳杯慎勿廢巡、

三日後再雪德昌復枉騎見過既而復和前篇見

贈輒亦次韻

夜深萬籟寂無聞曉看平階展素茵若綻寒終有韻梅
花雖冷自知春使君磊落如天驥老我堆愁似凍餒深愧
閉門高卧客枉勞車騎已三巡

己酉九日朝拜喜晴恣管次前韻見教復和一首

公庭拜罷嘆聲聞曉色瞳、射錦茵九日不陰占樂歲太
平有象兆新春不知何地來銀麈復報諸方致白鏡四海
治安封禪舉岱宗久已望東巡

遊烏鎮次韻千瀨長老

澤國人煙一散間時看華屋出林端已尋竹院心源淨更
上松樓眼界寬千古不磨唯佛法百年多病只儒冠相逢
已史詩盟了他日重尋想未寒

贈張進中筆生

平生翰墨空餘習喜見張生縛鼠毫韓子未容誇兔穎陪
翁庶用賦狸毛黑頭便有中書意黃紙寧辭署字勞千古
無人繼羲獻世間筆塚為誰高

贈放煙火者

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燃燈清晝同柳絮飛殘鋪地白樵
花落盡滿階紅粉、燦爛如星墮燿、喧極似火攻後夜
再翻花上錦不愁零亂向東風

挽洞霄章耕隱

黃髮蕭蕭三瘦骨清冰於談妙見高情瓊漿政欲分丹鼎霞
佩胡為返赤城白鶴歸來華表在碧桃開盡玉棺成師今
此去哀難悼萬壑松風共此聲

題溫雪岑詩蹟

出擁旌麾一俊臣歸尋松竹作閑人龍蛇留遺人間世泉
石道遙物外身自古神仙皆曠達由來毫傑豈埃塵山川
良是諸孫老華表歸來又幾春

次韻龐夷簡禮部

故山深處桂陰濃雲確無人水自春玉友一尊為老伴木
奴千樹當侯封宦途坎壈謀身拙病骨支離觸事慵早掛
一帆歸去好五湖烟景寂情鍾

盧彥威用韻見贈亦復次韻

東籬紫菊露方濃西舍黃梁夜自春蕙帳夜空玄鶴怨松
門無鎖白雲封圖書老去心猶在朝市重來意轉慵豈有
高情齊隱逸政緣多病已龍鍾

論書

右軍瀟灑更清真落筆奔騰思入神裏鯨若能長住世子
鸞未必可驚人蒼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開花幾日春書法
不傳今已久楮君毛穎向誰陳

寄題保定杜處士晚翠樓

樓外山光翠不如樓中美人老耽書一尊綠酒劉伶醉幾
點黃華陶令居雲曠自疑風月近孤高應與世塵跡他時
若到丹梯上當有清談一起予

贈張德王

張君說易萬人詩幽贊神明斷不差動靜六爻雖有象吉凶萬變本無涯河圖妙在縱橫用皇極曾傳一倍加自嘆已無疑可卜有疑來問尔西家

歲晚偶成

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雪水頭老子難同非子傳蘇人終因夢人淋濯纓久判隨漁父末帶靈堪見替郵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

膝際樓

樓下寒泉雪浪驚樓前山色翠屏橫登臨何必須吾土嘯傲聊因得此生簷外白雲乘託宿梁間紫燕語開情濟南勝際天下少試倚蘭干眼自明

次韻杜浩卿詠所藏研

我生老研日相尋手不能神護苦心墨妙已無王令帖詩窟空學杜陵吟質温未遜連城璧氣潤先知幾日霖只有子西知鈍體便應刻此當銘箴

送史松管廩訪江東

歷下方誇漢吏循江東又見綉衣新可能召父專前代更有蕭規俾後人佐理非予常自愧別離作惡向誰陳何當攬轡泛公去歸泛清溪採白蘋

贈脫帖木兒摠管

將軍鐵馬擁周弓壯歲分符鎮越中山水多情留賀監兜童拍手愛山公紫髯似戟君猶健白髮如絲我已翁悅禮敦書殊不忝看君真有古人風

壽平章李韓公

瑞鍾光岳應時需日上天衢肘扶八表同風潤壽域五雲異彩映台符經綸至治歸賢相陶冶斯文屬大儒為國白頭身未老掌中行見有明珠

鶴歸亭

在龍虎山靈靖天師舊亭也

仙去人間有故亭四山林竹鬱菁菁隱居真誥傳千古玉局丹文役萬靈白鶴歸來人換世黃雲翔集夜充庭步虛聲轉松風響思樹巖泉洗耳聽

挽道士危功遠

處世紛、一夢同覺來虛室已成空藥爐丹竈塵埃裏羽葆瓊輪杳霽中素壁尚明秋館月青松猶引夜窓風儂家自有逍遙趣不用悲哀哭斷蓬

送柳湯佐懷孟摠管

河山王屋翠岩光王輦曾臨號樂郊老子不符稱太守諸兒騎竹候前孝春苗秋實供廚傳紫筍朱櫻入貢包手種成陰千樹柳政成應有鳳來巢

送吳真人謁告歸為二親八十之壽兼降香名山

許邁揚義奕世仙木公金母共長年斑衣歸戲鄰君側絳節朝辭玉帝前去去青牛隨紫氣飛、白鶴遶香煙大椿自得人間壽八十從今數八千

老態

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鬚扶藜每藉齊眉杖食

肉先尋剔窗櫺右辭拘孽巾不裹中腸慘戚淚常淹移珠
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

絕句

題秋山行旅圖

老樹葉似兩浮嵐翠欲流西風驢背客吟斷野橋秋

題高彦敬樹石圖

喬林動秋風索葉自語堂侍郎公高懷政如許

題萱草蛺蝶圖

蕺竹無端綠幽花特地妍飛來雙蛺蝶相對意悠然

題米元暉山水

澄江漾旭日青嶂擁晴雲孤舟放誰子應得離人群

黃葵詞

仙掌鬱金衣朝陽風露晞可憐蜂與蝶祗解弄春暉

題孫安之松楸圖

墳墓在萬里宦遊今五年人誰無父母掩卷一潸然

題太白酒船圖

載酒向何處稽山鏡水邊若為無賀老興盡便回船

蕭洒稽山道風流賀季真相思不相見愁殺謫仙人

題彦敬越山圖

越山隔海江風起不可渡時於圖中看居然在煙霧

寄題真定明涼亭

未到新亭上先題明遠詩雲間歸鴈小山外夕陽遲

獨夜

秋風動林葉夜雨滴池荷孤客睡不著亂蛩鳴更多

因禪師挽詩

先子同年友唯餘此老存安心得禪悅閉戶道弥尊
面帝陳三語還山又幾春蕭然無世累卓尔出埃塵
朱閣非新構青松只舊林佛澄今已逝無復聽鈴音
佛性無來去群生自尔悲達觀應大咲政足見渠癡
作糜活餓夫分食及龜魚林深幽磬晚猶想定回初

題李仲賓野竹圖

吾友李仲賓為此君寫真冥搜極討蓋欲盡得竹之
情狀二百年來以畫竹稱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
仲賓也此野竹圖尤詭恠奇崛窮竹之變枝葉繁而
不亂可謂豪髮無遺恨矣然觀其所題語則若悲此
竹之託根不得其地故有屈抑監避之歎夫羲尊青
黃木之災也擁腫奉曲乃不夭於斧斤由是觀之安
知其非福耶因賦小詩以寄意云

偃蹇高人意蕭疎曠士風無心上霄漢混迹向蒿蓬

天冠山題詠二十八首

龍口巖

峭石立四壁寒泉飛兩龍人間苦炎熱僊山已秋風

洗藥池

真人栖隱處洗藥有清池金丹要沐浴玉水自生肥

煉丹井

丹成神仙去井冽寒泉食甘美無比倫華池咽玉液

長廊岩

脩岩如長廊下有流泉注山中古仙人步月自來去

金沙嶺

攀蘿緣石磴步上金沙嶺露下色熒熒月生光炯炯

昇仙臺

僊臺高幾許時、霞雲氣一去三千年令人每翹企

逍遙岩

茲嶺可逍遙下可坐百人豈徒木石居真與猿鶴隣

靈湫

靈湫不受汗深淺何足計小憩松竹鳴蕭、山雨至

寒月泉

我嘗遊惠山泉味勝牛乳夢想寒月泉携茶就泉煮

玉簾泉

飛泉如玉簾直下數千尺新月橫簾鈎遙遙掛空碧

長生池

竹實鳳將至水清魚自行着戒草亭裏危坐學長生

道人岩

道士本避世問之無姓字如何千載後石室有人至

雷公岩

雷公起卧龍為國作霖雨飛電掣金蛇其誰敢余侮

石人峰

臣靈長亘天何時化為石特立千萬年終古無人識

學堂岩

僊人非癡人山中猶讀書嗟我癡學又聞此一長吁

老人峯

有石象老人宛然如繪素稽首禮南登蒼、在煙霧

月岩

月岩如偃月風泉洒晴雪僊境在人間真成兩奇絕

鳳山

山雞愛羽毛飲啄琪樹間照影寒潭靜翔集落花間

僊三岩

窈窕石屋間中有僊人獨說與牧羊兒慎勿傷吾足

鬼谷岩

鬼谷岩前石唐文字、奇何當拂蒼藓細讀老君碑

風洞

石壁何空洞中有風冷然安知列御寇不向此中仙

釣臺

僊者非有求坐石示投釣出哉羊裘翁同名不同調

磔潭

神龍或淵潛石洞通水府勿遣兒曹劇飛空作雷雨

一線天

醯雞舞甕中井蛙居坎底莫作一線看開眼九萬里

馨香嶺

山險通鳥道水深有蛟龍誰言僊樂鳴高人方耳聾

三山石

我有泉石癖甚愛山中居何當從群公講學讀吾書

五面石

洞中即仙境洞口是桃源何殊武陵路雞犬自成村

小隱岩

林藪未為隱僊厓猶可梯終當携家去瑤草正萋、

玄洲十詠寄張貞居

茵山

結茆依茵山焚香候芝蓋真靈華憫我冠佩時來會

羅姑洞

翩、十絕旂飄、九疑仙洞口薜蘿長未降是何年

霞架海

衆水會一壑天近芙蓉光晨興新沐竟晞髮向朝陽

桐花源

伊誰植斯桐萋、滿幽谷鳴鳳久不聞何當一來宿

鶴臺

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道當成白鶴未不虛

玄洲精舍

子有鸞鶴想甘同麋鹿遊縣榻應待我分我半玄洲

紫軒

林君已僊去紫軒名尚存丹光時或現藥鼎夜常溫

火浣壇

真陽以解形四大何足靳指窮於為薪火傳不知盡

玉像龕

我有紫虛像白玉雕琢成貢之華陽天萬年期降靈

隱居松

真人昔住世所至樹以松當知千歲下遺子以清風

題仲賓竹

幽人夜不眠月吐窓炯炯起尋管城公奮髯寫清影
此君有高節不與草木同蕭、三兩竿自是未清風

題周秀守此山堂

青青雲外山炯炯松下石願此山中人風神照松色

爽氣在襟袖清風拂絲桐悠然適天趣宴坐心融、

曉起聞鶯

暑氣曉來清時時聞遠鶯還思故園路松下綠苔生

黃清夫秋江釣月圖

塵土染人衣袂烟波着我舡念為閑行歌都市何如釣月

秋江

題孤山放鶴圖

西湖清且漣漪扁舟時蕩晴暉、青山獨往、白鶴

迎歸昔年曾到孤山蒼藤古木高寒想見先生風致畫圖留與

人看

題王子慶所藏大年墨鷹

鴻鷹栖栖導渚首蘆索、鳴秋羨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

滄洲

初至都下即事

海上春深柳色濃蓬萊宮闕五雲中半生落魄江湖上今

日釣天一夢同北方謂水泊為海子

盡盡日車塵馬足間偶來臨水照愁顏故鄉兄弟應相憶同

看溪南柳外山

送王月友歸杭州

杜蘅秋鴻各自飛我來君去苦相違西湖西畔梅如雪應

有親朋待子歸

雲本無心漫出山歸來依舊與雲閑何當送子東南去掃地焚香畫掩關

清勝軒絕句

小草幽香動碧池暖風晴日長新羨南窓晝倚綠陰靜聽畫行人過馬蹄

浮玉山

玉湖流水清且閑中有浮玉之名山千帆過盡莫天碧惟見白雲時往還

鄣南山中

山深草木自幽清終日聞鶯不見鶯好作末書歸隱計寒驢來往聽泉聲

奉和本齋先生午日絕句二首

風雨淒淒五月寒綠陰門巷思蕭然客來載酒非問字知是先生草太玄

節序匆匆聽自過榴花能舞鳥能歌北窓高卧一杯酒奈得湖明醉後何

采桑曲

野雉朝雊雊且飛誰家女兒采桑歸欲折花枝插丫髻還愁草露濕裳衣

題東野平陵畝事見笠澤叢書

騎驢渺渺入荒城積水空林坐自清政使不容投劾去也勝塵土負平生

次韻劉父印事絕句

玉樹凋傷眾草黃夜虫時語怨流光美人望、隔秋水不

寄相思書一行

淒涼鼓角北風傳嘈雜琵琶思遠天白雪有誰知紛眇翠蛾空自惜聯娟

搖落山川樹影稀隴雲時逐鴈南飛苦無涼酒鱗佳菖猶有黃花媚夕暉

溪頭月色白如沙

近水樓臺一萬家誰向夜深吹玉笛傷心莫聽後庭花

戲題僧惟亮墨梅

蕭洒孤山半樹春

素衣誰遣化緇塵

何如澹月微雲夜照影西湖自寫真

題范蠡五湖杜陵浣花

功名自古是危機誰似先生早拂衣好向五湖尋一舸霜黃木葉鴈初飛

春色驪人苦不禁寒驢馱醉晚驢、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

梅花

蕭洒江梅似玉人倚風無語澹生春曲中桃葉尤非侶夢裏梨花恐未真

酬羅伯壽

江西水清石鑿鑿士生其間多異才今去歐黃未為遠要須力挽古風回

據鞍北走燕山雪萊杖南遊故國春萬里歸來頭未白他年句法更深醇

題蒼林疊岫圖

年句法更深醇

莽苔未成鴻漸隱丹青聊作虎頭癡久知圖畫非兒戲到
處雲山是我師

溪上先人之故廬南山秀色照庭除何時共買扁舟去看
釣寒波縮項魚

送王子慶沿檄浙東收郡縣圖籍

木落江南天地秋西風吹子過東州試開圖籍尋佳處便
命舟車作勝遊

安道幽居寄剡源蓬蒿蔚蔚長丘園向來未與相尋意何
事空回不到門謂帥初

愛古探奇亦可憐錦囊玉軸不論錢擬須跋馬江頭落日
望君書畫船

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荅仇仁父張季野

客居破屋苦秋雨黑潦侵階竈欲沉青蕊明朝不堪摘誰
能載酒慰幽心

以畫寄高仁卿

碧山清曉護晴嵐綠樹經秋醉色酣誰是丹青三昧手為
君滿意畫江南

題誤聖子山水圖

澤雉樊中神不王白鷗波上夢相親黃塵沒馬蹄來晚只
有西山小慰人

當年戎亦畫雲山雲白山青只尺間今日看山還自咲白
頭輸與楚辭閑

杭州雨中

江南十日九陰雨花柳欲開無好春却憶京城二三月秋

千風暖漲香塵

題秋胡戲妻圖

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潭未識黃
金聊試別來心

題舜舉折枝桃

醉裏春歸尋不得眼明忽見折枝花向來飛蓋西園夜萬
燭高燒照爛霞

懷德清別業

陽林堂下百株梅傲雪凌寒次第開枝上山禽曉啞嘶定
應喚我早歸來

谷口春殘黃鳥稀羊夾花落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窓下不
改清陰待我歸

過嚴陵釣臺

富春山中有客星辭榮歸來意更真羊裘坐釣滄波上却
笑劉郎非故人

桐江水色映青山安穩行人掛布帆回首風沙鞍馬裏不
知此地是塵凡

部中暮歸寄周公謹

日莫空街生白煙歸來羸馬不勝鞭明朝又逐雞聲起孤
負日高花影眠

三年謫仕尚書郎夢寐無時不故鄉輸與錢唐周老子浩
然齋裏坐焚香

送山東廉訪照磨于思容

林梢春動紫煙生匹馬東風十日程若到濟南行樂處城

西泉上景開情

絕句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鼎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喜晴

久雨厭二愁殺人晚晴猶得見青春急須走馬西湖路楊柳波黃如翅塵

簡王博霄乞夫容杏

杏花枝上紅千葉偏得春饒惱殺人早與折來供一醉東風如此恐成塵

都南張氏園寓居

尺五城南跡似幽鄉心空折大刀頭杏花飛盡燕脂雪日日東風未肯休

和韓君美二絕句

金山

江水西來接太空中流突兀湧鼇宮妙高臺上一回首看盡世途風浪中

蘇州

子胥死後已無臣中國由來漸屬秦天下固知多美婦五湖尤自有高人

題所畫梅竹贈石民瞻

故人贈我江南句飛盡梅花秋未歸欲寄相思無別語一枝寒玉澹春暉

梅花不見君

江南翠竹動成林誰折寒枝寄賞音說與雙清堂上客蕭然應見此君心

題所畫梅竹幽蘭水僊贈鶴皋

千樹瑤芳駐水湄西湖風月駢成絲江南春色今何似賴有高人把一枝

蕭蕭葉帶雨聲寒鳥枝搖月影殘欲引九苞威鳳宿晴窓試寫翠琅玕

百草千花日夜新此君林下始知春雖無冷色如嬌女自有幽香似德人

翠袖盈不受扶天風縹緲降麻姑便應從此東吳去幾見蓬萊弱水枯

和黃景柱雪中即事

燕雪常飛十月前弊裘破帽過過年擁爐自笑何為者欲買濁醪無一錢

雪寒凄切透書帷極目南雲入望低欲報平安無過鷹忽

驚殘夢有鳴雞君說江南苦未歸香橙新酒蟹螯肥何當與子扁舟去共挽清溪流客衣

客裏相從意氣親高歌快飲見天真明年去學潘懷縣滿

縣栽花做好春當年臨水照春衫浮玉山前水似藍歸計未成羈思惡為君飛夢到城南

送黃景柱

天下無雙黃印曹割雞脚漫試牛刀梅花香裏聽衙罷明

月泉邊飲濁醪

偶成絕句二首奉懷宋齋才學士田師孟省郎

道山仙府舊曾居 隨在塵埃意不舒 回首故人天上住 如何不寄半行書

乍可望塵迎使者 何堪據案箠疲民 濟南雖有如灑酒準 擬愁中過一春

東城

野店桃花紅粉姿 陌頭楊柳綠烟絲 不因送客東城去 過却春光認不知

湖上莫歸

春陰柳絮不能飛 兩足蒲芽綠更肥 政恐前呵驚白鷺 獨騎款段遶湖歸

明時官府初無事 下走非才自覺忙 奔走塵埃竟何補 故園松菊久應荒

春日漫興

春事匆匆轉眼過 滿城流水綠陰多 西園摠有紅千葉 塵土埋頭奈尔何

題朱銳雪景

塵埃困人恒作惡 閉卷驚看雪滿樓 安得眼前有此屋 仍呼陶謝與同遊

即事三絕

湘簾疎織浪紋稀 白苧新裁暑氣微 庭院日長賓客退 繞池芳草燕交飛

古墨輕磨滿几香 斫池新浴照人光 壯憲時有涼風至 灑

寫黃庭一兩章

遠屋扶疎竹樹清 飛燕雀共生成 貧家自笑無金彈 數樹枇杷摠不生

又

草長前庭不用鋤 自然生意滿吾廬 何須直待生書帶 始信康成解著書

牧牛圖

楊柳青 柳絮飛 陂塘草綠水生肥 一犁耕罷朝來雨 却背斜陽自在歸

題孫登長嘯圖

在澗幽人樂考槃 南山白石夜瀟瀟 空林無風萬籟寂 長嘯一聲山月寒

題山水卷

霜後疎林葉盡乾 雨餘流水玉聲寒 世間多少閒庭樹 要向溪山好處安

詠史

酒酣斫劍氣如雲 屠狗吹簫盡策勳 漢室功臣誰第一 黃金鑄紀將軍

題群仙壁

群仙來會蕊珠宮 花滿瓊山翠滿空 環珮珊珊五雲際 半天鸞鶴舞春風

宮中口號

日照黃金寶殿開 雕闌玉砌擁層臺 一時侍衛回身立 天仗將臨玉斧來

殿西小殿號嘉禧

王座中央靜不移讀罷經書香一柱太平

天子政無為

自警

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搃堪慚唯餘筆硯情猶在留
與人間作笑談

劉時濟歸來堂

出處由來各有宜他人何與強吟詩千年只有陶彭澤解
印歸來更不疑

宿五華山懷德清別業

一夜松濤枕上鳴五華山館夢頻驚何當歸去芝亭上坐
聽 翁韻王笙

留題惠山

南朝古寺惠山前囊茗來尋第二泉貪戀
君恩當北去野花啼鳥漫留連

徐敏父龍虎山仙岩聞雞鳴寄玄卿

天雞三叫白雲中知有仙家住半空塵土恍然驚夢覺碧
桃花落自春風

泛泛輕舟沂碧溪蒼厓萬仞有鳴雞可惜吾儂不同往便
當着屐上丹梯

題苔溪絕句

自有天地有此溪泓渟百折淨無泥戒居溪上塵不到只
疑家在青玻璃

題四畫

桃源

桃源一去絕埃塵無復漁郎再問津想得耕田并鑿井依
然淳朴太平民

淵明

淵明為令本非情解印歸來去就輕稚子迎門松菊在半
壺濁酒慰平生

四皓

白髮商岩四老翁紫芝歌罷聽松風半生不與人間事亦
墮留侯計術中

赤壁

周郎赤壁走曹公萬里江流闕兩雄蘇子賦成奇偉甚長
教人想謫仙風

絕句

偶得靈壁石筆格狀如俗所謂鑽雲螭虎者因成
絕句

題高彥敬畫二軸

閒削剗竟何能
疎澹、竹林間煙雨冥濛見遠山記得五湖新霽後與
公携杖聽潺湲

萬木紛紛搖落後唯餘碧色見松林尚書雅有冰霜操業
底時、寄此心

偶成

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搖紗帽側晚
涼青鳥忽飛來

未利花開小玉蓮香風引謁洞中仙夢迴不記相逢語明
月清圓在枕邊

即事

庭槐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閒
看行蟻上南柯
摘子花香滿四隣綠陰如染淨無塵幽齋獨坐鳥聲樂萬
應不干心地春

贈彭師立

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俾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
容俗子議其間

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湏
如明月印千江

松雪齋文集卷第五

吳興沈氏華
溪義塾刊行

松雪齋文集卷第六

雜著

樂原

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正於度。呂從而正之曰以候氣正
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繁黍之法黍之為物也大小不
齊就取其中者從繁之而然橫黍之而否是故不可以為
之法也必擇土中使善應者候氣焉氣應則律正律正則
度正矣較之繁黍之為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氏之法不
可易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相生也所以隨時而變易也夫
音之清濁定於管之長短凡其空圍則一而已矣非有大
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愚之所知也律不
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為樂必施之於音而後樂生焉用
之而天地應鬼神格人民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
衰道微流為賤工之事為士者益恥之豈特不以為己任
而已哉然樂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者不可數
簞差也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謂律之各自
為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黃鍾夫黃鍾為
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
羽應鍾為變宮此自然之理也還之於律而七音備矣被
之於器而八音諧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一清
混於七音之中豈不謬乎黃鍾為眾律之祖宮聲為眾音
之君皆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
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為宮
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為

宮則黃鍾為變宮還宮之法宮為濁變宮為清若乃大呂均可以黃鍾為變宮則是變宮友濁於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於是以前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於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為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為然十有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於宮而臣民事物上陵於君也此大亂之道也

琴原

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崩而人不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有緩急聲有上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為音一疋而不易是以用之正緩急而定上下也是故音十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黃鍾之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上二大呂太簇如之夾鍾之均二宮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上二姑洗如之中呂之均三宮四商五角一徵二羽六七上二蕤賓林鍾如之夷則之均四宮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上二南呂如之無射之均五宮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上二應鍾如之如之者非同之如其徵之應而緩急不同也苟為不同則曷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黃鍾之均一弦為宮吹黃鍾之管以合一弦而後弦正自是以降以大呂合大呂以太簇合太簇無不正矣夾鍾之均二弦為宮合之無以異也中呂之均三弦為宮合之無以

異也夷則之均四弦為宮無射之均五弦為宮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有二均之大略也夫一弦為宮者至五弦而止五弦而止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弦為宮者一弦還而為羽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弦代之三弦為宮者一二還而為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其正體不出乎五弦也其所以七弦者亦清聲還宮也至于四弦為宮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羽在三弦七徵之上以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之大略也

五柳先生傳論

志功名者榮祿不足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易其慮何則紆青懷金與荷鉞畝者殊途抗志青雲與微俸一時者異趣此伯夷所以餓于首陽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者也矧名教之樂加乎軒冕連已之病甚於凍餒此重彼輕有由然矣仲丘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

夷齋說

孟頫往年仕京師識田君潤之及來佐濟南田君長山東廡訪幕府後游耽久出一卷示孟頫則踈齋靈公所書潘君記夷齋之文也夷齋者田君所居室之名也天下之名屋室者衆矣而君獨名之曰夷者所以見君之心也夫夷之為言平易坦夷之謂也老子曰大道甚夷是也田君自少年仕御史府無傾險刻薄之私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夷與險對者也嘗試言夫險者則夷之義自見今夫天下之險無踰於水水之險則有呂梁艱嶺若江若河以至于

海而水之險極矣然舟楫既具人力既盡則若履平地其
或至於顛覆蓋有幸不幸存焉耳若夫人心之險又非水
之能喻也談笑而戈矛生謀慮而機穽作不飲而醉不醜
而毒同則刎頸膝異則對面楚越及其至也以錙銖之
利豪釐之忿使人上下乖骨肉離險之禍可勝言哉田君
無是也則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因田君之意推而為之
說以頌田君之德而警夫世之險者焉

趙郡李氏世譜

李氏嬴姓帝顓頊之後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陞
為堯大理以刑法助教化應虞夏商子孫守其官以官為
氏至紂之時理微字德靈以直道不容於朝其妻陳奭和
氏與子利貞避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改理為李利貞
亦娶契和氏生昌祖為陳大夫五世孫碩受采地於宗周
康王食苦碩孫軌字文果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
敷生耳字聃一字伯陽柱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耳自著
書名老子其言至深周道衰去西之流沙不知其兩終孫
宗字導祖魏大夫世兩稱段干木即其人也孫允相趙惠
文王惠文王有沙丘之難允救兵救之微允趙策不全自
允始居趙郡為趙郡李氏之祖六世孫曇字貴遠入秦為
御史大夫墜柏人西四子棠辨昭璣崇字伯祐秦隴西守
是為隴西李氏之祖孫信字有成大將軍滅燕斬燕太子
丹始皇帝稱之以為能孫廣漢前將軍匈奴號之為飛將
軍十六世孫嵩西涼武昭王為唐始祖追尊聖皇帝此
其尤盛者也穢生牧相趙封武安君吐破林胡拓地千餘

里西邽秦人之師始皇帝用頓弱之說縱反間於趙趙殺
牧秦滅趙牧字齊居中山尚食監高祛為文帝言以為曠
將者也牧孫左車任陳餘封廣武君漢大將韓信聞陳餘
不能用廣武君之策乃敢下兵井陘擊陳餘泚水上信已
破陳除購千金求廣武君師事之曾孫秉字世範漢潁川
太守徒潁川六世孫備字伯游漢太尉生膺字元禮司
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無道殺孕婦畏膺弃
官歸京師匿讓舍合柱中膺率吏攻朔殺之生瓌瓌字曹
搽微時數從瓌遊瓌以意厚之語子宣等曰孟德英雄也
天下亂非孟德不能定張孟卓素本初雖與吾親舊皆不
足依孟卓名絕廣陵太守本初名紹冀州牧後諸子果賴
搽得免於難及搽破紹乃舉家遷趙郡瑄四世孫楷字雄
萬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避趙王倫之難徙常山五子
輯冕字勁齋字幼黃高平太守居巷東為東祖勳字少
黃治書侍御史與兄芬居巷西為西祖輯字護宗高密太
守自楷時徙平棘自平棘徙柏人子慎敦世甚微從州
界遷趙郡冕字仲黃鎮南府長史共稱南祖其別宗為江
夏遼東漢中三房子孫咸盛魏齊周隋之世多為大官至
唐位宰相者十七人曰游道曰藩曰固言曰日知曰敬玄
曰仲曰尤素曰絳曰嶠曰珪曰懷遠曰吉甫曰德裕曰泌
曰瑛曰胤曰安期宦能以功名著於世者必與吉甫父子
泌字長源少年慕神仙不死之術隱華山天寶之亂肅宗
使人訪得之帝與俱出入軍中指之曰衣黃者聖人衣白
者山人繼相代宗德宗受命於艱難之際使唐室再造危

而後安大弊皆必之功也而與共事者乃李鞠國廬犯之
徒能以智自免故君子以必比張子房吉甫之系出西祖
子隆字大鼻後魏阜城令六世孫祖威唐倉部郎中生惡
行嘉州刺史務柘筠為工部侍郎奏數之歲益租二百萬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潰卒渡江東欲為變拜柘筠浙西
觀察使杲懼而逃拜御史大夫元載竊國柘筠甚代宗倚
柘筠使圖之柘筠見帝牽制不時決憂憤而卒子吉甫字
弘憲自代宗時以姑息御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相
歲中易三十六鎮劉闢反於蜀李錡反於吳用吉甫計辛
斬闢與錡為憲宗言藩鎮不奉命則朝廷不尊伐叛之
謀當以時決李逢吉沮其功心甚恨之及吳元濟擅立則
自請至淮西招之不從必俘以為獻會暴疾卒吉甫長於
政事所推多賈士大夫盡其職元和之治視貞觀開元蓋
庶幾焉生德裕字文饒力學卓犖有大節尤善著文徐州
王智興給天子築壇度僧資國家大樞德裕為御史中丞
言江淮間失男子六十萬人非小變詔止之徙劍南節度
使達奚邊樓按南道山川與蠻相出入者圖之左西道山
川與吐蕃相出入者圖之右部落眾寡饋餉遠近曲折咸
具名習邊事者與共計敵情偽盡知之請安定人為甲解
州人為弓杭州人為弩器械必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教
戰優勿事緩則農急則兵不為十一軍號雄邊軍武宗立
召相德裕唐自中葉數困於西戎堯項回鶻吐蕃更相誅
亂邊德裕以數應之使勢蹙不虜虜為大變是時兵屢勝
瀕河將盡喘不敢動武宗之治號為中興宋盛時系趙郡

而達者昉字明遠饒陽人周開封尹宋太祖時貶道州司
馬再貶道州別駕治生為終老計遣使召之久而後至太
祖望見昉大喜曰趙普不妄薦人昉再相持重知大體嘗
舉王旦謂必為太平宰相後果如其言沆字太初臨沂人
相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參知政事以為細
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艱難不然血氣方
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興矣吾老不
及見君他日之憂也大中祥符之際丁謂等以天書惑帝
治宮室嘗射鉅萬萬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過
之厚不忍去大以為恨寇萊公薦丁謂沆不用準怒曰謂
才不足用耶準言不足聽耶沆曰謂不可使在人上準曰
謂可使在人下乎沆歎曰君必悔之謂相果逐萊公故世
稱沆為聖相迪字履古濮陽人舉進士第一與王曾並相
於國家大計多所匡正昉傳以為德裕次子比部員外郎
暉之沒居饒陽五公里金末裔孫成避亂徙博陵墓祖父
博陵西北亂甚徙河南久之復還河上居瀛州之參戶又
又為參戶人三子謙榮瑄謙字仲默生信德信生遜遜遷
通德生造達適避榮字茂之勤於為生能斥其除以與人
鄉里稱為長者生秀世英秀字子實有大才幼孤以善事
母稱嚙口之食便體之衣有不須也未有須而後具焉者
母亦甚安之遂不忍去其母而仕教子弟嚴以身率之故
子弟能力學以自赴於成人饒陽之緒幾至是而復生迪
字光道

大亢吏部郎中有能名生逸通世英字仲傑生述述述漢

陰主傳生植述大子洗馬瑄生義居仁義生某居仁生道
道生高麗吳興趙孟頫曰余官太史氏識光道為余言其
世家余乃為沂浴得其世次如上而次叙之李氏之出趙
郡者傳二千餘年達者不可勝數蓋皋陶之烈也今光道
賢而能官祖父皆有積德其後當益大云

序

書今古文集註序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剛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以
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
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為者出焉學者
不察尊偽為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
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此於不
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偽忍
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余故分今古文
文而為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
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眾也昔子雲作法言時
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
同志者哉

印史序

余嘗觀近世士大夫圖書印章是以新奇相矜鼎彝靈
爵之制遷就對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象蓋不遺餘巧
也其異於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無二三焉一日過程儀
父示余寶章集古二編則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紙可信不
誣因假以歸采其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備其

考證之文集為印史漢魏而下典刑質朴之意可彷彿而
見之矣論於好古之士固應當於其心使好奇者見之其
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轍以由道者乎

贈趙虞卿序

平陽趙虞卿其兄來吳興兄卒官虞卿因留不去蕭然
逆旅無一簞之儲飯豆茹藟衣褐垢弊處之無窮愁之色
人或饋者亦欣然弗拒及遇人有不足輒乞之無吝情觀
其人嗒然無所為聽其言淵乎以道而其奕又通天下之
善奕者也人不知未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其胸中有得
故外物不足累之嗟夫人患無所得即有得雖千金之
富駟馬之貴若將從焉虞卿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曰志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虞卿者所謂游藝志道者
耶虞卿居吳興又吾黨之士往往與之游於是相與賦詩
贈之而趙孟頫又為之序

送吳幼清南還序

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聖賢之澤沛
然及於天下此學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
萊岩穴之間老死而不悔豈不畏天命而悲人窮哉誠退
而省吾之所學於時為有用耶為無用耶可行耶不可行
耶則吾出處之計瞭然定於胸中矣非苟為是桎梏也近
年以來

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
公亦在行程公思解
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公君博學多識經

明而行循達時而知務誠稱所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既至京師吳君翻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吳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吳君何啻百倍吳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吾鄉有教君善者吾師也曰錢選彞舉曰蕭和中曰張復亨劉父曰陳慤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康祖無遜吾友也吾處吾鄉送數子者游故乎山水之間而樂乎名教之中讀書彈琴足以自娛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豈有用者哉吳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游江淞求子之友余脫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列吾師友之姓名使吳君因相見而道吾情至杭見戴表元率初者鄞人也鄞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其亦以是致吾意焉

送凌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世所謂丈夫者率盛氣大言驕岸倨肆常易一介之士至一介之士當仁不讓奮然伏義與人爭是非不肯碌碌苟止亦非世所謂丈夫者所能也凌君德庸與余居同邦生同年今年之春相遇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蓋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況余同邦同年者哉然余所以與凌君相得者又有出於是余聞凌君往年司獄建昌因有冤皆為平反之與其上官抗略無以假借府史固不論甚者與察司往復折難無詭隨依阿聲凌君位甚卑無當路之援容顏不能動人世所謂丈夫者常易之安知凌君自處者不卑也彼凌君所恃者以吾之是却彼之非而已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齋我以吾義豈虛言哉今凌君入淮東

憲司幕府亦粗可以行其志矣夫數罟竭澤盛世不設深文苛察亦君子不為也使吏不得以賅賂行私意不敢以架漏欺公家則淮東之民實被聖上寬仁之澤抑豈獨余之望將使世所謂丈夫者知一不之士所守如是是非可易者豈不偉與於其行書此以為贈凌君其或有取焉

第一山人文集叙

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諳科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體大壞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為非而以立說奇險為工作賦者不以破碎纖靡為異而以綴緝新巧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粗於科舉之習者則曰鉅公如歐蘇大儒如程朱皆以是顯士舍此將焉學是不然歐蘇程朱其進以是矣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王君壯猷自弱冠賦聲滿場屋間取鄉舉如拾芥非唯王君視功名垂手可得一時之士亦孰不以高科期之爾來科舉既廢王君出其胸中之蘊作為詩文成數巨編暇日携以見過求余為之叙余讀一再過文不苟作字不苟置意深而氣直幽詠書易出入騷選宜可以名世傳後而非一時科舉俛俛求合於有司之作也非自按於流俗者能若是耶余既為是說遂書以為王君文集叙王君名力村字壯猷其先自盱眙徙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編曰第一山人文集云

陳子振詩序

子友鄧善之張仲實陳無逸皆英爽之士其言語文字足以雄一時予愛之重之一日而得三子者之書皆曰吳中陳子振佳士也尤長於詩今將求叙引於子子久杜門聞詩人之歎予也喜甚亟出爾陳君陳君袖出其兩為詩文曰壯遊集八卷余益喜亟取讀數篇陳君誠能詩獨未解所謂壯遊名集者意陳君南浦越址之燕趙東遊齊魯而西走秦晉凡天下名山大川如似華太行江淮河海皆嘗歷覽其形勢而窺其秘奧故以是名之耶然讀之終篇其所至不過吳中數郡而已陳君吳人也其遊不出於吳而名其集曰壯遊余甚惑焉思而不得其說則以問諸陳君陳君曰遊豈有遠近哉顧壯懷何如耳至讀君自叙有曰不好追躡前入法則嗟乎若是者雖余亦壯之而遊何必廣哉古之作序者皆序所以作者之意故余因其名集而為之序若夫詩文之美觀者當自得之不待余言之贊也贊而贊之余懼非作序之法也又集中有贈葉文炳詩云墨妙當今亞子昂余不識葉假今葉善書當配古人余書何足重於世而去然哉余甚愧焉請陳君為刪之

陸昂夫詩集叙

嗟夫吾觀昂夫之詩信乎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也昂夫西戎貴種服旃裘食湏酪居逐水草馳騁獵射飽肉勇決其風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筆硯讀書屬文學為儒生哉而為詩樂府皆激越慷慨流麗閑婉衣累世為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蓋昂夫當執弟子禮於須溪先生之門其有得於須溪者當不止於是而余所見者詞章耳夫詞章

之於世不為無所益今之詩猶古之詩也苟為無補則聖人何取焉豈是以可觀民風可以觀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其博如此嗟乎吾讀昂夫之詩知問學之變化氣質為不誣矣他日昂夫為學日深德日進道義之味則乎見於詞章之間則余愛之敬之又豈止於是哉

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樛隱藪與人為之傳句為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入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性情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絀之繹之廠之飲之則其為詩將見隱如官商鏗如金石進而為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命為序不取辭謹序其大意云

皇朝字語觀瀾綱目序

余嘗讀史見當時巨族貴種皆以工譯語相高其間雖時見一二語恨無文字相傳不知作如何去也蓋譯語皆有聲而無文雖欲傳其可得乎

于以道遠譯語無所不通蓋前代之所未有也古發王伯
達深解其義編集是書曲盡微妙其亦善言語之良師也
古人有言塗無遠而不矜理無微而不給余於是書亦云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予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為政事教化之所感
召能使蝗不入境虎度河去民至稱之為父母嗟乎何以
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名未立縣漢以
求士大夫之賢者苟不得一郡一邑而為守令政事不見
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
常存也予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子弱冠而仕于朝且三十
年若銓選射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
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
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於
朝出其兩學上為

朝廷羽儀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
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

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吏漢見於今日矣河中
古蒲阪舜兩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
孟之所樂也一日

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
群公賦詩贈之而孟頰為之序侯名衍師孟其字云

劉孟質文集序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
者自奇皆隨其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為是平易險怪之別

也後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詩詞以為富剿疾以為快談
詭以為戲刻畫以為工而於理始遠矣故嘗謂學為文者
皆當以六經為師捨六經無師矣江右劉君某年甚盛氣
甚充作為詩文數百篇其鋒殆不可當然竊患劉君之才
過多若有不必作而作者夫六經之為文也一經之中一
章不可少一句一字不可闕蓋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
為世之經也余老病廢學刻君不以余為不肖一再下問
不敢不以誠告劉君以余言為然耶則一以經為法一以
理為本必不可不作者勿使無可不作者勿使剩如此他
日當追配古人豈止廟屈賈之壘短曹劉之壘而已哉

南山樵吟序

南山樵吟者吳君仲仁所為詩也詩在天地間視他文最
為難工蓋今之詩雖非古之詩而大義則不能盡廢由是
推之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夫鳥獸草木皆所寄興風雲
月露非止於詠物又況由古及今各自名家或以清澹稱
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性或貴麗密或吞容乎大篇或收斂
於短韻不可悉舉而人之好惡不同欲以一人之為求合
於眾豈不誠難工哉必得其才於天又充其學於已然後
能盡其道耳吳君年盛資敏不以家事廢學故其為詩清
新華婉有唐人之餘風此子所以深嗟累歎愛之不能已
也山谷道人有言曰本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
此作詩之良法予既序樵吟復告之以是者所以起吳君
也吳君名壽民仲仁其字南山其自號云

古今歷代啓蒙序

金陵王君九鼎取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跡編為四言又讀其語欲以教童蒙使之誦習俾知古今携以見示求為叙引余聞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歲學書計多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自是以往博學不教未嘗以知古今責童子也後世欲子弟早成應對之間便以不知古今為恥故為師者亦必以是求合於學者之父兄蓋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若蒙求之類以十數皆不行於世獨蒙求尚有誦習者良由蒙求語意明白易誦故耶然皆不若王君所編為包括古今該備治亂不悖於先儒之論議於小學不為無補然余疾讀一過猶以事跡之錄有非童子所能悉者雖成人亦可讀之以為歷代史記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題其卷首而歸之

玄武啓聖記序

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夫一者數之始也水者萬物成形之始也生數奇成數偶於位為北北者背也北方象人背故址極出地最高又北之為文從人相背陽至冬至而止又自冬至而後生於卦為坎水之為文象形為坎卦東西南流於乾坤之四德為貞貞者正而固也二義太玄擬易於貞曰凶貞亦二義在天斗牛女虛危室躔七宿列於北方成形為玄武武者龜蛇也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而玄武獨二物不謂之龜蛇而謂之玄武玄之為色赤而黑龜蛇則然有鱗甲武之象也玄武之神始降宋真宗時為祠偏天下大尤之興實始於北方北方之氣將王故北方之神先降

事為之兆天既告之矣武當山在西南方巍然高真大玄武神依焉黑衣披髮伏劍而踐龜蛇人往往見之至今常然五龍觀主張君洞淵薦於信道強立不撓皇太后聞而召之會京師大旱自去年九月不雨至于四月

天子以為憂皇太后使人持香從張君禱焉先兩張君為之日時已而果然大雨累數日乃止遠近皆霑足

皇太后厚賜之盡不其徒不以一錢私已其行若是真所謂絕無而僅有者哉是宜神之相之也張君持所刊啓聖記微余為叙余為誦所聞而書之

清權子處山林而不忘於世故混人事而不累於塵俗一草冠一布衣逍遙天地之間傲視景物之表歌聲琅然呈出金石古所謂碾魂列缺魁詭譎恠之士吾何幸聞其言請其書耶古之能言者去之千載或數百年皆不得而見之所賴而傳者書也然則余雖未得與清權子談固已因其書知其人矣亦有因余言而得清權之心者乎子名石翁姓黃氏清權其自號云

清權齋內藁序

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所得故也無所得則無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

葉氏經疑序

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所得故也無所得則無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

是則思之深思之深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拯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書皆然經為甚何者六經其來最古傳之久而訛謬生焉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不能矣則夫疑之多也何惟通川葉君白首於六經凡有疑皆萃而為一編其疑之淺深固未易遽釋而其所以疑者有以見葉君之用心於經書而特泛泛口耳之學所可同年而語矣葉君以僕嘗從事於斯不遠千里來求叙引故叙其所以疑者覽者其詳諸

關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關里譜系求僕為之序且自叙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唐同光間避亂自關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麗水縣丞會會生平平生遵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教貴教生潼孫是為文昇皇考始家于杭宋德祐末職教達康當是時大兵凌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父昇忍死扶柩歸墓達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餒餒不能渡歸溫州既又娶于漂陽樊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漂陽人矣竊懼父而忘其兩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由阜而溫自溫而達康自達康而漂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遠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履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脩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循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為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不忘之懼乎君子退之今為浙西廉訪據云

高惟正吳山紀實詩序

吳僧元拙與余遊三十年一日自吳過余持臨印高文度字惟正所為詩見示且曰吾鄉有丁景仁自少小學於高惟正惟正既沒景仁哀其師之無成而至於卒也求其遺藁得詩百篇刊諸木使行于世余聞而嘉之自師弟子之道廢世之學者其始未嘗無師及其稍有所立即以師為講蓋不止於師死而遂倍之也而况高君之窮其生也無以為資其死也不以壽而又無子孫以繼其後景仁奉不忌其私淵之意必欲使其名因是編以不朽忠厚之至也惟是以往則其於人倫之間從可知已故余深嘉之而為之序若夫高君之詩清雋奇雅吾友魏子敬言之詳矣余復何言哉景仁名應榮濟陽人今居吳云

松雪齋文集卷第六

松雪齋文集卷第七

記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于心者不以為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為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狀若車蓋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垣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莖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緣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砢葦葦不以水盈縮為高卑故曰浮玉浮王之南兩小峯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越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後視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山遠對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入于城中合苕水于城東北又北東入于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泝流城南眾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舡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家清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過於浙水之上相鄉而笑曰胡然而來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為友其游泛之樂大若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為困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為異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濱而處辟吾堂之南露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愛也吾畏人者

也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憊然不足於中而後畏縮怯喪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雖、而于子而無與居高吾寇博吾裾自以為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媒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于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群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妓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是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大於澁而顏子為壽莫負於齋景而伯夷為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為不足衣衣之榮君子或以為辱世以為石君子以為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居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為記余嘗試為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于中者雖欲不言言而欲不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謔悲則言慘憂則言寒念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則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養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一言可以為榮一言可以為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亦不能無言

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輒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拆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繁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悄悄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明肅樓記

至元十六年詔立浚衛親軍都指揮司設使副簽事統選兵萬人車駕所至常從營白鴈口既成官有解士有舍糗糧有倉金鼓有樓器械有局交易有市凡軍中之政畢舉營南迫信安河西臨漳沁白溝東與郟城蛤嶺港接越六年當至元廿一年秋大霖雨明年秋又雨群川湧流營居水中士馬告病樞密院以聞得旨移稍西於是重作圍營去卑就高舍危即安報心胥說不日成之士陸馬蕃視昔為雄由是開屯田千頃用其農隙以講武事無坐食倉廩之弊而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中營為樓凡數十楹懸金鼓以警士之視聽雄偉壯麗去地百尺憑高遠望可盡數十里之外歲時推牛醞酒高會饗士三令而五申之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樓而記之

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肅舍明與肅非政令之善者適名之曰明肅而求集賢侍講學士宋公大書以扁其顏方今

天子聖明四海之內晏然無桴鼓之警宿衛之士皆安生樂業其器械乏其衣食春秋屬寧韃簡車馬從乘輿巡幸蒐獮出入神旗豹尾之間示不忘武備而已而諸公能於無事之時勤於軍政如此其所謂暇且整者耶夫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沉入其營壘登斯樓見其行事者乎可以知一時將帥之賢矣抑又聞之古之謀帥者以說禮樂敦詩書為賢詩書禮樂疑若於將帥邈然不相及然欲使士卒皆有尊君親上之心非是四者其孰與於此故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以為諸君勉

宛州前進士題名記

古者鄉州黨遂皆有庠序以教學者其大夫長正亦皆其鄉之長老以帥其子弟故民之從之也易夫惟其從之也易則人寸之衆多匪降自天亦人力之助也金自有國以至於亡僅百年然以文取士宛州之境登進士業者舉不乏人當金之時宛末為州永平一縣而已夫一縣不為大也百年不為久也而士往往以儒科起家豈可謂非美哉劉君安仁宛人也予往在江左識其人及子棗燕謂子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勸且求余文為之記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古之鄉長老帥其子弟而教之其意亦若是而已自世俗

觀之孰不以為迂疎不切而安仁乃汲汲然若已有所未
足而為之非知本乎夫儒者之事通乎天人而接乎聖賢
推而放之可以為邦國之光卷而懷之猶不失為身脩家
齊之士可不務諸於是探討故實自天會訖于正大得三
十有 人併攷其官簿書而刻之凡完州之士非其曾玄
則其雲仍也蓋思勉于學以無負安仁之意孔子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又況以一州之庶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
安仁名 今據中書首云

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 月 日

詔作林園于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出且曰今可為
朕春秋行幸駐驛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
鬱葱北眺居庸峰巒翠嶺前包平原却倚絕巒山迴水滌
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為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
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

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君亭乃命臣趙
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
者而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
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
復俾孟頫為之記以表

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
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
散意思慮思其政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
惟古之為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為之基義為之塗禮為之

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
各得其所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
推其樂可以及乎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
輔
聖明位列三公恩冠百辟而戰慄夙夜匪懈恒懼無
以報

聖天子之深恩近有 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
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况茲園池臺榭
之為不作於已而受乎

天子且
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

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
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
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於公也故書
以為記

大雄寺佛閣記

開運浚難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
以書求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
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址故有華嚴殿荒陋迫阨見
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即其地建佛閣三十楹
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黃金莊嚴勝相備具蓋
襲人之施竭己之省崇積錄寸忍可誓願歷一星周而僅
有濟今拱既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無以示後人

敢以記請予竊嘉其志乃為之記曰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為也夫欲速則志不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慶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為期故能闢隘陬為高明化荆棘為岑樓繚以朱闌覆以重檻然後視殿君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微偉且莫者所成就為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輿為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楹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為之四顧山川森察萬像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為之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一十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肇葺始新作三門又二百年而閣始建繇陳天嘉至于今其殿興大略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茲山者山川之高深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差於人目蓋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祠洪山靈肇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於是迨乾明寺屺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闢祠為寺而自別為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既乃慶元勝永遠了敬紹勤為徒敬也

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志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貴亨益思所以辛智之始圖乃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法堂而啟靈祠南啓佛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為大屋以覆之棟宇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種莊嚴咸詎其極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為宴坐之處紫莖湘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琤琳鳴兩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就如此而錄教事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允貞二年了敬乃携其徒王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絕長江渡大河北走

京師行御史其室中丞張問公宣政院參議旦牙公引以見大護國仁王寺膳八大師以其事上聞有

旨護持禁毋擾其寺且賜了敬彌圓覺大師已而

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

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脩道場度弟子出入

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祇亦大

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

公示孟頫以事狀命為文記其始末乃叙其事以為記了

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

國恩其徒亦宜澣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

無負

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丞丞將行以一大箴

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能施而二三比丘

臣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皆可書也自智之達寺其

法蓋甲乙相傳云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

九宮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與人境絕多壽木靈草幽花上樂會蔚鬱巖籟籠罩迨於其上清冷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遊仙之館而極真之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禱焉而雨暘時祈焉而年穀熟故宋人築宮而嚴事之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攷矣已未江上之侵兵既解而宮毀于盜冲隱大師封君大本與其徒思復于古昔拾凡礫除蕪葦度才鳩工作而新之迺作妙應之殿殿西南鄉為淵靜之居東為方丈殿南為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為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為仙游之殿又南為通明之殿殿西為西廡廡西為道院其東亦為廡廡之東為齋廚倉廩廡南為天聲之樓縣大鍾其上樓東西面又為道院庭西東面為朝真之館中庭為虛皇之壇壇南為碑亭南為三門門東為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為華表其東西皆屬以周廡門南為壺天之亭又南為天上九宮之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儼若清都縹緲靚深疑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謂非人力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君既老戴君繼之宦後得法師羅君希絰某某成其終繇封君以未應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者復完廢者復興甲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祭酒之器養生之田鼓鐘暮帝供張之具視昔有加焉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闕始識法師羅君子京師而又與子同邸舍居久之

以記為請不得辭乃叙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道為心令議者不得以迂濶而非之則斯文當日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屋者哉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于易也

今天子崇信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濩其租矣衣食于山中者蓋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乃得優游消搖茹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南溼道院記

南溼道院記
南溼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行之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為溼嘉興城西南五十里而遠曰秀溼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燬于兵火張君全真迺改築于秀溼之南所謂南溼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闕以為道院脫儒冠着道士服儼然獨處以順性養神為事凡田疇所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為殿堂祠玄武神其背為迤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為柵士之舍其陽為迎仙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為堤列樹松柏檉竹又南數十百步有大朴數百年物作養其下曰朴菴破塘環紫林木蔽翳境物鬱盛清人心目故遊方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貽于至元丙戌廢十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

自非聖賢莫不有所侯或侵於名或侵於利大有有所求則大侵小有有所求則小侵恣恣如也割去世累優游恬淡以求自適雖未為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匐顛仆於汗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姬啣妻子相去豈不遠哉初松江備竹胡氏事玄武武甚嚴其家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迎歸構殿以祠之上梁之日兩樂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翔翔其上良久西南去兩隨已而大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強山僧請達從吾遊道張君之為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采其言以為記

管公棲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管夷吾之後有避地于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汔于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諱仲字直夫個儻尚義晚節益自喜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于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問謂余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營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毒一念之末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救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為之嚴事庶乎少紓子哀而其為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豈也得禮外意遂用其言為卜相其宜初棲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凡村竹院石悉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乏其食予時與仲姬往造其間祭饗從里俗或者亦足以少慰

公之靈營也哉書事于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元勅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翺亮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全公
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宜獲最先附遠詔其主亦都護等五子與諸皇子約為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村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戰之功斬將奪旗之勇而道也儒釋學際天人寄

天子之腹心繫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公祖父官爵勳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為之文當

世祖時公為平章政事臣為兵部郎中趁走省闕識公為舊承言論政知公為詳敢不祗奉

明詔公諱阿魯渾薩理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以父字為全氏曾祖諱乞赤也叔亦納里妣可呂竭失怙林祖諱阿台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諡端愿妣張氏追封趙國夫人父諱乞台薩理早受浮屠法於智全末利可吾坡地沙圓通樞密當時咸推讓之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通敏妣李氏累封趙國夫人初通敏公從父自燕還北庭生公元弟三人已而被召留妻子北庭公兄弟

稍長奉母東求其父歲餘至雲中得通敎公居三年公送國師八思馬學浮屠法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語

世祖知其林俾習漢文書頃之遂通諸經史百家若陰陽應數圖緯方技之說靡不精詣會國師西還擇其與俱歲餘乞歸省曰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為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

聖君相位而別吐至關師已上書薦之裕宗得名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至元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知天象

上召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烈者言公可使立召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蠻領之乃以公為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

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八年乞解機務以為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

世祖登遐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禮冊立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

成宗晏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于大都按祥里

第年六十三以是月日薨城西南岡子原通敎公堯次公開明廓深喜怒不形於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時務識大體初為

世祖所知即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江南諸老臣及山林藪澤有道藝之士皆宜招納以備選錄於是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起至者悉命公館之禮意周洽皆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請厚資而遣之以勸

來者而集賢長貳極一時名流盡公所薦用又請置國子監學官增博士弟子員優其粟既學者益眾及尚書省立相哥用事詔公貳政公固辭

上怒不許相哥政日橫引用群小以為腹心公弥縫其間小者損益大者力諫初猶信用久漸乖違又立徵理司徵責財利天下困圉皆滿愁怨之聲載路會地震北京公極言地震職此之由

上詔罷之盡以輿民詔下之日京師民相慶市酒為空相哥益怒數奏公沮格及相哥敗公一無所汗然猶坐累籍浸相哥臨刑吏以公為詰相哥曰我惟不聽彼言以至於此

上知公無罪詔還所籍財產裕聖皇后聞其廉正賜以金帛辭又命所籍未盡還者還之及辭成宗即位賜楮幣二十萬緡延受初

成宗在潛世祖聖意已有所屬

成宗屢遣使召公公託疾不往及

成宗儲位既定索棋具於公公始一至其邸

成宗曰人誰不求知於我汝獨不一求我非為棋具正欲

一見汝耳汝可謂得大臣體矣元貞大德間得賜坐視諸

侯王者十五六人公必與焉

上嘗謂近臣曰若全平章者可謂全才矣於今殆無其比

左右或呼其名

上必怒責之曰汝何人敢稱其名耶公慙事

兩朝餘二十年通昔未嘗安寢或一昔至再三召日居禁

中祇論天下之務雖妻子未嘗聞其所言每一政出一令

下莫能知其自公也有諍公者公不辨而

上亦不疑及公罷政有劉監丞者言公在太史多言支梓

事預國休戚大不敬

上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公頓首曰臣不佞賴

陛下合容天地之恩也若欲實劉罪臣恐無復為

陛下言者

上怒不已公力爭之乃得釋公所為類如此公平生雅好

推轂士由公進者凡數十百人位至公卿大夫者不可勝

紀而未嘗有德色前後所賜金玉束帶裘服弓矢寶器常

辭讓不敢當嗚呼若公者乃可謂大臣者矣公娶邵氏封

趙國太夫人子男三曰岳住資善大夫隆禧院使力學為

政有父風曰久著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備

國史卒官曰買住早世女一適榮祿大夫徵政院副使也

連孫男三曰普達答里麻安僧女二銘曰

世祖制治三五同風立賢無方如湯執中惟文定公始事

裕宗戰兢：夙夜在公名聞

天子為

天子使一話一言納民於執既闢賢館亦集太史學究天

人道通孔李係我

皇極烝我髦士萬國熙：報生濟：權臣怙勢群小並起

較然夫容出於泥滓

成宗嘗陽

帝貽孫謀惟公佐之益闡大猷其心孔休其政孔脩物無

不周義無不由

成宗賓天公亦長逝生死以之君臣之義斯民之悲哲人

之歲竹帛燼：千載無魂繼述濟美褒榮斯倫刻辭豐碑

用勸來裔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

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臣封魯國公諡文貞康里公碑

粵善稽古唐虞三代之時充辟禹湯文武之為君泉濂稷

高伊傳周召之為臣明良相逢道同德一天為之清地為

之寧四海晏然萬物咸遂是皆有以開乾坤之運鍾川岳

之氣故能致雍熙之和立泰平之基更數千載其事紀於

詩書不可誣也雅哉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躬神武之姿心仁厚之德混一

區宇親民如傷中統至元之間民物熙熙知有生息之樂

蓋將衆堯舜而回三代時則有以道事君不詭不阿躋世

於時雍若泉漢徵高伊傳周召之為者則魯國文貞公其人也公諱不忍木自祖父海藍相而上世為秦里部大人海藍伯事王可汗王可汗滅帥麾下遁去

大相皇帝虜其全部以歸第于子赫真年十餘歲公賜莊聖太后唯恭謹善為弓服事

世祖皇帝不離左右配以高麗美人名長姬姓金氏生五子次二為公公幼事

於廟於東宮間因簡衛士子俾師替善王恂恂後北征而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衡為國子祭酒公時年十二眉目秀

美迤退詳雅已如成人父知其非常免請於上欲教之讀書有旨入國子學師事許公性強記日誦

千餘言有問必及經領許公亟稱之謂公必大用於世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起家為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河北

道提刑按察副使尋陞提刑按察使嘗使河東道遇飢民死徙相屬因便宜發廩所活數萬人歲旱行部所至輒兩

入為吏工刑三部尚書衆哥得政公數與之爭事於上前衆哥怒切齒於公使西域賈人詐為訟寃者遺公美

珠一篋公却之已而知其謀出於衆哥因謝病免拜翰林學士承旨奉使燕南公弟野理審班與徹里等間劾衆

哥上怒捕繫衆哥遣使者趣召公還入見語連日夜卒誅衆哥衆哥誅命公為丞相公讓太子詹事究澤是時

上春秋高成宗將兵北方位彌猶未正公謂相東宮舊臣則衆論自

史國家自安矣上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於是究澤

為丞相而公平章政事衆哥時嘗官高下有定價上自朝廷下至州縣緝紀大壞在官者以培植相尚民不堪命

往往起為盜賊公與諸公謀議欲革衆哥弊政首召用舊臣為衆哥所斥逐者尤重文學知名之士使更相薦舉雖

毫髮之善亦無所遺衆哥之黨唯忻都納連納丁蔑理王濟等罪狀尤著則劾治而誅之其餘隨才拔擢待之無間

縣是人情翕然悅服安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還問之以所至長吏為政善惡之狀其自四方來者亦然衆伍相驗無

能欺者苟政績尤異輒上聞或賜奎書或賜衣物隨加遷擢故當是時百官得其

人萬事得其理陰陽調和年穀屢登庶民樂業海內大治世祖莫年以天下事屬之於公嘗謂公曰

太祖有言國家之事歸右手執之復佐以左手猶恐失之今吾為右手左手非汝耶

上與公極論治道古今成敗之理至忘寢食或危坐達旦謂公曰曩與許仲平論治仲平不及汝遠甚先許仲平

有隱於朕耶抑汝之賢過於師耶公皇恐謝曰臣師見理甚明臣之所聞知何足以歧其萬一第臣師起於布衣

君臣不嚴進見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之力陛下無臣兄弟如家人兒于朝夕左右

陛下又幸聽其言故得盡言至此上又嘗撫髀歎曰天既生汝為吾輔佐之臣何不前三

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也已而願謂侍臣曰吾子孫之福也或上書謂征流求國及徵江南包銀有 詔集百官議而行之公力請于

上為寢其事公以

朝廷庶政多仍嚴前代第求詳於簿書稽古禮文之事願缺而不講已奏得旨與文學之士共議定為規制使萬世可以循守用事之臣有不便者力加沮抑故其事中輟識者至今為恨太尉伯顏受遺 詔立

成宗召公共定大計丞相欲入亦拒不納

成宗以公為

先朝腹心之臣尤加禮重事有不可行公必侃侃正言授

引古今海甚力

上聞之悚然雖已成命數奪而止公在中書同列頗嚴憚

公或以私意干政公輒拒不從繇是深以為怨會公以疾

在告

上亦不豫久因構公與丞相有隙出公為陝西省平章他

日

聖體稍安惟公不預奏事問知其故大怒責丞相以為欺

立召公復入中書公體素弱至是氣羸益甚

上以御史臺事簡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

中丞領侍儀司事公已去 朝廷之政稍紊於其舊久之

丞相頗覺為同列所誤不得與公共事引咎自責流淚滿

襟未幾果以累聞於是 朝廷益知公之賢公在御史臺

監察御史及各道廉訪使者多釋士人為之患吏不知裁

理言通一經一史試吏及勸

上降詔勉勵學校議行科舉所改苛法如按官吏犯贓子

不得證父妻妾不得證夫主皆仁政之大者公慮完澤之

後大臣中無可繼之者乃薦荅判罕哈罕孫自江浙行

省平章政事召拜丞相嚴重守正卒有功於社稷

武宗出鎮北邊百官郊餞欲與公易所騎馬公謝不敢當

第獻所騎馬明年使者自塞上來賜公名鷹一蓋

武宗已屬意於公矣公喜劑量人寸聞人有善級汲然求

之唯恐不及今之朝士凡知名天下者皆其客也

世祖知公之貧數厚賜公公悉以分昆弟故人之家無所

遺餘子孫所仰唯第宅環磨之類蓋賜物之不可分者公

薨于大德四年 月十七日年止四十四又六

天子震悼士大夫哭泣相吊是月廿七葬大都西四十里

東安祖之原葬之日都城之民為之罷市公得君而不恃

得君而不滿居高位而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為

朝堂重輕十年

武宗追念其忠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

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夫人寇氏王氏皆魯國夫人寇

氏前卒生子回今為淮西廉訪使王氏生子燮今為集賢

待制二夫人皆與公合葬父官至衛率贈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晉國公母晉國夫人祖父贈光祿大夫上柱

國追封河東郡公祖母河東郡太夫人 世祖臨崩賜公辭一曰汝死持此來見我故公之薨與辭俱美君臣之義死生不渝如此銘曰大哉

有九

皇世祖仁明而武以一天下天下既一帝養良弼整我皇綱儀爾百辟於唯魯公百辟是儀薦學力行聖賢為師利用是監按察是司入長天官天官唯時迺董考工百工收宜迺領司寇直哉無私爰陟辨章百揆咸叙無言不讐帝所倚注銖鋤惡草長養嘉穀晚領臺經

朝廷是蕭父子子夫夫婦婦下毋證上風俗益厚當是之時陰陽和平雨暘時若百穀熟成溥海內外於變時雍匪公則賢維

帝任公昔在唐虞稷變稷高殷周之世伊早孔碩公之事君動與道俱雖古名臣何以加諸

帝將上天白辭是授公今雖沒在

帝左右王城之西巍高墳樹之松柏鬱然如雲盛德之源澤流于孫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程氏先塋之碑

至元二十四年孟頫自布衣蒙

恩擢兵部郎中時負外郎程君天錫實為同僚以故知之為詳君天錫樂易未嘗見溫色家既饒財好士而能施視人之急難若已愛之有求者輒與無所斲其居官不避事與之虞愈久而無怨古之所謂豈弟者君其近之孟頫自兵部遷直集賢君陞郎中孟頫就外補君乃問居不讓求仕進尚佯間里間自樂而已尤貞尤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見君顏貌如渥丹現在兵曹時不加老然後益知其所養者為不淺淺也一日謂孟頫曰禹圭家世居

滿金來自滿來燕居燕者三世矣墳墓皆在燕自魯祖而上皆葬於滿道里之遠遠譜牒之散亡莫於滿者既已不可得而考矣既往者不可得而追矣而今而後不思所以傳久遠則葬於燕者又安能以不泯哉知戒者莫如子圖所以傳久遠者莫如子之文子其為我圖所以傳久遠者孟頫識君且十年其交情如一日欲辭則不可乃按其行狀叙而銘之按程氏其先蒲州人世以農為業曾祖諱浩字浩然性機巧凡工事無所不詳由是舍農而工技藝之精出儕輩右年八十四卒妣羅氏祖考諱璋字彥王資嗣毅以侷儻見稱善商賈之事遂以致富當金之亡來居於燕程氏之居燕自彥王始年八十三卒妣王氏考諱震字伯威仕

聖朝為人匠打捕鷹房恣管慨慷不拘小節既老乃謝事年八十三卒歲庚戌恣管府君卜新塋於故燕都陽春門外三里莊以葬祖考戊辰新作大都而塋城當御道是歲八月程君乃改卜於看丹造吉村之原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徙葬焉去古既遠好名者眾爭取先代賢臣名士高官大爵者冒以為其所自出不知証其祖之為過之大也程君獨不然書其行事務不失其實亦可謂淳實不欺矣抑余觀程氏累世壽皆至八十餘至程君起家為郎光顯一時家事殷厚優游佚老年六十餘若四十許人而二子又皆秀發足稱其家書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意其上世積德之厚故天之報施善是取其餘慶蓋未艾也君娶李氏大都人二子長曰昂霄次曰冲霄銘曰

惟九貞元年歲在乙未七月朔 日 作程氏先

塋之銘維程氏家本農也居于蒲阪

聖元割金爰徙薊丘既富壽昌看丹造吉實為無程始祖

之歲施于後人其子孫世享之

郝氏先塋碑銘 元復初製序

芒、往古得姓維均孰匪善積而後克振郝氏之先出太

昊世裔孫封殷以采為氏秦漢梁周咸有聞人至唐益顯

位于相臣金有宛平卓魯之化從金居汴入

元徙霸卒葬廬師為燕始祖四子皆賢有孫孔武礪亮贊

襄索職是補慶迨祖考大啓土宇土宇既盛再世維公孰

匪象賢其先克封廬師之原山川之會何以樹之維松及

檜曰昭曰穆叙葬于斯子孫幸來孝思維孝維忠天

監不遠我作銘詩百世其勸

松雪齋文集卷第七

松雪齋文集卷第八

碑銘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三世于蔚

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有告之者曰永寧口有

石天成如龜趺高三尺廣四尺其長倍高輦致之夜有大

聲三著自龜出者又有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

高廣與龜稱渡輦致之及門靈霧昏塞碑作大聲躍于地

前行三十有二侯求余為文將刻諸石為余言如此余

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為之歎曰鬼神

之相之也其有以狀於是復徵其行事得參知政事王公

思廉所撰侯為平定知州時德政碑言實應本均課程收

皮草興碾磑省民錢五萬餘緡他善政甚多又得榆關岳

蕃及同知武州事楊述所為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

溝鄰湫以通亂柳導鹽鏗河以貫裴村凡水之利無遺力

焉而侯不憚胼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為民倡故雖功大力

鉅而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無以過之蓋

侯性朴質矚力絕人有利民者不啻若嗜欲使侯得

居大官其所建豈止於是哉宜鬼神報之以龜石去侯名

贊蔚州人年十一給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

家為農稍長右三部俾領三千人採木作大都城門時至

九四年也俄佩銀符見世祖皇帝于廣寒殿授蔚州採木同提舉十六年佩金符

等處鉄冶提舉昂知嵐州平定州

皇太后章五臺以侯為中順大夫知宣德府仍領採木之役特賜鈔二千五百貫貺裘一至大二年除晉寧路治中今七十六矣上下馬如少年真奇士哉魯祖諱德清儒而不仕祖諱萬德太師國王為副元帥佩銀符父諱伯榮亦不仕葬以其年某月某日立石以其年某月某日墓在蔚州麥子曠銘曰

至頌者石冥然無知無喙而鳴無脛而馳芒之中有物使之信哉揚侯言不吾欺與事利民甚於渴飢孰謂鬼神能報厥施彼牧民者鮮克是思剝下為利徼幸已私天則不佑雖威必墮於維揚侯先程在茲若祖若考英靈攸綏有龜自至負是豐碑千有百年視此刻詩

趙君諱甫墓碣

趙君諱受孟字謙甫祖諱友妣郭氏考諱成妣郭氏由祖以上世居清州西流河之南蔡家里金末貞祐中考逃難來濟南卒葬歷城西南龜山之下十里河之原故遂為郡人焉君自弱冠習文法書教任事不避錄劇當官者以為能吏省部八舉居會計之職未嘗不課最性慷慨個儻不事羈束初吳人黃清卿在俘囚中君憐其才傾囊贖之以歸使子姪輩後學待以師禮黃一旦有南歸之思君厚贖之且令人送達其家爾後游宦江左數年視他人所好子女王帛弃若涕瀟唯收書數千卷而已觀斯二者可以知其為人至元癸巳四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濟南名族是歲七月十九日亦卒享年五十

有七子二女伯曰九禎中曰九溥孫男二人曰芝曰蘭尤禎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夫人于十里河之先塋禮也既塋元禎等介道士張君來謁余文特刻石墓左以傳不朽子聞張君言尤禎勤讀書尤溥為吏庶謹鄉黨皆以為善人又嘉其勤懇有不死其先君之意風俗之衰久矣二子乃能若是予何可固辭也哉烏呼高官尊位未必皆賢卑位小官未必皆不肖若趙君者亦可謂非碌碌之士其不至於貴達則命也後之攬者以予言為信雖數千百載當勿駁焉

杜氏新塋之碑

杜氏之先曰唐相萊國成公如晦其賢天下莫不聞其言升官爵載在唐史雖不言可知也按公傳京兆杜陵人黃巢之亂子孫有自杜陵徙鳳翔者居鳳翔號縣歷五季而宋而金其墳皆在號其世次隱顯自曾祖而上皆不可得而詳焉祖諱松金末仕為乾州節度使儀幹雄偉以勇略聞金亡與其子自號徙汴自汴徙鎮又徙燕遂留居之壬子歲十二月八日疾終享年七十祖妣張氏先卒葬于號繼室王氏後君一年卒考諱茂字光祖張出也年十六以節度府君蒞入宿衛十八從父避兵于燕險阻艱難中克盡孝道父喪衰麻薦奠皆有禮人稱其孝不來仕進善治生遂致富饒節度府君之卒以先塋之在號也有歸葬之望故楚有闕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既而以居燕之久且去號數千里願終不能歸楚于號乃卜地于燕都之南大興縣西宜遷村塋曾祖衣冠以為杜氏新塋杜氏之新塋自

節度府君始實中統九年八月一日也祖妣張氏先葬號至是復以衣冠與王氏合墓焉至元九年五月五日茂以疾卒年六十四娶完顏氏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卒再娶王氏廿八年六月廿二日卒子男三人皆王出長曰大川字伯林為人以義自處居家孝友嘗為河間西汜股監場管勾奉公盡職監司將舉之以母老固辭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九娶轉運使周君女事舅姑有道內外無間言良人卒誓不再嫁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卒二子曰大興字伯榮乞文於余者也曰守智字善父天寶明敏方有志于善至元廿四年六月不幸早卒自孝以下皆以昭穆差新筵禮也元貞九年孟順蒙

恩召至都下耶律公希光為孟順言吾同里有杜伯榮者重厚縝密務實去華事父兄孝且弟篋中有券約百紙皆其父以贖貸人者曰此吾父積德之惠何用徵為悉火之里中有貧者輒賑其乏杜未有室者輒助之娶至有藉杜氏餘力以致富者伯榮終不以為己德也事寡嫂甚謹數年足不升於堂春秋家燕見輒設拜或問之曰惟禮可以別男女吾兄既早世吾事吾嫂敢不敬者老欲聞有司乞旌表其門閭者伯榮止之曰此亦盡其在戒者而已何必示耶伯榮之為人如此一日與偕來謁曰自先人卜新塋於都南大興生四十年雖歲時丘釐不敢廢祭掃之職而墓石未立恐久遂泯滅後嗣無以知先世所自出又無以尋祖考徙燕之所由來大興故再拜以請幸夫子為文以銘之余謝不敏大興請至再余既嘉其行義重以耶律公

之命不復固辭乃因其行狀叙而銘之大興娶李氏有子曰銘慶以斯文名之也銘曰

湯：古今迭盛迭衰大賢之後亦或中微維杜成公作相貞觀功業烜然唐史有傳厥後徙號自號祖燕豈祖是忘因時而遷燕山之居亦晚三世宅屯既安昭穆曷紀其宅伊何宜遷之村其紀伊何自祖及孫自祖及孫富而有禮天福善人其昌其熾我作銘詩刻諸墜珉後嗣傳之千載不泯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檢管李公墓誌銘

公諱昱字仲明太原榆次人曾大父彥大父溫父懋河東宣撫檢察使妣張氏繼蒲察氏生二子公其伯也自少小勤於問學尤有得於易既長從事行省郝公幕下戊午授公太原路奧魯萬戶中統庚申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公時扈從上都命公與近臣也速答同管軍器監事至元丙寅也速答行中書省于四川辟公行中書省員外郎時四川未全附公居幕府會金報調軍食轉輸供給未嘗之絕至於決策制勝公力居多壬申改授東川順慶等路宣課大使公長於規畫民不擾而事集甲戌行省拜公樞密副使行樞密院事公道攻嘉定行省公曰大軍既出成都乃四川根本若守非其人慮有肘腋之虞僉以公為可任行省公笑曰吾意正在此人於是以為成都路防城檢管通管軍民事公鞠躬盡瘁知無不為民賴以安乙亥冬十二月二日以疾卒於成都驛馬橋之寓舍嗚呼哀哉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

四十有八越五日殯於萬里橋之南羅村公卒之前一日
神色如平時忽召從行親友悉與訣別眾皆驚曰公神氣
強盛安得此不祥之語公曰死生常事耳何諱耶呼諸子
付以後事且戒之曰毋隨俗誼諱毋厚葬具夜將半命其
子個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而逝時有鄉人王小五者自
太原支蜀未至成都二百里羅江縣北十里許道逢公杜
王素識公問公將安之公曰吾性直吐屬以家事甚悉王
至成都詣家道所以計曰公卒之日也時人咸驚以為

神娶仇氏先公十六年卒繼室韓氏後公十日卒皆母儀
婦道見稱親黨戊子七月二日始克歸葬于太原井谷村
之先塋二夫人附棺以瓦器從治命也公諡達剛敏善謀
斷有度量好賓客尚氣義字民以寬治軍以律理財以道
既歿之後蜀人思之至今初公之從事行省郝公幕府郝
公待公厚及郝公卒其幼子天挺甫數歲公曰吾有女年
相若也他日當妻之中統癸亥公以事寓燕貽書家人曰
郝公之子吾嘗許以長女妻之今其時矣當即成昏家人

莫敢違人服其信義子男四人曰佐麓川路教授曰仔東
堯監司管勾曰個集賢侍讀學士曰榭龍興路富州同知
女三人孫男三人孫女九人既葬公之八年當元貞九年
孟頫蒙

恩召至

關下公升子集賢學士個以孟頫往年嘗為同僚語孟頫
曰個之先君既葬八年而墓銘未備個為此懼敢狀其行
事以請孟頫辭至再不獲敏叙而繫以銘銘曰

凜凜李公中之英因時用武奮身成名給餉理財擬畫
幕府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曾未半百遽爾隕領豈伊松柏
蒲柳同零天界公卜百未一試稍假以年何所不至天既
生之復遽奪之厥理茫昧所不可知公之英靈驚動行路
死而不亡信哉斯語井谷之原是為公藏刻茲貞石俾後
勿忘

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址道提刑按察使姜公
墓誌銘

公諱殘字文卿姓姜氏萊陽縣人自太公封於齊諸姜皆
其後也曾祖而上譜牒已不可考祖諱某以財雄鄉里好
周人之急偶歲凶作糜粥以食飢者積以全活甚眾里中
稱為善人考諱椿質且高志金未盜賊盜起遶楊安兒亂
來水寨依張侯以居娶臨邑魏氏生公時兵後大疫因之
饑饉死者相枕藉公隨考妣東西奔芝若有相之者竟免
于難稍長從李雄飛學稟資穎悟出他兒右日誦數百言
過口不忘張侯來濟南披荆棘立官府公因侍父至府幕
幕僚魏君愛其才留之幕下積一二年凡簿書會計之事
問輒能答不差毫釐張侯賞異之由府吏升充左右司知
事屬大數戶口俾公分領一路訖事遷左右司郎中府中
賴公裨益視他鎮常課最斷事官就遣公赴

關秦劉陵州等五城俾張侯通行撫治從之還升參議府
事中統三年公佐張侯之嗣入朝首言益都李璽反狀已
露宜先發以制之未報明年李璽反諸郡素不為兵備璽
引勁卒數萬長驅輿濟南據之公奔父母妻子脫身走從

嗣侯招集散亡迎哈必赤王軍為收復計日夜親矢石築長圍環城璽不得出外又絕其援兵秋七月捕得反者言城中食且盡人傳相食時嗣侯被

旨招安益都命公留後公料城下在旦夕昏夜求見王計事言濟南城且破大王宜早定計命大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解陰陽耶公曰雖不深曉陰陽人事固可見也王曰子未生先乞名耶公曰今城中無糧金城亦不能守况先奉

聖旨明言李璿一身造惡官吏百姓何辜若不及今定計城破之日千軍萬馬中欲見大王豈可得耶縱得見豈能細陳耶事無大於此亦無急於此者唯大王留意王曰然詰旦會諸將議是夜五鼓將盡軍候報城西門賊軍五六百人出降王上馬鳴金鼓親往諭之皆解甲投器伏黎明南門東門俱降無慮五六千人公又言乞勿縱兵王遂命大將分守東南西南三門禁外軍一人一騎無敢入城者城既降李璿自投水中不死捕得斬之梟首軍門事遂定城中按堵如故嗣侯至自益都以公功多奏于

朝廷大都督府參議會

朝廷行遷轉法授公知濱州濱民罹苛政久戶口凋耗田蕪多荒往為行營軍馬占為牧地懼不敢墾而有棄棄者又縱羊馬踐食之殊不聊生公為申省差斷事官某分撥草地民地封土為畔豪奪不得行縱軍為擾民擇其尤不法者杖數人民始得安設賞罰課民栽桑歲餘新桑遍野人呼曰太守桑且歌曰田野桑麻一倍增昔無粗麻今

續繪太守之德如景星未終任以事赴部其民扶老携幼遮道馬為之不行俄授東平路總管府判官至元五年御史臺新立選才堪御史者公首在選中馳驛赴

闕御史大夫引見廣寒殿

天顏喜賜食殿上拜治書侍御史劉稜疾惡不避權貴在任七年用御史大夫薦授河西北海道提刑按察使佩金虎符改信州路提管以疾不赴尋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移河東山西道久之拜行臺御史中丞暴官汙吏聞風而革者甚眾江左陰受其賜再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居三載得告歸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生於兵間長能自樹立好讀書為吏有能聲而又從允裕之杜仲梁諸老游以文雅飾吏事故其風流豈弟為世所稱屢任風憲之職能以片言折姦邪之萌輅車所至官吏皆敬憚不敢為惡既謝事閑居課子孫藝花種竹小車時往來飲酒自娛童顏蒼鬚無衰老之態孰謂公遽以微疾不起耶公生於戊寅至元癸巳某月日卒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侯氏先公三十年卒子男四人長曰迪吉次曰從吉次曰呂次曰璞將以五月庚申葬公於龍窩莊白馬山之原以夫人侯氏拊棺也迪吉等叙公之行事涕泣再拜請銘於余余居吳興聞公名甚久及來濟南猶及一再見公于堂公既卒而不為之銘情若泊然遂不敢固辭而銘之銘曰
姜氏之源出于太公齊失其國散居于東萊水之陽爰有苗裔來之濟陽以避其地天相陰德乃生今人險阻艱難

揚名立身吏事既敏又服軍旅人一已十九允文且武計叛
充城厥功居多誰謂儒生不能荷戈升諸公朝出守渤海
罷遂之政尚友千載歲：勇冠兩登憲臺巡按四方姦宄
為裘既老而閑以道出處優游卒歲五福備具蒼鬚朱顏
謂可百年胡為遽尔以疾終焉龍窩之原實維公宅也
來世尚視茲石

田氏賢母之碑

禮部主事田衍母李氏諱慶雲慶陽府合水縣人其先出
唐薛王考諱無黨登金貞祐二年進士第官京東道司農
丞妣向氏母天資泚明無世俗兒女習司農府君以官事
來汴京與監察御史田君同僚以母歸御史之子郭德府
君某御史室廡門郡夫人楊治家嚴母事之盡禮未嘗違
顏色王辰之兵司農府君舉家走宋田氏崎嶇兵間灶度
河來洛居高羊村兵火後家益單郭德府君役事於相性
疎財不事生產母手織絁以儉約取給奉御史甘旨無乏
二子曰濼字師顏曰衍字師孟濼既長從事河間府君自
相就養母躬授衍書會

朝廷分遣學士周砥簡汝儒藉母命衍肄科舉凡例一月
試中得免編戶府君卒河間母携衍奔喪除服歸相而濼
又卒於河間母痛之因得疾疾病抱衍謂曰人孰不畏死
然死竟不可逃我所以忍死有言者欲令汝知吾心耳我
年十六歸汝家事尊撫幼凡四世艱險靡不更李氏南矣
起汝家者屬在濼濼又早卒吾二姓不泯於後貴盡在汝
汝勉之吾死且瞑衍既免喪徒步來京師折節為中書小

吏再明年由刑部令史升御史臺中書省掾今為禮部主
事師孟能自樹立為時名士母之力也嗚呼母誠賢矣哉
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遇諸途師孟前跪曰君非
子昂乎余曰子謂誰曰田衍也余曰子何自知為余曰衍
聞諸鮮于伯幾趙子昂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師
數年未嘗見若人非君其誰遂相與莫逆至于今 十年
矣海內言吾交者必曰田趙師孟以斯文屬余宜而余亦
宜為斯文乃書本末刻石墓左用昭示于來世

先侍郎序表

府君諱與善字中父曾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世而至
府君皆家吳興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圭是為府君曾王
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番是為府君王父其世吹應
官語在宋史恭襄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朝奉大夫
直華文閣累贈通議大夫是為府君王考妣碩人鄭氏府
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州司戶參軍辟
監海昌鹽場俄易黃姚運鹽辟兼浙西茶鹽司主管文字
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縣以治景聞溥祐八
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五月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
除軍器監主簿明年十一月監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
月遷大府寺丞兼大宗正丞出知嘉興府治為諸郡家拜
金部郎官兼右司特除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提
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寶祐九年升軍器監尋除直
寶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二月兼提舉常平義倉
茶鹽九月兼主管浙浙數運司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二年

差主督建康府崇禧觀三年除特作監總領湖西江東財
 賦惟東軍馬錢粮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農
 少卿五年升太府卿六年除秘閣備撰江西轉運副使兼
 知隆興府景定元年五月除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復兼勅
 令所刪備官十二月除右文殿備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
 二年四月升集英殿備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湖
 西安撫使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十一月兼總
 領准西軍馬錢粮三年二月兼提領江准茶鹽兩差提舉
 隆興府王隆萬壽宮四年九月起知平江府兼提舉西
 刑獄十一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五年進顯謨閣待制
 召拜兩浙轉運使除權戶部侍郎是歲十月理宗祖落座
 宗踐祚拜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九年
 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烏乎痛哉
 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以銀贈銀青光
 祿大夫官自迪功郎至通奉大夫晉進歸安縣開國子府
 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
 十五年卒累贈碩人子男八人孟頫孟頊孟頵孟頽孟頶
 孟顥孟顛孟顛特仕佐郎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顥奉
 議大夫滄塩使孟頽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顥承務郎同
 知南劔州餘皆嘗仕宋而頽頽已不幸死女十四人孟巽
 適沈昌言孟鼎適史商卿孟允適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
 良適翰林直學士張伯厚孟家適韓巽孟孟止適印直傳
 孟益適南雄路總管印德傳孟萃適錢登孟漸適錢誼孟

豫適沈光謙孟遇適施誼孟過孟眈未嫁而夫孫男廿四
 人孫女廿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墓湖
 州烏程縣澄靜鄉甯村越十一年墓毀于盜至元庚辰改
 卜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眉目疏秀襟
 度洒落不蔽怒蓄怒性好學躬布衣章帶之行女任治劇
 而為政務豈第所至皆有惠愛任二十年先世園田乃更
 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誅之曰府君於時為
 循吏於朝為名卿於國為信厚公族世以為知言府君沒
 十二年而宋歸于元又十一年當至元廿四年孟頽蒙
 恩召至
 關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間驅馳
 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未末不遑有所紀載尤貞九年孟
 頽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壠以為終焉之計而又拜
 汾州之
 命恐遂失墜泯沒乃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
 德九年十二月 日不肖孤孟頽述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錫字純父姓謝氏其先吳興人四世祖自吳興
 來遊吳相吳中土田沃衍甲於浙右得任水之陽因卜居
 烏魯祖新祖允梓皆不仕考德明宋將仕郎府君天資重
 厚自其幼已如成人性至孝以親老未嘗離膝下
 天兵凌江用歸附功授將仕佐郎嘉興縣主簿嘉興當孔
 道地限而民瘠方歸附初使者乘驛騎往來日無慮以十
 數科調餘輿給如蝟毛府君佐邑率一以寬恤為事情愉

色孚民歎然供給無敢後者鞭朴一不施而事集兵後田
 荒多蕪悉勉有力者墾闢以時使不至積荒尉缺員府君
 兼攝尉事設方略治盜盜是用弭縣有疑獄久不決府君
 廉得其實一日命取經畧羅積水中得枯骸究乃得白民
 驚異以為神吏軒無所容囚瘦死者眾府君具湯藥饘粥
 以給之多所全活邑民至今猶以佛子稱之考滿上官咸
 薦其能而府君浩然有歸休之志蕭然野服與父老相過
 壻曲中談乘麻舊故以為笑樂無復仕進意大德五年夏
 忽嬰微疾起履飲食無異平時至易簣氣雖微而神不亂
 撫其子斗九曰吾大期至矣遂脫然如蛻府君生於壬辰
 八月十九日卒於辛丑六月廿有四日享年七十夫人唐
 氏淋德儉行親黨所則勤勞婦功手自績紡相府君起家
 先府君卒數月已抱疾府君既卒之廿日夫人亦卒生於
 甲午九月廿九日卒於辛丑七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
 子男一人斗九也忠翊枝尉海道運糧千戶女二人長適
 王大有次適唐蘭孫孫男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孫女三人
 府君居鄉以仁接下以禮與人交以信中外姻黨有貧乏
 者扶持賑恤無厭憚心晚年益勤約視先世畎畝有加焉
 然自處澹然未嘗有驕色人以是賢之大德癸卯三年之
 喪畢將卜宅以葬而斗九又卒至是其孫庭瑞卜以大德
 乙巳七月某日奉其祖考妣之柩葬在水南之乾山伏其
 行事以余往嘗吳中與府君有一日之雅來乞銘余猶記
 與府君相見時終日端坐無戲言愴容蓋恂恂信實人也
 而又安知銘府君墓石耶既辭不獲乃叙其行事而銘之

銘曰
 任水之陽吉人斯宇吉人伊誰謝氏純父四世積善慶鐘
 其家既富而安不驕不奢乘時奮飛乃出而仕佐邑雖激
 可以行志民受其惠頌聲載馳吏畏其明奸不得施獄無
 餒因野無廢田枯骨蒙仁獲伸其冤凡今佐邑孰如君者
 何必高位澤始及下既仕而歸野服蕭然康寧好德以終
 其天古謂五福身集有之伊人之生天實厚之任南乾山
 卜去其吉孝孫厝之考妣同室任水淑松柏蕭刺銘
 貞石千載昭昭

故忠翊枝尉海道運糧千戶謝君墓誌銘
 余既銘嘉興主簿謝府君之墓其孫庭瑞又泣而言曰先
 生幸矣庭瑞為祖考妣著銘墓石庭瑞不即死將以先考
 之柩同日附祖考妣之域唯先生重哀之而惠以文余聞
 而深悲之忍不為銘君諱斗九字光國主簿府君之子也
 資英敏居家甚理素饒財而用朴儉自居不以富驕人好
 施與人有求之者輒乞不吝莫不滿意而去以漕海勞績
 佩金符授忠翊枝尉海道運糧千戶俄而告闕畢力幹蠱
 主簿府君既謝事得以優將田里者以君能養志故也君
 事父母孝因輯古人孝感故實為一編錄諸木墨本以施
 人欲使見聞者勸於為孝可謂厚之至矣大德辛丑主簿
 府君卒君服喪盡禮愆苦乏疾未能大葬而遽不起君生
 於己未四月二十七日卒於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二日春
 秋四十有五夫人朱氏子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庭瑞嫡也
 女三人庭瑞卜以大德乙巳七月葬其祖考妣於任水之

南而以君之柩祔禮也銘曰

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感之至神明所勞古之孝者布在方册孰能博求載籍而索維此謝君輯而成編錫類教人可不謂賢匪維教之又躬履之弃官歸養朝娛夕嬉伊嗟若人宜天之祐胡嗇其報而不克壽人莫不死父母同歸君則無憾人為之悲有子克家積善之慶刻我銘章以顯天定

有尤故徵士王公墓志銘

公諱泰來字湏尤姓王氏其先大名入宋三槐文正公之後五世祖諱遜太常少卿避靖康難徙家江南自祖諱煥之右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妣張氏祖諱雋卿承直郎泉州德化縣令妣印氏繼顧氏夏氏父諱奎風容韶亮好為神仙方術自號蟾谷真士嘗著蟾谷祛疑貫雲篇行于世初太常公家金陵後又徙嘉興之華亭故為華亭人蟾谷公在宋嘉史寶慶間屢有薦于朝者一再微不起一旦無疾卒先是一月徧告諸所與善者曰不踰月吾將順化矣至期日沐浴冠裳而卒人咸異焉妣張氏實生公公蚤穎悟能念先跡遂世其學訪大道若者欲奮不顧去人地遠近意兩領會雜能旁魄不名一竹雖時日小教學必精論始習舉子業由鄉舉貢太學既而曰是不足為弃去放浪江湖間跂足甚高神櫛其諱兩至人爭避致之尚書陳公存叅政丈公及翁太常馮公去非皆為布衣交中書盧公缺出帥江西延致幕下師事之未幾又弃去歸故里閉門絕不與人事至九十五年冬

世祖皇帝遣使中外廣延茂士於是浙西宣慰使游公首薦公公以疾辭明年春

上再命御史中丞崔公越徵上道又諱不起二十三年春侍御史程公鉅夫中書通事舍人帖木兒不花奉旨額召兩人其一人儒學提舉葉李遂與偕見

上驩甚館於集賢院上時召見公必有意可否事公持正無轉辭引與坐深語薄夜半即御所饌食賜之命中使及衛士秉炬前導以歸以為常歲中葉公拜尚書左丞將接公以官時與葉公議語一不慝竟拂袖起曰無辱我於是力乞歸得告翰林集賢諸老與時之煜于朝者咸賦詩餞之還居錢唐自號月友處士二十九年春

上命今丞相高公心爪哇遣使召公為輔行命下平章政事阿魯渾撒里公為請以老病免資好遊遇佳山水竟日終歲弗忍去風雨之時寒暑之叙日月荅明爭西東坤乾象法於崇庫與萬物之飛潛動植呈妍媸詭

數洩度隱凡精神所及一寫於詩灑去俗累繳然作不經人道語公蚤以詩鳴寶祐開慶間有集行於時中書盧公為之叙引至是裒益賦詠銘贊雜著得凡若干卷藏于家其遊情物表散興天倪蓋世所不能羈者一時南北人士彌稱知道者皆執弟子禮性剛狷不為縛絀又不為庸

宇鬼瑣之行與人交稍有乖於義無親疎貴賤塵坐稠人間輒面媿不少借恨恨自感一無所假恁以故拓落於時而人亦罕得傳其所學權臣西時有周頊者宋丞相益

園公之裔躬拜公受學後竟不知所終里人至今相傳以為得仙云公平生少疾一日疾致滄熱心膈體煩食輒棄越翼日召其子一物曰由乎中者吾心之清明也濁明者乃其外也吾白道而幽躬者也吾之身天不勝亡地不能藏願未能視去尔累如脫驪耳以至於是吾疾病矣急為我備具時郡貳車焦侯來問疾尚相與校其所臨去未幾時輒具盥浴已索紙書偈曰耳眼口鼻俱是病根無出無八與天長存善畢輪左手指曰時可笑語絕而逝時大暑三日而歛深衣幅巾色理柔潤照映如生公生于宋端平三年丙申二月七日至大九年戊申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娶何氏先公三十五年卒生男二人曰曉曰一初又徐氏生女三人孫男二人孫女一人公沒之十有五日二子用公治命後乳毒道闡維十一年月日奉公遺骨葬西湖茅家步積慶山之陽書乞銘孟頫從先生遊甚久頃仕杭三年無日不來雖極寒酷暑不廢相與談連日夜殆有意引之於道蓋嘗竊聞微言者也先生沒扶孟頫維宜銘銘曰

任紳實墓志銘

先民有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若先生之於道蓋深知而未詣者也矯、先生出處進退與道周旋動而無悔白首衡門消搖卒歲今見其死不死者在嗚呼千歲之下積慶之山當有白鶴飛來還呼其子孫而語之猶早莫之間也

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紳實之文也余始聞紳實莫蘇思見之數年紳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紳實顏頰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為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官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遠求文以刺碑碣者殆無日羞蓋紳實之於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為主不作度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君諱士林字紳實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埼山曾祖秩然祖慶恭父果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奇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為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蘭亭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君父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宅書院山長而長子未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于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人長未也不幸亦卒同女一人環娘將以其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城紹興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余靈水之上涕泣請銘其墓石余深悲紳實之不韋脫吊其子相鄉而哭尚忍辭焉銘銘曰

嗚呼天之生材實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游後
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院窮坎墮一病不藥木折于山玉
碎于璞行道之人亦為嗟若歸葬松鄉未也同城文塚在
茲過者必式

義士吳公墓銘

君諱森字君茂姓吳氏其先汝南人曾大父諱堅姓朱氏
大父諱寔任宋為進義校尉水軍正將始寓建康之龍灣
姓潘氏父諱澤承信郎移成盱眙事淮東帥李公曾伯李
公歸嘉禾遂與偕來樂武塘風土饒沃因定居焉姓沈氏
李公移鎮沿海制置使司准備差遣至九年已征東省右
丞范文虎與承信府君在李公幕府有舊故舉君為管軍
千戶師還隸高郵萬戶府移屯揚州告閒得請滄然家居
性雅素好禮而尚義喜怒不見於面無聲色之娛唯嗜古
名畫購之千金不惜延師教子指腴田二頃建義塾以泚
鄉里子弟初佛宇以便雲水前後甃衢路數千百丈索橋
鑿井死施棺病施藥凡周急之事不問親疎樂與無倦人
以厚德稱之至大庠成廡訪司以名聞于
朝表其門曰義士晚自彌靜心益留意內典與二三高僧
為交疾病遺令家人毋厚緘毋過哀泣種戶通米三千餘
石悉免之臨終神識不挽從容而逝生淳祐庚戌六月癸
亥卒皇慶癸丑五月己酉享年六十四初贊魯氏早卒再
贅陳氏男四人漢英漢賢漢傑漢臣女四人孫男八人漢
英等十人九月丙午奉柩葬所居西北三里麟瑞鄉之原
以余嘗與其父遊深知其為人不遠數千里書東京師求

銘不可辭乃為銘曰
嗚呼孰有為善其後弗昌者乎觀義士之行事可謂積善
者矣則子孫之蕃昌其可必也夫

松雪齋文集卷第八



松雪齋文集卷第九

碑銘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今上皇帝初即位孟頫蒙 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集賢
侍講學士官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定制官二品者封
贈二代相考諱希永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吳
興郡侯祖妣鄭氏贈吳興郡夫人考諱與嘗贈昭文館大
學士護軍吳興郡公妣李氏吳興郡夫人五月十三日孟
頫被

旨許過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

制書告于吳興郡公墓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莫不
歎美湛恩汪濊罔殫存實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孤之有
焉延十二月甲子立石于郡公墓側刻辭紀事用對揚
聖天子丕顯成命銘曰

惟皇慶元

聖以孝治恩及臣先爰立定制不肖孤故曰庸敢昔被
詔徵旋躋嚴近通班集賢入侍講席異數持加儒榮倍極
龍光遠施式符先德我祖我父維侯維公爰暨我妣咸被
褒崇予告還歸推之家南薰慶奉

制書告于大墓我有旨酒亦有肥粢黍稷粢香肴核維旅
以祀以享賓親具在報效之恩罔敢或怠伐石刻辭豐碑
是樹歸然墓門用侈殊遇人臣之榮

天子之仁何千萬年厥聲弗泯

田師孟墓誌銘

余與師孟友二十有七年其相知深相與無間然莫師
孟若余往年歸江南與師孟契闊至大中蒙
召命道見於長蘆甚歡余請告歸為先人立碑

召至京師師孟自山東使還則已有疾嗚呼余何意哭師
孟哉有事數余商有過孰余規嗚呼豈不痛哉師孟諱衍
姓田氏其先京兆醴泉人後徙太原再徙蒙城大父仕金
金亡北遷相故今為相人多孤母夫人李氏教之讀書安
開爽善論事初以才選為中書樞密禮吏部主事兵部員
外郎萬億賊源庫提舉刑部員外郎河間等路都轉運使
使司副使知河中府積官中順大夫

國家急務唯銓選財賦刑名三者其治革廢置本末無不
身應其事而究其利害與人交無賢不肖貴賤待之如一
然慎許可平居恂寡言至其慷慨談辯無不中的酷愛
古書畫奇跡真一時佳士皇慶二年十一月癸巳卒大都
寓舍年五十有六君之大父諱芝金嘉議大夫鎮南軍節
度副使兼戶部侍郎妣楊氏廬門郡君父諱文鼎鄭德路
轉運經歷官妣李氏余所為作賢母碑者也師孟娶劉氏
鄭德路提學劉賢佐女先卒一子林重二女長適郝升次
多孫大有師孟卒之五日林重以其喪歸葬相州先塋銘

曰
嗚呼師孟常斷其有為余亦常斷其有用於時而心於斯
耶有子有孫亦又何悲

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陳公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一區宇網羅天下賢俊之士

以輔翼

裕皇道是以經邦武是以開國至於宣化永流蕃屏

帝室使者有咨誣原隰之風循吏有惠安田里之政皆能

乘時之會樹功立名丹圖青史炳煥後世而傳無窮者若

廉訪使陳公其一人焉公諱元凱字時舉其先京兆萬年

人唐廣明中有諱瓊者避黃巢亂遷眉之青神瓊生延祿

延祿生顯忠顯忠生希亮宋天聖五年進士仕至太常少

卿知鳳翔府與文潞公韓魏公趙康靖公包孝肅公諸老

為同年始遷洛陽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范蜀公

志其墓後以曾孫與義叅大政贈太子太保生四子曰忱

曰恪曰恂曰愷忱慶曆六年進士仕至轉運使愷與蘇文

忠公遊彌方山子忱生揮慈州士曹遂居臨晉揮生顯官

儒林郎顯生克基金天德三年進士仕金為少中大夫國

子監丞是為公曾大父少中生仲謙金昭勇大將軍陝西

規措使是為公大父昭勇生膺入

聖朝為東平路勸農使是為公父姓李氏公生而純孝年

十三母夫人卒哀毀過人至元三年

裕宗皇帝在東宮大保劉文貞公以公才德薦自是扈從

往來兩都數被顧問公舉止詳雅占對稱旨除官稽監丞

稍遷同知汝州路提督府二十年拜江西行省郎中時自

龍興南抵虔諸郡盜賊竄起所在屯聚一日省中議討

賊方略公曰破賊在擇良將舉招討使郭彥高可用彥高

時被讒繫獄眾以為不可公曰使功不如使過况非其罪

由是命以討捕悉平之廣東賊黎德據海州時出抄略右

丞忍都鉄木兒公方替征文趾軍殺過海道與賊遇擊大
破擒之欲俘獻

關下公請於右丞曰黎德海島寇耳宜速正典刑以謝百

姓即命磔諸市廣海以安移富州尹州古豐城縣戶十有

二萬盜賊餘多公既署事會僚屬俾陳珥盜之策皆謝不

服公曰今日當以安百姓為急務百姓安則農不待勸而

衣食足盜賊自息矣居三月羣盜屏迹訟庭閒然逸民稍

稍渡業葺廬舍關土田稻禾芄然蔽於四野宋故官陳提

刑隱居山中至是率老儒十餘人皆須髮皓白衣冠甚備

來謁曰某等十餘年來未嘗入城府今適會秋丁感公善

政故一來耳公館之學宮行釋奠禮民觀者如堵墻留十

數日辭去噉江州路提督下車以興學校為己任屬縣德

化學文張立脩完之濂溪周元公故宅在城南後改作書

院燬於兵公移初城中一新之及建陶靖節陳了翁祠皆

尚賢復古之事會

朝廷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妙選使者除公安址

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元貞九年渡接龍興路提

管龍興

徽仁裕聖皇太后不地陸辭

太后諭旨汝舊臣宜善撫治賜錦衣以寵其行龍興城郭

俯障江連歲大水城不沒者數板壞民廬舍饑死者眾公

請於行省罷河泊之征為銀二十萬實聽民自取以續食

賴以全活者無數由是得免轉徙流移之患民至今以為

德大德元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公嘗謂同僚曰

風憲之職在進賢退不肖若循例追理錢物以多為張豈
風憲之責哉其知大體類此留一年請告北歸曹南五年
除建康路按察使即授公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之
命時

成宗皇帝吳篤

武宗皇帝撫軍北邊未還蓋使越公赴任公曰富國家憂
危之際豈人子辭官時耶即治裝南邁適兩浙大饑絕興
尤甚死者相枕藉公賑之百方活十餘萬口渡告老於行
臺不俟報而歸至曾遭疾終于私第之正寢皇慶元年七
月十七日也積官嘉議大夫享年七十有八夫人申氏早
卒繼室完顏氏子男一人敬立女一人是歲十月敬立奉
公樞密河東臨濟縣北原疑山之先茔禮也公資沉毅喜
怒不形於色絕口不戚否人物胸中罔守小如也得中原
文獻之傳為詩文務實去華其自箴之辭曰良如金王重
若江山儀如麟鳳氣若芝蘭學君子者當自此始觀此則
公之為人可知已數典大郡有古循吏之風屢持憲節不
為搏擊酷刻之事使人改過自新而已視世之輕薄小人
據為之勢設網罟陷穽以羅人之過濶刑以逞吏民重足
一迹端然日以殺身破家為憂方以快意夷考其行事
貪穢縱橫不可勝道則公之仁厚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初
公自浙東請告來吳興拜四世從祖簡齋先生之墓孟頫
聞居吳興公過余嘗水之上屬以事出不果一見公留詩
為別既卒之五年敬立持行狀來京師以余嘗與公有留

詩之好再拜請銘孟頫雖不識公而敬公之賸追尋傷悼
迺為叙而銘之銘曰

陳氏之先代多聞人宋金洵

尤咸有俊臣維廉訪公厚德之醇出牧大郡子視其民匪
陰匪冷維陽維春繡衣持斧郡邑是巡匪鴟匪鴞維鳳維
麟賑饑救荒如疾在身匪譽是要而人自親布宣

上德天下歸仁在昔有臣扈宋南渡能詩之聲追配杜甫
卒蓋江南為公從祖公持憲節往拜其墓適時混一獲展
其素既老而歸考終八袞貴富康寧曰做好德疑山之涼
實維公宅善慶之積子孫逢吉刻銘美石終古不沒

故昭文館大學士寶德大夫選授中書右丞商議
通正院事領太史院事新公墓志銘

公諱德進字仲和姓靳氏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考諸
瓌妣朱氏考諱祥從事行省劉公府佩金符贈集賢文學
士通奉大夫諡安靖妣張氏西河郡太夫人公多聰敏服
勤經訓迎刃而解安靖公嘗謂太夫人曰吾家世積善未
有顯者與吾宗者其在此子乎父殁益自厲於學尤精天
文象數會

詔大傅劉文貞公選司天官屬試補三式科管勾故相張
忠宣公薦之

世祖皇帝數 召對占筮有微自是從
車駕上下兩都歲以為常至元間擢司天少監陞司天監
轉承直郎秘書少監奉議大夫秘書監時權臣用事災異
數見公乘間進言推抑陰崇陽之理諱甚剴切

數見公乘間進言推抑陰崇陽之理諱甚剴切

世祖伐叛東北以公從行揆度日時占候風雲刻期制勝因言叛王惑妖言致謀不執請置諸路陰陽教授以訓後學

詔從之繼從

成宗皇帝撫軍沙漠往來萬里朝夕進見多陳民間利病謂治國以得人為先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為王道之本迨正位儲闈首引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義且言世祖居潛邸延四方儒士諮誦善道故朕致中統至元之治

上皆嘉納

御極之初特旨拜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只孫衣冠金帶只孫者路朝宴服也一日

上朝

隆福宮語及公忠亮召錫金銀麻馬或議覽都城公曰臣聞在德不在險今民力凋弊驟興大役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至於加恩關里惠養老臣贖飢民所鬻子女多所裨益嘗侍

上玉音問卿母今年幾公對曰臣母年幾九十飲食尚強持勅有司加西河之封及安靖公贈謚仍加公通奉大夫先帝即位公以疾丐閒

今上皇帝在春宮聞之特陞公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太史院使餘如故時

駕在白海子有旨趣召既見

先帝諭公曰卿三朝舊臣朕方倚用力疾從行可也命商

議通正院事至大四年三月

今上登極四月十六日公入見

便殿命公領太史院事十九日以疾卒於正寢公生於癸

丑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秦氏子一人道泰女

二人將以是月廿九日葬公於大都西山魯鄂先塋之坵

迺來請銘公於孟頫一年之長故孟頫兄事公公領太史

之日見公於私第置酒相款曲迎送如平時孰謂三日之

別遽為死訣也嗚呼哀哉銘曰

昔在唐虞欽若昊天乃命羲和曆象是官帝典所紀莫斯

為先維安靖公學于皇曆昭文嗣之益精其術實居

聖元羲和之職服事

四朝秉心塞淵每因天人進盡讜言乃陟丞轄乃長昭文

出陪

乘輿入贊帷幄從征遠海侍巡朔漢刻期制勝恢我

王略

列聖嘉之寵錫便蕃施及孝姓顯被

皇恩安靖有言果大其門魯鄂之原維公之宅流慶後人

忠孝之澤芒、末世尚視磁石

銘

皇元以仁治天下

列聖相承視民如傷一夫或飢由已飢之有誰出粟以賑

者輒予之以官其資之崇厚視粟之多寡著為令故雖有水旱之灾而無捐瘠之民此堯湯之用心也大德丁未歲

大侵濼君明之捐米千餘石以食餓者全活無數府上其事遂以應格登仕版焉君諱鑑字明之世居嘉興崇德之語溪即春秋所謂魯兜也會祖考諱敏祖考諱世昌宋承信郎考諱振宋承節郎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婺州駐劄君性明達而處已以謙待士以禮鄉鄰有爭常合和之為義整以淋學後為井幹以便行汲為津梁以濟不通為樁積以給死喪其樂為善蓋天性然也初調富陽稅務官繼授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皇慶壬子春治檄歸家上冢指祖塋之西大樹謂菴僧曰我死可化於此報許其語不祥皆愕眙相視是夏海還官次連日樂飲癆發於項初以其小而忽之樂飲如故屬方隆暑疾日以劇遂不可為其卒六月二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喪之歸官吏遮道以祭市民無不嗟惜渡江而南風日恬羨波濤不驚拒家僧俗吊者系道梵唄之音不絕于耳其為人兩鄉慕如此孤允中不敢違先意以是年十二月九日火化於兩指之地奉函骨于堂迨今年八月允中曰吾非不厭塋也願函存則親存葬則亡矣是以弗忍也然豈容終不歸于土乎乃卜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附葬祖塋之旁娶沈氏嫡子一人允中也庶子三人俱幼孫男二人女五人允中來請銘予惟君輕財重義蓋積而散者是宜銘

銘曰

邦本惟民民不可飢菽廩以贍固邦之基錫以一官禮亦宜之蓋躋上壽胡止於斯有子承家報其在茲

勅賜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之碑

留侯稱導引不食穀後數世而天師之教興焉傳千數百年以至於今何其盛耶惟天師之道本乎老氏其言則神仙符祝之事後世為其說者必曰離而父子君臣去而夫婦乃可以成道然古之稱神仙人者未必拘於是也若張氏之先以飛昇尸解聞者踵接其於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倫秩然不紊也嗚呼此張氏所以能久而獨存者乎蓋自混一以來道莫盛於三十六代演道靈應沖和玄靜真君真君之配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之德又感為宜其後之益光且大也延祐三年夏五月驛召三十九代天師嗣成入朝冬十月至闕明年春正月制授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又召臣孟頫撰元君之碑臣謹按元君諱惠泰姓周氏信州貴溪縣上饒里人曾大父諱文舉妣聞氏大父諱深甫妣留氏父諱新妣王氏宋封孺人元君徽柔淵懿生廿三年而歸玄靜真君事舅觀妙先生姑倪氏有婦道訓育二子整齊閭內有母道至於振恤扶樹靡不用其極備天人之福者五十年而澹然冲素恒有遊於物外之意元貞二年春三月以三十八代天師入朝制授玄真妙應仙姑至大九年夏五月加玄真妙應淵德真人明年壽七十時

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賜上尊宮錦又明年

皇太后降旨護所領真懿華山二觀又明年二月癸酉忽

危坐問日蚤晏憮然而逝九月歲寇屢於琵琶峰之麓既

又作慈濟宮於墓側以為棲神之所皇慶二年追錫全躋

二子曰與棟嗣三十七代天師歸曰體玄弘道廣教真人

曰與村嗣三十八代天師號曰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嘗以治潮功加正一教主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竊惟張氏自樹教天下受大封顯稱稠恩疊敷炫耀照曜莫如我

朝以閨閣之德被

天子異眷賜碑紀行則又自九君始

上豈不以元君身肯二嗣充大其教以輔我邦家俾清靜無為之化不失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有是命也不亦宜乎

銘曰

元君昔下崕嶠峰師子白鶴歌鸞龍神虎君衛西東霞披霧散開靈宮蒼谿窮深山龍徒白薇花香露氣濃元君

燕居百福崇

上帝錫命嚴且隆七十之年顏如童二十四岩春濛濛倏而逝芳乘天風雲駢霓旌滿虛空瓊裾飛步紫清中琵琶

之麓鬱鬱千歲歸來福攸同物不疵癘年穀豐徵臣著銘書亦工巨鰲負石亭以穹死而不忘安有終

陸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昔軒轅問道於具茨漢文求師於河上蓋古之聖帝明君

咸貴德而尊士而有道之士亦皆應時而行化傳記所載信不可誣若真人杜公際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予以輔世興邦立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

之儔與真人諱道堅字處夷杜姓當塗采石人自號南谷子晉杜預之後曾祖秉哲祖竑父時敏並晦迹丘園傳芳

清闕如蔭氏繼陳氏生二子長崇文次真人也真人生而神異勇而超邁年十四得異書於異人決意為方外遊乃辭母去俗着道士服師石山耿先生繼入茅山披闕道藏

依中峯岩木葺巢以居玉海蔣宗師異之授以大洞經法迴風合景之道時丹陽謝道士玄風遠播法海徬露真人

曳杖玄門問道靖室言而無隱拂袖速遊乃捫蘿仙都迴

颺雲水納交名釋載崇辟塵之權遐想慈親亟返白雲之

舍當路知其素履俾堂教於鄉邦依支義興隱居張洞三

應霜暑一意泉石辟塵以道契相合招過鳳谿結知楊氏

之王孫託友鄧侯之內侍獲引見度廟錫補輔教大師爰

受紫衣之榮端尋白石之隱於是楊氏以禮請住昇元報

德觀真人興玄學建清規百廢具舉徒眾悅服屬

天兵南渡所在震動土石慮毀於崐岡黎庶淪懼於塗炭

弓刀曷措莫救鄉閭衣食無從忍填溝壑真人冒矢石叩

軍閭見太傅淮安忠武王于故鄉披膽陳辭為民請命王

與語大悅恨見之晚軍麾為之斂兵民社因之按堵遂俾

馳驛入觀

帝聞轡重蕪竹混風塵於辛伍樵蘇後爨忘朝昏之粥饘

銀勤備至得極上都

世祖皇帝方緇紀四方弁包九有思脩文而偃武躬屈已以求賢聆師之來奏聞立召望雲就日喜見充天布武升

階高談王道

皇明嘉其古直屢賜恩光真人感激聖知莫知去報尋有詔持委馳驛江南搜訪遺逸真人

退而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

上嘉納焉以茲銜 命南檣言歸舊廬慈母已亡空墮慕
裁之淚先師如在徒瞻荆棘之蹙冥鴻尚避於網羅飛鳥
巫還於京邑同高士以并公引鍊師而進見

天顏甚悅野服重歸欽奉

至書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宮大德七年浚被

盲接杭州路道錄教門高士真人既主宗陽不忘舊館仍
領泉尤觀事先是宗陽燬于火真人買山種樹以三十年
為期至是命工師伐材木治荒蕪畚凡礫正殿講堂壇靖
廊廡真館文室以次興舉桂棟棟其干霄梅梁杳其架霧
丹楹列楠不日而成金闕玉京自天而降造三清尊像及
吳天聖容霞光照臨日精粹耀至於金鼎突兀以騰烟洪
鍾高懸而吼夜彤庭赫其弘敞丹扉廓乎開闢不干衆力
獨立大力真人往來昇尤尋白石舊隱因計然之善峰即
葛仙之丹井別立通玄觀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
之瓊山叢秀珠泉獻液真人於此枕流漱石遊神雲外步
履禮斗馳思仙鄉自髣髴而清齋觀紛華如敝屣香餅巾
拂不事珍奇木食草衣恒存慈倫蚊虻雖設取足於綸綺
莞席自安弗求於錦綺又作攬古之樓於通玄殿書數萬
卷道德注疏何啻千家玄聖淵源列圖十子著老子原旨
及原旨發揮闡尹闡玄文子續義等書數十萬言皆理造
幽微文含混厚讀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得先聖之心
可謂學業淹深文行俱備者矣真人以考妣不及於養即
通元之麓作天根道域奉衣冠墓為至於瓜髮之微亦歲

幽室終身之慕母見戚容孝事父母於斯見之初玄教大
宗師開府張公疏舉真人兼領杭州四聖迨祥觀真人勞
心基構協力規圖輪奐既新老荒求佚

今上皇帝遊心大道申念老臣皇慶改元宣授隆道冲真

崇正真人依舊住持杭州宗陽宮兼湖州計籌山昇九報

德觀白石通玄觀真人居寵思退請老而傳尋奉

璽書以弟子姚志恭為昇尤提點師孫孫拱真為提舉俾

世世相傳玄玄不絕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真人在宗陽時

年八十有二正月十日微疾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標題

散之親舊既間出偈遺諸弟子十一日旦頂中爆然有聲

而逝弟子姚志恭孫拱真等痛慕內極竭力營護以三月

十一日壬申遷神藏于天根道域慨旌陽之故宅仰企無

從思許椽之登晨真文空在杭州達官士庶諸山緇褐哀

踊攀挽巷無居人舳舻蔽流鶴素矜望又豈特送車千乘

而已哉非夫道德感人仙風振遠曠詠若是凡度弟子若

千人其高第弟子孟頴粵徒髦歲風慕高標先君將漕於

金陵真人假館於書塾携持保挹綠契相投雲將拜瀆濛

為師緬懷維舊太白為紫陽銘墓援筆何辭銘曰

至人應世空贊清寧道包玄象德協文明青山孕質白石

標英飛聲天陸齊步雲靈其氣藹蘭芳形逾松茂嘯月

珠淵采薇瓊岫碧落回軒闈風揮袖服食五椽蓬三秀

其二玄經闡義原旨立言皇文粹聖王化彰真懸諸日月

續子乾坤谷神不死至道長存其三仙寓金踵真容玉瞻

桂閣霞氳芝城雲斐碧凡參差丹樞焜焯屢降膏書時朝

朝

鳳象其四籌峯宴景具館擬神從容觀化消搖上賓煙蘿
泣月露草凄塵佇雲閣而悵望文翠璇於千春其五

勅建大興龍寺碑銘奉

懿旨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恭寧福慶皇太后既顯受
寶冊于興聖宮大脩天下之養迺皇慶二年七月丙午
內出旨若曰維茲懷益孚嘉躬暨

今天子昔嘗臨幸其地既而入正紀緝登大位若稽
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嚴奉三
寶庶幾上報皇天后土及

祖宗之德明廷國蓋以衍

皇祚於無窮維爾徽政臣以興以輸式時在績俾予翕受

成福 命下之明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即市

剝揚大木使就繩削浮舟以來迺若缺石帆覽驟丹雲墀

之物像繪楹蓋函度鍾磬之儀費皆時給越二年寺成

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命僧廣開主之序陸田三百頃以

贍食于寺者而以其碑之文命翰林序書之臣益頌職在

紀載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維

皇允誕受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

東西極日所出入而南北際于炎荒玄朔之地海虛障微

庸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教洽薰為泰和度越唐虞三代

之盛矣迹其所以多得於大雄氏之道者竊嘗觀之自象

教旁霽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事傾忱企嚮而徒揣迹於

言語文字之間謂之以彈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

悲智方便開循六度俱證萬有感宗者以張一本於仁求
諸吾心而已今

皇帝陛下重純索熙而

皇太后殿下執坤承乾前朝後闡雍、懌、明孝深慈化

覃率普是維有得於其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結

開天地之休迺續豕民之生焯然為萬世皇極之主也矧

茲覃懷維昔異方舜封禹城咸在都畿之內龍光所被車

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刹雲湧山立諸佛世尊固將隨

境應現叢祥委衽翼

慈算於萬億登

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微定保庶其

在是銘曰

昔在鉢仁出震五天具正偏知垂教萬年付累之弘須聖

乃傳於維

皇尤啓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授受

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聞既敷義聲以鋪苞山絡海慈貢

悉輪格于穹昊肇哉

今皇

皇侍長樂

聖孝孔彰

太母曰嘻予有攸得諸佛應心在予一德曠恩河內

帝昔潛龍宜即舊邦塔廟是崇爾徽政臣畫堵為宮其堅

其良駭爾功庶工子來奔走先後既奮既斷亦塗亦鉅

豐棟華榭文網雕甍珉塔絨級翼映左右

慈顏載豫瑞慶有開錫名興龍

聖言天扒梅檀莖莠以道實米既寧尔居亦豐尔食迺割井陘迺弘經席花雨續續唱聲晨夕懷人盈庭頌言以謹龍德方中萬目齊觀豈惟懷人有懼其顏既開化城垣民孔安濟流湯湯王屋峙峙蛾眉非遙五臺非遠青後白象時辰時止函香歲來以格絲杜降心既錄表佛勝相放種種光照燭無量飛潛動植水釋罪障證一切智歸福于上皇上孝仁德並義軒纂繩

祖武允裕後昆

兩宮萬壽與天長存

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至大二年九月廿二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

明大師演公卒越二年其大弟子告于

天子曰先師入般涅槃浮屠氏法遺骨舍利必奉之以塔

先師以道行承

列聖寵遇甚厚非著之文字燕以下久永在廷之臣孰宜

為之銘維

陛下擇焉

天子以命臣益頰臣益頰謹奉 詔按其行事而叙之曰師名受演俗姓王氏世為燕三河人自勇性不祿肉食祖母教之佛經應聲成誦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尚為弟子徧習五部大經服勤左右朝夕不懈隆安亟稱之於是遂使之研精抄疏求第一義及隆安順世遺命必以師補其處法兄揔統清慧寂照大師亦退而讓之師固辭是

是夕其徒有夢淨室中一燈燁然豆為師言且勗師曰正法不可以無傳人天眷；望有所歸師計不得已遁去三遊五臺山還居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三昧屬崇國寺復虛席眾誥而告之師始後其請日講華嚴經創釋攷攷習無厭懌

世祖皇帝聞而嘉之賜號佛性圓明大師至

成宗時別賜地于大都建大崇國寺浚受詔主昊天寺戒壇宿德彌雄辯大師授之以金書戒經於是祝駁之徒以萬計咸稽首座下尊禮師為鵜磨首歲以六月六日用所得布施資飯僧五百眾誦諸大經及於兩寺講筵捨長財以脩珍供弟子百餘人得法者二十人師未卒時其大弟子薊州延福寺住持義敬等先為師建塔至是奉之以塋焉壽七十三臘三十有五師自泣講席數蒙

聖恩嘗賜白玉觀世音像

皇太后開師道行亦降 懿旨以護其法銘曰

維天渾然理以充塞人異於物以全有德欲勝而爭爰失厥性聖人憂之以藥療病為道無形易泯而蕩立之範圍寔毗尼藏不肆而拘局既取非說而說演最上乘應年二千旁行是宣不顯而晦其義則玄維此聖諦如海無際不有先覺孰覺一世

皇尤聿興爰有異人食避有知其性已仁高道厚德准此講席人以允迪不塞而闢海登戒壇為鵜磨首如大將誓眾暢然受仰承

列聖被之休光感為建宮庠不可量生滅滅已傳大弟子

正法不壞利及生齒

帝念不忘勅臣孟頫著銘于石以告萬古

臨濟正宗之碑奉

勅撰

佛以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夫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為佛法最上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如葉微笑一咲之頃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摩訶迦葉廿八傳而為善提達磨達磨始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為祇肱十傳為臨濟臨濟生于曹州遊學江左事黃檗黃檗種松剝地有聲師聞之豁然大悟歸鎮州築室潭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彌臨濟大師師之於道得大究竟歸臨濟而上至於諸佛繇諸佛而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間然矣直指示人機若數矢學者聞之耳目盡喪表裏無據自祇後禪分為五唯師兩傳稱為正宗一傳為興化獎再傳為南院顯三傳為風穴昭四傳為首山念又五傳而為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齋傳癩牛和和傳竹林寶傳竹林安妥傳海西堂容菴容菴傳中和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雲性與道合心與法冥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師住臨濟院祇系祖傳以正道統佛法蓋至此而中興焉嘗

曰可菴朗晴菴儼朗公度菴菴滿及太傅劉文貞儼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師以文貞公機智弘達使事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策安天下深功厚德及於尤尤卒為佐命之臣皆自此啓之也尤貞九年成宗有詔迎西雲住天都大慶壽寺進承清問經歷三朝發揚玄言得諸佛智慧懸判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之道愈擴而大
今皇帝欽承
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為印以賜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印特加師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且命臣孟頫為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臣孟頫既叙其所傳授又系之銘銘曰
佛有正法覺妙明心二十八傳至于少林赫少林師我震旦使為佛種不鎮而斷傳後十世而得臨濟為道坦然如指而示又傳十世是為海雲坐祖道場祇絕啟聞維我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嘗進一言深入
聖聽不殺之仁其利甚弘俾大弟子為
帝股肱至西雲公融嗣其業據師子座為衆演說聞者讚歎信者鄉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
今皇帝聖深契道要曰臨濟宗繫爾祇紹即心即佛時乃世守傳不以言而以心受
皇帝萬年正法永傳高迪後人勿昧其原
松雪齋文集卷第九

松雪齋文集卷第十

制

資善大夫隆禧院使文著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人本乎祖孝莫大於顯揚君體其臣恩莫先於褒卹上及三世國有彛章具位曾祖父阿台薩理學貫幽明德崇端慎西域之板圖既入四方之賢俊咸歸爾以辨慧之士適際休明之運及赦定宗之世遂為皇子之師流慶本支既大興於象教推忠社稷乃繼垂於鈞衡曠爾魯孫益昭先訓是用錫以保德之號表以柱國之勳仍定謚以疏封庶褒生以勸後於戲趙國山河之國既啓爾邦漢朝帶礪之盟尚期爾後英靈如在寵渥其承可

曾祖母

朕惟邇奉以推恩所以勸忠而教孝矧以孫曾之善繼宜均伉儷以疏封具位有德有言令儀令色既未嬪于君子遂鍾秀於諸孫或振響於覺林學推慈濟或著勳于鈞軸世篤忠貞盡徃列裔之榮以顯宜家之美於戲魚軒翟第雖莫及於當年驚誥龍章庸追崇於三世尚歆寵命以迪後人可

祖父

大道之興蓋有關乎世運佛教之盛故莫尚於我朝慨想哲人申加卹典具官祖父乞台薩理法之龍象國之鳳麟重勇猛精進之資負剛明果銳之氣樹宗風而益振酌法

海以弥深福澤之流卒歸漢嗣柱石之佐遂為良臣雖已寵於褒章猶未愜于朕志是用表勳著顯賜履易名廣建尔于上公式慰尔于下地於戲道長世短既脫履於空華子孝孫賢尚析韶於奕葉其歆朕命永建乃家可

祖母

風化之本實鑿於閭閻褒卹之章必齊乎伉儷烝烝祖妣爰爾國恩具位秀毓德門家稱寶耀萬生賢哲寔然台鼎之司坐享安榮鬱若山河之錫追諸孫而未艾昭德澤之可隆宜進帙封用疏大國於戲非此毋則不生此子徒緬想於畫臣壽其婦而後其夫尚有光於來世尔靈不昧朕命其承可

父

自古帝王咸有股肱之佑惟我世祖居多心膂之臣緬想先猷有如一日宜加褒典以慰九泉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事阿剌渾薩理縝密而溫純明敏而謹慎早親帷幄朝夕輸獻納之忠出共車與春秋倫巡遊之後汲引天下之士進不隱賢矧綸禁中之機退無泄語懿義和於曆象位承珞於鈞衡管輅學貫天人恒密陳於警戒子房智定儲貳亦預計於基圖能自保其功名人不見其喜愠當時有全才之目舉朝皆厚德之推義矣流芳惜哉異世是用獻錫功臣之號榮加柱國之勳茅土開全趙之封公府建維垣之重易名節惠極致哀榮於戲朋良同時慨追懷於既往子孫逢吉尚思報於來今咨尔有靈歛于時命可

母在堂

婦人從夫之壽不以生死而異恩臣子事君以忠宜被褒崇之典此蓋國家之制愛疏閭之榮具位姚姚令儀柔加維則事舅姑以孝藹然婦德之純教子孫以賢允矣母道之粹况尔先臣之內助益開大國之華封於戲翟第以朝庸示車服之美絳衣侍養坐膺甘旨之供往服寵嘉益綿壽祉可

章佩丞黑、封贈三伐制

曾祖父大名路達魯花赤孔馬刺丁贈順節功

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

朕聞明質明於審勢愛莫愛於保民追惟開國之初每嘆忠臣之義有一于此其忍忘之具官大智若愚沉幾先物方

太祖之四伐守西域之孤城慕帝王之有真不謀妻子師人氏而東附各保父兄卒典名藩遂開魏土豈人為之能致信天道之不誣尔子尔孫益陳力於帝室我爵我土宜膺寵於褒章庸極哀榮以昭勸賞於戲積德累行之報既見于今四世五公之隆尚期尔後英靈不爽寵渥其承可祖父資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阿里罕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魏國公

繼述之善往聖之所嘉藩翰之良有國之攸賴人雖遠矣朕甚休之肆申美於褒章用垂勸於來葉具位林魚德備惠與政和五縮郡符若蟻黃之再出四持使節如方召之

漫生危而持顛而扶蹇者衣饑者食山無弄兵之盜野有樂業之民惟久歷於外藩亦忝登於左轄村猷未展館舍遽捐方資後嗣之賢莫究前人之報是用表勳著錫析爵既封職躋端揆之榮國錫大名之美於戲生必有死貴身沒而名存善則降祥惟本深而未茂其歆朕命永迪尔孫可

祖母元魯溫速失氏追封魏國夫人

壽婦以勸從夫之道古之所先與祖而有及妣之文今其可後具官以鴈鳩之德應鳳凰之占作配良臣克就勲庸之美致嚴祀事不違孝敬之誠錫歸夫人啓茲魏土於戲蘋蘩溢藻幸膺配食之榮茅土山河永享脂田之富泐靈不昧休渥惟詒可

祖母完顏氏追封魏國夫人

繼室之賢必以子孫而貴從夫之壽乃有國家之恩矧在名臣盍須異數具位幽閑素稟柔順自持夙夜不忘警戒之誠春秋克盡蒸嘗之義詩書教子遵女史而弗渝勤儉起家為夫族之所法蓋得之於天者厚宜報之德以豐錫尔小君封茲大國於戲惟尔克孝故有子而能忠惟尔克敬故有孫而善繼朕命惟允泐魄其承可

父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亦不剌金贈推忠協恭佐理功臣太保金紫光祿

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

世稱願為良臣其旨深矣朕嘗數求前哲跡茂茂為一老不遺每懷靡及具官學知體用才濟猛寬頌以父祖之資

遊際君臣之會敷應中外垂三十年踐履高華名數千里詩書禮義之府博涉深探庠序教化之原朝論夕講是以縮提目舉草偃風行論貨殖則以足民為先掌銓衡則以得人為本今符出鎮有父母斯民之心攬轡周詢有澄清天下之志遠則郊原春動近則臺閣風生舟楫益梅方深期於大用藩籬屏翰遽興歎於去亡爰肆殊恩式加褒典於戲大名魏國以為芳土之封太保上公以示槐班之貴勳彌兼羨生死同榮故此寵章迪于後嗣可

母阿木刺氏追封魏國夫人

詩稱鵲巢之德禮有翟裼之儀緬懷輔佐之賢益隆車服之數具官以尔令族嬪于高門勤儉孝慈早著闡儀之義貞忠婉懿式為婦道之師俾予良臣克盡忠效可忘內助之報爰疏大國之封於戲生為邦君之妻榮其至矣沒正夫人之號禮亦宜之咨尔淋竟歆予休命可

中奉大夫殊祥院使執禮和台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哈直兒

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慎終追遠臣子之至情宜推歸厚之恩庸修追崇之數具官賦資副正立行貞良際遇祖宗之時備盡股肱之力執干戈以宿衛夙夜靡違屬彙鍵以從征險夷弗二生未露於一命德乃種於諸孫是用極五等之封開三公之府易美名以節惠錫顯號以紀功於戲貽厥孫謀已深嘉於既往繩其祖武亦用勸於來今靈而有知服之無斃可贈翊衛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仍封梁國公益莊襄

曾祖母外刺真

齋賞之制所以旌忠贈卹之恩所以教孝惟尔故臣之配可無寵命之頒具位生而令儀出於華胄竭勤勞於內助事我

祖宗致善慶之多祥施于孫子式示治朝之勸爰開大國之封於戲秩視上公已躋榮於九命恩加三世庶足慰於重泉咨尔州靈服茲休命可仍封梁國夫人

祖父馬察

恩莫大於報功用昭國家之典禮莫重於尊祖以盡臣子之心維尔舊臣宜膺顯秩具位天挺英毅世篤忠貞斬將奪旗日關國于百里被堅執銳身可敵于萬人

累聖咸錄其勤勞厚賜屢膺於寵澤嘉尔令子為國功臣是用重賜嘉名申加美謚槐佐再開於公府芳封仍昨於梁區於戲生不同時尚想見其風采死而知在顧何惜於褒崇咨尔英靈服予休命可贈宣忠協力功臣太傅儀同三司上柱國仍封梁國公益桓武

祖母脫脫渥

朕念勲勞之臣舉褒贈之典况貽謀於孫子管宣力於王家爰示寵章追崇世美具位克全貞烈作配忠良勉正其夫致有外攘之績家賢有子益昭積慶之祥庸疏大國之封俾正小君之歸於戲無德不報宜一品之躋榮有關必先見百年之種德當其靈識歆此殊恩可仍封梁國夫人

父囊加歹

臣子之忠有殊功於社稷國家之典宜追錫於勳階思貴

幽宮其早渙號具官性資英莖謀略沉雄忠武得於家傳
智勇方於人傑登將壇而作士氣恒收迤北之功衛使命
以規敵情坐定平南之策始終一節服事

四朝蓋嘗居風憲之司亦屢任承宣之寄屬

成廟奄弄群臣之後當躬躬入平內難之時權戈以啓允
戎同祈父之爪士按劍以決大計若太公之鷹揚信一言
以興邦不踰時而空國方倚樞機之任遽嗟疾疴之嬰出
鎮省垣考終里第寔念千城之績忍聞擊鼓之聲嘉爾後
人克承先緒是用開師垣於公府分凌土於王封賜輪旌
功易名節惠於戲河如帶山如礪傳茅於無窮未有本
水有源茂子孫於益永英靈不昧寵命其承可贈推忠靖
難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浚都王諡
武忠

故母阿里哈納

國家推報本之恩視勲勞而肆賞婦人有從夫之義沛封
爵以齊榮爰錫寵章用光泉壤具位柔嘉秉德勤儉能家
善事夫君克佐外擇之事敬恭婦職使無內顧之憂既資
同體以宣勞宜合齋眉而錫命於戲茅封浚土式開異姓
之王花誥金泥庶昭同穴之義欽予嘉寵慰爾貞魂可追
封浚都王夫人

母也速倫

君使臣以禮昔聞於聖言夫乃婦之天且從於王爵此蓋
朝廷之盛典式昭閨闈之至榮具位起家儉勤持身淋瀝
相爾君子居多內助之功宜其家人故有降祥之慶惟先

正盡忠於帝室故浚都大啓於王封爰肆殊恩以及賢配
於戲駘蟬四葉奇勳顯著於旂常鸞誥五花與壤齊榮於
湯沐欽承寵命益承壽祺可封浚都王夫人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大司徒徽政院副使領持作
院事張九思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
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制

功存翊衛睦惟先正之臣國有勳章式舉追崇之典宜頒
異渥以資重泉具位寬厚有容質直好義早逢熙運位登
喉舌之司逮事 春官身任羽翼之寄屬奸臣之作亂開
宮門而弗開倉猝之間忠節可尚

太皇知其謹慎委任盡其始終

世祖曠其勲庸爰置諸其左右天下誦司馬光之字朝廷
推萬石君之風徒客手廟堂密勿手禁近鞠躬盡瘁殫亮
三朝正笏垂紳夷險一節謀猷方資於啓沃疾病遽得於
勤勞雖沒世之有年亦懷賢其無已是用封之東魯建千
上公三司同開府之儀八柱表承天之力示崇德報功之
澤極生榮死哀之情於戲朕惟圖任舊人天不憖遺耆老
九原莫作一品斯崇夫推賢盡誠之謂忠賢德有成之謂
獻合茲節惠以著嘉名咨示英靈服予寵命可

故行軍千戶權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戶賈輔贈

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武威郡公謚武毅制

朕嗣承丕構緬想先猷惟

祖宗之造邦賴英傑之助順或擁城池而奉獻或厲鷹隼
而效忠雖其人之云亡而厥功之可尚宜脩播告式示褒

嘉其官沉毅而敦書曉雄而善戰際遇

太祖削平中原崛起燕趙之間以乘風雲之會拒祁陽之
輿壤當河朔之要衝保而有之莫或侮者知天命之有在
抱地圖而來歸朔漠驅馳方致望雲之喜春秋奄忽溘先
隆露之零受命朝廷歸骨鄉里虎頭食肉惜萬里之未侯
馬草寨尸雖百身而莫贖念言慨歎顯示追崇爰疏上將
之榮兼界烝疑之寵節以壹惠昭其庸勲於戲寶融入朝
遂騰聲於漢室鄧禹杖策亦畫象於雲臺著公聞於無窮
視古人其何媿凜然英爽服此殊恩可

故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賈文倫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祁國公諡通敏制

朕念世德之臣嘉干城之將既戰功之可紀宜齎命之追
崇詎告在廷式享大號具官樸沉而志決氣邁而力雄生

遇

世祖之時踰為名父之子赤心報國筭靡失於毫厘結駮
從軍戰不聞於敗址受蔡公之節制耀鄂渚之軍聲伏鉞
領南措遺黎於衽席提師海上建奇績於樓舡蠻蠻咸服
威名湖廣繼參於政事寬柔溫裕有詩書九帥之風慈愛
聰明全豈勇君子之德乞骸骨而勇退及齒髮之未衰恨
不同時事如昨日爰頒異數竣疏一品之榮廼謚嘉名兼
昇上公之齎於戲慎終追遠聖哲之名言崇德報功國家
之彛典英魂不昧寵命其承可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重事遙授中書右丞

相宣徽使尚服院使知樞密院事領中正院事奎

頭封淇陽王制

勳舊之臣澤宜加於胄嗣藩屏之寄恩蓋衍於真封寵命
匪私彝章斯稱其敷陳誦詒告明廷具官大器晚成小心
日著肯堂肯構材克紹于先猷如玉如金德式昭于王度
雅有象賢之譽居多事主之勤未嘗富貴以驕人每竭忠
誠而許國維爾祖考茂績紀於旂常錫之山川列爵分於
茅土宅淇陽之名壤秩開府之崇儀仍畀金章增榮華爰
於戲績乃舊服追配前人之光暨余同心永綏先王之祿
住欽朕命則子汝嘉可

交趾批荅

卿世守海邦遠情職貢載馳使介來捧賀章願方物之屢
陳知乃心之克謹茲馬還邁宜示寵嘉其墜事大之誠以
體同仁之意今賜卿某物若干至可領也春寒卿比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試策題 皇慶二年

制曰朕聞治天下之道必本於仁義唐虞三代之盛用斯
道也刑罰之施不過輔治而已朕承
祖宗丕顯之業嗣守大寶君臨萬方思得賢士大夫與之
共治故延問於子大夫子大夫誦先聖之遺書深明厥古
夫行仁義必盡心於民事本末先後之叙究之詳矣其為
朕言之朕將擇焉

贊

李士弘真贊

氣稟全晉之豪風流東晉之高落筆雲烟吐辭波濤軌文

藝如嗜欲以古人為朋曹出則父母召杜入則侍從變臬
蓋塵俗兩不能侵而軒冕亦不能逸也

參政郝公畫像贊

麟鳳龜龍是謂四靈公出瑞世儀于

帝廷政柄是祭 衮職是補進退有道孰余敢侮嚴 國

楨表：人望見者竦然咸曰良相

天子知公公豈又間維伊維呂伯仲之間

雪樓先生畫像贊

憤山喬嶽降其神長江大河肆其文望之儼然薄夫為敦

幅巾褒衣坐鎮雅俗勇冠白簡迷折姦臣蓋燦然如白雪

藹然如陽春雖王帶金魚世以為公貴孰知夫胸吞雲夢

者所以為一代偉人也哉

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

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康里公不忽木畫像

贊

於惟魯公萬夫之雄薦學力行擇乎中庸風遇

世祖明良相逢以道事君塞：匪躬無言不讐無諫不從

舉善若遺疾惡如風誅鋤草萊黍稷茂：夙夜匪懈以成

治功維此治功四方攸同昔者魏徵相于太宗仁義之效

及于解痾維公德業千古齊蹤載瞻遺像彷彿音容式昭

頌聲以播無窮

長春宮孫真人真贊奉

勅撰

瞻考其若川油考其若雲在天虛考其若谷粹考其若王
冲：考而無不足服文采冠崔嵬佩寶璫人皆羨其榮而
我安若素天所謂真人者非斯人其孰與耶

兵部主事申穆之父伯祥醫學教官畫像贊

盧扁已逝無良醫蒼生有疾醫者誰申君挺生泰山墮力

學至老不少衰著書立言補闕遺察脈療病窮毫釐要與

人世扶安危此意自足退黃政惜哉不見用於時空觀畫

像令我悲活人有後不我欺我作此語君應知

開府儀同三司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

畫像贊奉

勅撰

道德之全玄之又玄時而出之溥博淵泉其動也天游其

靜也自然人皆謂我智而我初無言人皆謂我貴而我

敢為天下先贊化育而不居寶慈倫以乾乾故位三公揖

萬乘獨立乎方之外而坐閱乎大椿之年微臣作頌承命

自天穆如清風萬古其傳

夏真人真贊

松風兮 聽聽石泉兮 交疏道遙兮 燕坐與造物兮 同遊清

揚陵其 玉雪氣宇 曠宇高秋古之仙者不可得而見矣我

儀圖之 其陶貞白之傳與

平章政事趙公子敬真贊

侃侃君子之德塞：王臣之風黃閣霜臺夙夜在公古所

謂體國之忠然而進退有道弗磨弗涅位廊廟則不忘於

山林在江湖則心存於魏闕古所謂識時之傑意世之琪

辭圖之著龜微斯人其誰與歸

中峰和尚真贊

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靈雲洒法雨編滿十方界化身
千百億非幻亦非真覓贊不可得為師作替竟

銘

周待制致樂堂銘

子事父母貴養其志孰謂外物而樂可致孝本天性率性
即孝具在方冊可則可效周君之堂我雖未升戴觀斯文
孝實有微爰作銘詩以頌以勉五十而慕舜也何遠

題跋

書吳幼清送李文卿歸養序後

饒陽李文卿方佐漣海戎幕一旦請解官歸養是時其父
八十餘矣溫清之間甘旨之供又數年而父卒既卒喪之
以禮服闋復佐真定戎幕於杭於是文卿亦七十矣告老
而歸戎帥苦留之不可奪乃以詩卷使其表弟宗某來徵
余言僕聞卷見司業吳公之文嗟乎吳公之言憤世嫉賢
可為萬世戒而益有以見文卿孝於其親異於流俗萬
也况文卿之家七世不異爨其所由來蓋亦有自而文卿
又能引年致仕視世之貪榮尚祿者何啻霄壤也尤使人
敬之愛之不能自己敬書吳公之序之後而歸之

七觀跋

七觀者翰林待制袁公楠之所作也何為而作也翰林承
旨程公請老而歸袁公作此以送之也送程公之歸而不
及乎執手傷離之情願乃鋪張組織細大靡遺何其勤且

博也蓋自枚生始作七言魏晉而下往、退蹤躡影詩奇
闢麗才高者千雲霄學博者漲溟渤後之學者絕響久矣
公之此作因事以發其辭引類而極其理將馳騁乎漢魏
絕軼乎班揚非夫貫通三才博綜百家曁能縝密宏辨若
斯其美也僕雖叢老目昏不覺援筆為書一通若袁公不
以筆札之陋刻諸堅石庶幾詞翰相須之義傳之天下後
世以為美談云尔

題如上人詩集

詩不可以易言也易於言詩者必其天資絕卓學問過人
故其為言似平而實際似澁而實際故觀者以為易耳四
明如上人以詩示僕有仇仁近張仲實吾子行叙引仇張
吾三子者今之善詩者也其於如上人之詩亟稱道之則
僕可無言矣然僕才劣獨以詩為難非若三子者易於言
詩也唐宋善詩高僧以十數其所以名世傳後者皆不可
以易得如上人知其難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僕所以為是
言者愛上人之才喜其言語之工而欲增益其所未至耳
上人以僕之言為然耶不然耶

閣帖跋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為教次五曰書書有六義象
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者世
習之四海之內因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李斯變
古篆程邈初隸書隸之為言徒隸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
漢承秦弊合隸趣簡四百年間六義存者無幾漢之末年
蔡邕以隸古定五經洛陽辟邕以為復古觀者車日數百

兩其後隸法又變而真行章草之說興言楷法則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宏行書則劉德升鍾氏胡氏草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文舒姜孟穎梁孔達田彦和常仲將張超之徒咸精其狀至晉而大盛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控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子獻之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為稱首雖有善者莫以加矣當是時江左稱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遂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宗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可捐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唐所藏存者百一古迹散落落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繇三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秘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尤祐中親賸宅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墨橫裂文士大夫或不厭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唐康自脩許易得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燦濕輕重造有工苦皆為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大清樓帖紹興監帖

淳熙脩內帙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曆長沙劉忠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秩亦異其他蹟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家知名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變此帖之澤也子因記得帖之由遂撫其本末著于篇

洛神賦跋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最晉時麻絨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給興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竹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給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悅生胡廬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數年前竊祿翰苑因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康申忽有僧闖門持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也陳公誠磊落落萬實多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治辛酉脫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于松雪齋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然是唐人硬黃紙所書紙略高一分來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筆畫沉着大之韻勝余屢嘗細觀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為真跡者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樂府

浪淘沙

今古鬱齊洲華屋山丘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又
落空使人愁波上往來舟萬事愁春風曾見昔人游
只有石橋下水依舊東流

太常引

水風吹樹晚蕭蕭散髮醉吹簫塵事苦如毛要洗耳時聽
舞韶舊遊何處瓊山銀海宮殿巒岩崑誰與共游教尚
記得仙人子喬

南鄉子

雲擁騶鬚愁好在張家燕千樓稀翠疎紅春欲透溫系多
少閒情不自由歌罷錦纏頭山下晴波左右流曲裏吳
音嬌未改障着一朶芙蓉滿扇秋

水龍吟

凌波羅襪生塵翠於孔蓋疑朝露仙風道骨生香真色人
間誰妬竹立無言長疑遺世飄然輕舉笑陽臺夢裏朝
莫為雲又還為雨狼藉紅衣脫盡羨芳塊不埋黃土
涉江運去采菱拾翠携儂瀟侶寶玦空懸明璫偷解相逢
洛浦正臨風歌斷一雙翡翠背人飛去

虞美人

池塘肥生春草芳思絲絲繞醉中時作短歌行無奈夕
陽偏傷小窓明故園荒逕迷行迹只有山仍碧及今作
樂送春歸莫待春歸去後始知非

江城子

賦水仙

江城子賦水仙

水肌綽約態天然磨無言帶蹙蹙遮莫人間凡卉避清妍
承露玉杯食沆瀣真合喚水中僊幽香冉冉莫江邊珮
空指恨誰傳遙夜清霜翠袖怯春寒羅襪凌波歸去晚風
襲二月娟

蝶戀花

儂是江南遊冶子烏帽青鞋行樂東風裏落盡楊花春滿
地菱芳草愁千里扶上蘭舟人欲醉日暮青山相映
雙蛾翠萬頃湖光歌扇底一聲催下相思淚

點絳脣

昏曉相催百年窓暗窓明裏人生歡幾贏得韶華
貴浮雲休戀青綾被歸與未放懷煙水不受風塵昧

水調歌頭

與魏鶴臺飲夫容洲年成甫用東坡韻見贈
筆和之時已巳中秋也

行止豈人力萬事松由笑燕南越北鞍馬奔走度流年今
日夫容洲上洗盡平生塵土銀漢溢清寒却憶舊遊處迴
首萬山間訂交機與成浦客無譁君莫舞我欲眠一杯
到手先醉明月為誰圓莫惜頻開口只恐便成陳迹樂
事幾人全但願身無恙常對月嬋娟

水調歌頭

和張大狂賦盆荷

江湖渺何許歸興浩無邊忽聞數聲水調令我意悠然莫
嘆盆池咫尺移得風煙萬頃來傷小窓前稀疎澹紅翠特
地向人妍華峰頭花十丈藕如船那知此中佳趣別是

一壺天倒挽碧甯醺酒醉卧綠雲深處雲影自田田夢中
呼一葉散髮看書眠

虞美人

浙江舟中作

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沉萬古意無窮盡在長
空澹鳥飛中 海門幾點青山小望極煙波渺向當駕
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

後庭花

清溪一葉舟夫容兩岸秋採菱誰家女歌聲起莫鷗亂雲
愁滿頭風雨帶荷葉歸去休

浣溪沙

李林固丞相會問贈歌者岳實貴

滿捧金卮佞唱詞尊前再拜索新詩老夫慚愧鬢成絲羅
袖染將脩竹翠粉香吹上小梅枝相逢不似少年時

應

制月中仙

春滿皇州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宮苑苑柳映仙仗雲移
金鼎香浮寶先生玉斧聽鳴鳳蕭韶樂奏德興和氣游天
生

聖人千載希有 祥瑞電繞虹流有雲成五色芝生三秀
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朝野歌謳千官齊拜舞玉杯進長
生春酒願皇慶萬年
天子與天齊壽

應

制萬年歡

閩闔初開正蒼曙色天上春迴絳幘難人時報禁漏頻
催九奏鈞天帝樂

御香惹千官環珮鳴鞘靜嵩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 殊
方異域盡來滿彤庭貢珍

皇化無外日繞

龍顏雲近絳闈蓬萊四海歡欣鼓舞

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宴王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

九日

朝會樂府萬年歡中呂宮

天上春來正陽和布澤斗柄初回一朶祥雲捧日萬象生
輝

帝德光昭四表玉帛盡梯航來會

彤庭敵花覆千官紫霄鷓鴣徘徊 仁風徧滿九垓望霓

旌綬引寶扇徐開喜動

龍顏和氣霽然交泰九奏蕭韶舜樂獻尊舉麒麟香鑿徑
今數億萬斯年

聖主福如天大

皇慶三年三月三日

聖節大宴長壽仙道宮

瑞日當天對綉闈蓬萊非霧非煙翠光霞
禁苑正洲晏芳妍絲仗和風細轉

御香飄滿黃金殿喜萬國會朝千官拜舞億兆同歡 福

和如山如川應王渚流虹璇樞飛電八音奏舜韶慶玉燭

調九歲
龍輿鳳輦九重春
醉蟠桃宴天下
太平祝吾
皇壽與天地齊年

太常引

弄晴微雨細絲、山色澹無姿
柳絮飛殘
荼蘼開麗
青杏已團枝
闌干倚遍
人何處
愁聽鶯黃
鸝寶瑟
塵生翠銷
香滅天遠
鷹書遲

人月圓

一枝仙桂香生玉消得喚卿、緩歌金縷輕敲象板傾園
傾城、幾時不見紅裙翠袖多少閑情想應如舊春山澹
澹秋水盈、

木蘭花慢

和桂山慶新居韻

愛風流二陸曾共住屋三間
筭京洛繼塵平原車騎爭似
身閑一區未輸場子更友于
室迤足清歡庭下新松楚、
籬邊細菊班班 白頭相對且團
聚杯酒借朱顏任醉後
長歌笑時開口樂最人寰
功名十年一夢記風裘雪帽度
乘乾幸喜歸來健在放懷綠水青山

木蘭花慢

和李箕房韻

愛青山遶縣更山下水縈迴
有二老風流故家喬木舊日
亭臺梅花亂零春雪喜相逢
置酒藉蒼苔拚却眼迷朱碧
慚無筆瀉瓊瑰 徘徊俯仰興
懷塵世事本無涯偶乘興
來遊臨流一咲洗盡征埃歸
束筭能幾日又青田柳葉綠

重來但願朱顏長在任他花落花開
松雪齋文集卷之十終

松雪翁詞翰妙天下片言隻字人輒
傳玩

公薨幾二十年矣而平生所為詩文
猶未鏤板今從

公子仲穆求假全集與友

原誠鄭君再加校正凡得賦五古詩

一百八十四律詩一百五十絕句一

百四十雜著五序二十記十二碑誌

廿六劄記策題批荅廿五贊十銘一

題跋五樂府二十摺五百三十四并

公行狀謚文一卷目錄一卷合為一

十二卷亟錄諸梓

識者得共觀焉至尤後已卯良月十

日花谿沈璜伯玉書

松雪齋詩文外集

詩

題李侯詩卷

序

御集百本經序

農桑圖序

為政善惡事類序

送張元卿序

記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重脩觀堂記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碑銘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

五兄壙誌代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疏

五臺山寺請誦講主講清涼疏

請兩公長老住聖安禪寺疏

幻住菴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請誦講主茶榜

題跋

題東老事實後

紀夢稽侍中

松雪齋詩文外集

花谿沈氏伯玉刊于家塾

松雪齋詩文外集

詩

題李侯詩卷

翻：者鶴羨孝子也 翻：者鶴愛飛爰止其下維何曰
有孝子伊人之生無父何恃父罪當刑子代之死翻：者
鶴載翔載翔其翔維何孝子之祥毋自有昔子詆使明亦
既明止我心則降翻：者鶴載飛載下伊人之生孰無父
母孝哉李侯為人所難咏言嘉之使我慨歎帝命曰咨
尔李侯錫尔寵祿惟德是馨壽穀孔寧百福來求子孫其
昌世濟厥休侃：李侯國之舊臣維孝維忠萃于一門非
忠無若非孝無親作此好頌以勗戒人

翻：者鶴五章章八句

序

御集百本經叙奉

勅撰

蓋聞滄海之大一勺可以知其味玄天之高土圭可以測
其景所謂聞一而知十執簡以御絲珠塗而同歸分殊而
理一者也佛以一音演說妙法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廣博
淵深莫知涯涘圓融權實未易量散於大藏之中綴於
無言之內皆所以敷揚至理究竟真空括萬法而靡遺歷
曠劫而恒在施羣生之藥石作彼岸之津梁兼體用而並
行故列叙於三藏憂性資之異等故分別於三乘非聖哲
莫究其宗非英才莫燭厥義頓悟者以言語為未涅槃者
起文字之塵徒使幽玄悉歸汗漫況於愚昧益墮渺茫非

資上聖之照臨孰憫迷途而開導弘通無礙利益有情

皇上法天聰明齊佛知見爰以萬機之暇深參內典之微

乃取諸經共成百卷釐為十帙歸於一乘隱奧兼明廣大

悉備繡閱者不難於寓目誦讀者亦易於銘心可謂設網

而提緇絜衷而知領以因；而證果；由本；以達原；

警人欲之橫流契佛心之正覺所願 在天列聖同證菩

提 皇太后益增福壽普及沙界咸獲勝因乃命臣僧明

仁刊板流布仍俾微臣孟頫製叙篇端臣聞命震兢深慙

淺陋莫盡標題之意敢抒讚歎之誠謹粹

御集百本經總目列之卷首云至大四年十月序

農桑圖叙奉

勅撰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

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大司徒臣源進呈農桑

圖

上披覽再三問作詩者何人對曰翰林承旨趙孟頫作

圖者何人對曰諸色人匠提舉臣楊赫謙

上嘉賞久之人賜文綺一段絹一段又命臣孟頫叙其端

臣謹奉 明詔臣聞詩書所紀皆自古帝王為治之法

應代傳之以為大訓故詩有七月之陳書有無逸之作七

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又曰十月穫稻又曰十月游塲皆農之事也其曰女執懿

筐爰求素桑鷺月條桑八月載績載玄載黃皆婦工之事

也無逸之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二

者周公所以告成王蓋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也欽惟

皇上以至仁之資躬無為之治異寶珠玉錦繡之物不至於前維以賢士豐年為上瑞嘗命作七月圖以賜東官又屢降旨設勸農之官其於王業之艱難蓋已深知所本矣何待遠引詩書以裨

聖明此圖實臣源建意令臣州謙因大都風俗隨十有二月分農桑為廿有四圖因其圖像作廿有四詩正幽風因時紀事之義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憐怙木兒用畏吾兒文字譯於左方以便

御覽願臣學術荒陋乃過蒙聖獎且拜綺帛之賜臣既叙其事下情無任榮幸感

恩之至

為政善惡事類叙

書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之應若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乃天理之自然毫髮無爽者也人之生也性本皆善中人以上固不待勉而後為善中人以下或移於氣質或徇於利欲迷焉而不知復學焉而不知警惡日積而不自知及乎天之禍不旋踵凡人皆尔而仕宦者尤不可以不慎蓋士大夫受

天子命位于州縣之上權足以威眾而事足以及物善固易宣而惡亦易播然為善者安富尊榮澤流子孫為不善者毒流眾庶身世珍絕可不懼哉此括蒼葉君為政善惡報應事類之所以作也此書之行其亦有聞風而善者乎葉君名留字景良觀其用意可知其為善人已延祐六年十一月叙

送張允卿序

延祐三年夏五月松潘容疊威茂六州宣撫張允卿拜命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將行來求余言余觀允卿恂有儒者之風蓋嘗學於蕭先生之門則其於理道當深知之矣余復何言哉雖然侯之意篤忍而不言不誠也故遂言之國家之設守令本以為民也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使守令皆循良民安於田里無歎息愁怨之聲雖不設官以糾之可也然而守令或不肖不賦宣

上德意視民如仇而後廉訪司始不可鉅矣故曰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南海去京師萬里民之沾

聖化也難侯行矣數路之廣守令數十百人必有賢者侯舉之使為善者益勸為惡者益知所畏而不敢為常使之知國家不得已而設廉訪司之意則其自待也必厚自得也厚則必強為善而重為惡若夫持之若束禠冠裂裳日以蕃楚從事則余懼非儒者之政也允卿其擇焉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聖上即位之二年以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遺旨將建寺于五臺山春三月詔中書右丞張公九思偕平章政事段公那懷往相其宜公奉詔星馳越四月既望至五臺寓宿金界寺寺僧五峯僧錄出宋張商英所著清涼傳示公載當時所見圓光金橋聖燈菩薩獅子顯現之異甚詳公意商英文士容有增飾未之信也十七日訖事言還閏四月廿二日再被旨至

五臺鳩工興事祠后土龍王公時行初獻事奠畢寺東南有雲氣如兜羅綿狀漸升至日邊遂成五色中有億萬菩薩降井降出沒至於旌幡幢蓋之屬亦以億萬計不可名狀一時同行者若中殿所遣使若軍官若從者佞徒莫不具賭廿三日中殿飯四千僧食時東南方漫見光景如獻奠之日日既西還自山中方據鞍次漫見如初行三十里餘光亦隨之其靈祥若此寺僧乞記於公以傳久遠公以命益賴蓋聞諸佛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自短見淺聞莫不以為誕然古書所載亦往；而有不可盡以為惟而非之昔昌黎開衡山之雲蘇子有海市之異彼山靈川祇猶

感感動於二公況以公之忠誠街

天子命建佛塔廟菩薩神力無感應乎此理之必然者也遂略記其槩以為山中故實云元貞元年六月十一日

記

重脩觀堂記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末世咸欲使之覺妙明心不墮邪見凡有可以開群迷者不遺餘力衆生因心有想因想有妄掃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而脩習之非有嚴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邑往；皆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為宏敞池水行樹莊嚴觀深蓋創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瓊輔成之者澧王師檠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才葺治弗勤漸至頹廢甲戌乙亥之際兵事瀕洞奸民乘之剽竊摧剝棟宇傾圮風雨不蔽仰見日星登

聖元統一區宇人獲奠居乃相與謀曰觀堂吾邦一大道場也今廢壞至此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乎衆咸曰非雲岩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澧王之孫孟齊深以為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約已躬躬振飭補苴由是聲譽藉甚聞于樞統所樞統所賢其給札以命之雲岩乃彈智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岩出衣鉢日益增廣齋鼓粥魚聲和響答延以至元二十一年鳩工因實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丈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頽甍之破缺者完之椽桶之毀折者易之歷十年而後備至於莊嚴像設金碧輝映光采奪目父老興歎謂逾厥初而翠柏紅蓮清涼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脩觀想之業者乃始得其所雲巖於佛事可謂勤矣余觀天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貽致饒公則凡礫茂草亦已久矣其詠興建於積壞之餘哉予常嘉饒公之為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之雲岩名廣饒俗姓陳氏長興之苕琦人也大德元年九月記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奉

勅撰

延祐三年四月十有九日三藏法師般剌那室利言臣僧往羊遊江南應禪刹多矣獨天目山大覺正等寺為高峰妙禪師道場地勢清高人力壯偉實杭州一大伽藍而高峰之道遠續諸祖座下僧常數十百人皆清齋禪定有古叢林之風高峰既窅其教至于今不少衰獨寺未有紀載

之文臣僧請下文學之臣文之以刻諸石誠

聖世一盛事也於是 詔臣益順汝為文以記之臣謹按天
目山在杭州於潛縣為浙右群山之宗圍經六廣八百里
高三萬餘尺界乎杭湖宣城之間窮岩幽壑雪古雲深仙
人神龍之所窟宅大覺正等禪寺居山之蓮花峰高峰禪
師名原妙吳郡吳江人早得法於雪岩欽公臨濟十七世
孫盡得瞿曇氏靈明真覺之要行業孤峻機用險絕影不
出山者三十年道風日馳遠方學徒如西域南詔不遠數
萬里雲臻水赴師悉拒不納至極巖席草以依師至尤辛
如故兩浙運使臣瞿霆數嚮師道望謁師于師于岩之死關
仰扣玄音心領神悟恍若宿契歎禪衲之至無所於容慨
然有建寺之志迺割鉅莊先後凡二百頃有畸及買山田
若干指其歲入首初梵宇命詞法沙門祖雍洎久叅上首
弟子等各盡才猷以董其役當是時山靈地媪見聞驚異
大奮神功搜竒材揭巨石不容有所蔽而獻之閱五年則
廚庫大殿輪奐參差宛如天降師知時至囑祖雍攝住持
而告辨焉衆心悲感檀戶益張走斧飛斤鼓舞群力千楹
萬礎海湧雲騰與夫雕鏤髹飾陶冶丹雘百尔咸臻大德
康子

成宗皇帝首降 玉音作大護持至大戊申締構之功克
擴大備高閣周建長廊四起飛樓湧殿之雄麗廣堂邃宇
之靚深像設鼓鐘之偉竒金繩寶鐸之嚴整凡庖漏寮舍

床榻器用所求皆是是歲開堂臣慶發大營齋饌烟包雲

衲避迹奔湊會者數萬指坐立圍繞禪影山齊梵音雷動
人天交贊得未曾有臣聞覺樹垂陰曇華現瑞以甘蔗種
哀憫群迷乘積生大願輪不起寂場遍入塵刹未搖舌本
大闡玄音其聲光震耀雖日麗靈輿不可為比道場塔廟
曾不期建立而二千餘年後先出與凡大林深藪觀史夜
摩忽從地涌惟罔知所自者既疑且駭異議紛然殊不知
大願輪中真實種子時緣既偶如春發榮乃卉千葩不知
其萌而萌矣嘗攷竺墳覺之為義有始有本有頓有圓惟
破有法王坐靈鷲山堅秉化權目之為大覺已而欲先傳
之曹溪唱之臨濟握金剛王劍以振之高峰得此而踰愈
晦聲愈彰能大其家世臣霆發慕此而割膏腴樹禪宮曲
盡施心了無難色信大覺之念如此以之壽
國脉祝 聖筭隆佛運利舍識不亦宜乎或謂翠竹黃
花盡真如體白雲青嶂咸大覺場生佛未具已前不曾欠
少豈待梯空架險破山壓石而為之耶對曰道場之具覺
其所以迷也迷之不反安知塵沙法界為大覺場其或徇
緣而趨勝途境以滅塵既昧覺因轉增迷倒佛化豈若是
哉遂併書之以為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余退食坐草亭有比丘尼謂余而言曰福聚所居福壽禪
院者自五代以來古刹也應宋至余而吾師兩公以佛法

道行為叢林表當時咸里貴人以禮延致者甚衆
大朝龍興崇重佛法遣使者馬侍讀妙選天下僧尼而吾

師實在選中漫請住福壽院福聚因緣祖師之遺蔭濫主
斯席不思所以傳久遠則古迹易泯師德不彰福聚心實
懼焉願公作為文章將刻諸堅石幸悲敷之志余問之曰
若所言者吾將安據福聚乃出袖中錦囊：中出三紙書
其一則

聖朝選僧居使者請其師兩公疏也其二則金駙馬都尉
與其妻公主請兩公住積慶寺疏也其三則周顯德三年
存留院額勅牒也余一再觀之皆真實不虛按周世宗即
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今勅文云齊
州奏福壽禪院殿宇頗多屋眾不少乞存留者正其事也
嗟乎自古王侯公卿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不可勝數往
往無幾何時皆已灰滅而不可紀而此院歷周而宋而金
至于今日數百年間常住不毀況濟南自宋度南以來數
罹兵火故雖顯宦之家亦多不知其上世名諱與其姓氏
所出而二三比丘尼乃能殷勤鄭重於膝：擾：之中收
拾前代遺文以為故事與五代史記相表裏豈不可嘉尚
哉至若兩公之德行已載在兩疏中而余觀福聚之為人
亦有以知其師之賢何者余嘗至其院屋眾肅若行其廷
草木沃若井其殿堂香火馥若以是推之其師必不碌
矣宜其見重當時傳法後世非偶然也院去南城幾步入
南門西行幾里許由周以前院之所始不可知今為屋凡
若干楹垣牆之內凡若干畝佛殿僧堂齋舍庖廩悉具視
五代時當小減而視他院尚完整也初兩公自金泰和間
賜號通慧大德金遷于汴賜號慧嚴大師至

大朝號圓明大師後改妙嚴大師俗姓郭氏禹城人也七
歲出家嗣其法者名皆從福曰福祐曰福慶曰福聚今院
主求文於余者也曰福寶曰福順曰福息曰福成福之嗣名
皆從善曰善欽善淵善義善義善照善善靜善端善玉善秀
善泉善廣善善仙善环善金善之嗣名皆從慧曰慧錦慧滿
嗟乎若福聚者誠可嘉已天下之為人子孫不能使其祖
考之德傳於後者亦多矣而聚當盛暑中命工鑿石不憚
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德不傳余雖嬾且
拙欲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情故遂為記且俾刻此三
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師傳授之意凌之覽者庶有攷焉

碑銘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奉

具興沈氏華
溪義塾刊行

既堂刊

勅撰

惟

上帝降大命于

聖元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起自朔方肇基

帝業兵威所至罔不臣服蓋以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為之子

睿宗躬擐甲冑翦金河南雖不及撫有多方萬生

聖嗣是為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聰明冠古無遠弗燭雄略蓋世

而神武不殺命將出師不再舉而宋平九域分裂者餘

二百年一旦一之遐陬荒裔咸受正朔幅員之大古所

未有於是治歷明時建官立法任賢使能制禮作樂文

物粲然可紀中統至元之間海內晏然家給人足而又

妙悟佛乘欽崇梵教慈惠之德洽于人心肆

世祖之享國三十有五年施及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正位儲宮仁孝而敬慎問安視膳之

暇順美幾諫天下陰受其賜多矣至元廿二年

裕宗法方未幾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亦遽賓天三十一年

世祖登遐當是時

徽仁裕聖皇后不動聲色

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天下發者為泰山

之安大德二年

武宗撫軍于址

今上日侍

隆福怡言煦之摩手撫之擇師取友俾知先王禮樂刑政

為治國平天下之具恩莫大焉四年

裕聖上仙

皇上退思罔極因念在

世祖時 帝師八合思巴弘闡佛法故我得聞其義捨歸

依三寶情崇真福將何以盡吾心始建佛殿于大都既

而之國軍懷屬

成廟登遐內難將作

上馳至京師先事而發殄滅大隱封府庫奉符至清宮以

安

太后遣使以迎

武宗武宗脫踐阼以

上至德偉功不踰月而立

上為皇太子

上緬懷曠昔報本之意乃命大初佛宇因其地而擴之凡

為百畝者二鳩工度材萬役並作置崇祥監以董其事

其南為三門直其北為正覺之殿奉三聖大像於其中

殿址之西偏為景勝之殿奉釋迦金像東偏為智嚴之

殿奉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二殿之間對峙為二浮圖

浮圖址為堂二屬之以廊自堂祖門廡以周之西廡之

間為控持之閣中實寶塔經藏環為東廡之間為圓通

之間奉大悲弥勒金剛手菩薩齋堂在右庖井在左取

漢又為二閣西曰真如東曰妙祥門之南東西又為二殿一以事護法之神一以事多聞天王合為屋六百間盤礎之固陸地之崇題梁之竦藻繪之工若勿利樂率化出人間凡工匠之傭悉皆內帑一毫不侵於民既成賜名曰大普慶寺給田地民匠確磴房廊等以為常住歲收其八供給所須

上既即大位崇祥監臣請立石紀事

勅臣孟頫等為文垂示父遠臣聞佛教福田之中以三寶為最勝福田

皇上深參秘典建寺造像書經飯僧凡此勝因所以資

裕聖登

祖宗在天之靈證無上覺

今皇太后怡愉康強享無量福壽其餘澤所被至于海隅

黎庶法界會靈咸獲安樂功德可數量哉臣等謹稽首

再拜為之頌其詞曰

皇尤應運誕受篇方

帝以聖承于前有光明明

天子神明八葉德威功豐富有大業維茲大業

太祖張之

世祖皇之

天子康之於赫

皇武皇武桓

聖謨孔神 神器斯安有榮之載有作其彬典章具舉煥乎堯文道宛百王仁震群生宏觀英圖日臻太平輿昔

裕聖功在社稷我報之圖天乎罔極惟覺皇氏具大神力人天共依是資福德迺卜陰陽相地系割歲吉辰良大匠是將迺斷迺繩築構逾興務殫乃心母費是懲侵者謳歌相厥子來匪民是庸一須國材有本其宇有踐其廡有楹維旅金鋪雕礎瞿其瞻劇其廉秩其心於祭其嚴載瞻聖容瑞相儼然信是崇獲福無遺獲福無遺幸歸

裕聖嘉興

慈闈式普其慶

皇帝孝仁永命于天

聖子神孫維千萬年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奉

勅撰

師名行滿號萬山俗姓魯氏其先出東魯蓋留子之後遠祖仕江右遂為吉州太和人父諱應龍字拱辰號翠庭先生絲科舉入仕毋樂氏師生而穎異不為兒嬉齟齬日記數千言學問之暇常默然宴坐有出塵之態先生曰此兒非吾家可有遂捨送雲亭蕩原陀陀院為童行名福可時九城甫一師自念曰佛祖出世為一大事因緣戒等溺於塵勞何日撤去挈包笠屐遊首登五臺至元廓辰至仰山有會心處遂留難駭禮澤庵 公為師更今名受具於大同大普恩之圓戒會自是處叢林中策勤砥礪為眾之念甚於為己旦夕參叩素菴蓮公至忘飢渴之節寒暑之變素菴深器之一日漱之以洞

山寒暑因緣師應聲去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刀斧劈不開我又如何說菴去畢竟如何師云紅爐一點雪菴去別、師云有什麼別處菴云若朕恁麼會方始契如、師扼聲云錯掩耳而出菴付之以衣頌曰從我十年談麈尾策勳一日占鰲頭如今分付無文印續燭照芳萬古秋時至九庫寅歲也尔後漫參雲門臨濟皆歇得其骨髓大德癸卯仰山之學者請師歸住舊隱師以青州大刹非小因緣力辭眾守之數日欲逃不可不得已井堂說法演無量義自是聲聞大振四方求法者歸之如流水梵僧宣政使相迦失里功德使大司徒輩真吃刺思相慕為道友王公貴人皆稽首歸敬

武宗皇帝在北邊時下令施鈔萬貫造文殊菩薩像既即位駕幸其寺施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六萬貫賜號佛慧鏡智普照大禪師

勅尚方造織成金龍錦緣僧伽黎大衣窮極工巧經歲乃成

召師至禁中出以賜焉

今上在春宮嘗三幸其寺命有司作尊勝塔於東嶺及建明遠觀光二亭以備臨幸洎

登極亟命工部尚書臣鄭伯顏領大臣備其寺凡土木之故而敝者圖畫之久而漫者咸易而新之旁築崖石以方廣其基高者至百餘尺造普賢觀音像增建堂殿亭基凡几格供張什器之物靡所不備樹碑于門頌天子聖德既又賜蘇杭水田五千畝為常住業又固安州

鵲臺福嚴寺自木菴公沒後為它人所奏得古渡歸仰山為下院云皇慶元年

制授師銀青榮祿大夫司空師之大弟子曰覺用曰善興曰文祥曰海深曰思賢曰圓中曰福添曰廣壽各能弘揚宗旨主席名山其門資之盛具列碑陰素菴之徒曰正義正義之徒曰圓垂傾心竭力謀立石以紀師行業彰天子寵錫之渥臣伯顏以

聞詔曰可乃命臣孟頫為文書于石謹按棲隱寺始建於遼至師為二十六代臣聞浮屠氏之道言其廣大則無所不容言其變通則無所不入以無生為有生之本以不用為大用之原至矣哉非言語之所究也

皇元建國之大盡天地之所覆載倫別類分悲為臣妾出於水土藏於山澤悉為府庫數十年之間斯民不聞擊鼓之聲以

聖繼聖以

明繼明使民不知日趨於為善浮圖氏之道大矣夫道無盛衰所以盛衰存乎其人自四海一家梵僧往、至中國而師出於江左能以其道鳴于京師以承

天子之寵命真世所希有銘曰 峨峨、仰山如青蓮華中有寶坊古佛之家天王衛門地神扶棟參差珠闥藏巖金鳳鸞、青松羅蒼玉林清風過之振海潮音住此山中

天子時巡樂此境勝謂師之道與境為稱乃施重寶增飾厥宇結構淨繁驚軒鳳翥師道既弘

帝養益隆位以司空實古三公師以佛心為國回嚮徧河沙界功德無量

天子謂臣時汝朕言勒碑此銘惟千萬年

五兄壻誌代

先君諱孟穎字景魯姓趙氏宋秀安僖王至先君六世矣宋南度自大梁夾居吳興遂為吳興人曾祖諱師蚤字大師新興郡王謚恭襄妣莊氏衛國夫人祖諱希永六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贈通議大夫妣鄭氏碩人孝諱與嘗宋正議大夫戶部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碩人生母丘氏先君重厚寔言年十四以侍郎蔭補承務郎咸淳丁卯請國子監舉免銓庫午差知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是歲以度宗祀明堂恩轉承奉郎甲戌以多主印位覃恩轉承事郎臨平考滿授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未上宋歸于

元宦情素薄浮沉里閭不求仕進日以翰墨為娛書九經一過細字謹楷人傳以為玩喜與名僧遊書蓮花華嚴楞嚴圓覺金剛諸經皆數過明窓淨几焚香瀹茗四時花草婆娑愛賞欣然自得大德乙巳五月癘散于背竟不起嗚呼哀哉先君生於辛亥七月十七日卒於乙巳五月廿三日享年五十有五娶陸氏故吏部尚書陸公德輿之女先三十韓子男五人由辰次由宣從浮屠法祝髮為比丘次由宿由宓由賓女三人其二已嫁其一為比丘尼孫男二人鄰老順孫孫女三人皆幼由辰等以是年八月甲申忍死奉柩合葬烏程縣蘇灣方屏山

遵治命也 遠日薄未朕乞銘於當世君子姑誌梗槩納諸幽孤哀子由辰等泣血謹書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孫自齊避難于吳興人皆賢之故其地至今名極賢考諱伸字直夫妣周氏管公性倜儻以任俠聞鄉閭夫人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佳壻子與公同里閉公又奇子以為必貴故夫人歸于我至元廿四年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召孟頫赴

關自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乃與夫人偕至京師既而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府

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俱余以病辭同歸吳興余提舉江浙儒學滿任遷泰州尹

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學士夫人亦同至

關下至大三年冬也明年

上即位特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夫人封吳興郡夫人皇慶元年請假歸為先人立碑夫人亦以管氏無文

夫子欲命繼又無其人乃即故居作管公樓孝思道院俾道士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記次年使者荐至於

是夫人復從余入朝廷祐四年子入翰林為承旨加封魏國夫人五年冬舊所苦脚氣疾作

上遣太醫絡繹診視六年增劇聞于

上得

官還家四月廿五日發大都五月十日行至臨清以疾
薨于舟中年五十八嗚呼哀哉余與子雍護柩還吳興
是歲月日葬德清縣東衡山之原禮也子三人亮
早卒雍奕女六人夫人天安開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備
翰墨辭章不學而敏處家事內外整然歲時奉祖先祭
祀非有疾必齋明盛服躬致其嚴夫族有失身於人者
必贖出之遇人有不足必周給之無所吝至於待賓客
應世事無不中禮合度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
卷以施名山名僧

天子命夫人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裴池收藏
因又命余書六體為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今後世知
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脈書亦奇事也又嘗畫墨
竹及設色竹圖以進亦蒙

聖獎賜內府上尊酒嘗謁與聖宮

皇太后命坐賜食恩意優渥受知

兩宮可謂榮矣夫人之亡內外族姻皆為之慟嘗與余
游者莫不流涕則夫人之德可知已銘曰

夫人云亡夫喪賢婦子失慈恃家無內助嗚呼夫人古
之烈女仁智賢明倭指算數翰墨之工受知

聖主通籍東朝得謁

太母婦人之榮可謂至極碎璧實珠行路嗟惜人倫之重
況於夫婦天實為之誰謂荼苦東衡之原夫人所擇規
為同穴百世無易樹以青松銘以貞石婉之德萬古

是式

疏

五臺山寺請謙講主講清涼疏
說方便法開方便門誘群生於漸悟住清涼山講清涼
疏演諸佛之真乘須得頓師庶開後覺恭惟性天開
廓心月朗明萬論千經皆為正受七處九會久已圓融
徧恒河沙覆以廣長之舌作法界觀普宣微妙之音香
風吹天雨之花甘露洒海雲之會請并貌座便教塵談
寶光現五臺讚佛恩之難盡金輪鎮萬國祝
聖壽之無疆

請兩公長老住聖安禪寺疏

聖安名利鐘鼓振乎十方禪門正宗衣鉢傳乎六祖必
得人天之共仰乃為道俗之同歸伏惟枯木寒岩澄
江孤月道心無礙非聲音色相之求諸性本空在文字
語言之外雷音響處驚悟羣生甘露洒時潤沾庶品願
禪闕之虛久僕杖錫之來臨敢望慈仁俯從眾願聞弟
一義覺佛日之增明惟億萬年祝

皇圖之永固

約住菴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昔阿難為魔女所攝故世尊現化佛說經七處徵心究
首楞嚴之妙義一音演法宣般怛羅之真言顯大神通
有勝功德當幻住道場之新建宜真乘法寶之莊嚴黃
金研為泥書十萬言而豈易白米賤如土舍百千石以
何難長者但教肯心貧道便成勝事百寶光聚燦爛數

於毫端千葉蓮開茶香遍於沙界祝吾

皇之聖壽增施主之福田

請謙講主茶榜

雷震春山摘金芽於穀雨雲凝建椀聽石鼎之松風請陳
鬪品之奇功用作齋餘之清供恭惟 心如止水辯若懸
河天雨寶花法潤普沾於報渴地生靈草清香大猷於群
蒙性相本自圓融甘苦初無差別雪山牛乳分一滴之醍
醐北苑龍團破大千之夢幻舌頭知味鼻觀通神大眾和
南請師點化

題跋

題東老事實後

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呂僊翁此語似若猶
有世俗相推獎之意然至於歎盡黃金便覺蟬蛻汗濁之
中浮游塵埃之外東老狀尔豈非僊林世人愛惜錢物如
護性命殊不知為飛空下視者之所憐閱佛說遺教經亦
云不知足者為知足者之所憐閱故我說法亦復如是

紀夢嵇侍中

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道邦人之意求書
晉嵇侍中之廟六字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
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
人衣冠蓬首玄衣流血被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
趙子昂為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事
也

松雪齋詩文外集終

大九故翰林學士 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備 國
史道公行狀

曾相考師岳故宗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萬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諡

恭叢

大九贈集賢侍 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

妣衛國夫人莊氏追封吳興郡夫人

相考希永故宗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贈

通議大夫

大九贈寶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吳興郡公

妣碩人鄭氏追封吳興郡夫人

考典嘗故宗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

安府浙西安撫使歸安縣開國子累贈銀青
光祿大夫

大九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

妣碩人李氏生母並追封魏國夫人

公諱孟順字子昂姓趙氏宗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

相秀安僖王子俯實生孝宗始賜第居湖州故公為湖州

人祖考太常府君早卒鑿子相妣夫人鄭氏還同宗子為

之後魏公本出蘭溪房時侍兄啟撰與磨倅湖州夫人一

見愛其疑重曰是真子况昭穆又相當乎遂以上聞內

降許之公魏公第七子也魏公薨公始十一歲生母丘夫

人董公使為學曰汝幼孤不能自強於學問終無以觀成

人吾世則已矣語已泣下沾襟公由是刻厲晝夜不休

性通敏書一目輒成誦未究試中國子監注真州司戶參軍

皇尤混一後開居里中丘夫人語公曰

聖朝必收江南才幹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公益自力於學時使老儒教誨公質問疑義經明行脩聲聞洋溢遠于

朝廷吏部尚書吳公奇之舉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諱至元丙戌十一月行臺治書侍御史程公鉅夫奉

詔搜訪江南遺佚得七餘人公居首選又獨引公入見公神采秀異珠明玉潤監權殿庭

世祖皇帝一見稱之以為神仙中人使坐於右丞葉公之上耶律中丞 言趙某乃故宗室子不宜薦之使近之

左右程公奏曰立賢無方

陛下威德令耶律乃以此劫臣將陷臣於不測

上曰彼嗔予何知顧遣侍臣傳

旨立逐使出臺毋過今日立尚書省

命公草詔書擇筆立成

上問知其大旨喜曰卿得之矣皆朕心所欲言者

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公適侍立左右

上命公坐美議衆欲以至元鈔三百貫贓滿處死公曰始

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廿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

十倍雖改中統為至元歷廿年後則至元必復如中統使

民計鈔抵法錢打太重古者以來銷之物乃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消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

時終不大相遠以銷計贓家為適中況鈔乃宋人所造施於邊徼金人嚴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又欲以此斷人死

命似不足深取或者以公為宋宗室少年初自南方來詔

金法不便宜頗不平刑部郎中楊某作色而起讓公曰今

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之計贓公以為非是豈欲沮

至元鈔耶昔金人定法亦與大儒共議豈遽無如公者公

曰法者人之命議有重輕則不得其死某奉

詔預議心有所不敢不言中統鈔虛改至元鈔謂至

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哉君言不揆於理徒欲以勢相

陵何也楊有愧色既出謝曰某之失在於不學公之言是也

上命時宰位置公初擬尚書吏部侍郎參議高明持不可

丁亥六月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公撻天下驛置使客飲

食之費一歲之中不過中統鈔二千定此數乃至元十三

年所定計今物直高下與是時相去幾十餘倍使者徵發

有司請事及外國貢獻非時往來亦日以加多吏無以給

之強取於民僻縣小市賣街殆絕旦暮喧爭不勝其擾請

於中書增至二萬定至元鈔法滯礙不行遣尚書劉公宣

與公乘傳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及諸路

官則徑咎之公深以為衣冠之辱力辭乘哥以威逼公不

得已受命雖徧歷諸郡未嘗咎一人還

朝乘哥大以譴公然士大夫莫不誦公之厚德五席臣言

平江路樞密趙全所為不法

詔遣席臣按問葉右丞執奏以為不可

不聽公進曰趙全在平江為政貪暴固當治然席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宿客為奸利全數與之爭結怨至深席臣罪幸在赦前若遣之即訊必假公法以報私讎甘心於全所問縱實人將疑其不然

上悟乃遣他使索哥為丞相鍾初鳴即坐尚書聽事六曹官浚至者皆公偶後至斷事官引公受筭公入都堂訴之葉右丞大怒責索哥曰者刑不故上大夫所以養之以廉耻教之以節義且辱士大是辱

朝廷也索哥慚慰遣公使出自是所管者唯曹史以下上聞公貧賜中統鈔五十疋庚寅五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砂水涌出死傷者數萬人

上深憂之時駕至龍席臺遣平章阿剌渾撒里公馳還京師 召問集賢翰林兩院官致災之繇戒毋令索哥知諸公畏索哥終不敢言及時事徒泛引經傳以為天道幽遠五行災異之言多出於附會唯慎脩人事以應之而已先是索哥達遣忻都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州縣別置牢獄逮捕人晝夜鞭笞械繫者相屬於道大家巨室無慮悉破壞甚至通人妻女為娼風俗為之大變

一時諸使所至徵取尤甚富人逃入山林殺兵捕之率輒拒捕則又疑其竊殺兩河之間羣盜數萬人名為理算其實皆無名橫殺強奪之於民勢斂熏灼無敢沮其事者公素與阿剌渾撒里公善察告之曰今理算錢糧民不聊生

地震之變實繇於此宜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公奏如公言

上悅從之詔具索哥會兩院諸公于都堂舉目園視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氣公前讀

詔書阿剌渾撒里公為譯者讀至除免通欠索哥怒搯手以為不可且謂必非上意公曰凡錢糧未徵者皆無用虛數其人死已已盡何所於取非及是時因

詔書除免它日言事者儻謂尚書省果失陷錢糧數千萬丞相何以自解詎不為己深累耶索哥悟乃曰吾初不知其意如此

詔下之日萬姓大悅有蘇息之望焉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如公對曰夢炎嚮與臣父同在宋朝是時臣甫數歲其或忠或佞臣所不能知今幸得與夢炎同事

天朝夢炎為人性重厚薦於自信思慮甚遠善斷國事有大臣之器李所讀之書即臣所讀之書李所知所能臣亦無不知無不能

上曰卿意豈以夢炎賢於李哉夢炎在末秩元及第位至丞相實似道懷誤誤國罔上之道夢炎徒依阿取容曾無一言以悟主聽李布衣之士乃能伏闕門上書請斬似道

是李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凌人若好已勝者剛直太過故人多怨焉卿以夢炎父執友故不敢斥言

其非今朕既得卿之情可為朕賦詩以譏刺夢來公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雖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

皇元

上善卒章之意歎賞不已公出見徹理奉御在帳殿側告之曰

上論貢似道誤國之罪責留夢炎不能言之來哥誤國之罪甚於似道我輩不能言他日何以色責弟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觀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

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去殘賊此仁人之事也公必勉之徹理公曰今災變屢見民多流亡盜賊徧海內皆來哥聚斂之所致此吾所為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幸教我以有機可乘殆天為之遂徑至

上前極數來哥之惡百倍似道不亟誅之必亂天下上大怒命衛士杜其頰口鼻派亟委頓于地少間渡呼而問之其對如初已而大臣亦有繼進而言者

上大悟遂按誅來哥他日徹理公與公論及此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公之力也尚書省薛大臣多以罪去中書參政賀伯顏奏臣不通文字大事不敢專決今按牘盈積四方奏請或利害所繫不以時報臣愚常恐得罪不久願

陛下早擇輔相以奉天下上周視左右乃屬目於公曰卿宜亟至中書參決庶政以

分朕憂公辭

上慰勉再三公終辭不拜

上問翰林學士閻汝集賢學士宋渤二人如何公對曰皆非相才也是日京師傳公已入中書暮歸宿客塞門公謝遣之迺稍引去有

旨許公出入

宮門無問每見公語必從容久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公聰明絕人剛正有守敢為直言數有意大用公自惟若進處要地必為人所忌故輒遜辭然侍

上言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及上嘗問公曰卿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公對曰臣趙太祖十一世孫

上曰趙太祖真英主其行事卿知之乎公對曰臣蚤失所怙長老不以語臣不能知

上曰趙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常以諭卿又嘗謂公曰朕年老聰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必與俱入或行事過差或意涉欺罔卿悉為朕言之朕方假卿自助卿必盡力公謝不對自是稀入

宮中力請補外王辰正月進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與魯揔管關官公獨署府事隨事決

遣輕則諭解訟者稀少府事清簡或經月無繫囚有元旅犯者役於鹽官不堪作苦竊逃之旁郎其父疑共侵者殺之荒澤之間得遺靽馬刀斧之餘唯存有背之徧以為子

屍運治同侵者不勝筭楚自誣服公疑其寃留之踰月掇光果歸府中稱為神明公之為政每以興學校為先務城東有田八頃皆膏腴地兩家爭之數十年不決責其券則

曰亡之於兵間公曰大兵後執券以相治猶恐不得直况無券乎遂以為賸學田繇是餽廩充羨生徒來集夜出巡邏聞讀書聲輒削其柱以記之翼日使人饋酒以勞其勤能為碑者必加褒美與之聲譽或授以法度使慕高古至今三十年後又之士遂為天下冠早禱龍洞山有雲如車蓋隨馬而行頃之大雨驟至逾月復早東門外有龍潭潭上有廟公為文以責之是夜雷雨大作槁苗復蘇白直數人共盜米其徒自首公曰若實之於法將終身以累我乃盡舍之比解官數人者送至京師號哭不能去猛盜刺面必自臨視戒吏細書曰此豈欲為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為人誑誤是以至此其人感泣曰公仁人也轉相告語盜為藪息

成宗皇帝以脩

世祖皇帝實錄 名至京師未幾歸里大德丁酉除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未上

召金書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書畢所舉廿餘人皆受賜得官執政將留公入翰苑公力請歸已亥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秩滿至大己酉七月陞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未上

仁宗皇帝在東宮取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賢遣使者召康成十月拜翰林侍 讀學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及即位辛亥五月陞集賢侍 讀學士中奉大夫用從二品例推恩二代祖考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吳興郡侯祖妣吳興郡夫人考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

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及生母皆吳興郡夫人嘗謁告上冢歸及半歲復

召皇慶癸丑六月改翰林侍 讀學士知 制誥同脩國史十一月轉集賢侍 讀學士正奉大夫延祐甲寅十二月陞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丙辰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用一品例推恩三代

曾祖考贈集賢侍 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曾祖妣吳興郡夫人相考加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加封吳興郡公祖妣吳興郡夫人考加贈集賢

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加封魏國公妣及生母皆贈魏國夫人妻管氏累贈魏國夫人

仁宗聖眷甚隆字而不名嘗

詔侍臣曰文學之士世所難得如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趙子昂與士人何異有所撰述輒傳密旨獨使公為之問與左右論公人所不及者

數事帝王苗稟一也狀貌映麗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有不悅公者問言公乃趙太祖子孫

上初若不聞其人游辭不已

上作色以視之曰汝言趙子昂乃趙太祖子孫豈家世不汝若耶其人惶懼趨出又有上書稱

國史所載多兵謀戰策不宜使公與聞

上大怒曰趙子昂

世祖皇帝所簡拔以為惟懼之臣朕憫其年老侍優以禮

貌置之於館閣之間使之討論古義典司述作傳之後世亦足以增重國家此屬歎者何也非加罪一二無以戒來者於是誇者始息

上賜中統鈔五百文謂侍臣曰中書嘗稱國用不之此必持而不與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公嘗累日不至

宮中

上以問左右對曰子昂年老畏寒不出遽勅御府賜貂鼠裘披它學士撰郊天祝文有曰雖孩童復生不足

步有元之幅貧及謹以

大祖聖武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子以其富誇之於父可乎公不為禮乎大裕之制太祖東向居中子孫在左南向

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之位

上帝南面

太祖皇帝自宜西向故事祝文弟稱配天作主公不用何也其人謝服悉從公所改定

皇太后有

自議改隆福宮名它學士擬光被公擬光天它學士曰光天二字出陳後主詩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名

不祥於是各書所擬以進卒用光天初程公鉅夫薦公起家為郎其後程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公遂代之先

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坐主門生相繼為翰長真衣冠盛事也延祐己未五月謁告欲歸

上初以為難既又重違其意從之既歸遣使賜水段其於使者趣

遷朝公以疾不能行

今上皇帝即位至治辛酉春遣使傳

自俾書孝經尋移文乞致仕未報壬戌春遣使存問

賜上尊酒衣二稱其年六月辛巳歲千里第之正寢是日

猶觀書作字談笑如常時至暮憊然而逝年六十有九魏

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長亮早卒次雅次奕九月丙

午雅等奉公柩與魏國合葬于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原

泛治命也公治尚書嘗為之注多所發明律呂之學尤精

深得古人不傳之妙著琴原樂原各一篇性善書專以古

人為法篆則法石鼓詛楚繇則法梁鵠鍾繇行草則法逸

少獻之不雜以近體他人畫山水竹石人馬花鳥優於此

或劣於彼公志造其微窮其天趣至得意處不減古人事

有難明情有難見能於手書數行之內盡其曲折尤善鑿

定古器物法書名畫年祀之久近誰某之所作與其真偽

皆望而知之不待諦玩也詩賦文辭清邃高古殆非食烟

火人語讀之使人飄然若出塵世外或得其書不翅拱

壁尺積亦歲去為榮手寫釋道書散之名山甚眾天竺國

在西徼數萬里外其高僧亦知公為中國賢者且寶其書

然公之才名頗為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文章

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素鄙塵事家務一委之

夫人豪賦不以于慮專意詩書夫人公同里人也諱道昇

字仲姬有才略聰明過人亦能書為詞章作墨竹筆意清

絕

仁宗嘗取其書合公及子雅書善裘為卷軸識之

御寶藏之秘書監曰使後世知

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亦奇事也公性持重未嘗妄言笑與人交不立厓岸明白坦夷始終如一有過輒面加質責雖氣色沮壹不少衰正然直而不許故罕有怨者

被遇

五朝官登一品名滿天下而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文無異布衣時扁燕慶曰松雪齋自號松雪道人所著詞章曰松雪齋文集婚嫁既畢方將優游齋中膺循隴之養以逸其老而汜不遂此志嗚呼痛哉載受業於公之門幾廿年嘗次第公語為松雪齋談錄二卷復採其平生行事以為行狀諡當世立言君子且移

國史院請立傳移太常請謚詳狀

至治二年八月 日奉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楊載狀

靜修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无刊小字本

据抱經樓舊藏元至順本補

劉君夢吉天資卓犖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
浸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皇帝方毓德
青宮聞其賢以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
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
遂不起春秋纔四十有二縉紳惜之門生象集詩文得
數百篇右摺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殺
木俾需僕為序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日嘗以
事過保定君適居毋憂哀絰中留連願接為半日留頗
訝君形體癯瘠須髮頽白意其哀毀而然不謂一別遂
成永訣其悵惘為何如也若夫君之辭章閑婉冲澹清
壯頓挫理融而旨速備作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庸何
序為姑述梗概如此君諱因夢吉其字自號靜修云東
平李謙序

靜修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白雲一章

五言古詩

韓魏公祠

黃金臺

馮瀛王吟詩臺

龍潭

西山

勸飲

有大如天地

雜著寒餽句

偶書

游源泉

玉溪精廬

游雲水菴

泛舟西溪

雪花酒如字韻得

詠梅

玉簪

八月十七日望

翟節婦詩併序

卷之二

五言古詩

犯豹詩併序

七言古詩

仙臺

經古城

張燕公讀書堂

名飲山亭

池上

女蘿生松枝

孤雲

晨起書事丁丑五明

游天城

會飲山中

隱仙谷

題歲寒亭

喜雨分韻得雨字

種松

白蓮

瓊花圖

白馬篇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游龍宮

寄宋生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輿飲北溪分韻得

蜀葵

有懷

種芋

秋晚登西山

沙溝二詠

漱霞巖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書堂谷晏坐

吳山夜學圖

燕歌行

代來使答淵明

嚴光

李伯堅宣慰荆南併序

送劉校書回

送郝仲常游北嶽

學東坡小圃五詠

枸杞

甘菊

黃精

獨酌

寓意

行家園樂畦

登聖泉菴

飛泉亭

六華峯

寓意二首

重游北溪分韻得暉字

月下獨酌

四陪二首

答樂天問三首

幽禽

李從事北上

植榴

地黃

薯蕷

卷之三

和陶

和九月閉居
和乞食

和移居二首

和九月九日

和有會而作佛序
和雜詩十一首

和詠二疏

和詠荆軻

卷之四

桃源行

塞翁行

感秋不可見也

西山

薛稷雙鶴

宋菊圖

雪翠軒

飲山亭雨後

李賀醉吟

陳氏莊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續十二辰詩

登鎮州龍興寺閣

癘醫劉茂之詩卷

乙亥十月往平定奔外舅郭判官喪早發土門
宿故關書所見

和歸田園居五首

和連雨獨飲

和遷舊居

和飲酒二十首

和擬古九首

和詠貧士七首

和詠三良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明妃曲

武當野老歌

飲後

登荆軻山

幼安濯足圖

歸去來圖

山中

巫山圖

後賦赤壁圖

采石圖

宋理宗書宮扇併序

渡白溝

過易州登西樓

范寬雪山

卷之五

荆南送橘

送寇長知同知岳州

二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飲仲誠椰瓢

元章論書帖

友人送柰木丸

明河秋夕圖

美人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剪製香奩絕巧持以求

子詩

阿寅百醉

張元帥寶刀

雪浪石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明遠堂賞蓮醉賦

緡熙殿硯宋理宗

雪翠軒觀太寧火

煙霞觀雲集松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白雁行

食筍

熙明殿古墨宋理宗

霸陵圖

送徐生還鄂併序

趙生水墨虎

金太子允恭墨竹

盡吾王翁畫像併序

山行見馬耳峯

玉簪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南溪行

游郎山

浙江潮圖

觀書漫

挂書牛角圖

卷之六

觀書漫

挂書牛角圖

游郎山

浙江潮圖

卷之七

詩言集

清江曲

示孫諧

宿田家

除夕

登武陽

滿城道中

重游源泉

書堂林夜

虞帝廟

城南

早行

水亭夏日

秋望

早發潘上

重渡溱沔

登鎮州陽和門

文章

周邵

送東海相士

贈答徐生

過唐水望堯山

宋道人八十詩

寒夜

感范女

先天漆硯詩併序
半卅

晚上易臺

鄉郡南樓懷古

夏夜

張氏別墅

生日

奇村道中

有客

白菊

野興

雜詩

偶書

恒山樓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一身

上塚

寄答祖丈

憶金坡道院

哭張之傑

哀郭勸農

閱費氏名方

鄉人王母九十

哀徐生

補母節孝詩卷

願齋張先生挽卷

山中憶故人

送尹宰

鸚鵡

種杞

採野芹

秋日

酒令

旅夜

名醫張國綱挽卷

盧學士按察江東

楊子忠總管福州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劉仲文挽章

寄子東太守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

嘉雨從

親王鎮懷孟

示張源

篤尊朱祕監索賦

眼醫詩卷

寄彥通

何太夫人壽

夢採拉脂及甘菊

過奉先

移甘菊

食瓜白

張監院過

觀藥爐自戲

送友生

送成判官

郭判官按察廣右

登保府市閣

簞尊朱祕監索賦

示張源

親王鎮懷孟

篤尊朱祕監索賦

示張源

親王鎮懷孟

篤尊朱祕監索賦

示張源

親王鎮懷孟

篤尊朱祕監索賦

示張源

親王鎮懷孟

篤尊朱祕監索賦

示張源

親王鎮懷孟

篤尊朱祕監索賦

示張源

親王鎮懷孟

篤尊朱祕監索賦

示張源

親王鎮懷孟

篤尊朱祕監索賦

示張源

卷之八

詩言集

春陰

多病

偶成

十月朔寒省後登古城有感

道士孫伯英故居

登雄州城樓

秋日有感

日午

湖上

過鄉縣西古故居

夢先隴

宿玉泉村 先父嘗欲

入山

山中月夕

五月二十二日登樓

良辰

野亭會飲 二首

夢鎮州潭園 先父舊隱

井陘淮陰侯廟 二首

易臺

盆池

方鏡

有懷

捲簾

高亭

自適

世上

萬古

山石

夏日即事

午憩

平昔

次人韻

人情

有客

外家西園李花

晚眺

惡鳥

曉出西塘

南樓

淺酌

過鎮州

讀漢高帝紀

秋夕大風有感

水燈

西窗

記夢 補序

偶作

放歌

老岸

幾葉

老大

人生

冬日

馮酒

冬日

中秋

次韻答張夢符侍郎

雨夜

現前

桃花菊

夏日飲山亭

新晴

送人官浙西

贈趙丈八十詩 佛序

九月晦日過鎮州宿趙微士皇極道菴

寄張之傑

黃精地黃合釀名以地仙酒

席上分賦一杯二首 張氏西園

示彩麟

秋郊

送董巨濟尋親

望易京

水門菴

答或者以所註孫子見示 二首

溪光亭看雨

飲江漢白

玉柱雙清香

西湖

積雨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憫早

宿龍宮

上塚

夏日幽居 二首

午睡

醉梨

九日客至

除夕

薔薇酒

賈氏溪堂

七月九日往雄州

避暑玉溪山

鄉先生漢韓太傅嬰墓

對菊

玉乳峯

溪光亭小憩

秋夜

過徐橋

過東安趙宋先塋

洪元宮 明日擬到天橋

哭王之才編修

卷之九

七言律

卷之十

七言律詩

張仲賢管慰淮東過子山中臨別贈詩
白海青
城樓待雨

武陽故壘
唐張忠孝山亭故基
登武遂北城
次韻答范陽郭生

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聯君奉議君故治
寄彥通

訾相士詩卷
癸酉大雨次人韻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壽

次韻答王之才
付阿山誦
與客會飲野亭

晨坐
野興
新秋
雙清堂遺址

郭太守提舉松江
放歌
反垂柳短吟
玉簪

爆栗
示有寄
哭申也

宿鄉僧致公房
贈韓道人
贈司馬道士

秋霖
海南鳥
會飲北山
登中山北城

春日游山
次韻答趙君玉
暮春山游
千戶喬侯挽卷

題贈郊道人詩卷
新曆
飲聞雞臺
西山雅會

次韻憫兩
有懷
宿趙山人房有懷
樓上
何太夫人生日

白蒲
次韻劉尚書
尊號禮成
故人見訪山中

貧士
深陽李丈九十壽
登高有感
孫沁州哀挽

卷之十一

五言古

明珠穴二首
滴水齋

石潭
春日
春日
毀譽
夢中作

慎獨
偶書
四皓圖
白樂天琵琶行圖

觀化
石鼎聯句圖
子期聽琴圖

百蝶圖
夢題村舍壁上己卯正月三日
村居雜詩五首

屏上草蟲四首
蝻
蝻
蝻
蝻

蝻
蝻
蝻
蝻

飲山亭雜花卉八首
牡丹
芍藥
萱草

蓄撥
夜合
木槿
蜀葵

看雪

出花

盆池

箕盤

鴈圖

飲山亭獨坐二首

溪橋步月圖

卷之十二

七言絕句

臘盃

試筆二首

抱陽南軒

九日九飲日十餘元

銅雀瓦硯

以杖畫雪偶成

春暮

講八份首章一首

講人之生也直章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新居二首

採拍圖

堯民圖四首

觀梅有感

溪上

西郊

早秋

絕句

商方爵

偶書二首

呂洞賓畫像

史叔士挽章

偶成

題山水扇頭二首

讀史評

山中客夜

喜雨書事六首

山行

春曉

仙人圖二首

講學而首章一首

講周而不比章

驕吝

一元

今月

採藥

幽風圖三首

山家

偶書

夏日

春盡

寒食道中

故園寒食

宿山寺

廢園

己卯九月二十八日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

其第三句因足成之

己卯元日二首

下山三首

漫記七首

寒食出郭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冬曉

詩田棄瓢圖二首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題枯木怪石圖

酬寫真者

題秋景扇頭

金太子允恭墨竹二首

宿山村

曾點扇頭二首

理西齋成

郭氏家山圖

秋山平遠圖

憶飲山亭

行樂有感

山家

感事

記夢

唐辰元日二首

戲判游山詩卷三首

草亭睡起

即事

可菴

癸酉書事

探春

夢中題吟風亭壁

月下

游飲山亭二首

里社圖二首

燕居圖

幽人圖二首

書李渤聯德高蹈圖首

郭熙山水卷

畫睡

客來

郝生知林州

啼鳥
謝勅士載月圖

送琴客還池州五首

早起

大暑絕句

山泉

偶書

睡起

即事

朱孝子割股詩卷二首

田孝子詩卷

讀史

鼓城龍湫

雲山晚景圖

偶書

茗茶

書田舍壁

祖愚菴家藏畫冊二首

龜蓮圖

敗荷野鴨

風柳牧牛

讀史漫記

梅雀扇頭

春雲出谷橫披

見梅

狂生

名吾山亭

宿洪崖觀

絕句

北憲看雪

秋煙疊嶂圖

次人韻二首

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書事五首

登樓絕句

雪嶺遇雨

寫真詩卷三首

漫題

顏曾二首

雜詩五首

梁甫吟

偶讀漫記二首

道境

感興七首

畫猿

山行遇雨

華山圖

邯鄲歌枕圖

天命

夜坐即席賦燈花聲聲二首

霜落

山寺早起

落花

答友人見寄

中山道中

次人望雨韻

李伯時馬

中秋無月

答問目觀其兩端草

高卧圖

孫尚書家山水卷三首

對茶

夷姑

聞角

題宋理宗詩卷後

勉齋

煮齋

跋遺山墨跡

題崔氏雲竹海棠二軒

王君願縱私屬詩卷

陶母剪髮橫披

王洽中請蠲免回

題孫氏永慕圖

賀廉侯舉次兒子

寄楊晉州二首

萬壽宮館舍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朱君挽章

疎齋二首

李臨城哀挽 字仲溫

長卿兒子百醉二首

卷之十五

絕句

水調歌頭

念奴嬌一首 玉漏遲

鵲橋仙二首

木蘭花三首 菩薩蠻四首

清平樂五首

人月圓二首 太常引三首

風中柳

西江月二首 南鄉子二首

朝中措

臨江仙二首 喜遷鶯

卷之十六

中

順大夫彭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大元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大元故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卷之十七

墓表

孝子田君墓表

勉士寇君墓表

洛水李君墓表

墓誌

武強尉孫君墓誌

郭君夫人墓誌銘

易水太守郭君墓誌

新安王生墓誌

卷之十八

記

馴鼠記

麟齋記

退齋記

何氏二鶴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種德亭記

檣書記

朔川圖記

襄陵古器記

歸雲菴記

滋高氏園記

鶴菴記

卷之十九

序

趙徵士集註陰符經序

內經類編序

莊周夢蝶圖序

送程判官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賜校詩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古里氏名字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篆隸偏傍正譌序

送郝季常知潁州序

送張仲賢宣慰淮東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廉公惠更名序

徐生哀挽序

中祀釋奠儀序

卷之二十

說

唯諾說

張潛名說

遂初亭說

皇甫巽字說

少中李公名字說

唯諾後說

恣齋說

道貴堂說

王景勉名字說

嘉氏子字說

銘

王孝女控門銘

友松軒銘

贊

神農畫像贊

退翁真贊

書畫像自贊

王允中真贊

郭安道真贊

記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告峨山龍湫文

序

祭楊待制文

祭參知政事王彥才文

祭張御史文

祭鄉丈王利甫文

卷之二十一

玉田楊先生哀辭 併序

上宰相書

答田尚書書

答何尚書書

與王經書

答張推官書

答王判官書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請趙教授就師席疏

靈陽觀鳩糧疏

節象

武遂楊翁遺事

書示場醫

讀樂書雜記一條

敘節婦賈韓

卷之二十二

書太極圖後

書康節詩後

跋懷素藏真律公一帖墨本後

書王維集後

跋魯公祭李明姪文真蹟後

書王子端草書後

題婁生平叙摸本後

書遼金以來諸人辭翰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靜修先生文集目錄終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一

辭

白雲一章

白雲凝情方佩月光白露結彩方明幽芳衆星皎皎方
水波不揚渺子思之若遇方耿在日而不忘音容著方
形無方肅子中立方四無旁子無歸去方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方杳不可尋靈風長往方聲不在乎幽林皎
月東生方忽西沉玄鶴何逝方遺之音子思未及方實
懷我心儻萬里方捐所歆曠同游方啓雲襟子無歸來
方山幽水深

五言古詩

韓魏公祠

定州古北門作鎮多英竒如何郡學傍獨有魏公碑乾
坤極厚大運動物不知堂堂宋三朝幹旋公似之惟公
玄默開泰山已四維天宇公之祠元氣非公誰郡人一
何愚而於公欲私大者且勿論緒餘猶廿師十年閱古
堂誰歌鄭國詩公闢古堂當公有詩裴徊老柏前月送
秋鶴飛悠悠五色雲悵望今何歸

仙臺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升天燕
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權為煙極目
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鰲躡山人蟻蠶然使無不
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
盡何物為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飢鷺今古非一臺
浩歎秋風前

黃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
區後世入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為賢重輕德輝
照九仞鳳鳥繞一鳴伊誰嚮鼠棄坐見飢鷺爭周道日
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
平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經古城

我行常山尾高城墮吾前按轡覽形勢依依見全燕易
水開前襟飛狐連右肩遙想豪傑場撫已增慨然新入
過我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子攷古今幾年沉思未
及答行歌入蒼煙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為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
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
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
自樂山林為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況况鷗四維既不
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僑蚩蚩尚可恕
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
灑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巖何當割疊嶂一洗
他山羞

張燕公讀書堂

陰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絃誦遐
情納方寸灑露擊宵夢既有真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
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文雖數
燕許名不並姚宋遂令百世下煙霞抱餘痛尋幽縱步
貪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茲山有道氣
會遇或天縱聊以求今朝白雲不可種

龍潭

盤磴脫交陰平壇得高岑高岑不可攀哀湍激幽音窮
源直不得變氣來駸駸靈潤發山骨沮如下崖陰為問
石上苔妙理誰曾尋乾坤有乾溢此水無古今下有靈
物棲倒影毛髮森東州早連歲呼龍動雲林顧此百丈
潭豈無三日霖為霖此雖能鞭策由天心日暮碧雲合
空山深復深

名飲山亭

飲人不飲酒千載誰與期賴有此山色我杯時一持西
郊遠市井林亭對山暉主人知愛客釀酒無虛時佳客
麟鳳然人亦難致之君亭有吾山招飲當不辭

西山

西山澹無姿中有羲皇前翻思大古人事業何不傳三
墳亦何罪世遠成灰煙紛紛後來人暮死爭朝妍勳名
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惟餘方
寸心天地相後先

池上

今朝好風日出門何所之西城得山多一水揚清漪溪
翁指水言此貨天下奇不有磴百區猶富稻如坻擬從
陶朱公斷取高陽池累粟九州谷隱隱千石陂食魚素
無望觀水今有期所期徧區域不見貧者飢

勸飲

同類天地中相親理所宜前後億萬年而我生此時前
子既不及後孰能待之同時四海內徧識將無期所識
既無幾賞心又當誰政有賞心人會遇亦復希當其會
遇時豈無事相違今朝好風色不飲君何辭

女蘿生松枝

女蘿生松枝不及松生年松枝推為薪豈知山石堅誰
云高山雲曾見天地先人生朝露爾豈止蜉蝣然蕩蕩
山海圖悠悠皇極元其間何物無何事無推遷事有古
今希達觀如寒暄君今不遠游自苦良可憐

有大如天地

有大如天地日夜長乾乾有小如蟻蟻營營誰使然我
亦形蹟中豈得獨安閑萬物相為用錯綜盈兩間如身
百骸具少一為不完有形無虛生豈子獨贊偏森然氣
分內既有不可鑄蝮蛇誰宥之生生亦能延安有人道
尊埋滅獨不傳乾乾以為師餘者一聽天

孤雲

孤雲生幾時冉冉何所適豈無崑華高路遠嗟獨力徘徊
天中央明月為顏色下有幽棲士歲晏倚青壁朝飲
澗下泉暮拂松間石相對澹忘情倒影寒潭碧

雜著二首集陶句

人生豈不勞終古謂之然孰是都不營早起暮歸眠過
足非所欽躬耕非所數但使願無違甘以辭華軒正爾
不可得在己何怨天自古有黔妻被服常不完榮叟老
帶索飢寒况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
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止千萬端世
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真無所先詩書
塞座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壺餘粮宿中田促席延
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求今朝百世誰當傳

晨起書事

晨起書事丁丑五月廿八日
蒼星擘明河三月麗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

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彩芒誰令
月有瓊飄搖及吾窺湏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旁一星當
日中佇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
絲翠暈揚清芳嫩雲生碧鮮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
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
境已茫茫靈樞夢為病周官夢為祥寤言札諸聞庸俟
知者詳

偶書

開眼昭昭天無形有痛癢斯人亦安忍斷喪甘自枉棍
中蟲一嚙其死隨翻掌乃知天人間感應如影響

游天城

逕遠澗隨曲崖深山漸少居然翠一城四壁立如掃天
設限仙凡雲生失昏曉平生萬事懶登臨即輕矯山靈
知信息風煙久傾倒顧瞻因能仰况應習稱好端居得
蕭寂遠眺礙孤峭乃知方寸間別有萬物表未湏凌絕
頂曾次青已了

游源泉

叢祠鬱蒼翠萬古藏清幽冷然石上足不逐蒼波流長
風索我御欲舉仍遲留白雲何山來相對亦悠悠

會飲山中

鳴禽變初節白雲思高山笑拊蒼然石為謝區中綠舉
孟屬何人四顧心茫然雲煙互吞吐巖壑如相先人間
此幻境過眼成千年山家有酒令飲外可無言

玉溪精廬

居然山四顧危檻俯晴春川氣生不極翠澗流衣巾林
陰起薄暮酒色生微醺歌聲忽落谷驚歸欲飛雲

隱仙谷

山川舍太古風氣如未開中有幽棲人日暮歛蒼苔吾
習素義皇人世不可諧此地復何地恍若春登臺山扁
掩對峙石徑迷縈回桑麻連水竹屋宇依山崖燕南避
世謠千古知我懷橫渠百廿師一區竟相乖知音得元
老龍門有遺齋伊川先生上文淵公求龍門地書畧
得音曲居其上為避暑者方舊址荒蕪無用之地故
谷莊蕭之名傳之至今非雖不才亦能為龍門添勝蹟
門下其為賤子孤旅人念此良悠哉於世豈有望居山
亦無媒舉杯對山靈欲去仍徘徊他年要勝跡此舊當
招來

游雲水菴

乘春奮幽潛觀化登丘山哀涼聞遠擊息駕思雲關懸
石密松柱結屋深茅管生煙紛漠漠激流散潺潺山石
浮壽色潤木榮歡顏覽物有真意撫節驚循環悠然千
載情儼若磐石閒眷焉欲晤語古人何當還

題歲寒亭

西州有佳士種松秋水垠歲寒得所師銘齋豈徒云要
知松柏心亦願濯南薰交枝鬱葱情喜與萬木群當此
搖落中勁節獨排雲雖得後凋知歲寒非所欣

泛舟西溪

萬山倒蒼浪一葉凌差我差我為飛舞翠影如婆娑輕
陰散雨足淨綠生圓波人間碧海幻老眼青銅磨風雲
幾千古辨此兩一羨溪南有幽人鼓棹前山阿煙深渺
無處月色浮松蘿

喜雨

壬申秋大水一雨乃孤注九年蠲寸積曾未辦朝露陂

塘此何日還我滄洲趣夜來雲初作期待一如故既聞
漸成陣尚謂行且住甫寸驚已狂及犁數無數平明報
三尺感激淚將雨玄功亦雄哉回旋易指顧呼酒欲鯨
吞哦詩有神助區區喜與憂豈為一飽慮

雲花酒分韻得如字

古人重甘澤雨雲名所居何如千里白斂之寄一壺神
物與造化醞釀向機樞夢中聞酒熟天花已紛如况復
吟風亭興來掠百觚天地無餘春山澤豈全臞何當一
灑之豐年偏蒙區區收藏有奇功六月天為鑪冰壺連水
鑑十載誰與俱林間有清風此酒不可無

種松

萬牛來丘山大厦高崔嵬當年誰苦心遺此千歲材千
持百松子與之備傾頽殷勤囑造物為護荒山隈今來
見豪末喜溢蒼煙堆十年望根立百年披風雷自此千
萬年再見明堂開東家十年計戰戰千頭栽豈不早有
望求此良悠哉

詠梅

燕南舊無梅寒花為誰芳月色隱清艷幽香竟難藏子
心警殘雪孤根待朝陽只有橫斜參萬里同昏黃

白蓮

水花離風塵素質更深靜瀨露疑幽香皎月散清景誰
並絕世姿滲然水中影青房生苦心秋風逼涼冷安得
同愛人共此良夜永

玉簪

堂陰秋氣集幽花獨清新臨風玉一簪含情待何人含
情不自展未展情更真徘徊明月光之泛如相親因之

欲有託風髮渺冰輪

瓊花園

淮海秀瓊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辨此初坤靈心亦苦平
生勞夢想江煙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
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瑤臺舊
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香暗相許

八月十七日望

前日中秋節今宵月方圓人間歡賞竟此際吾獨觀吾
觀意有在高歌問青天蒼蒼非正色而况此嬋娟去我
當遠近相值果正偏徑圓知幾許附麗或空懸既疑九
翳如復昧左右旋有食定何物中黑胡為然何當凌倒
景迫視如弄丸一祛萬古惑如生天地先吾觀意在此
餘光何足憐

白馬

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走擊秦會之事
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二十從軍行三十始來歸矯首
望八荒功業無可為將身弭大患報效或在茲豈不知
非非常恐負所期非千復讎怨不為酬恩私律哉八尺
軀膽志世所希惜此博浪氣不遇黃石師代天出威福
國柄誰當持匹夫赫斯怒時事亦堪悲

程節婦詩并序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
紀為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
有婦人曰程氏年二十餘其夫從軍死於所
事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
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遭時如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郭翁詩

翁名恩本相人少為輪扁業亂後流寓保定
年今近九十矣早與其兄相失後聞其居河
南老無所依翁乃三往迎之及至奉事惟謹
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僕御其兄卧病翁親
為浣滌刷翰其兄臨終嘗以遺骸歸附為託
而翁亦極力以成其志郡中諸老人與翁年
相若游相好者數數為子道翁行事如此子
感歎不已為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况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此
翁少有兄干戈鄉縣異哀鳴念羈孤相思勞夢寐自誓
畢此生復爾歡聚遂千里三往返竟扶籃輿至夜雨一
方床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僅百役一身寄效兒浣廁
愉代婦理中饋生志悼獨愛死免道路棄關河隔故丘
走送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
知惟藝事作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我昔客鎮州東隣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幾如霜百
年翰林銘許與聲琅琅愧昔知君淺喜今窺汪洋暫會
復遠別江山懷後章舉目見良朋曾中非故鄉但憂兵
亂餘民氣恐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九日登洪崖

早居不見秋登高自誰始清狂未免俗謹學亦復爾山
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屈指數勝游茲山居食指高絕

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隣里救而復
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
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子聞
之為作是詩俾其外孫田馨刻之石或百世
之下有望燕山而歌子詩者使翟之風節凜
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
丘壘浩無際烈士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
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
如此夫早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
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為所依惟黃泉鄉隣救引
决烈日丹衷懸誰辦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
山水猶清妍聞風疑如竹飄蕭動踈煙十年吟詩臺我
幾太寧巔為招馮大師和我節婦篇 太寧山有馮道吟
詩臺距程居甫數十里

至順康午孟
秋宗文堂刊

讓龍門平敞亦專美群山渺波鱗天開見洪水列獄其
情聖遐眺小千里却恐行路人視子旋磨蟻解衣林表
坐爛摘葡萄紫甘漿來遠巡毛骨脫泥滓勝境得真賞
泉石迥如洗况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相對已忘言一
笑雲林喜回首暮煙深高歌望吾子

游龍宮

翠澗如生煙石瀨欲無雪縱目失平地仰面摘清蹙時
節未高春生意方謀泄隨時久閉藏與物今超越茲遊
豈人力勝境殆天設拊石看接龍騎跡仇池穴聞說如
桃源自此有深絕拂衣得欲往不見當年轍獨立駭長
風哀歌山石裂

獨酌

青山澹無夢相憶無由來每當西北風曠然開我懷為
從山中至對之舉吾杯主人有佳客此門容勿開

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吞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有
客報渾一留次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逸興風飄裾家人
笑挽之恐遂凌空寄聲游宦子歸與江山俱閉門望
雲濤屋梁霜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徑圓一千
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瀟灑爽氣餘清臞明朝函丈中
坐對江陵圖

三月二十一日同仲輜飲北溪

分韻得却字

世紛謝已父恍若隔今昨惟餘北山雲可愛不可却時
當持詩往報復亦才惡百年何將軍山林未寂寞北溪
擅佳名春服亦成約頗聞張氏宅池館自疏鑿不須帶
鴉池且喜餘叢擊春風覺我來佳色動叢溇煙霏效奇

供乍喜復可愕顧盼不暇給遲回迷所託清泉會人意
愛弄入杯杓觴流水故遲歌發聲仍作野軟旋充盤舉
網聞魚躍生徒展餘散賈友雜吾謔圖畫沂上翁意象
窪尊酌蒼苔笑仰天微風蕩雲暮禽鳥過我鳴似語翁
正樂大笑昔人愚所見未脫畧後來亦塵跡俯仰語成
錯人心妙無際崑崙復磅礪一元貫萬古普遍無郭郭
雅意不可言商歌浦黎郭源泉古北溪也金大行人張
通古故居今為平魏所據形勢地見錄氏右君宅文

蜀葵

蜀葵落秋子已能成小叢如何同枝花隱隱才含紅一
氣有先後萬物誰窮通伊誰歎遲暮來此尊酒同

寓意

萬物凍欲折中有天地春一元貫萬古生意誰能屯但
苦未充滿此心終難伸秋風鬢毛改卓爾顏家貧

有懷

朝詠小招辭暮歌白頭吟出門何所適欲語誰同心豈
無平生交顏色非真金目送西南鴻令人思子深思子
不可置誰從懷好昔年意惜已往進脩微來今

行家園藥畦

極覽力不任近尋情亦親勤人良可愧生物庸非仁氣
雜沒畦隔洗去如游塵激流不知小因風亦生鱗羊乳
生氣少靈尾渺無聞牛欄頗肥澤老馬或當神薯區才
數本臘粥思又隣庭前席許地可望濟病身注茫天宇
閉此意難重陳

種芋

借地斷深區西隣計已成雖無范陽種尚愛君子名羹

壤豆其爛南風綠雲平欲知子有孫當驗葉與莖飢腸
日有望歲晚分杯羹朱蔡學圃亭先著種芋經欲持已
試驗盡令鄉社行

登聖泉菴

緩轡指西山振策凌崇丘臨風一回首擾擾令人愁
石負崑崙碧草藉芳幽長林之餘霽初節成高秋端居
氣始平頽然漸神游舉目欣所期叩心思欲酬為問石
上松千年為誰留飄飄巢居子歲晚同歸休

秋晚登西山

十日罷琴誦超搖慕飛仙天風何許來吹我蒼崖顛誰
知此絕境秋華亦芳鮮采采泛清尊山容變春妍只應
城中人遙知弄雲煙若見孤鴻來可詠悠然篇

沙溝二詠

秋霞蔽

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涼蘇病骨醉暈浮巖幽萬
象春意融頽然得歸休擾擾路傍子無勞歌遠游

飛泉亭

嶮巖多靈草秋空掩飛泉曾中玉芙蓉滿意清冷淵火
食困煩鬱下頽心茫然何當分一杯灑落齊州煙

九月攜諸生登西山

九月秋服成重冠從我游萬古清沂春重結西山秋白
雲歸青岑狂瀾落滄洲永嘯來長風爽賴生巖幽清商
失搖落生氣浮林立門生頽我言樂矣行歸休風杖尚
飄然此意浩難收

六華峯

入山採靈芝濯足東澗濱白雲不可招丹霞有餘津長

風忽絕頂低談翠氛舉手問浮世此子今何人

書堂谷晏坐

上負青天壁下引碧澗漱中有晏坐石日夕志吾歸求
懷幽棲人千載誰與期人間九瀛海蒼蒼天所圍黃塵
重如霧舉手下欲揮白雲如可招願作雙鶴飛

寓意二首

愁陰翳陽景超然暴遠游天風忽吹衣命駕崑崙立冰
壺洗秋露霽月霜空流平生多故人回首生離憂
世路苦嶮巖游子天一方况是青春深桃李爭芳方相
媒有百鳥巧韻無絲黃客行難云樂歸哉非故鄉

吳山夜雲圖

江南無寒歲一雪今幾時吳山宜無春畫此寒巖姿壯
哉萬里流下廢東南馳臂中護長風俯仰今古非誰能
小海唱為和大江詞

重游北溪分韻得輝字

蒼黃澹野色草樹含清暉林居隱葱蒨晴風散雲微歸
雲有真意鳴禽發天機勝處必深會輕鷗豈虛揮山泉
來何從北望空依依

燕歌行

鮑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
歌在何處盤臂西山阿武陽熱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
遙相連風雨墮塞我七十齊郡色百一秦山河學術有
管樂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
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曲終哀思多

月下獨酌

佳月靜可飲一天明月寒餘光泛不極徘徊尊俎間但

覺涼露下不知清夜蘭醉眠吾有與君當下西山

代來使答淵明

何時發天日山中雲出時出山山更佳草木非所知公
田幸有林何問菊與薇一笑領此意翫豆為酒歸

四皓

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須眉不得見猶思見南山每
當西去鴻目極天際還為遺歌采薇託名東齊間孰謂
紫芝曲能形此心開郡哉山林摘擢也或可班安得六

黃鵠五老相追攀一笑三千古浩蕩觀人寰

留侯在漢廷四老在南山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一
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高飛橫四海北難生羽翰孺子

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平生無遺策此舉良可歎出處今
誤我惜哉不早還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間

嚴光

文叔雖天子因陵位愈尊為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兩
星映千古精爽如尚存有此謹厚者可贈任奴真巢由

本不經怪妄徒擬倫中庸又無沒矯激非天民惟餘仁
義語至今凜若新想像高春石崔嵬猶起人

答樂天問

二氣日交感變態何紛紜清濁與厚薄賦子定難均世
運如四時類聚仍群分并沉子奪間今古亦難倫天道

自悠遠百年寓此身未來不可見既往有未聞愚者或
貴壽賢者或賤正龍亢宜無悔螻蟻豈不伸君自不知

此何云詰義文

雖哉開闢初造化惟陰陽錯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精
梁固為實豺狼非故殃物理未對待生氣常相將孔聖

豈無後暴秦不可長鬼神禍福機昭昭亦可量批嚼李
樹死城焚池魚傷外來非我取生意自洋洋君何不思
此徒欲問管蒼

樂天種香草有艾同根株鋤蕪兩相妨題詩問何如恨
君計已晚草草種樹初根莖不早辨使與莖葉俱鋤根

同相傷莖葉猶可除臭葉日以除香莖日以蘇區區披
微報僅有知無餘雖澆灌溉思生意已漸踈君今尚未
決歲晚益難圖

李伯堅宣慰荆南并序

李公伯堅幼以世家子入事 北安王來典

保定蓋為 王守分地也安靜樂易屈已下

士郡嘗被水災力請於 朝多所蠲復郡人

賴之為郡五年 王朝京師有司被 王教

宜奏公宣慰一道至元二十七年二月十五

日 詔下當往荆湖保府諸公賦詩為贈郡

人劉因為之序

荆南壯哉郡作鎮多英奇三年兼相國千古甘棠詩聞
公相國宰荆人恐來邊公來何所望望如相國慈有子

父乃願觀臣王可知榮親與報主勉力在此時

幽禽

幽禽初出谷其聲何熙熙但知春可鳴渾忘蟄凍時天
生復天殺恩慈敢自私家家古人心世遠今誰知

送劉校書回

祁陽堯故國淳朴餘山川每見祁陽人心如對堯年而
况賢宗盟父矣相周旋今年護我歸青山照華顛題我

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動戒在戲當誦東銘篇

李從事北上

在昔為趙客君方稜鎮州前年從事保我為鄉人留今
聞當上計適值將南游區區四五年足跡無少休窮達
雖云異飄泊同艱愁

送郝仲常游北嶽

大茂玄都關他山拱萬靈風霆凜神化河海盡襟形昂
畢空留影坐并未了青追封王制變僭祀世塵腥禮樂
心雖切煙霞骨有銘長懷七十戶為我謝仙翁

植榴

植榴將食實三年不見花日夕灌漑勞物情自可嗟今
朝兩相忘靜綠清且佳二數詠此意不覺芳陰斜

學東坡小園五詠

枸杞

仙苗被城郭聞之杞國人始疑制名初義與荆楊鈞遠
慙勾漏令空望黃河濟常山古靈閣煙霞流餘津青美
發丹乳厚餉謝我神世人厭肥膩思與雅濤親客來薦
蔬茗用以華吾貧方書自有本疑信未敢真偶思青城
山山人壽且淳手持羲皇書念此區中民

地黃

山行多上藥地賤名亦辱村民誇善染功能竟誰錄仙
翁種藝法隱處未成卜旅居容小試膏土課深斲項筐
如有秋靈液光潤奎俯鑑益影中華髮已思綠九醞謝
清泉鄰塲挹餘馥朝陽發蒼涼與世解醒毒元氣久瀟
索內熱紛相逐黃鶴傳寄聲山中酒方熟

甘菊

金行發黃素風露鏡甘馨政使非上藥惜當充前庭對

花論陶詩持詩問淵明帝鄉不可期安用制顏齡忍飢
噴松柏直以奴僕輕東坡豈忘此空腹爾落英采采還
自笑君今何所營無病不服藥邵子有深情壽夭付天
公歐陽差失平吾心在蠲疾持此報兩生

著頂

玉延事艱養朽壤深以密短接受柔條慈憐護風日貧
居之內味勞生苦羸疾松聲沉綠畦夢聞石鼎溢初疑
湯餅滑乍見晴雲出和飲宜否酪煎藥縷屨蜜餉隣報
炊羊留客代煨桑人莫疑自環留種戒勿失奇人分常
薄計用今六七靈物聞善化慎勿輕呵叱

黃精

黃精晚得各丹家貴失草籍藉仙經中參木避華藻各
高有物忌捺養幾摧倒春風入溝壑英魁忽已好感子
灌漑恩稟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探討世變閱
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遠效之寄襟抱釋爾任重
憂歲晚共一飽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三

和陶集

和九日閑居

深居忘晦朔好事惟僕生偶因菊酒至喜聞佳節名香
醪泛家郭醉境還空明青天凜危帽浩空秋秋聲細懷
長沙孫生氣流千齡乾坤一東離南山久已頹回着聲
利徒儻比秋花榮熱時感遺事可見萬古情興詩此三
復淹留豈無成

和歸田園居 五首

少小不解事談笑論居山為問五柳陶栽培幾何年安
得十畝宅背山復臨淵東隣漢陰圃西家鹿門田前通
仇池路後接桃源間熙熙小國樂夢想羲皇前石上無
禾生燦爛空白煙營營區中民擾擾風中顛未論無田
歸歸田誰獨閑迂哉仲長統論說徒紛然

商顏高在秦天馬脫羈鞅東陵高在漢雲鴻影遐想
然秦漢外當年誰長往每讀淵明詩最愛桃源長比望
徐無山幽棲亦深廣空和歸田吟商聲振林莽

嵬生生理薄出門交友稀田翁偶招飲意愜澹忘歸游
秦鷺避窺過宋須微衣永謝門外種從翁不相違

曹圃五十畝單瓢足自娛顏生未全貧貧在首陽墟商
顏遇狂秦蕭然真隱居箕山彼何為結業松一株富貴
宜不好有時貧不如在巷非不足當舒豈有餘誰持二
僇資笑我囊空虛備書易斗米吾田亦非無

吾宗子清白耕牧巨河曲雖非公御門紆朱相接足陵
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舉自遺安齋 先考尊題所居齋

日遠安先訓炳如燭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

和乞食

好廉中無實觸事或發之萬鍾忘義理一簞形色辭吾
貧又自信笑聽溝壑來偶聞啼飢子低眉問殘杯兒帝
尚云可最愧南陔詩豈無乞食念慚非動時才人理諒
多闕清規亦徒貽

和連雨獨飲

吾心物無競木醉已頹然乾坤萬萬古坐我春風間弱
女亦何知挽夜呼我仙窺人簷鳥喜共舞風雲天舉觴
屬羲皇身在太古先忽遇弄丸翁見責久不還一笑了
無間今夕是何年遙望白雲欲辯已忘言

和移居二首

十年寓茲邑渾家如泛宅言念息吾簷頹然在斯夕床
頭囚子書補閑新水役寒疏挂庭柯風葉蒲窻席藩垣
護清貧單瓢閱今昔珍重頑樂功先賢重劄析
躬耕力不任閉戶傳書詩資生豈師道舍此無所之今
年穀翔貴自笑還自思安居逢歲歉除動天時強顏
慰妻擊一飽在來茲雪好炊餅大占年不吾欺

和還舊居

巨河西北來浩浩東溟歸河邊兩榆柳游子無窮悲樹
老我何堪物是人已非隣翁醉相勞自云鬼錄遺早眺
見先公問爾今何依宜無磊磊功使下地下推香聲謝
隣翁讀書志未衰持此報吾親餘事子一揮

和九月九日

九月閉物初孤陽困無交園木眩霜紅豈解憂風凋物
外風雲香氣橫湖海高舉手謝浮世疑睇思層霄揮翫
送秋節哀此造物勞傾河瀉萬象隨手如汰焦崇高笑

和九月九日

九月閉物初孤陽困無交園木眩霜紅豈解憂風凋物
外風雲香氣橫湖海高舉手謝浮世疑睇思層霄揮翫
送秋節哀此造物勞傾河瀉萬象隨手如汰焦崇高笑

山斗未能出鈞陶况復草間蟲區區寒露朝

和飲酒二十首

尊靈上玄酒此意誰得之人道何所本乃在羲皇時頗
愛陶淵明寓情常在茲子倡我為和樂矣夫何疑有問
所樂何欲贈不可持

醉翁意自樂非酒亦非山頽然氣坤適酒功差可言謂
此不在酒得飽志豐年君知太和味方得酒中傳

阮生本嗜狂欺世仍不情酒中苟有道當與世同名何
需戒兒子不作大先生良心於此發慨想令人驚士生

道喪後美才多無成

草木望子成豈憂霜露飛禽鳥忘身勞但恐飢難悉生
意塞兩間乾坤果何依我既生其中此理須同歸喜見

兒女長不慮歲月衰雖為曠士蓋理在無無違

山人有靜癖苦厭一瓢喧奈何眾竅號萬木隨風偏我
常涉千里險易由關山今古一長途遇險焉得還哀歌

歎安歸夷皓無此言 我安通歸謂伯夷歌吾將何歸謂
因時動此可馬建皇用蓋亦附非知夷皓之心者

茫茫開闢初我祖竟誰是於今萬萬古家居幾成毀狂
者既已然未來亦必爾何以寫我心哀泉鳴綠綺

生備萬人氣乃號人中英以此推眾類可見美惡情陰
偶小故多陽奇屹無傾誰將春雷具散作秋蟲鳴既知

治常少莫歎才虛生

凝冰得火力鬱鬱陽春發寧減不肯寒陽火如松枝詩
家有醇醪釀此松中奇一飲盡千山枯株彼何為所以

東坡翁偃蹇不可羈

黃河萬古濁猛勢二峯開客持一寸膠澄清動高懷飛

駕探崑崙尚恐志易乖曠我乘浮槎徑往天地樓就引
明河清為洗崑崙泥相看淡如兩千年苦難諧何當御
元化擺落人出迷下覽濁與清瞬息千百迴

十年小學師一屋荒城偶飢寒吾自可畜養無一途亦
愧縣吏勞催徵費馳驅平生禦窮氣沮喪恐無餘長歌

以自振貧賤因易居貧賤因易居難為工樵牧夜談

士窮失常業治生誰有道身閑心自勞齒壯髮先老客
從東方來溫言慰枯槁生事仰小園分我瓜菜好指幾

種墾方如獲連城寶他年買溪田共住青林表

此身與世味况若不同時惟餘雲山供有來不徑辭時
當持詩往報復禮在茲有客向我言於道未無疑不為

物所役乃受煙霞欺聞此忽自失一笑姑置之

執價韓伯休混跡在人境百錢嚴君平閱世心獨醒我
無騰化術凌虛振衣領又無辟穀方終年酌清穎會須

學嚴韓遺風相煥炳

吾宗幾中表訪我時一至自吾居此養才得同兩醉逆
數百年間相會能幾次每會不盡歡親情安足貴所歡

在親情杯水亦多味

器欲代產尊業居化安宅凡今伏樂恩孰非聖神迹况
彼耕戰徒勤力有千百乞我一身閑坐看山雲白內省

吾何功停觴時自惜

四時有代謝寒暑皆常經二氣有交感美惡皆天成天
既使之然人力難變更區區扶陽心伐鼓達天庭乾坤

固未壞把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
諸生聚觀史掩卷慕高風兀如遠游仙獨居無事中盛
衰關無常倚伏誰能通天方知高鳥地已產良弓人生

皆樂事憂患誰當得人皆生盛時衰世將盡感水性但知下安能擇通塞不見紇千雀貪生如樂國古今同此天相有無顯默

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弱肉強之食敢以凌暴恥優游今安居驩然接隣里曲直有官刑高下有人紀實贏誰我欺田廬安所止舉酒賀生民帝力真可恃

人君天下師垂衣貴清真義皇立民極坐見風俗淳有德豈無位萬古湯盤新師道嗚獨行此風自周秦獨行尚云可誰以儒自虐有名即有對况乃一行動聖人之道爾豈止儒當親儒難百行一致遠非迷津矧伊未出下空有儒冠巾何當正斯名遙酌千載人

和有會而作併序

今歲旱米貴而粟價獨賤貧者少濟以黍食之其費可減粒食之半且人之與物貴賤亦適相當蓋亦分焉而已因有所感而和此詩
農家多委積淵明猶苦飢况我營日夕凶歲安得肥矣稠一飽計何暇謀寒衣經過米麥市自顧還自悲彼求與此有相直成一非尚賴養價廉給若天所遺惟人有貴賤物各以類歸小兒法取小淺語真吾師

和擬古九首

靜辭歲寒松濯濯春風柳與君定交心金石不堅又君衰我不改重是平生友相期又自醉中情有醇酒義在流一水纖瑕固無有

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秉國或從戎建

立天地極蔚為益世雄功成脫弊屣飄然簡遺風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

同游非所思所思天一隅有問所思誰盡言不舒古今猶旦暮四海同一壺悅忽精靈通似見與我居攬衣欲從之寒月照平蕪茫然不知處歎息將焉如

朝游易水側步上燕臺荒燕王好神仙不見金銀堂江山古神器海色圍蒼茫哀哉王風頽日化爭奪場殺世豈無人貴志歸北邙撫此重長歎青山忽軒昂呼酒樂今朝往事置一方遙知蓋棺後亦起千載傷

依依月光缺榮魄恒獨完清光如素絲長懷綴君冠形雖隔萬里咫尺皆君顏望君君不來十年不開關豈無黃金贈藉以青錦端愛惜明月珠肯為黃雀彈廷前秋柏實月夜樓孤鸞君昔寸心苦中有千歲寒

河流高拍天沈水狀在茲自傷因無力乘彼朝宗時顏色變淫渭風味存瀾灑願君深識察期君不相疑此情良可憐感慨贈以辭辭云丹山鳥千載多苦思身游九霄上不受塵世欺忍執持竹實浩蕩今何之歌為靈鳳謠亂以猛虎詩

西山有佳氣草木含清和道逢方瞳翁接琴為我歌音聲一何希一唱三嘆多閉翁和此誰指我蟠桃華所望在千年君今將奈何

翩翩誰家子慷慨歌遠游忽記少年日猛志隘九州何物能動人有此歲月流君心海無底亦使成高丘贈君一卷書其傳自長周讀此當自悟擾擾將焉求巖巖牛山未久矣困樵採望望深淵乏無人香不改一葉振江潭輕波欲達海幽明理一貫影響不相持願天

...

誘臣袁所求惟寡悔

和雜詩十一首

日食百馬窮足有萬里塵乃知一駮骨可百駮駘身生
汝天已艱天復無私親安肯養一物侵奪空四隣長飢
汝自取况值秋霜晨難生復難長愁絕整蘭人
賢中無全山橫側變峯嶺不及靈椿秋遂謂長春景只
見柏參天豈知根獨冷井蛙見自小夏蟲年不求天人
互償貸千年如響影耶哉神道遠瞬息苦馳騁平生遠
游心觀物有深靜

晝長夜乃短百刻君自量贏餘雖可致君看蜜蜂身重
生論齒角三葉奏未央樂天喻花實妙理通陰陽白詩
芳根非名花牡丹無任香稠薄只升米聽爾宜飢腸

好事理艱阻人情多畏豫芝蘭種不生鸞鴻動高翥遂
令好賢心難親恐易去冀燕不待招庭花免憂慮所以
未世下凡百古不如故故千里駒肯為場苗住求賢非
吾分切已在何處平生取友志持此當警懼

因觀倚伏機亦愛柱下老時危不易度遊默燕自保不
見春花樹隆冬抱枯燥生意斂根柢發泄敢獨早聖德
實天生自信耿中抱猶存悄悄心庸人安足道
幼安返鄉郡知音得程專有問平生心但說臨流事乾
坤魏山陽史筆凜生意物外此天民與魏偶相值見通

盤綱月澹然涉世情月閑雲日駛我作安化歲上安其
野民化其得見管寧傳注韋絃不須置

太玄竟無知不覺世運迫為問蒼大夫何如成都陌揚
聲衛師巖若平扶搖得真易長卧山雲白扶搖自雲皆
陳圖南說中有安樂富氣吐宇宙窄消長燦以密彼主

我為客觀先夫國可見問子居何方環中有真宅

朝耕隆中田暮採成都桑平生澹泊志醜女同糟糠愛

此真丈夫忘我尉無粮當年靚修錦團茅鎗距陽雞

身語名增取此此觀觀此回頭十五載塵跡徒自傷山

居父岑寂主靜豈無方安得無極翁酌我上池觴

燕南可避世逸興生雲端安得百里封一色不改遷絃

誦和寒流溝涂映晴嶺思此良自苦窮耕望盤餐願從

八吟翁備渠有人翁吟因白謂八吟翁同結一井綠買

山不用詩探囊護十篇

西山霍原宅古蹟猶可稽見水經注重吟豆田語愁雲

落明崖霍原田搗管酒邯鄲圍撫事傷人懷林宗自高

士此世淹亦彌一聞孺子語西風草離披知幾在明哲

何事緜塵羈君觀桔囊戒無盈庶無虧

我游深意寺郎山古清涼興妖如米賊乘時起陸梁事

見五代史記不見重華帝所居亦成鄉乾坤師道廢春

陽變秋霜撫事三太息欲語意何長

和詠貧士七首

陶翁本強扶田園猶可依我惟一畝宅貯此明月輝翁

復隱於酒世外冥鴻飛我性如延年與眾不同歸孤危

正自念誰復慮寒飢努力歲云暮勿取賢者悲危至者

則此詩謂陶翁年七十而後復隱也見延年詩注風光

王風與運頰一輕不再軒消中正有長冬溫見瓜園人

才氣所鍾亦如燭後煙家家洙泗心千載誰共研龍門

有遺歌三嘆誦微言意長日月短持此託後賢

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似人猶可愛况乃懷好音卿

問誰盡賢招飲亦相尋豈有江州妓既來不同斟仲尼

每諱魯邦君誠可欽史筆自好異誰求賢者心

木石能受唾豈獨相國妻視嗟若如兩偏人亦不酬無

心乃直道矯情實莊周身外不為我袒揚吾何憂伯夷

視四海願人皆我儕吾謂下惠隘此說君試求

飲酒不為憂立善非有干偶讀形神詩大笑陶長官傷

生遂委運一如咽止食參回豈不樂履薄心常寒天運

安敢委天威不遺顏莊生雖曠達與道不相關

物外有幽人閑出如飛蓬浮名不可近造物難為工西

京一百年藉藉楚兩龔豈知老父觀才與董膏同為問

老父誰身隱名不通偶逢荷篠者欣然欲往從

生類各有宜風氣異九州易地必衰粹蓋因不同儕水

物困平陸清魚死濁流鱗亡回既大時也距無憂天亦

無奈何自獻敢望酬寄語陶淵明雖貧當進修

委質義有歸乞骸老當去豈無戀闕心難忘首立趣在

禮此常典未世成高舉漢廷多公卿圖畫兩疏傳至今

秦中吟感歎東門路日觀霍將軍功高擅恩顧一朝產

危機千載損英警仲翁幸及年安肯嬰世務聖主賜臣

金奉養行所素造物佚我老餘齡今自悟田園付子孫

身後復無慮神交冥漠中樂境尚森著

和詠三良

江山錯如繡死與弊屣遺安用親愛人共此丘土微秦

人多尚氣宜與兒女私乃亦知當途區區戀衣帷因傷

秦政惡二數王網虧狗人已可誅而况收良歸坐令百

兩兒戲耶郭六國朝秦贏秦王驚焉姿得飽肯願御燕
丹一何淺結客報咸京當時勢已危奇謀不及行政使
無此舉寧免係頸纓如丹不足論豈無豪英天方事
除掃孰與狂鷄聲我欲論成敗高歌呼賈生乾坤有大
義迅若雷霆區區六孺王山東但空城孟荀豈無術乘
何為割遼庭區區六孺王山東但空城孟荀豈無術乘
時失經營今雖聖者作不救亂已成酒酣發羽奏亂我
懷古情

和詠荆軻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寰區厭迫隘思見曠以疎四壁盡諸天愛此金仙盧丹

青煥神迹勝讀談天書乃知屈子懷託興青虬車回首

千百世朝露撲團圓歸來誦陶詩復與山經俱山經何

所以俚媿談浮圖汗漫忍不已身心歸晏如

鳳鳥久不至思君慘別顏中心藏竹實烟烟空千年千

年何所往云在丹穴山何當一呼來微爾無稽言

翻翻三老鳥為我使崑丘聞有西天毋靈化苦難儔願

清黃河源一洗萬里流吾生豈無志所居非上游

瀟湘帝子宅縹緲乘陰陽欲往從之游風波道阻長秋

風動環佩星漢搖晶光月明江水白萬里同昏黃

重華去已父身世私自憐皇靈與天極蒼梧渺何山晴

空倚翠壁白雲淡無言愁心似湖水猶望有歸年

夢登日觀峯高撫扶桑木手持最上枝傳與甘淵谷一

笑天驚白蒼涼出新浴何方積九陰區區尚龍燭

粵藥玉膏實冷玲琪樹陰鸞鳳自歌舞瑟瑟風動林風

林奏何樂賓天有遺音君何坎井念未負琅園心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言古詩

桃源行

六王掃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枝辨四時。遺風百世尚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舟載入人間世，却悔桃花露跡跡。曾聞父老說秦強，不信而今解亡國。畫圖曾識武陵溪，溪飛鴻滅沒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不聞再有漁人迹。

明妃曲

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絕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以必萬里。今從漢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質，君心有憂在遠方。但恨妾身是女郎，即飛鴻不解琵琶語。祇帶離愁歸故鄉，故鄉休嗟妾薄命。此身雖死君恩重，來時無數後宮花。明日飄零成底用，宮花無用妾如何。傳去哀絃幽思多，君王要聽新聲譜。為譜高皇猛士歌。

塞翁行

塞翁少小墾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翁行，屯田校射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見開長渠。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殺波澤養鷹鷂，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鄉國覽風土，珍騎櫜鼓鳴鳴。胸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管平蕪。昔年阻水葦葦居，塞翁子孫殺欲無。至今遺老向人泣，前宋監邊無遠圖。

武當野老歌

南陽武當天下稀，峯巒巧避山自迷。青天飛鳥不可度，

明星捧玉液，太華參天長。仙掌一揮，謝此樂殊非常。竊首望，夸父飢渴無餘糧，奔競竟何得歸哉。此中央水物自一隅，亦復具飛走，乃知造化工錯綜，無欠有。茫茫山海間，形類靡不有，此亦何可窮。一覽置肘後，送醉楚江騷，清愁浩如海，踏襲此何人興。寄果安在豈期紫陽出，誇謾莫追悔。見文公楚辭，五藏今九丘，五藏見山海經，除去尚奚待。

流觀山海圖，淵明有深旨。撫心令無疆，觀形易生死。異世有向神，此境若親履。何以發吾歡，濁酒真可恃。扶疎窮巷陰，回車想高士。厭聞世上語，相約扶桑止。讀君孟夏詩，千載如見爾。開襟受好風，試學陶夫子。陶公自高士，葛侯亦奇才。中州亂已成，翩然復南來。三游瑣坡意，厭世多驚猜。不妨成四老，雅興更悠哉。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

但見萬壑空煙霧山不知人從太古白雲飛來天作主
旌旗明滅漢陽津幾閱東西互夷虜老人住此今百年
自言三世絕人煙往事不聞宣政後初心欲返羲皇前
脯鹿為粮豹為席竹樹蒼蒼歲寒國天分地拆得無憂
怪見北風山鬼泣一聲白鶴已成擒回望丹梯淚滿襟
傳與桃源休避世武陵不似武當深

感秋思古人之不可見也

湘絃悠悠阻清音駕車欲往洛水深白榆一葉警河漢
萬里碧霄中夜心玉鸞翩翩紛翠羽瑟瑟機絲隔煙霧
瓊枝難得芳華年惟恐流光兩遂暮河傍有星名牽牛
此星既出令人愁明朝再見明河影已隔人間萬古秋

飲後

日光射雨明珠璣怒氣鬱作垂天蛻天熨海波吸已竭
倒影徑入黃金卮金卮一傾天宇閉天公愁吐胸中奇
海風掀舉催月出吹落酒面浮明輝瓊枝瑞露千萬斛
肝腸蕭蕭清欲飢金宮銀闕此何處夜半夢落克命西
眼中之人素所期赤霜為袍丹霞衣明星煌煌何太速
碧霄悵望白雲低

西山

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脚踏蒼鱗
一著神鞭上箕尾天風冷冷清人肌醉抱明月人間歸
婦俄灑淚不敢語銀河鼓浪常人衣寄謝君平莫饒舌
袖中此物無人知

登荆軻山

兩山巖巖補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荆軻館
尚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開誰信生兒為禍胎

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焉遷尚俠非史才
湘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盜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
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寒煙堆紛紛此世亦良苦
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曾連同一杯
碣石東頭喚美門六鷲載我三山來

薛稷雙鶴

胎禽擊廓非人境只許清江見寒影書家筆頭垂露姿
一變凌雲更修整前鶴忘機如易馴後鶴昂藏不可羣
二鶴相看如有語松下磐石少此人

切安濯足圖

漢家無復雲臺功生平不識大耳公眼中天意鏡中語
此身只有扁舟東關東諸公亦英雄百年能辨山陽封
歸來老柏號秋風世事悠悠七十翁乾坤故物兩足在
霜海浮雲空復空無刀可斷華太尉有死不為丕太中
丹青白帽凜冰雪高山日送冥飛鴻為問蘇家好兄弟
萬古北海誰真龍

宋菊圖

天門折翼不再舉袖手四海橫流前長星飲汝一杯酒
留我萬古義皇天廟堂哀哀宋元勳爭信東籬有晉臣
南山果識悠然趣不惜寒香持贈君

歸去來圖

淵明豪氣昔未除翺翔八表凌天衝歸來荒徑手自鋤
草中恐生刺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歸唐虞
平生磊磊一物無停雲懷人早所圖有酒今與龍通活
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春聲鳴鳴

雪翠軒

西山萬古青未了黛綠鬢雲已傾倒豈知太虛忽生白
况如厚夜今復曉紫陽僊翁見本根白波開天餘浩渺
胃中盤屈此高寒曾夢肝腸倚天表蒼崖飛來天出巧
爲護煙風翠如掃萬縷塞煙吹不舉靜秀依依見娟好
此時先生一開軒平生壁立今工削脚底游塵軟更紅
黑頭擾擾誰爲雄臨風回首三太息安得置此水壺中
西山秀色千萬重一顧可洗浮雲空遙望飛泉駕遠壑
中有一路開雙松人間風日不到處來訪軒中雪翠翁

山中

山中望塔倚天表今得全山如立草不知天地視全山
何如一粒江湖渺平生老眼如層樓昨日所爲今兒嬉
神功天巧越如此人力區區能幾爾世間壯觀徒紛紜
堯舜事業猶浮雲

飲山亭雨後

山如翠浪經雨漲開軒似坐扁舟上西風爲我吹拍天
雲駕雲帆恣吾住太行一千年一青才遇先生醉眼醒
却笑劉伶糟麴底豈知身亦屬螟蛉

巫山圖

朔風捲地聲如雷西南想見巫山摧江南圖籍二百年
一炬盡作江陵灰不知此圖何所得眼中十二猶崔嵬
猿聲騁餘山哀行雲欲行行復回神宮縹緲望不極
乘風御氣無九垓區區雲夢跡涉爾豈知更有陽雲臺

李賀醉吟圖

赤虬翩翩渺無聞望之不見矧可親浮世浮名等濁瀾
眼中擾擾投詩人心肝未了人間春老眉尚作哦詩聲
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先生掌中珍北風蕭蕭吹野麟

千年淚雨理青雲乾坤清氣老不死舟鳳再來須見君

後賦赤壁圖

公無渡河歸去來周郎袖裏藏風雷老狐十年快一擊
金眸玉爪不凡才先生平生兩賦耳江山華發心悲哉
只今畫裏風月笛尚有老驥嘶風長眼中驚波不西歸
玄鶴夜半從天迴曹劉閉氣今何處船頭好在白雲堆

陳氏莊

陳氏園林千戶封晴樓水閣圍春風翠華當年此駐蹕
太平天子長揚宮浮雲南去繫華歆回首梁園亦灰滅
淵明亂後獨歸來欲傳龍山想然絕今我獨行尋故基
前日家僮白髮垂相看不用吞聲哭試賦宗周黍離離
陳氏先嚴明徵公也臨晉縣人

宋石圖

何年鑿江倚青壁乞與中原作南北天公老眼如看畫
萬里才堪論咫尺蛾眉亭中愁欲滴曾見江南幾亡國
百年回首又戈船可憐辛苦機頭石江頭老父說當年
夜捲長風曉無跡古人哀哀去不返江水悠悠來無極
只今莫道昔人非未必山川似舊時龍蟠虎踞有時歌
月白風清無盡期古人看畫論兵機我今看畫詩自奇
平生曾有金陵夢似記扁舟月下歸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道人神駿心所憐天人龍種畫亦然房星流光忽當眼
徑欲攬轡秋風前漢家金粟幾蒼煙江都筆勢猶翩翩
東丹獵騎自豪貴風氣惜有遠東偏天人秀發長白山
畫圖省識開元年金源馮坊全盛日四十萬匹如秦州
天教劫火留此幅玉花浮動青連錢英靈無復汗石馬

悲鳴真似泣金樓只今回首望甘泉
分水繁華鴈影邊
奇探竟隨靴跡盡兀坐宛在驛驢先
人間若有穆天子
我詩當作招篇

宋理宗書宮廟併序

杭州宮廟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畫一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為期及晚節寒香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

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煙傷心莫說靖康前

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
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思怨一聲白鴈更西風
冠蓋散為煙霧空百錢驪錦天留在胎禍要鑿驪山宮
當時夢裏金銀闕百杯樓前無六月瓊枝秀發後庭春
珠簾晴捲天門雪權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

乾坤幾度青城月翳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
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水我我大風起兮奈爾何

續十二辰詩

飢齋獅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來
才辨荊州兔穴爾魚龍人海浩無涯幻境等是杯中蛇
馬耳秋風去無跡羊腸蜀道早還家何必高門沐猴舞
豚弄雞栖皆樂土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猪謝春雨

渡白溝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霸鴈界河秋
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
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萊公灑落近雄才
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史臣強解事狂著渠頭污吾鼓
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渝關路

便覺煙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
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海東青鳥去漁陽搗鼓鳴地中
鷓鴣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
只應漢漢黃龍府北似愁罔更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
陳雨頑雲結凌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
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登鎮州龍興寺閣

太行鱗甲搗晴空層樓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驚改觀
少微今在青雲中初疑平地立梯磴清風西北天門通
又疑三山浮海至載我欲去扶桑東雲霄樹忽當眼
拍有愛此金僊翁金僊一夢一千載騰脚變化天無功
萬象繞口恣噴吐坐令四海皆首聳千池萬沼盡明月
長天一碧無遺蹤我生玄感非象識此眼此臂將安庸
海嶽神光埋禹鼎人間說態何由窮金天月窟爾鄉國
玉毫萬丈須彌峯一杯徑欲呼與語為我返駕隨西風
堂堂全趙思一豁江山落落吾心曾中原左界此重鎮
形勢勢勢餘兵衝歌舞遺臺土花碧旗幟西山霜葉紅
乾坤割裂萬萬古鳥為蟻蟻誰為雄潯水悠悠自東注
落日渺渺明孤鴻

過易州登西樓

秋色壓山山欲摧西樓正有詩人來悲歌感慨聊一發
萬古柳帶今崔嵬寧山為有瀛王臺頑癡至今如死灰
幽燕勁氣老益壯北山飛翠來吾杯

蕩醫劉茂之詩卷

鍊心如石補天缺鍊心如泥補地裂白巖正飽丹鳳飢
心能竹實亦能鐵乾坤瘡痍今幾年誰家驅龍金石堅

千金此方不一試雲山注目秋風前

乙亥十月往平定奔外舅郭判官喪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煙全趙平如掌失脚山城猶夢想土門一縷漢時天
萬古行人爲誰屈指似勅敵談笑中爲狀羸僕忍寒強
當年鼓角如可聞急著清吟和林響遠山宛欲來相迎
近山留人屹相嚮或從井底忽登天倚仗已能先想像
平生愛山真惡識今日果爲山所網昨朝莫翠擁脩眉
最恨高樓負清賞壯懷鬱鬱悶欲絕安得凌風恣吾往
天教石頂放一頭馱若驂馳脫羈鞅山靈努力出奇供
只恐先生駕虛狂萬壑霜松動悲嘯極目雲煙埋霽蒼
北門形勝護中原辦與森雄增技藝太行橫絕半九州
留在平原幾壑塊何人爲我起六丁差我盡墮天宇朗
十年再挽神禹功恍若鴻流開四象

范寬雪山

老寬曾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頂秦川名山古壯哉
况復玉立千尺孤安得晨光滿東壁試看龍燭崑崙墟
赤壁頹洞天爲爐一丘一壑真吾廬眼中人物誰水壺

荆南送橘

江淮草木少生意今日佳果來何奇枯苗一斂自此見
入手即有甘棠詩眼中風露瀟湘姿澗我幽林十樹思
只恐江聲撼吾枕相相看坐對寒更遲

食筍

夢迴齒頰風瀟颯幽姿不許霜松高南來蒼玉不盈束
已覺飲興翻雲濤詩家曾次自宜此尚嫌煙火須烹魚
想像南風吹萬竹箨龍正恐稱冤號石盆養魚心自苦

仰羨鸚鵡雲間巢眼中歲旱土不膏長鏡後慮山無毛
退食歸來北窓夢山巔朱鳳聲嗷嗷

送寇長鄉同知岳州

聞君得官岳樓去我夢已落江湖濱天下先憂付公等
江山之樂當平分荆湖一城百戰得存撫安得人人君
岳陽父老宜相賀君是荊州舊暮賓夙州州治稱第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四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古詩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都門氣習豪翮翻此君尊俎今宛然春色今年遲半月
留待忽忽過寒節臨流雅唱尋舊盟青眼青天對今夕
橫橋綺服麗人天蒼苔坐我羲皇前花枝華髮兩如許
天意時情一杯舉安石起舞元龍歌蒼生我竟如渠何

飲仲誠柳瓢

君家飄落無所容江湖誰辦平生胃海南佳氣又鬱塞
灑灑似喜今相逢前年對酒面發紅今年對酒氣如虹
江山萬古騷人國跬步便與華齊通河間古儒病我拘
聞我一飲喜氣濃平生得意南湖張此意頓與河間同
太古窪尊老無底一朝傾倒何由供醉鄉十年有此客
鳥歌蝶舞春濛濛醉翁之意不在酒宛如琴意非絲桐
大和風景無醜酌洛陽樓閣高玲瓏冷然僊馭一杯水
眼中渺渺無極翁西家伯倫替且豐東家醉死王無功
酒中醒境渠未識水壺秋月崑崙峰舉杯喚月來月中
人間白日浮雲空五嶺山高雲幾重朱崖滅沒南飛鴻
玄鶴翩翩渺渺何許掠飄飄徑訪眉山翁河間謂趙君玉甫
湖謂仲實冷然仙馭一盃水見滿延之利茂叙憶濂溪
詩洛陽樓閣用堯夫空中樓閣事

熙明殿古墨 宋度宗

江南賜姓功臣李吾州奚生墨工爾江南櫛蓋吳山松
吾州老樹搖晴空君王弄墨熙明殿不覺江頭度白鴈
劫火猶解愛庭珪吹送山家易水西松風含哀生碩滴
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誰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鴉溪練

早晚扁舟道吳越為君揮灑天門雪

元章論書帖

書家豪猛見由變寥寥鐘鼎今幾盡古人骨次無帶迹
意外蕭散餘天真愛書愛畫即欲死狂絕俗絕無此人
與穢功名皆一戲渠言夸矣君勿聞

霸陵圖

霸陵平生有詩境黃閣何物為清風鄭五自知非相才
彌猴枉畫凌煙中作傭莫作詩家傭百為淡苦誰汝供
古人星露尚有戒况是風雪來無窮襄江明日蒲萄暖
斜風細雨船頭轉門前暮雪吾不知坐上春風人未遠
友人送枳木九

心曾未試黃昏湯無食何用求

巴椒慘慘無鼠腸舊聞易水僊翁術綠荷包飯圓枳木
南州故人持送我但欠黃雲數子斛笑撫青囊時一鼓
健啖何由酬此腹

送徐生還鄂併序

江夏徐生東湖故家庚申北渡客燕趙十七
年而宋亡其子姪書來迎之而還蓋前人所
謂黃鶴歸來疑城郭之猶是浮雲一去惜人
代之俱非者也諸公賦詩以道其行命容城
劉某序而倡云

燕山送客歸南州興來每恨無扁舟君歸為我謝江漢
思君不見令人愁十里風煙想滿灑一代英雄成古丘
當年才氣鸚鵡洲拊掌笑殺黃鶴樓黃鶴歸來哀江頭
江山依舊人悠悠浮雲萬古愁交滅眼中樓櫓何時休
紫陽仙人歌遠遊飛蚊起滅三千秋為君揮手崑崙頭

紫陽謂晦翁飛蚊起滅見遠遊集註

明河秋夕圖

明河澹澹縱復橫行雲悠悠度疎星
鳳媒不來烏夜驚瓊枝玉佩遲所託
畫中隱隱聞機聲秋來秋去今猶古
此恨不隨天宇青崑崙西頭風浪平
辦我一舟蓮葉輕浩歌中流擊明月
九原喚起嚴君平人間此水何時清

趙生水墨虎

南山鬱鬱煙霧蒙北山落日薄幽叢
先生眼花臂猶健聞虎有真心愈雄
聲絃寄目黃蘆東人言此是高堂中
仰天大笑出門去時危慘淡來悲風

美人

美人娟娟秋水隔煙霧深沉蒙玉質
目逐晴波去不歸遙山只有行雲碧
碧雲日暮心悠悠窓前一夜梅花開
平生自信心如鐵一寸相思一寸灰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翦製香奩絕巧持以求

子詩

靜華墨君天下奇陵川僊人為賦之遺
山野史誇慧女萬古春風蝴蝶辭宜知
此巧復絕代夜月靜佛天孫絲夢雲
絲雨有形外郢斤庖刃無心時蔡公
漂寔寔鄂妾諸郎畫戟清香詩香奩
秀發亦餘事詩人飢眼省見稀敲門
青燈爛紅碧布衾驚走惡睡兒破屋
猶疑翠鯨怒短榻誰憐紫鳳移東家
健婦把鋤犁西家處女負薪歸哀哀
正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

金太子允恭墨竹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
江聲怒號又不瀉破墨揮灑餘神功
天人與竹皆真龍墨竹以來凡馬空

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
瑤光樓前月如練倒影自有河山雄
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
興陵為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
文采不隨焦土盡風節直與幽蘭崇
百年圖藉有蕭相一代英雄惟蔡公
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
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
秋聲瀟瀟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
黑龍江見金史

錄歸遺山嘗知公贈錄此軸亦公得于沐之中秘者公之子仲仁持以求予詩故終篇及之

阿寅百醉

南湖風鑿不多可詩中驚見阿寅名
朝來抱來聚星亭神冠秋色帶古督
都山張氏世有噴斷崖近得唐碑銘
乃翁寂寞老窮經阿敬健筆敵中勅
猶還無閉豈終晦開物有期須一鳴
老夫自任河汾教先與虛席待此生

蠶吾王翁畫像

蠶吾王翁世為農家多蓄粟金源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饑翁于是發之全活者甚眾時鄉豪在所皆自樹義者咸欲推翁為首翁不許挈家避地扶溝餘二十年而汴亡天下蕭然蕩為丘墟翁家獨無恙而歸子孫讀書不求祿仕三世皆以壽終殆不偶然也翁之曾孫天輔求子叙翁之行義於其畫像謂庶其能聞之名士大夫而有以發潛德之幽光也

北門翠屏雷破山畢逋頭白五馬遷乾坤運會到血肉有欲脫之誰飛僊河朔諸州尤可憐有饑以來無此年

鄉閭嗷嗷翁哺之翁困有底心無邊諸豪推倡彼亦義
亂世性命翁能全教子讀書不求官歸來素髮家山前
天理不隨陵谷變坐看老樹生蒼煙只今圖畫對翁像
回首兵塵一慨然誰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羨西山泉

張元帥寶刀

上不產金人氣雄真人握鐵開鴻濛不知此刀何所得
風雲餘烈來霜鋒將軍聲名今蔡公酒酣過我歌彤弓
持刀對翁兩奇絕眼中已覺南海空木波江聲浩無窮
朝暮夕淬天有工回鶻健兒觀天巧前身鐵精非凡庸
紫煙焰焰天為紅鑲紋秀發青芙蓉寶環搖落初開封
四座如著清水中天山積雪聚銍銛寒色直欲朱崖通
摩挲神物三大息此行善保千年功

山行見馬耳峯

近山豪士少羈檢酒澆不下曾崔嵬遠山靜女亦閑雅
尚限少有傷春懷亂山米聚爭拱揖武卒侍婢皆几村
天知老眼不受塵路轉忽覩雙峯開雙峯何年聳雙耳
叱之不動煩風雷今朝向我效神駿翠色欲逐神鞭來
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駕此觀蓬萊只恐日暮三山上
黃塵回首令人哀

雪浪石

邵家水陸說影像一物自可涵無垠滄浪儂人歌感應
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胸中如此幾破磊須得銀河噴
潮高唾華天不噴武夷赫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
竹石也愛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盃冥漠玄都門
小瑞好事如先臣坐冷平地石生根渠家鬼戲解亡國
作詩一笑君應聞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十年監官窮到骨一簿武邑如登天巧宦紛紛日九遷
白髮青衫獨可憐昨朝讀君車馬篇善祭物情亦已賢
南郡飢民想更苦以君賑濟非偶然驛傳星馳乃爾急
何暇載酒揚雄玄茅空問稼當有語野夫愛國願豐年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溢江紺寒風露涼安得置我濂溪堂音塵縹緲芙蓉裳
百年得此南湖張舉杯人勝景亦勝有連以來無此香
蓮香隨酒來詩腸得句驚起幽禽翔幽禽隨人作瑞態
意欲和我風雲狂人間一味清到骨兩足暫付吾滄浪
螟蛉蝶蠶羸鄉且去醉眼大華雲間客

明遠堂賞蓮醉賦

畫堂香遠凝清秋宛如坐我南湖舟主人愛客情亦重
謂我無語花應羞荷香繞筆詩自健滿紙已覺清江流
平生老氣回萬牛為君傾倒元龍樓舉杯喚起謝安石
我醉不省蒼生憂

玉簪

春色醉人人未醒誰憐月露秋零丁昭陽日影巧相避
寸心未減寒冷冷只應得我一顧足為君小醉秋風亭
蓮兒君子菊弟隱何地處君君意肯玉簪玉簪誰與簪
蒼苔疎雨秋欲深

緝熙殿硯宋理宗

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二年如電抹
此硯曾經秋復春寂寞經筵勸講臣詩酒宮中樂事新
文章只教中天月萬卷何曾筆有神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筆底金鞍有蕭爽誰云不博降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
畫本相看應自賞千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
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雪翠軒觀太寧火

吾家雪翠天下白銀河無風月無色天關不閉寒崢嶸
箕尾晶英凍欲折帝遣六丁下取將勅賜銘軒換金碧
初如紫電蟠青雲飛下人間作堅壁漸如扶桑六龍出
萬縷丹霞吹海立何人辦作女媧氏補天重煉蒼蒼石
陽能兼陰今可知祝融若并玄冥國正教蕪穢洗欲空
誰為千年棟梁惜殺機如火出至微熾熾寧知有今夕
軒中高卧劉更生願借餘光照方冊方冊有道出黃虞
今古煌煌天與極火耕明日千萬斛酒瓮已開春雨滴
不妨一飲盡郡山醉暈春生平天赤

南溪行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貪大孫攜書小攜酒
青蓑為席樹為菴以書教孫仍自讀陽溪遙聽聲誦誦
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軀餘小
面狹於編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決出故十率八九語
早歲精勤傳世業口誦太素手弄苔以藝發身寧又屈
安車徵起詔使監入為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蹕
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葵關涉覺境
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人自署南溪街
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汝擇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
方寸若有神明鑿活人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
青囊松封不再展塵跡從此乃一艾讀書力田兩交進
困有所收心有函開此樂園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

我今已成齋變魯汝等當為青出藍東北一舍容城翁
今年卧病家山巖其室雖邇人甚遠汝親自裹簪汝襟
雪中欵段來扣門僕僮汗流扶酒甌作尊有物隨土產
厥包雜進鴨與鷄飲刺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
先生靜默如土鐘扣之愈大聲愈韻今朝音吐瀉河漢
老人者誰開其絨斥之令去不復語興亡萬古手與談
空鈎意鈎不在棋澹然相對如禪龕老人思家不可留
二兒扶歸杖几參臘醅開時魚可膾相約載酒遊溪潭

煙霞觀雲巢松

盤河盤屈今幾時龍牽虎跛森英姿道人眼中無可怪
一葉見鈎吾何疑我所思芳穎與箕秋聲蕭蕭吹送之
清風一枝雲一席松中之樂天不知靈臺方十有君節
虛藉萬古絃吾詩歲晚相期君與我笑拊吾驕蓋此厄

白馬行

北風初起易水寒比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馬來
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
萬里江湖想滿澤佇看春水鴨來還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香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扶不起斷雲分兩入江村
回首龍沙幾千里海蒼老筆搖江聲騎驕阿唐慘澹情
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五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言

觀雷溪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五回三江瀉天怒合為一水東南
 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未補青天裂誰
 鑿渾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雀鬼兩山倒
 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英開襟懷初疑萬壑
 轉奔石意像騎驄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
 仍徘徊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
 日乃得曾中雷穿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
 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鄠元筆頭天下水石
 頭之奇猶見推乃知茲游亦奇絕快弄素霓噴瓊瑰東
 崖一片石坐拂千年苔為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
 為搗靈鼓催赤鯉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
 一扣湍聲哀

游郎山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
 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特風煙變化神已迷危關
 度雪嶺亂石通荒踐林間小章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
 終日仰羨木杪幽禽啼但見兩色來雲物颯以淒忽然
 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跡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
 霓長劍倚天立皎潔瑩鷗鷺平地按起不傾側物外想
 有神物提詩家舊品蒿少同畫圖省見巫山低誰令九
 華名獨與八柱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
 驚騰誰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煙草
 寒萋萋若非鄭亭書生此鄉國物色誰省曾分題 謝道

元注水經說郎山形勢最真今該郡有鄭亭其先世所
 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著幽人棲頗
 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鷄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
 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游有成約徑欲共把白雲
 犁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蓉日觀倒
 捲青玻瓈風煙回首莫瀟灑南游準擬相招攜

掛書牛角圖

長安江都搏手空台司光祿誰雌雄大事既去乃爾耳
 渠頭不斫將安容暗鳴千年楚重瞳將軍視之猶楚公
 掛書牛角亦偶爾史臣比擬良未同青靑澤中蒲秀色
 自凌空可憐徐包徒學術皆凡庸君不見羣兒驅羊竟
 何功晉陽桃李亦秋風縱山圖畫有如此何如長作多
 牛翁

浙江潮圖

山人懶絕夢亦然鼎如萬牛不可遷誰信畫工筆頭有
 神力扁舟一夜江聲寒曉來千里雪漫漫中有數點青
 蛾閉人間天門壯觀已如此豈知大塊喘息四海如鼻
 端海中港人冰雪顏吸風御氣非人寰試問濤頭何當
 還為我寄聲三神山我欲乘興游其間

清江曲

清江美藻玉可憐岸花汀草自年年來鴻去燕不相識
 曉露無聲香暗泣江樓縹緲如花人望之見之不可親
 無恨晴雲錦樹新愁眉只向遙山顰遙山一千里長在
 愁眉底鏡裏繁華過眼空遙山鑄向青銅中遙山遙復
 遙美集霜早凋明日愁眉為誰掃月白江清天未曉

先天漆硯詩併序

子近得漆硯二劉丈茂之所惠者象壁水而
先夫八卦周焉子遂名以別之且賦詩以答
茂之云

揚雄久寂寔載酒誰相過今夕是何夕燭花吐扇浮煙
籬天閉氣機動起舞獨婆娑晨光滿壁佳氣集客來怪
我衰顏醜袖中隱隱天根雷欲出不出神所訶硯漆未
爲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寰海波茫茫兩儀
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恣游戲
觀物供研磨平生犀韋編退筆如山阿成都墨池自尚
玄劉歆醫誼空作魔今朝得此天所戲令人一歎三摩
掌扶搖子安樂窩老氣鬱鬱却日戈鞭霆裂月未消歇
百年光景空蹉跎冥漠神交恍猶在松風入墨如吟哦
東南澤國尾閭瀉西北仰看青山多青山天齊石可磨
安得六丁爲我隳嵯峨我欲萬牛老筆廻江河先生興
來不奈何爲君醉草太古滄浪歌

示孫諧

龍山古壯哉鬱鬱盤煙嵐一讀元子詩冷然玉泉甘江
山勝境要住客而我不到應懷慚雷家驕翁虎眈眈劉
氏性理窮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籃輿誰與供奇探覽
山出美玉楚國多楸楠孫郎復貴種良璞須深涵勾萌
慎培養雲霄看巖巖對夫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歸休
堪傳經訪道可無愧爲我早辦龍山菴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六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言律詩

除夕

百歲三分一初心謾慨然空囊難避節青鏡不藏年靜
闕無窮世開觀已定天履端思後日四鼓未成眠

曉上易臺

遺臺連廢壘落日展遙岑海嶽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
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

登武陽

朝游樊子館晚上武陽城潮接滄溟近山從楊石生斷
虹雲淡白返照雨疎明且莫悲吟發樵歌已愴情

鄉郡南樓懷古

南北世更迭江山人重輕澶淵出師詔顯德受降城遺
恨幾時盡寸心千載生區區夢花詠癡計欲何成

蒲城道中

學館三年夢西山此日行人生兩屐足世累一蓑輕別
湖水流合斷林煙補平誰能分半壑相與結巖耕

夏夜

院靜復夜靜幽人廿慮輕是非容勿辨憂寵莫多驚萬
樹烏飛月千家犬吠聲夢回無一事惟有紙燈明

重游源泉

人世自人廿儻然物外身滄浪來照影白帽恐生塵題
壁雲封石攀花鳥護春今年風景別開卷覺詩陳

張氏別墅

惡木推不去好山招未來豈無平曠地當有妙高臺芳
草趁陰坐雜花隨意開東南村落近試與問新醅

書堂夜夜三首

少小抱孤苦飄零重此行迂踈從我好憂成賴天成風
志存無幾鷲懷觸又生寸心同弱草歲晚怯霜清
淹留已半載去住意何深月色一千里愁人方寸心秋
聲助搖落生理嘆浮沉松桂清霜滿哀歌動故林
丈室不自掃寸心徒爾豪世途仍險阻風物故蕭騷
月霜洗淨明河天放高空庭一片石獨坐首頹搔

生日

四十舉兒子明珠掌上稀圭璋蒙養正朱蜜病防微春
露有時降孤雲何處飛悲歡共今夕餘涕不勝揮

虞帝廟二首

汪祀偏區宇空山餘帝宮皇靈有天在像設與人同身
世千年後塵埃百感中清泉分一酌毛骨潤南風
四顧蒼河際威靈儼若臨山川尚淳朴天地自高深風
鳥千年歎蕭韶二月音玄功久無復徒抱致君心

奇村道中

此日西塘路乘閑作勝游深深柳成巷脉脉藕分溝白
石長含雨黃花不受秋移居新有意試就野人謀

城南

山人懶到骨一出動經秋欲赴城南約如夢海外游岸
容收潦盡村色帶煙留禾黍歲將晚農家猶未休

有客

有客談稼穡對人增感傷自言一項業不博半年糧宿
麥得春早晚田經早霜無功一杯粥俯首汗如漿

早行

曙色警初動物情無久閑薄凌護頽崖落月淡空山殘

夢天逆旅少休期守關尋常午窻雨擁破聽珊珊

白菊

僂草尚孤潔東籬芳未芳精神渾是露氣勢已無霜夜
月藏不得晚風吹又香天教陶靖節素稔與交光

水亭夏日

孤亭耿獨坐一碧澹凝秋氛雜市聲遠空明雲影留傷
時仍磊磊對鏡即休休幾欲解維去乾坤無釣舟

野興二首

乘興閑登眺歸來晝掩扉靜中見春意動處識天機大
節始終論全才今古稱平生有舊約常恐寸心違
莽莽榛蕪踏蟲魚肉民乾坤幾逐鹿今古一傷麟眼
底人間世曾中物外春江山滿花柳無負百年身

秋望

病骨秋偏早單衣露亦寒微雲生水際曠色起林端地
迫月暈下樓高山易殘輕風吹欲舉醉袖拂層巒

雜詩七首

竟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封採
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寐驅黃犢巖居一老農
聞昔蠶狐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
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諱說戰爭初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岳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
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
關嶺通山後風謠採路傍地寒人好書草淺畜宜羊用
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糲西風如有約乘興即吾鄉
何事招提好山深焉可驅松葉低映帽竹澗細通厨霜
粟千封戶雲弄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堊起規模

巖君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
山資寇盜田畝化荆榛領取天倫重無君熱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行豚
奔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團茅奄如畫可惜是逃亡

早發濡上

寒出防優逸詩情非浩然煙瀟山失色雲重雪連天垓
戶僂游上冰鷄老境前別家志再宿桑海問何年

偶書

擾擾推遷裏誰知不偶然要從人力外推見事機先青
白天公眼低昂造物權俗情譏悲喜倚伏有他年

宿田家

偶到田家宿歡迎如遇仙杯盤陳戶側妻子拜燈前青
白眼誰靜炎涼情易偏豈知人世外還有野夫憐

半世

半世恒棲託孤生備險艱寡言非蘊蓄偏性類清閑生
計朝霞上交情暮雨間柴門本無客幽僻况長關

重渡淞沈

遙臨淞水岸回望土門關秋色巉巖上川形拱抱間分
疆人自隘設險地誰慳欲問前朝渡江鷗故意閑

恒山樓

萬嶺尊恒嶽遺臺枕後潭仰高懸對坐哭險負奇探影
落滄溟北雲開斗柄南山靈憐野客今夕費煙嵐

登鎮州陽和門

百尺市門起重過為暫停毫分秋物色未聚趙襟形此
望雲開岳東行氣犯星憑攔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分光陰太盛無力掩滄溟大塊供微黑高天失舊青興
從然外發秋向露邊零點數山河影依稀見草亭

文章

文章費餘力齒駸愧初心璞有連城璧精非百鍊金靜
中天地我閑裏去來今鳥散爐薰盡長歌激暮陰

一身

一身能換骨毛髮散冲融氣變精醇後人生感化中朝
陽方呆呆春意正濛濛百載唐虞德方成比屋功

周邵

百年周與邵積學欲何期徑路寬平劇襟懷灑落時風
流無盡藏光景有餘師幸負靈臺境圖書重一披

上塚

過家來上塚顧影念孤蹤春露歡迎失寒泉感激濃千
金一毛髮十夢九音容不惜從黃壤多慙未了習

送東海相士

青鏡雲千變紅顏酒一卮忘言三日雅觀化百年期烈
火誰當救神游亦自奇海山如見問聊舉送君詩

寄答祖丈

先友從游地雍容几杖尊秋風太古觀春日樂郊園妙
理欲自得高情誰與論別離空六載期待君知言

贈答徐生

三年不窺牖城府有山深於道無少得多君肯肯見臨一
杯上池飲千古水仙音為子終宵話相期勞寸心

憶金坡道院

平昔多游覽茲游不易志溝涂春脉脉松石晚蒼蒼有
客愛山谷無家名草堂金坡從此號聊著永相望

過唐水望堯山

神化大無外名山能幾攀威顏渾咫尺天日向雍容蒲
阪堪飢死重華有舊蹤三謨讀未老於此卜巢松

哭張之傑

義許同生死奪君何遽然無人共清夜有淚葬黃泉苦
疾求子構遺孤託我憐傷心墓頭字旌孝看他年
耳道為殯於子墓

宋道人八十詩卷

往事枕中記新編柱下言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春
露露滿際秋陽想像存初逢疑夢寐垂淚拜桓温
尚先子

哀郭勸農

才命不相偶如君良可嗟半生在人下一死更天涯三
歲同君里前年過我家相望已塵跡零落舊煙霞

寒夜

肝膽了無寐襟懷誰與同更長頭可白燭暗火逾紅硯
滴冰生壓星流氣吐虹林鴉先我起鳴噪竟何功

閔黃氏名方

人從大節論士向絕無求獻可有先見老泉多遠愛方
書空物齊者舊蓋山丘矯首候斜日窻中倦鳥投

感范女

房望吳中范衣冠相國孫風流猶李白推襲已陳雲感
事哀龍種募名重虎背乾坤厭更迭誰與救紛紛

鄉人王母九十

九十青腫母寒溫白髮孫桑田閔滄海冠帽記金源案
上春風橋階前雲色萱移家就隣舍種杞易陽村

哀徐生

去歲登高句霜風秋幾多東籬成惡讖西郭動悲歌天
道滄渠在吾文奈尔何迭君紅樹下風葉尚吟哦
生且死求子為為不枉計東鄰事見擊壤集

眼醫詩卷

火景元中暗月光徒外明每當天珠漆未便目無睛暗
自何年有明從底叔生若知當告我心事在嚙精

諸母節孝詩卷

寂寞吾鄉國才難婦愈賢題評慚我後旌表聽人生艱
苦初心盡安榮老境偏幽潛天有待留看百來年

寄彥通

吾子今應健山人老已癡迷藏高著眼與巖大觀甚感
遇渾非昔忘懷若有思絃歌吾舊隱寂寞暮春時

願齋張先生挽卷與先奉直府君同在金太孝

若舊晨星盡公亡益可嗟先人曾共學稚子與註通家
白日明心素青山點鬢華封龍餘爽氣誰與酌煙霞

山中憶故人

故人南郡去消息久無聞瑤草止堪種白雲誰共分屋
梁驚落月鵬翼賦垂雲歲暮一尊酒高歌如見君

何太夫人壽一首

近親猶致故結文合升堂薄俗隨遷變浮風墮渺茫吾
人當復古此日得梅鴈高詠靈椿句燕山暮色蒼

去歲稱觴後今朝重過庭將軍不好武宅相舊明經
宦供行樂忠臣見典刑北堂多竹石歲晚亦青青

送尹宰

百里衡山縣十年陸宰名隣封今見此鄉校可無評
且欲成趣絃歌漸有聲涑陽吾舊隱聞去亦關情

夢採松脂及甘菊

樓邊負松菊夢寐得甘馨隱逸喜同臭流膏味獨青人
誰借二徑天欲制頽齡毛骨清猶在枕邊霜露零

鸚鵡

風雨房櫳暗猶疑隴樹昏無愁綠得食有夢想高翔巧
語誰自脫深憐未是恩人情多好異渠豈不能言

過奉先

閨遼承宋統此志亦雄哉置縣名猶在因山勢已摧百
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悲風海上來

種杞

法出千金要畦容一席分灌苗身已健採膏夢先勤白
棘憑誰辦靈虺柢自聞知音九節杖惟有華山雲

移甘菊

移晚戒前歲植根先此秋親首校獲海巖課僕童憂小
藥終年計新美一飽謀區區嘆莎棘陸子謾多愁

採野菹

糞壤自肥膩兩苗絕世紛然餘香更美甘出苦難分宜
酌法新得輕身方又閒野人聊自享未敢獻吾君

食瓜白

採食陂塘利分甘野老心杯盤收浩渺蘋藻避清滌命
婢即能識招隣亦見臨吾鄉希此味咀嚼有異音

秋日

山人又不出今朝天氣清秋光濃可掬草色翠相迎柳
毵暮山碧敲門新笋生歸來重回首佳處未忘情

張監院過

有客敲門又山人與鶴歸論文翻草本換酒當蓑衣暫

會遠成別相歡且莫違明朝誦佳句此望漫依依

酒令

觴至欲何語令嚴當謹聞茅容惟問稼李白只論文且
喜無多客毋辭過半醺故人知此老舉白解浮君

觀藥爐自戲二首

無病不服藥康節語也此懷清更嘉歐陽或有道韓子
豈無瑕羸疾嗟子父名方信彼誇回頭謝鶴天何日是
仙家退之服硫黃一疾訖不痊樂天詩也赤齒共游也
不惡誰能忍飽啖仙藥已將毒大付天公彼使辛苦吾

差舉東坡序歐陽子語也

地隨服仙草黃精失採花徵求遍親友炊爨繫焦車爨
敗從人笑偶成容我誇側聞僮僕語辛若是仙家

旅夜

軟枕寂無寐沉思坐不禁靜中天地我閑裏去來令磊
磊平生事休休今夜心何方有邊戍雲外急清砧

送友生

無人慰幽獨之子罷登臨野鶴籠中態翔鴻天外音吾
儒關世運晚節見初心有問山間事白雲今更深

名醫張國綱挽卷

良醫不出力真隱要逃名宿草今如此春風宛若生一
囊三世藥兩子萬籟金平昔憂多病懷賢倍有情

送成判官

釋菜成鄉約從君此例新歡游渾幾日離索又殘春栢
愛求詩切臨行狂駕頻幾年人事絕送子為情親

盧李士按察江東

不廢藹羨賤狂言試一聽品題停月旦言動律東銘飲

少得真樂吟多損性靈青燈四書外澹泊養遐齡

郭判官按察檄右

謝病三公掾分司五嶺南桂山天下秀憲府百然叅夜泊防風浪畏征避瘴嵐遙知慈母念先汝過湘潭

揚子忠總管福州

燕趙多豪傑揚侯氣自奇風流猶廿宵開奕亦天資專俎論交地江山送別時閩中有佳政聊用慰相思

登保府市閣

十載鷄泉隱今朝市閣晴民謠混諸國里號帶軍營瀛海依依見竟山隱隱橫懷仙與思古獨立若為情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冠帽金源舊門闈戚里祭鶴悲人世短銅泣露盤輕往事驚波去新墳宿草生為啼原上樹霜月有餘清

劉仲文挽章并序

仲文名郁祈州蒲陰人少從事毫府軍謝病歸杜門不出以春秋左氏學為業所居里名黃臺因為號後任京師為將仕郎年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子允為太常奉禮郎

送成從事

楚塞十年役黃臺一室春從軍有何樂學道不知貧生子為名士居鄉稱善人死生無所恨今古一丘塵

張祭院分司臨安

易水河梁夢回頭已十春相逢驚我老送別向君頻求贈攀前例將詩認故人故山松菊在歸去未全貧

花春早晚潮候月盈虧糾按先從此陰陽恐失宜

餘杭古佳麗御史重分司甘旨足為養江山能助詩梅

傷尊宋秘監索賦

南國有奇竹天然成酒尊來因交趾使價重祕書門含著中誰似堅貞節尚存盤盂古人意觀象可忘言

寄子東太守

一夕西山客十年往事非黃塵驚我老青眼似君稀別浦秋容靜離草色微教勸重寄謝後會不應違

示張源

堂高餘慶在道重齋傳洗眼名家後驚心大學年白頭負風鑿青佩見時賢明日鹿門隱須君拜我前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并序

至元二十七年冬與處士張君祭院張君提舉郭君都事張君欲教授趙君所工匠提舉孫謙繼至祭院曰是家古世官也將甲氏四世矣今其翁正議公階是為宣慰使歷事四朝登秩二品有子若孫皆佩金紫開歲七十尚躍馬不衰惟爵與齒實一鄉之望凡所與游礼宜往慶在吾輩慶宜有詩於是約各為詩一首言韻古律不拘既成俾諸孫捧觴歌以獻壽公宜每篇為盡一觴不辭十二月二十九日樵菴序

為仁存世職得壽見陰功家產千金庫官銜二品隆子孫皆貴顯飲啖尚豪雄五福誰全備吾鄉有此公

嘉雨從親王鎮懷孟

茲游真可樂兔苑更紛榆孝悌燕南選文章郝氏徒早年多急難晚節足歡娛寄語賢兒姪詩書是遠圖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七

四〇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春陰

濛濛春雲暖更輕 一身酒力若雲生 無人也笑樂所使 未醉先休氣始平時 雨霽初或有 燦微風著物不聞聲 人生日用本無事 閑倚西窗候晚晴

秋日有感

自恐規模日蹙然 每便孤坐靜無邊 仰觀俯察無多地 往古來今共此天 或知或愚能幾里 一鳴一止又千年 南山正在悠然處 目送孤鴻子絕絃

多病

多病年來放盡慵 一龕堅定避深冬 欲忘言處欲先醉 不得意時山故濃 只許國人知我陋 見邵子無名公序 無妨高論笑吾庸 見司馬公庸書序 西巖近有靈芝種 為謝白雲著意封

日午

日午雲輕草色蘇 出門杖屨自徐徐 乾坤俯仰窺難見 花柳青紅畫不如 靜處規模惟厭小 動時文理却嫌疎 眼前光景無窮態 注盡濂溪太極圖

偶成

一語未能分付時 雜言方信到真知 道參天地用何小 心有羲皇生豈遲 後世直須要揚子 百年即我是鍾期 折花笑對滄浪影 不覺東風就手吹

湖上

湖上幽居事事幽 卧看書卷坐垂鈎 晴窗閑是長年國 暑簾靜為無熱丘 心遠何妨在人境 室虛元自有天游

家人大笑詢生理 報我西風咫尺秋

十月朔展省後登古城有感

手線西風失弊衣 高城煙樹掛斜暉 徘徊飛鳥不忍去 蕩漾滄波如欲歸 幾為霸來驚露往 每因物是見人非 詩書未辦鄉鄰化 道德初心恐易違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并序

伯英名邦傑 世為縣之貴族 遺山元公為作

墓銘 稱其游太學 所與交皆天下名士 氣甚

高 見金世已亂 天下事無可為 思得肆志方

外 以耗壯心 而老歲月 遂為黃冠師 以終葬

宅之 大清宮側 時年五十一 因兒時嘗見

先君子錄其家世文行之美 以示鄉人 今過

其居感而賦詩

政教才氣 敬希夷冠 披翻然亦未宜 誰辨胡寅論鴻客

見讀史管見 只除披老識安期 見安期生詩 可憐喬木

空秋色 惟有青山似舊時 欲傳先賢問遺事 故園猿鶴

不勝悲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并序

古金大定間人嘗舉進士 不第遂歸獨居一

室 置琴書其側 不妻與人交 縣令佐公服 候

門 亦以避辭 謝遣之 有田數十畝 食其所獲

如菽 熱惟食菽 鄉人好事者 欲以米易之 不

聽 曰是天所食者 不可易也 監察御史按行

郡 邑聞其行止 之不報 其為人 蓋亦近於聖

學之 所謂指史家之所謂獨行者 歟 先父每

舉以律鄉人之貪鄙者 故鄉人至今能道之

古死無後其丘隴已為蕪牧區今過其居亦
莽焉荆棘中矣不覺感歎夫發潛德而紀先
賢實後生之責也顧力未能焉姑題詩以紀

先父之訓云

名姓初聞自過庭山田力食老窮經鄉閭月旦歸公論
耆宿風流尚典刑感事重吟覽釋集懷賢誰禁聘君亭
還家游子悲千種念舊思親淚最青

登雄州城樓

古戍寒雲接渺茫故鄉遊子動悲涼江山自古有佳客
煙雨為誰留太行野色分將愁外綠物華呈出夜來霜
海門何處秋聲急極目滄波空夕陽

夢先隴

望望東阡見松桂孤雲為我且踟躕十年一夢等閑過
四海此身何慮無千丈春暉空寸草萬山明月只啼烏
舊家三徑今誰主羨殺河汾有弊廬

宿玉泉村先父嘗欲卜隱於此

怪見清暉逼晚襟太行眉宇未消沉徘徊終日不忍去
寂寞高盟如可尋欲向孤雲問蹤跡只應老樹記登臨
棲遲零落如今此淚盡章翁刻印心

外家西園李花

無邊晴雪映柴扉夢裏繁華又一非人與丘山屬零落
天教草樹記芳菲每因寒節來相訪重為餘香不忍歸
里社他年有成約結菴終擬號春暉

入山

草露蛛絲曉日明亂蟲秋意有先聲在盤未轉坡陀盡
蒼翠忽從懷抱生一徑峯回失南北兩山雲近異陰晴

天公若會登臨意可信傷心畫得成

晚眺

巖岫濃淡似吾詩雲點青山學讀絲老樹遺臺秋最早
斜陽流水鳥偏遲無人能解此時意如我曾來前古誰
本為登臨解陶寫豈知搖落更堪悲

山中月夕

滿懷幽思自蕭蕭沉對空山夜正造四壁晴秋霜著色
一天明月水生潮歌傳巖谷聲暮宕酒泛星河影動搖
醉裏似聞猿鶴語百年人境有今宵

惡鳥

山中夜夜聞惡鳥惡鳥聲中以訴渠氣運變遷皆以類
陰陽對待不相無形聲如此誰憐我天地初生已有子
能辨春風長白日願將花柳付提壺

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樓

獨倚危欄數鬚毛一簾輕燕晚涼高雲移山影亂初定
兩帶風聲來漸豪物外此天才一暮人間何事不秋毫
遠遊未盡平生興幾欲狂歌續楚騷

曉出西塘

塘水隨人緩步行長湍激石故輕清太行纓秀霜先淨
全趙規模天鑿成偶為登臨發悲詠忽從毛髮散秋聲
殷勤莫盡尊中酒留到青山佳處傾

良辰

莫道閑愁負此身鶯花逐日是良辰乾坤奇稟元關我
土木衣冠亦象人大德宣容輕綠怨小疵休發更求醇
此中空洞渾無物萬紫千紅總屬春

南樓

登臨秋思動鄉關
展盡晴波落照閒
嘆老自非緣白髮
愛閑元不為青山
幾經分合世良苦
不管興亡天自閑
初擬憑欄浩歌發
壯懷空與白鷗還

野亭會飲

列坐平分草色勻
四圍天設翠屏新
不可一日無此客
安得四時長是春
野鶴自成難進狀
江鷗不作近前噴
鳥聲似向花枝說
好箇羲皇向上人

曳杖蕭然一幅巾
山夫野老解相親
積身物內誰為我
賦象天中彼亦人
細數平生無此會
不來一醉負今春
舉杯自壽復自笑
萬壑煙霞吾豈貧
行樂人生當及辰
今朝光景為誰新
林陰薄薄微露日
花氣溶溶暖著人
春色十分看欲盡
鳥聲千種聽難真
東風就手吹殘酒
無限青山動翠鱗

淺酌

淺酌微吟意自真
新詩改罷酒微醺
流鶯暗逐春光老
獨鶴潛驚夜色分
共見白駒如晚景
豈知蒼狗是浮雲
無邊風月誰無分
只恐靈臺未屬君

夢鎮州潭園先父舊隱

昨夜分明是鎮州
溪潭先子舊曾游
魂來十里太行碧
夢覺滿庭煙水秋
古淡園林無限意
登臨今昔幾人愁
當年猿鶴應無恙
爭信書郎漫白頭

過鎮州

太行迎馬鬱蒼蒼
兩岸灘聲帶夕陽
霜與秋容增古淡
樹因煙景淡微茫
閑人歲月真無謂
得意江山差自強
曾記城南舊時路
十年回首儘堪傷

井陘淮陰侯廟

飢僅羸馬倦重游
萬將分兵此坐籌
滅項豈知秦尚在
奪齊便覺漢無憂
英彭一體誰遺類
絳灌諸孫自刻侯
愛殺鹿泉泉水下
水亂山百折只東流
許身良大笑君癡
快快難勝已自危
知數相推難免死
才名如此豈無疑
兩年藩鎮真猶假
十載君臣喜又悲
最恨當時蕭相國
直教三族到全夷

讀漢高帝紀

禮樂經秦掃地空
遺民洗服續王風
規模自製挾書律
舉錯惟推約法功
魯國兩生心獨遠
新城三老義誰同
只知才到蕭曹盡
可信高皇是沛公

易臺

望中孤鳥入消沉
雲帶離愁結暮陰
萬國河山有燕趙
百年風氣尚蓬金
物華暗與秋光老
杯酒不隨人意深
無限霜松動叢壑
天教搖落助清吟

秋夕大風有感

坤輿聞說若行舟
乘此真堪萬里游
大塊氣豪知寡和
黃紬坐穩覺無求
窻間小草根自賀
雲外高松聲亦愁
明日西山想清瘦
天教老眼看晴秋

盆池

自慚眼孔一盆多
奈此無邊風月何
莫道潭非九雲夢
不妨能著百東坡
軒旌在手天隨轉
虛靜如心景自過
誰弄扁舟詫吳越
為言吾老怯風波

水燈

南湖新綠破春容
一炬才分萬炬同
共說金膏能有景
豈知除火解生紅
魚龍不樂三更後
星漢仙槎一色中
喚起東坡看清曉
向來碧海又青銅

方鏡

當年玉斧落何方
陰魄誰教擬犬陽
翻起坤輿看鼉背
借來心鏡發天藏
衣冠嚴肅知無愧
肝膽輪囷覺有芒
四海風塵競白日
託身分我鑑中涼

西窗

洛水秦山夢寐前
風流陳郢兩壺僊
中峯太華五千仞
皇極一元十萬年
窮役閑來歸舊隱
迷藏畫出稱高眠
人問此意今誰會
卧看西窗生暮煙

有懷

飄飄遺世覺身輕
尚友千年粟若生
瑞日祥雲程伯子
冰壺秋月李延平
浮壘滄海人事換
晴雪太行眉宇清
倚杖歸來北窓下
一樽濁酒為誰傾

記夢併序

至元戊寅十一月二十四日夢十餘老翁衣冠甚偉以章疏薦予童中署予為金文山人而見稱之語甚多既覺惟記松柏歲寒桑榆晚景之句而每句之下又各忘其六字遂以詩記之

夢中說夢已成癡
更擬從翁問所疑
松柏歲寒應有謂
桑榆晚景欲何為
名書丹闕非吾望
家在金文不自知
果有僊山隔壁土
先生亦欲住仇池

捲簾

捲簾雲樹散微明
淡似幽人百慮輕
真宰雕鏤亦良苦
洪爐消鑠似無情
空巖月出人境失
灑露秋巖山氣生
欲寫天機誰領會
西風吹作棹歌聲

偶作

為貪風月重登臨
感慨幽懷不易禁
靜裏形神若與我
眼中興廢古猶今
區區此世真何物
落落平生只寸心
閒道江湖好煙水
飛鴻滅沒遺音

高亭

高亭雲錦繞清流
便是吾家太乙舟
山影酒搖千疊翠
雨聲窗納一天秋
襟懷灑落境長勝
雲影空明天共游
笑向白鷗問塵世
幾人曾信有滄洲

拔歌

未須鵬翼賦垂雲
老眼水壺亦自新
碧落銀河見高舉
紅塵白日屬何人
衆衆生閑秋風客
擾擾空悲地上臣
左挽浮丘一杯酒
吾言夸矣不須嗔

自適

久矣黃塵絕往還
惟餘風月到柴關
清霜烈日從渠畏
野鶴孤雲覺自閑
天上銀河連碧落
人間秋色對南山
高吟大醉堯夫老
只有豪誇不易刪

老岸

老岸陰陰雲樹清
紫門寂寂綠苔生
空明萬象隨月出
水墨四山因雨成
千古心期破茅屋
百年人事短燈檠
道人不是悲秋客
聽盡踈蛩夜夜聲

世上

世上悠悠儘自爭
眼中隱隱放教平
飛蠅觸鼻人爭怒
落葉臨頭我漫驚
既有陽秋暗消長
何須青白太分明
蒺藜原上青霜重
辛苦十年跣足行

幾葉

幾葉踈桐萬斛秋
四山清露一窻幽
人能知足隨初樂
心若忘機百慮休
事物閑來如有悟
囊箱空慣已無羞

千金此方不一試雲山注目秋風前

乙亥十月往平定奔外舅郭判官喪早發上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煙全趙平如掌失脚山城猶夢想土門一縷漢時天
萬古行人為誰仰指似勅敵談笑中為狀羸僕忍寒強
當年鼓角如可聞急著清吟和林響遠山宛欲來相迎
近山留人此相嚮或從井底忽登天倚仗已能先想像
平生愛山真惡識今日果為山所網昨朝莫翠擁脩眉
最恨高樓負清賞壯懷鬱鬱悶欲絕安得凌風恣吾往
天教石頂放一頭駭若驂騑脫羈鞅山靈努力出奇候
只恐先生駕虛狂萬壑霜松動悲嘯極目雲煙理蒼蒼
北門形勝護中原辦與英雄增技癢太行攢絕半九州
留在平原幾壘缺何人為我起六丁差我盡墮天宇朗
千年再挽神禹功恍若鴻流開四象

范寬雪山

老寬曾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頂秦川名山古壯哉
况復玉立千尺孤安得暮光滿東壁試看龍燭崑崙壑
赤壁頌洞天為爐一丘一壑真吾廬眼中人物誰水壺

荆南送橘

江淮草木少生意今日佳果來何奇枯田一溉自此見
入手即有甘棠詩眼中風露瀟湘交渺我幽林十樹思
只恐江聲撼吾枕相看坐對寒更遲

食筍

夢迴齒頰風滿鬚幽姿不許霜松高南來蒼玉不盈束
已覺欲與翻雲濤詩家曾次自宜此尚嫌煙火須烹魚
想像南風吹萬竹撐龍正恐稱窈窕石筍養魚心自苦

仰羨鸞鶴雲間巢眼中歲早土不膏長鑿後慮山無毛
退食歸來北窓夢山巔朱鳳聲嗷嗷

送寇長鄉同知岳州

聞君得官岳樓去我夢已落江湖濱天下先憂付公等
江山之樂當平分荆湖一城百戰得存撫安得人人君
岳陽父老宜相賀君是荊州舊幕賓荊州治稱第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四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古詩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都門氣習豪翩翩此君尊俎今宛然春色今年遲半月
留待忽忽過寒節臨流雅唱尋舊盟青眼青天對今夕
橫橋綺服麗人天蒼苔坐我羲皇前花枝華髮兩如許
天意時情一杯舉安石起舞元龍歌蒼生我竟如渠何

飲仲誠柳瓢

君家飄落無所容江湖誰辦平生買海南佳氣又鬱塞
灑灑似喜今相逢前年對酒面發紅今年對酒氣如虹
江山萬古騷人國跬步便與華胥通河間古儒病我拘
聞我一飲喜氣濃平生得意南湖張此意頗與河間同
太古窪尊老無底一朝傾倒何由供醉鄉千年有此客
鳥歌蝶舞春濛濛醉翁之意不在酒死如琴意非絲桐
太和風景無醜酌洛陽樓閣高玲瓏冷然倦馭一杯水
眼中渺渺無極翁西家伯倫替且聾東家醉死王無功
酒中醒境渠未識水壺秋月崑崙峰舉杯喚月來月中
人間白日浮雲空五嶺山高雲幾重朱崖滅沒南飛鴻
玄鶴翩翩渺渺何許襟飄飄訪眉山翁河間謂趙君玉甫
湖謂仲實冷然仙馭一盃水見潘延之初茂毅憶濂溪
詩洛陽樓閣用亮夫空中樓閣事

熙明殿古墨 宋度宗

江南賜姓功臣季吾州寔生墨工爾江南蕭盡兵山松
吾州老樹搖晴空君王弄墨熙明殿不覺江頭度白鴈
劫火猶解愛庭珪吹送山家易水西松風含哀生碩滴
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誰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鴟溪練

早晚扁舟道吳越為君揮灑天門雪

元章論書帖

書家豪猛見出變寥寥鐘鼎今幾塵古人骨次無滯迹
意外蕭散餘天真愛書愛畫即欲死任絕俗絕無此人
與職功名皆一戲渠言夸矣君勿聞

霸陵園

霸陵平生有詩境黃閣何物為清風鄭五自知非相才
獼猴枉畫凌煙中作傭莫作詩家傭百為淡苦誰汝供
古人星露尚有戒况是風雪來無窮襄江明日蒲萄暖
斜風細雨船頭轉門前暮雪吾不知坐上春風人未遠
友人送枳木九

心骨未試黃昏湯無食何用求攢柳書生但苦湯餅睡
巴椒慘慘無鼠腸舊聞易水僊翁術綠荷包飯圓枳木
南州故人持送我但欠黃雲數千斛笑撫青囊時一鼓
健啖何由酬此腹

送徐生還鄂併序

江夏徐生東湖故家庚申北渡客燕趙十七
年而宋亡其子姪書來迎之而還蓋前人所
謂黃鶴歸來疑城郭之猶是浮雲一去惜人
代之俱非者也諸公賦詩以道其行命容城
劉某序而倡云

燕山送客歸南州興來每恨無扁舟君歸為我謝江漢
思君不見令人愁千里風煙想瀟灑一代英雄成古丘
當年才氣鸚鵡洲拊掌笑殺黃鶴樓黃鶴歸來哀江頭
江山依舊人悠悠浮雲萬古恣變滅眼中樓櫓何時休
紫陽傳人歌遠遊飛蚊起滅三千秋為君揮手崑崙頭

紫陽謂晦翁飛蚊起滅見遠遊集註

明河秋夕圖

明河澹澹縱復橫行雲悠悠度疎星
風媒不來烏夜驚瓊枝玉佩遲所託
畫中隱隱聞機聲秋來秋去今猶古
此恨不隨天宇青霓崙西頭風浪平
辦我一舟蓮葉輕浩歌中流擊明月
九原喚起嚴君平人間此水何時清

趙生水墨虎

南山鬱鬱煙霧濛北山落日薄幽叢
先生眼花臂猶健聞虎有真心
愈雄聲絃寄目黃蘆東人言此是高堂中
仰天大笑出門去時危慘淡來愁風

美人

美人娟娟秋水隔煙霧深沉蒙玉質
目逐晴波去不歸遙山只有行雲碧
碧雲日暮心悠悠前一夜梅花開
平生自信心如鐵一寸相思一寸灰

子詩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翦製香奩絕巧持以求
靜筆墨君天下奇陵川僊人為賦之遺山野史誇慧女
萬古春風蝴蝶辭宜知此巧復絕代夜月靜拂天孫絲
夢雲絲雨有形外郢斤庖刃無心時蔡公凜凜褒鄂姿
諸郎畫戟清香詩香奩秀發亦餘事詩人飢眼省見稀
敲門青燈爛紅碧布衾驚走惡睡兒破屋猶疑翠簾怒
短榻誰憐紫鳳移東家健婦把鋤犁西家處女負薪歸
哀哀正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

金太子允恭墨竹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又不瀉
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真龍墨竹以來凡馬空

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瑤光樓前月如練
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
興陵為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文采不隨焦土盡
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圖藉有蕭相一代英雄惟蔡公
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
哀歌對此吟雙蓬秋聲蕭蕭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
黑龍江見金史鐵齒刺義宗死於汗亡張蔡公以金寶
錫歸遺山嘗就公贈錄此軸亦公得于沐之中秘者公
之子仲仁持以求予詩故終篇及之

阿寅百辟

南湖風鑿不多可詩中驚見阿寅名朝來抱來聚星亭
神涵秋色帶古聲都山張氏世有賢斷崖近得唐碑銘
乃翁寂寞老窮經阿敬健筆敵中勅循還無問豈終晦
開物有期頂一鳴老夫自任河汾教先與虛席待此生

蠡吾王翁畫像作序

蠡吾王翁世為農家多蓄粟金源貞祐初宣
宗南渡河朔大饑翁于是發之全活者甚眾
時鄉憂在所皆自樹募義者咸欲推翁為首
翁不許擊家避地扶溝餘二十年而汴亡天
下蕭然蕩為丘墟翁家獨無恙而歸子孫讀
書不求祿仕三世皆以壽終殆不偶然也翁
之曾孫天輔求子叙翁之行義於其畫像謂
庶其能聞之名士大夫而有以發潛德之幽
光也

北門翠屏雷破山畢通頭白五馬遷乾坤運會到血肉
有欲脫之誰飛僊河朔諸州尤可憐有饑以來無此年

鄉閭嗷嗷翁哺之翁困有底心無邊諸豪推倡彼亦義
亂世性命翁能全教子讀書不求官歸來素髮家山前
天理不隨陵谷變坐看老樹生蒼煙只今圖畫對翁像
回首兵塵一慨然誰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羨西山泉

張元帥寶刀

上不產金人氣雄真人握鐵開鴻濛不知此刀何所得
風雲餘烈來霜鋒將軍聲名今蔡公酒酣過我歌彤弓
持刀對翁兩哥絕眼中已覺南海空木波江聲浩無窮
朝暮夕淬天有工回鵬健兒觀天巧前身鐵精非凡庸
紫煙焰焰天為紅鑲紋秀發青芙蓉寶環搖落初開封
四座如著清水中天山積雪聚銜銜寒色直欲朱崖通
摩挲神物三大息此行善保千年功

山行見馬耳峯

近山豪士少羈檢酒澆不下曾崔嵬遠山靜女亦閑雅
尚限少有傷春懷亂山米聚爭拱揖武卒侍婢皆几村
天知老眼不受塵路轉忽覩雙峯開雙峯何年聳雙耳
叱之不動煩風雷今朝向我效神駿翠色欲逐神鞭來
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駕此觀蓬萊只恐日暮三山上
黃塵回首令人哀

雪浪石

邵家水陸說影像一物自可涵無垠滄浪儼人歌感應
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胸中如此幾破磊須得銀河噴
潮萬唾華天不噴武夷赫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
竹石也愛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盃冥漢玄都門
小瑞好事如先臣坐令平地石生根渠家鬼戲解亡國
作詩一笑君應聞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十年監官窮到骨一簿武邑如登天巧宦紛紛日九遷
白髮青衫獨可憐昨朝讀君車民篇善察物情亦已賢
南郡飢民想更苦以君賑濟非偶然驛傳星馳乃爾急
何服載酒揚雄玄芽容問稼當有語野夫憂國願豐年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滄江紺寒風露涼安得置我濂溪堂音塵縹緲芙蓉裝
百年得此南湖張舉杯人勝景亦勝有連以來無此香
蓮香隨酒來詩腸得句驚起幽禽翔幽禽隨人作帶態
意欲和我風雲狂人間一味清到骨兩足暫付吾滄浪
蝶蜂螺贏鄉且去醉眼大華雲間客

明遠堂賞蓮醉賦

畫堂香遠凝清秋宛如坐我南湖舟主人愛客情亦重
謂我無語花應羞荷香繞筆詩自健滿紙已覺清江流
平生老氣回萬牛為君傾倒元龍樓舉杯喚起謝安石
我醉不省蒼生憂

玉簪

春色醉人人未醒誰憐月露秋零丁昭陽日影巧相避
寸心未減寒冷只應得我一顧足為君小醉秋風亭
蓮兄君子菊弟疎何地處君君意肯玉簪玉簪誰與替
蒼苔踈雨秋欲深

緝熙殿硯宋理宗

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二年如電抹
此硯曾經秋夜春寂寞經筵勸講臣詩酒宮中樂事新
文章只教中天月萬卷何曾筆有神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筆底金鞍有蕭英誰云不情降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
畫本相看應自賞十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
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雪翠軒觀大寧火

吾家雪翠天下白銀河無風月無色天關不閉寒崢嶸
箕尾晶英凍欲折帝遣六丁下取將勅賜銘軒換金碧
初如紫電蟠青雲飛下人間作堅壁漸如扶桑六龍出
萬綾丹霞吹海立何人辦作女媧氏補天重煉蒼蒼石
賜能兼陰今可知祝融若并玄冥國正教蕪穢洗欲空
誰爲千年棟梁惜殺機如火出至微熾熾寧知有今夕
軒中高卧劉更生頽借餘光照方冊方冊有道出黃裳
今古煌煌天與極火耕明日千萬斛酒瓮已聞春兩滴
不妨一飲盡郡山醉暈春生早天赤

南溪行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貪大孫攜書小攜酒
青義爲席樹爲菴以書教孫仍自讀隔溪遙聽聲誦誦
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軀餘小
面狹於鬚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決出故十率八九語
早歲精勤傳世業口誦大素手弄苔以藝發身寧又屈
安車微起詔使監入爲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駘
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夢關涉覺境
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人自署南溪街
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汝擇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
方寸若有神明鑿活人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
青囊秘封不再展塵跡從此乃一爰讀書力田兩交進
困有所收心有涵開此樂園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

我今已成齊變魯汝等當爲青出藍東北一舍容城翁
今年卧病家山巖其室雖邇人甚遠汝糧自裹簪汝轡
雪中欵段來扣門僕僮汗流扶酒甌作尊有物隨上座
厥包雜進鴨與鷄飲刺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
先生靜默如土鐘扣之愈大聲愈韻今朝音吐瀉河漢
老人者誰開其絨斥之令去不復語興亡萬古手與談
空鈎意鈎不在棋澹然相對如揮麈老人思家不可留
二兒扶歸杖几參臘醅開時魚河贈相約載酒遊溪潭
煙霞觀雲巢松

白鴈行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
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
萬里江湖想滿澤佇看春水鴈來還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香天雲拍水滿借西風扶不起斷雲分兩入江村
回首龍沙幾千里滄菴老筆搖江聲駭駭阿唐慘澹清
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五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言

觀雷溪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五回三江瀉天怒合為一水東南
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未補青天裂誰
鑿渾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雀鬼兩山倒
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壑
轉奔石意像騁騰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
仍徘徊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雲今
日乃得曾中雷穿石誰能窮窈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
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鄴元筆頭天下水石
頭之奇猶見推乃知茲游亦奇絕快弄素霓噴瓊瑰東
崖一片石坐拂千年苔為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
為搗靈鼓催赤鱗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
一扣湍聲哀

游郎山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
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煙變化神已迷危關
度雲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章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
終日仰羨木杪幽禽啼但見雨色來雲物颺以凄忽然
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跡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
靄長劍倚天立皎潔瑩鵝鴉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
有神物提詩家舊品畫少同畫圖省見巫山低誰令九
華名獨與八柱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
騫騰誰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煙草
寒萋萋若非鄭亭書生此鄉國物色誰省曾分題

元注水經說郎山形勢最真今溪即有鄭亭其先出所
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著幽人棲頗
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鷄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
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游有成約徑欲共把白雲
犁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蓉日觀倒
捲青玻瓈風煙回首莫瀟灑南游準擬相招攜

掛書牛角圖

長安江都搏手空台司光祿誰雌雄大事既去乃爾耳
渠頭不斫將安容暗鳴千年楚重瞳將軍視之猶楚公
掛書牛角亦偶爾史臣比擬良未向青青澤中蒲秀色
自凌空可憐徐包徒學術皆凡庸君不見羣兒驅羊竟
何功晉陽桃李亦秋風緜山圖畫有如此何如長作多
牛翁

浙江潮圖

山人懶絕夢亦然鼎知萬牛不可邊誰信畫工筆頭有
神力扁舟一夜江聲寒覺來千里雪漫漫中有數點青
蛾閑人間天門壯觀已如此豈知大塊喘息四海如鼻
端海中港人冰雪顏吸風御氣非人寰試問濤頭何當
還為我寄聲三神山我欲乘興游其間

清江曲

清江芙蓉玉可憐岸花汀草自年年來鴻去燕不相識
曉露無聲香暗泣江樓縹緲如花人望之見之不可親
無恨晴雲錦樹新愁眉只向遙山鑿遠山一千里長在
愁眉底鏡裏繁華過眼空遙山鑄向青銅中逸山逸復
遙美集霜早凋明日愁眉為誰掃月白江清天未曉

先天漆硯詩

予近得漆規二劉丈茂之所惠者髮墜水而

先天八卦周焉予遂名以別之且賦詩以答

茂之云

揚雄久寂寞載酒誰相過今夕是何夕燭花吐焰浮煙
籬天開氣機動起舞獨婆娑晨光滿壁佳氣集客來怪
我衰顏醜袖中隱隱天根雷欲出不出神所訶硯漆未
為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寰海波茫茫兩儀
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志游戲
觀物供研磨平生犀韋編退筆如山阿成都墨池自尚
玄劉歆鬻說空作魔今朝得此天所戲令人一歎三摩
挈扶搖子安樂窩老氣鬱鬱却日戈鞭霆裂月未消歇
百年光景空蹉跎冥漠神交恍猶在松風入墨如吟哦
東南澤國尾閭瀉西北仰看青山多青山天齊石可磨
安得六丁為我隳嵯峨我欲萬牛老筆迴江河先生興
來不奈何為君醉草太古滄浪歌

示孫諾

龍山古壯哉鬱鬱盤煙嵐一讀元子詩冷然玉泉甘江
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到應懷慚雷家驤翁虎眈眈劉
氏性理窮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籃輿誰與供奇探崑
山出美玉楚國多樞楠孫郎復貴種良璞須深涵勾萌
慎培養雲霄看巖巖野夫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歸休
堪傳經訪道可無愧為我早辦龍山菴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六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言律詩

除夕

百歲三分一初心謾慨然空囊難避節青鏡不藏年靜
閑無窮世開觀已定天覆端思後日四鼓未成眠

曉上易臺

遺臺連廢壘落日展遙空海嶽天東北燕遼廿古今每
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

登武陽

朝游樊子館晚上武陽城潮接滄溟近山從礪石生斷
虹雲淡白返照雨疎明且莫悲吟發樵歌已怡情

鄉郡南樓懷古

南北世更迭江山人重輕澶淵出師詔顯德受降城遺
恨幾時盡寸心千載生區區芟花詠擬計欲何成

蒲城道中

學館三年夢西山此日行人生兩屐足世累一蓑輕別
湖水流合斷林煙補平誰能分半壑相與結巖耕

夏夜

院靜復夜靜幽人出慮輕是非容勿辨憂寵莫多驚萬
樹鳥飛月千家犬吠聲夢回無一事惟有紙窓明

重游源泉

人世自人世儵然物外身滄浪來照影白帽恐生塵題
壁雲封石巒花鳥護春今年風景別開卷覺詩陳

張氏別墅

惡木推不去好山招未來豈無平曠地常有妙高臺芳
草趁陰坐雜花隨意開東南村落近試與問新醅

書堂夜夜三首

少小抱孤苦飄零重此行迂疎從我好憂戚賴天成風
志存無幾鷲懷觸又生寸心同弱草歲晚怯霜清
淹留已半載去住意何深月色一千里愁人方寸心秋
聲助搖落生理嘆浮沉松桂清霜滿哀歌動故林
丈室不自掃寸心徒爾豪世途仍險阻風物故蕭騷
月霜洗淨明河天放高空庭一片石獨坐首頓搔

生日

四十舉兒子明珠掌上稀圭璋蒙養正朱蜜病防微春
露有時降孤雲何處飛悲歡共今夕餘涕不勝揮

虞帝廟二首

淫祀偏區宇空山餘帝宮皇靈有天在像設與人同身
世千年後塵埃百感中清泉分一酌毛骨潤南風
四顧蒼何際威靈儼若臨山川尚淳朴天地自高深風
鳥千年歎蕭韶三月音玄功久無復徒抱致君心

奇村道中

此日西塘路乘開作勝游深深柳成巷脉脉稻分溝白
石長含雨黃花不受秋移居新有意試就野人謀

城南

山人懶到骨一出動經秋欲赴城南約如夢海外游岸
容收潦盡村色帶煙留禾黍歲將晚農家猶未休

有客

有客談稼穡對人增感傷自言二頃業不博半年糧宿
麥得春早晚田經早霜無功一杯粥俯首汗如漿

早行

曙色警初動物情無久開薄凌護頽岸落月淡空山殘

夢失逆旅少休期守關尋常午窻雨擁被聽珊珊

白菊

僂草尚孤潔東籬芳未芳精神渾是露氣勢已無霜夜
月藏不得晚風吹又香天教陶靖節素疑與交光

水亭夏日

孤亭耿獨坐一碧澄凝秋氛雜市聲遠空明垂影留傷
時仍磊磊對鏡即休休幾欲解維去乾坤無釣舟

野興二首

乘興開筵眺歸來書掩泉靜中見春意動處識天機大
節始終論全才今古稀平生有舊約常恐寸心違
莽莽榛蕪路虫魚肉民乾坤幾逐鹿今古一傷麟眼
底人間世習中物外春江山滿花柳無負百年身

秋空

病骨秋偏早單衣露亦寒微雲生水際曠色起林端地
迥月輝下樓高山易殘輕風吹欲舉醉袖拂曾戀

雜詩七首

竟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封採
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寐驅黃犢巖居一老農
聞昔盤狐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
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諱說戰爭初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岳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
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

關嶺通山後風謠探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羊用

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糧西風如有約乘興即吾鄉
何事招提好山深焉可驅松篁低映帽竹澗細通厨霜

粟千封力雲屏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鹿起規模

巖房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
山資寇盜田畝化荆榛領取天倫重無君愁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行豚
奔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團茅菴如畫可惜是逃亡

早發濡上

寒出防優逸詩情非浩然煙濃山失色雲重雪連天
戶僂游上水鷄老境前別家志再宿桑海問何年

偶書

擾擾推遷裏誰知不偶然要從人力外推見事機先
青天公眼低昂造物權俗情譏惡喜倚伏有他年

宿田家

偶到田家宿歡迎如遇仙杯盤陳戶側妻子拜燈前
白眼誰靜炎涼情易偏豈知人世外還有野夫憐

半世

半世恒棲託孤生備險艱寡言非蘊蓄偏性類清閑
計朝霞上交情暮雨間柴門本無客幽僻况長關

重渡淞沈

遙臨淞水岸回望土門關秋色巉巖上川形拱抱間
分疆人自隘設險地誰慳欲問前朝渡江鷗故意閑

恒山樓

萬嶺尊恒嶽遺臺枕後潭仰高歎對坐哭險負奇探影
落滄溟北雲開斗柄南山靈僻野客今夕費煙嵐

登鎮州陽和門

百尺市門起重過為暫停毫分秋物色未聚趙襟形
北望雲開岳東行氣犯星憑攔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分光陰太盛無力掩滄浪大塊俱微黑高天失舊青興
從愁外發秋向露邊瘦點數山河影依稀見草亭

文章

文章費餘力齒頰愧初心璞有連城璧精非百鍊金
靜中天地我閑裏去來今鳥散煙蕪盡長歌激蒼陰

一身

一身能換骨毛髮散冲融氣變精醇後人生感化中
朝陽方杲杲春意正濛濛百載唐虞德方成比屋功

周邵

百年周與邵積學欲何期徑路寬平處襟懷灑落時
風流無盡藏光景有餘師幸負靈臺境圖書重一披

上塚

過家來上塚顏影念孤蹤春露歡迎失寒泉感激濃
千金一毛駭十夢九音容不惜從黃壤多慙未了胃

送東海相士

青鏡雲千變紅顏酒一卮忘言三日雅觀化百年期
烈火誰當放神游亦自奇海山如見問聊舉送君詩

寄答祖丈

先友從游地雍容几杖尊秋風太古觀春日樂郊園
妙理欲自得高情誰與論別離空六載期待負知言

贈谷徐生

三年不窺牖城府有山深於道無少得多君肯見臨
一杯上池飲千古水仙音爲子終宵話相期勞寸心

憶金坡道院

平昔多游覽茲游不易忘溝涂春脉脉松石晚蒼蒼
若有客愛山谷無家名草堂金坡從此號聊著永相望

過唐水望堯山

神化大無外名山能幾峯威顏渾咫尺天日尚雍容浦
阪堪飢死重華有舊蹤三謨讀未老於此卜巢松

哭張之傑

義許同生死奪君何遽然無人共清夜有淚葬黃泉苦
疾求子禱遺孤託我憐傷心墓頭字旌孝看他年

宋道人八十詩卷

往事枕中記新編柱下言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春
露露濛濛際秋陽想像存初逢疑夢寐垂淚拜桓温

哀郭勸農

才命不相偶如君良可嗟半生在人下一死更天涯三
歲同君里前年過我家相望已塵跡零落舊煙霞

寒夜

肝膽了無寐襟懷誰與同更長頭可白燭暗火逾紅硯
滴冰生癭星流氣吐虹林鴉先我起鳴噪竟何功

閔黃氏名方

人從大節論士向絕無求獻可有先見老泉多遠憂方
書空物齊者舊蓋山丘矯首候斜日窗中倦鳥投

感沈女

房望吳中范衣冠相國孫風流猶李白種襲已陳雲感
事哀龍種募名重虎背乾坤厭更迭誰與投紛紛

鄉人王母九十

九十青瞳母寒温白髮孫桑田閱滄海冠帽記金源案
上春風橋階前雲色管移家就隣舍種杞易陽村

哀徐生

去歲登高句霜風秋幾多東籬成惡識西郭動悲歌天
道澆梁在吾文奈尔何洗君紅樹下風葉尚吟哦

眼醫詩卷

火景元中暗月光徒外明每當天抹漆未使目無睛暗
自何年有明從底叔生若知當苦我心事在嚙精

諸母節孝詩卷

寂寞吾鄉國才難婦愈賢題評慚我後旌表聽人生艱
苦初心盡安榮老境偏幽潛天有待留看百來年

寄彥通

吾子今應健山人老已癡迷藏高著眼興廢大觀甚感
遇渾非昔忘懷若有思絃歌吾舊隱寂寞暮春時

願齋張先生挽卷與先奉直府君同在金太李

老舊晨星盡公亡益可嗟先人曾共學稚子與鼓通家
白日明心素青山點鬢華封龍餘爽氣誰與酌煙霞

山中憶故人

故人南郡去消息久無聞瑤草止堪種白雲誰共分屋
梁驚落月鵬翼賦垂雲歲暮一尊酒高歌如見君

何太夫人壽一首

近親猶致故結友合升堂薄俗隨遷變浮風墮渺茫吾
人當復古此日得梅鴈高詠靈椿向燕山暮色蒼

送尹宰

百里衡山縣千年陸宰名隣封今見此鄉校可無評祖
豆欲成趣絃歌漸有聲涑陽吾舊隱聞去亦關情

夢採松脂及甘菊

樓邊負松菊夢寐得甘馨隱說喜同臭流膏味獨青人
誰借二徑天欲制頽齡毛骨清猶在枕邊霜露零

鸚鵡

風雨房櫳暗猶疑隴樹昏無愁緣得食有夢想高翻巧
語誰自脫深憐未是恩人情多好異渠豈不能言

過奉先

閨遼承宋統此志亦推哉置縣名猶在因山勢已摧百
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悲風海上來

種杞

法出千金要畦容一席分灌田身已健採實夢先勤白
棘憑誰辦靈厖祇自聞知音九節杖惟有華山雲

移甘菊

移晚戒前歲植根先此秋親嘗枝履遍嚴課僕重憂小
藥終年計新萸一飽謀區區嘆沙棘陸子謾多愁

採野苴

糞壤自肥臍兩苗絕世紛紛然絳香更美甘出苦難分宜
酪法新得輕身方又聞野人聊自享未敢獻吾君

食瓜白

採食陂塘利分甘野老心杯盤收浩渺蘋藻避清深命
婢即能識招隣亦見臨吾鄉希此味咀嚼有吳音

秋日

山人父不出今朝天氣清秋光濃可掬草色翠相迎
欄疊暮山碧敲門新笋生歸來重回首佳處未忘情

張監院過

有客敲門父山人與鶴歸論文翻草本換酒當蓑衣暫

會遠成別和歡且莫違明朝誦佳句此望漫依依

酒令

觴至欲何語令嚴當謹聞茅容惟問稼李白只論文且
喜無多客毋辭過半醺故人知此老舉白解浮君

觀藥爐自戲二首

無病不服藥康節語也此懷清更嘉歐陽或有道韓子
豈無瑕羸疾嗟子父名方信彼誇回頭謝鶴天何日是

仙家退之服硫黃一疾訖不在樂天詩也亦茲共游也
不惡誰能忍飢啖仙藥已將壽大付天公彼債辛苦吾

差樂東坡序歐陽子語也

地隨服仙草黃精失採花徵求遍親友炊爨聲焦車爨

敗從人笑偶成容我誇側聞僮僕語辛若是仙家

秋夜

秋枕寂無寐沉思坐不禁靜中天地我開裏去來令磊
磊平生事休休今夜心何方有邊成雲外急清砧

送友生

無人慰幽獨之子罷登臨野鶴籠中態翔鴻天外音吾
儒關世運晚節見初心有問山間事白雲今更深

名醫張國綱挽卷

良醫不出戶其隱要逃名宿草今如此春風宛若生一
囊二世藥兩子萬籟金平昔憂多病懷賢倍有情

送成判官

釋菜成鄉約從君此例新歡游渾茂日離索又殘春相
愛求詩切臨行狂駕頻幾年人事絕送子為情親

盧李士按察江東

不廢鞠養賤狂言試一聽品題停月旦言動律東銘飲

少得真樂吟多損性靈青燈四書外澹泊養遐齡

郭判官按察廣右

謝病三公掾分司五嶺南桂山天下秀憲府百僚參夜泊防風浪晨征避瘴嵐遙知慈母念先汝過湘潭

楊子忠總管福州

燕趙多豪傑揚侯氣自奇風流猶出冑開奕亦天資尊俎論交地江山送別時閩中有佳政聊用慰相思

登保府市閣

十載鷄泉隱今朝市閣晴民謠混諸國里號帶軍營瀛海依依見堯山隱隱橫懷仙與思古獨立若為情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冠帽金源舊門閨戚里榮鶴悲人世短銅泣露盤輕往事驚波去新墳宿草生烏啼原上樹霜月有餘清

劉仲文挽章并序

仲文名郁祈州蒲陰人少從事臺府軍謝病歸杜門不出以春秋左氏學為業所居里名黃臺因為號後仕京師為將仕郎年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子允為太常奉禮郎

楚塞十年役黃臺一室春從軍有何樂學道不知貧生子為名士居翁稱善人死生無所恨令古一丘塵

送成從事

易水河梁夢回頭已十春相逢驚我老送別向君頻求贈攀前例特詩認故人故山松菊在歸去未全貧

張察院分司臨安

餘杭古佳麗御史重分司甘旨足為養江山能助詩梅花春早晚潮候月盈虧糾按先從此陰陽恐失宜

撈尊宋秘監索賦

南國有奇竹天然成酒尊來因交趾使價重祕書門含蓄中誰似堅貞節尚存盤盂古人意觀象可忘言

寄子東太守

一夕西山客十年往事非黃塵驚我老青眼似君稀別浦秋容靜離亭草色微殷勤重寄謝後會不應違

示張源

堂高餘慶在道重齋傳洗眼名家後驚心大學年白頭負風監青佩見時賢明日鹿門隱頌君拜我前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并序

至元二十七年冬與廵士張君察院張君提舉郭君都事張君飲教授趙君所工匠提舉孫謙繼至察院曰是家古世官也將甲氏四

世矣今其翁正議公階是為宣慰使歷事四朝登秩二品有子若孫皆佩金紫開歲七十尚躍馬不表惟爵與齒實一鄉之望凡所與游禮宜往慶在吾輩慶宜有詩於是約各為詩一首言韻古律不拘既成俾諸孫捧觴歌

以獻壽公宜每篇為盡一觴不辭十二月二十九日樵菴序

為仁存世職得壽見陰功家產千金厚官街二品隆子孫皆貴顯飲啖尚豪雄五福誰全備吾鄉有此公

嘉禾從親王鎮懷孟

茲游真可樂兔苑更扮揄孝悌無南選文章郝氏徒早年多急難晚節足歡娛寄語賢兒姪詩書是遠圖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七

四〇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春陰

澹澹春雲暖更輕 一身酒力若雲生 無人也笑樂所使 未醉先休氣始平 時雨霑枯或有弊 微風著物不聞聲 人生日用本無事 閑倚西窗候晚晴

秋日有感

自恐規模日蹙然 每便孤坐靜無邊 仰觀俯察無多地 往古來今共此天 或知或愚能幾里 一鳴一止又千年 南山正在悠然處 目送孤鴻手絕絃

多病

多病年來放盡慵 一龕堅定避深冬 欲忘言處飲先醉 不得意時山故濃 只許國人知我陋 見仰子無名公岸 無妨高論笑吾庸 見司馬公庸書序 西巖近有靈芝種 為謝白雲著意封

日午

日午雲輕草色蘇 出門杖屨自徐徐 乾坤俯仰窺難見 花柳青紅畫不如 靜觀規模惟厭小 動時文理却嫌疎 眼前光景無窮態 注盡濂溪太極圖

偶成

一語未能分付時 雜言方信到真知 道參天地用何小 心有羲皇生豈遲 後世直須要揚子 百年即我是鍾期 折花笑對滄浪影 不覺東風就手吹

湖上

湖上幽居事事幽 卧看書卷坐垂鉤 晴窗閑是長年國 暑簾靜為無熱丘 心遠何妨在人境 室虛元自有天游

家人大笑詢生理 報我西風咫尺秋

十月朔展省後登古城有感

手線西風失弊衣 高城煙樹掛斜暉 徘徊飛鳥不忍去 蕩漾滄波如欲歸 幾為霜來驚雪往 每因物是見人非 詩書未辦鄉鄰化 道德初心恐易違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并序

伯英名邦傑 世為縣之貴 技遠山元公為作 墓銘稱其游太學 所與交皆天下名士 氣甚

高見金世已亂 天下事無可為 思得肆志方 外以耗壯心 而老歲月 遂為黃冠師 以終葬

老之太清宮 側時年五十一 因兒時嘗見 先君子錄其家世文行之美 以示鄉人 今過

其居感而賦詩

政教才氣 敵希夷 冠帽翻然 亦未宜 誰辦胡寅論 鴻客

見讀史管見 只除坡老識安期 見安期生詩 可憐喬木

空秋色 惟有青山似舊時 欲傳先賢問遺事 故園猿鶴

不勝悲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并序

古金大定間人嘗舉進士 不第遂歸獨居一

室置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 縣令佐公服候

門亦以避解謝遣之 有田數十畝 食其所獲

如菽 熟惟食菽 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 不

聽曰 是天所食者不可易也 監察御史按行

郡邑聞其行止之不報 其為人蓋亦近於聖

學之所謂狷史家之所謂獨行者 觀先父每

舉以律鄉人之貪鄙者 故鄉人至今能道之

古死無後其丘隴已為蕪牧區今過其居亦
莽焉荆棘中矣不覺感歎夫發潛德而紀先
賢實後生之責也顧力未能焉姑題詩以紀

先父之訓云

名姓初聞自過庭山田力食老窮經鄉閭月旦歸公論
耆宿風流尚典刑感事重吟覽釋集懷賢誦禁聘君亭
還家游子悲千種念舊思親淚最青

登雄州城樓

古戍寒雲接渺茫故鄉遊子動悲涼江山自古有佳客
煙雨為誰留太行野色分將愁外綠物華呈出夜來霜
海門何處秋聲急極目滄波空夕陽

夢先隴

望望東阡見松桂孤雲為我且踟躕十年一夢等閑過
四海此身何慮無千丈春暉空寸草萬山明月只啼烏
舊家三徑今誰主羨殺河汾有弊廬

宿玉泉村先父嘗欲卜隱於此

怪見清暉逼晚襟太行眉宇未消沉徘徊終日不忍去
寂寞高盟如可尋欲向孤雲問蹤跡只應老樹記登臨
棲遑零落如今此淚盡盡刻印心

外家西園李花

無邊晴雪映柴扉夢裏繁華又一非人與立山屬處落
天教草樹記芳菲每因寒節來相訪重為餘香不忍歸
里社他年有成約結菴終擬號春暉

入山

草露蛛絲曉日明亂蟲秋意有先聲屈盤未轉坡陀盡
蒼翠忽從懷抱生一徑峯回失南北兩山雲近異陰晴

天公若會登臨意可信傷心畫得成

晚眺

巖姿濃淡似吾詩雲點青山學縹緲老樹遺臺秋最早
斜陽流水鳥偏遲無人能解此時意如我曾來前古誰
本為登臨解陶寫豈知搖落更堪悲

山中月夕

滿懷幽思自蕭蕭沉對空山夜正造四壁晴秋霜著色
一天明月水生潮歌傳巖谷聲豪宕酒泛星河影動搖
醉裏似聞猿鶴語百年人境有今宵

惡鳥

山中夜夜聞惡鳥惡鳥聲中以訴渠氣運變遷皆以類
陰陽對待不相無形聲如此誰憐我天地初生已有子
能辨春風長白日願將花柳付提壺

五月二十二日登城樓

獨倚危欄數續毛一簾輕燕晚涼高雲移山影亂初定
兩帶風聲來漸衰物外此天才一暮人間何事不秋毫
遠遊未盡平生興幾欲狂歌續楚騷

曉出西塘

塘水隨人緩步行長湍漱石故輕清太行樓秀霜洗淨
全趙規模天鑿成偶為登臨發悲詠忽從毛髮散秋聲
殷勤莫盡尊中酒留到青山佳處傾

良辰

莫道閑愁負此身鶯花逐日是良辰乾坤奇瘼元關我
土木衣冠亦象人大德宣容輕綠怨小疵休廢更求醇
此中空洞渾無物萬紫千紅總屬春

南樓

登臨秋思動鄉關
展盡晴波落照閒
嘆老自非綠白髮
安閑元不為青山
幾經分合世良苦
不管興亡天自開
初擬憑欄浩歌發
壯懷空與白鷗還

野卉會飲三百

列坐平分草色勻
四圍天設翠屏新
不可一日無此客
安得四時長是春
野鶴自成難進狀
江鷗不作近前嗔
鳥聲似向花枝說
好箇羲皇向上人
曳杖蕭然一幅巾
山中夫野老解相親
橫身物內誰為我
賦象天中彼亦人
細數平生無此會
不來一醉負今春
舉杯自壽復自笑
萬壑煙霞吾豈貧
行樂人生當及辰
今朝光景為誰新
林陰薄薄微露日
花氣溶溶暖著人
春色十分看欲盡
鳥聲千種聽難真
東風就手吹殘酒
無限青山動翠鱗

淺酌

淺酌微吟意自真
新詩改罷酒微醺
流鶯暗逐春光老
獨鶴潛驚夜色分
分共見白駒如晚景
豈知蒼狗是浮雲
無邊風月誰無分
只恐靈臺未屬君

夢鎮州潭園先父舊隱

昨夜分明是鎮州
溪潭先子舊曾游
魂來十里太行碧
夢覺滿庭煙水秋
古淡園林無限意
登臨今昔幾人愁
當年猿鶴應無恙
爭信書郎漫白頭

過鎮州

太行迎馬鬱蒼蒼
兩岸灘聲帶夕陽
霜與秋容增古淡
樹因煙景淡微茫
閑人歲月真無謂
得意江山差自強
曾記城南舊時路
十年回首儘堪傷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飢僮羸馬倦重游
萬將分兵此坐籌
滅項豈知秦尚在
奪齊便覺漢無憂
英彭一體誰遺類
絳灌諸孫自刻侯
愛殺鹿泉泉水亂
山百折只東流
許身良犬笑君癡
快快難勝已自危
知數相推難免死
才名如此豈無疑
兩年藩鎮真猶假
十載君臣喜又悲
最恨當時肅相國
直教三族到全夷

讀漢高帝紀

禮樂經秦掃地空
遺民洗眼續王風
規模自能挾書律
舉錯惟推約法功
營國兩生心獨遠
新城三老義誰同
只知才到蕭曹盡
可信高皇是沛公

易臺

望中孤鳥入消沉
雲帶離愁結暮陰
萬國河山有燕趙
百年風氣尚遼金
物華暗與秋光老
杯酒不隨人意深
無限霜松動叢整
天教搖落助清吟

秋夕大風有感

坤輿聞說若行舟
乘此真堪萬里游
大塊氣象知寒和
黃紬坐穩覺無求
窺聞小草根自賀
雲外高松聲亦愁
明日西山想清瘦
天教老眼看晴秋

盆池

自慚眼孔一盆多
奈此無邊風月何
莫道潭非九雲夢
不妨能著百東坡
鉢旋在手天隨轉
虛靜如心景自過
誰弄扁舟詫異越
為言吾老快風波

水燈

南湖新綠破春容
一炬才分萬炬同
兵說金甯能有景
豈知除火解生紅
魚龍水樂三更後
星漢仙槎一色中
喚起東坡看清曉
向來碧海又青銅

方鏡

當年玉斧落何方
陰魄誰教擬大陽
翻起坤輿看鱗背
借來心鏡發天藏
衣冠嚴肅知無愧
肝膽輪囷覺有芒
四海風塵競白日
託身分我鑑中涼

西窗

洛水秦山夢寐前
風流陳郢兩壺樓
中峯太華五千仞
皇極一元十萬年
躬役閑來歸舊隱
迷藏蓋出稱高眠
人聞此意今誰會
卧看西窗生暮煙

有懷

飄飄遺世覺身輕
尚友十年粟若生
瑞日祥雲程伯子
冰壺秋月李延平
浮塵滄海人事換
晴雪太行眉宇清
倚杖歸來北窓下
一樽濁酒為誰傾

記夢併序

至元戊寅十一月二十四日
夢十餘老翁衣冠甚偉
以章疏薦于童中署予為金文山人
而見稱之語甚多既覺惟記松柏歲寒桑榆晚景之句而每句之下又各忘其六字遂以詩記之

夢中說夢

已成癡更擬從翁問
所疑松柏歲寒應有謂
桑榆晚景欲何為
名書丹闕非吾望
家在金文不自知
果有倦山陽
塵土先生亦欲住仇池

捲簾

捲簾雲樹散微明
淡似幽人百慮輕
真宰雕鏤亦良苦
洪爐消鑠似無情
空巖月出人境失
灑露秋巖山氣生
欲寫天機誰領會
西風吹作裊歌聲

偶作

為倉風月重登臨
感慨幽懷不易禁
靜裏形神君與我
眼中興廢古猶今
區區此世真何物
落落平生只寸心
聞道江湖好煙水
飛鴻滅沒遺音

高亭
高亭雲錦繞清流
便是吾家太乙舟
山影酒搖千疊翠
兩聲窈納一天秋
襟懷灑落境長勝
雲影空明天共游
笑向白鷗問塵世
幾人曾信有滄洲

放歌
未須鵬翼賦垂雲
老眼水壺亦自新
碧落銀河見高舉
紅塵白日屬何人
繫繫生閱秋風客
擾擾空悲地上臣
左掇浮立一杯酒
吾言夸矣不須嗔

自適
久矣黃塵絕往還
惟餘風月到柴關
清霜烈日從渠畏
野鶴孤雲覺自閑
天上銀河連碧落
人間秋色對南山
高吟大醉堯夫老
只有豪誇不易刪

老岸
老岸陰陰雲樹清
紫門寂寂綠苔生
空明萬象隨月出
水墨四山因雨成
千古心期破茅屋
百年人事短燈檠
道人不是悲秋客
聽盡踈蛩夜夜聲

世上
世上悠悠儘自爭
眼中隱隱放教平
飛蠅觸鼻人爭怒
落葉臨頭我漫驚
既有陽秋暗消長
何須青白太分明
蒺藜原上青霜重
辛苦十年跣足行

幾葉
幾葉踈桐萬斛秋
四山清露一窻幽
人能知足隨起樂
心若忘機百慮休
事物闕來如有悟
囊箱空慣已無羞

醉中曾聽家人語老子年來不解愁

萬古

萬古遺編未寂寥一窻風露晚蕭蕭有時陶公羲黃上何物元龍湖海豪鼯鼠千鈞宜自惜蟾蜍寸鐵亦徒勞年來點檢人間事問舍求田計最高

老大

老大情懷隨處樂幽閑氣味逐時添平生長物不入室一日百錢輒下簾題品雲山寧有諱收羅風月不妨廉客來恐說閑興廢茶罷呼棋信手拈

山石

山石那容玉獨堅人生磨滅殆天憐畫蛇最戒足無用書馬常憂尾不全誰見虎鬚真可捋自慚鷄肋豈勝拳誤人每笑妻師德不領春生未唾前

人生

人生底用費閑思物理通來盡我師凍雀猶能樂生刳秋花元不厭開時齊姜必娶終無偶秦越未生寧之醫若道求安須待足百年何日可伸眉

夏日即事

迂疎爭笑近清狂多病筋骸可預防久之園蔬因種藥不留葱紙為抄方閑從鳥雀分晴晝靜與蛩螢共晚涼莫道幽人好標置北窻自古有羲黃

冬日

砂瓶豆粥土床煙中有幽人意漫然元晦居山豈懷土仲尼微服即知天閑中作計飽為上書外論交睡最賢小子應門當拜客病夫便靜乞相憐

午愈

終歲柴荆掩寂寥物情多忌恐難逃家君關白惟求省應物寒温亦憚勞陳瑾只知吹餅大元龍新歡卧床高午窓葉影風成陣病擁絢衾氣尚豪

馬酒

法家拘馬豈無傳力盡皮囊味始全曾次沃焦常八九眼中駮批少三千百杯誰有神駒氣一幕何分勒勒天彼酪猶能奴命若南風到此更凄然

平昔

平昔襟期鏡裏看而今涉世願高年自憐不唾青城地共笑仍憂把國天履影無傷猶不忍吹竇難誤亦當然人間萬事思空遍依舊西窓理斷編

冬日

迂疎懶散百無能半似田翁半似僧製藥就團煨芋火檢方聊趁剝麻燈自知蒙棄今無復共道癡顛舊不曾開倚南窻貪覓蟲敲門人怪不時應

次人韻

樂天方識淡中甜安土無妨著處黏道在市朝皆可隱機忘鷗鳥亦無嫌窻虛不礙山雲度樹老慣經秋氣嚴世上閑愁軍總許而今青鏡滿霜輝

中秋

天借無雲兩借清月邊涼露滴無聲只知老子興不淺誰信太虛白亦生四海誰當共人影寸心直擬配高明二句夢中得乾坤元有水壺在回首紅塵意未平

人情

人情雲雨九疑山世路風濤八節灘共說長安如日近豈知蜀道比天難浮航莫笑腹舟漫坎井終當繫木觀

會取登高有良法此身何地不平寬温公曰登高有法徐行則不困脚踏實地則不危

次韻答張夢符侍郎

癯然一榻卧成痕多病人踈自古云執別二年猶念我開緘千里若逢君家聲舊仰遼東鶴才望今稱冀北群每憶琴尊前日雅幾回搔首賦停雲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八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言律詩

有客

門前有客通名姓一别十年記憶無鬢髮俱驚各衰白行藏已涉幾榮枯忘呼滿酌辭船軟聊用親嘗補飯甕深感故來兼义候送歸雖病不須扶

雨夜

夢覺呼童問幾更未嘗先作不平鳴山深六月有秋意夜靜蒲城惟雨聲四海虛名此身愧百年浮世寸心驚誰教蒼溜如愁思欲斷還連直到明

現前

萬事除無取現前此身隨處可周旋居南懷北豈安土已夏願春非樂天誰謂包涵心有外我知彌滿道無偏洞觀今古平平在曠盡區區智與權

上塚

鄉隣見戲說兒童日日相邀社酒紅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里胥驗帖徵游戶縣長聞名謁下風欲向溪南訪喬木不禁煙雨正空濛

桃花菊

東籬元不是天台誰挽春風到酒杯丹藥有靈能換種黃花從此不須開已經晚節霜纒識不是寒香蝶亦猜老眼淵明不今古幾回春去復秋來

夏日幽居二首

隱几青山意獨長回看人世易炎涼栽培得力江陵橘薄惡傷心陸氏莊莫就一時論絳灌要從千載到羲黃人間何處菟裘好擬問希夷買睡鄉

閉門終歲澹無求雲雨人情亦可憂斗酒難酬滿車望
杯羹直結殺身讎平生幾緡設多苦一日百錢姑少休
山鳥不鳴林影靜卧看蛛網罟蜂蟻

夏日飲山亭

借住郊園舊有緣綠陰清晝靜中便空釣意釣魚亦樂
高枕卧游山自前露引松香來酒盞雨催花氣潤吟箋
人來每問農桑事攷證床頭種樹篇

午睡

開中何事不清妍烏戀花陰伴晝眠窗外雨晴山有暈
柳邊風息樹無絃面前多放寬平地方寸嚴臨咫尺天
萬古羲皇有餘意不妨分我百來年

新晴

小雨新晴草色蘇家園生理未全疎埋盆欲學魚千里
試地先栽芋一區時與老農談稼穡不因閑客罷琴書
乾坤妙趣無人會卧看墻陰雀哺雛

醉梨

白雪春香洗未殘玄霜誰遣凍成團漆封圓顆盤增滑
蜜和濃漿齒避寒綠蟻從今忘病渴金花無地著餘酸
快人風味依然在莫作尋常軟熟看

送人官浙西

江海十年幾戰酣劫灰飛盡到耕蠶亂離文物想猶在
凋弊微科恐未堪眼底興亡即今古胸中形勝欠東南
因君漸有扁舟興行待清風洗瘴嵐

九日客至

有人車馬訪柴桑怪見寒花滿意黃莫對青山談世事
試將華髮照滄浪淵明不與白蓮社程子猶憐綠野堂

他日燕南話著舊此回風味亦難忘

贈趙丈八十詩

趙文字澤氏金義宗初年應律科中天下第
一授商州知法尋除左部檢法遷新息令此
渡客順天中統初權為左三部司正致仕景
州判官為人樂易寡默嘗與先人同應真定
宣撫司辟召故予以父執事之今年八十餘
里人好事者榮其壽諸公為賦詩而求于儒焉
律學專門自可疑更從報施論心期于弋留在三章法
松菊歸來兩鬢絲再拜通家惟此老百年涉世亦吾師
平生辦作者英序慚愧骨中壽域碑

九月晦日過鎮州宿趙徵士黃極道菴

慘酷森說禍世親翁張無復見真浮藏來龜六終留殺
調中狙三已自塵符藥真能度衰俗漁樵却恐有幽人
摩挲石刻皆名筆庭下寒花不似春

寄張之傑

便擬庭闈捧檄過直須隨俗苦揚波一瓢有樂誰云細
三金無歡亦謾多戰國遠風餘管樂南朝清議尚王何
見人時樣知吾拙獨誦滄浪太古歌

黃精地黃合釀名以地僊酒

僊家名品對差我誰信幽人用物多酒面白雲招我在
杯中華髮奈君何西山秀氣斲欲盡易水寒聲釀亦和
未望天行望千歲舉觴當和紫陽歌雲則天行

席上分賦二杯

隴鳥回頭意若何剝腸欲我蠶紅螺微茫山色詩痕在

灑瀟難聲飲興多聖歎已分糟與蟹醉來惟見酒成波
千年醒殺江魚腹應恨生身向汨羅右碑

青田無地避餘香雲中招飲留仙草物外尋真得醉鄉
試向峨眉問啼鳥人間紅雨幾斜陽後置紀劉光祿進

仙草峯亦出晴不收希夷去後遂無傳能與時事高擲手
善酌人情累撥頭之句古概

張氏西園

水府生煙晚更蒼翠陰含雨暗生涼人間豈有赤松子
天上應無綠野堂一日平原驚客散千年郭隗又臺荒
誰教老樹夕陽在留與憑欄遺興長

示彩織

相思疑話百年情燈火直須幾徹明繼志未論班氏史
隆師何用鄭公名人門忠孝寧無責學術淵源先有盟
欲寄君詩仍感泣野夫能有幾門生

除夕

莫道春風室罄懸試看孤影伴顏然浮雲往事空千變
清鏡明朝又一年頭上無繩繫白日臂中有石補青天
幾時能了西山約六角黃牛二頃田

秋郊

行過青林徑欲還誰家茅屋在林間雲初湧出半合雨
風漸吹開微露山卅味嘗來知懶貴物華老盡覺秋開
天教勝境為詩敵未許幽人穩閉關

薔薇酒

顏色醱醱茉莉香琉璃到手會須嘗一盃滄海泡成幻

萬古花菴醉有鄉涼冷併收天水碧輕醇猶帶女真黃
錦囊盡貯春風在別是儂家不老方勝食家有 翻舊法

送董巨濟尋親

花繞東鄰竹馬鞭春隨西舍板輿有白雲尚在樓邊地
彩服俄驚喜懼年想與定知生處樂兒孫多向老來憐
阿翁別後還家夢比擬思親恐未偏

賈氏溪堂

澄灣春波遠更宜丘山華屋總成非來今往古年華在
厚地高天人力微世上紅塵無此客杯中明月有清暉
熱南盛事君須記曾為東湖盡醉歸

望易京

亂山西下鬱蒼還我燕南避世謠天作高秋何索寞
雲生故壘自飄蕭誰教神器歸羣盜只見金人泣本朝
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未全消

七月九日往雄州

秋聲浩蕩動晴雲感慨悲歌氣尚存灑落規摹餘顯德
承平文物記金源生存華屋今焦土忠孝遺風自一門
白髮相逢幾人在蒼煙喬木易黃昏

水門菴

池煙林影澹無姿物外高寒兩石磯雲水流行寧有跡
乾坤俯仰自相依波涵晴景動猶靜鳥戀幽人去復歸
回首塵緣吾未了靈風且莫故吹衣

答或者以所註孫子見示二首

學術兵農豈盡無規模如此亦區區權書不允增多口
霸論誰教混一途親手申韓如果有許身管樂未全誣
千秋萬古中庸在留與橫渠作後圖邵公武讀書志有

橫渠少年註尉錄子一卷

誰遣歐陽筆有神微詞端不赦亮臣樵夫見笑寧無愧
童子羞稱亦可人但得躬耕全性命猶勝偏霸在風塵
藟莠一語宜深聽樓上元龍且莫嘆

溪光亭看雨

萬山齊擁白煙來木杪先聲失怒雷海岳奔崩換毛骨
乾坤收斂入胚胎龍公所經有如此塵世一清何壯哉
坐看神功空束手夕陽華髮對蒼苔

避暑玉溪山

風露撩人儘力清也應知我到禪高秋聲滿谷有生靈
山蒼帶煙成遠形皎月欲升天失色白雲初出樹留青
他年若訪經行處合有先生避暑亭

飲江漢白

高亭飲興動江山為捲灘聲入坐間樽翹真能釀滄海
魚龍直恐盡神姦襄流謾說葡萄暖僂國曾分玉液醞
聞道兵塵埋楚甸一杯誰與洗愁顏

鄉先生漢韓大傳壘墓

章句區區老益堅百年軀死已無傳四詩今併毛公廢
三策聊存董相賢祀典曾聞鄉社在荒墳重為里人憐
絃歌燕趙今誰見高詠周南獨慨然

玉柱雙清香

二氣元從太極分浮雲起滅見來真白虹貫日豪華散
砥柱中流意象新方寸有靈涵大塊頭顱無物隔蒼旻
藍田萬里煙生玉禾辨晴愁半穗春心無別辨無開舌

對菊

迂踈不辦一身謀鬢髮空添四海憂畫本流民今復見

詩家逃屋為誰留黃茅安得千間夏白布空歌萬里裘
政有南風曲中意可能獨醉菊花秋

西湖

水竇深藏十畝煙賣書直欲買魚船數椽破屋已自足
四海虛名良可憐醉後不知清露下興來擬共白鷗眠
濂溪謾有當年志老去而今只愛蓮

玉乳峯

亂山如擁欲爭先惟許孤峯入馬鞭舊見劍光曾犯斗
誰教箭苦亦通天只應絕頂千年石中有齊州九點煙
安得凌風乘此去東游滄海看桑田

積雨

萬象何為入杳冥懸知物外自高明前年憂旱有今歲
半月閉門如一生捧日謾勞中夜夢補天誰識寸心誠
陰雲政使高千丈坐受魚頭恐未平

溪光亭小憩

琴涼隨水到溪亭十里綠陰懸鳥聲自惜筋骸恒世故
豈知風露已秋清白雲似與山爭秀落日放教川盡平
六月農家猶赤地登臨舒嘯若為情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感事還悲負米身此生無復九齡親千戈誰共知年喜
天地獨全愛日真只疑商顏亦秦土豈期唐水尚堯民
曾中壽域平生在不開卷題詩覺有神

秋夜

已喜山深稱野情每愁無物慰諸生書貪日課不時睡
誰為誦聲長早鳴病後端居信張詠靜中未發有延平
誰知今日絕絃意却恐人間知此聲

憫旱

農父看雲淚亦乾，靈湫誰信飲生煙。萬金良藥汗猶出，一寸丹心天可旋。未便無食思蠶土，不禁憂國願豐年。為占河漢中宵起，獨對殘燈理斷編。

過徐橋

老岸石欄曙色分，只疑身是入山雲。十年往事不回顛，百里清泉如可聞。人世誰教有長路，坤靈終亦化塵氛。興亡更遣陂塘在，幾欲悲歌酒未醺。

宿龍宮

擬欲題詩贈白雲，且傾濁酒洗塵氛。閒將談笑論當世，却喜稱呼是隱君。天柱舊曾分戶帖，神林今又有移文。夜深長袂悲歌罷，此曲山靈恐未聞。

過東安趙宋先塋

五季風煙慘畫羅，渠兒有志亦雄哉。累朝權策皆虛器，千古黃袍又厲階。文物漢唐今已盡，史編南北更堪哀。荒墳一品知何處，猶遣石麟草半埋。

秋夜

坐困沉思強起行，虛庭涼露下無聲。為爾寂寂人莫笑，不肯碌碌君何成。萬古興亡天亦老，百年身世夜難明。情知不為學仙去，也欲蓬瀛寄此生。

洪元宮明日歸到天城

樹邊平野接晴霞，脚底清江走白沙。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塵世倩山遮。自慚爛賞無多暇，更有行窩第二家。煙雨兩陂皆古木，興來便作上天槎。

哭王之才編脩

草草離觴記去年，誰知此別是終天。傳雖成癖今安用，

史未為榮應自憐，四坐高談宛猶在。一經白髮竟無傳，交朋日與來書少。不過西州亦茫然。

張仲賢宣慰淮東過子山中臨別贈詩庸見定

交之意云

昨夜相逢終夕話，今朝送別百年情。世緣盡付揮心在，官况併隨詩境清。此日救焚猶有望，他年勇退豈無盟。知君苦愛希夷老，莫厭山深不寄聲。

白海青

扶餘玉爪舊曾聞，青鳥猶露海氣昏。掌上風標有如此，眼中神駿更憐君。平蕪未洒頭鷄血，春水誰開獵騎門。過鴈昏鴉莫回首，霜拳高興在空雲。

城樓待雨

雨入江樓勢欲吞，雷轟何止語難聞。未憂彼岸將為壑，只恐吾山盡化雲。風伯為誰能却敵，物華依舊歎如焚。百年人事今如此，猛拍欄干怨夕曛。

憶謁山寺

石田霜落晚蕭蕭，一徑禪高亦自高。九萬里風安稅駕，三千世界等秋毫。山哀似苦天相罩，秋老不禁詩太豪。西望雙龍有高隱，結菴終擬近林臯。

唐張忠孝山亭故臺

斷碑藩鎮記當時，杯酒談兵少救之。山色何曾聞今昔，人才初不限華夷。水波風起心猶壯，木杪秋生鬢已知。莫更候雲臺上望，武陽未泰亦離離。

武陽故臺

仁義徒令此古存，轍環初不救紛紛。天公欲為秦漢計，野色更無燕趙分。滿眼兵塵餘故壘，一聲樵唱入秋雲。

擬乘礪石觀滄海易水東流去不聞

次韻答范陽郭生

默坐誰窺樂境深無絃初不用知音曲肱睡起亦何事
弄月歸來徒自吟多愧寄書勤訪道未嫌傾蓋即論心
西山百里平如案欲認東州煙雨侵

登武遂北城

神州英氣鬱高寒臂斷爭教不再連千古傷心有開運
幾人臨死問幽燕平生卧榻今如此百萬私錢亦可憐
咫尺白溝已南北區區銅馬為誰堅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九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言律詩

定興文廟拈杏復花其尹求詩蘇君妹織
手澤天教擅藥存窮鄉枯朽亦需恩敢將吾道論榮悴
且喜甘棠見子孫但使儒林有根柢會看寒谷變春溫
題詩當作諸公唱百里東州又故園

嘗相士詩卷

形聲感物即天成善惡因心有相生人事百年隨反覆
天容一日幾陰晴僕夫茗椀何妨共厮役王門未可輕
不向訾家洲上醉曾中風鑿恐難平

寄彥通

青碧白飯思依然燈火山亭暮雨前不意相思渾百里
直教一別動經年久甘分席樵夫下敢望過門長者先
自是煙霞愛招客可無佳句助清妍

癸酉大兩次人韻

黑風吹海入天飄誰信銀河直下朝渾沌只疑還太古
規模應欲復唐堯衣冠半夜方孤坐塵瀾千年共一漂
且喜開簾見白日不瀆龍畝問秋苗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見寄

出門紛擾互相侵常使幽人懶病深前月借書來水北
去年採藥到城陰黃精已倩徐生斲蒼木新教石老尋
只有煙霞肯賒借無人曾送買山金

次韻答王之才見寄

瀟瀟霜筆打窗踈耿耿寒燈伴獨居鄉議謾評康節僻
後賢方識子雲書詩成已破三絨戒臂穩因思九折初
明日相望在何處青山佳處即吾廬

付阿山誦

十畝荒田不自耕半空樓觀幾時成人因遇困方言命
我為求奇反喪名此去要知燈是火向來空指鴈為羹
新詩銘在山童口百過高歌告乃兄

水北道館

會從氣朗看春朝始信蘭亭水石造物外壺公能避世
山中樂父不知堯波問明月隨吾取松上白雲如見招
曉策重來有成約無妨談易對漁樵

與客會飲野亭

遙岑一碧淡相依野態行雲意共遲多病留侯寧復憶
長身諸葛但如癡相思千里尊酒盡求嘯一聲山鳥悲
風袖翩翩此何處青林西北雨來時

長坐

共笑龕中坐已癡環堂燈火誦聲遲人才興替世所係
瓶水溫涼天可知老健每因多病後一寒偏怯欲明時
三年馬隊成何事采菊南山舊有期

野興

得意江山入酒樽乾坤英氣未沉淪莫思世事兼身事
不薄今人愛古人明月清風無盡蕪野花啼鳥一般春
客來惟說煙霞好只恐先生醉後噴

郭太守提舉松江

蔡公聲望動江東應識頭顱外翁陵谷初經新化日
尊離不似舊秋風看雲正要志憂計避瘴無如寡欲功
萬里吳松憑寄語并刀明日試習中

新秋

俗物何嘗擾病懷溝渠孤憤若為開人生如此亦安用

野鶴翩然去不回萬古青天留月在幾聲白鴈送秋來
西城無限峯巒好擬對一峯傾一杯

放歌

莫道人生能幾何金銀宮闕亦無多垂揚流水輕風裏
碧落銀河暮雨過天地此身真逆旅雲山到處是行窩
九原喚起堯夫老我舉一杯君試歌

雙清堂遺址

心遠由來地自偏若分心跡已非賢結廬人境元無害
跨鶴揚州更兩全石頂經龕有隨處山中學館竟何年
馬頭果要為初祖擬問西崑借一壘

反垂柳短吟

偃蹇高松雪漫飛最憐憔悴綠楊枝青絲曾識鶯聲軟
黃葉俄驚馬足遲有分只偷春色早無心要結歲寒知
不應再得東風力更與行人管別離

玉簪

花中冰雪避秋陽月底陰陰鎖暗香玉瘦每憂和露滴
心清惟有絲長且留宛轉團沉水莫遣聯翩入粉囊
只許幽人太相似蒼苔疎雨北窓涼

爆栗

山家愛客夜留連香發驚聞一栗先鑿數誰言無渾沁
弄九今喜得天全香甘合用金甌選冷淡那容玉版揮
回首燕秦幾陵谷眼中繁富竟何年

示有寄

南隣新膾此隣醅莫忘蓮湖舊釣臺根柢自宜留故土
焰中真見有寒灰短長無就相形看消息當從既往推
遙想西城共登眺水光山色亦悠哉

宿鄉僧致公房

倦客歸來借夕眠，偶因相敬識君賢。常勤有酒沽陶令，每愧無衣謝大顛。謂暢墨名聊況應，論周陰助豈誠然。平生親切冠巾語，欲發還休亦可憐。

哭申也

悲來思汝不可置，揮淚問予何所悲。青欲出籃今遽爾，白能受米復誰期。粥杯屢進知君篤，藥裹親嘗豈我欺。從此陳編只獨理，不堪燈火夜涼時。

秋霖

春旱泥倉恐謾傳，誰從積雨得豐年。麻衣有垢供秋鮮，土鏗無文換曉煙。果為松薪禁明月，真教斤鹵變桑田。曾中幾許賄覓在，四海霖霖獨慨然。

贈韓道人

猜學輪翁氣稟真，曾中鵬賦自凌雲。靈砂換骨知何物，道錄降心亦謾云。銅泣露盤經幾見，鶴言華表竟誰聞。風流大父承平事，賴有當年李少君。謂韓道子也

海南鳥

越鳥羣飛朔漠濱，氣機千古見真純。乾干風景今如此，故國園林亦暮春。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墜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

贈司馬道士

仙界清涼亦陸沉，風流儒素渺難尋。白雲自解留佳客，青嶂端能燦壯心。知己未論鵬鳥賦，移人先聽水仙琴。野人近有南來興，乞我菴前十亩陰。謂其弟也

春日游山

川氣迎晴濬作春，泉聲招客浩如神。隨時俯仰有魚鳥，

乘興往來無主賓，碧水白鷗心共往。浮雲蒼狗態誰真，平生經濟程夫子。年少看山意已親，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閒爭肯出山來，明道少作。

會飲北山

相逢相飲莫相違，往事紛紛何足悲。別後幾經滄海變，歸來豈止昔人非。此山變滅終如我，後會登臨知與誰。今古區區等如此，不須辛苦嘆斜暉。

次韻答趙君玉

萬古西山翠不收，一菴全在白雲頭。軒招月澹相對倚，杖聽泉清可收。已喜凌空有高興，豈知臥病阻同游。南湖燈火十年夢，舊好何時得重修。來詩有千萬萬空，春風動安得凌空訪靜修之句，故及之。

登中北城

黃金一夕冷如鎖，劉項蕭然恐未真。世事惡盈應有數，天心撥亂豈無人。陸遷谷變橫流地，却復巢傾死節臣。毛髮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稟猶新。子曾伯祖奉議府君貞祐初死節中北城，而降沒焉。

題贈劉道人詩卷

開卷煙霞著莫人，紫芝瑤草一方禪。法筵古禮存三代，野服遺風見一衰。唐水堯山猶樂國，禹洪張果有仙村。何時葦母東隣去，老婦烹茶自煮門。

暮春山遊

萬山傍繞翠爭新，兩湖平分月有隣。木杪柴關如看畫，松陰苔徑欲疑塵。浮雲柳絮入閒世，流水桃花物外春。杯酒狂歌極浩蕩，野煙晴樹望中勻。

新聲

山家曆日年年有村鳥園花報四時建戌預求尋藥月
逢夜要及種瓜期曾中堯典二三策夢裏幽風第一詩
餘韻千年宛如在晴窗捲卷不勝悲

千戶喬侯挽卷

拱木秋聲尚凜然平生鄉國愧幽燕千家聚落郎山皆
四海空籠勅勒天龍虎風雲空一夢關河形勢記當年
重侯累將應須念創立艱難亦可憐

宿華陽臺

石徑盤盤擁亂霞靈簡雜犬是誰家空山月出人境失
高樹露涼秋氣加蜀道青天休種杞武陵流水謾尋花
太行東北二千里盡借晴嵐染鬢華

欲聞難臺

出門人事厭紛紛春色三分已二分十步離山九回頭
一杯到手百無聞蒼江天地有如此磊落古今何獨君
欲向荒臺問遺跡水明沙浦只行雲

留題山房

靈風縹緲竹花飛怪石參差樹影齊壺裏有天藏日月
杯中無海飲虹蜺松生天古鶴應識路入白雲山盡低
萬里黃塵一回首微茫煙水意悽迷

西山雅會

山色舊無今日濃雅期新得與君同卯懷靈月十年後
樽俎春風一月中靜裏乾坤無彼此眼前花柳各青紅
高情久已忘琴了誰管殘陽送去鴻

次韻閑雨

己酉凶豐不偶然今年千里土生煙夢遊樂國每嫌覺
望見僊雲猶酷憐必竟蛟龍思得雨何勞蟻蝨謾呼天

山人萬慮消磨盡惟有夢裏阻靜便

宿趙山人房有懷

書劬南游氣吐蜺歸來華髮首難低江山應識千年鶴
豪傑空慙半夜雞物外有天藏太古人間何地種丹莢
相思日暮一杯酒望斷碧雲何處棲

有懷

百年身廿付秋毫萬里雲霄有羽毛樓上詩成山欲動
眼中人去氣誰豪雀窺自可兄呼石煇悴直須僕命騷
樽酒論文復何日西風迢遞暮鴻高

樓上

樓觀參差接大荒五雲分我白雲鄉卧之地上太行小
來自帝傍春夢長灑露明河氣蕭瑟黃塵落日煙蒼茫
清風簾外問何容玄鶴飛鳴天一方

白溝

寶符藏山自可攻兒孫誰是出羣雄幽燕不照中天月
豐沛空歌海內風越晉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
白溝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平

何太夫人生日

夜夜東隣有香火高門因得百年心蟠桃結實世誰見
隆棟駭人根自深經卷病餘猶早起絲車老去亦親臨
久知吾友閑居意惟願慈顏事不侵

次韻劉尚書 尊號禮成

萬姓瞻天仰泰階老人星見五雲開混同直擬千年論
積累元從百世來含哺豈能逃帝力有根無不待春雷
舉頭日近長安遠葵藿傾心即壽杯

貧士

貧士出門多掣肘聞君幾次譟徘徊不思學館三年舊
肯為山翁百里來又倚通家喜賓主新却不飲羅尊壽
殷勤莫厭通宵話聽說天明即欲迴

故人見訪山中

客子畏人常簡出病來庭戶益荒蕪多時客闕通書問
遠路遙慙送藥須掃地預占燈檠喜敲門遙認草亭孤
故人知我無供給故著看山慰野夫

冰陽李文九十壽

九十餘年何限事向人惟指鬢毛霜偶因飲酒驚遲醉
不信看書託健志還拜噴扶綠敬客近游多步為居鄉
自慚穢子顛狂在世故艱難未備嘗

登高有感

踈煙晴曉散輕寒秋色滿林霜氣閉今古消沉幾白日
乾坤灑落一青山半生心苦頭先老兩姊墳荒淚未還
瞬息西風解千里憑高聊為送餘潯

送人官吳中

天徹藩籬要混通古來佳麗數吳中送君如對秋風起
恨我不隨江水東五瘴可防鄉土異孤雲須念母心同
畫圖留取風煙看莫趁并刀一剪空

孫心州哀挽

驚看哀誄為君傷一面十年不易忘秦府攜稱天下選
燕人元有北方強平生豪氣餘丘土寤寐神交只月梁
聞說條陳有遺草承家洗眼看髯郎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五言絕句

明珠穴二首

珠從何處來秀與天地生涵蘊幾千古得此風雷聲
山從何時裂珠去誰當還餘光爛猶在照我方寸間
滴水龕

膚寸遍天下至靜涵毒蓋因看石滴水窺見未生雲

石潭

清不見羣魚暗不藏毒怪觀物得吾師終日欲相對
春日

游絲困無力欲起重蕪揚芳草落花滿相思春晝長

慎獨

一葉下秋水微波去不停望中猶隱隱直欲到滄溟

毀譽

子賤波及魯犂牛不累辟寸心仁厚歟萬物自生成

偶書

意當極快麴心有不平時少忍容無害欲言當再思

夢中作

溪童望水滴日夜愁不已雖非鷗鷺身亦有相關意

觀化

風雨何方來呼童出門望歸報是羣蜂聲在庭花上

四皓圖

雖戀紫芝美難忘帝力深驅馳恨臣老高尚初心

石鼎煎句圖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鄙忻

白樂天琵琶行圖

冀馬嘶寒風遂臣念鄉國江浦聞哀絃長吟望西北

百蝶圖

芳蝶具百種幽花散紅翠道人觀物心一一見春意

子期聽琴圖

琴瑟自吾事何求人賞音絕絃真俗論不是古人心

夢題村舍壁上 乙卯正月三日

村居有何樂所樂人真淳回看城市中居此勝買鄰

村居雜詩五首

隣翁走相報隔憲呼我起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

黃昏雨氣濃喜色雨南畝誰知一夜風吹放門前柳

獨立偶懷古臨風還自傷一聲燕唱起回首暮山蒼

削樹題詩句畫沙知酒籌他年成故事蕭散更風流

芳茵皆可藉緩步即吾車乘興三杯酒隨行一策書

屏上草蟲 四首

蝻螂

逢物即能產其滋乃爾蕃不知何所積擬欲問乾坤

蝸牛

背上穹廬好問蟲誰汝施始知天地內棟宇匪人為

螻蛄

後利前還遊陰陽體段分不須觀兔尾即此見義文

蝨斯

陽施陰專受精醇物始真蟲魚寧解此聊用比振振

飲山亭雜花卉八首

牡丹

芍藥

世變日以文花卉亦應爾懸知太古時其美未如此

宜致美人贈服之良有功分形雖異種氣類暗相通

篋微

章草

色深女真黃露凝天水碧花間日月長朝暮閱兩國

夜合

丹鳳忽飛來喜色滿朝露何以稱此花白頭戲嬰孺

醉醪

消念綠無毒合昏如識時韋絃千古意百繞惜芳枝

木槿

勿剪架上花不是畏多刺得陰難忘枝曾向花陰醉

蜀葵

已折暮雖落未榮朝又花生生如道體堪玩不堪嗔

看雪

且勿論頌陽色香尤可喜人情輕所多共愛姚黃美

絕句

雪花不擇地隨風恣飄蕩數片如有情飛落梅梢上

出花

溪重出門望鷗鷺滿空下江水澹無情盡是忘機者

商方爵

下石綠珠并灸面昭君村坐令宜花地亦復愁移根

盆池

商爵既云古那堪形更奇不宜燕市酒雅稱野夫詩

偶書二首

有月湛秋影無風生小波澄心一相對今夜與如何

桑山下

桑山下塚渺渺頭雲幾脫不歸去笙鶴應望君

昨日

昨日宋人苗今日牛山木寄語芒芒人管取牛羊牧

箕盤

不作麤商舞林停餅氏歌執箸仍敲篋辛苦欲如何

呂洞賓畫像

微茫洞庭曉蕭灑崑崙秋海蟾生碧天相從何處瀟

鴈圖

夢回煙水寒鴻雁驚不起道人心久閉相志有如此

史處士挽章

平昔未相識幾回曾寄聲今朝聞謝世便有故人情

飲山亭獨坐

野性靜成癖幽居懶似高青山卧床下初不厭人豪

愛玩不能去山晴雲卷舒敲門者誰子聊復忍斯須

偶成

夢回聞雨聲忽覺是風葉問子何以知仰見梁間月

溪橋步月圖

山中有幽人獨步溪橋月莫問興如何披圖亦清絕

題山水扇頭

山近雨難暗樓高秋易寒憑誰暮雲表添我倚欄干

兩山環合一水中有老木參天不著幽人草閣誰收無

恨風煙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句

臘盡

小雪初晴臘盡時無窮梅柳怨開遲人間不覺春來早

只有吾家布被知

讀史評

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

恐有無邊受屈人

試筆二首

得意好花開易落惱人芳草燒還生亂多治少君知否

陰偶陽奇理自明

眼花不見羲之俗口快爭言杜甫村我欲鑿山藏此筆

高情千古約重論

山中客夜

鞍馬南州五日程豈知物外有茅亭塵埃暑困人如醉

月露夜凉天亦醒

抱陽南軒

下瞰懸崖老木稠輕風毛髮散凉秋蒼苔白石夢初覺

露月踈雲天欲流

喜雨書事六首

拍手兒童笑不休笑君前日為誰憂天公自有甘霖在

未管渠渠浪白頭

一笑黃河一度清自緣無物盡歡情今朝久旱雨三尺

消得山人酒滿傾

坐占庭蟻戰餘酣一飽無功益自慙但見人人厭梁肉

野夫方覺齋田甘

兩晴物物自生春喜氣浮空似有紋吾亦乾坤物中一
相看草樹共欣欣

為驗陰晴看漏屋要知疎密候鶯聲夜來還却當時睡
不脫蓑衣直到明

前日南湖枕白雲蛙聲每厭靜中聞今朝便覺笙歌上
為是多年不聽君

九日九飲 九首 樽樽元日十詠體

一飲君聽第一歌誰從此際見天和醉鄉開物工夫密
春意空濛尚未多

二飲重賽第二歌春風毛髮欲婆娑寸心又到欣然處
莫怪山人語漸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羲皇相去已無多舉杯為向諸君道
自此光陰奈樂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山人未醉覺顏酡囑君輕摘黃花露
滴向杯心生小波

五飲初喧四座歌黃花滿意入紅螺人間此樂知無復
魚鳥聞聲亦泰和

六飲相將醉境過令嚴斟淺欲如何秋香正滿黃花萼
宜與南山細拊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兒童休唱接離歌青天一帽千年在
只恐西風不奈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劇談不記竟云何杯中正有春風在
無奈蒲蒲落葉多

九飲蒼巖籟碧萋江山搖落奈吾何乾坤閉物胚胎密
中有山人第九歌

山行

西崦人家竹映溪山深雨暗到來遲行窮谷口水才見
流盡巖花春不知

銅雀瓦硯
諸侯負漢已堪憐直筆何為亦魏編却愛曹瞞臺上瓦
至今猶屬建安年

春曉

要香東風氣象新登臨何處不尋春今朝煙雨細如霧
生意空濛畫得真

以杖畫雪偶成

玉華銀色浩無瑕方寸居然得故家雲重風輕晴不快
暮寒覺比曉來加

仙人圖 三首

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仙在
應悔虛名落世間

雲海蒼茫去復還人間此日是何年平生慣見秋風客
只許汾陽會宵然

悵望皇墳寂寞中何從事跡得崆峒可憐千古稱黃老
誰識當年立極功

春暮

病餘身廿澹無情但覺春來暖漸生送客出門花已謝
問知昨自是清明

講學而首章 一首
有樂如從天外來春風過麴百花開政教萬木夜孳立
何害孤根暖獨迴

人將知我亦何從天在吾家度量中此語誤人君勿信
我心無愠本冲融

講八僧首章二首

以刀傷肌手自危割餘痛切不勝悲心同義理元無間
彼此俱看未忍時

生意條然不遂春根株盤曲欲輪困向前枝葉頑然了
自此乾坤屬不仁

講周而不比章

義理胷中好惡真初非由己與由人混然生意流行在
惟自枯爰不受春

講人之生也直章

朝綱一素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
蒼龜千古在人心

驕吝

昨日深山興未闌今朝二女共高寒施施便解騎妻妾
乞態當從此際看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山下食薇老興便荆南拚藥此心全乾坤月慘煙愁外
留我義皇萬古天

荆棘埋香死不禁清泉芳徑愜幽尋移花旋看新生意
方識西山忍饑心

一元

萬古堂堂共一元欲於何處覓天根試從閉閉中間看
始覺乾元獨自尊

新居二首

雪擁開門儘未除小齋人道似禪居年來日曆無多事
只有求方與借書

萬事休關百病身書囊藥裹最相親年來愛與漁樵話

恐有無心失位人

今月

今月柴關鐵客來擬從後齒數華苔求文道士花前至
載酒門生雨後廻

採栢園

翠袖重將栢子薰一般心苦為思君思君不為山中苦
為說山中有白雲

採藥

黃精著兩宜深斫栢子經霜可爛收莫道幽人渾懶散
一年忙處是深秋

堯民圖四首

分得堯天一握多百年安樂邵家窩情知弄月吟風手
不扣南山白石歌

風氣初開理漸融畫圖猶見帝無功意長世短成何事
誰及乾坤再日中

平生喜作許東隣百過摩挲畫本昏聞說詩人多感慨
且休持送鄭監門

鼻愛遺像凜猶存更比凌煙意氣真但使尊前有如此
不慚只作許東隣

幽風圖三首

畫裏春風在眼前詩中雅意若為傳憑誰更譜絃歌了
細味周家八百年

惟願將身入畫中野人何敢夢周公一區共買橫渠上
儘有新詩續正風

採詩千古愛觀風十室誰言九室空寄語當年長樂老
回頭無忘聶夷中

觀梅有感

東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只恐江南春意減
此心元不為梅花

山家

馬蹄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門望
鵲聲先我到山家

溪上

坐久蒼苔如見侵攜筇隨水就輕陰松風似厭灘聲小
雲影旋移山色深

偶書

蜜割舊脾花又發泥生新雨燕方還一瓢有分吾自足
萬物勞生誰獨閑

西郊

偶因訪客出西城一色寒蕪滿意平行過溪橋管脚力
招來野老問山名

夏日

庭戶無人綠滿苔巡簷繞砌菜花開酒醒夢覺日將午
蜂學遠山風雨來

早秋

昨朝一葉見秋生今日千巖萬壑清欲借西風蘇病骨
暫來石上聽松聲

春盡

草閣垂簾盡掩寒客來如我出門掃鳥鳴澹與人相對
花落方知春已歸

寒食道中

簫花楚楚歸寧女荷錦紛紛上塚人萬古人心生意在

又隨桃李一番春

行藥有感

未言先歎少知者有客每憂無可人偶到階前見芳草
乾坤何物不歸春

故園寒食

清明酒熟老人醉拜掃歸來壯士耕此是吾家舊寒食
只今惟有故鄉情

山家

孟氏養親惟小園董生有吏索租錢留詩自愧非韓杜
聊記林宗識子賢

宿山寺

四面雲山消百憂一方禪榻有真游月明夢覺不知夜
兩過風生渾是秋

感事

高天厚地古今同在人形視息中四海堂堂皆漢土
誰知流淚在金銅

寢園

路傍雙石立崔嵬曾見游人幾往來想得當年全盛日
好山橫處盡樓臺

記夢

眼中天變暗星文脚底雷轟震寢門領取天公仁愛意
此心存處更存存

己卯九月廿八日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其

只應老母心酸歎還似孤兒淚盡時留在此身成底事
回頭二十四年悲

第三句因足成之

先母下世今二十四年矣

己卯元日二首

西湖泣血夜將分感激無如此念真四十頭顱今日數
悠悠歲月屬何人
文廟秋風默坐時慨然千古入沉思許身尚省初心在
道德而今竟似誰

唐夜元日二首

九齡風骨渺翩翩解道沉河觸泰山還使當年見今日
也應拍手笑癡頑
曾記西湖酒一卮乾坤和氣入新詞六年未盡冰霜怨
又到春風滿面時亥外作元日論有春思

下山三首

峻嶺重岡儘意登要收風景入高明下山却向山頭望
始覺從前險軌行
翠霞騰暈紫成堆收拾雲煙酒一杯想見浮嵐在眉宇
人人知道看山迴

戲判游山詩卷二首

不解煙霞調戲君強將詩思與山親苦吟共道西游樂
林鳥巖花忍笑人
心境無邊萬象新直須泉石離風塵區區等爲紛筆役
未分青肯是達人

漫記十首

登高有法莫相誣絕壑懸崖不信渠十步回頭五步坐
意聞眉黛笑君愚

夢覺關頭夢已空此時方識樂無窮便將眞冒浮雲比

恐落華歆一擲中

醉知避客猶存禮死不忘骸尚有身一自坡仙生一轉
浮虛十倍晉朝人謝謂謝於世而忘死未忘骸
安樂名寓有真賞打乖非是要安身坡仙便道學啞
有殺園中獨樂人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出世
生年來學晉安樂東坡謝詩也

憶竹栽蘆強自誇

我自無行便是藏更將何物要緝光東臯幸有牛溪在
却向長安說醉鄉

百錢破釜發長歎

一局羸棋爲解頰擾擾自無安脚處
幾人打透利名關謝詩見謝顯微手劄
應物何嘗累我真禪家怖死強忘身昨朝一讀雍行錄
却笑當年墮齷人

草亭睡起

萬里乾坤一草亭澹然相對靜儀刑釀成碧酒客難得
生出白雲山更青

寒食出郭

衣冠不似逸人高容貌初無達士驕醉裏騎牛過山北
傍人不信是漁樵

即事

臆罷空庭藥裹收閉門無睡却梳頭過雲幾點黃昏兩
分與蟲聲半響秋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冬曉

歲寒心事在蒲團清曉開簾試一觀木稼乍迎紅日影
依稀學似杏花殘

可菴

莫道無衣不可身更從裘葛辨冬春惡惡不可惡惡可
等秤無星恐誤人

許由棄瓢圖二首

人間極目盡洪波誰引南風入浩歌兩耳區區無著處
一瓢孰與萬機多

堯天萬古大無鄰何地容君作外臣莫占箕山最深處
後來恐有避秦人

癸酉書事
嬌兒索粟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貧賤我
吾兒自合享吾窮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筆勢或傳是阿章短屏山影露微注苦心只辦雲煙好
不教人呼作米狂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
到處南華一啞然

試聽陰山勒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
緩步微吟奈爾何

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
只辦南樓一夜涼

理宗自題絕句其上右併作南樓一

夜涼之句才到中天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

題枯木怪石圖

物有常形最奈看看時容易畫時難奇峰怪木驚人眼
誰信丹青解熱漫

探春

道邊殘雪護頽墻城外柔條露淺黃春意雖微已堪惜
輕寒休込柳梢傍

酬寫真者

目覺形骸已枯槁何從眉宇尚蒙英知君慣畫麒麟像
乍寫山翁似手生

夢中題吟風亭壁

方榮不折寒為虛已謝重開兩借思一種是花元一異
多由天氣少由根

題秋景扇頭

嵐光蒼翠山遠近木葉青黃霜重輕萬里晴秋天著色
不曾慘淡入經營

月下

桂華涼冷拂風鬟瀨露一天秋意閑不記醉中呼李白
傍人笑道是人間

金太子允恭墨竹二首

墨竹猶堪驗一班金源文物見當年博山煙暖春闈靜
却笑承乾嗜嗜好偏

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緹襲為誰留露壁流盡金人淚
應恨翔鸞不解愁

游飲山亭二首

十年種木望成陰及至成陰礙山色幾欲斫去心所憐

安得高臺數千尺
山翁一去不復返
亭下幽花空自開
慚愧茅簷雙燕子
飛鳴猶喜故人來

宿山村

石邊流水自縈紆
樹杪閒雲恣卷舒
長怪西山無爽氣
只應少我一茅廬

里社圖二首

賦薄徭輕復有秋
天恩帝力為誰優
老盆醉殺村夫子
盡道今年好社頭
亂後疲民氣未蘇
荒煙破屋半榛蕪
平生心事羲皇上
回首相看是畫圖

曾點扇頭

晉楚英雄管晏才
當時真眼向誰開
狂生攜著魯兒子
獨向舞雩風下來
獨向舞雩風下來
坐忘門外欲生苔
歸時過著顏家巷
說與城南花正開

燕居圖

伊川門外雪盈尺
茂叔窗前草不除
共識唐虞垂拱意
春風元在仲尼居

理西齋成

朔風裂地雪漫空
辦向西齋作蟹蟲
有客敲門憑寄語
高談方對紫陽翁

幽人圖二首

無嫌徑路草蕭蕭
山鬼脩篁夢轉遙
手撚幽香意何遠
為誰終日面岩堯

澗響無心和
若槩雲容有意近
長安野猿窺破中宵夢

却恐山靈不易謾

郭氏家山圖

鹿門煙影接隆中
翁媪通家社酒紅
只有山童最神駿
舊曾床下拜龐公

書李渤繼德高蹈圖五首

方寸無窮傲傲天
豈惟毛毯要歸全
臨終一聽曾元語
愈嘆黔婁有婦賢
天意行藏我自知
區區猿鶴亦何為
室無萊婦君休恨
免使狂歌誚仲尼

江胡魏闕有心期

莫怪先生起太遲
寄謝移書韓博士
山妻元不解啼飢
諸生課罷弄煙霞
績乘閒為煮茶
白鹿高風有誰繼
萬里江鷗不易馴
百年我愛隱居素
歸來匹婦休相笑
老眼真能混世塵

秋山平遠圖

南山千古一悠然
誤落關仝筆意邊
急著新詩欲收領
已從慘淡失天全

郭熙山水卷

巖姿秋意淡無弦
煙影天機滅沒邊
更著山翁掩書坐
只應人境兩儺然

憶飲山亭

但得酒同張野飲
猶勝事對阮生論
他年乞我園亭住
便喚西疇下溪村

畫睡

世事悠悠莫漫驚
直消鼻息幾雷鳴
高松似會幽人意

也學駒駒枕上聲

客來

老懶相逢口倦開山城無酒耐徘徊
回家僮使慣知人意豫設棋枰待客來

啼鳥

幾日春陰幾日晴喚來山鳥話平生
杜鵑解道淵明語只少鷓鴣相和鳴

郝生知林州

到處雲山是我詩不愁無物慰相思
只從隆慮煙霞色領取幽人笑傲姿

謝處士載月圖

扁舟西子五湖過謝客西風兩鬢皤
一種清江明月底憑君試問夜如何

送琴客還池州五首

江左衣冠自昔聞紫陽遺學竟誰真
抱琴為向山中聽林下寒棲恐有人

謫僊曾欠九芙蓉又落人閒劫火中
浦思山哀天不管為絃吾曲和松風

過手春風不見痕曲中悲壯宛猶聞
明朝無限空山夜月白風清覺少君

人物翩翩美少年不應心事只揮絃
書中明理琴中趣更有歸鴻目外天

日暮江東有所思未須千里寄吾詩
但看西北浮雲盡是我倚樓閣望時

早起

飢鼠號多似訴愁破囊空憤已無
羞閉來點檢幽居事

鶉鴉聲中又一秋

大暑絕句

青天只恐還鍊石白日何曾蔽覆盆
未挽銀河下塵世欲攜赤絲上崑崙

偶書

車輪有角世無用馬足若方人可尋
萬沼千池隨分在只除明月解同心

山泉

寒溜冷冷爾許清米狂誤拜石為兄
披山卷地今誰手夜夜南窗聽此聲

即事

雲白天青浩不收兩晴山色欲無秋
淡煙長草關何事落日江波空自愁

睡起

晚醉城南不記回虛簷高枕藉蒼苔
酒醒涼意滿瀟瀟在應是前山送雨來

田孝子詩卷

比屋春風夢寐前門閭旌孝見今年
山林未覺渾無望試手田家第一篇

朱孝子割股詩卷二首

救本戕肢亦可憐粉身爭忍欲崩天
詩書明日良心在應對瘡痕一法然

便律韓文恐太偏狂童十歲亦堪憐
偶從德色獲鋤看重為朱郎賦此篇

鼓城龍湫

池龍聞說卧南州一禱曾分一郡憂
四海蒼生望霖雨

千年誰更傳巖求

讀史

中才隨世就功名恰似焦桐鬢下鳴到底中郎惟兩耳
人間多少不平聲

偶書

平生積學連城壁萬古虛名衆口金午睡覺來門巷靜
兩晴風細鷓鴣鳴

雲山晚景圖

天機濃淡出巖姿夢境風雲入壯思畫裏青山照白髮
行藏渾似倚樓時

書田舍壁

里胥初過期無事學幕遲來望有年隣舍借醅留客宿
土床分席枕瓜眠

煮茶

細簪蚯蚓發銀瓶已覺春雷齒頰生舉似玉川應有語
無絃琴亦是沽名

龜連圖

龜約蓮香上翠盤四靈長向畫中看題詩記我千年恨
風月無聲洛水寒

祖愚菴家藏畫冊二首

敗荷野鴨

畫裏瀟湘自要秋詩家野鴨護多愁試看翠減紅銷處
好稱江清月冷舟

風柳牧牛

遠意升平畫不勝牛邊煙樹渺層層前頭恐有桃林路
百喚溪童不解謔

讀史漫記

眼底推姦漢室空伯喈文舉亦才雄王畿廟號關何事
却在區區論建中

梅雀窮頭

月影波光澹有春秋風草草最愁人憑君欲寄調羹信
恐被枝頭凍雀噴

春雲出谷橫披

筆底天機幾許深雲容直欲見無心苦心只許詩人會
不為題詩亦未尋

見梅

朔漠梅花到眼中一枝無限是春風江湖煙雨三千里
誰識乾坤造化工

狂生

放曠無端更自神豪誇欺世語誰真如何老阮無情甚
不願兒郎作大人

名吾山亭

平生心事與山親不忍稱呼作此君亭自屬君山屬我
四時風景要平分

宿洪崖觀

雲山不受壯心降無限西風撼客窓應是夜深知月出
却收風雨入清江

絕句

今朝客爲求文至昨日隣嫌借米移木梳質錢多舊帖
看囊不必要新詩

北窓看雪

背山樓起人呼俗踏雪詩成奴罵狂不俗不狂高枕上

爛銀堆裏數峯著

秋煙疊嶂圖

不傳者死不亡存滅沒天機尚有痕曾向煙霧見真態
依然猶是畫家魂

次人韻二首

花落歸根恐未真又從碩果強尋春玄都觀裏桃千樹
誰是前身與後身
桃花結子更生孫千樹玄都作好春若遇禪家說生死
桃根拈與雙頭新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書事 五首

當年一線魏瓢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
天津橋畔聽啼鶯

卧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

好似周家七歲兒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

儒冠爭看宋師臣

風節南朝苦不伸汴流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欠

此是黃河最上源

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採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

已覺江南席卷來

登樓絕句

倚遍欄干十二樓卷舒風景入兵籌南山自古為勳敵

秋色終當讓一頭

雪嶺遇雨

天為西游餉我晴野花林鳥效平生今朝雪嶺初逢雨

應是郎山戴帽迎土人謠云郎山戴帽十日無雲道

寫真詩卷 二首

龍祠嶽廟盡冠巾雨露何關上木身不是一程窮物理

誰從一駭辨天真

彼此相懸一駭邊聖賢廟貌幾十年周郊自有闕立在

莫道金人便是天
共說雲雷起畫龍聲容誰道影堂空含糊若信俗儒論
已落三家僭禮中

漫題

乾坤未覺化機停，世態能逃醉裏醒。共見白雲又蒼狗，豈知蝶夢即螟蛉。

顏曾二首

陽光浩蕩斂秋容，陰景深沉暖漸融。萬古顏曾留意象，洪爐春滿聖門風。剪冰成雪舊知冰，搏雪成冰見未曾。到底春風同一貫，要從此地識顏曾。

顏曾二首

老兔雖難自有春，冰壺澈底照來真。真驢鳴必竟，深皆聽解識天機得幾人。

水花庭草思悠然，風月濂溪有正傳。二十四年程主簿，已知隨柳過前川。

天教觀物作閑人，不是偷安故隱淪。要識邵家風月興，一般花鳥華山春。

寒氣常侵一半春，詩家道體說來真。不教曉入雄雞口，誰喚南窓打睡人。

湯鼎石壇老眼親，陰陽誰見屈中伸。年來併識顏家樂，十月天教荔葉春。

梁甫吟

功名且就漢廷多，比竟曹瞞累我何。汶上千年英氣在，有人梁甫正高歌。

偶讀漫記

恍惚天光散亂風，向前一蹴是虛空。麒麟正要黃金鍊，收入草瓢博約中。

真樂攻心不奈何，南華風景偶經過。憐君日暮不歸去。

直到倚門猶自歌

道境

道境相看滿面春，平生心事數來真。南山正在悠然處，未肯回頭錯應人。

感興七首

江山心境儘風神，弧矢襟期記此身。說與求田田舍叟，遨遊何必故鄉春。

優游千古禍成胎，冷雨疎煙撥不開。却喜夷吾成霸業，又思漢武亦英材。

天理習中齋欲流，黃浮眉宇酒浮醜。生香似見花交樹，引得游蜂舞不休。

霸落江湖水太清，巖巖山色欲秋爭。如一覺南窓睡，門外春風草自榮。

功名藉口為蒼生，唐漢英風未易輕。千載興亡舒卷了，區區勲業亦何成。

斷簡殘編絕賞音，誰從百鍊見真金。龍門千古遺歌後，更覺良工獨苦心。

按劍無人誅武后，斷棺終恨貸朱梁。一杯爽氣迎秋隼，何處雲山是致堂。

畫猿

萬古空山只月明，畫中依約曉猿鳴。幽人未去須深聽，一出世間無此聲。

山行遇雨

無邊暮雨暗前山，天意人情豈偶然。衡岳自能哀吏部，嵩高元不識伊川。

華山圖

水思驚看大華蒼夢中十載果難忘三峰雖乞希夷了
應許劉郎典睡鄉

邯鄲歌枕圖

不見當年變虎公無端幻術眩愚聾區區政有僂九異
才便壺中勝枕中

天命

天命無私義理公此身承奉有餘恭人心可信難盡合
親令何由敢勇從

夜坐即席分賦燈花瓶聲二首

眉間正有喜千丈眼底才消燈一花我自無憂安得喜
不須開向野人家

萬丈潮頭落晚江一瓶收拾入秋窻宮商不在人間世
鼻息雷鳴未肯降

霜落

霜落清江一葉秋覺來明月滿江樓酒醒人散夜將半
花上烏啼空自愁

山寺早起

松窻一夜遠潮生斷送幽人睡失明夢覺不知春已去
半簾紅雨落無聲

落花

光景花中自一天精神楚楚照芳筵朝開暮落君休笑
還似人間幾百年

答友人見寄

兩首新詩寄草堂一詩曾許卜隣牆白雲已領歸來約
只恐山靈不解忘

中山道中

不許花開一日先征鞍過處及芳妍只應春隨山翁出
野杏溪桃悵望邊

次人望雨韻

五月良田種不成蓬蒿無雨亦青青袖中準有天瓢在
自是今年夢易醒

李伯時馬

足不能行氣自馳天機深處幾人知世間無物能形此
除我南窻兀坐時

中秋無月

鎮日晴明此夜陰如何天意異人心一聲長嘯浮雲盡
快意金杯莫淺斟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不是黃河且勿論只從河水直通津西至崑崙東至海
從頭一一認來真

高卧圖

萬里青山卧平地世間何物是元龍無人語與劉玄德
君在青山第幾重

孫尚書家山水卷三首

扁舟老樹傍蒼崖好似今秋雪嶺迴試問黃塵山下渡
幾人曾為看山來

諸公久矣笑吾貪是處雲山欲結菴只有皇鄉解賞助
畫山頂畫靜修龕

畫圖題品代移文寄謝神川老使君欲乞龍山恐孤絕
南州隆慮且平分

對春

直釣風流又素琴也應似我對春心道人本是忘機者

信手拈來意自深

夷皓

萬古人心自有亮直教夷皓怨難消憑誰移去安歸嘆
換作康衢擊壤謠

聞角

人間無物比悠揚誰遣一聲隨夜長餘哀到曉無尋處
吹作南湖十里霜

題宋理宗詩卷後

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洒酒男兒事
誰向深宮正賦詩

雨中閒雲溪不在

燈火幽窓擬對談十年不到一龍潭白雲欲作山前雨
應報高僧不在菴

送新安田尹

扁舟屢訪南溪老鷺見田侯拜下風一遇蓋公能北面
愛君心與古人同

勉齋

萬徑千歧各自分比較道越亦徒勤勉齋究竟將何勉
不認途真恐誤君

春齋

莫倚春風遂自疎保身須要畏刑書頭邊既有儒冠在
誰為齋名救得渠

跋遺山墨蹟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
注家叅校有他年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崔氏溪亭竹樹新分題為我報詩人而今別有春風在
玉立諸孫鶴髮親

王君頴縱私屬詩卷

共賦人形覆載間忍教牛馬與同欄人情比比王褒約
毀券如君亦自難

陶母剪髮橫披

剪髮英明子可知披圖三歎淚雙垂阿娘襟量如陶母
爭信癡兒到老癡

王治中請蠲免回

都南連歲水為災輸輓區區亦可哀驚見流民行復止
傳聞昨日治中來

題孫氏求墓圖 畫其家山先隴所在

游宦恐忘丘隴念披圖如對白雲孤平生畫卷看多少
最愛孫家求墓圖

賀廉侯舉次兒子

相國當年病且貧乘除天理暗中存青青後樂堂前樹
又見廉泉第二孫

寄揚晉州 字伯榮二首

曾是我鄉舊幕官秋風碧水記紅蓮而今却憶當時事
回首驚看二十年

南州選舉數三揚中統衣冠半在亡明日朝廷訪耆舊
不應白首尚為郎

萬壽宮館舍

來時殘雪點征衣落盡庭花尚未歸夢裏不知身是病
春衫歸路馬如飛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久被邦君撫養慈野人無路識風姿願將明日甘棠詠
用續諸公止善詩

朱君挽章

送葬曾求誰露辭一家風樹象人悲十年不廢當時念
篤孝如君亦我師

陳齋二首

漫浪隨時聽自更要從辭沈到無名踈齋未便常為主

月旦明朝有後評

眼前萬事先天圖人力那容巧有餘看盡四傍文理密

環中空闊却如初

題樹上

才脫蓑衣聯網回芒鞋隨意趁蒼苔忽聞人語還私笑

林外誰呼學士來

贈狂道士

得意雲山是颯過逢人對酒即高歌世人休笑狂夫惡

却恐狂夫笑汝多

李臨城哀挽字仲溫

趙郡經過二十春臨城名姓舊曾聞驚看哀誄傷存歿

悵望恒山日暮雲

長卿兒子阿延百醉二首

老年生子吾何願所願常推欲及人但願無災保家外

一生長作太平民

和子新詩亦解狂詩中名姓莫相忘通家會有西山約

各喜誓門共父長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樂府

水調歌頭同諸公飲王丈利夫微餽

一諾與金重一笑對河清風花不遇真賞終古未全平
前日青春歸去今日尊前笑語春意滿西城花鳥喜相

對賓主眼俱明平生事千古意兩忘情醉眠卿且去我

扶我有門生窓下煙江白鳥窻外浮雲蒼狗未肯便寒

盟從此洛陽社莫厭小車行

念奴嬌二首第一飲山亭月夜

廣寒宮殿想幽深不覺升沉圓缺天上人間心共遠如

在瓊樓玉闕厚地微茫高天涼冷此際紅塵歌翠陰高

枕併教毛骨清澈為問此世從來幾人吟望轉首俱溼

滅蠶風區區尤可笑幾許肝腸如鐵八表神游一樣高

汎逸興方超絕嫦娥留待桂花且莫開徹

二憶仲良

中原形勢東南壯夢裏譙城秋色萬水千山收拾就一

片空梁落月煙雨松楸風塵淚眼滴盡青血平生不

信人間更有離別舊約把臂燕南乘槎天上曾對河山

說前日後期今日近悵望轉添愁絕雙闕紅雲三江白

浪應負肝腸鐵舊游新恨一時都付長鏡

王漏遲泥舟東溪

故園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斷紅塵

千丈不學東山高卧也不似鹿門長柱君試望遠山翠

颯白雲無恙自唱一曲漁歌覺無復當年缺壺悲壯老

境義皇換盡平生豪爽天設四時佳興要留待幽人清

賞花又放滿意一篙春浪

鵲橋僊二首第一喜雨

純千生處幾時飛去欲去被天留住野人得飽更無求
滿意一犁春雨田家作苦濁醪醲黍準備歲時歌舞不
妨分我一豚蹄更試聽今秋社鼓

二

悠悠萬古茫茫天宇自笑平生豪舉元龍儘意卧床高
渾占得乾坤幾許公家粗賦松家雜黍學種東臯煙雨
有時抱膝看青山却不是長吟梁甫

木蘭花三首

未開常探花開未又恐開時風雨至花開風雨不相妨
說甚不來花下醉百年枉作千年計今日不知明日事
春風欲勸座中人一片落紅當眼墜

二

西山不以龐公傲城府有樓山便到欲將華段染晴嵐
十里青青濃可掃人言華髮因愁早勸我消愁惟酒好
夜來一飲盡千鐘今日醒來依舊老

三

錦雲十里川妃供一棹晚涼風款送只愁無歡著清香
滿載月明船已重水盡水鑑元空洞天意似嫌紅翠擁
併教風露入吟尊不惜秋光薄減動

菩薩蠻四首第一為王文利夫壽

吾鄉先友今誰健西隣王老時相見每見憶先公音容
在眼中今朝故人子為壽無多事惟願歲長豐年年社
酒同

一飲山亭感舊

種花人去花應道花枝正好人先老一笑問花枝花枝

得幾時人生行樂耳今古都如此急欲醉莓苔前村酒
未來

三

元龍未減當年氣呼山卧向高樓夜今日到山村青山
故意昏商歌聊一振千里浮雲盡老子魚猶豪山靈未
可驕

四回飲

水圍山影紅團翠翠團紅影山圍水西近小橋溪溪橋
小近西隱人誰與問問與誰人隱孤鶴對言無無言對
鶴孤

清平樂五首第一飲山亭留宿

山翁醉也欲返黃茅舍醉裏忽聞留我者說道群花未
謝脫巾就掛松龕覺來酒興方酣欲借白雲為筆淋漓
灑遍晴嵐

二

香松溼寒不受春風管松下幽人心自遠驚怪人間日
短微茫雲海蓬萊千年一度春來爭信門前桃李年年
花落花開

三

青天仰面卧看浮雲卷蒼狗白衣千萬變都被幽人窺
見偶然夢到華胥覺來花影扶疎意下曾論誰誦呼來
共諫風雩

四賀雨

雨晴蕭鼓四野歡聲舉平昔飲山今飲雨來就老農歌
舞半生負郭無田寸心萬國豐年誰識山翁樂處野花
啼鳥欣然

五園草

某聲清美盤薄青松底門外行人遙指似好箇爛柯
子輸贏都付欣然興闌依舊高眠山鳥山花相語翁心
不在其邊

人月圓一首

自從謝病修花史天意不容閑今年新檢平章風月檢
校雲山門前報道麴生來調子墨相看先生正爾天張
翠幕山擁雲鬢

茫茫大塊洪爐裏何物不寒灰古今多少荒煙廢壘老
樹遺臺太行如礪黃河如帶等是塵埃不須更嘆花開
花落春去春來

太常引三首

男兒勲業古來難歎人世幾千般一夢覺邯鄲好看
得浮生等閒紅塵盡處白雲堆裏高則對青山風味似陳
搏休錯比當年謝安

臨流相喚百東坡君試舞我當歌不樂欲如何看白髮
今年漸多青天白日斜風細雨盡付一漁養天地作行
窩把萬物都各太和

冥鴻有意避雲羅問何處是行窩今古一漁養收攬了
閑人最多求田問舍君休笑我兩鬢已成皓髀肉儘消
磨渾換得功名幾何

風中柳 鮑山亭留宿

我本漁樵不是白駒空谷對西山悠然自足北憲疎竹

南窓叢菊愛村居數間茅屋 風煙草靄滿意一川平
綠間前溪今朝酒熟幽禽歌曲清泉琴筑欲歸來故人
留宿

西江月 二首第一 選張大綱

留在平生落落林嗟世事滄海青雲底柱本來高立向
頽波更好一片花飛春減可堪萬點紅飄江花江月可
憐宵莫賦招魂便了

二 鮑山亭留飲

看竹何須問主尋村遙認松蘿小車到處是行窩門外
雲山屬我張叟臘醅藏久王家紅藥開多相留一醉意
如何老子掀髯曰可

南鄉子 二首第一 題外曰郭氏留耕堂壁上

方寸足留耕大勝良田萬頃平陰理不隨陵谷變分明
霜落西山蒲意青十載重生行雞犬升平畫不成終日
相看天與我高情身外浮雲自古輕

二 張老通壽

憲下絡車聲憲外兒童課六經自種牆東新菜莢青青
隨分杯盤老幼情千古重生行雞犬升平畫不成應笑
劉家劉老子無能縱飲狂歌不治生

朝中措 賀廉侯舉兒子

金張家世費貂蟬七葉侍中冠若就詩家攀例生兒合
喚添官憑誰寄語廉泉父老斗酒相歡今歲孫枝新長
甘棠消息平安

臨江憶 二首第一 賀廉侯舉次兒子

四海荊州吾所愛虎賁誰似中郎小孫今擬喚甘棠漆
官前有例贊勿看堆床明日乃公歸舊隱後園喬木蒼

蒼青衫竹馬鴈成行當年廉孟子應有讀書堂

二送二從事

行色忽忽緣底事山陽梅信相催梅花香底有新醅南
州今樂土得意即銜杯君見太行憑寄語雲間蒼壁崔
嵬平生遮眼厭黃埃高樓吾有興無惜送青來

喜遷鶯 乙亥元日

春風滿面是胸中春意與春相見不醉陶然無人也笑
况是一年清宴寧兒挽鬢學語鬢婦舉杯重勸道惟願
貧常圓聚老常康健二十七年世事經千變今是昨非
春恩花柳消盡冰霜殘怨門外曉寒猶淺門上垂簾休
捲燈花軟酒香濃越歌舞試輕輕嚙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碑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 今天子即位草昧一革古制寢復及至元
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彰
德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為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
始立之故首以公為監察御史屢有所彈舉天子以硬
目之尋出簽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臺薦其所行
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既而有命焉子始識公
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及其子
拱與子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
著子孫蕃衍則疑其必有發之者而尚未及知也一日
公使拱持書抵子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然為起家
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浴襲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
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致其迹矣
而先公則資沉鸞臺石重然諾好施子年十六七已有
志於功名值金真祐之變即欲應募為兵其親戚難之
因逃去謁西京師謀年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
年帥欲有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真
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 國朝所
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董平山附
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煥兄公政於俘虜
鳳翔之役 太宗詔從臣分誅屠民墮者以軍法論輒
嘆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况 主上見問必有
以對而未必死邪遂盡匿已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既降
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速不更

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且瞻馬正卿王仲賢王禔楊玉若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變者皆力為營救之類以全活者甚眾此皆見之太常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登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平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為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大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二子威平平早世威即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出之甲胃不堅壽其婦兄杜仲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為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蹄筋翎根別為之 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祁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甲胃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熟所慶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符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邪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倬勇之餘殆少生意數為表給衣屨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於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為嗟恨又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率其子拱掖振等諸孫諫詣館等以問見公佩金虎符拱掖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子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為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

遠也子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尚未既而拱有才氣謙既以能世其業而秦禱東宮而謂亦穎悟子他日又可以致其茂深厚薄於此也銘曰昔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蓋有嗟者謂賦子之或道之或愆今睡其華骨又立原亦有嗟者謂賦子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駁龍山游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而猶一環不輕不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玄鐵符握黃金色寒翠屏雷剌翰海雲翻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天心莫救其然孰執其孰其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鶩孰執其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揚焉惟山西之名御史口雷默與劉雲郁手相輝一代人門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駟馬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水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鄉姓段氏世為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北河東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為約束相聚以自守及 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畧地豪傑並應公遂以眾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黃金符為州長官廿餘年方天下初集 國家以澤衝隘別置守兵父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為群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 朝廷從之群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多未復乃藉其舍業於其親戚隣人戶未約曰侯主

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且戶額少而丁業優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乃豫爲符券爲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及留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購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筵齋廡庖廚備備仍割資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靖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刻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共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卅五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黃持公行狀及莊靖所作州學記造某所贊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爲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爲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爲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敦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衛氏張氏馬氏李

氏子男四紹隆今以選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段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祖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月而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錫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爲後民爲幸已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閔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皓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跡其嬉游泮水優柔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旣安旣寧宜爾多賴不遠公附大刻銘詩於平澤人勿替爾思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擢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今尚書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一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宿苞三州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署將軍爲真千戶明年以攻下鬱林化二州畧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廿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

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為萬戶兼安撫使鎮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鎮嚴州 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召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

萬之間置總管以為選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全為美官而至佩虎符為萬戶則又為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塚圖報光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叙先世名跡如古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

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實安縣奇偉氣略過人當金主貞祐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真定皆為金守弗定之間大為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附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

城守相為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為祁陽府令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祁陽以府君為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救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

往救之時天大雪深二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為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若滿陰府

君諱世鼎以蔭補滿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戶戍毫膏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帥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祁州滿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

陰銘曰
自此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莫准夷厭分裂邪孰撤藩籬白鴈一舉橫絕天池彼瘴海兮藏鯨鯨巨鬣如城芳尾如旗安得壯士方驅而守之橋惟劉公熊羆虎

龍奮鬣一吐黎山為摧強黎是離罷民之依被祥雲瑞日固為可喜不有風霆孰行天威方挽強是賴而一字奚施我聞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荆山之圍蓋三世受射而後出益奇語彼瓊人有來京師道出於祁黃蕉丹荔當一酌劉公先塋之碑

大元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

皇太子曰此皆臣故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畧地為國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 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毋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今

致仕後衛總管清菴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藝過人雖自幼以宦家子從軍為將技然每喜與士大夫游且其居近子故聞其勳績行事也習土戍 憲宗南征將

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却敵攻諸柵先登至崇慶卒遇敵江峽奪戰艦中統元年 今上北征復將兵隸忠武至 吉河三年李璫叛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

夜與賊戰獲賊眾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

伐宋為橋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江至鄂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奪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却所當守岸兵復入

江順流追奔至白虎山明年取真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陳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署定蘇秀二州此其功

憲宗時中書右丞關公清傑為百戶中統二年聖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

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署將軍錫以金符為千戶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為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為後衛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為千戶凡六被

聖書再授符節 憲宗南征時 詔賞白金一錠北征時 今上賞錦衣一襲

濟南出誤為賊所汗者數十人死拜衛率讓其同列先已最後補此其行事公知予習聞是謂予曰凡此皆藉

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列先世各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

諱義 大元開國時從揚甲立柵保南甲為李丙所害乃慨然以義動眾共殺丙以復所事雖其眾遂推為長

後大帥山赤丹略地嶺南乃以眾歸之 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眾為權府知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

沉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為銘子按司馬遷自序多及已蓋史家變例故公勲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

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簽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吁其好還卧揚不容白鴛載飛于彬益雄有翼而從威第其功南至于江淮北至于沙漠東至于青齊西至于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爵以告其先曰曠昔生男

不愧矢逢留後復讎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樂幽叢蠹螭而豐銘以賁之庸壽厥封

大元故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溫娶周氏生求福多才有遠

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為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既定遂列名 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

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為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 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

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 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

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 宮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行本位

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 詔立東宮官屬為家丞蓋令署 帝御貴臣故以公為貳又別置備用司掌貨幣出

納以公廉慈特令兼之前後所蒞咸以精飭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

復上言既不事事而食祿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元二十六年 皇孫出鎮懷

孟 天子重其事選及侍 東宮舊臣老成練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陞解 天子目之良久以為得人營幕

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 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群臣咸舉公拜禮部尚書復以病辭 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 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 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勸明年薨問疾給葬故事畢舉旣葬虞事張

九思曰公從事 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闕
 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勸後世者不可
 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碣宜得劉其銘其孤鵬持集賢直
 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予所知實孝友為人誠
 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孀
 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跡臣其夫人張
 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婦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
 人鵬為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鄉鵬讀
 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鸞坊總管韓某之子某次適集賢
 學士劉慈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
 初女一人初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
 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 是為臣則 律公得依 確乎不移 初仕 東朝
 曰勤汝嘉允惟 帝卿來視 子家身方 病休心未 職免
 鶴駕仙游鸞聲未遠 帝曰子孫 往藩於懷 曠咨家老
 作傳惟諧 還歸幾時 乃卿於里 難忘本初 臣心安此 嗚
 呼忠哉 茲惟公墟 吉實銘之 過者勿 臨

清苑尹耶律公道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為清苑尹後
 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
 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
 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致不少解有御錯
 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 詔可之公至為
 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
 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
 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寃寃為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

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為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
 不即壞亂其軀已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
 公其為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訟於大農欲以人力
 奪水之故道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
 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反其故道而其沮洳波瀾
 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既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
 畝紳已興民視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為圖地形指陳利
 害要農官及那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漑
 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磴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為斷理
 以每歲漑田之餘月分之磴仍聞省部著為定制縣居
 南北衝每歲為親王大臣治供帳於縣西以十月成至
 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媒藥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
 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
 縣西南衛村多古斥埃溝壑時伏盜其間公為墮其高
 埋其下而奪其穴焉蓋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盜
 法息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解在縣不
 可無遂割之以起厩凡連年相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
 向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寧得
 罪於上而不敢得罪於下必有爭辯得其平而後已移
 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
 亦思公不志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
 子紀公之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為天下勸而又喜邑人
 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
 以謀公者而為之詩庶其傳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
 為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
 之野足以為農勸歌之邑足以為吏勸歌之道路聞之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表

孝子田君墓表

恩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登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既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恩人間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沉滯之思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嚙水孰恤我飢惟耶律公出言若堤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美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棼今皆畫旗間公車音吏戒勿嬉游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子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據丘隅公行視之荷錘與俱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糴於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羸癯公堂宴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于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高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壤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又其當大變歟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子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傷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勸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父下

今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悅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首闕君項腦中兩刃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涇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眾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貧高舉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為詩文以美之惟善子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子於湯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子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弟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曹孫四元亞李德昌銘曰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考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太宗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游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為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

同知鄴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礼年五十即斷家事關白就太一翁受道錄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子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既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為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邢洛者即舉君授符而總之後以特作如制數蒙寵養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邠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无疾而逝葬武道鎮先塋聖景州廩士刘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為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二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中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礼其前後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厭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官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孝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真人深為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二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子曰子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丘隴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儿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母辭嗚呼吾純一託跡玄虛既老而能不忘其親難其天

葬之秉自不容已然子於是益信東瀛為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乃為叙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大開方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億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幹兮如幹而枝前既有承兮後常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粟世短長兮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為稽伯陽之所崇兮曰生與慈彼綿綿其不輟兮由段干而膠西物與道以為體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兮知反本之當悲渺黃鶴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颯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陞號賃行家君始力李為士當金遼國汴梁河朔內附一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為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虜獲為常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十戶為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內徙者大為歎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尚復仕邪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為琴鼓弄讀易一編即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恣關洛州郡恒得以佳山水悅親盤輿孫擁琴尊僮隨倘伴嘯詠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濬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李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內於九得喪欣戚不

留中嘗偽為浮薄華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嘆曰物理有代謝是既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悉毀券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秋九月三日無疾而終葬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附子男一長元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事 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為兩浙都轉運使為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鑿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其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床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或興兼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開靈臺為樂國也早勤董歌時所職也彼藝冲天伸此屈也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墓銘

武強尉孫君墓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繼賢等曰吾以先世澤生有四幸若等可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二十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幸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飢路隅甚至鬻鉗黥灼於滅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幸也當其擾攘時侵陵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不相與者三幸也平昔非

強宗世亂受陵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為鄉人所推遂得
擬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幸也
吾揆是以沒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
卒十日附葬范原之先塋後葬二十有八年繼賢始狀
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君諱善真定武強人
祖泰父成皆業農穡粟嘗遇歲凶貸飢者不責償歲癸
酉我師畧河間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修
武校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羽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
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
四人長即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戶繼
忠本縣諸軍典魯長官繼真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為
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
族孫男九人弼承信校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
戶餘尚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紛枯荻以滋熾謂天不仁此
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僵君身堂堂蕩蕩焉
崩離君閭熙熙吾幸所資一柵之力微有相之區區何
及涼風至止繒纒不儲哀哀履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
孰不歎歎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
統強焉弱陵眾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
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資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
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
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
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實權雄城而為大

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
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
為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
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
張公柔則當時開墾於易山諸若者君其女兄子也君
諱弘敬字仲禮易之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
彥成以醇謹勳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
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
東鹿長庚戍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
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
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
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
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
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
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子迫於禮文謹且備
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消消而洪河浩浩滔滔沃之焦
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願茲方慘而有竹出然碩果孰
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斲首曰級書多是勤
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
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哉
哉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婿也為斯
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郭君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
有五嫁郭氏是為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州太

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自偶退一而為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偶自二實中而為奇之象也蓋掛劫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劫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劫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論瀟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劫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

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一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體數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為多變者為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為多老陽為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為至多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於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為至多乾為至少而三男二女進退於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為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者而虛一與五十者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交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

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
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
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
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
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
類而不亂也以兼數即圖而考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
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
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
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
不亂也以撰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
一爲乾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
則按圖畫卦撰著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
衍爲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撰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

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也其二索之說則一行有
成說既取之於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
奇耦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
於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
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圖圖之畫則四十八一
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
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
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
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
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
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
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
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

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
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
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切之六圓數之變
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
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策未
能攷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積著而
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積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
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子記之夫獲麟仲尼
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
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
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爲消長於當時如麟者
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
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
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
盛衰而聖人固不能忽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
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
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
安可曲爲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
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
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
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
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
豕如鬻養如構杌莫不消鍊蕩滌於臆魅之城而天下
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

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矣夫
子之讀春秋者子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
然子於聖人則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歎
鳳鳥之不至傷霄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
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年月日記

朝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莊
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
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與之對
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裴回
撫卷而忘掩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
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適者固宜疲
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於藝也適意玩情而
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為脩己治人之資則
又所不暇而不屑為者魏晉以來雖或為之然而如閻
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
以高人之目之彼方儼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
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章一木之精緻而思所
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素
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
有大節將起已於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子持以當時
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蒙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
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背主事賊之維輩也如
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卅遺烈振萬古則
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
氣為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

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
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凡可以
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
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子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
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
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槩而未暇始書此於後庶幾士
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
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
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
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
夫道之體者皆濃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
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於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
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
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
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
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
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
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
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為樸素知豁谷之可以
受於是乎為豁谷知敵之勢必活盈之勢必溢統之勢
必折於是乎為嬰兒為處子為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
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闔焉而不出知而示
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
辱雖出一言而不今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

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
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
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而收
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
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
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
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
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
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
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
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
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
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
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為戒
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子固知仲
禮之不為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為者也
夫有所不為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
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費之則
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
焉非如為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
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
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饗餐古器記

金臺田景延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鬬
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為之攷定其為古器無
疑而謂其象則饗餐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

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子記之嗚呼人之於古
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為博物之增惑也
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
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
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
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自此
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於古器物也
固有可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矣夫如是則吾惟恐
景延之不好古器然亦恐景延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
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何氏二鶴記

戶部尚書何仲韞鎮姑孰時所畜鶴有雌雄不雜馴若
兩凡鶴之被畜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
而二卵皆生他雖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
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於子天
人天地之心也心固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為也
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
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沉於吾氣之
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
性故猶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
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仲韞必有以使
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
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
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歸雲菴記

易有鄉曰凌雲鄉有道菴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作也

用家有田千餘畝水碓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子乃並其居築老子祠祠側為環堵十餘畝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亡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竇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子游西山過其鄉而裴仰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煙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子請紀石以旌其事子問用他所行曰嘗收糴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焉又通癘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真人文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時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為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為步虛之變焉惟靈居兮大無隣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彼髦士兮尚不稱老况乾之尊兮有嚴其昊孰守虛柔兮恒觀子道者茲人兮與俱命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城雲遙遙兮踟躕是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高林車修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間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太定間鄉先生孫直御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

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與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子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邪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邪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感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隍靜深分布樓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郡人所觀賞者惟是子暇日游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為翠錦或者指之謂子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五十年耳已撤而為是矣嘻人其為哉非不見之復為是也矣益子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為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為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

我安得茲游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邪子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鄭城先生名以善慶且為之記允中別築亭為游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為種德求予記之子聞或有疑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脈絡所屬有宿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汴而上之也而我為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汴而下之也而我為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子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為廉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冤獄為事使河南時奏罷鎮南郎將為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為豪右所藏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為者然未足以知允中也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蠲子之禁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序之名而斯亭也其特復為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復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邪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質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

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為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為我更思之子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為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颯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游邪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已之軒昂起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繫之姑引此以自况邪則其心於矣狹與於大經不偽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邪子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為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玩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

趙徵士集註陰符經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矣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入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字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為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本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為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即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冠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鍊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夫

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鄉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為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天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邪趙君必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其於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過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症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與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其嗜酪乳而且以飲多飲速為能故也此則經之所謂飲發於中跗腫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此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子自承命凡三脫屣而先師三毀之研摩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謂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

稿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為此也疑持今學者之孰於此而後會於彼焉耳苟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于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篆隸偏傍正謬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為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書也點畫顛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為非有一毫慕外為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真有一不知其姓而頗有一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妍而已矣而况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摸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為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君景延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秦泰秦泰春者為一書非惟使為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為隸者知以篆為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謬而請子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歎子志之不就而喜景延之勤篤也故為

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莊周夢蝶圖序

周萬言夢為胡蝶子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也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如此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幻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幽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

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皇洛揚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送郝季常知穎州序

名家之子弟起天下之至易而亦起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眾人則皆得因緣焉藉以立事功者為不然在他入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為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為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為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一授詩書又知其為有志者今其將為州于穎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以告之子無以告子也子行矣子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勉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勉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子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程判官序

子昔聞程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漢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年子居山中忽

報云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子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為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僭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子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裴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柁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送張仲賢宣慰淮東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游而歷覽之使人恒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七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跡一目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有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為為事者之所樂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為刀筆吏武安樂舜道之令孝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內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以有為與其所欲有為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掇出參山東真定諸幕入而為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于山中子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

今公與子固樂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
圖庵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
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
乃指顧江山之勝槩者以酬我於是時予一人之樂又
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
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
為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
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
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功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
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
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
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
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
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求久則為外事明矣又暇屑
屑於是邪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為喬氏妻而金
源名士王備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
澤蔚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
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祐諸公見之因為詩賦以
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
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叙王凝妻於雜傳
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嘉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
於後世之為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諫姨母季夫人墨
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為
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叙男

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
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 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臨西
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
五十餘首公分爲二卷命某爲序某曰夫古人自披田
百畝舍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
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
所爲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
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
非有所爲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
以駕御之也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
賞之可致也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爲君臣之義
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
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與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
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
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
巡衛錫宴則服之及退則襲而藏之惟謹蓋知是禮也
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勲之矣此
則詩人已言之若夫 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
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
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
常爲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勲於 國家此雖詩人
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爲序而補
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為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作樽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者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邪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而有以勝之邪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温而節其飲食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聞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為郡從事從事先為宰府掾請出求為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為壽故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為人瑞况百歲乎漢官儀二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為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為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而又為鄉郡其為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菴序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字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為不台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公雖已孤而意恒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朝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服終也以諸子格倫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自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為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台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自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在幾子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敘其為女真人其子石倫為金大將為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子聞之大以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為問乎今先為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及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為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長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長景巖卒其疾革也泣謂子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懌亦然嗚呼以生之

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為學初不為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在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銳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己者乎即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彼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為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併與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亦下學而上達也子嘗題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麴南華一啜然此又可謂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二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生而簋豆前陳神不而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為之修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况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為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

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子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人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仲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為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則將佛然不悅蓋不知天之授子曰人者之為大也苟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即幼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邪其不苟也邪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况翁序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說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而而况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過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土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雞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鵝鴨所以協鵝也嗚嗚所以協雞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子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振之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蹇自負者不能也尔之家卑而未顯尔之質柔而愿予又潛尔也又欲尔之潛也感矣雖然尔獨不見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強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儒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于常人以終其身爾自能之子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不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子潛自欺也潛乎無負尔名

卷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推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其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使懷較厲之去道甚速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此其設心於義為無所失也或為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畜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為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為害廣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懸名其齋蓋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既為

題其偏復以是說列其左劉某書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為最深蓋樂為善而惟恐其不為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為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朝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乎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為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為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為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必得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為有無爾若以為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撫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子故云

皇甫異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即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為剛為君子陰為柔為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善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為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陰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彊梁也陰之慘屬焉慈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焉為陰之屬在陽亦為惡為陽之屬在陰亦為善此聖人之所以奉養於陽而扶之入之

王景勉名字說

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皇甫安國名其子曰巽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救之也既長誤以予為鄉先生以巽執贊來見而欲子有以字而教之子字之以伯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子之所望焉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居世與子外家鄰子外祖揚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執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城劉某書

少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者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尚未釋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為請予名以鐵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為勸焉耳至

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人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主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吾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厚可字士真蓋因名而生以致尊美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銘

王孝女旌門銘 併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曾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於一女子復美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 併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豕郡盧處道為請銘曰

孰賦遠游泰初為鄰孰履絕交藥篋為群披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資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况其真寬裕樂易執求此心我斯持松責侯來今孛子風霜魏子明堂彼實有之子靈敢志

銘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漣與俱生於赫炎皇繼

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髮胡為而白邪隱然舍四海之憂譽已衰顏胡為而壯邪凜然橫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才折而不柔其履危犯分幾禍一身固可為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邪

遯翁真贊

廊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為學者所師矣識諸用而昌於解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迫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藏不置而風整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忘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肩腰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以儻起家為幽并之豪者也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其其孤所以富眾人之貧者如其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待之其何以居

記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為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堙胸發關聳聰智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然多歧孰會其一徒為瞻仰有慚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愧焉如失今

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憊憊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幾惟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養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為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焉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感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汝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闡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早乾之瘞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息而曠之感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祭揚待制文名忠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况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鷄泉之濱期與莫當粟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遷德孤道否崇榮在艱拜書于公義重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吾道日窮交道日踈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清縑綿嬌首東望奈此臞然緘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參知政事王彥才文

維至元二十一年歲次甲申十一月乙亥朔越二十日甲午容城劉某謹以茶果之奠致告于故參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維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勿來公已云亡孰知此行施行公喪昔公之西子寓易城百里送公為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于穴恩禮未酬音容竊然謹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御史文

維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八月乙丑朔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容城劉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才博洽之享清謹之節已矣矣哀哉哀哉尚饗

祭鄉文王利夫文

維云云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鄉文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過皆傷矧茲求訣嗚呼哀哉

玉田楊先生哀辭 併序

子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時考之庶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楊先生嘗問子動靜於我又曰嘗問子言貌於我或又曰先生謂子過此必識子是以來若是者無虛歲至有素疾子如仇讎而擠毀百至一及先生之門則必慚然親愛子亦不知何以得此于先生也後得先生手疏訪故人遺文行實而先人與焉予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于子者或以先人故思欲一見以其報知而先生歿矣後五年至元丙子其子遇始與子會其雅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遇謂子曰先人愛子者子為辭以哀先人莫子宜子固幸其得以遂子哀故不辭先生諱時胸字春卿仙象雍伯之後嘗為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不為崖岸性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居教授餘二十年名公貴人往往出其門者築一室環植以竹名之曰庸齋或為圖其象為野服蕭然先生顛而樂之名以庸齋自適先生之病革也訣其門人李生曰子平生無媿於世言竟怡然而逝其所學與其所行蓋可見矣而世特以好客稱之非知先生者遇今為史院編修官孫肯堂亦好學其辭曰

嗟滴澆兮孰可淳賦敦龐兮公其人揚尔波兮一我存
 矯獨立兮與物春物來納兮吾渾淪氣被物兮吾氤氳
 彼巖巖兮駭絕倫嗟離物兮危尔身彼悠悠兮逐世紛
 孰有渭兮不涇渾膏可常兮德有隣傲先生兮吾誰與
 親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上宰相書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巨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 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 恩命連至因尚敢僣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言之向者 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 旨令教學亦即時應 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勉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疔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

續當親往未開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

答張推官書

某頓首 辱自獲與仲實交嘗竊聞家世昆季之美而執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教五月間弟通來聞秩蒞家居而僕方私或以事至府則庶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絃墨等物遽蒙先施之辱矣且許以此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慰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此宜仲實諸人嘗以不肯欺執事也此當面敘姑此馳謝八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軍執事

答王判官書

某頓首 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竊聞才名風節之餘向慕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游南北而僕復閉門癡坐蹤跡踈跌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於網人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中交道日狹故人日疎凡鄉曲之賢平昔之願交而未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領四月簡見寄詩其賦敘平實而與寄高遠辭旨精微而風格古雅其平日磊磊自負與夫期待之辱又槩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准於前矣特恨浮沉久而得之晚和答難而報謝遲故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晤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二十七日某再拜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道人遊於內形散無癡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忠

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為野所以著文而信可以師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修年高德邵人惜士安之苦節天留鑿齒之半軀其蚤失師傅今勞王事母慈將逼於晚景但欲常聞於善言避室寢以含羞公固不敢當禮賢之替載酒看而過揚子庶幾能伸問字之勤廚傳已修薰沐而待謹疏

請趙教授就師席疏

伏以為州郡立師久著 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頒臺憲之條章共興激勵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先生蚤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齊師儒之選某等幸居是郡得預諸生敬備束脩願行見先主之禮特新講肆望不虛鄉國之勤謹疏

靈陽觀鳩糧疏

奉為本院見闕道糧謹投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以力田固清修之本收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年失望驩宴里巷共歡樂土之有秋寂寞齋廚實望仁人之移粟謹疏



節家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為渙也故為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遇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者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為節於節則為不節也此則

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為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為亨與貞則異渙即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以亨為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為主庶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為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為動爻而以靜節之靜爻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為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友人筮遇節當以彖辭占故為言其義例之大畧焉

武遂揚翁遺事

翁與子外家通譜牒一卅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每一過子輒自存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惡盈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錄而藏之嘗謂子曰予視世俗惟子與山西一石丈者其所為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見合於人也畧能道子家數世事每援之以為其朋友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者無他語惟及子戒其子孫令從子學而已翁嘗嘗與子言昔自西山來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于人視所常往來當早至中途遇人奪騎補駟傳乃走避之乃反迂于所常往來者爾後思之事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擁高官以南子謂其人不免後果如子言蓋洽行時子見謀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鈔騎身已十餘

創即伏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是時豈意復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為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匿者免子冒入匠中如子者亦甚眾或欲精擇能者其一人默語之曰能挾銘即匠也技入于生擠人于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次必一二及之子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即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處嗚呼親舊日益盡予日益孤感念知己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其令不忘予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于吟風亭

書示孫醫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即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整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二夜其煙上著以雞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蓋出宋楊文公見揚燭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尔若即以是為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子又恐以揚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為五毒則鄭既失經之意而實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理語之非唐虞論陶隱居注本草輿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

者也然眾技校之則李明之常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矣友人為醫者求予書其醫場也故云

讀藥書漫記二條

人秉是氣以為五藏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泯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胞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佛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為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源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以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經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脈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蛭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麝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起之世也

敘節婦賈韓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真定獲鹿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為潞州帥後歸國移鎮彰德西道會有告其與金垣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獄行唐

當天草昧非強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况當衰謝罪累之餘其強凌豪奪孰復能禦之者時韓氏年已十五姿色復過人獨能以孔道名族其風節已可想見矣二十七增順死賈之族黨有欲嫁之者韓氏以死拒之其兄知沁州事其憐其少寡欲迎歸之韓氏恐其將嫁已也凡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不強我也方一往焉韓氏出衣纓復移天於大家其生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為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為生童稚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即斥去脂澤其服飾雖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處之若素也復慨然以勤力自任每日以麻二束自課剝而績之盡焉而後寢其事舅姑接夫子御妾媵侍親戚則又鄉閭以為模範者其婿郭慶為子言之始為敘其大畧庶有如安定胡翼之者聞將著之賢惠錄云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題跋

書太極圖後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持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籍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致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也於乾道己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為圖書註釋則復為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致乎此故其為說之不决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淳層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妻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

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為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乎矣東也西矣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東而西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為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然謬轉愈遠而愈無實矣跋懷素藏真律公一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頰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補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為宰相懿簡公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劉某書

書王維集後

維與鄭虔同以能詩與畫名當世後又同事賊賊平復同以畫得苟免死而鄭相如者固嘗言虔當汚為官然復云願守節可免夫仁義禮智天道固有所謂命者而其義之於君臣有不能盡者彼善術者或於其氣運之間有可以推而知之者然其曰守節則可免則是有性焉而已矣陳圖南謂神放晚節當不逮初謂敬慎則不失亦此意也是彼為術者固亦必以人事為主而不專於數矣因表而出之於此云

書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具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致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知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為

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程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為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程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為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為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于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不可不知也

跋魯公祭李明姪文真蹟後

李明與盧遜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爾傳言者不應居遜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舉自忠節發而史為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敘距師古為四世與忠節為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為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為同五世祖不應公自敘亦如撰歐陽瑾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為公與忠節之五代祖以忠節為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辯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不辯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攷之不精矣是以知歐陽求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為止者不特張許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劉某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鐘鼎騷雅滄精神默翁語也雪溪僧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被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鐘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壘亦少

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于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題龔全平平銳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銳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于一藝其精密神功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汗尊杯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攷其世尚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邪將變而益以文邪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辭翰後

遼語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寬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闢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頓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以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爲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容城劉某書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